第十九章　颁巨奖宗师显风采

天亮之后，人们开始活动。负责接待宾客的部属向蓝峦报告说，许多名门大派的知名之士或是领袖人物纷纷莅临。

照理说这些人物的身份都十分尊隆，蓝峦应当亲自迎接才对。但他乃是密室量才的主持人，又须安排其他仪式，所以都由朱机伯代表接待。

这时消息早已传来，人人都听闻王元度经过一整天的苦斗，通过了最后一关，成为金鳌大会五届以来第一个真真正正登上宝座的人，不过这个消息还须经过早晨的颁奖大会宣布，方能证实。

此时，另一宗谈判正在进行，由日月坞最能言善道的十道指挥李公衡跟一元教方面的人接触，要用他们四大护法之一的左昆，换回日月坞三个失踪的好手。

李公衡很快就跟曹开庭正式碰上，当面谈判。曹开庭没有承认他是一元教之人，只诿说晓得有这么一回事，愿意替双方奔走。李公衡当然不会说破，却用种种巧妙的言词套住曹开庭，迫得他非迅即给予一个明确的答复不可。

曹开庭去了一会，回来向李公衡道：“对方已答应这条件，他们还说日月坞乃是宇内有名的所在，决不致言而无信。因此，目下他们先释放那三位朋友，李兄见到他们无恙回返之后，亦须立即把左兄送回。”

李公衡想不到如此爽快，兴辞而出。果然不久，失踪多日的和潜、祖远、童威等三人已安然返回。李公衡便把经过详细告诉左昆，互相参详好一番说词，左昆便回去了。

离举行颁奖大典还有一会，但蓝峦却忙得不可开交。他已陪同各门派的领袖人物谈起今日邀请出场的大宗师一事。这个人选当然非同小可。须得这些门派之长都予以承认，方能作数。否则到时有一两位开口表示反对，事情便将闹得不可收拾。

参加这一场会议之人共有十一位，连主人蓝峦、关大坚、朱机伯、武季重共是十四人之多。

他们在布置得宽大富丽堂皇的大厅中商议这一宗武林大事，在座之中，最令人注目的是少林、武当、华山、峨嵋、衡山、黄山等六大门派的主脑人物，此外的五位俱是当今的耆宿名家，俱负一方之望。

蓝峦在这一件事上已费了不少心血，暗中进行了许多手脚。他晓得唯一的困难阻碍就是一元教之人，在座的十一位高手名家之中，即使是六大门派的主脑人物，未必就不曾被一元教罗致了去。正如以前关大坚在日月坞中地位何等高崇，而同时他却是一元教的四大护法之一。

因此，这件武林大事若然生出波折，无疑是一元教的杰作，他必须极为小心地应付，免得开罪了武林朋友，而又使乡老伯不欢。

他先向大家征询意见，在座诸人都提不出哪一个可以称得上宗师的人选。蓝峦这才说道：“兄弟却要提出一位老前辈，他的真姓名迄今无人得知，但一般接近他的人都尊他一声乡老伯。”

众人都大感讶异地交换眼色，只有少林的寒云大师，武当的乔半瓢真人不动声色。这两位出家人在武林中声名不算响亮，但他们在本派中的地位

却仅次于掌门人，身份甚是崇高。

在座的人全是当代有数人物，自然晓得。换了一些较次的人，可就不一定会瞧得起他们了。

大家窥测不透这寒云大师和乔半瓢的心意何在，峨嵋派的铁伞先生褚大均首先道：“老朽近年来罕得离开四川，是以见陋寡闻，竟未曾听过这位老先生的威名。”

他性情耿直爽快，当场说出心中的想法。冀南名家董贯一捋白髯，接口道：“不错，这位老先生以前好像从未涉足江湖，不过蓝坞主既是推荐出口，定然当真具有宗师的资格，因此，兄弟已有七八分承认之意。但最好无过于找个机会让在座诸位都拜睹这位乡老伯的绝世功力，那就十全十美了。”

蓝峦微笑不语，等在座之人都发表过意见，他才开口。华山派的代表是声名极盛的杀手锏夏观言，此人年方四旬左右，却已经历过无数风浪，为人强悍凶狠，相貌亦透出一股猛鸷之气。

他起立道：“本来以蓝坞主的地位，这宗事已可以自作主张。但今日既然集众会商，在下不便辜负蓝坞主广征众意的用心，是以直言愚衷，还望蓝坞主有谅。在下认为乡老伯恐怕未能当得宗师之称。”

蓝峦道：“夏兄务请详细赐示尊见。”

夏观言扫视一众高手之后，才道：“乡老伯无疑亦是当世异人，但在座多人都未见过。

除非蓝坞主一意孤行，在下没得话说，否则总要开过眼界，始能心悦诚服。”

他的道理也很简单，只是未见则存疑之意。座中一位谈装雅容的中年妇人接口道：“夏大侠说得不错，蓝坞主何不设法安排一下，让大家开开眼界？”

这位淡雅妇人便是蓝明珠的师父，武林中两位著名女性高手之一，人称洞庭翻车夫人。

另一位则是蓝芳时的师父武珀刀何心寒。

这翻车夫人本来从不离开洞庭，但这一回竟也驾临小星坞，参观金鳌大会，令人相当注目。在平时还没怎样，目下正是日月坞与一元教暗中激斗之时，翻车夫人突然莅临，又使蓝峦担上一重心事。他生怕这位高手已经被一元教罗致了去，而在表面上她却是蓝明珠的师父，关系相当深厚，等如潜伺肘腋间的心腹大患一般。因此，他特地邀请她出席，以便窥测她的态度。

她既已持反对意见，蓝峦可就在心中有了初步印象，正式把她列入嫌疑份子。虽然翻车夫人后来讲得很漂亮，说是为了公理，她不得不撇开交情，照事论事。

黄山蒲家高手蒲谷起身道：“兄弟亦未听闻过乡老伯的大名，不过兄弟仍愿全心附和蓝坞主之意。”

这时变成了二对二之势，一个身材横壮五旬上下的人起身道：“鄙人已无须列举什么理由，反正今日的意见只分为两种，一是须得见乡老伯的绝艺才觉心服，一种是不必瞻仰即可同意。鄙人斗胆把这两种意见分为一二两项，一是前者，一是后者。”

他扫视了诸人一眼，但见人人都不做声，便又道：“鄙人赞成第二个意见。”

此人身大声宏，威风凛凛，乃是杭州铁鼎周，声名极盛。蓝峦与他全

无交往，见他如此捧场，不觉投以感谢的一瞥。另一位五旬上下的江南名家陆阳起身道：“兄弟亦赞成第二个意见。”

现在情势是二比四，附和蓝峦的占了优胜。六大门派中的衡山派高手五行掌阮东明道：“老朽亦附和第二个意见。”

蓝峦道：“还有几位表示意见？”

西川大侠吴峤洪声道：“兄弟窃以为第一个意见较妥。”他在这十一人之中，身份地位都算得最高。不过他是个人身份，而其他六大门派的人却各自代表本门，声势略有不同。

座上只剩下少林、武当这两大门派尚未开口，那寒云大师冷峻的目光一直凝望着空间，武当乔半瓢双目半瞑，似是对目下争论之事，全不关心。

众人都没有开腔之后，寒云大师道：“贫衲认为第一个意见较妥。”他乃是少林寺的代表，份量极重。

乔半瓢这时方始睁开双眼，道：“贫道亦以为第一个意见稳妥得多。”

这两大门派这么一表示，全场形势改观，变成了六对五的情势，即使加上蓝峦，亦不过是六对六，不能作出决定。但蓝峦一点也不紧张，缓缓点头，正要发作，忽然有人叩门，朱机伯出去一问，回来道：“钱万贯兄、吕少侠、田不恭道长三位有事赶来。”

蓝峦忙起身道：“请他们进来。”转面向众人道：“钱兄是江南百钱庄庄主，乃是当世的奇人异士。另外两位吕少侠则是武当吕大侠的令郎，田道长是峨嵋乐天子道长的高足。”

刚刚介绍过他们的来历，钱万贯最先踏入室中，但见他儒雅风流，仪表过人，实在令人想不到他是当世之间第一位大赌客。

钱万贯面含微笑，廉洒异常。入室后向蓝峦等人招呼过后，当下游目四瞧。

他的目光迅即停定在寒云大师的面上，向他颔首微笑。寒云大师当他踏入门之时，就已经身躯一震，好像碰上了什么震骇之事一般。如今见对方向自己颔首，登时认明白他是谁，连忙起立。

众人都见到寒云大师起立迎客，而且露出肃敬之容，不由得亦大为奇怪，人人缄口不语，房间内顿时鸦雀无声。

寒云大师合什施了一礼，道：“寒云参见师叔。”

众人一听，这还了得，那钱万贯居然是少林寺出身，已是十分奇怪之事，何况辈份又如此之高，竟是少林高手寒云大师的师叔？

要知寒云大师年逾六旬，钱万贯瞧起来才不过是三旬上下的儒士。就算他是四十岁，但比起寒云大师仍然相差二十余年，如何能当得他的师叔？

钱万贯颔首道：“你来得正好，请坐下，咱们先谈一谈正事。”话虽如此，他并没有立即与寒云大师谈什么正事，却在蓝峦的介绍之下，与在座之人一一见面招呼。那些名家们见他身份不比等闲，而且他的百钱庄更是在北南数省极为著名的组织，江湖上不少有关他的神奇传说，在座之人大半晓得。

因此，谁也不敢对他怠忽轻慢，一方面暗暗猜想他何故在这等场合突然出现？

钱万贯应酬过外人之后，便在寒云大师身边坐下，低声道：“我听说你不同意推许乡老伯为当代武学宗师，所以特地前来找你。”

寒云讶道：“钱师叔，你认识他么？”

钱万贯道：“何止认识，我还亲自领教过他的手段。若论武功造诣，当

今之世，只有另外一位异人可以与他相提并论。”

寒云道：“另一位是谁？”

钱万贯道：“就是与先师论交的宣老先生了。”

寒云大吃一惊，道：“宣老先生乃是大雄祖师十分尊崇推许的人，假如乡老伯真能与宣老先生相提并论，自然没得话说了。”

钱万贯道：“你既已晓得，那就向大家宣布你改变意见。将来如若掌门人有不满之意，由我承当此责。”

寒云点头道：“既然师叔吩咐，我便依言去做。”他立刻向在座之人宣布立场改变，惹得人人大感惊奇。他们都想探明其中之故，可是寒云大师既然不曾述说理由，只好等散会之后，凭交情向他私下探询了。

这时吕杰和田不恭早已进来，他们分别向本门的列席高手见了面，都说及乡老伯之事。

田不恭在峨嵋派地位甚高，因为他的师父乐天子一则武功高强，数十年为峨嵋挣回不少声誉。二则他辈份尊而人缘好，凡是派下之士，无不对他十分敬爱。因此，田不恭亦大大沾光。当他向铁伞先生褚大均一说，褚大均便道：“你的话决不会假，愚兄大可以相信，何况连少林寺也改变了立场，足见这位老前辈真是隐名高手。好吧，我向大家宣布改变意见便是。”

吕杰却进行得不大顺利，因为他的处境较为复杂，那位乔半瓢真人在武当派中的地位更高于吕杰的父亲吕一超。尽管在江湖上吕一超的声名比乔半瓢响亮千百倍，但按照门规，吕一超见到乔半瓢之时，仍须恭恭敬敬，不敢稍有失礼。

吕杰向他报告说乡老伯实在武功通直之时，乔半瓢毫无表情，最后冷冰冰地道：“你今日虽是名列十杰之内，但年事尚轻，见识末广，我不能凭你几句话，就用本门声誉去支持这位乡老伯。”

吕杰一瞧同来的两人都能达到任务，自己却说不动这位乔师伯，不禁又急又羞。

乔半瓢真人又冷冷道：“你如果没有别的话，可暂时离开此房，在外面等我。”

吕杰素知这位师伯不讲情面，即使是地位崇高如掌门真人，亦处处尊重他的意见。自己身为晚辈，如何能够继续罗嗦？

当下已大感颓丧，觉得非放弃不可了，突然间，触忆起当日乡老伯指点自己武功之时，说过一些话，顿时精神一振，压低声音，道：“启禀师伯，这位老前辈曾经到过咱们山上两次，据他说，一次明上，一次暗上。小侄曾听过这事，所以当时不敢接腔。”

他说时已觉察乔真人露出瞿然注意之容，心中暗喜，乔半瓢果然问道：“他什么时候到过咱们山上？”

吕杰道：“好像是二十年前左右。”

乔半瓢面色一沉，道：“他提起会过什么人没有？”

吕杰不敢隐瞒，道：“他只说了一句，是说掌门人矫然不群。我告诉他说，目下乃是掌门真人，他便说昔年掌门真人才不过四旬左右的中年人，果然脱颖而出，执掌门户。”

乔半瓢道：“这话有点意思了，假如他就是二十年前到过咱们山上的那位异人，自然可以承当宗师之称了。”

吕杰道：“他老人家提到本门渊源，又命小侄演练剑法给他瞧，当时蒙

他指点，得益不浅。”

乔半瓢颔首道：“如此最妙，我瞧瞧他怎生指点你，便知真伪。”他回头向别人道声失陪，便和吕杰离开，在隔壁院落中，命吕杰演练剑法。

吕杰当日在台上与卓辽硬拼之时，曾仗乡老伯指示的秘奥心法，练了好几招驭剑之术。

这本是剑道中上乘绝学，若非略加变化，以吕杰的功力，决计施展不出。而这种驭剑之术，天下只有武当一派识得，乃是不传之秘。

现在吕杰正是演练这几招给乔半瓢瞧，乔半瓢浸淫剑道数十载，熟悉本门心法秘艺，是以一瞧便知不假。同时更万分佩服乡老伯的造诣，居然能变化招式，以便让吕杰这等功力之士，也使得出来。

他已毫无疑问，立即回返屋内，宣布改变立场。这么一来，局势改变为八对三，而在八张同意票之内，六大门派在其中。

这时反对的三人也无法违逆众意，甚至连他们亦深信乡老伯定有这等资格，否则以少林寺、武当、峨嵋这等名门大派，焉能轻易改变意见，转而支持乡老伯可以称当宗师的荣衔？

乡老伯全然不知道他身份之确立，曾有如许波折。他面对数千武林之雄，却也不由得感到无限兴奋。尤其是当蓝峦向群众介绍之时，全场那种讶异钦羡的眼光，以及轰雷似的掌声，使他大有飘飘然之感。

在那宽大的台上，人数不少，全是天下武林名家高手，早先开会商议的十一位高手，自然亦在其中。

乡老伯主持颁奖仪式，他把一枚纯金的鳌首金牌和一张面额十二万两的银票，一同送给王元度。

数千对眼睛，皆在乡老伯和王元度身上流转，谁也不曾注意到一元教的姜石公亲自奔离广场。

这个心胸恶毒的人，赶到红衣火炮之处，传令准备。但手下之人却报告说，火炮被人毁损，表面仍然完好，事实上已不能使用，因为药引通路已经完全闭塞，若想再行穿透，少说也须化上三五日的时间。

姜石公这一惊非同小可，同时又得悉另一门火炮亦是如此，不由得急疯了，转身便奔回广场。

他下令三十六铁卫布成一个坚阵，谁也侵入不得，自己却取出一枚蓝色的火弹，托在手中，他如一掷落在地上，不管地底的火药爆炸与否，单是这一枚火弹，就足以炸死自己和那三十六铁卫。

姜石公那么城府深沉之人，面对着死亡之神，也不由得沁出冷汗，双眉紧锁。至于那三十六铁卫，因为全都背向着他，所以全然不知浩劫之将至。

这一着正是蓝峦所希望的，他推测那姜石公在大受刺激之下，定会大怒出手，企图趁这机会炸死所有的人。他自然不晓得地底的巨量火药已完全失去效用，所以这一出手，纵然使他自己奸谋败露，使一元教不能再在江湖上立足，亦因而永远不能再跟日月坞作对。

但蓝峦却万万想不到姜石公有如疯人一般，居然使用这种威力极大的火弹，连自己带手下数十人一同炸死，也在所不惜。假如他知道这姜石公竟是如此疯狂之人，他就会早一步通知姜石公，说出地底火药已毁之事。

蓝峦并非惋惜姜石公的性命，而是他这么一来，使局势大变，不但没有人相信这大量的火药是姜石公的杰作，甚至认为这是蓝峦栽赃嫁祸之计。因为以常理而言，谁会不惜先炸死自己，引起这一场浩劫，毁灭数千条性命。

在台上的乡老伯分别把纯金奖章和一张二万两的银票赠给其余的九名人围高手，他们虽然不曾夺得锦标，但这刻亦已踌躇满志。第一点是他们的声名已远播字内，无人不知。第二是这一张二万两的银票委实是一笔巨额财富，可以用来办许许多多世俗之事。

数千江湖豪雄，莫不因蓝峦的大手笔而震惊，今日他已赠送了三十万两出来。本来十名高手每人二万两，而又另外加赠王元度十万两，便一共是三十万两了。这还不说，他宣布过，将来每一届金鳌大会，都赠送二十万两，分与那入选的十大高手。虽说每一届相隔五年，但这一笔支出，委实能令人咋舌心惊。

颁奖仪式完成之后，已到了高潮结束的时候。在台上的蓝峦，还在向乡老伯及天下各地的名家高手，说话应酬。

在西首的一群人当中，姜石公手托火弹，目注地面，他一直作出欲掷的姿势。但他脑海中仍然有些念头闪动，使他一直迟疑未决。

忽然在他正对面的坚阵外翼，发生了变化，原来是一个中年文士闯入阵内，使阵势转动起来。

姜石公向那中年文士望去，顿时认得他正是大名鼎鼎的百钱庄庄主钱万贯。他已接获情报，得知钱万贯乃是少林寺辈份极高的人，乡老伯因得他支持，才会改变了态度。

姜石公心中既怒又喜，怒的是此人乃是自己对头，现下居然敢闯他的铁卫坚阵。喜的是此人这刻来到，将陪自己最先炸为飞灰。

他发出命令，教手下略为放松。钱万贯果然高明之极，晃眼间已闯入来，距他只有两丈左右。姜石公晓得对方目下被阵法所阻，耳目灵效大减，暂时瞧不见自己。当下嘿嘿冷笑两声，道：“钱庄主何事见教，”钱万贯停下脚步，视线却仍然被许多劲装大汉挡住，瞧不见姜石公的影子。他立即应道：“鄙人在远处见到姜兄似是有意施展火器，故此赶过来瞧瞧。

却不料贵下如此厉害，使鄙人无法越雷池一步。”

姜石公道：“你和乡老伯、蓝峦他们都是一伙，焉有不知本军师的三十六铁卫之理？到底你闯进来有何见教？何妨坦白告知？”

钱万贯心想只要你肯问，那就行啦！至少也不会贸然发动。他自知此举十分冒险，因为他一直细心观察姜石公的行动，及至见他离开广场，而又转回来之后，面容呈露疯狂之态，取出一物作势欲掷。他突然想到这宗火器若是南阿洪的法宝的话，至少也有百数十人遭到波及。所以才决意赶来查明，假如当真是南阿洪所制的火器，便须设法制止。

钱万贯从容道：“既蒙姜兄下问，倒是有一个秘密消息须得奉告。但为了免得姜兄大受刺激之下，胡作乱为，咱们先把条件谈妥，才将消息奉告。”

姜石公迅速察看全场形势一眼，已知道快到散会时刻。现下正是发动大爆炸的最佳时机，决计再也赶不上这种天下高手毕集的盛大场面了。

不过他亦深知钱万贯身份不比等闲，非但是当世赌王，而且是少林派辈份极尊的高手。

因此，他的话极有份量，不可轻忽视之。

其实这仅仅是原因之一而已，须知他手中火器一旦发出，在他想来，不但在场数千人难逃大劫，连他自己亦不免化作飞灰。任何人处身在这个关头之前，不论决心如何的强，也不觉有点迟疑，因而在下意识中假借各种理由延宕。

他冷冷道：“钱兄最好透露一两个字，以便决定有没有听取的必要。”

钱万贯笑道：“这话甚是，姜兄请听着，大量火药这四个字如何？可值得谈上一谈？”

姜石公心灵大震，暗想莫非我埋藏大量火药之事早就被对方查出，并且已经毁去？

他乃是极为老奸巨猾之人，霎时又考虑到对方大有摆下空城计的可能，也就是说他们虽是查出了火药之事，但无法毁去，只好置之不理，假装早已发觉，使自己不敢发动。

这么一想，心中气馁全消，嘿嘿冷笑道：“这四个字是有点意思，但老夫却不相信你们有破毁的神通。”

钱万贯道：“假如不是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今晨这场盛大集会早就延期举行了。”他说话之时，暗暗看准了进退之路，同时又悄悄移动位置。要知他胸中所学甚是博杂，姜石公的铁卫坚阵虽是奥妙，但这刻静止不动，很快就被他查出门户。因此，他脚下只移动了尺许，目光已可以透过铁卫们的间隙，直接投在姜石公面上。

他有了观察对方神情的机会。便有把握得多。目下他投身于这场危险的交涉之中，不啻是一场以性命下注的豪赌。因为南阿洪的火器天下驰名，要炸死百数十人并非奇事。是以他早先赶来之时，已深知自己的危险。不过，大凡是含有赌的性质的事件，他决不畏缩退避，反而兴趣勃勃，乐意参加。

姜石公觉得对方这话实在有考虑的必要，当下传出暗号，发动另一个计划，暂时拖延着这个场面，以便他有机会细加考虑。

高台上突然间起了一阵骚动，原来是衡山高手五行拳阮东明私下向蓝峦表示说，要在天下英雄眼前，向乡老伯领教。武林之人印证武功原是极平常之事，但眼下要当着天下豪杰，跟那有宗师之誉的乡老伯动手，其性质就大异于普通的比武了。换言之，阮东明不啻向武林宣布衡山派并不承认乡老伯为宗师。

他道出此意之时，被旁边的卓辽听见。卓辽一眼瞥见父亲双眉紧锁，顿时晓得父亲是因为此事非同小可，以致一时心中无主，想不出应付之法。他心念一转，迅即走到寒云大师身边，低声道：“贵派乃是支持乡老伯堪称当代宗师之说，目下衡山阮东明如此这般，大师须得出头说话才好。”

寒云大师沉吟一下，道：“如若阮兄不惜将一世英名断送，贫僧亦无法阻止。”

卓辽不再言语，转到武当乔半瓢真人身边，道出此意。乔半瓢的反应大不相同，他瞿然睁目，道：“岂有此理，阮东明当时不出言反对，现在才说，分明有意坍大家的台，但目前不是究论是非的时刻，须得立刻制止他才行。”

卓辽道：“如若真人肯出面的话，此事或者还有转圆余地。”

乔半瓢实在想不出有什么转圈的办法，便道：“请卓辽少侠赐教。”

卓辽道：“真人言重了，此事须得借重真人的身份威望，方能挽回大家颜面，但是否成功，却得看天意如何了，一个不巧，或者会惹起门派之争……”

他接着把办法说出，乔半瓢欣然同意，心中对这个年轻高手的机智大为佩服。这时卓辽已迅即走到蓝峦身边，道：“在下有几句话是关系及乡老伯的，还望坞主借一步说话。”

蓝峦正用种种方法敷衍阮东明，使他不能立刻身向台下宣布。这刻听

卓辽这么一说，不由得急出一身冷汗。心想我这一走开，岂不是于阮东明以宣布的机会。他话一出口，势必全场轰动，再也无法控制。

他只好摇头道：“等一会再说。”

卓辽露出不悦之色，道：“事关重要，坞主还是抽点时间出来的好。”

蓝峦一怔，心想这是什么话？天下哪有儿子威胁起老子来的？

阮东明突然插口道：“蓝兄不妨先听听他的话，兄弟等你回来就是。”

蓝峦本是精明之极的人，闻言忽然醒悟了一件事，那就是卓辽的态度实在是做给阮东明看的，而且他这么一来，料定阮东明一定肯稍候片刻。当下赶快移开数步，低声道：“什么事？”

卓辽道：“阮东明想是已被一元教网罗了去，所以才会跟咱们捣乱，刚才我试他一下，果然被我猜中，他必定亦认为我是奉命捣乱，要向你说不服乡老伯为武林宗师，以壮地的声势，所以他才肯等候，让你放心离开他来听我说话。但我已安排了一着，如此这般，你老认为可行得通？”

蓝峦狡如老狐，心中虽是大喜，面上却装出怒容，好让阮东明瞧见了，以为卓辽真是奉命捣乱。口中却道：“幸而你足智多谋，及时助我一臂之力，有子如此，夫复何求。”

他迅即转身走回去，卓辽随在他身后，向阮东明含有深意地露齿一笑。

蓝峦笑道：“既然阮兄坚持己意，兄弟只好向大众宣布一声。”

阮东明道：“理当由蓝兄开口才是。”

蓝峦回头一望，但见乡老伯刚刚把奖品颁发给最后的鲁又猛。恰是告一段落，便走到台口，举起双手，吸引了全场注意，然后提气朗声道：“今日承蒙乡老伯前辈出面主持颁奖大典，鄙人极感荣宠。不过由于乡老伯素来不在江湖上留下踪迹，是以天下罕有人知道他竟是湛当宗师身分的高人，关于这一点。兄弟打算清武当派乔半瓢真人说几句话。乔真人在武当派中辈份甚尊，这次驾临敝坞，实是具有代表该派掌门真人的资格。”

乔半瓢已走到蓝峦身边，他亦是素来罕得离开武当，是以在武当派中地位虽高，在江湖上却不甚著名，但经过蓝峦这样一介绍，顿时震动全场，人人都向这位代表武当掌门真人的高手注目凝视。

乔半瓢道：“贫道深知若今日全无凭据，硬要天下武林同道承认乡老伯前辈乃是宗师身份，定然有人心中不服，因此，贫道有个计较，便是推选出一位武林钦仰的高手，向乡老伯请益一番，以便在场的同道们都能亲眼目睹他老人家的神功绝艺。”

说到此处，鼓掌和喝彩之声如雷升起，闹成一片。乔半瓢等了一会，嘈声稍歇，这才回头一瞥，只见卓辽站在西川大侠吴峤旁边，便向他稽首道：“吴大侠请移驾过来。”

吴峤走到台边，乔半瓢先向台下介绍，武林群豪一听西川大侠吴峤之名，顿时发出震耳欲聋的彩声。要知吴峤在武林中声名之盛，几乎更在各派掌门人之上。是以群豪一听是他，以为由他出手，顿时大为兴奋。

乔半瓢朗声道：“贫道并非想请吴大侠出手，而是想请吴大侠介绍一位堪称当今高手的人，以吴大侠的清誉威名，定必不致有人异议。”

吴峤道：“真人好说了，这真叫兄弟受之有愧，却之不恭。”

台下数千人闹成一片，一听而知乃是催促吴峤快点推介一个人出来的意思。吴峤向四下抱拳谢过，等到人声稍歇，才道：“既是如此，吴某就大胆推介衡山派五行拳阮东明兄做代表。”他声如洪钟，相貌威凛，全场大半

的人都被他的勉力所震，狂呼叫好。

阮东明直到此时，才知道上了当。不过此举于他个人却是求之不得。一则他已被吴峤当众推许为当代高手，身价顿增，威名大盛。二则他乃是代表台上众人出手，对方又确定已是宗师地位，是故虽是输定，亦不影响声誉。假如是他自己挑战，口出狂言，落败的话可就英名扫地，在天下武林同道心中，印象全然不同。

他步出台边，极有风度地向蓝峦、吴峤见礼，又向台下之人交待过场面话，便向乡老伯道："在下是奉命而为，老前辈万勿见怪，只不知用什么法子可以显得出老人家你的神功绝艺？"

乡老伯心中大为受用，微微一笑，满面的疙瘩堆积在一处，甚是难看。他道："这样好了，我先找十个人，与你较量一下，首先让大家见识过你的五行拳威力，才轮到我动手。"

阮东明虽然当真是武林高手，可是目下各路英雄群集此间，运气稍差，可能就碰上十个都是功力深厚之士，这一来自己说不定过不了这一关。

但乡老伯的声音虽是不高，全场俱都听见，发出欢呼。阮东明只好咬紧牙关，不出一声。乡老伯随手一指，便挑出一人，如此东南西北胡乱挑出五个。忽然瞧见姜石公那一群铁卫。他眼力何等高明，一望而知钱万贯表面上离姜石公尚有丈许，其实已陷入铁卫坚阵之中。当下连说带指，硬是弄了五名铁卫上来。姜石公在这等情况之下，亦不得不让手下上台。他甚至极害怕被乡老伯作弄，要他上台。

钱万贯一瞧铁卫已去其五，心知坚阵破绽甚多，不难闯出，顿时放心不少。

那十人都跃上台，台上人人后退，只剩下乡老伯、阮东明和那十人在当中。乡老伯一一跟他们拉手，询问姓名。他老人家功力绝世，在这短短的一握之间，就晓得了对方功力深浅。

他心中已有计较，情知如若这十人一齐出手的话，阮东明很难赢得那五名功力甚强的铁卫。因此，他把五铁卫拨在一边，命他们暂时后退。然后又命其余五人取出兵器，宣布道："你们即管全力向阮东明进攻，他只用拳掌，并且只许击落你们的兵器，不得伤人。但有一点我要声明，那就是你们五位如若不肯全力出手的话，阮东明便难以在二十招之内取胜。你们攻得越猛，他就越快得手。所以你们不妨以全力进攻。"

那五名武林健者亦晓得这个道理，既经他当众说明，深信阮东明必能抵御，心中顾忌全消。

他们散开去，团团围住阮东明，等到乡老伯命令一下，立刻激烈进攻，霎时间刀光剑气，弥漫全场。

这五人攻势之凶猛，使人见了不禁都替阮东明提心吊胆。为的是这一场比武本来只是显示功力的性质，可是台上的景象却比深仇大恨的凶杀还要激烈。全场的人都觉得刺激之极。

不但阮东明会有性命之忧，即使不致丧命，但假使败在这五人手底，也就英名扫地，难堪无比了。

因此，全场之人无不为阮东明着急，但在刀光剑影中的阮东明却已大为放心，因为他从对方这数招之内，已窥测出敌人的实力，晓得自己有必胜的把握。先前的疑虑，一扫而空。

原来他先前疑虑乡老伯有意用这个妙计整他，使他身败名裂，以报他

声言不服之仇。其实乡老伯全然不知此事内幕，焉会害他？台下彩声一阵一阵地升起，敢情是每当阮东明击落一件兵器，全场就欢呼呐喊一次，场面热烈喧闹之极。

五行拳阮东明在衡山派中已是最出色的人物，功力深厚，目下这一出手，显示出他果然不愧获得五行拳的外号。只因他在动手之际，充分利用五行拳生克之奥，发挥威力，掇夺或击落敌人手中兵刃，其中的巧妙，令人叹为观止。

他击落两件兵器之时，已是第十五招的事，转眼间又拆了三招。但见他拳打脚踢，掌抓指戳，几乎是在同时之间，又把那三人的兵器全部夺到手。

四方八面升起的雷动采声，使阮东明这等名家也消受不住，不由得飘飘欲仙，血液沸腾。

这时尚有不少神智清醒的人，记起了乡老伯曾经说过二十招之内的话，如今果然是二十招之内结束了这一场比武，可见得他眼力之高，世罕其匹。

乡老伯教那五人捡回兵器，离开擂台，这才向全场宣布说，现在要命其余五人跟阮东明比斗功力，包括内力和外力。

他先命三人站在一边，要他们以接力之法，抵拒阮东明推出的掌力。另外两人则另立一边，亦是连接为一，要把阮东明施过来。

阮东明夹在两组人马之中，一方面要以右手向右方推出，另一方面又须以左手把左边的敌人拉过来。在这等情况之下，不必解释，谁都晓得十分困难。

在武林人物心中，更深知此举不比普通的斗力，因为假如这五人全在一边，则阮东明可以聚集起全身之力，对付一面，心思既不分散，力道又能集中，假如他内功深厚，胜得过对方，运用巧妙的内劲，更易取胜。

但目下这一分为左右推拖，既分心思，又分气力。他举手不能不使用两种劲道，消失了一往无前的优势。

因此，乡老伯一宣布出来，全场顿时升起一阵嗡嗡的议论声音。人人都觉得这一场阮东明更加难以取胜，上一场虽是凶险，但终究可以纵跃闪避。然而这一场却无法取巧，亦无法逃避，退了就是输，进就是赢。

蓝峦已及时命人运来两具石锁，每一个少说也有四五百斤重，这对石锁放在台上，全场之人瞧了直嘀咕，都想，如若搬得动这对石锁的人，两膀最少千斤之力才行。

乡老伯命那五名铁卫去举那对五锁，他们依次上前都轻轻易易就玩得动。这一着显示出他们的非同小可，全场二三千人竟有绝大多数自认比不上他们的气力和功夫。

之后，阮东明就位，站在当中，右手平伸出去，顶在对方一只掌上。其余的两人双掌都抵在这个同伴双肩上，传送力量。

阮东明的左手勾往另一人的手，这一边则是两名铁卫结集在一起。

乡老伯口令一下，双方一齐发力，但见阮东明有如石人一般，纹风不动，那五名铁卫是在突然间被弄上台，根本不晓得别的事。这刻在数千道眼光之下，焉肯不使出全身之力。因此，不论是推的或是拉的，全都青筋暴现，转眼间就冒出热汗。

全场之人都瞧出他们实在已用上全力，但阮东明仍然稳如泰山，纹风不动，登时彩声雷动，莫不认为阮东明已经赢了。

乡老伯的声音清清楚楚传入全场之人的耳中，道：“阮东明，你的五行

拳功能够在生克变化之际，借敌人之力以克敌。是以应当向前跨出三步，才算赢了。”

众人一听敢情还要向前移动三步才算赢，未免太艰难了。猛又见阮东明上半身渐渐向后倾，似是敌不住对方前推后拉之力，故此露出败象。

人人正在替阮东明着急用力之际，忽见他身子慢慢改向前倾，接着已跨出一步，看起来他这一步赢得十分费力。

全场之人见那阮东明如此的吃力，都不由得暗暗替他使力，虽然别人使劲，但与台上之人全无影响，但观战之人总是不知不觉地这样做。

事实上全场之人并非都有心帮助阮东明，而是见他以一敌五，不免生出同情心。再说那五人都非等闲之辈，俱有千斤以上的膂力，五个人合起来非同小可，教旁人焉得不暗暗袒向阮东明？

且说阮东明极艰难地跨前了一步，之后，正当众人无不替他着急出力之时，他突然连跨三步。在他前面力推以及在后面猛拉的一共五名彪形大汉，随着他的身形连移了三步。

全场发出轰雷似的喝彩声，乡老伯挥手示意，那五名铁卫都松手走开。阮东明舒一口气，向台下连连抱拳行礼。

乡老伯等到众声渐歇，才道：“阮东明的五行拳功夫的造诣已经十分高明，他乃是利用五行生克变化之理，使敌方的力道互相克制而抵消，这时他纵是再移前十步入步，也没有什么困难。关键全在第一步之上，在这第一步当中，假使他无法把敌方的两股力道调转过来，他就唯有落败认输了，只不知老朽这话说得对是不对？”

他的声音虽然不甚高亢，可是全场任何角落都可以听得一清二楚。

阮东明这刻不由得佩服得五体投地，心想我本门的神功秘艺，其中无穷妙用，以这一种调换力道的手法最是深奥微妙，外间从无人知。但乡老伯居然一口道破，可见得他当真具有宗师的资格。

他虽然已经服气，但他乃是奉命捣乱，所以不能就此罢休。否则照事论事，以武当少林那些名家高手都完全承认乡老伯的地位，他大可以盲从附和，绝不会错。

乡老伯又道：“老朽第一步亦使用阮东明这种手法，由阮东明以及刚才这五人一同前后推拉。在场各位都曾见过刚才的五人气力极大，再加上一个深悉奥妙的阮东明，欲要得手，只怕棘手百倍。”

他话声稍歇，目光望向阮东明，似是问他这话说得对不对。阮东明只好道：“在下不敢隐瞒，果是如此。”

乡老伯又道：“那就行啦！我们现在就动手。阮东明你不妨告诉他们五人一声，教他们如何发力，又商定位置，老朽在这厢等候你们。”

阮东明果然走过去向那五铁卫低声说了好几句话，全场之人都甚是兴奋，等着瞧着这一场较量功力，证明资格的比赛。

阮东明等人说了好一会，这才走过来。阮东明率同一名铁卫居于正面，乃是主攻之势。

其余四名铁卫都在后面拖拉。乡老伯夹在他们当中，伸展双手，一掌前推，一手勾住后面的一只手掌。

这时蓝峦便出面做公证入，他虽是深知乡老伯武功高强绝世，可是目下不比动手较量武功，也就是说全无回旋回避的余地。而这阮东明不比等闲人物，加上那五铁卫俱是勇猛力大之辈，取胜之事谈何容易。因此他也禁不

住暗暗替乡老伯担忧。

他站在台边，朗声道：“鄙人数到第三下之时，双方一齐发动，假如在数第三下以前发动的话，便不作数，须从头再来。”

说完之后，便大声说出一、二、三，数到第三下，那阮东明等人一齐发劲用力。但见乡老伯站得稳如泰山，屹然不动。

阮东明乃是面对着乡老伯，两掌相接，使劲力迫，一名铁卫站在他身后，伸手抵住他肩背，帮他出力。

蓝峦察觉际东明微微露出喜色，心头大震，暗想，我虽不知内中胜负的关键，可是从他神色上瞧来，这际东明已站了上风可无疑问了。

乡老伯双眼发出凌厉的光芒，迫视着阮东明。他的身形依旧稳如泰山，也没有丝毫吃力之象。相反的，阮东明和前后五名铁卫都露出十分用力的样子。

全场的人都觉得不大精彩，反而暗暗香阮东明等人帮忙用力，想乡老伯被推拉得稍稍移动一下。

蓝峦既从阮东明面上察看出危机，心为忧虑，迅快转眼向一众高手望去，瞧瞧有谁可以设法消弭乡老伯的危机。

谁知目光到处，发现其中有三个人眉头皱起，一个是少林寺的寒云大师，一个是冀南名家童贯，另一个是黄山蒲家高手蒲谷。

他晓得只有自己站在台边，方能察看出阮东明面上一丝喜色，因此，别人眼中当必以为乡老伯己操了胜券，则这王人何故皱眉？莫非他们都希望乡老伯落败？现下见他巍然不动，所以皱起了眉头？

但现在可不是追究这事的时机，他一面游目找寻对象，一面动脑筋寻思可以解围之法。

一直与姜石公相持对垒的钱万贯，当乡老伯指令五名铁卫上台之时，已窥测出敌阵破绽。但他并未立刻发动，他告诉姜石公说，一元教动用庞大的力量，把火药理藏地底的阴谋，早就被日月坞查出，并且设法毁去。

这个消息使姜石公震惊不已，他先前下令台上的阮东明捣乱，用意便是在钱万贯尚未说出内情以前，暂时稳住局面，使全场之人不即离开。以便等他考虑过这火药被毁之事是否可信，方作最后决定。假如敌人只是空城计，哄他迟疑不决，好让全场之人散去，其时他再想下手，便为时太晚了。

现在全场的人被台上发生之事吸引住全部注意力，一时不会散去，所以他尽有时间慢慢考虑。

钱万贯极小心地暗中窥探他手中的火器，终于被他认出乃是南阿洪的恶毒火器，晓得这枚火弹一旦爆炸，波及范围极大，周围数丈以内的人绝难幸免。自然，连姜石公以及自己在内，亦难逃成飞灰之祸。

他登时又面临一次性命交关的赌博，假如姜石公不信他的话，蓦然发动，便须当场化作飞灰。假使他立刻趁对方铁卫坚阵还有破绽之际，迅即遁走，大概还有机会逃过杀身之祸，然而问题却又来了，假如姜石公挤到台边，用这一枚威力无双的火弹，与台上之人来个同归于尽，这一着极难阻止。

要知这枚火弹必须大力触地，方能爆炸伤人。因此，姜石公如若远远掷出，须得有把握不被别人在空中接住，或者以暗器截击使之在空中爆炸才行。以姜石公这等人，自然不做没有把握之事，可知他一定是亲自前往，宁可同归于尽，也一定要达到目的。

只要姜石公付诸行动，谁也无法拦阻他，即使是武功高如乡老伯，亦

无法迫得他抽不出施放火弹的功夫。换言之，谁阻止他，就须准备与他同归于尽。

因此，假使钱万贯他自己抽身逃走的话，便不啻把个大祸留给台上众人。钱万贯当然不是临阵脱逃之辈，一念及此，便深知自己已陷入什么境地之中。任何人如若晓得了这种危机大祸，定必变颜变色。但钱万贯乃是当今之世的第一大赌徒，拿性命去赌之举并非第一遭，所以还沉得住气，猛动脑筋。

姜石公缓缓道：“你既是言之凿凿，定必晓得他们以什么方法破去我的火药了？”

钱万贯道：“当然晓得啦，他们用一种特别配制的药水，浇淋在火药上面的土地，六个时辰之后，你那半截在钢管外的火药就吸入潮湿水气，完全失去效用，这话你相信不相信？”

姜石公冷冷道：“听起来有点道理，但世上之事若不试验，焉能确信不疑？”

他凝视着对方，举起右手，作出要掷下火弹的姿势。面上流露出疯狂的、残忍的表情。

这刻双方可从缝隙中互见，是以钱万贯瞧得明明白白。生与死就在一线之间，他以大赌徒的心情接受这个可怕的失败，坦然地呵呵一笑，道：“既然如此，你就请动手吧！”姜石公狞笑道：“你笑得如此欢畅，想必未曾晓是我手中之物的威力？”

钱万贯道：“说来你未必肯信，我早就晓得这枚火弹的来历了，你五指一松，咱们以及周围百数十人都得变成飞灰，是不是这样。”

姜石公道：“不错，你一点都不害怕么？”

钱万贯道：“这世上你如能找出一个正常之人，丝毫不怕死的话，我就服你的气了，我焉能例外呢？”

姜石公道：“既然如此，莫非你以为我不敢出手？”

钱万贯道：“不是不敢，而是不肯出手，因为你若是只能拉我下水陪你，而你真正的仇人对头却安然活在世上，你肯死么？以你这等厉害人物，决不肯做如此愚蠢之事，故此我方能泰然自若，假使你赌咒发誓一定要出手，我不骇得全身发抖，那才怪呢！”

姜石公愣了一会，他从对方坦然的笑声，这番说话的内容，使他不能不相信地底火药完全被毁的消息。若然此一消息属实，则目下出手的话，果然是徒然使自己白送一命，仇人则逍遥世间。

他眼中的疯狂和残忍的光芒渐渐消失，缓缓问道：“假如我不相信你的话，你岂不是白白陪了一命？”

钱万贯道：“姜兄想必忘了兄弟乃是百钱庄在主之事，兄弟最爱拿性命作赌注，这一回又侥幸得胜，不过，我晓得总有那么一天会把性命输掉。”

姜石公一旦恢复冷静的理智，便绝不肯轻举妄动，他微微一笑，道：“这话说得极是，你还是少拿性命作赌注的好，兄弟打算尽快离开此地，钱兄可肯指点明路吗？”

钱万贯道：“这件事恕兄弟无法效劳了。”

姜石公道：“本人并非没有脱身之法，但因见钱兄如此智略武勇，极为钦佩，有意奉邀钱兄移驾去见一个人。”

钱万贯道：“姜兄大概不会透露出这一位人物是谁，是也不是？”

姜石公道：“假使全然不透露的话，钱兄一定坚拒无疑，因此，本人可以告诉你一点点线索，这位人物乃是巾帼奇人，若然钱兄肯见她一面，她一定大感荣幸。”

钱万贯吃一惊，心想原来对象是个女的，会是谁呢？难道是蓝芳时么？他已探知蓝芳时突然离此之事，又无人知道她的下落，因此，她被姜石公掳走亦不是奇事。想起了这位姑娘，钱万贯心中翻起万丈波澜，立刻应道：“很好，兄弟甚愿前往一遭。”

他们说到这儿，台上恰好是乡老伯阮东明及五铁卫动手较量之际。蓝峦游目四瞧，找寻可以解救危机之人，他的目光极快地落在王元度面上，心中一动，赶紧用千里传声之法告诉他几句话。

王元度摹地走到台口，朗声道：“阮前辈请暂时停手，在下有话奉告。”

在这刻外表上乡老伯是占了上风之时，王元度出面打岔，谁也疑惑不到王元度其实是暗中帮助乡老伯。阮东明在睽睽众目之下，不能不依言罢手，却忍不住狠狠的瞪了王元度一眼。

王元度等他们分开了，才对台下说道：“在下不才，愿意代乡老伯前辈先打头一阵，如此方能使阮东明前辈显示威力，连带也可使乡老伯前辈显示出绝世的功力。”

以王元度目下的声望，自然有资格充当此任，五行拳阮东明心中虽是很不得把王元度剥皮拆骨，但表面上却须表现出风度。

他呵呵一笑，道：“王兄言重了，只不知你打算如何试法？”

王元度道：“便以刚才乡老伯的情形，让在下依样葫芦试上一下，天下英雄即可明白。”

阮东明作了一个请他站好的手势，王元度便走到他们中间，伸出双手。

全场顿时寂然无声，但见两下都摆好姿势，开始使劲发力。

王元度在前推后拉之下，运足劲道对抗。但觉对方并不如自己想像那么强大莫当，心中暗感诧异。

双方支撑了一会，阮东明正面压来的劲力已变化了好多项。王元度渐渐觉得无法抵御，全身开始向后倾仰。

全场之人几乎都偏帮王元度，暗中直替他出力，可是这等斗力比劲的事实在很难取巧，王元度方在考虑要不要早一步大声认输，眼睛一转，忽见乡老伯双目半瞑，正在调元运气，心中一动，忖道：“是了，乡老伯一定有什么地方不对劲，才会险险落败。因此，我须得替他争取时间，能拖延多久就多久。”

此念一决，登时深深吸一口气，提聚起全身功力与阮东明对抗，一方面激发起斗志，坚韧地苦撑败局。

他不屈不挠地苦苦支持，用尽心机抵御敌方忽刚忽柔的劲道，到了几乎支持不住之时，突然从对方力道变化之中，悟出一种奇妙诀窍，竟能够把坚强无比的意志变化为力量。虽然这一股新的力量甚是有限，但在危局之下，正是旧力已尽，新力未生之际，这一股力量却给他以喘息换气的机会。

他一口气换了过来，内力顿时源源涌出，又可以再支持一段时间。

在这种奇异的场面之下，他竟然忘去了其他的事，一心一意推究刚刚悟出来的奥妙诀要。他也没有时间想到这种奇异功夫价值何等巨大。

全场之人但见王元度身躯倾仰少许之后，就凝定不动，过了许久，又退了一点。任谁皆能推测出阮东明这一方的人胜得十分艰苦，喧嘈之声渐起，

大家都忍不住讨论起来。

又过了良久，王元度连退两步，已败下阵来。阮东明不但没有喜色，内心实在十分震惊。因为在这一场比斗中，业已显示出王元度的功力强胜过他，尤其是他有一种奇异的力量，竟能抗拒自己的五行拳力，无法暗暗侵袭他的内脏，也就是说无法使他不知不觉之中受伤。

乡老伯走出来，说道："你们如若感到有点疲累，那就休息一会。"

阮东明立刻应道："不必休息了。"他急于动手，自然含有深意。

他向乡老伯伸出双手，道："来吧！"

阮东明指挥那五名铁卫，一如上次那样站好位置。

双方开始后，乡老伯仍然屹立如山，动也不动，蓝峦正待查看这一回的胜负如何。只听乡老伯道："你们用足全力之后，我可就要进攻啦！"

蓝峦登时大为放心，因为他在这等情况之下，仍然能够从容开口，可见得他实力极强，绰有余裕。

过了片刻，乡老伯又道："行啦，我可要开始进攻了。"

话声方歇，只见他举脚跨出一步。

他好像全不费力一般，要动就动，紧接着连走三步，依照早先所说，他已经是赢了。

全场腾升起喧嘈议论之声，乡老伯的声音超过所有的嘈声，他道："底下还有一场比试，大家静一静。"

全场的嘈声迅即消失，数千只眼睛都集中在台上，但见阮东明和那五个彪悍大汉都气喘未定，显然刚才他们曾经耗费气力，是以一时不能复元。

乡老伯以绝世功力，在这轻描淡写的片刻间，就迫得对方全然不由自主的用尽了全力，虽然不曾受到内伤，但亦须调息静养个十天八天方能恢复如常。此举算是给他一点惩戒，为的是他早先不知使用什么手脚，以致使他体内气血有失调之象，当时，危局便是因此形成。

幸而蓝峦机警无比，一瞧不对，立刻没法解围，让他有机会运功调息。

乡老伯本已练到金刚不坏之身的地步，所以在常人已禁受不起的现象之下，他仍然能忍受那种不适失调之感，甚至尚能竭力支持着不被对方推动。他经过一刹那间的调元运气之后，体内不适已完全消失，是以第二次出手之时，轻易就击败了对方。

他现下还查不出对方施了什么手脚，使他险险落败。这事自然令他万分忿怒。不过，他在未查明真相以前，可不能随便加罪于阮东明。以他的身份，如若终于不能查明真相，即使晓得确是阮东明闹鬼，也不能出手对付他。

这刻他挥手命阮东明和五铁卫退下，又向全场说道："这一场我想另外找个对手，动兵刃过招，这样才显得热闹一些。"

他回转头目光扫过台上一众高手，便道："黄山蒲家的藏刀钢拐，天下知名，就是你吧！"

蒲谷一听乡老伯选中他，心头既不自在，胆色亦有些寒怯，但在这等场面之下，他可不能不挺身而出。

乡老伯又道："要显得热闹一点，便不能单打独斗，你这一位如何？"

他指往另外一人，众人视之，却是冀南名家童贯。

他显然不是无的放矢的乱指，早先他运功完事，正要复出之际，蓝峦就以千里传声之法，向他说出一众高手之内，似乎有三个人十分可疑。这三人便是少林寺的寒云大师、蒲谷和童贯等三人。

乡老伯顾念昔年与大雄尊者的一段交情，又加上钱万贯的面子，才放过了寒云大师。

蒲谷一听有人作陪，胆气复壮，抱拳笑道：“老先生兴致甚高，在下当得奉陪。”

童贯也道：“既蒙老先生选中，岂敢推却？”

他们都决定待会施出全身本事，狠干一场，瞧瞧这个老头子是否真有超凡绝世之能，他们皆是身经千百战的人，经验丰富无比，以他们闯荡多年后所知，武林中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个强胜一倍的人，简直找不到，由此推论，乡老伯纵然功力强绝一时，可是他们两人全力围攻之下，能不能保存了性命，实是疑问，若是一对一的话，他们便全然不敢希望取胜了。

自然这中间还有一个关键，那就是在这种显示武功的场面之下，乡老伯无论如何不能下毒手杀死他们，而他们却可以倾全力围攻，这一来乡老伯必须胜过他们数倍之多，才能在这种情况之下取胜。

蒲、童二人走出去，乡老伯瞧瞧童贯，便道：“看起来你定必擅长扎硬的外功，只不知使的是什么兵器？”

童贯打开包袱，亮出一对钢钹，道：“便是这对钢钹，老先生别见笑。”

第二十章　受挟持初识无声剑

乡老伯露出讶色，道：“这倒是想不到的兵器，武林中恐怕只有你一个人用这种兵器的吧？”

童贯一点也不明白他何故惊讶，道：“不错，但在下平生从未取用过，都是赤手空拳便对付过去了，今日老先生不比旁人，在下不得不献丑取用。”

乡老伯恍然的喝了一声，道：“原来你从未用过，无怪武林中罕有知道你使用钢钹的，我倒要见识见识这种兵器的手法路数。”

蒲谷和童贯都小心翼翼的立好门户，四只眼睛睁得大大的，盯住乡老伯。他们晓得今日败在乡老伯手底，便成就了此老得到宗师名声地位。设若能够当着天下英雄眼前，赢了这一位，则他们两人的身价不知提高多少倍。

乡老伯回头向蓝峦说了两句话，然后迈步踏入蒲、童二人布成的威力圈中。蒲谷首先发难，提拐横扫，风声呼呼，劲烈刺耳，童贯不敢大意，赶紧也使出一招流星赶月，两个钢钹先后削出。

这两位名家出手果然威力不凡，但见拐影钹光交织成一片无可抵挡的攻势，如波翻浪卷。

乡老伯一侧身，让开双钹，但钢拐已拦腰击到。但见他挥臂一架，呼地大响一声，钢拐荡开，他的手臂居然没有断折。

单单是这一招，乡老伯已可以当得宗师之称，因为他分明已练到罡气布体，金刚不坏的地步了。

童贯双钹迅快攻去，宛如蝴蝶穿花一般，使人眼花缭乱。最难得的是双钹虽是施展迅快花巧手法，可是每一招都蕴蓄无限劲道，随时随地可以化为强攻手法，顿时博得不少激赏的喝采声。

蒲谷的钢拐也自纵操盘扫，不时有一两招怪异手法，皆是全场之人见所未见之绝学。

乡老伯似是故意让他们施展绝艺，一味闪避防守，间中以双臂硬架钢

拐，发出震耳的砰砰声。

这一场拼斗好看之极，大部份的人都想不通乡老伯的肉臂，怎能架得住那根粗大的钢拐而不断折。因此，不多时，全场激起喧天闹声，有喝彩的，有鼓掌的，亦有些高呼大叫，情绪热闹非常。

他们斗得正激烈之时，忽然有人上台，走到蓝峦身边低声说话，此人姓孙名烈，乃是日月坞十道指挥之一。他只说了几句话，蓝峦双眉便已皱起，想了一下，才向孙烈回答了两三句。

孙烈走了之后，不一会，又有一人上台向蓝峦报告，此人姓燕名扬，亦是十道指挥之一，他只向蓝峦说了几句话，随即走落台下，蓝峦凝眸忖思，对眼前这一场激斗竟视若无睹。

这时大家的注意力都被乡老伯这一场比武吸引住，谁也不曾发觉蓝峦的动静，自然更没有觉察到有一群人已经离开广场，很快的搭乘快艇离开了小星坞。

这一群人正是姜石公和数十名手下，其中包括不夜岛高手卫步青、没角犀屠望、南阿洪等凶邪之士，陪他们一道出坞的还有一个钱万贯，他乃是一半自愿，一半被迫的跟他们一道走，原来姜石公乃是用钱万贯的性命，威胁蓝峦开放水道，让他们离开。

他选择这个机会，正是蓝峦无法分身之时，是以蓝峦这一回根本还未见过这个敌人之面，就被迫允许开放水道，让仇家遁走。

这一宗是孙烈报告的，第二宗由燕扬报告的是小星坞两座地牢都被人潜入，守卫的俱昏迷不醒。他们一查之下，认出是不夜岛的手法。

蓝峦一听而知这宗事必是由田若云身上惹起，他已擒下田若云，但收禁以前，曾经准他以独门暗号通知不夜岛主甄南。是以这一案必是甄南亲自出手，可见甄南业已潜入本坞。

须知自从金鳌大会开始后，每日总有人赶到，尤其是最后的三四天，小星坞全面戒严封锁，只许进而不许出。因此，甄南潜入容易，若想悄然离开，便很难办到。

这小星坞的地牢被搜，虽然不曾救走田若云，但可知这消息已到达甄南手中，他才会采取行动，因此，蓝峦便大大担心一件事。

他担心的是万一甄南突然在他面前现身，向他提亲，由于他有言在先，假如田若云有本事使人来求亲的话，他必须答应。

此举关系到女儿的终身，非同小可，当初他对付田若云之时，局势全非今日模样，所以才有那种诺言和做法，现在情况大变，他从此已不再闭关自守了，因此，他反而不须急急除去平生的几个大敌，那甄南便是其中之一。

他转眼向王元度望去，心想明珠与他感情还不错，假如王元度能及时央人提亲的话，不但是女儿最美满的姻缘，而且亦可解除了不夜岛的莫大威胁。

但王元度莫说没有求亲之心，即使已有此心，在目下这种场合之中，怎会进行？

蓝峦提心吊胆瞧来望去，但怕那老奸巨滑无比的不夜岛甄南现身，假如他现身的话，蓝峦可真不知如何应付才好。

台上的激斗陡然中止，原来乡老伯不知使个什么身法，竟跃出了战圈之外。

童、蒲二人立时罢手，都暗暗想道：“我们跟他斗了这许久，末分胜败，

也算是很不错了。”

谁知乡老伯一招手，蓝峦便派人送上一只大鼓，此是乡老伯在动手之前吩咐下的。

蓝峦这时仍不放过观察台下的机会，突然见到一个人，很像甄南。不觉心头大震，当即移到无情刀管中流身边，道：“你能替王元度作主订亲么？”

管中流大为惊讶，摇摇头，道：“恐怕不行。”

蓝峦立刻转移目标，上前数步，道：“乡老伯，请过来说句话。”

乡老伯呵呵一笑，道：“等一下再说。”

随即大声向台下宣布道：“我老人家限在三声鼓停歇以前，取胜他们，哪一个有兴趣上来击鼓？”

一道人影跃上台，身法奇快，众人一瞧之下，但见此人年约五六旬之间，面色红润，两道眉毛又细又长，显出聪明狡黠的性格，一身衣服甚是名贵适体，手中拿着一柄尺许长的折扇。

他拱拱手，道：“在下甄南，愿为老先生及童、蒲二兄效劳。”

他一报出姓名，顿时惹起一阵骚动，蓝峦更是目瞪口呆，心想自己这刻已经是输定了。

因为他已没有再向乡老伯说话的机会，甄南可在任何时间之内，向他开一句口，蓝明珠便成为妖人之妻，一生幸福从此断送。

乡老伯笑一下，道：“原来是不夜岛主甄南，这面子真不算小，不过，你先敲一次给我听，若是会敲，方能担当。”

甄南笑道：“老先生凡事都如此谨慎，大堪佩服效法。”说罢，便执锤击鼓。

他不徐不疾地连击三通鼓，全场之人都认为很对。

鼓声一停，乡老伯便摇摇头，道：“我觉得有点不对，烦你再敲一次。”

如是者连试了三次，每次的速度板眼都是一样，绝无分毫之差。

乡老伯这才满意的点点头，道：“我连试你三次，发觉每次都是一样，可见得你的武功造诣真不错。”

甄南道：“不敢当得老先生夸奖，老先生一声令下，在下便开始击鼓了。”

乡老伯呵呵一笑，道：“这面鼓有一点问题。”

甄南不禁愕然低头查看，乡老伯向王元度望了一眼，见他颔首，便满意的道：“甄岛主不必查看了，我老人家倒是有个秘密告诉你。”

他随即低声向他说道：“我已在鼓声震响中，击败你啦！”

不夜岛岛主甄南一愣，道：“这话怎说？莫非你老能在鼓声节奏中施展什么武功？”

乡老伯道：“不关武功的事，我已代王元度向蓝峦提亲，蒙他答应，你瞧，这不是已经击败了你么？”

甄南两眼圆瞪，双眉竖起，那样子凶是凶，却有点像泼辣妇人，他的目光转到蓝峦面上，厉声道：“这话可是真的？”

蓝峦至此心头已放下一块大石，笑道：“这等事焉能拿来说笑？”

他身上的冷汗还在往外冒，因为他一见甄南如此情状，果然是有意当众求亲，在他认为已控制住全盘局势，所以不慌不忙的等候机会，好让蓝峦急上一阵。

本来他一点也不知道蓝峦事先已安排好了没有，但其后他观察出蓝峦的恐惧，这才断定胜局握在手中，于是故意上台亮相，使蓝峦走投无路，也让他紧张着急上一会。

哪知百密一疏，乡老伯居然醒悟了一点，那就是蓝峦必定有极迫切重大之事要跟他说，大概与甄南有关。因此，他使个狡猾，故意教甄南试击那鼓，却趁鼓声震响之际，以传声之法与蓝峦交谈，方始知悉这件重大情节。

全场之人都不晓得他们在说些什么，因此纷纷议论，甄南气恼难消，眼睛一转，想出一计，便大声道："敝岛远隔中土，自成风俗，岛上土人击鼓另有节奏，若然老先生不反对的话，在下改用敝岛的鼓法，时间比这三通鼓只长不短，老先生意下如何？"

他说得好像是贪好玩的改变，但乡老伯却晓得他乃是一种挑战。虽然不晓得其中有什么玄虚，但以自己的身份，焉能拒绝？当下点首同意了，走到童、蒲二人当中。

童贯举手道："甄岛主且慢击鼓，兄弟有事要请教乡老伯前辈。"

甄南道："童兄请便。"

童贯向乡老伯道："在下实在不明白老先生刚才的态度，你老似是对在下的兵器甚感意外，不知这里面有什么道理？"

乡老伯道："既然你问起这事，算是你的造化，要知自古以来，武林中懂得使钢钹的人极为罕见，这一门兵刃家数源出藏土，虽是传到中原已有数百载之久，但真能练成功的没有几个人，不过我却识得一个，那是五十余年以前的事，你那时大概还是个小孩子，这个人跋扈凶横之极，全然不把天下之人放在眼中。"

他的声音虽然不响，可是全场的人俱能听见，这刻他还未说出那人是谁，可是所有的人都十分有兴趣的侧耳倾听。

乡老伯又道："当时我的武功尚未有成就，但另外一个姓宣名翔的人，武功已得到大成就，约他到一座无名山顶上比武，我在另一座山顶遥遥观战，煞是有趣。宣翔施展出他最擅长的无极神功，一个回合之内，就逼得那人取出钢钹，两人其后鏖战了一千多招，那人才认输弃钹而去。"

台下人丛中有人大叫道："那人到底是谁？"

乡老伯呵呵一笑道："说出来你们未必知道，但童贯却大概认识，这个人姓雷，名八公。"

全场寂然无声，敢情这雷八公来头太大，虽说事隔多年，可至今武林中跟这雷八公有关的名家高手仍然指不胜屈。

原来这雷八公约在六十年前，便已名满天下，他单以一双肉掌，打遍天下无数高手，他本是出身镖行，至此，便自然而然成为天下镖行的领袖人物，其实，他才二十岁左右，武功之强，举世无比，他领袖天下镖行大概有二十年之久，方始退隐，谁也不知他的下落去向，至今还是一个悬案。

全场之人皆是武林人物，大部分与这一代怪杰雷八公有点渊源，或是由于出身家世，或是师门的关系，是以无不知悉雷八公的大名。

他们还是第一次听到雷八公曾经败北被挫之事，顿时群情翕然，议论四起。

童贯突然厉声道："胡说，雷八公他老人家平生从无敌手，你怎么说一个什么宣翔赢得他，但武林中却从未听过宣翔此人之名。"

许多人都出声附和，哗声大作，台上一个人跃到边缘处，举起双手，

台下哗声渐渐平息，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此人身上。

人人都认出这人正是上届金鳌大会的冠军无情刀管中流，如若他不是有这么一个头衔，大家也不会对他注意而停止议论喧叫。

无情刀管中流朗声报出自己姓名，接着说道：“刚才童老师声称无人听过宣翔之名，在下不得不挺身说一句话，并非希望天下英雄相信在下之言，那便是世上果然有宣翔其人，这位老人家即是在下的授业恩师。”

全场的人都愣住了，要知管中流曾是压倒天下少年高手之人，一身武功就非同小可，宣翔既是他的师父，便可见得乡老伯的话并非全无根据了。

管中流略一停顿之后，便又说道：“家师收录在下之时，并非全力栽培在下，只因他老人家乡居寂寞，便收了在下，偶尔指点一两手而已，以上之言，句句真实，在下绝无替家师标榜之意。”

他说罢便退回原位，台下顿时议论之声大作，他们大都相信管中流之言，由此推论，他师父宣翔的武功当然是深不可测了。只因当世几许名家高手，用尽心力教出来的弟子，要想在金鳌大会中挤入前十名之列尚不可得，但管中流只不过是偶尔学几手武功，竟足以技压群雄，大魁天下，可想而知那宣翔何等高明厉害了。

乡老伯摆摆手，嘈声渐息，他道：“这一宗公案，时代湮远，大家相信不相信都没关系，我只要告诉童贯你这件事，那是天下武林中，若是使用钢钹的，定是雷八公家数渊源，别无第二家。”

童贯流露出沉思之容，乡老伯又道：“不过宇内也恐怕只有我老人家瞧得出你的钢钹家数，并非由雷八公亲自传授，这却是颇为惊奇之事。”

他沉吟一下，又道：“相信我没有说错，现在咱们动手吧，我可急着瞧瞧甄南他那不夜岛的鼓法，与中土有什么不同之处。”

甄南面色阴沉，提起鼓锤等候，全场之人暂时放下雷八公的那一件事，凝神注视着。

乡老伯眼见童贯、蒲谷二人都准备好了，便大声道：“击鼓！”鼓声鸣略的响了起来，骤急骤缓，全然不像是中土的鼓法那样紧急的击完每一通鼓。

蒲、童二人都不出手，他们只希望稳严防守，捱过这一段时间，如若出手还攻，可就免不了破绽，反予敌人可乘之机。

乡老伯好像一点也不急于动手，静如渊岳般，侧耳倾听鼓声。

他并非托大到如此地步，面对着两个当世负有盛名的高手而任得时间消耗，却是这阵鼓声之中大有文章。

他完全没有料到不夜岛主居然具有这种怪异无比的绝艺，居然能在鼓声之中，暗蕴内家功力，催动一种迷魂大法。

若在平时，乡老伯全然不须畏惧，但目下的情况大不相同，使他不禁有顾此失彼的苦恼之感。

要知若是甄南当面与他为敌的话，他可以施展数种神功绝艺，大凡这种极上乘的功夫，比斗之时，更为凶险，甄南的功力虽高，可是遇上这位功力绝世的人物，一碰之下，登时功散身亡，是以假如上阵拼斗的话，甄南决计不敢施展这一门秘功。

现在情况不同，甄南不过是司击鼓之责而已，乡老伯可不能予以反击，使他死亡，反而须得在他这种扰乱之下，出手对付蒲、童二人。

时间无多，乡老伯务须从速想出办法，否则便真的来不及了。

他静静的站着不动，脑中思想转动得迅速无比。

在平时对人对事，乡老伯不但不是出色能干之人，甚至有点儿愚笨，可是一旦投身在武功之内，他可就完全变了一个人。在武功的领域之内，他的天才迸射出耀目的火花，令人不能迫视，他早已在这个王国之中达到极高的成就了。

鼓声呜呜的响着，不久，突然停顿，第一通鼓已经敲完。

乡老伯面色沉寒，突然间发出嘿嘿的冷笑声，笑声发出之时，恰好比第二通鼓开始的第一下快上一线。

冷笑之声与鼓声相应和，亦是忽缓忽疾，总是比鼓锤击落之时快了一线。

没有人明白乡老伯为何立时就懂得了不夜岛鼓法的节奏，更无人得知甄南为何不略为改变一下节奏，何以老是要跟着冷笑之声下锤。

同时之间，乡老伯出手如电，向蒲、童二人攻去，蒲、童二人心神一点不受鼓声或冷笑声所影响，他们迅速变招换式，或守或攻。

转眼之间，这第二通鼓又告完毕，鼓声和冷笑都一齐停止了片刻，那是每一通鼓之间的间隔，接着，又一齐升起。

乡老伯蓦然间双手齐出，分别抓住钢钹和钢拐，借势互击，呛的大响一声，但见蒲、童二人不由自主的疾旋数圈，两人三件兵器，都被乡老伯夺在手中。

鼓声紧急的响个不停，自然乡老伯冷笑之声亦是如此。

甄南满面都冒出汗珠，迅急击鼓，全场之人一望而知他乃是欲罢不能，莫说停止，就算想缓慢一点也是办不到，因此他才流露出苦苦挣扎的神态，满头满面的汗水亦显出他的狼狈。

全场之人都被这一幕奇异景象弄得傻了，谁也想不通乡老伯的冷笑声怎能使得甄南死跟着不能停歇，他们何以纠缠在一起而不停下。

至于乡老伯与蒲、童二人之斗，他已夺下了他们的兵器，当然算得赢了，不必多说。

鼓声和乡老伯的冷笑继续了相当长的一段时间，王元度突然在台上拍手喝彩，似是十分兴奋热烈。

全场之人不明就里，有一部分人便跟着喝彩，霎时间蔓延全场，声如雷动，竟把冷笑和鼓声完全淹没了，乡老伯蓦然停止，不再冷笑。不夜岛主甄南也跟着罢手，他手指松处，鼓锤掉在地上，举手抹一抹满面汗水，忽然眼前一黑，昏倒地上。

台上一众高手都涌上来观看，乡老伯瞧了王元度一眼，道：“多亏你了。”

接着又对众人言道：“他只是耗力过多，休息三五日就可以复元。”

蓝峦道：“你们好像是黏上了，谁也无法先行罢手。”

乡老伯道：“不错，他的鼓声乃是一种迷魂大法，但却须得借他自身的内家真力催送，我们一斗上了，气机相吸，竟成了骑虎之势，如若不是王元度瞧出奥机，设法用众人的声音解围的话，甄南非死不可。”

乡老伯这话虽是有理，但听起来却近乎古怪，倘若他不是当众显露过绝世武功，人人皆确信他乃是真才实学的宗师身份，谁也不信真有这等比斗功力之事了。

蒲、童二人这一回输得心服口服，上前来取回自家兵器，并且道出仰慕之意，全场议论之声此起彼落，以致台上之人，交谈之时，须得提高声音。

蓝峦再问过大家已没有其他意见，当即宣布大会结束，这时便有一个乐班上台吹奏，丝竹纷陈，乐声悠扬，广场上的人潮极缓慢的散去，人人都感到这一次她开了自己许多事情，赶到此地参观金鳌大会，实在是不虚此行，并且由于这多日的盘桓，人人都结交了许多朋友，有些本是天南地北，一辈子也不会碰头的，居然结交为知己，互订后会之期。

更有不少人相交甚是投契，因而结成儿女亲家的，这些都是本届金鳌大会上的插曲。

蓝峦可不敢在大会上宣布女儿的喜事，一则不无避嫌之意，二则人人闻得此讯，都馈赠礼物的话，亦是大大不妥。故此，他只告知一些够身份资格的同道，但这个消息却不胫而走，很快就全场皆知了。

中午时分，蓝峦筵开百席以上，宴请武林同道，场面极为豪奢热闹，直到未时三刻，盛宴方始结束，蓝峦以地主身份，又得欢送许多名家高手。

因此，直忙到晚上，他才算了却这一次轰动天下的巨大场面，该走的人，都离开了。

乡老伯等人自然未走，他们业已分乘快艇先到日月坞去，直到蓝峦赶到，便开始商议姜石公留下来的许多问题，自然最重要迫切的有四件事：一是蓝芳时的去向安危；二是钱万贯的事情；三是不夜岛田若云这一宗公案；四是一元教的问题。

蓝峦向乡老伯道：“在下已派出朱、武两位院主，李公衡兄以及十道指挥中的五位，全力追查钱兄下落。”

乡老伯皱起眉头，道：“那姜石公为人好像有点疯狂，真不好弄。我下次有机会碰上他，定要早早取他性命，免得老是伤脑筋。”

他沉吟一下，又道：“我对一元教的领袖很感兴趣，离开此处之后，就专门调查这个人，只要把他制服，天下就可以太平了。”

大家商讨了一会，已是晚餐时间，饭后乡老伯先走，其余的人都决定在日月坞住一夜，明早离开，这天晚上，管中流和阿闪在幽静的花园中散步，王元度却在蓝家后宅，与蓝家之人谈话。

管中流和阿闪并肩在园中缓缓地走，天空中星月灿烂，晚风送来树木和青草的香味，不过这一切都不能使管中流眉头开展，他那副抑郁的样子，使阿闪芳心中十分的不安。

她向来是敢哭敢笑，大胆热情的性子，可是面对着管中流，却全然使不出她的性子，但觉他慢慢无欢，她也就跟着抑郁起来。

他们在园中走了大半个时辰，一共说了不满十句话，她越来越觉得不对，轻轻问道：“中流，到底有什么事？我或者可以帮你的忙。”

管中流道：“明天我们就要离开这儿了，你当然回到岭南冥鼓宫，我得去拜见师父，听候他老人家发落。”

阿闪道：“我陪你去，瞧瞧他怎生处置你？”

现在她已长了不少阅历经验，才这么说法，若在以前，她一定说跟他去打那老头子几个耳光。

管中流道：“我本是一无所成的人，但承蒙你瞧得起我，使我十分感激和荣幸，可是我师父会不会反对？这却是使我最担心的事。”

阿闪道：“他为什么要反对？难道嫌我长得丑？抑是嫌我不会做家务事？”

管中流道：“他老人家脾气有点特别，说不定会无缘无故的不许我们结

合，唉，我真是苦恼的要死。假如换了旁的人，我即使武功远非敌手，还可以操刀一拼，死而后已，但他是我的师父，一切只有逆来顺受，不能反抗。”

他停歇一下，长叹一声，又道：“这等事关系到你的终身，我亦不能随便听他的话。”

阿闪双眉一挑，眼中闪射出光芒，表示她内心尽是反抗的思想。但她现下已深知这些英雄侠士心中，乃是何等重视人伦之序，师尊之言，决不能违背。因此，她不敢说出她的主张，在她可是容易办得很，师父不许的话，简直就来一个逃之夭夭，远远的离开师父便行啦！

她凭借爱情的力量，深深体会到管中流的痛苦，晓得他落在这个矛盾的深渊之中，确实无法超拔。当下勉强故作轻松地一笑，道：“等你见到师父再说吧，或者他会答应也未可料。”

管中流摇摇头，道：“师父一定用这件事来罚我，他晓得这种折磨比什么毒剂都厉害，所以这件事决难指望他老人家允许。”

阿闪征了一会，到底想出了一个办法，纵声而笑，道：“管他呢，到时再想办法好了，现在我们别谈这个。”

无情刀管中流忽然觉得惭愧起来，这个女孩子也能如此豁达，自己堂堂六尺须眉，怎可以老是愁眉苦脸，没有半点气魄？

当下振作精神，道：“这话极是，我们到时再想办法，不过，我希望你了解一件事，那就是我们以后不管有什么变化遭遇，我这颗心至死不变。”

阿闪一怔，不由得流下眼泪，管中流诈作没有瞧见，继续说道：“我本来希望你原谅我的苦衷，但这种事情很难原谅，对不对？”

阿闪没有作声，她实在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她晓得假如管中流真的遵从师父之命，弃她不顾，她虽然不会向他报复，但她一定怀恨在心，死也不会忘记。因此，她不能违心而说原谅他，同时亦不忍说她会恨死他。

不过，过了一会，他们情绪显然轻松了许多，谈起假如一切顺利的话，他们将以何处居住？将在什么职业谋生？甚至谈到居屋的形势和许多细节。

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他们又开始变得沮丧抑郁，任何人自欺的幻想到底是无法持久。

阿闪突然跳起来，道：“我们回去睡吧，我告诉你我将怎样做，我明日一直回到冥鼓宫，等候你的消息。假如你师父阻难我们的话，我们以后就永不见面，现在再谈下去，不但没有用处，而且反倒痛苦不堪。”

她如此决断，大出管中流意料之外，他虽然十分不舍得就此回去睡觉，但也不能不答应。

阿闪显得很愉快的跟他分手，各自返房，管中流答应她一返房就脱衣登床，他果然照诺言做了，但可怜他如何能睡得着？他在枕上眼睁睁的听见外面敲过两更，根本毫无睡意。

忽然一阵低微的声音到达他房间外，接着，房门轻轻开了，又轻轻关上，管中流讶异地聆听着，暂时忘去了锥心刺骨的痛苦，猛可一阵香气侵人鼻端，他大大一惊，忖道：“莫非是不夜岛的人潜将人来，施以暗算。”

念头才转，床边出现一个白色的人影，他定睛一瞧，发现那是个女人的形象，由于全身裸露，所以特别的白。

管中流那颗心忐忑的跳起来，他不要猜想她是谁，也就晓得了。被盖轻轻掀开一点，这个白色的躯体已钻了入来，在他耳边低低道：“中流，你睡着了么？我回去洗过澡，熏了香才到这儿来的。”

管中流接触到她温暖光滑的身躯，呼吸顿时粗大，他不禁紧紧搂抱住她，喃喃的道：“你不该这样做啊……”

阿闪在黎明之时悄悄离开，走出房门之时，她已噙住两泡眼泪，匆匆回到自己的房中，她根本不休息，立刻收拾一下，就离开寝处，设法弄醒了日月坞一个管事的人，带她出去找到船只，悄然离开。

在迷蒙的晓色之中，她回首望着日月坞，满怀依依，无限怆情，她的一个绮梦已留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地方，将来能不能继续编织这个梦，就得瞧命运怎生安排了。

大家起来之后，闻说阿闪已经离开，都十分惊讶，只有管中流冷漠得很，全然不动声色，他当然晓得阿闪是怕分别之时，会情不自禁的啼哭，以致难舍难分，因此，她在献出她最真挚的爱情行动之后，立刻逃走了。

王元度晓得这中间要有问题，因此，他昨夜虽然十分春风得意，一切极为美满，可是他却不敢细说经过，只报告式的向管中流简单说了一件事，那就是他已谈妥了婚事，预定在最近行礼成亲。

大家都欢天喜地的向王元度及蓝峦、卓辽等恭喜道贺，气氛异常热烈快活，因为这是大家聚头的一个好机会，等会儿大家都分手回家，向尊长报告此行经过，然后，大家又可以假借贺喜的好机会，很快的碰头会晤。

这件婚事势必轰动武林，以王元度的声名，蓝家的财势，定然有无数武林同道前来观礼致贺。因此，他们昨晚曾经谈到喜筵的问题，王元度深知师父为人恬淡，很怕这些麻烦事，所以坦白的向蓝峦说出，蓝峦当即决定派几个极为能干的人去帮忙他办事。

婚礼暂时决定三月后在金陵举行，在这三个月当中，王元度并不浪费时间回到北方禀告师父，只须写一封详细的信，派人送去就行，他将在这段时间之内，尽力为钱万贯之事奔走。至于以前他答应义父云丘老人前往冥鼓宫之事，决定留到婚礼之后才去办。

离开日月坞之后，所有的人各自分手，王元度和管中流仍然结伴，因为他晓得管中流得去拜谒师父宣翔，而世上只有他一个人知道宣翔就是乡老伯。

照他观察，乡老伯实在彻头彻尾是个热肠好心的人，所以他认为管中流这次返见师父，将不会有什么大问题。然后可以结伴去查钱万贯之事。

舟行甚速，傍晚时分，已到了地方，弃舟上岸，走了数里，便是一座简朴村庄，管中流面色更加阴沉，入村之后，显得失魂落魄地与村人招呼，最后到了一家房屋门前，他着王元度稍候一下，先行人内，王元度在门外意态闲逸的等着，过了许多，竟未见管中流出来叫他进去。

王元度感觉到事情有点不妙，很想推门入内瞧一瞧，然而他又隐隐感觉到不能这样做，虽然宣翔即是乡老伯，但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使他忍住了。

他脑海中现出乡老伯的面容，同时也泛起了宣翔的影象。一个是慈祥热诚，急公好义。

另一个形貌却极为冷酷，充满了仇恨和僧厌。这两个完全不同的形象其实却是同一个人，这是王元度觉得最不可解的。

事实上管中流这刻还未曾跟师父说过话，他一进去见到师父，宣翔就摆手示意，命他在一旁等候，接着便瞑目入定了，管中流等了好久，心中牵挂着门外的王元度，可是又不敢径自出去通知他一声。

足足等了一个时辰以上，宣翔才睁开眼睛，冷冷道：“你先遣走你的朋

友。”

管中流叩首道：“王元度是弟子的盟弟，特地前来拜见师父。”

宣翔面色冷峻如故，道：“先把他遣走，我有话对你说。”

管中流看这情形，晓得没有希望了，便出去见到王元度，道：“家师尚有要事，不能接见贤弟，愚兄亦无法分身相陪了。”

他虽然没有说出抱歉的话，可是在他声音与表情中，歉意极浓，毋庸多说。

王元度微笑地安慰他道：“既是如此，小弟便马上动身去查钱万贯兄之事，大哥好好侍奉师父吧！”他躬身施了一礼，转回身子，大踏步走出这座村落。

无情刀管中流望着他背影消失了，心中陡然泛起一股恨意。可是他怀恨对象是他的师父，于情于理都说不过去。因此，他感到万分痛苦，低叹一声，回到房中。

宣翔道：“你这次回来，可有什么事要跟我说？”

管中流鼓起勇气，说出阿闪之事。宣翔听罢颔首道：“此是你的终身大事，为师当然乐意玉成。”管中流不意此事如此顺利通过师父这一关，反而呆了。

宣翔又道：“你们还年轻，也不急在一时，倒是有一件事须你全力去办，所以须等到这件事办好，你便可和阿闪成亲。”

管中流叩问道：“师父有什么事交给弟子办的？”

宣翔沉默了一阵，才道：“此事非同小可，不但对为师极为重要，对你也有着生命的危险。所以决计不可马虎，必须小心准备，所以目前你还不能为婚事分心。”

管中流慨然道：“师父即管示知，弟子定当全力以赴，决不为儿女之情而分心。”

宣翔点头道：“这一点我很信得过你，这件事说起来也很简单，那就是你将代表为师去赴一个约会，届时既不必说话，亦不须访查，只须动手较量武功。”

管中流默然颔首，过了一会，问道：“师父认为弟子可以胜任么？”

宣翔道：“以你现下的功力造诣，当然不能胜任。但你这两年当中，在我悉心指点之下，勤修苦练，定可上窥武功中至高无上的堂奥境界，那时你才可以代表我赴约。换言之，你两年之内须与外界隔绝，全心全意修习最上乘的武功，以期成为一流高手。这个责任艰巨无比，只不知你肯不肯全力以赴。”

管中流不觉喜出望外，要知此是他今生唯一的机会，得以成为一流高手。自然这也是他平生之志，在这个巨大的目标之前，儿女柔情算得什么？

他连忙答应了，宣翔又道：“你和阿闪之事，倒是对你有绝大帮助的一个因素，须知你练的是无情刀，以无情为主。你必须修练得心中冷酷无情，世上之事全然不能挑动你的情感。因此，你可用这一段爱情以及别的友情作为对象，依照我传授的要诀，努力排除它们。

到你能完全放得下这些情感之时，你的无情刀就可以达到天下无敌的境界。当然，这是一种内心的挣扎，得极大的定力与智慧，方能斩断情根。”

他说到这里，管中流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自知不容易成功，因为他乃是外冷内热之人，表面上看来，似是对世上一切都很淡漠无情，其实内心

中其效如火，最重情感，因此，他要对阿闪及王元度十分冷酷无情，实在太难办到了。

他呀儒地道：“师父……弟子只怕会令你失望。”

宣翔摇摇头，道：“这个关键全在你的决心，当然我还有不少秘诀妙法可以帮助你，但主要还是在乎你的决心，若然是立下了决心，两年之内，当可达到目的。”

他这么说法，管中流不能不信，宣翔又道：“现在我再把你的对手大概说一说。三十年前，我第一次碰到对手，这个对手比我年轻，功力未能及得上我，可是他的武功成就，却高得出乎我意料之外，我们先后交手三次，都分不出胜负。”

管中流十分惊讶的聆听着，他万万想不到宇内尚有人能够与师父争雄斗胜，而且屡次平手，当下问道：“这个人，是不是自称乡老伯？”

宣翔摇头道：“是他的话，就没有后约了。这人的姓名你不要知道，反正是个混世魔王，若不是让我缠上了，这世上不知有多少人会被他所害。”

管中流顿时感到事态严重异常，肃容而听，宣翔又道：“最后他终于被我击败，这时他就订下了这个后约，他说他资质禀赋尚不是上上乘之选，所以会有这等结果。他发誓说将要踏遍天下，找到一个根骨比他更好的人，传以心法，务必能胜过我，假如真的如此，他这个传人将杀尽天下武林人。”

宣翔吸一口气，似是寻思了一会，才道：“他这话可不是虚言恫吓，只因他的武功是十分残酷的路数，任何人修习之后，便养成一种嗜杀行暴的气质，当然到了精深之时，表面上全然瞧不出来，骨子里却是万万不能改变，我可不大相信他找得到这么一个徒弟，是以并不十分在意。”

管中流沉重的道：“然则这个混世魔王当真找到了传人不成？”

宣翔道：“当然啦！否则我何必麻烦呢！前两天他派人送一个信来，约定两年后的端午节，作最后一拼。假如我的传人敌不过他的传人，则他的传人即将开始屠杀天下武林之人，以他的成就，这话自然不是夸口，因此，两年后的端午节，乃是一大关键，胜败关系及天下武林的气运，你不可不慎。”

管中流审慎地问道：“假如徒儿终究不敌，师父难道竟坐视不管么？以你老人家的造诣，他们当非敌手。”

宣翔道：“你这样想法就错了，要知两年后的端午节，他的传人已大功告成，起码可以抵得住我，我是一定制裁不了他们，但这都是其次，最重要的是他居然找到一个传人，假如我亲自出手的话，他一定不会让他的徒弟出战，而是施展三十年以来练成的绝艺与我拼个同归于尽。这时，他的传人便当真得以无敌于天下了。”

管中流问道：“乡老伯也无法赢得他的徒弟么？”

宣翔道：“这里面有个非常奇妙的关系，可以这么说，为师若是死了，乡老伯也等于死掉，总之，你不必多问，只要你割舍得下心中之情，那就行了。”

无情刀管中流毫不考虑，肃然道：“弟子焉敢推辞，师父不必多虑。”

这件大事就如此决定下来，他们师徒立刻迁走，不知所踪，直到两年后的端午节，方始再行出现。

钱万贯在姜石公挟持之下离开了小星坞之后，舟行甚速。但数十里后，便舍舟登陆。不过钱万贯可观察出这个姜石公果然是不同凡响，诡计之多，使人叹为观止。

原来他们自从离开了小星坞之后，每走数里，便有人在岸边打招呼，或有小船迎上来。

仅是数十里水程，便不下十拨人马上来接触过，由姜石公亲自指示机宜。

数十里后，他们弃舟陆行，那艘大船另行载了不少人，依然往前驶行。

钱万贯见了这种种安排，不禁大为凛惕，晓得这姜石公能够当上极秘密而又极强大的一元教的军师，实在真有一套。似他如此安排法，小星坞纵是出动一两百人，亦决计查不出他的行踪去向。

他和姜石公同乘一辆马车，在二十余骑簇拥之下，落荒而行，薄暮之时，到了一处，停下马车，那些骑士们纷纷下马。

钱万贯下车后伸个懒腰，这才回头四顾，发现那南阿洪等魔头们都已不知去向，眼下只有一个姜石公陪着他。此外便都是他的心腹死士号称为三十六铁骑这一干人马。

前面是一座树林，姜石公带领他往林内走去，有一条小径可以通行。大约走了里许，前后早已燃上火把照路，四周都是黑黝黝的树林，不时有些宿鸟被火把惊起，扑翅乱飞。除此之外，别无所见所闻了。

又走了一程，忽见前面树林稀疏，竟是一片旷场，一座相当宽大的古老道观，屹立在旷场中。

前面有几个人越墙而人，很快就打开大门。

众人涌入那三清大殿中，但见甚是荒凉残破，却还干净，似是有人不断打扫。钱万贯甚是惊讶，忖道：“此处甚是隐僻，离小星坞也不过百里左右，难道蓝芳时被囚禁此处吗？”

他一想起了蓝芳时，顿时热血沸腾，恨不得立刻救她脱险，然后细诉别后的相思。

忽听姜石公嘿嘿冷笑道：“此处虽是龙潭虎穴，但钱兄身负绝技，竟也胆怯变色，实在甚使兄弟失望。”

钱万贯其实是为了蓝芳时而心情激动，以致面色生出变化。明知姜石公会错了意思，却不说出。

姜石公取过一支火炬，独自领他转入后面，穿过无数院落亭阁，最后停步在一间精舍之前。

这座屋宇既美观又新净，似是最近方始修建的。

姜石公叩动门环，昏夜中这清脆的声音传出老远，透出一种深邃空洞的味道。钱万贯心头一震，忖道：“这里面不知住的什么人？连姜石公也不能一径进入，可见得大有来历。”

当下暗暗凝神戒备，以便应付任何突生的变化。

须臾有人开启门扉，发出响声，终于咿呀一声，打开了大门。

大门内竟是一个花木甚多的庭院，甚是幽雅。

姜石公跨入去，火炬照处，照出前来开门之人，竟是个姿色俏丽的少女，一身劲装，带着佩剑。

她那双乌溜溜的大眼睛在来客面上打量一下，最后有点惊讶地望住钱万贯，轻启樱唇，吐出莺声，道：“军师爷，就是这个人？”

姜石公泛起难得一见的笑容，道：“不错，你总是瞧不起男人，但此人却不可轻视呢！”

那俏丽少女道：“好吧，军师爷向来言不轻发，更少有推许人之事，我

相信就是了，他是谁呢？”

姜石公道：“他就是名满江湖的百钱庄主人，姓钱名万贯……”

刚说到这儿，那少女便咭一声笑起来，道：“这名字真是俗不可耐，亏你也敢带了这种人前来。”

姜石公道：“别笑，他想是故意取这么一个名字，让别人猜测不透。我不妨先告诉你一个故事。”

他随即把钱万贯如何与蓝峦豪赌之事说出，内容果然精彩紧张之至，少女只听得双眼圆睁，有点透不过气的样子。

最后姜石公道：“他敢这般豪赌，已可见得性格大异常人。何况他又是少林寺出身的一流高手，论武功堪称少林第一，论辈份，连寒云大师也矮他一辈。当今的方丈大师好像也得叫他一声师叔呢！”

那少女发出啧啧之声，表示十分惊讶，再度向钱万贯打量，但觉这个已近中年的人十分儒雅斯文，不但瞧不出练过武功，更瞧不出他竟是豪气干云的大赌徒。这真是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了。

姜石公向钱万贯道：“这位是白瑶琴姑娘，虽是年纪尚轻，但一身武功造诣，高绝一时，你也别看轻了她。”

钱万贯一直没有开口，闻言只是拢手一揖，漠然移开眼睛。他表现得如此冷淡，大出姜石公和白瑶琴意料之外，都不禁一怔。

白瑶琴想是平生第一次遭人如此冷落，登时嘴唇一噘，气恼地道：“你敢是看不起女子，以为我的武功不值一哂么？来，我们先印证一下武功。”

姜石公正要开口，忽然改变主意，不加干涉。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鄙人平生不曾轻视过任何人，不过姑娘若然要考究鄙人技艺，当得奉陪。”

他的外表虽是斯文之极，但做事却爽快无比，一口应承了，便向庭中空旷之处走去。

白瑶琴在后面跟着，心中感到不大对劲，但一时却想不出什么地方不对劲，因此，走了几步，便停下来寻思。

要知大凡高手拼斗，比之一般武师狠命相扑全然不同。任何一位名家高手，武功越强，便越发谨慎小心，务求在交手前后，不论是心机、智计，以至地形风向都得讲究，万万不可有丝毫疏忽。

只因武功到了某一水难以上，若是硬拼，很难分出胜负，定须一方露出破绽，方易得手。

因此，高手们上阵之时，定必步步小心，不露丝毫破绽。

但目下白瑶琴忽感不妥，这便是失机之处，务必尽力查究出来，设法弥补这个弱点，方可放手一拼。

钱万贯已走到空旷地方，回身望住她，微微含笑。

这刻虽是只有一支火炬，光线暗淡。可是在他们这等高手来说，一切都瞧得够清楚明白了。

白瑶琴长眉一皱，倔强地快步走去，她宁可想不出何处不对劲，也不肯被人认为畏怯。

钱万贯从容暇逸地道：“姑娘请亮剑吧！”

白瑶琴道：“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钱万贯道：“听不听由你，看招。”

马步一踏，挥掌拍出。这一掌挟上劲风呼啸之声，势道威猛之极。

白瑶琴想不到这个人说打就打，毫不客气，又觉出对方掌力之强，平生罕见。心头一震，疾忙旋身闪避。

钱万贯得理不饶人，呼呼连劈了七八掌，把个俏丽的白瑶琴迫得团团而转，无法反击。

白瑶琴方自焦急，因为她已落入被动挨打的局面，自然有败无胜。

尤其是此人功深力厚，非同小可，若然挨上一掌，定必重伤无疑。

正当此时，钱万贯突然煞住掌势。斯斯文文地道：“姑娘若要亮剑，可趁这刻取出使用。”

白瑶琴心中真根死这个敌人，一咬银牙，亮剑在手，陡然打个闪，迅快刺出。她牢记着对方突然出手之事，所以也如此来上一记。

钱万贯掌拍袖拂，居然把她凌厉凶毒的六七招完全化解了。

这钱万贯出身于少林，见多识广，虽是寥寥数招，已瞧出这个少女的剑法不同凡响，在武林中虽然声名不著，但百余年前却出过惊世骇俗的高人，也是女子之身，仗剑纵横天下，未逢敌手。

这一派武林中称为无声剑派，数十年以来，已经罕得有人提到，想不到今宵在这等僻野之地，竟碰上这一剑派的高手。

她的剑路凶毒而奇诡，出没无常，使人难以提防。

但钱万贯却深知这一派最厉害的有三大绝招，俱以寂无风声为主，第一招称为万籁俱寂，第二招称为宇宙销声，第三招称为天聋地哑。第三招练到化境之时，不但全无音响，甚至可能连剑光也瞧不见，端的厉害无比。

白瑶琴这种奇诡剑法自然擅于夜战，越是漆黑无比，越是胜算。因为夜战之时，全凭听觉。

她随时随地使出那三大绝招，定可杀死敌人。即使是别的剑招，风声也微弱得多，不易辨识。

假如今宵换了别人，即使是王元度、管中流他们，也一定大大吃亏，偏偏钱万贯渊博无比，功力又强绝一时，形势便大不相同。

这时他虽是一一拆解了对方的剑招，可是表面上却显得有点狼狈。

此是钱万贯的策略，为的是诱使白瑶琴把一身所学完全施展出来，好让他在火光之下看过一遍，证以自己以前所知，若然记忆得不错，他就可以放心大胆施以反击。这是说当她老是不能取胜之时，定必叫姜石公熄灭火炬，以便在黑暗中以无声无响的三大绝招取胜。

钱万贯只要完全看过她的剑路，就较有把握。此外，他一早就对此女施展策略，例如冷淡地对付她，一说要比武，就当先走向空旷之处，以及其后猛可出手，迫她取剑等等。

这一连串的手段，完全是针对白瑶琴好胜的性格而使的。此所以白瑶琴一早就觉得不对劲，她怎知人家处处占先，使她这个倔强的人觉得很不是味道，因而反倒在心理上受了挫折，先输了第一回合。

要知钱万贯本是天下无双的大赌徒，凡是赌术极精之人，不但擅长计算，记忆力强，同时还须精于揣摩别人性格心理。白瑶琴不过是个少女，焉能瞒得过这个赌王高明无比的眼光。

且说白瑶琴果然中计，运剑力攻，看看斗了将近百招，什么手法绝招都用过了，还是未能取胜。

钱万贯笑了几声，他连笑声也令人觉得很是斯文。

笑完之后才徐徐道：“姑娘小心，鄙人要反击了。”

白瑶琴嗔道：“谁还要你相让不成？”

刚刚说完，钱万贯使出他的拿手绝艺，左手蓦地硬挡了她一剑，剑臂相触，竟发出铿锵之声，有如斩在钢铁上一般。

她的剑势受这一阻，顿时失去了机先。钱万贯右手蓄聚内力，呼呼连劈数掌，把她迫得连退七八步之多。

钱万贯朗声道：“姑娘剑术虽精，但火候未足，尚不是鄙人敌手，最好收剑罢战，不然的话，鄙人当真要不客气了。”

这几句话把白瑶琴气得长眉倒竖，恼声骂道：“放屁，有本领即管使出来。”

她接着向姜石公道：“熄火。”

姜石公疑迟一下，这才压熄手中火炬。

钱万贯顿时晓得连姜石公也不知道白瑶琴的剑术来历。他刚才说那白瑶琴不是敌手，火候未足等语，其实是激将之计。

事实上此女功力之强，已令他甚为佩服。

火炬一灭，庭院中甚是黑暗，天空中那些微弱的星光，根本已是有等于无，何况在快速动作之际，大白天还嫌光线未足，难以瞧得清楚，何况是在这等景况之下，自然有如瞎子一般，双方都得靠耳朵听了。

钱万贯乃是少林寺千数百年来第一高手大雄长老的传人，一身所学，博杂之极，功力又深厚精纯。

他趁火光乍灭之际，又施展另一种神功绝艺。

大凡火光明灭之际，任何人的视力都受到影响。像他们武功高强之士，也不过比常人影响较少，以及恢复得快而已。

因此，钱万贯趁火光一灭，立刻提气运功，下半身毫无迹象地扭转，如此便变成上身和下身完全相反。他身躯虽是后扭得如此厉害，可是若然没有瞧见他的脚尖，谁也无法发觉出来。

他的面部胸膛以及双手仍然是向着白瑶琴，当下大声喝道：“白姑娘小心啦！”双手连环疾劈过去。

白瑶琴运剑拆解，抵死不肯后退半步。两人在黑暗中极迅快的攻守了二十多招，白瑶琴长剑威力渐强，眨眼间已使到关节眼之处，蓦地一剑刺去，却全无声响，连刻上的光华也黯谈得多，单凭自力，实难辨认。

这一剑乃是无声剑三大绝招之一，称为万籁俱寂，果然神奇之至。在一旁的姜石公因是局外人，是以瞧得清楚，听得明白，不由得骇了一跳，这才知道白瑶琴灭火拼斗之故。

钱万贯铁臂一格，当的一声驾开长剑，右手一招手擎景云，掌力山涌而出。

登时把白瑶琴这一记绝招破去。

他当此之时，脑筋已极快转动，忖道：“她见我破去这一招，动疑而舍去第二招宇宙销声而改使天聋地哑这一招。我就料地定必如此，但如若她竟不如此，我就难免伤亡之厄了。”

这个念头电掠而过，双方亦都不曾停顿，一个是长剑如风，一个是双掌翻飞。看看又攻拆了十多招，突然间刻刃劈风之声全消，剑光也同时隐没。

白瑶琴见他破解自己第一招万籁俱寂之时，恰到好处，劳心不禁一动，果然一如钱万贯所料，考虑到对方居然识破自己这一路秘传剑法，则自己便不可以呆呆板板地依诀施为，只须把次序颠倒一下，定可收得奇效。

她怎知对方乃是当代赌王，头脑之灵活续密，超绝一时。她这种想法，早就被对方算中了。

她使出绝招之时，果真不用宇宙销声这一招，却改使天聋地哑，但见她身形闪处，已站在对方身侧，剑势拦腰横削出去。

这一招奇奥无比，错非深知底细之人，莫说是在黑夜，即使在大白天也很难抵挡化解。

钱万贯身躯向后一仰，上半身已旋回原状，那就变成用背向着对方了。他这个姿式便得以向前蹲俯，假如是向后仰倒，使出铁板桥的架式，则虽然能够平贴地面，可是一则速度较慢，二则那么一倒之时，带出很大的风响，对方立时可以警觉而改变剑式。

目下只是迅快蹲低，情形大不相同。

白瑶琴一剑削去，但觉敌人忽然失去影踪，心中一阵骇然，暗忖他居然也练得好销声匿迹的绝艺，使我找不到他的去向，怪不得他敢不把我放在眼中了。

她一愣之际，手腕一阵麻木，长剑已被敌人夺去。

钱万贯夺得敌剑，纵开文许，笑吟吟地道：“姜兄可点燃火炬，这一场到此为止。”

姜石公应声晃燃火折，把火炬点着，举高一照，白瑶琴玉面变色，长剑已落在钱万贯手中。

他见了这等情形，也不知高兴好抑是同情她的好。只因这白瑶琴向来眼高于顶，根本不把任何人放在限内。

姜石公早就气恼于心，如今有人挫折她一次，当然值得高兴。但看她那般的委屈痛苦，却又不免有一点同情之心。

钱万贯两指挟着剑尖，将剑柄送到她面前，道：“姑娘请收回佩剑。”

白瑶琴气恼之下，恶念顿生，暗暗提聚功力，伸手去接那剑。

她晓得武林规矩是对方送还兵器之时，不论有多大仇恨，也不能趁接取兵器之时施以暗算。

她却是任性骄傲的人，为了要泄心中之忿，可就不管这一套武林规矩了。

她的手刚一握住剑柄，内力欲发未发之际，背后两文远处传来一阵娇滴滴的声音，道：“琴妹妹，你可知道这个人是谁？”

白瑶琴闻声顿时煞住内力涌出之势，道：“我不知道，我恨死他了。”

说时，跺脚抽回长剑。钱万贯便退开几步，含笑望着她。

四下相继点起灯光，钱万贯举目四望，原来有五六个侍婢点起灯火，此外，在白瑶琴后面的一丛花树后转出一个宫装丽人，珠翠满头，环佩叮当，风姿佳绝，令人疑是天上嫦娥出现在这人间。

那些俏丽侍婢高挑灯光，把庭院照得十分明亮。宫装丽人已姗姗走到白瑶琴身边，柔声道：“我知道你恨死他，所以想教他吃点苦头，对不对？”

白瑶琴道：“何止吃苦头，我真想一剑刺死他呢！”这话虽是近乎无赖，但钱万贯却觉得这个少女倒是坦白得可爱。

宫装丽人道：“你一定没法子得手，因为这人是少林大雄长老的传人，他不但深悉无声剑法的奥妙，同时又擅长金刚指的功夫，适才他已暗运神功，夹住剑尖，假如你运足内劲刺出的话，徒然折损了这把长剑。”

钱万贯大为讶骇，心想我的打算完全被她察破，如此说来，这个女人

当真是我的劲敌了。

白瑶琴道：“如若他是大雄长老的传人，有这等功力我也相信，但他怎知我打算暗袭他呢？”

宫装丽人道：“他是当世的赌王，从未输过，若不是智力过人，岂能老赢不输？你不信的话，可瞧瞧剑尖，定必留有痕迹。”

白瑶琴举剑一瞧，果然不假，不禁讶骇地瞧着这个斯文的中年人。芳心中说不出是一股什么滋味。

钱万贯外表虽是斯文，但目下对那宫装丽人深具戒心，双眼射出摄人的光芒，盯住了她，口中沉声道：“这一位姑娘是谁？姜石公兄何不替兄弟引见？”

要知那宫装丽人不但能完全无误地指出他的心思，并且又道破他的师承来历，这才是极使钱万贯惕凛之处。

姜石公道：“自然要替钱兄引见的，这一位就是敝教副教主甄红袖，平生罕得履迹红尘之中，更不与凡俗之人见面。今日肯出见钱兄，可见得钱兄迥异俗流。”

钱万贯未听过有这么一号人物，登时大感尴尬不安，心想这一回合竟是她赢。姜石公本来也说过是一个女子要见见她，当时他还以为是蓝芳时，却万万想不到一元教的副教主竟然是个女子。

他重新打量对方一眼，但见她长得玉靥朱唇，娇艳非常，看来最多是二十五六岁，浑身上下散发着一般能使天下男人为之神魂颠倒的魅力。单单是这一副容貌身材，已经是人寰罕见，何况智谋过人，武功自然也不弱，这等人才，自己以前居然全不知悉，实在是不可原宥的过失。

他努力抑制住心中的波澜，定神一想，这才缓缓道：“甄姑娘想来也是无声剑派的高手，这一派向来是神龙见首不见尾，无怪武林中凡夫俗子，全然未听过姑娘的芳名了。”

甄红袖展然一笑，露出一排洁白齐整的牙齿，道：“错非是钱兄，谁也说不出我们姊妹的来历。请吧，我们到厅里谈一谈。”

白瑶琴哼一声，道：“红姊姊，我还是不服气，定要跟他再比划一次。”

甄红袖道：“别急，有的是机会，等一会再谈吧！”

第二十一章　禁赌王教主施诡谋

他们一同穿过庭院的花木小径，到了一座宽敞大厅之内。侍婢全都退下，厅堂内高悬一盏大吊灯，十分光亮，照得整个厅子都很明亮。

钱万贯转目测览全厅一眼，但见家具都极为名贵而又古雅可爱，壁上一幅山水中堂，配以对联。此外尚有不少较小的横轴书画及镜屏等饰物在四壁。钱万贯文武全才，精于鉴赏之道，略略一瞥之间，已瞧出橱架中的许多古玩固然是赝品，墙壁上的名家字画也非真迹，心中大感讲异。

姜石公道：“敝教副教主有些事情向钱兄请教，兄弟且到外间安排一下，很快就回来奉陪。”

钱万贯道：“姜兄请便。”

偌大的厅堂中，便只剩下他和甄红袖、白瑶琴三人。白瑶琴按剑走到

门边，与他们相距三四丈之远，似是避嫌走开。

钱万贯心下狐疑，忖道：“她不知有什么话对我说，别的人都事先避开了。”

甄红袖徐徐道：“我只是一介女流，本来不配充任副教主之职，无奈蒙教主推许，极力勉强，只好接受了。”

钱万贯摇摇头，道：“姑娘乃是无声剑传人，放眼天下，恐怕难有对手，贵教教主能找到姑娘帮忙，足见雄才大略，不同凡俗。”

甄红袖微笑一下，道：“姑且就算你说得对吧，但最近教主却嫌权力分散，作了不少安排，似是有意对付我。这种种迹象不免使我大为气恼和不安，是以密嘱姜石公留意奇才异能之士，钱兄乃是第一位当选之人。”

钱万贯没有作声，心想：“她的话不知是真是假。即使是真的，难道就这样便可以把我罗致在她麾下么？”他顿时意味到情势严重，一个说不好，便将是大动干戈血溅当场的局面。

因此，他暗中查看一下这座十分宽敞的厅堂，但见有窗有门，出路甚多。单单是在这座大厅之内，亦足以盘旋激斗了。

甄红袖又道：“我们早就调查过钱兄你的行事为人，只不过直到刚才，方知你是大雄长老的传人而已，因此，我立刻改变了计划，想更进一步的借重钱兄力量，保存我这一派人马的生命。我不妨坦白点儿说出来，那就是钱兄可以在我和琴妹妹两人之中，选择一人为妻。

你帮我之时，就不致于辱没大雄长老传人的身份了。”

钱万贯作梦也想不到艳福从天外飞来，眼前这个官装丽人虽是带点邪气，但这只是她行事偏邪，手段不正而已。

为人决不是淫邪放荡，人尽可夫之辈。相反的，她对自己的身体颇为珍视，才会认为钱万贯若是娶她的话，便不致辱没大雄长老传人的身份，至于白瑶琴人既漂亮，武功又强，自然亦堪以匹配。

可是这一场艳福却使钱万贯感到烦恼，莫说他已钟情于蓝芳时，即使没有，也不会考虑这种政治式的婚姻。

甄红袖流露怒容，道：“怎么啦？难道我们姊妹二人你全都瞧不上眼么？哼，哼，不知多少异人高手愿意拜倒在我们的石榴裙下，而我们都不屑一顾呢。”

钱万贯乃是文武全才而又擅于词令之士，这个场面虽是尴尬，他仍然有法子婉言推却。

但他觉得别的事可以虚与委蛇，这等事却不能逞口舌之能，与她们敷衍。因此他缄默不言，只摇摇头，表示拒绝。

甄红袖向白瑶琴道：“琴妹妹，咱们总算碰了一次钉子啦，说良心话，这样我反而对他更为敬重呢！”

白瑶琴道：“虽然如此，但若是传将出去，我们还有什么面目见人？妹子认为须得把此人拾下，不论是生擒或是杀死，也不能让他出得此门。”

甄红袖沉吟末语，钱万贯恍然地笑道：“无怪这座厅堂之内，所有的字画古玩俱是赝品，敢情是防备翻脸动手之时，毁坏各物。”

甄红袖道：“不错，我平生酷嗜收集古物及名家真迹，当然怕被一些不解风雅之士毁坏，所以此处以赝品摆设。你果然机警之极，连这一点也察破了，可惜还有一件未曾瞧出来。”

她一挥手，但闻轧轧之声从四方八面传来。钱万贯转眼四瞧，敢情所

有的窗子门户都被铁栅封住，不能出入。

自然这就是她口中所说自己没有瞧破之事了。他一点也不慌张，微微而笑，双眼却骨碌碌转动，细细打量门户。

甄红袖道：“你虽是大雄长老的传人，深悉敝派无声剑法的奥妙，但我们姊妹二人联手之下，情形大不相同。”

钱万贯道：“甄姑娘说得甚是，在这座大厅之内，别无逃路，以你们两人合力施为，区区定然在黑暗中丧生无疑。不过姑娘们亦须考虑到一件事，那就是你们既是晓得家师声名，当知敝寺绝艺多达七十二种，其中有些世人从未听闻过的，威力甚强。假如区区为势所迫，不能不施展出来，闹个同归于尽的话，彼此都没有益处，你说是也不是？”

白瑶琴忿然道：“红姊姊别中他虚声恫吓之计。”

甄红袖微微一笑，道：“琴妹妹你一向性如烈火，这脾气还是改一改的好。”

她接着向钱万贯道：“姑且就当你说的话并无虚假，但你也得透露一点，让我们大约晓得这是什么神功绝艺才行呀！”

钱万贯道：“这话甚是，区区练过一种功夫，能够借敌人拳掌或兵器击中要害时的力量，激发出无坚不摧的神功掌力，一十八掌之内，定能使敌手通通当场毙命。这一门绝艺在敝寺之中，千百年来无人肯练。”

白瑶琴哼一声，道：“撒谎，这么神奇的功夫，为何无人肯练？”

钱万贯道：“难怪姑娘不肯轻信，这是因为一则这门功夫真不易练。但这还不是真正的理由，事实上是因为敝寺历代门人俱是出家皈依我佛之士，慈悲为怀。这一门不僵神功太以狠毒，与佛门宗旨大相违背，是以不但从无人练，甚且还认为此是邪门功夫，绝口不提。因此，千百年以来，武林中从来无人晓得敝寺尚有这等功夫。”

白瑶琴听了这一番话，觉得不能不信，但又怕中了敌人之计，不敢真信，一时说不出话。

甄红袖沉吟一下，道：“这个道理虽然讲得通，但贵寺各种绝艺俱是佛门高僧所创，哪一位会创出如此恶毒的神功秘艺？”

钱万贯顿时又发觉这个甄红袖真不比寻常敌手，见解之超卓，大是超凡绝俗。她的疑问极有深度，击中了钱万贯整个理论中唯一的弱点。要知钱万贯事实上是一派胡言，随机应变地编造这番话，目的是拖延时间，以便他有机会察看枢纽所在。

他要查的枢纽便是门窗铁栅的开关，本来这等消息的开关多半是设在外面，由外面的人操纵。但钱万贯察知对方进行这件事时，十分秘密，恐怕连姜石公也不曾与闻。这是因为她们须得防备万一自己不肯答允婚事，传出去变成了笑话，所以不让任何人参与。因是之故，这一道封门窗机关必定设在厅内，由她们自行操纵。

他若是能查出开关所在，设法启开门窗逃出，便可以免去今日这场大难了，此是关键所在，为了争取时间，他不得不编造一番假话，以便拖延时间。现在他已查出了一点端倪，但尚未敢确定，最好多一点时间让他观察。当下说道：“甄姑娘问得好，这一门神功其实是本着无上慈悲的宗旨方始创出，若然碰上了罪孽滔天的恶人，天下之士都无力诛除，此时敝寺练过这门神功的人，便可本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大慈悲心，舍身为世人除去大害。两位姑娘至此可相信区区的话么？”

甄红袖道：“就算你的话一点不假，但是常言道是话出如风，我要你选取我们姊妹两人之一这话业已出口，无法收回，假如我们听了你一番话，便放你离开，我们姊妹还有颜脸在江湖上行走么？”

钱万贯道：“姑娘这话只有我们三人六耳听到，我不说出去，谁会知道？”

甄红袖微笑道：“若是只有冀望你守信不向外人宣扬的话，倒不如马上动手，拼个同归于尽的好。”

钱万贯道：“姑娘言下之意，似乎还有别的法子可行？”

甄红袖面色一沉，其冷如霜，道：“不错，还有一条路可以免去同归于尽之厄，那便是割下你口中的舌头，永远不能说话，我们姊妹才可以放心。”

自然没有了舌头还可以用笔书写，不过这条路根本就办不通，甄红袖也深深明白，所以不必多所考虑。

钱万贯仰天朗朗大笑道：“很好，区区倒要好好的见识一下无声剑派的绝艺。”说话之时，左手探囊取出一把金钱镖，又道：“区区就用身上带着的二十四支金钱镖，领教两位姑娘的剑法绝学，小心了。”

但见他左手杨处，两枚金钱镖连番激射，分袭甄、白二女。铮铮两声响处，这两枚金钱镖都被她们以长剑击落在尘埃。但两女都心头一震，暗想这人好强的内力，居然能以小小的金钱镖，震得自己虎口发热。

她们迅即扑上去，分从南北两头夹攻。当她们剑招发出之际，头顶上的大吊灯蓦然熄灭，大厅内登时一片漆黑。

钱万贯振作精神，使出全身绝学，右手以威猛无伦的掌法迫住甄红袖，左手本是握住一把金钱镖，这刻从指缝中露出大半枚，便利用镖锋硬碰白瑶琴的长剑。

因此在黑暗中，但闻锋挣脆响，不绝于耳。

十余招下来，钱万贯便感到不支了，因为甄红袖功力更高于白瑶琴，又是在黑暗之中，她们的无声剑法发挥出了最大的威力。

事实上他能抵挡这十余招已经很不容易了。

甄、白两女手中长剑风声微弱之极，尤其是甄红袖，更是达到无形无声的地步。钱万贯好不容易捱到一个机会，腾身纵起，右手一探，已抓住屋顶的横梁。左手连扬，金钱镖激射出去，又密又快。

他根据对方的剑路，判断出她们可能在哪几处方位，是以这七枚金钱镖先后发出，并非盲目乱射。

他迅即沿着屋梁移了七八尺，然后又发出金钱镖。

这一回并非直接向对方发射，而是先取墙壁，镖壁一碰，登时反弹回来，袭击敌人。

这一来既可以不让敌人发觉自己的位置，又可以威胁及敌人背后，可收一举两得之利。

但当然这等暗器手法乃是不传绝学，并非人人都可以练得成功的。

钱万贯一连发出七枚金钱嫖之后，两手交替着攀梁疾移，到达墙边，又左移了丈许，自问没有弄错地方，当即一松手，身子几乎是挨着墙壁落下。

这刻在他身侧两尺不到，就是厅门了。这位置正是刚才白瑶琴所站之处。照他的观察，开关就在门框侧面，伸手可及。

在他感觉中，甄、白两女总有一个已向这边扑来。

当然她们亦须防范他找到开关，逃出此厅，是以定须占夺这个位置。

她们的战略是等到钱万贯的二十四放金钱镖完全用光之后，方始正式围攻。

因此钱万贯必须小心运用他剩下的八枚金钱镖，可是目下形势却迫得他不能不孤注一掷，须得用满天花雨的手法发尽这八枚金钱漂，使敌人不能不暂时退开，让他有时间拉动开关，以及有时间逃出。

要知假如她们不是无声剑派之人，则这个启闭门窗的开关便不会设在屋内。因为假如单单是要把敌人困在厅内，则焉能让敌人有启开的机会？她们只不过要利用漆黑无光的地方，即可击杀敌人。故此，钱万贯方敢如此肯定。

他左手一扬，八枚金钱镖嗤嗤连声激射出去，分取不同方向，右手同时之间向门框摸去。

这一刹那真是紧张非常，只因在这等地方，他唯有依靠金钱镖把敌人迫开，不让她们缠近身。这刻尽行发出，简直是孤注一掷。假如这一伸手摸去，找不到开关所在，他可就面临生死荣辱的大关头了。

他的右手到处，果然摸到一根拇指粗的钢枝，当即拔动，但闻一阵轧轧微响，大门顿时开启，已瞧得见外面的微光。

两声娇叱起处，剑光如虹疾卷过来，钱万贯哈哈一笑，人已出了厅外。但甄、白二女轻功特佳，居然没被他甩下半步，剑气森寒，继续追袭，与他相距只有半丈左右。钱万贯用了三种身法，在屋顶奔窜转折，仍然甩不掉二女。不过在屋顶上有群星微光，可就能把对方瞧见了，所以他也不十分焦急，最低限度尚有一拼的机会。

他猛一刹住脚步，左掌呼地劈去，硬是把白瑶琴的长剑封住。右手同时抖出一条光影，卷住甄红袖的长剑。

甄红袖但觉敌人兵器上传来强劲无匹的内力，不敢继续进击，连忙也运内力抵拒了一下，随即收回长剑。目光到处，但见敌人手中提着一条软鞭，却是用一根筋索穿过许多金钱，形式古怪之至。

钱万贯这条软鞭名为百钱鞭，是他别出心裁设计的兵器，除了可作软鞭使用之外，必要时尚可拆散，当作金钱镖远攻敌人。此时，他用作软鞭施展之时，更可抖动金钱，发出一片响声，扰乱敌人耳目。

他一掌就把白瑶琴震得玉臂酸麻，使她不能接续猛攻。

甄红袖这刻倒不急于动手，她在群星微光之下，打量着这个不可一世的高手，但觉从他的外表看来，没有一点赌徒或武师的气质，有的只是彬彬文质，典雅的气度，倒像是个饱学而又旷达的名士。

她深知这等人才世间罕见，不知不觉中当真泛起一缕爱慕之情。

他们静静地互相注视着，白瑶琴不耐烦起来道：“红姊姊，我们动手吧！”

甄红袖微微一笑，向钱万贯道：“你可听见了？”

钱万贯潇洒地笑一下，答道：“听见了，由此可知你们一定练过一种联手合力的神奇功夫，白姑娘也是催你施展这门奇功对付鄙人。”

白瑶琴惊讶地望着他，心想这个男人真了不起，许多事情都被他事先料中，怪不得红姊姊不敢轻易出手。

此念一生，顿时心平气和了不少，也不急于动手啦！

但听甄红袖说道：“今晚钱兄纵然能使我们姊妹止息于戈，让你安然离开。但日后终不免要在两阵对垒间，以兵戎相见呢！”言下大有遗憾之意。

钱万贯心中凛然，忖道：“听她的口气，似是已对我发生情感。此事非

同小可，须得小心应付才行。”要知甄红袖这种女人不比寻常，武功心计，俱是一时之选。加以她在一元教中的地位极高，经验阅历都与一般女子不同。因此，她一旦动情，非同小可。他若然不能接受，便须得早早安排好，免得因爱生恨，变成了势不两立的强仇大敌。

他惕凛地忖思着眼下形势，只听甄红袖又道：“钱先生赏个面子到底下落坐一谈如何？我们决不轻动干戈，你大可以放心。”

钱万贯岂能说出不字？只好点点头，随她一同跃落院中。她带领着他步入另一个较小的厅中，钱万贯方一落坐，举目浏览四壁的字画以及富丽的陈设之时，早有俏婢迅快送上香茗和细点，极是殷勤。

这刻敌意已淡，另有一股温柔旖旎的气氛味道，白瑶琴也退下了，厅中只有他们两个人。

甄红袖笑一笑，道：“我们虽然也是江湖儿女，但积习难除，仍然要略加布置，倒教钱先生见笑了。”

钱万贯道：“姑娘乃是巾帼奇人，文武兼资，须得如此方见胸中情思才调。像鄙人流浪江湖，落拓半生，只能随遇而安，不遑讲究起居饮食。这等生涯，换作姑娘自然感到难堪了。”

甄红袖含笑摇头，道：“那也不一定，钱先生可猜得出我为何今晚不想与你决一雌雄之故么？”

钱万贯忖想一下，道：“鄙人资质鲁钝，未明其故，还望姑娘坦白赐告。”

甄红袖道：“我练过一种功夫，倒也十分厉害。但施展之时，相貌全改，变得十分丑陋。不瞒你说，我对自己的容貌颇有自怜之意，是以很不想让你见到我的那一副面目。”

钱万贯越听越惊，但表面上可不能表露出来，只道：“原来如此，爱美出自天性，姑娘这种心情乃是人情之常。”他脑筋迅快转动，设法找出一个能引起她兴趣的话题，避免碰触到情感的问题。

他很快就想妥了，说道：“贵教这一次金鳌大会中，动员了不少人力物力，手段毒辣之极。如今回想起来，尚觉余悸犹存，只不知贵教何放这样做法？”

甄红袖笑一笑，道：“姜军师远在二十年前就与蓝峦结下怨仇，他的弟弟也死在蓝峦手中，是以怨恨难消，便趁这一次金鳌大会的机会，展开报复。这事我也不好阻止于他。再说日月坞的金井银穴富甲天下，敝教如若夺得这个宝藏，便不消再筹财源。有此一举两得之利，故此我们都同意他动手。”

钱万贯道：“敢问贵教教主是哪一位高人？”

甄红袖道：“这是武林中一大秘密，但假如钱先生答应不把今晚之事，向任何人泄漏一个字，我便告诉你也没有妨碍。”

钱万贯巴不得今晚之事永远不被世人所知，所以很爽快地答应道：“好的，鄙人答应决不道出今晚之事。”

甄红袖道：“敝教主姓荀名伯业，本来出身于武当派，但其后得遇异人，练成了大衍神功，武功之强，冠绝天下。”她怀疑地停口不说，紧紧瞅住对方。原来她察觉钱万贯似乎神色微变，好像是晓得荀伯业这个人，因而震动。

她观察了好一会，才道：“你认识他是不是？”

钱万贯点点头，道：“不错，既然你一切都坦白赐告，鄙人亦不敢相瞒，这位荀教主本来是敝寺出身，但因为他不肯削发出家，所以不能得窥敝派的绝艺神功。他练了几年功夫之后，大有成就。但忽然失去踪迹，其后敝寺方

始发觉他已改投武当。”

甄红袖虽然身为副教主的高位，却似乎尚不知荀伯业还有这等出身，俏丽的脸上流露出惊讶的神色。

她的一颦一笑，以至于惊讶愤怒等表情，无不是恰到好处，最能表现出她的美丽。这是钱万贯第一眼见到她，一直到现在的最鲜明的感觉。他心中暗暗忖道：“我幸而自幼就蒙老恩师收录，修练过无上禅功，定力之强，十倍于别的人。如若不然，定将被此女的色相所迷无疑了。”

他口中却跟她谈论荀伯业之事，说道：“荀教主离开敝寺之时，鄙人尚未入门，是以未曾见过。但据鄙人所知，荀教主天资过人，颖悟异常。先师对他极为器重，可惜他不肯出家皈依我佛，是以先师没有传授什么绝艺与他。后来即因此故，使他离开了敝寺。”

甄红袖沉吟道：“钱先生你也没有出家，为何令师大雄长老又肯收归座下呢？”

钱万贯想了一下，道：“这个问题鄙人也不知如何回答才好，以前从未想及这个问题，所以没有留心……”他望着对方那张宜喜宜嗔的面庞，心中隐隐若有所悟，却又不能确知悟的是什么。

他随口问道：“荀教主的行踪定然十分隐秘，因为江湖上似乎从未听过他的行踪呢？”

甄红袖颔首道：“他向来就如此神秘，敝教所网罗来的名家高手委实不少，但见过他的人却寥寥无几，连我也不是轻易见得到的。”

钱万贯实在忍不住了，单刀直入地问道：“贵教眼下在江湖上虽然不为一般人听知，但事实上贵教势力极大，高手如云，敢问贵教所抱的是什么宗旨？”

甄红袖淡淡一笑，道：“敝教并没有十分冠冕堂皇的宗旨，但亦不故意为恶。总之，我们只是结集为一股力量，有事之时患难相扶。”

她娇躯微微前倾，露出比较郑重的神情，又道：“敝教创立至今已达二十余年之久，除了几位最高级的人员之外，其余的教友都几乎是每年更换的。那些脱离了本教的教友，全都能够安居乐业，略有成就。因此，敝教人数虽不增多，其实势力日大。一旦有什么事故，所有曾经参加过敝教的人，有钱出钱，有力出力，没有一个人不尽心为敝教设想的。”

钱万贯心中暗暗吃惊，口上应道：“原来如此，怪不得贵教日益昌隆了。”

这时外面传来更鼓之声，钱万贯盘算一下，道：“鄙人对贵教的互助宗旨甚感佩服，如今天色已晚，鄙人不能不暂行告辞。”他站起了身，甄红袖露出不乐之色，勉强地起座。

突然间白瑶琴在厅门出现，向甄红袖打个手势。

甄红袖立刻向钱万贯低声道：“你且躲在后面的房间，荀教主刚刚驾到了。”

钱万贯带洒地笑一下，道：“这件事恕难从命。只因鄙人从未做过对不起贵教之事，再说鄙人其实也很想借此机会，一睹荀教主的风采。”

甄红袖不悦道：“我此举是为了你着想，你不听我的话，可不要后悔。”

钱万贯忖道：“我若贸贸然随着白瑶琴躲在房中，只怕反而中计，成为阶下之囚。”

当下斩钉截铁地道：“鄙人不论有什么遭遇，亦不后悔。”

白瑶琴忿忿地除跺脚，道：“红姊别再替他操心了，他可真以为他的武功很了不起呢。

我这就去参见教主好么？”

甄红袖点点头道：“你可禀知教主，说是百钱庄庄主在此，所以未克分身迎驾。”

白瑶琴匆匆去了，钱万贯当然感到不是味道，因为甄红袖没有请他落坐，也没瞧他，好像对他很不满意。他讪讪坐回椅上，忍耐着不做声。过了片刻，他耳边突然听到甄红袖的传声道：“我真不愿意你在这儿受到伤亡，待会若是教主请你印证武功，你只记着一件事，那就是决计不可跟他动兵刃过招，便不致有什么问题了。”

钱万贯见她居然以传声指点，可见得乃是怕被人听去，泄露了秘密，心想，她如若真的为我着想，此情实是可感。

当下微微颔首，口中说道：“这一届金鳌大会极是热门，姑娘竟不莅场参观，殊堪可惜。”

甄红袖晓得他故意找话来说，便信口回答，说了几句，白瑶琴走到门外，说道：“红姊姊，教主特来会一会这位钱庄主。”

甄、钱二人一齐起立，但见一个瘦子走入来。此人年纪大约是五旬左右，相貌平凡，毫不惹眼。若在道路上碰见，一定不会向他多瞧一眼。

甄红袖替双方介绍过，又道：“敝教主从末以这等身份，与教外人见面，今晚乃是破例之举了。”

钱万贯道：“原来如此，鄙人深感荣幸。这次鄙人被姜兄邀到此间，虽然不是出于自愿，但能得幸晤两位当世奇人，当真不枉此行，鄙人还得向姜兄道谢呢！”

甄红袖笑一下，百媚横生。

但荀伯业却自始至终都不曾笑过一下，面上全无表情。

他道：“听说钱庄主在少林寺中辈份甚高，竟然是大雄长老的传人，想必也晓得本人之名了？”

钱万贯料不到荀伯业，这个在武林中握有极大的秘密力量的人，居然会如此的坦率，把一切场面话一脚踢开。这种做法可见得他毫不重视传统的力量，也可见得他是具有野心而又非常自信的人。

他对荀伯业这一点产生很大的敬意，因而不禁联想到他使用这种推翻传统的方式，是不是故意的要获得他的敬意？他慎重地考虑着，所以没有立刻回答。

荀伯业眼中闪过警惕的光芒，因为他从对方沉稳冷静的反应，估量出对方实在十分高明，几乎是他平生首次遇到的厉害人物。不过他仍然存有讥嘲的心情，因为大凡是正大门派出身之人，都有一种很容易利用的性格，例如制造一场事件，使他们为正义而自愿牺牲。这叫做君子可以欺其方。

钱万贯点点头，道：“鄙人确曾听先师提及过教主的大名，他老人家对教主极为注意。”

荀伯业目光如饿鹰般鸷视着他，问道：“他注意我什么？”

钱万贯道：“先师认为教主才略盖世，资质绝俗。所以对你离开敝寺，一直都感到惋惜。”

荀伯业默默半晌，才伸手让位，自家也坐下去，徐徐道：“这话或者只有一部份是真的。”他毫不容情地直接驳斥，接着又道：“试想我在嵩山少林

时间不可谓短，但大雄长老却坚持要我剃度出家之后，方始传授他的绝学与我。而你没有出家，照样是他传付心法的高弟。”

钱万贯顿时警觉对方心中的仇恨，厅中已弥漫着火药意味。他以赌王的目光冷静地察看着对方，以及环境的各种因素，从而衡量胜负。

假如他在印证武功之际，抵敌不住对方，定必当场被杀，决难幸免。甚至即使能勉强抵敌得住，这荀伯业也可能下令手下助战，置自己于死地。再从他武功上来察看，先前甄红袖已透露出他练成了大衍神功，这种神功已几乎达到先天境界，也就是说他的一击几乎等如宇宙中的火山、洪水、暴风。地震等威力了。

他错非具有如许身手，甄红袖乃是无声剑法传人，岂能屈居副位？其实以他观察所得，甄红袖不但是无声剑派的高手，还兼具某一邪派之长，只不过她一直没有机会施展她的全力而已。

当他联想起甄红袖时，不禁泛起一丝微光。因为他发现她便是今晚唯一能使他活着而又不败的契机了。他立刻决定以攻代守，化解今晚的危机。

荀伯业尚在等候他的答复，厅中一片寂静。

甄、白二女都感觉到局势的紧张。这在甄红袖而言，本已算不上是奇怪之事，她记得荀伯业每一次现身，总会使得局势十分紧张沉重，他天生就是这种排斥别人的人，不臣服在他脚下，就得被他排斥。

不过今晚她可就暗暗替钱万贯担心了，这个年约三四旬外表十分斯文的男人，对她好像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

钱万贯说道：“鄙人眼下尚未算是继承先师衣钵的传人，虽然晓得鄙人是先师的弟子的人，都认为我就是传人，但鄙人觉得对他们无须把内情说出。自然教主的关系不同，所以不妨坦白奉告。”

他的声音十分冷静坚定，含有应战的意味，但厅中的气氛却反而松驰了不少。

荀伯业很感兴趣地接口道：“哦，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钱万贯道：“鄙人至今尚徘徊在是与否两者之间。假如我有一天看破世缘，回到嵩山皈依出家，我就是承继先师法乳的人，但假使我成家立室，当然就是相反的结果了。”他苦涩地笑一下，觉得自己须得道出这个秘密，大有被压迫的苦涩之感。

荀伯业又哦了一声，道：“既然体尚是介乎两者之间，我们目前就不必太认真了，副教主你想必已略略领教过钱庄主的神功绝学了吧？觉得怎样？”

钱万贯哈哈一笑，道：“荀教主此言差矣，你若想知道，何不亲自出手一试？”此举正是他以攻代守之策。

荀伯业岂能示弱，立刻道：“这话有理，我们到外面去略作印证也好。”

他才站起身，钱万贯又适：“鄙人提议推副教主作公证人。”

荀伯业不解道：“这却是何原故？”

钱万贯道：“甄副教主与鄙人只曾小作接触，想来一定还未看得准鄙人的家数手法。刚才荀教主没有邀她一道前往，所以鄙人提议推她作公证人，以便让她在场观看。”

荀伯业真想不到竟是这个理由，但反而深信不疑，额首道：“副教主如若不推辞的话，不妨做一回公证人。”甄红袖当然不会推辞，于是他们三人先后走出厅外。

他们从侧门穿过一座跨院，便处身一片旷地之中，四下甚是黑暗，是不是藏得有人，可就不得而知了。

钱万贯全然不观察地形环境，一直暗暗调元运气，提聚功力。他深知对手乃是曾在嵩山少林寺研习过武功的高手，是以当必深悉本门的许多绝学。这等情势，直是已明敌暗，先天上已吃了亏。因此，他必须步步为营地防守，而进攻时又得招招奇兵，方可幸免杀身之祸。

这一番遇合，当真是钱万贯平生以来最危险的关头，比之在日月坞与蓝峦赌命，更难应付。只因武功之道，到了他们一流高手的境界之时，已是硬碰硬的交易，全然无法使什么花招诡计，更不可能希望对方失常，演出不及平日的水准。所谓危险，便是指没有回旋的余地。

他们走到空地上，对面峙立。

荀伯业冷冷道：“钱庄主远来是客，有权指定今晚印证武功甩拳掌抑或兵刃。”

钱万贯毫不考虑，应适：“鄙人愿使兵刃。”

甄红袖顿时出了一身冷汗，花容失色，幸而她站在一侧，时在黑夜，兼且荀伯业也没有时间瞧她，才没有破露。

荀伯业道：“好极了。”

伸手取下一个扁扁的包袱，抖开来亮出一对钢钹。

钱万贯那么深沉冷静之人，见了他的兵器，也不由得一怔，冲口道：“原来是雷八公……”他底下的话没有再说出来，心中却记起了大雄长老告诉他的一个秘密。这事发生在四十多年以前，其时大雄长老已经是七十高龄的人，雷八公本是天下无双的名家高手，与他有关的镖行或武林家派遍及天下。但当四十多年前雷八公悄然来访大雄长老之时，这位名人已隐退了许多年。大雄长者向钱万贯述说道：“为师与雷八公互相慕名已久，但始终未见过面。这次他悄然造访，行踪诡秘，实在使为师大感讶异。因为以他的声名身份，连本寺方丈也得开大门迎接。然而他却在深夜之际，越屋入寺，说起来乃是大失身份之事。为师虽未见过他的面，可是从他的身手武功一瞧而知决不是假冒。他只有四旬左右，正值壮年，却已从江湖隐退，为师一向十分钦佩他的胸怀和决断，谁知他如此行径，却又使为师感到十分怀疑了。”

钱万贯很少听大雄长老提及从前之事，这刻当然兴趣极浓，全然不敢则声，生怕打断了他的话头。

大雄长老又道：“雷八公与为师客套之后，便问为师识不识得一个姓宣名翔之人。为师当然识得，尤其是曾经几乎败在他手底，焉能忘怀？当下据实以告，盛赞宣翔的武功成就，雷八公当即取出一对钢钹，使出一钹法给我瞧，问我比起宣翔如何？”

老和尚忽然停口沉思，钱万贯咬紧牙关忍耐着，好不容易才熬过他沉思的习惯，只听他又道：“为师自然不能打诳，便向他说足以一拼，雷八公长叹一声，说道：‘不行，已经拼过啦！’为师一听而知，当下问他是不是在千招以后方始落败的。雷八公精神一振，连连称是，接着便问我他这一生之中，可还有机会赢得宣翔？“钱万贯这回可忍不住了，问道：“师父怎样回答呢？”

大雄长老道：“为师只好向他言道：‘武功之道，博大精深无比，目下天下武林中家派林立，习武之人恒河沙数，指不胜屈。可是宇内一共只有三大源流：一是中土数千载流传下来的绝学秘艺；二是达摩祖师自天竺传到中

土的武功；三是西藏密宗一派，却罕有传入中土。这三大源流之中，中土及天竺的武功历史悠久，各有因缘，俱是数千年的遗物。只有西藏密宗一派，仅具千数百年历史，而且受到中土与天竺的影响。是以细论起来，若然这三大武功源流中最有成就之人互作较量，则恐怕藏土一脉要略为吃亏了。雷大施主乃是藏上秘传法乳，刚巧碰上中土一脉最有成就的宣翔施主，又是败于千招以后，恐怕永难有取胜之望了。’雷八公一听为师这番话，登时显得十分颓丧。“钱万贯道：“原来雷八公是因此之故才隐退的，他可是就此离开，永不出世？”

大雄长老沉重地道：“若然如此，为师未必会把这个武林大秘密告诉你了。雷八公颓然坐了好久，忽然问我肯不肯把本寺秘传的七十二种神功绝艺传授与他，让他找出几种可以与宣翔一斗的。为师深为震惊，只因以他的绝世成就，本寺七十二般绝艺当中，果然有些可以让他练成后赢得宣翔的，当即严词拒绝了。雷八公果然是脾气乖戾暴躁之人，立即迫为师出手决斗。他深知为师乃是本寺第一高手，若然杀死了为师，本寺就没有可以抗拒之人。其时为师先问他一句话，看他如何答复，方始决定出手与否。”

钱万贯赶紧插口道：“师父您老人家一向大慈大悲，这回饶了弟子吧，别让我猜了。”

大雄长老慈蔼地笑一下，道：“为师焉会教你去做那办不到的事呢？当时为师便问他道，雷施主武功之高，除了宣施主之外，更无对手，老衲多半要毁在双钹之下，只是敝寺之人十分顽固，他们纵是明知雷施主武功绝世，也不肯交出绝艺秘籍，施主将如之何？现在孩子你猜猜他的回答吧！”

钱万贯可不敢鲁莽，冷静地想了一下，才道：“雷八公本概是答说他决不惜杀尽全寺千余僧众，也定必逼出秘籍下落，方肯罢手。”

大雄长老点头道：“猜得不错，由于他天性如此之狠辣，意志又如此之坚强，为师更不敢把本寺的绝艺供他参考，只好作数十年来第一次出手了，我们也是在千招以后，才分出胜负。说来真是罪过，为师当时乃是下了决心非杀死他不可的。”

这位少林寺的大德高僧语气中充满了后悔的意味，又道：“为师虽是终于没有取他性命，但既动此念，即是破戒，使我耽误至今，未得正果。”

他默想片刻，才又开口道：“为师把这件秘闻告诉你，便因雷八公此人虽是受挫于为师手底，但他性格大异常人，一定不肯罢手。这数十年来，他无时无刻不在努力一雪这前后两次挫败之辱。为师今把钹法的奥妙告诉你，以便异日万一用得着，也好有个准备。”

这一件旧事掠过钱万贯胸际，大雄长老慈祥在严的法相，似乎就在他眼前浮现。

本来甄红袖业已暗暗指点过他，叫他千万不可选择使用兵刃之一途，可是当荀伯业询问及他之际，钱万贯却毫不迟疑地选取兵器。及至见到荀伯业撤下的是双钹，顿时便记起了大雄长老的这一番话。

钱万贯绝不是怀疑甄红袖此言不确，只由于他出身少林寺第一高手门下，见闻特别广博，有把握一瞧敌人兵器，便知来历。故此他才不管甄红袖的警告，选取兵器之途。所幸他果然晓得对方的来历，甚至曾经下过数载苦功于对付双钹之上，故而以事论事，他今宵之战，确实相当有利。

他取出独门兵器百钱鞭，左手趁取鞭之际，暗暗在胸口弄了手脚。那是一枚半掌大的金钱，平时也悬挂在胸前，不过到了需要使用之时，须得扣

上特制的皮带，紧紧贴在胸前的要穴上。他的手法极为纯熟快捷，一下子就扣好，荀伯业虽是精干无比，也决计瞧不出来。这枚救命金钱铸造之时，加上金精和钢母这两种五金中的至宝，铸成之后，坚硬无比，任何神兵利器也休想毁损。钱上并没有像一般铜钱那样开个方洞，只不过是外形以及花纹都与铜钱一样而已。

两人各占方位，都提聚起全身功力，以应付这一场平生最激烈危险的拼斗。在荀伯业而言，他因为知道大雄长老业已圆寂西归，因此今宵若是击败了钱万贯，就等如已压倒了整个少林寺，所以他乃是非用上全力不可。在钱万贯而言，明知对方修练日久，又是雷八公的传人，这一战多半能够胜得自己，正因如此，他便非用全力对抗不可。

这时，站在台阶上的甄红袖也感到这两人的斗志互相冲击之下，已变成一种令人心悸胆寒的气势。使得她不知不觉中退了两步，好像躲避一般。旋即发现此举的是荒谬可哂，但她可笑不出来，心情反而觉得十分沉重，忧虑关切的目光，紧紧跟着钱万贯的身形。

荀伯业沉声道：“大雄长老的高足果然不同凡响，荀某人甚感钦佩。”他说话之时，脚下仍然绕圈旋走，寻觅可以出手猛攻的空隙。

钱万贯应道：“荀教主过当之誉，鄙人愧未敢当。”他双眼像鹰隼一般发出凌厉的光芒，紧紧盯住对方。

两人盘旋了四五匝，荀伯业双钹一合，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但见他蓦地跃起七八尺，向钱万贯当头扑下。

钱万贯挥鞭招架，那条百钱鞭带起一片叮叮的脆响。这种声音既清脆悦耳，而又十分均匀，霎时间已抵消了对方双钱互击所发巨响的威力。

最初的二十余招，钱万贯显然内功不及对方深厚，手法招数亦远不及对方的凌厉狠辣，已经陷入挨打被动的情势。但过了这二十多招，他突然扳回了劣势，招招抢制机先，鞭法奇奥变幻，竟能抵消了荀伯业功力深厚的优势，首次呈现势均力敌的局面。

甄红袖眼力何等高明，这刻已瞧出钱万贯敢情深悉荀教主的武功源流，洞知其中奥妙。

是以能够招出抢先，争取了主动之势。无怪他一开口就选择以兵器印证武功，敢情当真渊知博闻，无学不窥。

她略略放心，开始留神双方的招数手法。她虽然见过荀伯业施展双钹，甚至连她自家也曾与他放对比划。可是她还是好像第一次见到这种武功家数一般，但觉奇奥无比，威力盖世。

她不由得感激地望住钱万贯，因为这数年来荀伯业闭关练功，整个一元教都交托与她。

而正式主持一元教的是姜石公，乃系支持甄红袖的人。她已起了取荀伯业而代之的心。幸而目睹他的真正功夫，这才衡量出真正的实力，不致于闯下不可收拾的大祸。当然这也许是荀伯业趁机让她瞧瞧，以便镇压她反侧之心。

总之，她已晓得凭仗她和白瑶琴之力，尚不足以赢得荀伯业。但假如加上一个钱万贯，情势当然大不相同了。

此时双钹劲厉的风声和百钱鞭叮叮脆响交织成一片激烈撼人的音响，即使是不懂武功之人，也能觉察出其中的凶险意味，若是行家，那就非股栗体战不可。

他们激斗了好久，已达二百招以上。尽管是兔起鹘落，迅快如风，但双方的兵器从未碰过一下。

钱万贯渐渐感到对方压力增加，这是功力及不上对方，久战之下必定发生的现象。他早就察觉对方的钹法有不少地方改动过，与大雄长老指点的大有差异。但幸而原理总是一样，方能应付下来，仍然未失机先。

但钱万贯也因此而把握不住制敌取胜的机会，以致久战之下，渐渐感到功力不足，难以为继了。

他迅速地考虑到力尽被杀的可能性最大，因此，他必须在目下还未失去主动之势时，想出免去落败被杀的局面。唯一的途径就是及时退出战圈，再拿话套住对方。

他想到就做，谁知眼下对方威力渐增，双钹飞旋飘舞之际，似是有一种极强大的吸力，使他不能退出圈外。

荀伯业似是知道他的心意，由于他们讲过是印证武功，并且也没有杀死对方的借口。所以他只有牢牢缠住对方这个法子，方可迫成骑虎之势，得以毙对方于当场。如此结局，谁也无法指责荀伯业，只有他自己心中明白而已。

因此他决不肯让钱万贯退出战圈。他尽力施为，紧紧黏住对方，估计还须三两百招才可击毙敌人。他越是发觉钱万贯潜力极强，就越是杀机更盛。非趁这个上佳的机会，诛除这个敌手不可。

钱万贯眼看脱身的机会越来越小，却毫不惊慌，依然十分沉着地应付敌人双钹。看看又斗了六十余招，钱万贯突然一撤百钱鞭，门户大开。

甄红袖骇然失色，差点儿没叫出声来。说得迟，那时快，荀伯业双钹已迅急推出，左钹封住敌鞭反击的门户。右钹发出劲厉刺耳的劈风之声，向钱万贯胸口袭到。

只那么一眨眼间，荀、钱二人已分别纵开，同时听得锋的一声，那是荀伯业右手钢钹切中对方胸口之时，碰上一件坚硬无比的物事所发出的声响。

荀伯业这一下只震得手腕微麻，不由得大为震惊，心想这钱万贯即使在胸口镶了一块铁板，这一钹也应该把铁板切开，把他杀死才对，何以反而震得自己腕骨发麻？

事实上钱万贯也自血气翻腾，险险吐出血来。假如这枚救命金钱不是含有金精钢母，天然有阻消各种内家劲力的妙用的话，他即使以钢板护胸，而又假定钢板不穿裂，他仍然会被对方的内家劲力震死。

他提一口真气，仗着纯阳之体，迅即压伏血气翻腾之感，微微一笑，道：“鄙人自从离开嵩山以来，还是第一次落败认输。荀教主武功深不可测，鄙人深感佩服。”

荀伯业可不便出口动问人家在胸口藏放什么，当下答道：“钱庄主好说了，咱们今日旨在印证一下，岂能分得出胜负高下？将来或者有这种机会，但钱庄主绝学一出，只怕甘拜下风的还是我呢！”他转回头向甄红袖说道：“我想请副座设法挽留住钱兄，在这儿盘桓三数日，好让我办完事赶回来时还有机会见面谈谈。”

荀伯业的话听起来好像是在打商量，其实不啻是下了一道软禁的命令。

甄红袖当然暗暗高兴，她衡情度势之下，晓得钱万贯非应承不可，否则就须当场再动手，决一生死。

当下含笑道：“好极了，教主既然如此倾心结交，钱庄主定必感到情面难却，非答应不可。”

她那娇媚的目光转到钱万贯的面上，又道：“钱庄主你说是也不是？”

钱万贯自然不会做敬酒不吃吃罚酒的事，当下爽快道：“很好，只不知荀教主办事要多久时间？”他间接向对方询问软禁日期，以便作一个决定。

荀伯业当然省得此意，道：“少则十日，多则半月，钱庄主尊意如何？”

钱万贯道：“一句话，鄙人甚愿等候教主回来，恭聆教益。”他极洒落地含笑回答，果然不愧是当世的赌王风度，赢既赢得起，输也输得下。

荀伯业辞别出去，甄红袖陪着钱万贯回到大厅，她先吩咐婢女去整理房间，又准备沐浴等物，一切安排得十分妥当，使人感到她并非叱咤风云的女魔王，而是温柔体贴的贤淑妻子。

这一夜钱万贯什么都不去想，沉沉大睡。翌晨起身，但觉精神饱满。这一日，甄红袖独自陪着他，或是谈笑，或是纵论武学，或是下棋弹琴使他不但没有烦闷，甚且感到甚是愉快，只嫌时光过得太快。

他们的一举一动，一谈一笑，全部被隐匿在夹墙秘道中的荀伯业瞧在眼中。

但钱、甄两人俱不晓得。

钱万贯是根本不知道有这种窥秘的设备，甄红袖是因为相信荀伯业有事而离开了。加以她对钱万贯很有兴趣，心无旁骛，所以亦不会想到这一点。

就在这一天晚上，甄红袖被特设的警讯惊醒，匆匆出去，却是荀伯业召她前往密室。

在密室中，荀伯业向甄红袖说道：“我本已离开此地千里之遥，但想起了一件事，特地赶回来与你商议。”

甄红袖晓得这是件大事，便问道：“教主有事即管吩咐。”

荀伯业道：“这件事可以说是我与你之间的一宗秘密协定。你也知道我创设了本教，网罗天下人才，有一个最大野心是征服少林和武当两派。钱万贯是少林派第一出色高手，虽然我不怕他，但假如他能够转过来帮助我们，当然是莫大的帮手，可抵数十高手之力。因此，我特地提早与你商议此事，希望达成一项秘密协定。”

甄红袖觉察他话中有话，当下道：“教主既是这么说法，内中自有道理，敝座洗耳恭聆。”

荀伯业道：“我想唯一能使钱万贯加盟本教的办法，唯有与副座匹配为夫妻，共任本教副教主之职。当然我想他即使如此，也不肯答应加盟本教，你说是也不是？”

甄红袖沉吟一下，道：“这倒是大有可能。”

荀伯业道：“但我又曾默察天下英雄，竟无一人堪以与你匹配，所以在公在私，我都要尽力成全这宗好事。当我考虑及此，便不能不赶回来，与你恳切地谈一谈了。我现在提出一个办法，那就是钱万贯如若与你结为夫妇，最好莫过于他肯加盟本教，即使不然，也没有什么妨碍，只要你答应我，一定设法使他到时不出手为少林出力，那就行了。当然在对付少林之时，你由于他的出身关系，亦无法参加，我亦可以答应。”

甄红袖一听这个协定简直太好了，当然不会拒绝。

荀伯业又道：“假如为了重大原因，使你在形式上不得不脱离本教，这一点我亦答允。

但你万万不可真有此意，并且须得答应即使在形式上离开之后，你仍须尽一切力量支持本教。最久不得超过三年，即须复任副教主之职。”

这话起初听起来好像是想她自动脱离，但后面的话却显示出并非如此。甄红袖欣然答应了，荀伯业便道：“咱们合作多年，向来如水乳交融，互相信任。但这件事非同小可，为慎重起见，我们写在纸上，一式两份，签名画押，各自收藏起来，以作凭证。”

甄红袖当然不能拒绝，但她笑吟吟道：“教主还漏了一件最重要的事未曾提到。”

荀伯业想一下，竟猜想不出。甄红袖便道：“你忘了问我喜欢不喜欢这个人。”

荀伯业不禁失笑，道：“这还用问么？假如你不反对嫁人的话，宇内还有哪个可以比得过钱万贯呢？况且就算这宗婚姻乃是本教谋略之一，你也不致于反对吧，对不对？”

甄红袖没得话说，可是心中仍然觉得他这个解释不能满意。不过她一时想不出来，所以并不表露。

他们签好秘密协定之后，荀伯业向她指示了不少机宜手段，务必要使钱万贯愿意娶她为妻，他最后笑着说道：“俗语有道是男求女，隔重山；女求男，隔层纸。我相信你一定成功。以我瞧来，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就算设计牺牲本教三几条人命，还是值得的，你待会和姜军师商谈一下，请他拟想一个计划，务使钱兄对你观感一新才好。”

一元教主荀伯业商谈过之后，匆匆自去。

甄红袖沉思好久，老是觉得荀伯业虽然表面上理由充足，但她感觉中却隐隐不能安心，但这会是什么呢？假如荀伯业已经看准了钱万贯将是他在毁灭武当少林两派之时的障碍，何不直截了当的杀死了他？

现下并非没有这等力量，为何要用这许多计谋手段？

退一步说，即使他晓得甄红袖她很喜欢钱万贯，但目下尚未进展到足以使她公然违令的地步，设若她奉令与钱万贯接近而当真坠入情网的话，到时钱万贯又不肯接受这些条件，对荀伯业反而更为危险。何如现在就当机立断，迅速杀死钱万贯。

这些疑问她当然找不到答案，何况她亦决不会向荀伯业说出，她经过一番深思之后，发觉自己若是奉令行事，只有利而无害。

假如钱万贯能够接受一切条件，她毫无损失，即使他不肯接受，她亦可遵从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道理，跟钱万贯走而脱离一元教。

总之，只要这个男人她看得上，而又成了夫妇的话，不论钱万贯的态度如何，她都赚了一个丈夫。

她迅下了决心，不再多想。

发出命令把姜石公召来密室，向他说道：“我刚刚奉教主之命，须得嫁与钱万贯，但这种人不比凡俗之士，可不一定肯要我，你说对也不对？”

姜石公沉吟一下，道：“以副座的才貌，天下间最大的英雄好汉也配得上。自然由于世俗上种种缘故，这等婚事不一定可以成功。说到这位百钱庄庄主，实是当世罕见的英杰之士。那一日属下在小星坞中，手中拿着南阿洪的火器，他明知有同归于尽之险，却仍然胆敢前来，出言劝阻，单是这一份胆力，就配得上副座了。为副座的将来打算，属下甚为赞成这个计划。”

甄红袖喜道：“既然姜军师也这么说，我更无顾虑了。但还须烦你设计

制造一点事件，好让钱万贯对我这个人观感一新。”

姜五公道：“自该如此，副座放心，这件事交给属下，一两日之内，即可准备妥当。”

他们的谈话至此告一段落，各自归寝。可是甄红袖心中老是被那块疙瘩弄得睡不着，在床上思潮起伏，想东想西。直到天已大亮，她也就懒得再睡，起身洗盥打扮过，便到邻院找钱万贯。

她已得到侍婢报告，晓得钱万贯一早起身，练了一会拳脚，活动过筋骨，就到书房中去了。

因此甄红袖直接向书房走去，这间书房甚是宽大，四壁图书，琳琅满目，卷轴无数。

钱万贯正拿着一卷书，专心研读。

甄红袖过去一瞧，竟是缉古算经，不觉笑道：“你竟然读起这等雕虫末技的书来，还好像很津津有味呢！”

钱万贯摇头道：“你说错了，算学之道，深不可测，智者亦难尽窥。古昔唐代，选举取士，国子监中置有算学生三十名之制，足见唐代重视此道。至于这一卷缉古算经，乃系唐人王孝通所撰，内有筑堤建仓实用算法，甚为精妙，唐时士子限以三年研读此经，可知何等艰深了。”

甄红袖笑道：“罢了，罢了，我只说一句闲话，却惹起你一大堆议论。我只提醒你一句，那就是你别忘了这些书籍都是我收集所得的珍品，如果我认为没有价值，何必收藏呢？”

钱万贯不禁也笑起来，道：“这话甚有道理，请姑娘恕我冒失唐突之罪。”

此时，传婢送来早餐，他们在院子中进食。之后，又回到书房中，甄红袖亲自焚燃一炉好香，满室氤氲，幽雅涤俗。

她见钱万贯好像不大注意她，当下用言语撩拨他道：“我真没有想到你竟是如此风雅之士，只不知你可欣赏红袖添香夜读书的情景么？”

她深知若要打动钱万贯这等奇士之心，决不能单凭美色媚术，必须亦从风雅调情方面着手，万万不可流于粗俗才行。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鄙人从来不敢作此非份之想。而且依我看来，人生百年，转瞬即逝，何必为了一时的享受，替自己加添无数烦恼呢？因此，假如鄙人真的碰上红袖添香夜读书这等情景，定必逃之夭夭。”

他也答得很婉转含蓄，封住了这一条道路。

甄红袖明知此刻尚非进攻的时机，但心中仍然有点不服气，当下道：“话不是这么说，这个大千世界，根本就是靠这许多的人组成，假如人人都像你那等抱着鄙视世俗的想法，这个多姿多彩的世间，马上就变成一片荒土了。”

她停歇了一下，又道：“我这番话，自然不能令你信服，但至少我觉得你该明白一点，那就是一个既然不能放弃红尘俗世，那就不妨使自己的一生，过得绚灿美丽一些，何必在矛盾之中，自寻烦恼呢？”

钱万贯大为霍然，炯炯地注视着这个娇媚的女子，心想，她可不是一个简单的江湖人物，其实她懂得很多，并且也追求她的人生理想。

这时甄红袖在他眼中，已非以前的那个印象，因为他已对她生出不少尊敬之意。他深知世间大多数的人，总是忙碌在自己的事务中，不会想及人生目的的问题。假如你随便抓一个人来问问：“你为什么活着？”“人生有什么意义？”“你追求什么？”准保回答不出来，最多只慨叹一声：“实在没有

什么意思！”可是这句回答到底了解了多少？有多少人肯花点时间去深思这个问题呢？

钱万贯正因无法解答这些玄奥的问题，所以才不能安心做俗家人，亦不能安心出家。他晓得世人肯想这个问题，而在自己心中得到一个肯定答案之人，实在太少了。是以甄红袖竟属这少数人之一，焉能不令他肃然起敬？即使她的想法错误，但仍然值得尊敬。

他没有回答她的问题，因为他不想在这个问题上引起争论。因此他岔开这个话题，谈到诗文、音乐等等方面。

午膳之后，甄红袖向他说道：“今日天气晴朗，我们何不出去游逛一下？别的地方，咱们不能露面，但这寺北七八里远有一个湖，风景幽雅，我们不妨到湖上泛舟。那儿的人很少，除了一些渔家之外，就只有一些文人雅士偶然一到。钱万贯大喜道：“好极了，到湖上散散心，真是最妙不过之事。”

他们立刻出发，先乘坐马车驰到湖边，但见水光连天，岸上烟柳迷蒙，果然足以赏心留连。到了他们置身于湖中，绿池粼粼间，渔舟掠过，更是使人俗虑皆消。

甄红袖取出玉笛，吹奏起来。

钱万贯可就忍不住放声高歌，她的笛声固然悠扬动听，钱万贯的歌声也极尽抑扬顿挫之妙，两人配合无间，连舟子也听得呆了。

一些舟都缓下来，慢慢地划过。在别人眼中，他们似是一对神仙眷属，放歌于山水佳处，令人艳羡不已。

甄红袖吹奏的全是一些非常通俗的小调，都是十分普通的词牌，如蝶恋花、鹧鸪天、浪淘沙、忆秦蛾等小令。

第二十二章　进客店携美旖艳赌

钱万贯放歌之时，亦不拘是谁的作品，随便选取唱出。一口气唱了七八支，笛声忽歇。

钱万贯兴趣正浓，道：“你怎么啦？”

甄红袖道：“我忽然想吹奏一阕念奴娇。”

钱万贯道：“那么何故打消了此意？”

甄红袖盈盈一笑，道：“你一定会唱出苏东坡那一阕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对不对？”

钱万贯讶道：“这有什么不妥，苏东坡这一阕千古绝唱，谁还能与他比拟不成？”

甄红袖盈盈浅笑，道：‘可错，苏东坡学士这一阕念效娇，诚然是千古绝唱，但君独不忆此词应以铜将军、绰铁板，于大江奏之，必能使江波鼎沸之评么？“钱万贯一听，此方始会意，失笑道：“原来如此，甄姑娘顾虑周详，鄙人深感佩服。”

要知苏东坡这一阕念奴娇，悲壮慷慨。据吹剑录记载，东坡学士尚在翰林之时，有幕士善歌。东坡因问曰：我词何如柳永？幕士对曰：柳郎中之词，只合以十七八岁女郎，执红牙板歌一阕晓风残月，学士之词，则须关西

大汉绰铁板唱大江东去，东坡闻此言，为之绝倒。

在宋词中，柳永之作，极负盛名，当时有人形容说，有井水处，即有唱柳永词。由此可知柳永声名之盛，在他的名作之中，如今宵酒醒何处？杨柳岸，晓风残月，渐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等佳句，至今尚为绝唱。苏东坡曾评说：人皆言柳永词俗，然而如霜风凄紧，关河冷落，残照当楼之句，唐人佳处，亦不过如此。

是故东坡闻幕士之言甚喜，亦可见东坡这一阕大江东去，实是慷慨激昂之极。以钱万贯的一身武功，内力绝强，一唱此词，自然迸发内力，豪放酣唱。这么一来，江水鼎沸事小，岸上渔家相距得近，那些全无武功之人，定必熬受不住而伤亡。自然最先惨死的是这艘游舫上的舟子。

故此甄红袖赶紧停奏此曲，钱万贯说她顾虑周详，便是指此而言。

甄红袖又道：“钱兄兴犹未尽，我们再继续搭档，请钱兄留神听着。”

她拿起玉笛，润一润朱唇，便开始吹奏。

钱万贯岂肯示弱，一听而知乃是南乡子，当下唱道：“妙手写徽真，水翦双眸点缝唇，疑是昔年窥宋玉，东邻，只露墙头一半身。往事已酸辛，谁记当年翠黛颦。尽道有些堪恨处，无情，任是无情也动人。”

他唱此曲之时，心头泛起了蓝芳时的倩影芳容，但觉词意与他心境甚是贴切，如上半阕形容她的美貌，可以当得。下半阕形容时光转眼即逝，悲欢俱成陈迹，想起来她果然有些可恨，便是无情。但纵使是无情，也甚是动人。

虽说此词乃是描写美人肖像的题咏，最后的几句，本是说肖像可恨之处是无情，而无情仍是动人。可是对于钱万贯来说，蓝芳时却是当真如此，极是贴切他的感触。是以唱来特别动听感人。

甄红袖黛眉轻轻皱了一下，心想，这刻在钱万贯心头的芳容玉影，不知是谁？但决不会是我。

她当即晓得自己的任务，真不容易达成，不但急须姜石公的设计帮助，同时还恐怕要用一点下流的手段才行了。她迅即排除了这些思虑，平心静气下来，再度吹奏。

钱万贯一听乃是抛球乐之调，当下唱道：“酒罢歌余兴未阑，小桥流水共盘桓。波摇梅蕊当心白，风入罗衣贴体寒，且莫思归去，须尽笙歌此夕欢。”

一阕既终，意犹不尽，便又唱道：“不胜归来雨未晴，楼前风击草烟轻。谷莺语软花边过，水调声长醉里听。款举金觥劝，谁是当筵最有情？”

歌声方歇，甄红袖接着唱道：“霜积秋山万树红，倚岸楼上挂朱栊。白云天远重重恨，黄叶烟深淅淅风。仿佛梁州曲，吹在谁家玉笛中。”

钱万贯又唱道：“尽日登高兴未残，红楼人散独盘桓。一钩冷雾悬珠箔，满面西风凭玉栏。归去须沉醉，小院新油月乍寒。”

甄红袖把玉笛移开，启唇唱道：“坐对高楼千万山，雁飞秋色满栏干。烧残红烛暮云合，飘尽碧梧金井寒。咫尺人千里，犹忆笙歌昨夜欢。”

她的歌喉娇软，吐字如珠，无限幽怨，流露无遗。一艘游舫掠过，舫中有三个读书人装束的年轻男子，都伸头出来，直着眼睛向他们瞧着。

甄红袖歌声一歇，其中一个士子喝一声彩。

钱万贯胸怀洒落，意气飞扬，根本不把他们放在眼中。他一伸手取过玉笛，按在唇上，吹奏起来。

笛声激越悲壮，响遏行云，令人触动去国千里，天地茫茫之感。

甄红袖细听笛声，觉察出他心中另有愁绪，但一时可测不透他的情怀何托。当下曼声依笛而歌：“刘郎已老，不管桃花依旧笑。欲听琵琶，重院莺啼觅何家。曲终人醉，多似浔阳江上泪。万里东风，国破山河照落红。”

邻舫上又传来喝彩之声，甄红袖回眸望去，但见那三个读书人流露出十分神往之容，呆呆地望住自己，不禁嫣然一笑。

这一笑简直把他们的魂魄也勾了出来。但见那只游舫缓缓靠过来。其中一个高声问道：“敢问娘子是谁家芳树，玉貌珠喉，令人倾倒痴醉。”

甄红袖推了钱万贯一下，低低道：“这些人讨厌死了。”

钱万贯淡淡嗯了一声，教人测不透地内心究竟讨厌不讨厌对方？

甄红袖轻轻叹息一声，似是因为钱万贯不肯表示保护她而感到难过一般。

这一下叹息，竟比千言万语都有用得多，钱万贯讶异地望着她，第一次感觉到她是个女性，美丽、柔弱，使人怜爱。在某种时候，便会流露出向男性求助的天性。他暗暗忖道：“当然是在发生情爱之时，方会如此。因此，莫非她当真已向我用情了？她的情爱之中，没含蓄别种目的么？”

他精细小心地观察，以及把见到她以来种种经过，一一从记忆中翻过，加以研究。

那边游舫上的三个读书士子，痴迷地瞧着那位红粉魔星甄红袖。其中一个又道：“这位兄台高姓大名，可否见示？这一位游伴是否宝眷，亦请示知，以免失礼。”

钱万贯回过头去，淡淡一笑道：“诸位既是殷殷下问，理合奉告。但鄙人却深愿先请教诸位尊姓大名？”

那三人一一报出姓名，一个姓王字人望，一个姓方字兰圃，另一个姓陈字公休。其中方、陈二人乃是远客，王人望乃是地主，带他们到此潮泛舟，观赏胜景。

王人望又道：“小弟世居安陆，性喜交友，几乎无人不识。但却从未见过兄台以及那位绝代仙姝，不禁惊问，唐突之罪，尚祈宥之。”

钱万贯仍然淡淡的笑，道：“原来三位俱是风雅不羁之士，是以不拘俗礼。鄙人钱万贯，一向在江湖走动，但却罕得经过贵城，这一位是鄙人的地主甄姑娘。”

他这么一说，那王人望就站起身，要跨过这边舫上结识晤谈，其余万、陈二人也都站立。

甄红袖长眉一皱，用传声之法向钱万贯道：“你不能阻止他们别打扰我们的游兴么？这样多煞风景呀！”

钱万贯回过头来，向她一笑，道：“你是地主，人家又是仰慕你而来，鄙人实是不便推却。”

王人望听得这话，已低头入舱，向钱、甄两人施了一礼，连声冒昧。方、陈二人也跟着过来，都施礼落坐。那个时候的风流文士，往往携名妓遨游吟唱，视为雅事。因此王、方、陈三人得聆甄红袖曼妙的笛艺，误以为乃是何处名妓，亦不足奇。

甄红袖初时很勉强地跟他们叙礼，但随即就恢复了口角春风，媚态横生。使得王、方、陈三人更是痴醉于心，这刻他们都与她相距甚近，脂香可闻，益发倾倒，自是意料中的事。

钱万贯有心用这三个狂士试一试甄红袖的为人，同时他还有一个秘密

的想法。

钱万贯心中的秘密是希望利用这三个人，冲淡甄红袖的失望。因为他既然感觉出甄红袖对自己很有意思，但他又不能接受她的情感。无论如何，这对她自然是一个打击。但这三个狂士表现出对她如此痴醉倾慕，则大可利用他们，抵消了自己撤退时给予她的打击。

要知钱万贯乃是千伶百俐之人，他深知一元教的首领荀伯业乃是极为深沉多智之士。他既是设法羁留住自己，必有很深用意。若从甄红袖与他有点心病这一点观察，则那荀伯业这个阴谋诡计，恐怕连她亦不晓得。

是以，大凡在这一段时间之内，跟他接触到之人，他都须得十分小心在意，加以最精密的观察。希望能在荀伯业诡谋尚未完成以前，先行察破。

目下这王、方、陈三人虽是夤缘邂逅于湖上，他们俱是疏狂不羁之士，似是与武林全无关涉。并且有一个极好的借口接近他，在任何一方面都没有丝毫可疑之处。但钱万贯仍然不肯轻易放过，对他们的言谈以至举动，无不精密地加以观察。

那三人之中，要以王人望最擅言词，口舌便捷而风趣。方、陈二人却差一点，不过亦是风雅可人之士。因此，他们谈将起来，妙趣横生，使得甄红袖也不由得时时嫣然而笑，显然兴致大增。

钱万贯虽是作极精密的观察，但外表上一点也瞧不出来。他亦是谈笑风生，好像毫不动疑。其实这正是他这位赌王的绝招。当他入局作战之时，时时一面须得用心计算数目以及胜负的机会比例，又须同时观测对方的性格，找出弱点。而在当时，谁也瞧不出他竟曾研究对方，甚至看不出他计算赌局的胜负机会。

他若没有这一招杀手，自然够不上称为赌王，是以这刻谁也瞧不出他内心中的频繁的活动，也不算稀奇之事了。

他们的话题从风花雪月一直谈到天文地理，诗文酒棋。

钱万贯固然时有高论，便甄红袖也极是不俗。妙语解颐。舫中逸兴遄飞，宾主皆欢。但这三人的打岔，当然对甄红袖的进行计划大有妨碍。假如这三人不是如此高雅风趣的话，早就给她踢下湖中去了。

王人望命他舫上舟人搬来酒食，俱十分精美考究。

钱万贯落得受用。并且约好他们明日也来游湖。王、方、陈三人欣然答应，王人望把自己的地址告诉钱万贯，殷殷嘱他晚间有暇的话，寻他一叙。当然最欢迎的是他把甄红袖也一同带来。

他们分手之时，已经是未申之交。

钱万贯坐在马车上，脑海中想起最近数日所碰上的许许多多奇怪之事，感到很有趣。尤其是今日游湖之举，使他发现甄红袖竟不是单纯的女魔王，其实在她身上还有许多令人倾慕的高贵气质。例如她的风雅，她对艺术的鉴赏力，妙解音律，亦擅歌唱等等。

甚至，由于有那王人望等三个名士的出现，更衬托她的不俗，使人感觉到她的魅力，极是不凡。

甄红袖也在想她的心事，所以他们好久没有交谈。马车疾驰了不少路程，钱万贯突然说道：“姑娘可有兴趣到安陆城中走一趟么？”

甄红袖微微一笑，道：“钱庄主有此雅兴，当得奉陪。你是不是想去访晤王人望他们？”

钱万贯道：“正有此意，但鄙人还打算带姑娘到另一处地方玩玩。”

甄红袖心中大为惊讶，忖道：“安陆一向在本教势力控制之下，他虽是江南极响亮的人物，势力亦很大，但在安陆难道也有什么布置不成？我非去瞧一瞧不可。”

她向车把式吩咐一声，马车直奔安陆。天色将暮之时，这辆华丽而轻便的马车，已驰入城内，不久，马车停歇在一座宅第之前。

钱、甄二人下车，放眼一望，但见这座宅第高敞古老，一望而知，必是本城世家。他们抬级而上，向家丁说明来意，立时飞报人去。转眼间，一个年轻轩昂的人出来，他彬彬有礼地请问过钱、甄二人姓名，然后说王人望是他的叔叔，日间与两友前往游赏风景，至今未归。

钱万贯道：“既是如此，我们晚上再来奉访令叔，现下还有一处地方要走一趟。”他辞谢了对方的殷殷挽留，和甄红袖离开王府，也不再用马车，安步走到街上。

甄红袖一点也猜不出他要带自己到什么地方去，只默默地跟他走。

钱万贯显得十分悠闲，在相当热闹的街市上，游逛了一阵，忽然间，停步张望，甄红袖随着他的目光望去，但见街角一间客店。

她惊讶地道：“你不会是想投店吧？”

钱万贯开玩笑地道：“有何不可以？以姑娘的身份，莫不是也怕踏入旅肆之门？”

甄红袖摇摇头，道：“别开玩笑，我虽不怕，但你总得有个道理才行呀！”

钱万贯耸耸肩，道：“姑娘若是信得过鄙人，跟着我进去，自然晓得我的用意了。”

甄红袖自从出道以来，一直都受到各种人的尊敬奉承，尤其是男人，几乎没有不软化在她魅力以及武功之下，谁敢跟她开这种玩笑，但正因如此，她才感到别有一种滋味。

当下不怒反笑，道：“要进去就进去吧，只不知咱们共住一个房间呢？抑是各占一室？”

钱万贯道：“这回轮到鄙人要求姑娘别开玩笑了。”他说得一本正经，显然是真情实意。

甄红袖迷惑地道：“好吧，但你为何还不举步？”

钱万贯道：“鄙人先观察一下，你瞧，这家客店并非老字号，但亦不低滥，不过进出的人却多得出奇。虽然天下各地的客店，都免不了有许多卖唱的和卖零食的等等进出，但这一家，似是特别热闹，甚至有不少人拿了当地的特产进去求售，可见得居住此店之人，多半囊中充实，也舍得花钱。”

甄红袖点点头，道：“我很佩服你观察之精密锐利，不过这与我们有何相干呢？”

钱万贯道：“与你没有什么相干，对我却大不为然。因为鄙人生性嗜赌，所以很留心这等异常的现象。”

甄红袖更感到不解，道：“这又与你嗜赌有何关连？你若是很想赌一场，我亦可以替你安排。”

钱万贯摇摇头，说道：“鄙人在江南各大都邑，都设有赌场，此事江湖上几乎都晓得了。但在安陆却没有赌场，此地既是富庶，南北经行之人亦多，断不会没有赌场，鄙人正是想参观此地赌场风光。”

甄红袖道：“那么你竟是说这座客店之内，开设得有赌场了，是也不是？”

钱万贯道：“不错，大凡常在江湖上走动而又喜欢逢场作戏，赌上一场的人，莫不识得各地赌场的暗记招牌。鄙人自是一望而知，毋须多费气力寻觅。”

甄红袖皱起长眉，另有一种风韵，道：“既然你一眼就认得出来，何须在外面再加观察？”

钱万贯笑道：“上赌场亦有如上战场，必须对该处的品流形势多少了解才行。我观察的是此地赌客多不多，手面大不大？假如是小规模的，我们就不必进去，因为凡属小规模的赌场，不但污秽肮脏，并且入局之人，俱是贩夫走卒，这没有趣味可言。”

甄红袖不能不承认有理，便问道：“依你的观察，这一处赌场如何？”

钱万贯道：“还不错，主持赌场之人颇为公正，所以有不少衣冠楚楚颇有身份之人参加，赌注亦不算小，还可以玩一玩。”

甄红袖大感兴趣，道：“你又从何得知这个赌场的情形呢？”

钱万贯道：“你的意思是指赌客的手面，对不对？这从我刚才注意到许多卖唱卖零食土产杂物之人出入，便可以猜测出来，试想，赌客若非油水充足，这些干小生意之人，焉能出入得如此之勤呢？”

这果然是十分简单而又合理的逻辑，甄红袖再无话说，道：“好，我们进去瞧瞧。”

钱万贯摇头道：“等一下，你身上的问题大得很。须知你身份甚高，以前虽是在江湖上行走，但决不可能与这一阶层之人接触过。假如人家对你口出戏言，你一恼火，把赌场捣个稀烂，这些你当然全无所谓，可是对我却大为不利了。你也知道我在通都大邑之中，设有百家赌场之多。这些人迟早会查出我有一份，便会误以为我故意砸他们的场子。这么一来，别说是他们报复，单是他们的闲话我也受不了。”

甄红袖一撇嘴，道：“这么说来，我只好忍受人家的调戏了，是也不是？”

钱万贯道：“这得瞧你如何应付了。”

甄红袖事实上经历过不知多少大风大浪，焉有被区区一个赌场困住的？她的做作，只不过是一种媚态，设法加深钱万贯的印象而已。

当下应道：“好吧，你瞧我的。”

两人一同迈步走入客店，茶房上来招呼，钱万贯说了一句赌界中的术语，茶房便笑嘻嘻地引导他们，打侧门走过去，绕到后进。他们先进入一个房间，房中陈设得十分简单，隐隐有嘈杂人声传来。

茶房向一道布帘遮住的门户指了一下，道：“走完那道长廊就是了。”

钱万贯给了赏钱，便和甄红袖挑帘而入。走廊上挂着灯火，照得相当明亮。三丈外走廊的尽头处，有两个彪形大汉守在一道大门外。

他们一直走过去，那两名大汉诧异地望着这两个客人。

钱万贯笑一笑，道：“我们是悠然钱庄介绍来的，特来开开眼界。”他说的悠然钱庄，乃是他手下百家赌场之一。

那两名大汉顿时显出肃然之色，一个推开大门，一个说着欢迎的话。只因百钱庄声名赫赫，凡是能够在各地百钱庄来上一场的人，都一定是好主顾。

大门内是座宽敞巨大的厅堂，吊着许多盏灯，四壁上也嵌有许多灯烛，极为光亮，客人甚多，显得极为热闹。

甄红袖却大感失望，因为这儿虽是热闹不过，可是太噪嚣混乱了。赌徒们叫嚷之外，还有饮酒的，与一些打扮得十分妖艳的女子调笑，形形色色，不一而足。

这座特别宽大的屋子内，赌徒们按照自己所喜欢的赌样，围绕在各种不同的赌具周围，形成了十来堆人，有的人酣呼大叫，有的人面色铁青，缄默如金。

甄红袖皱皱眉头，低声道："这等格调，也能使英雄入彀么？"

钱万贯道："此中魔力之大，非是你外行人所能想像得到的，当然我不赞成把赌场格调弄得如此卑下。在我开设的赌场中，所有的伙计都是同一服式，屋子内空气流通，茶水、生果、点心，由美丽的侍女川流不息地端上来，免费供应，一切都洁净整齐，也有各式各样的美酒和菜式，任凭选择。因此，我们那儿的客人，很少有喧哗吵嚷的。"

甄红袖一笑，道："这样才有吸引人的情调，连我听了也觉心动呢！"

钱万贯道："将来有机会的话，定要请你去参观参观，不过这儿也算是不错的了，别的地方的赌场更糟，差不多都是蹲在地上，就大赌特赌起来。"

甄红袖厌恶地皱一下鼻子，道："那种地方我才不去呢！多无聊啊！"

钱万贯道："我们既来之则玩之，你想玩哪一样？牌九？骰子？骨牌？押宝？纸牌？摇摊？摊钱？"

甄红袖摇摇头，道："我都不大懂，你说哪一种有意思，就玩哪种好了。"

钱万贯道："都差不多，但若是想找点刺激，不妨选摊钱这一门。甄红袖四下张望，问道："什么是摊钱？"

钱万贯用下颔向一张桌子那边指点一下，道："就是那一种，自古以来的正式赌法，任家随意抓一把铜钱放在匣中，分四门下注。换言之，下注之人赌一至四这四个数目，例是中一赔三。这样假如四门都押，庄家稳抽四分之一。赌法是当庄家把铜钱放在匣中，盖好之后，任人下注。之后，开匣倒出铜钱，凡四钱为一组，取掉看看最后剩的数目是多少，但总是在四以内。"

这等赌法简单不过，甄红袖一听便明，当下问："庄家岂不吃亏太大？假如人人都押二，开出来真的是二，以一赔三的比例计算，一万两就得赔三万两？"

钱万贯笑道："若然如此，谁肯开赌呢？"

甄红袖道："事实明明如此，你还能说不么？"

钱万贯道："我先谈一谈这种赌法的历史。据我所知，这种摊钱赌法极是古老，有人说这是韩信率领大军出征之时，因粮饷不继，所以创出这种赌博，公家做庄，把军士们的饷银都赢了，渡过难关。这一说法当然没法子考证，却是毫无疑问。"

甄红袖笑道："你未免小题大做了一些，连博戏也下工夫去考证。"

钱万贯道："我倒没有花工夫去考证，而是玩得多了，总会知道。"

甄红袖道："好吧，你且说一说做庄家的好处。"

钱万贯道："做庄家的人要多，在某一种条件之下，有赢无输，这条件是赌的时间要长，下注的人，那便是稳胜的局面。"

这时，已经有许多人发现他们这一对，都不住地向美艳娇媚的甄红袖投以讶异的目光。

自然这些目光大部份是色迷迷的，含有某种意义在内。

须知这等场合，良家妇女决不敢涉足，只有卖笑的女人，才肯抛头露

面，与各式各样的男人兜搭。

钱、甄二人都不理会那些不怀好意的目光，其实钱万贯早就警告过她，现在可得瞧她如何应付了。

钱万贯接着又道：“这种赌法，据我所知，在岭南最为盛行。他们称为番摊，也不是把铜钱放在匣中，而是用一只碗，扣在钱堆中，推将出来。这时谁也不知道碗内扣住多少铜钱，纷纷下注，揭碗后亦是逢四除掉，跟这儿的一样计算胜负。”

甄红袖道：“我还是不明白为何做庄的人会占到便宜。”

钱万贯道：“赌的时间够长，下注的人够多的话，虽然表面上每一局在四门下的注都不相同，其实却可以平均计算，则赌家不计较庄家的抽头。”

甄红袖道：“这样说来，做庄的等如收取酬劳而已，有什么好处？”

钱万贯道：“这个你就不明白了，做庄的到了差不多的时候，总会来上一手，吃大赔小，如此积少成多，亦颇可观。”

甄红袖震惊地望住他，钱万贯马上明白她的意思，道：“你可是以为庄家作弊么？当然不是作弊，否则信用一失，谁还上门来赌呢？”

甄红袖舒一口气，道：“若是作弊，我或许就瞧不起你啦！”

钱万贯道：“我敢断言各地的赌场总有作弊骗人的手法，俗语所谓十赌九骗，一点儿不假。”

甄红袖尖刻地道：“只有你的百钱庄不作弊，是也不是？”

钱万贯道：“凡是著名的赌场，都严禁作弊。我的赌场更加如此，不知你信也不信？”

甄红袖沉吟一下，道：“那么你告诉我，你说到时候就来上一手是什么意思？”

钱万贯道：“那是说，凡是碰到赌注较大之时，做庄之人，就不可不知道铜钱的数目，换言之，他已暗暗推测过这一局将是哪一门的注码下得最少，便决定开哪一队若然庄家头脑冷静，推测准确，便能吃大赔小，但反过来说，假如下注之人比他厉害，当然就能把庄家打垮。”

甄红袖啊了一声，道：“原来如此，我果真错会了意思。此举乃是斗智，算不得欺骗。”

钱万贯道：“不但不是欺骗，而且这个庄家还得天赋过人，受过严格训练，方能在霎时间算准铜钱的数目，开出来不得有误。”

甄红袖点头道：“那么一大堆铜钱，随手一抓，怎能知道确数呢？这倒真是一宗绝艺。”

钱万贯道：“别的赌具都是碰运气的成份居多，只有这一种，下注者可以与庄家斗智，尤其是内行人，斗得更是激烈，相当有趣呢！”

甄红袖喜道：“那么我们快去吧，不过那儿的人很多，我们怕挤不进去。”

钱万贯道：“不成问题，你跟我来。”

他们移步走去，穿过四五张桌子，所过之处，都不知不觉间暂停了片刻。原来所有的人，都禁不住转眼去瞧甄红袖。

钱万贯把这个问题留给她自己解决，自己装作不知。

甄红袖忽然停步，恰是站在厅堂当中，四万八面都是人头，汗臭和酒气混合成一种奇特的气味，不住地送入她鼻中。

她面色一沉，宛如布上一层寒霜，冷冷地向四面扫射，目光所到之处，

没有一对眼睛敢不避开的，人人都感到她的目光如冰之冷，如剑之利，都不由得骇了一跳，顷刻移开了眼睛。

大厅内原本极是喧闹，忽然静了下来。

钱万贯虽然背向着她，也知其故。当下哈哈朗声一笑，道：“请问庄家，你这儿最大的注码是多少？”

那个庄家将一大把铜钱放在匣内，手法纯熟得很，谁也休想在那一瞬间窥见匣内的钱数。

他陪笑应道：“惯例是一百两纹银，不过贵客若是兴趣高，想多押一点，亦可再议。”

钱万贯回头道：“甄姑娘，一百两的限额太少了一点是也不是？”

甄红袖点点头，道：“总得提高到一千两为限才好。”

他们这些话，平时很难被别人听见，但目下厅中一片静寂，竟是人人莫不听个清楚。那时候一千两纹银，可当真是一笔大数目，是以人人都大为震动。同时也就晓得这个美艳女郎，总不是卖笑之流，反之，必定是极有来头的人物。

这么一来，谁也不敢再瞪视她了。在她跟前，不论男女，都生出自惭形秽之感，何况她还有那一对利剑般的目光。

甄红袖走到钱万贯身边，大厅内渐渐恢复原状。不过这一角可就透出紧张的气氛。

一个衣饰华丽的中年人走到他们身边，替他们两人在桌边腾出两个座位，那是最好的座位，正对着庄家。

钱万贯道：“一千两的限额怎么样？”

这个中年人满脸堆笑道：“欢迎之至，敝处罕得有像你们两位这样的豪客光临，所以向来只限于百两之数，通常也很少下到这个限额的。”

钱万贯道：“我们也难得玩一次，所以赌注太小便没有意思。当然我们未必每次都押一千两。”

那中年人忙道：“那样更好了，敝东家刚好有事走开，未能奉陪贵客。在下陈刻，还可以担当点主意，五百两为限额如何？”

钱万贯爽快地道：“使得，反正我们只是玩玩而已，五百两也可以。”

他掏出一张银票，递给陈刻，道：“劳驾换些牙筹，我们好下注。”

陈刻接过一瞧，竟是一万两的数目，心中打个冷颤，赶快去换了十八支五百两的红色牙筹，另外十支黑色的是一百两的，合计一万两。他虽是在赌场中混了许多年，眼界甚广，但掏出一万两银票来赌的客人，他还是第一次见到。甄红袖拿起一根红色的牙筹，随手丢在桌上。

这根红色的牙筹去势一尽，便停下来，恰是在三字的方格内。

别的赌客见她随手就丢出五百两纹银的赌注，无不目瞪口呆。尤其是她全不考虑押哪一门，竟是听天由命式的乱丢。即使是再富有之人，亦不能如此轻率，这简直是把钱财看得比尘土还不如的那种味道。

在她身边的钱万贯没有说话，好像一点都不在乎，任得他的女伴随便下注。

庄家照例叫一声开，这才打开盒盖，把盒中的铜钱完全倒在桌上。然后拿一根尺许长，前尖后圆的小棒，从当中往下一压，轻轻向两旁一扫，那一堆铜钱便分为两半，并且都散开了。

据说眼力极高的人能够在小棒一拨之时，就瞧出这一局开出什么数目。

换言之，他能在一瞥之下，把所有的铜钱分为若干组，每组均是四个铜钱，剩下来那个不超于四的余数，便已看出。

这种传说不免夸张渲染，但若然是眼力奇高的庄家，事前已算准所出的钱数，当他棒子一分钱堆之时，可就真能瞧得出自己有没有算错。要知铜钱体积细小，抓上一大把往匣子里放之时，纵是有过特殊训练之人，也很容易出错。所以做庄家的极为注意这一点，万一发生错误，本想开二，而结果多抓了一枚铜钱，变成开三。偏巧下注之人又押了三门，这在庄家就可能运用手法，使一枚铜钱飞走，或都在利用特制的铜钱，使两枚压合起来，变为一枚。

又或是将一枚已叠合在一起的铜钱分开，变成两枚。

总之，如若庄家蓄意诈骗，还有许多奇妙手法，可以改变数目，但无论如何，最要紧的还是眼力特高，必须在棒子分开钱堆之时，瞧出数目，这样才有机会施展行骗手法。

且说那庄家拨开钱堆，用棒子一四一四的划分铜钱之际，所有的赌客都觉得十分紧张刺激。人人瞪大双眼，争着看最后开的是不是三。

庄家以娴熟迅快而又清楚玲珑的手法，刹时就把一大堆铜钱拨去了十之八九，末点算的只有二十余枚。

于是便有眼尖的赌客说道：“啊！这一局开的是四。”

这话一出，有人赞同，亦有人提出异议。

转眼间剩下四枚铜钱在匣子旁边，也就是说这一局开的是四，甄红袖的牙筹押在三上，当然输了。

人人瞪住那支红色牙筹，眼看着庄家吃进五百两纹银。

庄家得了头彩，精神大振。原来这一局他并没有预先确定开哪一门，完全是碰运气，结果竟赢了第一局，在赌局场来说，这是十分吉利的兆头。

他抓起一大把铜钱往匣里放，算好这一局要开三，然后把匣盖一关，将帽子尽量往下拉，压到眉毛上，眼睛似闭非团，面色森冷如冰。

这是庄家保护自己的方法之一，为的是有些赌徒会虚声恫吓，拿大笔银子往上一押，双眼却往视庄家神色。假如庄家面色微变，可知已押中了地方。

做庄之人当然深知这一套，所以低头闭目，又利用帽子等等掩饰脸色。

甄红袖拈起一根红筹，向钱万贯道：“我还是要押在老地方。”

钱万贯一笑说，道：“照我看来，应当押二妥当些。”

庄家听了他们的对答，心中实在十分紧张，不知道那个美女听不听男子之言，假如她不听，可就得损失一笔五百两人的巨款了。

甄红袖笑一下道：“反正这是碰运气的事，还是押老地方的好。”

钱万贯道：“你弄错了，这里面大有学问，也有不少诀窍可作根据，刚才连开了两次四，这回应当押二。”

甄红袖哦了一声，道：“原来你懂得这个，那就依你押在二门上。”

她那双玉葱般的纤手拈住红筹，往桌上的二字方格内一放。

这一回有不少人解囊下注，顿时恢复热闹。而由于钱、甄两人的豪赌，消息传开，许多别桌上的赌客都走过来，一来瞧瞧赌况，二来也是想偷偷的瞧瞧甄红袖的美色。

因此，这一桌挤迫非常，观战之人比下注之人多上十倍还不止。

庄家拖长声音叫一声开，打开匣盒，倒出铜钱，铮铮的脆声扣人心弦。

钱万贯在她耳边轻轻道：“这一局果真开三，你赌得比我还强呢！”

甄红袖头也不回，红唇微动，便有一阵低如蚊语之声传入钱万贯耳中。

她道：“你为何要故意输给他？”

钱万贯也用传声之法答道：“我的用心到底瞒不过你，不错，我是故意输的。因为我们如果不先输几局岂不是变成故意弄垮他们这个场子了么？迟早总会有人认得出我的。”

甄红袖传声道：“假如会有人认得出你，更不能输，你这是怎么搞的呢？”

钱万贯道：“我们只不过来消遣一下，何必认真？”

甄红袖道：“我不管，你一定要赢，直到他们叫饶之时，即使把钱还给他也没有关系。”

钱万贯微微一笑，伸手搭住台面，暗暗提聚内力，从指尖发出。这股内力一直从台面传过去，全无消息，台面上也毫无异状。

庄家正在挥棒点算，突然间棒子一歪，敲中一枚铜钱。这枚铜钱顿时分为薄薄的两枚。

但由于这一记乃是发生在未曾数过的钱堆中，所以连庄家也没有注意到。

不过这种情形一共发生了三次之多，庄家可就感到有异，迅速地在心中计算还未曾数过的铜钱，顿时面色如土，双手颤抖。原来这刻已变成开二的结局了。

他本来打算开三，可是那根棒子连敲三记，竟把三枚特制铜钱敲开，变成六枚，则等如增加了三枚铜钱。从六钱中除去四钱，所剩的便是二了。

这个庄家全然不明白为何会由三变为二，满面困惑之容，额头也渗出了汗珠。

钱万贯向甄红袖传声道：“敢情这个庄家并不知情，钱堆中虽有假货，却不是他弄的手脚。”

甄红袖大感兴趣，问道：‘那么会是谁呢？“钱万贯道：“等他连输两次，正主儿自然就会登场，你瞧着好了。”

那堆铜钱很快就数出来，果然开的是二。观战之人起了一阵骚动。眼看着庄家赔了三支红色牙筹，甄红袖丢了一支黑色牙筹作为抽头，那是值一百两的，手面不能说不大了。

庄家抓钱之时，手脚甚是笨拙，弄了好一会才把铜钱放入匣中。

甄红袖拿起红牙筹，随手一丢。牙筹滑到一字方格之内，她微笑道：“就押在这一门如何？”

钱万贯道：“好极了，我正要叫你押一呢！”

庄家额际的冷汗越积越多，终于有两三滴滚下来。许多精明的赌徒纷纷向一门下注，其余三门几乎无人过问。

这一来气氛更是紧张，庄家叫一声开，声音中透出虚弱无力，分明已被众人押中了。

匣子打开，铜钱挣睁连声落在桌上。庄家取起细棒，小心地点数。片刻间，已经点清，果然是开一，众人莫不喧闹欢叫，都觉得十分兴奋开心。

庄家一一赔过银子，满头大汗的起身离座。他两副庄就输了三千两之巨，别说此事与他有关，即使是别人在赌，他瞧了这等赌注也得眼红心动。

早先那个华服中年人落坐在庄位上，他曾经报过姓名是陈刻，这时以

锐利的目光向四周赌客扫瞥一眼，最后目光落在钱万贯面上，说道：“敝场的伙计手风不佳，在下代他几副，贵客们即管下注吧！”

他的目光一直停留在钱万贯面上，大有看透他内心之意。钱万贯一直真人不露相，双目从不射出光芒，所以对方居然毫无忌惮地盯着这位赌国之王。

钱万贯可不由得暗暗激赏陈刻，觉得他真是赌国中的高手，自信力之坚强，罕有匹敌。

他定是因为赌艺超群，凡赌必胜。所以被聘为场主，如今他亲自下手，钱万贯反而甚感欣慰。一来他须得找个厉害对手，方始赌得起劲；二来他还要证明陈刻是否作弊，假如那些可以一开为二的铜钱是他做的手脚，今日定须予以痛惩，以警将来。

这是他的信条之一，任何时间他发现赌局作弊之时，定必也施展更高明的手法，严加惩处。

假如公平的赌，各凭运气以及头脑反应之时，他或者会输上一场，但他却一点也不会放在心上。

陈刻肥厚的手掌落在铜钱堆中，抓了几下，才抓起一把，放在匣中。

赌客们纷纷下注，钱万贯毫无指示，甄红袖知道他意思是随意押哪一门都可以。当下拈起一根红筹，放在一字的方格之内。

钱万贯心中喝声彩，忖道：“她倒底是领袖之才，反应迅速，头脑镇密，假如还是刚才的人做庄，这一宝定必押中无疑，不过现在虽然换了陈刻，这一记也有七八成押中了。”

陈刻毫无表情地向台面望着，从他面上，谁也休想找出任何迹象。

陈刻也循例叫一声开，这才打开匣盖，倒出铜钱。细棒一划，已摊分为两堆。

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在那根细棒和铜钱上，独独钱万贯目光四射，巡视周围的人。

他单用声觉，就可以察知陈刻有没有作弊。但听细棒迅快地拨了三次，声响中就透出古怪了。旁人可绝对听不出来，即使是武功高明如甄红袖，亦无法察觉。

钱万贯这时把目光移到钱堆上，霎时间已瞧出这次开四，这是因为陈刻曾经把两枚铜钱施手法变成一枚之故。

钱万贯冷冷一笑，再细心一看，已瞧出尚有三枚铜钱可以一分为二，当下不动声色，使用刚才的法子，内力从台面传过去。

陈刻刚把三枚作弊铜钱拨了两枚过到这边，只余其一。

钱万贯立刻发动，但见陈刻手中细棒摹地向钱堆中敲了一下。这一记把那放假钱敲开，而他尚未发觉。

他当然时时刻刻都在注意铜钱数目，因此又拨了三组之后，突然发觉已变成开一，顿时呆了一呆，然而这时那枚一分为二的铜钱已经拔掉，无法使它们合而为一。当下决定施展飞钱手法，也就是说把一枚铜钱飞掉，便又变成开四了。

然而钱万贯是何等人也，焉有不知之理？他暗运内力，吸住所有的铜钱，使他拨动之时，感到十分困难，更别说耍出飞钱手法了。

陈刻这时方知遭遇高手，他立刻宣布道：“这位贵客下得真准，这次又是开一啦！瞧来我的运道也不大好！”

他这么一说，钱万贯顿时收回内力，陈刻立即感到拨划自如，越发证明对方真是高手。

这一局赔多吃少，尤其是甄红袖的那根牙筹，价值五百两纹银，别人的赌注简直相形见绌，不成比例。

陈刻赔注之后，目光在钱、甄二人面上巡视了几下，最后定在钱万贯面上，可知他已察觉对手是他而不是甄红袖。单是这一份眼力，已值得喝彩。

他毫无表情地道："敝庄手气不佳，得换一副行头。"说时，以俐落的手法把所有的铜钱全放在匣内，顿时有人接过，又送了一个方匣来。

陈刻把铜钱全倒在台面上，细棒一拨，整堆铜钱形状全未变动，却已滑移到钱万贯面前，这一手漂亮俐落之极，不少人发出赞叹之声。

钱万贯看也不看，却晓得自己也须得抖露一手。因为对方换了铜钱，全无弊病，等如说要凭真实技艺，跟他拼个高下。此人既是如此光棍，一点就透，当然自己也不便装聋作哑了。

他挑战地笑一声，伸手取过细棒，依样葫芦地挥棒一拨，整堆铜钱又回到庄家面前，也是纹风不动，没有一枚铜钱改变过位置。

他露了这么一手，全场顿时鸦雀无声，空气紧张异常。因为人人皆已知道钱万贯敢情是名家高手，现在双方已斗上了，可见不比平常的赌博。一个不好，也许会闹出血流的惨剧呢！

陈刻神色冷静如常，拱手道："足见高明，佩服！佩服！"

钱万贯也拱手道："兄弟这是班门弄斧，难免不自量力之极了。"

陈刻伸掌复按在那一大堆铜钱上，口中道："这儿是小地方，向来罕得有技艺高明如贵客您的，您是无心路过，抑或是特地前来赐教的？"

他果然是十分精练老到的江湖老手，这刻一方面从说话中探询对方真正目的，一方面又趁说话之时，分散对方心神，抢制机先，免得被敌人窥破所抓的数目。

钱万贯在心中喝声彩，忖道："此人如此高明，我以前竟没有罗致在旗下，殊甚可惜。"

当下应道："兄弟是路过贵地，客途无事，陪这位姑娘到此开开心。"

说时，捡起两根红筹码，在掌指间把玩，似是等地把铜钱放在匣子之内，就立刻押下去。

他这一下看似无意的动作，其实却是极为上乘而又全无痕迹的攻心战。他用这价值千两的牙筹，提醒对方注意，让他记起已输了三场，一共是四千五百两巨款之事，如此巨大的款项，当然能使人精神分散，心情紧张。

再者，他玩弄两根而不是一根，亦大有奥妙，因为这一来可使对方生出错觉，以为他将要下注千两之巨，如此患得患失之感定然加强，则不免要影响判断力。

由此可知他们这等赌国高手，根本在未出手以前，就从事巧妙的暗斗，虽说这些并非决定性的战斗，但是小胜为大胜做了准备，假如有一方在其他各种因素上都败下阵来，到了押注之时，也就很难希望获胜了。

陈刻果然大受影响，心情紧张起来。暗忖已输了四千五百两之多，假如对方每局只押五百两，须得连赢他九场才能捞回本钱。九场之数太多了，殊无把握。况且对方连输五六场之后，可能不再赌下去，则今日乖乖输定，更别说想反赢他的银子了。

这么一想，决意用背水一战之法，拼个生死。事实上，像他这等高手，

亦很少有机会作这等生死之斗。他本是生下来就是全身赌骨之人，目下碰上这种机会，他是万不肯错过的。

他把手中铜钱放在匣内，关上匣盖，然后低声吩咐手下几句话。那名手下匆匆去了，迅即回转，捧来一个长方形的扁铜盒，交给陈刻。

陈刻打开钢盒，但见盒内盛满了珠宝首饰和一叠银票，刚才钱万贯的那一张放在最上面。

他淡淡一笑，道："这儿大概有三万五千两左右，特请贵客过目，今日贵客光临小地，甚是赏面，小可自应竭力奉陪，请贵客就这数目入手下注，多少不拘。"

他气魄以至这等决断，无不使钱万贯大为欣赏，当下点点头，道："陈兄这么说，在下当得捧场。"

他伸手再拿起两根红筹，一共便是二千两之多了，四下挤满了的赌客见到如此巨大的数额，都紧张得直吸冷气，没有一个人发出声音，全场寂静无比，等他下注。

甄红袖发出一阵悦耳的笑声，道："这位陈场主已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你何必慢慢地来，教人看了不痛快呢？"

钱万贯笑一笑，道："依姑娘的话，该下多少才对？"

甄红袖道："依我来说，把这堆牙筹都推出去，输赢一场便见分晓，岂不痛快？"

钱万贯道："这话很有意思，既然陈兄说过多少不拘，我就下这一注吧！"

他抬目向陈刻望去，淡淡从容地道："怎么样？陈兄有别的意思没有？"

钱万贯这一问，使得陈刻冷汗直冒，心中打鼓般狂跳起来。假如钱万贯这一次下注，推出所有的筹码，陈刻可就死心塌地的认命，倒也不必多想，但既然他询问己意，这件事大有回旋余地，情况便大不相同了。

换言之，假如全然不让他有考虑改变的余地，则这事已没得好想，这一巨大无比的压力便爆发不出来。但他这一问，宛如引发了爆炸，使陈刻承受到无限的压力。

陈刻终是赌国高手，很快就收摄住心神，计算了一下，道："这位姑娘的主意很好，果然痛快。不过，凡事还是留点后路的好，小可认为分两次下注，也就是说赌上两场更好，只不知贵客们尊意如何？"

钱万贯立刻道："好，就这么办。"

甄红袖道："我先来。"

她伸出玉葱似的纤手，拿了好多支红筹，道："这一场我想押在四门，你说好不好？"

钱万贯笑道："姑娘看得比我还准，这一门果然最有可能。"

甄红袖道："好，就斩这一门。"玉手一扬，手中那一把牙筹飞坠桌上，恰好是落在四字的方格之内。

最妙的是这些牙筹全都排列得整整齐齐。没有一根参差歪斜，别人慢慢排列也未必排得如此紧密整齐。

甄红袖这一手自然是以上乘武功中的暗器手法，即使是外行人，亦瞧出这一下的困难。

因此，大家都对这个媚态横生的美女，换了一个想法，都晓得她必非

等闲人物，若然得罪了她，恐怕就跟得罪阎王爷差不多了。

陈刻惊讶地望了她一眼，自个儿摇摇头，一手按在匣盖上，循例叫了一声开。

这时自然没有别人下注了，他打开匣盖，倒出铜钱，口中说道：“这一局小可恐怕又要输了。”

他晓得自己开的是四，所以如此说法，声音之中十分冷静，似是全无喜怒哀乐之情一般。

钱万贯一听果然开的是四，微微一笑，也甚感得意。要知这一局双方都未玩弄手法，都是凭功力斗智。

自然钱万贯吃亏很多，因为他与对方相比之下，乃是四次的机会。假如是普通人，则因为赌注是一赔三，可以连猜三次，所输的赌注等如庄家输一次，则可以稍微扯平，但钱万贯身为赌王，那是一次也输不得的，尤其是在这等局面之下。

他猜测对手之时，把他列入相当高的等级，再从这个等级推断他会开哪一门。因此，他第一步须得在估计对方功力等级之时，可能出错。然后才谈到推测他开哪一门。细论起来，确实极是艰难不过。

这一局计算下来，庄家须得赔出一万八千两之巨。四周之人议论纷纷，群情翕然。

钱万贯以传声之法，向甄红袖说了几句话，甄红袖便提高声音，道：“钱兄…”

钱万贯装着没有听见，她又叫了两声，才道：“我口渴得很。”

陈刻立刻吩咐伙计泡茶，突然起身，恭容问道：“不敢请教贵客等尊姓台甫？”

钱万贯道：“兄弟姓钱，名万贯，平生最喜欢在钱堆中打滚，所以起了这么一个名字。”

陈刻面色大变，走过来躬身行礼，道：“原来是百钱庄庄主大驾光临，小可有眼不识泰山，无怪受此教训。”

他随即向四周的相熟赌客说道：“这位钱庄主，乃是当世赌王，在各大都邑中开设得有百家以上的大赌场，刚才略露锋芒，已足见赌王威风，小可那是非甘拜下风不可的。”

他这么一解释，众人都直向钱万贯打量。钱万贯哈哈一笑，离座道：“兄弟只好走啦！”

陈刻一手把铜箱拉过来，道：“庄主既然不想再玩，小可这就兑上现银。这一张是庄主本来的一万两。”

他换回二十根红筹，然后点算，一共须得付出二万余两，当即拿起铜箱中的银票点算。

钱万贯道：“陈兄不必费心了，我们原来是存心进来玩玩，可没有打算赢钱走路。”

四周赌客们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了。只因在那时候，二万余两银子可真是一笔极巨大的财富，而这钱万贯居然都不要了，简直是难以置信之事。

陈刻也呆了，瞠目道：“庄主别开玩笑。”

甄红袖起身道：“他不是开玩笑，这区区一点银子，还不会放在我们眼中呢！”

她口气之大，又使众人大感骇然。甄红袖首先举步走去，人丛中立刻裂开一条道路，让他们通过。

陈刻一直恭送到门外，临分手时，钱万贯向他道：“陈兄几时有兴趣到别处走走的话，别忘了找我。”这句话就等如邀他帮忙，陈刻连连应诺。

他们不久就处身于热闹的街市中，这时已消失了去找王人望的兴趣，两人走到酒肆饮了几杯，甄红袖问道：“我们再饮一会就该回去了吧？”

钱万贯笑道：“假如你不急着回去，我们还可以找一点开心事。”

甄红袖大感兴趣，道：“有什么开心事好找的？”

钱万贯道：“你武功虽高，也深谙江湖的伎俩，但可曾亲眼见过小偷行窃么？”

甄红袖禁不住笑起来，道：“难道我们晚上去捉贼么？”

钱万贯道：“不错，你说好不好？”

她高兴地道：“好极了，但你怎知哪一家会闹贼呢？”

钱万贯道：“山人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区区一些毛贼的动向，怎会摸不出来？让我想想看，今晚他们大概四更时分出动，我们先找个地方打坐养神，届时再前往也不迟。”

甄红袖摇头笑道：“乱讲，小偷是在三更左右动手，若是等到四更时分，稍一耽误，天就亮了。”

钱万贯道：“这几个毛贼有点特别，偏要四更时分才动手，你等着瞧好了。”

他们付过帐，投宿在一家客栈中，到了三更时分，钱万贯轻敲邻室之门，道：“姑娘得起来啦！”

甄红袖爬起来，穿好衣服，在黑夜中与他联袂跃上屋顶，迅即出了客店，向西北方奔去。

他们在黑夜中翻过好多重屋宇，到了一处，钱万贯停下脚步。

甄红袖讶道：“这儿不是那间赌场么？”

钱万贯点点头，刚地跃落院中，甄红袖跟着他行动，也翻入院落中，两人便在墙角黑影中蹲着。

这时满天星斗，万籁无声。甄红袖依偎着这个潇洒的男人，芳心中泛起无限柔情。但觉寂静的夜晚，甚至那漠漠天空，都另有一种欢欣的情趣，与以前的感觉全不相同。

她无力地把擦首靠在他肩上，低低呻吟一声，道：“我现在方知道自己错啦！”

钱万贯听了，摸不着头脑，讶道：“什么事错了？”

甄红袖道：“我以前全然不把天下男人放在眼中，又以为我今生今世，决计不会为男人而伤心。”

钱万贯明知她那一截没有说出来的话，将是什么。因此他没有答腔，心想：“此女如此艺高貌美，居然说出这么可怜的话，可见得她乃是动了真情。但无奈我与蓝芳时有约在先，目下只有相逢恨晚之感，决不能接受她的爱情，这真是很残忍的事。”

甄红袖叹息一声，好像自知希望渺茫，绮梦成空。

自怜地苦笑一下，过了一会，才问道：“你将来打算回到蒿山少林寺么？”

钱万贯迅快想道：“假如我说不是，则她便知道我别有心上人，此举虽

是坦白，可是这样子去刺伤她，于心何忍呢？唉！我只好暂且哄哄她了。”

心意一决，便应道：“多半是这条路，我时时感到人生短促，转眼百年，一切都成为逝水泡影。既然如此，何不斩断一切俗缘，力求正果，你说是也不是？”

甄红袖道：“我也不知道，不过我亦曾感到韶华如驶，红颜易老。但若要我斩断一切俗缘，以前我可没有这种勇气。现在却说不定了……”

第二十三章　打不平误入三禁堡

钱万贯心头一震，道：“姑娘身为一元教副教主，位高权重，岂能与我这个浪迹天涯，孤身一人的可比？你万万不可想到什么弃世出家的念头。”

甄红袖徐徐道：“生而无欢，死亦何惧？你说是也不是？”

她这话不啻暗示说，若是得不到这段爱情，不惜一死，这一记绝招与一哭、二闹、三上吊的手法，有异曲同工之妙。直把钱万贯攻得招架不住，连气也透不过来。

幸好一阵细微步声随风传来，可就替钱万贯解了围。

钱、甄二人抬目向屋顶上望去，但见三条人影，迅捷地踏瓦而来，甄红袖在他耳边轻轻道：“他们身手不弱，可不是普通毛贼呢！”

钱万贯道：“我正想查究他们的来历，这祸是因我而起的，他们眼见陈刻的箱子藏有偌大财富，乃生垂涎之心，幸好当时被我察觉，特地来此等候他们。”

刚刚说完，那三人已奔到切近，他们在屋顶上四下打量了一下，留下一人在屋顶把风，其余两人跃落院中，距钱、甄两人不过数丈之遥。

甄红袖正要起身，钱万贯拉住她。但见这两人逼近紧闭的门口，其中一个取出两三件小巧工具，在门缝上撬弄几下，那道门便应手而开。

他们迅即窜入，钱万贯扯了甄红袖一下，双双飘落门外，悄悄向内窥看。这时他们身在廊上，是以屋顶把风之人，反而瞧不见他们。

那两人窜入黑暗的屋中，四下打量，但房内太黑了，什么都见不到。其中一个人取出火摺，轻轻点着，火光在黑暗中一亮，见到桌上有烛台，当即点燃残烛。但见这间屋子相当宽敞，另外还有两道房门，都紧紧闭着。

他们分开各查其一，左边的一个先弄开了房门，往内张望一下，便向同伴招招手。

两人先后入房，片刻就出来。一人手中捧着那只铜箱，果然是日间陈刻取出来盛满了珠宝银票的那一只。

他们俱是黑布遮面，只露出一对眼睛。这到两人四只眼睛都眯成一条线，显然是乐得直笑。见这两个蒙面贼人虽是得手，却甚是从容，并不急于遁走。他们把铜箱放在桌上，其中一个人就用工具撬开锁头，打开一看，顿时目射怒火。

原来铜箱内放满了石块，哪有半点珠宝影子？他们对觑一眼，其中一人便走到那个没有启开的房门，伸手抓住门缘，用力一拉。

咔嚓一声响，房门应手而开。

房内之人似是被惊醒，哼哈一声，接着喝道：“什么人？”

那个蒙面贼人躲在门侧，房内之人起身，只见到外面屋子烛光明亮，便快步冲出，刚一踏出门口，脖子一紧，被人夹住。既不能动弹，也不能叫喊。

钱、甄二人瞧出那人正是赌国高手陈刻，他碰上了武林高手，却是一筹莫展，任得那蒙面贼人拖到桌边，让他瞧瞧铜箱，然后另一人飕一声，拔出一把明晃晃的短刀，抵住他胸口。

这些动作已充分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目下就等陈刻表示心意。

陈刻透一口大气，转眼打量这两个贼人，但见他们黑巾上面的那对眼睛，都有凶光闪动。

他顿时晓得这两个贼人非同小可，真有杀死他的决心，假如他不拿出财富的话。

就在他犹疑之际，胸口一阵疼痛，原来那把明晃晃的利刀已刺透衣服，扎入皮肉，虽然刚刚扎破，伤势微不足道，却有一股死亡的恐怖感，迫人而来，使得陈刻感到窒息，遍体寒战。

他呐呐道：“两位到底想把兄弟怎么样？”

其中一个大汉冷涩地道：“少废话！快拿出珠宝银子，否则取你狗命！”

陈剑道：“那些物事都不在此地。”

另一个大汉挥手掴他一个耳光，沉声道：“你到底要钱还是要命？老子一火非宰了你不可。”

陈刻瞧他们实在凶狠得紧，料想支吾不过去，何必徒然使皮肉受苦？况且他的计策已经成功，那是他故意惹得对方开口，果然听出他们是谁。

他早先想到这两个贼人一定是相识之人，否则不会蒙住面孔，是以他咬紧牙关，设法使他们开口说话，尽管他们已改变了声调，仍然瞒不过他的耳朵。其中一个贼人又掴了他两个耳光，只打得陈刻眼前金星直冒，头脑发昏。嘴角已流下血沫，大概已有些牙齿被打掉了。

他喘着气道：“都在……床底下的箱子里。”

一名贼人迅即奔入房内，不久就出来，手中多了一个扁长木匣，道：“都在这儿，小子你真够狡猾的，另外藏了起来，害得我们多费了不少手脚。”

另一个贼人接口道：“你再查查看，莫要是膺品假货，再上一次当，我们可受不了。”

他们在灯下查验，木匣内一些珠宝果然是真的货色。那个查验的贼人向同伴点头挤眼，那个贼人手上一加劲，陈刻立刻惨哼一声，身躯向前一栽，上半身倒在桌子上。

但那个拿刀刺他的贼人，被他向前倾倒之际，微微一碰，竟然跌翻在地上。

另一个贼人骂一声“没用的东西”，放下木匣，弯腰伸手去拉同伴，蓦地向前一栽，也倒在地上。

房门风声飒然，灯光微暗，迅即复明，屋内已多了两人，却是钱万贯和甄红袖。

他们面上都含着怒容，显然是因为陈刻之死而大为震怒。

钱万贯伸手一摸陈刻，随即把他板起，但见那柄刀刺入甚深。他皱皱眉头，道：“或者还救得活，姑娘速速收拾下把风的匪徒，以免被他逃脱。”

甄红袖迅即出去，不一会，就挟了一个人进屋。她问道：“他怎么样啦？”

钱万贯道：“伤势甚重，但幸而非是致命之处，经在下独门手法止血，敷上灵药，就瞧他的造化吧！”

甄红袖恨恨道：“这些匪徒大毒辣了，居然劫财之后，还要杀人，今晚非取他们性命不可。”

她伸手把匪徒们的蒙面巾都扯下来，忽然一愣。

钱万贯道：“你敢是认得他们？”

甄红袖忙道：“不认得。”

伸手在他们身上都拔出一根银钗，原来刚才是她发出银钗，制住他们的穴道。她玉手一落，钗尖连续刺在两个匪徒的要穴上，这两人顿时气绝毙命。

她向第三人刺落之时，玉腕却被钱万贯托住。

他道：“等一等，在下想问问他。”

甄红袖道：“这等下五门的恶贼，有什么好问的？”

钱万贯笑一笑，道：“你不是怕我问出什么秘密吧？如若有此恐惧，我不问就是了。”

甄红袖忙道：“我怕什么？你问好了。”

她收回银钗，默默瞧着钱万贯施展少林跌打秘传手法，替陈刻上药。等他弄停当了，才迅即收敛起眉宇间的忧色，钱万贯虽然没有一直注视她，但在偶尔的一瞥间，已瞧出她的神情。

他一掌拍开那个匪徒的穴道，匪徒恢复知觉，定睛一看，骇得面无人色。

钱万贯冷冷道：“你们这一党还有多少人？”

匪徒响呐道：“没有啦，只有我们三个。”

钱万贯道：“你们与陈刻有何仇怨？快说，如有一字失实，我能教你立刻死掉，希望你相信我的话才好。”

但那匪徒显然不大相信，不过他仍然十分惊骇，而钱万贯却晓得他惊骇之故是为了甄红袖。他冷笑一声，骈指点了他三处穴道。这个匪徒顿时张大嘴巴，作出凄厉大叫之状，却没有声音发出。

转瞬间他额上已被黄豆般大的汗珠布满了，纷纷掉下来，全身四肢都抽搐起来，可见得钱万贯使的是一种伤及筋骨，痛彻心肺的手法。

钱万贯掌势一落，匪徒顿时伸直了身体，剧痛消失，但这种滋味，还是余怖在心，不由得发起抖来。

钱万贯冷冷道：“你认得这位姑娘么？”

钱万贯忽然撇开抢劫之事，问起了题外话，这本是大不合情理之举。不过却不是没有道理，只因他身边的甄红袖面色微变，美眸中射出忧郁的光芒。

那名匪徒意志完全崩溃，立刻答道：“认得，她是副教主！啊……小的罪该万死。”

他翻身起来，跪在甄红袖前面，俯首觳缩。

钱万贯冷冷道：“一元教本无严禁抢劫之条，你何须恐惧至此？”

事实上，他毫不知道一元教有没有这等禁条，这话正是答案，假如一元教果然是允许部属行劫杀人的帮会，他便有他的打算。

那匪徒呐呐道：“敝教十大禁条之中，有一条是不许仗恃武功，非法获得财物，违者处死。”

甄红袖至此，才开口道：“你既是记得这一条教规，自应今晚依法执行，你可有怨言？”

那名教徒全身哆嗦起来，正要开口，甄红袖一脚踢去，对方应脚翻跌，僵卧不动，原来已经死了。

她又羞又怒地道：“这几个不成材的东西，真气死我了！”

钱万贯反而过意不去，安慰她道：“一俗语说：树大有枯枝。一元教徒众多，不免有害群之马，姑娘不必放在心上。”

他注视着这个身怀绝技的美女，忽然发觉她羞愤交集的样子，使她显得格外动人，又使得他感到难以忘记这个美丽的印象。

他深知这是由于对方这种表现，已大大的扭转了他的观感。本来他对这个多才多艺的绝色美女，总不免存蛇蝎美人的戒惧，然而她刚才的表现，竟是如此害怕他瞧不起她，如此的力争上游，可见得她的真正为人，并无蛇蝎的气质。

由于心理上的防线撤消，甄红袖的天生丽质，便发挥出莫大的力量，使钱万贯怦然心动，一时之间，竟忘记了蓝芳时，心中泛起一个念头，随即陷入沉思之中。

甄红袖感到钱万贯锐利的目光，一直笼罩着自己，芳心暗暗欣慰，忖道：“我一元教之人，大多富足，怎会发生劫财杀人之事？这等情形大有蹊跷，莫非是姜军师摆布的局面，使钱万贯对我观感一新？”

越想越似，不禁暗暗佩服姜石公的手段高明，唯一的遗憾是折损了三个教徒，假如他们是奉命而为，则死得更是冤枉了。

钱万贯收摄心中思绪，迅快把三具尸体搬出去。

甄红袖则留在屋中看顾陈刻，天色微亮之时，钱万贯方始回转，向她道：“没有人能够找到这些尸体了，他怎么样了？”

甄红袖道：“他很好，一直酣睡，呼吸异常均匀。贵寺的跌打秘术，当真是天下无双。

以陈刻这种伤势，我们早就认定无法救治而放弃努力了。”

钱万贯锐利的目光又凝定在她面上，使她不得不垂下眼皮，避免跟他对视。这个动作当然是女性化的，温柔妩媚兼而有之。

钱万贯徐徐道：“你不是那种心肠狠毒，不顾廉耻的女子，何不离开一元教呢？大凡是帮会，无论宗旨何等严正，总是涉及江湖恩怨，你既是女儿家，最好还是独来独往，我行我素。”

甄红袖一怔，讶道：“你这是怎么搞的？我可是一元教的副教主，当年创办本教之时，我虽没有参与，但敝教的日益壮大，我的功劳却不小。因此，只有我劝你加盟本教才对。但你却反劝起我来了。”

钱万贯郑重地道：“以你的一身绝艺，在武林中已足以占一席之地，何须挟一元教以自重，假如你……”

他想道出心中的想法，那就是假如她离开一元教，便可以与她结为夫妇。但这话却似乎不便在此刻直说，因为他虽然深知甄红袖对自己很有意思，可是在从未真正表示过爱情以前，自是不能说出这话，显得好像她定会委身下嫁一般。有时候这等单刀直入的办法极妙，可以少兜许多圈子，但有时候却会破坏了一切，甄红袖在自尊心驱使之下，说不定会骂他自作多情。

甄红袖等他说下去，她衷心希望对方说出某种承诺，但他到此停顿了下面的话，令她十分失望。

陈刻呻吟一声，他们顿时把注意力转移到他身上。钱万贯掏出丹药，趁他恢复知觉之时，让他吞服。

他晓得陈刻一定急于晓得其后的经过，当下把情形告诉他，并且嘱他耐心静养，万万浮躁不得。只要捱过两日两夜，就可脱离险期，那时只须再养数日，便可以迅速痊愈了。

陈刻眼中闪动着感激的光芒，不久，便又沉沉睡着。

此后的两天工夫，钱万贯一直守在陈刻身边，甄红袖也时时陪伴着他们，只偶尔回去处理一些公务，他们常在陈刻榻边讨论许多问题，陈刻每每听到，可就不敢睁眼，免得打断了他们的谈话。

过了三天，陈刻已可以坐起来进食，只等伤口长好，就可以下地走动。

这天下午时分，钱万贯用完功，倒了一杯茶喝着，陈刻忽然说道："小人有一句话，闷了不少时间，只不知该不该说出来？"

钱万贯道："你但说无妨。"

陈刻道："恩公到底爱不爱甄姑娘呢？"

钱万贯沉吟一下，道："爱便如何，不爱便又如何？"

陈刻缓缓道："假如不爱，那就没得话说，恩公便不须在紧要关头，设法躲避了，莫非恩公心中另有顾忌？"

钱万贯想了一下，目光注视着这个赌国高手，但见他瘦削的面上，已有不少皱纹，此是岁月的痕迹，也等如是人生经验的表征。以他超人一等的机智和胆气，这些人的经验可不能轻视。

他点头道："不错，我有三个顾忌：第一个顾忌是她目前身为一元教副教主，这个帮会势力日渐庞大，权势也就跟着强大，可能使她不愿放弃而下嫁与我；第二，她未必真心喜欢我，若然如此，一切都不必谈了；第三，我不久以前，曾经爱上一个女孩子，只因事情十分不凑巧，我们突然分开了。"

陈刻道："恩公竟肯赐告一切，足见对小人很信任，小人着实感激。这两天，小人时时听到你们的谈话，所以知道了不少事，因此也很替你们着急。尤其是恩公你每每说到了要紧之时，便不往下说。甄红袖姑娘虽是很希望你说下去，但她总不好意思催你，也不便先告诉你愿意嫁给你。小人看得明白，所以差点急死了。"

钱万贯微微一笑，心想："这正合了一句俗语：皇帝不急，却急死了太监。"这话他自然不便说出口。

陈刻又道："恩公的顾忌都是多余的，甄姑娘一定肯脱离一元教，她一定爱你而嫁给你，至于你心中的另一位姑娘，将来再碰上了，不妨一并娶为夫人，世间哪一个有本事的男人不是三妻四妾的呢？"

钱万贯笑道："照你的想法，果然全无问题。但你却不晓得她们都不是平常的女子，三妻四妾的方法决计行不通。"

他记起与蓝芳时相见的经过，忽然打个寒噤，想道："她当真与常人不同，假如她晓得我已爱上了别的女人，她纵然无法杀死我，也会在我眼前自杀。"

要知钱万贯极擅观测别人的心理，此是赌王必备的本领，是以蓝芳时的为人，他已观察得十分深刻。直到现在，他认真地考虑到她，方始感觉到严重性而打个寒噤。接着他又想到她的安危，顿时心情大为紊乱。

陈刻叹了一口气，道："每个人的一生之中，总有不少机会，但其中有些机会错过了便永不复来，恩公可别轻易放过了你的机会才好。"

钱万贯点点头，道：“我知道，古人说：良机易失。又说：‘时乎！时乎！不再来。’这些精警之言，都是前人亲自体验过，含有至理……”他目光凝定在陈刻面上，又道：“你想必定曾亲身体验过，所以才苦口婆心的劝我。”

陈刻道：“正是如此，小人至今尚孤身一人，漂泊江湖，都是当年不能当机立断，错过了唯一的机会所致。”

他感触万千地喟叹一声，陷入沉思之中。

钱万贯忽然间从这个人身上感觉出一种不寻常的意味，他再度锐利地打量这人，只见他略嫌瘦削的脸庞，却有一个广阔的天庭，以及精明机警的眼睛。以往的印象，这陈刻大约是四旬上下之人。但目下卧在病榻上，可就瞧出大概是五十岁左右。

这种年纪当然经历过许多人生的波浪，而且以他的相貌和智力，可以想像得出他年轻之时，一定是矫然不群，相当自负的人物。

钱万贯正在观察他的时候，只见他流露出痛苦的神情，由此可知他以前遇到过的事，一定相当惨痛。

过了一会，陈刻缓缓道：“几十年前，我认识一个姑娘，她也懂得武功，才貌过人，但最后她却让我害惨了。”

他抬头望一望钱万贯，又道：“她就居住在离这儿不太远的一个村庄内，所以我近几年一直在安陆城中混日子……”

钱万贯讶道：“你想时时接近她么？”

陈刻苦笑一下，道：“哪能时时接近？几年来我连一面都没有见着她。这样做法只不过是安慰自己而已，我总希望有一日会在城里碰见她。但当然不可能被她见到我。莫说我目前如此落魄，全无成就。即使已得到高官厚禄，高车骏马，也不敢见她。”

钱万贯顿时又明白了一事，那便是这个陈刻以前一定是为了征逐名利，以致背信毁诺于佳人，因此，他即使已经富贵荣华，仍然感到惭愧而不敢去见她。当然这其中一定还有许多曲折，但是细节已无须追问了。

钱万贯左右是闲着无事，便随口问起那个姑娘的近况，道：“听你的口气，似乎那位姑娘至今犹是未嫁之身，是不是？”

陈刻道：“正是如此，所以我才觉得太对不起她。我从间接打听到一些消息，晓得她不但未嫁，而且还是出名的憎恨男人，常年不出大门一步，想想看，她这种生活，何等的悲惨可怕啊！”

钱万贯道：“你一直没有拜访过她？或许见一见面会有意想不到的结果。”

陈刻道：“不行，一来小可如此落魄，无颜往见；二来她从不接见男客，听说在那村庄之内，她自建了一个小小的城堡，不许任何男人踏入堡界之内。她大概很有钱，那个村庄的村民都是她的佃户。”

钱万贯不觉吃一惊，忖道：“照他这样说法，这个女人莫非就是武林鼎鼎有名的琥珀刀何心寒？尝闻她自建城堡，划为男人禁地。她乃是当代高手，与洞庭翻车夫人齐名，假如是她的话，陈刻还是不要去见她的好，只因她武功如此高强，一句话说不拢，随手就可以杀死陈刻。”

他们谈到这儿，就没有再谈下去。不久，甄红袖便来了，可就没有提到这桩事。

晚饭是在城内一家饭馆吃的，他们坐在楼上靠街边的座位，钱万贯忽

然惊讶地望着街上。

甄红袖瞧了一眼，道：“你觉得她的装束有点特别，而且又练过武功，所以感到奇怪是不是？”

钱万贯点点头，其实以他的修养，以及眼界之广，这等现象焉能使他露出讶色，但这刻在他心中已掀起万丈波澜，原因是那个宝衣女子极像是蓝芳时。

她正在购物，买好了各物，便登上了辆马车，不久就消失了。从始到终，都恰好没让钱万贯见到正面。

甄红袖说道：“她就是三禁堡的人，你可听过三禁堡这个名字？”

钱万贯已猜出必是何心寒的自建城堡，也称男人禁地，但他却摇遥头，道：“从未听过。”

甄红袖道：“我说出这三禁堡主之名，你就恍然大悟了，那堡主就是琥珀刀何心寒。”

钱万贯一听果然不出自己所料，当下问道：“原来是她，那么三禁堡其中一禁是指禁止男人入堡，其余两禁不知是什么？”

甄红袖道：“我敢说还有一禁是不得携带兵器踏入堡界。其实这一禁没有什么道理，既然禁止男人入内，大概很少会有女人带兵器往她的城堡里闯，你说对不对？”

钱万贯极力收摄心神，应适：“这话有理，但她也许是想凑足三禁之条……”

他们正在谈论之时，马车内那个玄衣女子，美丽的面庞上露出十分不安的神色。钱万贯没有瞧错，她正是日月坞的大小姐蓝芳时，这刻马车正驶回三禁堡，她乃是奉了师命出来走一趟，但她却完全没有依令行事。

蓝芳时领到的命令是负责于一日当中，小心查看安陆城各种迹象。但她心事重重，情绪不宁，以致不但没有依令查看全城的动静，甚至连钱万贯在临街窗口饮酒吃饭都没有发现。

她情绪如此剧烈震荡之故，便是因为这刻王元度竟然在著名的男人禁地三禁堡中。

书中交代，王元度自从辞别了管中流，便踏上他的征途。他决意在婚事举行前这三个月之内，尽力找寻钱万贯，当下一路访查，过了好多天，尚无半点消息。

由于他乃是本届金鳌盟主，天下武林公认这一代的第一高手。声名之响亮，以及认识他的人之多，远超出他的意料之外。因此，他每到一处，都被人认出而十分轰动，当地的武林人物，总要设宴款待，人人皆以得睹他的丰采为荣。这也是使他不能拒绝的原因之一。因为他谦恭重情，不做骄傲睚负之事。

他也想到可以从这些武林同道口中探听有用线索这一点，所以亦愿意与他们接触，不过几次之后，他可就发现此举徒然增加许多纷扰，却于事无补。因此，他化装成一个商贾模样，避免武林同道注目。同时也改道而行，抵达云梦。

王元度推测钱万贯多半在姜石公挟持下，远离江南，因此，他准备从这条路一直查访到襄阳，然后再入川或者前赴北方，那要到时才决定。

这条访查路线相当正确，云梦的下一站就是安陆，假如不是发生变故，他或者已碰见了钱万贯。

他是在傍晚之时抵达云梦，投店后，便在万家灯火之际，到街上打个转，随便吃了点东西，顺脚溜出城外，随处走走，如见有隐僻之所在，便趁夜色查探。

此是他近数日来的一贯手法，虽然至今尚无发现，但他坚信此法最佳，所以不打算改变。

到了深夜之际，他已查看过城外各处，毫无所获，便返回城中，这时全城都陷入黑暗之中，只有很少的灯火尚未熄灭。他是踏瓦而行，所以看得特别清楚。

他正奔向客店之际，忽然瞥见两条黑影，在他左前方掠过，相距大约有十多丈，若是常人，即使在大白天也未必瞧见。

这两条人影身法快极，一望而知乃是高手。从他们一前一后疾奔的情形瞧来，很像是交锋追逐。

王元度大为振奋，立刻放步追去。但由于发现之时，双方距离甚远，是以追过去时，已找不到他们的踪影。

王元度焉肯轻易放过，提一口真气，施展出夜行功夫，四下搜索，他的搜索圈放得极大，几乎包括整座县城，然后才渐渐缩小。

搜查了老大一会工夫，踏遍了全城，仍无所获。当下便依照刚才那两条人影奔去的方向，迅快出城。

到了郊外，沿着大路奔去，大约奔出四五里之远，忽然隐隐听到兵刃相击之声。他精神一振，停下脚步，侧耳细听，过了半晌，才又听到一响。

这一响，已足够他查明方向，当下迅快顺着大路奔去，转一个弯，便见到大路上有两个人正在拼斗。

他目光到处，恰好见到其中一人，使出一招奇异剑法，迅即刺入对手胸口。对方负伤惨叫一声，猛然跃退。但身躯落地之时，显然已不支，摇摇欲坠。

使剑之人如影随形般扑上去，剑光一闪，已把对方手中的判官笔，击落在地上，剑尖像闪电般移到他胸口。

王元度跃出去，喝道：“剑下留情！”

那人冷笑一声，笑声甚是尖锐，却在冷笑之际，长剑一送，已深深刺入对方胸口。

王元度一望而知那个落败之人，非死不可，便反而不急了，刹住冲去之势，这是因为那个使剑之人竟是个年轻美貌的女子，同时她刚才的一招奇异剑法，竟是他平生未见的绝艺。

高明之极，以她的剑法造诣，可不能大意轻进，以免遭受伤败之危，再说，这件事亦须弄个清楚明白，方能处理。

那个被她刺伤之人，因有她的长剑挑住，是以不曾倒下。这人大概功力深厚，是以虽然遭受必死之伤，亦未气绝，口中还哼哼卿卿的发出声响，一听而知他十分痛苦，大有只求速死之意。

但那个美貌女子不但没有推剑刺透他的心脏，反而伸出左手，点住对方胸前穴道，这一来那人暂时死不了，惨哼之声却更提高了些。在这深夜之际，分外凄厉可怕。

那个美貌女子左手一挥，啪啪两声，连打他两个耳光，此举虽然不能使对方更为痛苦，可是落在外人眼中，却生出残酷恶毒之感。

王元度气得怒哼一声，喝道：“住手！”

那美貌女子突然回眸一笑道：“你可识得这厮么？”

王元度定睛一望，失声道：“他是卫步青……”

美貌少女吃吃而笑，道：“大概不会错了。”言笑之际，左手猛掴，又发出两下响亮的耳光声。

王元度皱眉道：“你这是什么意思？他曾经侵犯了你么？”

那美貌少女道：“没有，我只是瞧不惯这厮的态度，所以今晚慢慢的弄死他，你不服气么？”

王元度心中大怒，想道：“这个女子如此狠毒，真是少见。即使卫步青作孽无数，罪该万死，也不该这样收拾，何况听她口气，只不过不满此子的态度而已。这个女子这般恶毒，若不惩戒她一次，还不知有多少人会丧命在她剑下…·”此念一生，便用更强硬的语气说道：“不错，我很不服气。现在我的态度也很坏，你有什么打算？”

王元度话刚说完，但见她长剑收回，迅即吐出，刺入卫步青脑中，她以极迅快手法，霎时间，已刺了七八剑之多，卫步青尸身向后翻跌，她还踹了一脚。

这些举动显得十分残忍可恶，只气得王元度怒发冲冠，骂道：“好恶毒的丫头，你叫什么名字？”

那美貌女子冷笑道：“姑娘行不改姓，坐不改名，白瑶琴便是我的姓名。你到了阴曹之时，别忘了报上姑娘的名字……”

她一边说，一边向王元度走去，到了六尺左右，便举剑比划，道：“亮出兵器来。”

王元度没有带着长剑，因为他主要是暗访钱万贯下落，本不打算动手。何况以他的武功造诣，即使是赤手空拳，也很够用了。

但他见了白瑶琴的剑术手法之后，却不禁暗悔未携剑在身。不过眼下已经无可奈何。非出手不可。

当下淡淡一笑，道：“在下一向罕得使用兵刃，你是什么家派出身？”

白瑶琴嘲声一笑，道：“好一个不知天高地厚之人，你想知道姑娘的家派么？那很容易，你把耳朵伸过来一点，我就告诉你。”

要知王元度这刻化装为中年商贾，在白瑶琴眼中，凡是中年人都十分可恨。自然这点心理的形成与钱万贯大大有关。王元度怎知内中有这许多的古怪。当下跨前一步，道：“你说吧！”

白瑶琴长剑打个闪，已刺到他面门，原来她乃是用长剑告诉对方。这一下暗袭极为辛辣厉害，实在不易闪避。

幸而王元度精通修迷密步，猛一晃身，堪堪避过她这一剑，他随手一掌劈去，怒喝道：“你这是自寻死路。”

白瑶琴运剑如风，连连刺击，掌握了主动抢攻之势，口中应道：“不见得吧，只怕你才是自寻死路呢！”

王元度在潮涌而至的剑光中，闪窜腾挪，一方面拳捣掌劈，极力保持一点攻势。

白瑶琴施展出无声剑法，奇诡辛辣，兼而有之。这一门绝学，王元度全然未曾见过，特别是当她从背后或侧面攻到之时，长剑全然不带一点风声，使他几次都险险失手丧生。二十余招下来，王元度的袖管和衣衫处均被白瑶琴长剑刺破，左臂肩肿处，亦被剑划破，流出鲜血，幸而仅是皮肉之伤，对他全无影响。

这已经足够令王元度震骇的了，以他目下的身份，居然被一个年轻美貌的女孩子，打得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确实使人难以置信。虽说王元度空手应敌，拳掌本非他所长。可是以他的功力修为，落得如此狼狈田地，仍然是骇人听闻之事。

那白瑶琴的奥妙招数，层出不穷，看来一时三刻之内，王元度不但休想扳回败局，甚且会有血溅命丧之危。这是因为白瑶琴剑剑俱是极凶毒的杀手，看她如此打法，简直是把王元度视为不共戴大的仇人一般。

王元度在惊涛骇浪中又支持了十二三招，感到情况实在不妙。速即施展出修迷密步，但见他在剑圈中忽左忽右的晃闪，霎时间，已冲出圈外。

白瑶琴尖声喝道："哪里走？把性命留下吧！"压剑疾追，喝声中，流露出她想杀死他的决心。

王元度唰一声，掠入大路旁边的树影中，时在黑夜，以他身法之快，的确很容易遁走。

另一方面，他的功力深厚，拳掌劲道，威不可当，白瑶琴可也不敢贸然紧追，须得提防他突然从黑暗中袭击。

因此她绕圈子追入荒野中，却听得方才王元度掠进去的树丛，发出枝叉断折的声响，她迅即兜回来，运聚功力于剑上，随时可以刺出。

王元度却已回到大路上，冷冷道："喂！我在这儿。"

白瑶琴迅即扑出路上，但见他屹立路中，手中拿着一根细长的树枝，长度与普通长剑一般。

她不禁嘲声而笑，道："原来你打算用折枝当剑的功夫，与我一拼，好极了，只要你敢拼，姑娘定能取体性命。"

王元度凛然大怒，想道："这个女子残酷狠毒之极，我不必再查她的身份来历，即可将她处死，为世除害。"此念一决，便不作声，默默调匀功力。

他已晓得对方剑法中的长处和弱点，心中颇有把握。白瑶琴唰地跃到他面前，提剑作势，欲刺末刺。

白瑶琴这一下，乃是蓄意试探对方的造诣，但须迫得对方出手，即可查知一个大概。谁知王元度动也不动，屹立当地，宛如渊亭狱峙，沉稳无比。她一看，迫不出对方的底细，剑尖一沉，快如电光石火般向他小腹刺去。

她长剑上风声极为微弱，当此黑夜之际，动手过招，大半须得倚靠耳朵，查听兵刃风响。是以早先王元度好几次险险丧命，便因此故。

王元度喝一声好，改从另一个角度方位攻去。他手中树枝发出的风响，比之真正的长剑毫无两样。但见他迅急猛攻，着着进迫，使对方全然没有还手的机会。

要知王元度本身功力强绝一时，加上他的少阳剑法，由原来的三十六招，经过乡老伯的修改，变成二十四招，已当得上是天下无双的剑法。再加上他练成了修迷密步，使他的剑法，威力倍增。因此，他这刻只要使出少阳剑法，就足以使白瑶琴手忙脚乱，招困力乏了。

此时，时移势改，那白瑶琴的无声剑，完全使不出威力。但她到底不比普通的名家高手，一瞧情况不妙，顿时下了决心，蓦然从对方剑圈中蹿出。

以王元度的功力身手，岂能这么容易就让她闯出圈外？当然这里自有道理，原来白瑶琴一瞧对方剑法神妙无比，功力强绝，情知自己迟早落败身亡。因此，她下了壮士断腕的决心，宁愿负点伤，先闯出去再说。假如她不是当机立断，再斗下去，等到王元度剑法威力完全发挥，她可就永远没有逃

命的机会了。

她肩上已中了一剑，鲜血涔涔涌出。但她理也不理，放步疾奔而去。

王元度倒没想到她一闯出去就没命奔逃，怔了一怔，这才赶去。可就落后了六七丈之多了。

他感到此女凶悍泼辣，世间罕见。今晚决计不可轻易放过她，即使不能杀死她，也须尽可能查出她的来历才行。因此，他提聚起丹田一口真气，飕飕急追而去。

两人霎时间，已奔出数里之遥，双方距离逐渐接近。以王元度的功力，不难猛然冲刺，加快速度赶上她，但他极想知道她是什么来历，现下逃往何处。所以他只求不被她甩下，并无立刻赶上之意。

忽见前面一座村庄出现，白瑶琴迅快奔入村内，王元度岂肯放过，也跟踪追入村内。

白瑶琴一直向村里面奔去，身形并没有消失。转眼间，她奔到一道高墙之前，这才回头匆匆望了一眼，迅即跃入墙内。

王元度心想这儿大概就是她的巢穴了，更不多想，呼一声越过高墙，落在里面的旷阔院子中。

他放目一瞥，恰见白瑶琴奔入一道门户，当即迅快追去。

这时，他才施展出他真正的速度，快如风驰电掣，一晃眼，已掠过旷场，冲入门内。他已闯入屋内，才听见外面传来女性的叱喝口音。这些女子，当然就是白瑶琴的同党了。

他冷笑一声，头也不回，双目如隼，紧紧盯住白瑶琴的背影，扑上屋顶。

白瑶琴已停住脚步，长剑指住对方，摆出门户。王元度挥枝进击，一招就把她迫退了六七步之多。

但他却斗然停止，回头一瞥，只见右后方两丈外，站着一个美貌少妇。他的目力极强，不但夜能见物，而且能够瞧得极远。这一瞥间，但见那美貌少妇面上，露出错愕惊诧之容。

白瑶琴尖声骂道：“你这臭贼，竟敢紧追不舍，你打算把我怎么样？”

王元度冷冷道：“你心里明白，何必问我？”

白瑶琴冷笑道：“好，你既然认识那个奸污妇女的淫贼，想来你也是他一路的人，不然的话，你怎会苦苦迫我，定要替他报仇呢？”

王元度晓得是她故意栽脏，硬说自己也是淫贼。却不惊慌，亦不急于分辩。

那边的美貌少妇哼了一声，道：“原来是个下五门的臭贼，今晚你来得去不得了。”

话声一落，取出一枚铜哨，吹出尖锐的声音。接着自己迅快跃过来，身手极是轻盈俐落。

王元度见她身手不凡，心中微惊，忖道：“怎的这个女子亦是武林高手？”

正转念间，那美貌少妇亮出兵器，却是一柄长刀，在黑暗中，闪耀出琥珀的光芒。他顿时恍然大悟，道：“姑娘敢是武林中大名鼎鼎的琥珀刀何心寒么？”

美貌少妇点点头，道：“不错……”声音冰冷异常。

她随即转头向白瑶琴望去，道：“姑娘贵姓？如何碰上这个贼人？”

白瑶琴道出姓名，何心寒啊了一声，表示她知道白瑶琴的来历。

白瑶琴又适：“我路过云梦，投宿客舍，邻房乃是一对年轻情侣……”

王元度也急于知道今晚这个误会的来龙去脉，当下抱枝屹立，凝神聆听。

白瑶琴接着又道：“到了天已黑齐之时，突然间，一阵笑声传来，这阵笑声含有一种邪恶的意味，任何人一听便知。我觉得很奇怪，因为隔壁那对情人先前在院子里说话，那个男子的声音我已听熟，天黑之时，他们说是回房拿什么物事，刚一回房，就传来这阵笑声。”

何心寒冷冷道：“这样说来，这阵邪笑之声，竟是别人所发的了？”

白瑶琴道：“正是如此，我一听不对，便打算过去瞧，何堡主你猜有什么怪事发生了？”

何心寒沉吟一下，道：“很难猜，你还是快说吧！”

白瑶琴道：“敢情我突然发觉自己四肢软麻无力，简直无法动弹。我本是盘膝坐在榻上，正要做例行工夫。这一突然软麻无力，险险坐不住滚落地上，但我深知假如滚落地上，可就休想能够设法使我恢复常态。因此，我用尽全身的意志和力量，支持着不让自己倒下去。”

她说到这儿，语声中禁不住流露出畏怖之意。

大家都不作声，只听她又说道：“隔壁那阵邪笑声一歇，但听他得意地说道：‘我先玩过这妞，再到隔壁去，这倒是罕得碰上的艳遇，居然有两个如此标致的妞儿碰在一起，让我玩个痛快。等我玩完她们，才取你小子的性命！“何心寒道：“这样说来，那个万恶淫贼竟是用迷香之类的手段，把你们通通迷倒了！”

白瑶琴道：“不错，我只听到这儿，便感到危机迫近眉睫，不敢浪费一点时间，连忙摄心定虑，拼命提聚功力，驱除那迷魂药力，也不知过了多久，猛可气脉贯通，全身功力已能完全提聚起来，连忙跌落地上，拿起兵刃，便扑到隔壁……”

何心寒道：“你这样做法，一定误了良机啦！”

白瑶琴讲道：“何堡主如何猜得出来呢？”

何心寒道：“你是个姑娘家，一定怕见到那淫贼的丑态，所以势必不敢直闯进去，而是出声惊动那淫贼，对不对？”

白瑶琴道：“正是如此，那淫贼怕我在门外暗算，因此穿衣后打后窗纵出，发声叫我过去。我先往房间一瞧，但见那个男子半坐在一张椅上，怒目圆瞪，敢情神智犹未去。可见得他不但是练过功夫的人，而且内功相当深厚，才能保持清醒。不过，我猜他一定宁愿昏迷过去……”

何、王二人都明白白瑶琴话中之意，是说那男子耳目功能尚在，目击自己的心上人被淫贼奸污，当然是极为痛苦难堪的遭遇。

白瑶琴又道：“床上躺着的那个女孩子，全身赤裸裸。这刻鲜血溅满胸，竟是胸中被那万恶淫贼刺了一刀。”

何心寒牙齿咬得格支格支的响。她一向极恨男人，听这一番悲惨可怕之事，更加对男性憎恨，冷冷地瞪了王元度一眼。

王元度听到那个女子已死之时，也不禁啊了一声。但觉那卫步青果然该死之至，无怪白瑶琴刚才那样子对他。

白瑶琴又道：“我说出来何堡主可得镇定一点，那个被害的人，我早先见过她的衣着，认得是贵堡之人。”

何心寒果然大大一震，此时有两条人影也在四下现身，逼近一些，以便听得清楚一点。

白瑶琴道：“她的名字中好像有个云字……”

何已寒骇然道：“不错，我的第三个徒儿阿云，今日外出，至今未归，哎！老天爷，怎会是她呢……”

白瑶琴道：“我当时真是痛梅交集，心想：假如我不是先惊动那淫贼，这位姑娘就不致于被害了。”

何心寒悲痛地长叹一声，道：“白姑娘你想错了，阿云既然被恶贼奸污，与其含垢忍辱而生，不如痛快一死。”

白瑶琴想一下，才道：“是的，我想这样更好些。不过当时我只有满腔悲愤，也感觉到了在鼻孔中塞的两粒解毒药丸已经生效。便猛向后院扑去，找到那厮，出剑狠狠攻击。”

何心寒这时可真忍不住了，道：“白姑娘得手了没有？”

白瑶琴道：“我跟他激战了百余招，才刺伤他的肩膀。这个淫贼立刻逃走，我苦苦追赶，一直追到离此不远的大路上，总算追上了。这个家伙就是在那儿出现，伸手架梁的。”

王元度恨声道：“但在下并没有使你让对方逃走了啊！”

白瑶琴恨声道：“你只是来不及而已，要不然你后来为何想杀死我？分明是打算替那淫贼报仇。”

王元度忙道：“在下当时只是觉得你不该那么残忍，假如我晓得发生过这回事，那又另当别论了。”

白瑶琴厉声问道：“你既识得那淫贼姓名，可知道他是个淫恶之徒么？”

王元度从实供认，道：“晓得，他是不夜岛高手卫步青，外号勾魂圣手。不夜岛全是淫邪之徒，天下无人不知，在下焉能例外？”

何心寒冷笑一声，道：“好极了，你既然知他本是淫邪之辈，则白姑娘杀他之时，便不该出头多事。何况其后你还苦苦追迫白姑娘，足见用心，嘿嘿！白姑娘可不是寻常的江湖道，她若非急于到此赐告一切，你休想追到此地来。”

王元度忙道：“何堡主慢着，在下尚有下情奉告。”

何心寒面色一沉，冷冷道：“你不必抬出你的师门来历，我这三禁堡，第一禁条就是不许臭男人踏入一步。总之，你即使有天大靠山，也得露上几手，方能出去。”

她没有说出这“出去”两字之内大有文章，例如活着出去和死了出去就大不相同。即使是竖着走出去或是躺着抬出去，亦大有分别。

王元度一听这话，晓得不论自己有多么大的道理，亦无法善罢干休。何况自己并没有很充足的道理苦追白瑶琴。这只是说在某种环境之下，既不容你详细说出经过情形，当时他愤而欲略加惩戒的因素根本描述不出，实在很难弄得明白。再加上白瑶琴一定会否认他这一指责，这就变得没法子解释了。

他淡淡一笑，忖道：“今日我非得使点功夫出来不可，好让这些蛮不讲理的女人们，日后知道收敛。不过既是如此，我就不能露出真面目了。”

这是因为他王元度之名，太以响亮，任何事情都会传扬扩大，此事非同小可，若是以讹传讹，人家真地会误以为他是不夜岛一路之人呢！

他抱拳道：“既然如此，多言无益，何堡主划出道来，在下勉力奉陪就是。”

他忽然如此爽快干脆，倒使何心寒、白瑶琴减少了许多恶感。

何心寒问白瑶琴道：“白姑娘乃是正式的当事人，未知尊意如何？”

白瑶琴道：“堡主好说了，小妹替贵堡惹来的事端，心中实感不安，今晚如何应付这厮全凭堡主作主，小妹恭候吩咐，决无异议。”

王元度从她们对答中，已听出白瑶琴的身份，非同小可，连一向乖僻的何心寒，也对她十分客气尊敬。他实在测想不出她是什么来历，当下很好奇地向她打量。

何心寒道声“有僭了”，一挥手，四下出现了六七个女郎，都点起火炬，顿时把这三四丈方圆的屋顶，照得十分明亮，此外，在火炬圈外，尚有不少劲装佩刀的女郎，大部份装束服式相同，只有三个女子，穿着得稍有不同。

王元度向来是守礼君子，绝不多看女子一眼，因此，他借火炬之光查看之际，也仅仅是查看她们的服饰，一旦看出有三个必是本堡身份特高的高手，便就此放过。竟不曾瞧着她们的面貌。

这是很可惜的事，因为假如他肯仔细看看那三个装束不同的女郎的话，一定见到其中之一是蓝芳时。那蓝芳时乃是何心寒的大弟子，不过若论武功造诣，她却不是最佳的一个。要知武功高低，正如世间其他学问一般，所谓学无先后，达者为师，因此她的武功并非是同门四人中最佳的一个。并不奇怪。

事实上，蓝芳时早就听出了他的口音，她放意站在火炬下面，好让对方瞧见自己。这样就可以从他的反应中，查看出他是不是王元度。何心寒冷峻地说道：“此处虽非平地，但在阁下眼中，谅必不放在心上，我们就在这儿领教领教。”

她心中已立了杀死对方的决心，但为了不使对方心生警惕，全力突围逃走，故意说得一如江湖上常见的场面一般，以比武之法解决纷争。通常摆出这种场子之后，双方都是点到为止，但须证明出胜负，即可解决一切。

王元度听她口气如此，心中窃喜，忖道：“瞧来这位女堡主并不如外传那么冷酷不近人情。今晚我但须施展出真功力，让她们知难而退，也就是了。”

白瑶琴向何心寒说道：“我有一句话，望堡主不要见怪，那就是这厮武功造诣颇高，小妹虽然还想一试，却自知未必抵敌得住。我想请堡主派人或是亲自出手，助小妹一臂之力。”

这话也就是说，并非是印证武功，王元度皱皱眉，心想：这个貌美心毒的女子，一定有花样，须得对她特别小心才行。他乃是当代第一高手身份，当然不能说出对方定要单人匹马出来印证武功的话。

何心寒沉吟一下，道：“白姑娘既然这样说，我就着阿心充当辅翼。”话声方歇，一个女子，提刀跃进圈内，却是个双十年华的少女，五官端正，眉宇间泛出精悍的神情。她的身法动作，已显示出实在十分高妙。

白瑶琴本来有一点不满，但看了她的身法，以及她那种坚凝沉着的气度，顿时心中释然，知道何心寒已派出她手下最高明的人物来作自己的辅翼。假如她们仍然失利的话，何心寒尚可出手支援。这样当然较之一开始就由她亲自出手稳当得多。而且有何心寒押阵，敌人想遁逃的机会也就少得多了。

白瑶琴和阿心二女，刀剑并举，顿时杀气腾腾。

王元度凝神一志，以御大敌，在这等情势之下，他更无法察觉蓝芳时

的存在。

火炬光华照耀中，剑气刀光，冲霄而起，一男二女，很快陷入激烈恶斗之中。

王元度折枝代剑，这一手功力已极是不凡，目下对抗二女联手之势，竟丝毫不显逊色。

何心寒瞧了一会，不由得心胆寒凛，忖道：“这厮这么厉害，我三禁堡虽然有许多奥妙机关，但恐怕也无法擒下此人，今宵若非有一元教的白姑娘在场，这一仗非输不可。”

原来何心寒虽是与外界几乎断绝往来，但仍和极少数一些人，偶有接触。如日月坞、一元教这两处，便是如此。

一元教的副教主甄红袖，曾亲访何心寒，交结为友。是故何心寒略知无声剑派的厉害。

她发出命令，顿时又出现八个矫健女郎，各持火炬，点燃之后，这一块地方更是明亮。

王元度一上手就力迫白瑶琴，处处放过那三禁堡高手阿心姑娘。一连十七八招，把个白瑶琴迫得直喘气，把全身绝艺都使了出来。

王元度这样打法，自然含有深意，并非是由于身在三禁堡势力范围，为了示好于何心寒而这么做。

双方看看又斗了二十余招，何心寒发出号令，突然间火炬齐灭，变成一片漆黑。

由于刚才火炬极多，亮如白昼，这刻突然熄灭，便令人感到格外黑暗。人人都瞧不见一点影子，包括正在交战的三个人在内。

白瑶琴趁这时机，施展出无声剑三大绝招，第一招是万籁俱寂，剑刃无声无息地攻出，却被敌剑封架住。

她当改使第二招宇宙无声，又是在全无半点风响中攻出了一剑，凌厉无情。

但剑招才发，又被敌人封死。不由得劳心大震，咬牙使出压箱底的第三招天聋地吸。

只听飒然一响，敌人已跃起七八尺，不但避过她这一击，并且当头扑下，凶猛反击。他出手之凌厉，部位之准确，都证明出他并没有被她的无声剑弄得失了方位尺度。这话也就是说，王元度业已破去白瑶琴的无声剑法，假如不是有阿心辅翼的话，这一记反击，尚可加倍的凌厉。

白瑶琴运剑力拒，被王元度手中树枝劈中剑身，顿时哼了一声，蹬蹬蹬连退了五六步，脚下发出踏碎屋瓦的声音，甚是响亮。

何心寒赶紧下令点火，霎时火炬齐举，照得这方圆数丈之内，明如白昼。

阿心业已仗刀猛扑，牵制住王元度，使他不能继续向白瑶琴进犯。在火光之下，双方又重新展开了一场鏖战。不过显而易见的是王元度在黑暗中破去白瑶琴的无声三大绝剑之后，已稳占了上风，招招进迫，把二女迫得团团而转，制胜只是迟早问题。

王元度早先与白瑶琴交过手，晓得她剑法不但奇奥莫测，最厉害的还是剑声特别微弱，在黑夜拼斗冲击，极为可怕，因此他一上手就全力猛攻，把她所有的绝招都迫了出来，其中有三招最厉害的，他已紧记心中。

自然，假如不是王元度这等一代高手，决计无法在激斗中查看敌人剑

路，还能一一记住，普通高手都是万万办不到的。何况即使有这等本事查看出来，假如没有练成修迷密步的无上身法，也是万难幸免。

白瑶琴算是倒霉透顶，在短短的时日之内，连败两次。不过何心寒的震凛决不在她之下，只因那王元度一直都全力针对白瑶琴，阿心屡次使出最凶毒的秘传刀法，他都不曾出手封拆，只仗着神妙身法，就容容易易的躲过，在她看来，王元度不单是身法神奇无匹，并且也深知本门秘传刀法的虚实，方可如此。

这一点既使她大惑不解，而同时又万分震凛，心想：他既是深悉本门奥秘，可知他存心入侵本堡，白瑶琴虽是引他到此，其实只是适逢其会而已。

她这么一想，可就沉不住气了，当即提聚功力，打算参加窑战，忽然有个女郎向她打个暗号，表示有十万火急的重要消息禀知。

何心寒退开七八步，那个女郎扑上来，低声道：“外面有人求见堡主，他说是云姑娘的朋友，非见到堡主不可。”

何心寒想起被奸杀惨死的爱徒阿云，顿时大为震撼，一言不发，疾驰而去。

在堡门口，她见到一个俊美少年，神色异常不安地在那儿打转。

她现身出去，冷冷道：“我是何心寒，你是谁？到此何事？”

那个俊美少年打量着何心寒，目光锐利之极。他道：“在下平天虹，因云姑娘出了事，特地赶来晋谒堡主。”

何心寒哦了一声，她也知道这次金鳌大会有平天虹这一号人物，也晓得他是武林中大大著名的川北桃花洞出来的高手，尝闻这一派出来之人，俱是俊美人品，目下这平天虹果然是如此。

她哼一声，道：“阿云死了没有？”

平天虹大惊道：“堡主既然晓得，那么在下远远望见火光冲天，敢情正在围捕凶手同党？”

何心寒听他这么一说，顿时醒悟，道：“不错，那厮棘手之极，我们正以全力对付。”她掉转身躯，作出便要赶回堡内的姿势。

平天虹忙道：“堡主请听在下一言，那凶手已死于路上，在下业已验明，方恨无以泄忿，既然尚有同党，而且竟敢踏入贵堡，负隅顽抗，堡主可不可以暂解禁令，让在下得以找到那厮，亲手杀死。”

他不但显得十分着急，而且大有哀求之意。

何心寒正希望他如此，以免自己开口请他助阵。

当下回头道：“好，你若有舍命一拼的决心，本堡就暂时废止禁令。”

平天虹大喜道：“多谢何堡主成全。”当下掣出他那柄招扇，随着何心寒跃入堡内。

他们很快就奔到战场，但见王元度如生龙活虎，指东打东，指西打两。

白瑶琴和阿心二女，已露出败象。

平天虹大喝一声“淫贼休得猖狂”，欺身扑入战圈。

王元度自然认得平天虹，见他居然现身于三禁堡中，不觉大为惊讶，只因平天虹这一派人物，素来以风流自命，见到合意的女子，绝不放过，而三禁堡则是对男人深痛恶绝的男人禁地，像平天虹这等人，更是视如恶寇，怎会让他闯入？

他一面急急挥剑招架，一面讶然忖想。很快就推想出平天虹一定就是那对受害的情侣之一，无怪他来势汹汹，大有同归于尽之慨。

王元度虽是坚毅卓绝之士，从来不怕敌人势力强大。但今晚情势与平常不同，他岂能变成淫贼同党而与这一干人拼命？

心念一动，顿时趁平天虹尚未发挥全力之时，猛可挥剑决荡，硬是图出了战圈，他极快地掠出火炬圈子，没入屋檐下面的黑暗中。

平天虹跟踪疾追之际，却被何心寒拦住，她向他连比手势，平天虹顿时明白她将要利用机关埋伏的力量，把对方擒下。于是，这一批人在何心寒指挥之下，迅快散开，火炬照亮了所有屋顶，使王元度必须在房下觅路逃生。

屋顶上平天虹睁大双眼，打量着这个以憎恨男人著名武林的何心寒，但见她看起来年纪只有二十六七岁，玉面朱唇，长得甚是美丽。如若在江湖道途中碰上，决计想不到她就是琥珀刀何心寒。他的目光转投到白瑶琴面上，只见她也甚是美貌，记得刚才力拼王元度之时，剑法奇诡奥妙，功力深厚，一时猜不出她是什么门派出身，不由得注目沉吟。

第二十四章　生误会盟主落陷阱

何心寒一直纵目四望，忽见正东方七八丈外，一盏红灯冉冉而起，她那冷漠的面上，不由得泛起一丝微笑，转回头来，恰见平天虹目注白瑶琴，颇为出神。不由得长眉一皱，星眸中闪过一片凶光。

她轻咳一声，说道：“我们可以到下面等候结果了。”

平天虹大喜道：“那恶贼武功之高，在下平生罕曾得见，何堡主老然已擒住了他，那就太好了。”

他跟随着何心寒、白瑶琴二人跌落平地，穿过一重房舍，走入一间布置清雅的小厅内。

厅中灯烛高挑，明如白昼，何心寒请客人在一张太师椅上落坐，一个青衣侍婢奉上香茗。

何心寒这才说道：“敝堡有一处地方经过精心设计，纵是天大英雄，若然误入其中，亦可顺利生擒，但还须等候消息。”

平天虹哦了一声，举起香茗。他自从人厅之后，鼻中就嗅到一阵若有若无的香气，这刻斗然间感到喉中干渴，举杯一饮而尽，他放下茶杯，又好奇地向白瑶琴打量。

何心寒突然冷冷道：“平天虹，此堡不许男人涉足的禁条，你自然知道的。”

平天虹一听她口气不善，心中暗惊，忙道：“在下已得堡主亲口允准，方始踏入，难道堡主已经忘记了？”

何心寒道：“我没有忘记，但敝堡另有一条禁规，那便是勾引本堡门下弟子之人，一律诛杀不赦。孽徒阿云犯了本堡禁规，即使能活着回来，亦须处死。目下她已遭报应，不必再说。但你还好好的活着，按照敝堡的禁规，须得取你性命才行。”

平天虹大加警惕，他为人极为诡诈多计，心知目下已陷身对方的险地中，决不能轻举妄动。

当下缓缓道：“本来这等禁规不能约束外人，不过堡主既然这么说法，

想必已经没有第二条路好走的了？”

何心寒嫣然一笑，道：“如若没有第二条路好走，我也不会当着白姑娘的面说出来了。”

平天虹忙道：“在下洗耳恭听，请堡主示下。”

白瑶琴也被这突然发生的变故，弄得摸不着头脑，但这宗事似是不便接口，于是只好伸长颈子，等候下文。

何心寒呷一口茶，徐徐道：“由于你出手相助，使强仇入伏，不能抹煞你的功劳。因此，我让你有一条生路，那就是请白姑娘说一声。她如要你死，你就非死不可，如让你生，那么我就不杀死你。”

白瑶琴大为惊讶，忖道：她为何把这生死之权交给我？这白瑶琴本来亦是任性大胆之人，不明其故，却不费心多想，纵声一笑，道：“何堡主这话可是当真？”

何心寒道：“自然是当真了。”

白瑶琴道：“只不知何堡主可晓得小妹生性甚是憎厌男人？假如要小妹决定，可能不大公平呢！”

何心寒透出亲切的笑容，道：“原来如此，但不妨事，他已别无选择了。”

平天虹忿忿朗声大笑，声震屋瓦，接着道：“本人走南闯北，会过天下群雄。但还未有人胆敢如此不把平天虹放在眼内的。”他话声一顿，又道：“本人决意听个明白，始作答覆，两位即管商议。”

何心寒瞧也不瞧他一眼，道：“白姑娘快说出你的意思，我好遵办。”

白瑶琴却沉吟一下，才道：“这一位便是参加金鳌大会，名闻当世的十大高手中的桃花派平天虹么？”

平天虹道：“正是区区在下。”

白瑶琴道：“若是略有声名之人，可就不能让他死不瞑目了，何堡主你说对也不对？”

这话听起来似是暗示不判决他死，但弦外之音，却大有藐视之意。

平天虹只冷哼一声，没有插口。

何心寒道：“白姑娘尽管说吧！”

白瑶琴道：“小妹的意思是先领教他十招，才说出最后的裁决！”

平天虹鼻孔中冷嗤一声，道：“好大的口气，本人如若全力出手，只怕白姑娘接不满十招之数。”

白瑶琴起身道：“空言无益，厅外的院子足够我们动手施展，先斗完十招再说。假如我技艺浅薄，死在你桃花扇下，那是死而无怨。”

平天虹霍地站起身，大步走到厅外院中，仰头一望，星斗满天。

何心寒等人站在厅外台阶上，冷冷道：“你想逃走的话，不妨先斗完这十招再试。反正本堡的布置早已完成，现在逃走和过一会才逃走都是一样。”

平天虹怒道：“谁打算逃走了？”

突然间，一股冷森森剑气迫来，平天虹挥扇发出内力，护住全身。转眼一望，只见白瑶琴已提刻作势，招式极为森杀诡奥。

他皱皱眉头，道：“本人这十招是一定要接的了，但心中不明白的是，白姑娘是否与何堡主已经串通好的？”

白瑶琴道：“你猜错了，何堡主刚才的用意十分明显，旨在试探一下我到底偏帮男人抑或帮助女人。当然我的答复你已知道，毋庸再说了。”

平天虹气得一佛出世二佛升天，心想：这等事不过是一句话可解决，

何须用别人性命作试？他平生傲视当世，横行无忌，从来未受过委屈。以金鳌大会之事而论，他也不过是技不如人，受了挫败而已，并非委屈，目下却被这两个妇人弄得气忿难平，当下喝道：“快动手吧，再说下去，本人可忍不住要破口大骂了。”

白瑶琴果然不敢惹出他的污言秽语，道：“好，看剑！”光芒打闪，剑势已当胸刺出。

她这一剑去势绝快，但风声却极为微弱，极易使人判断错这一剑的速度。

平天虹则地打开折扇，封住剑势来路，左手骈指疾点，嗤一声指力激射出去。

白瑶琴喝一声“好强的指力”长剑轻挥，潮卷而至。

平天虹一瞧她这一招变化极多，若是以破拆手法应付，防不胜防。当下也大喝一声，挥扇疾拍，叮地一声，剑光已击中扇子，双方都震得退了一步。

平天虹冷笑一声，道：“姑娘好深厚的内功，你且接我一扇瞧瞧。”唰一声，挥扇击去，但见那半张半合的折扇，幻化出十余把之多，宛如一群巨蝶飞扑而去。

白瑶琴晓得厉害，挥剑拒拆，一连使出仰矩翠严、白云封洞、来拒复攻三招，方始于最后反攻一剑，迫退敌人。

她不禁喘一口气，忖道：“怎的我最近连遇强敌，都难以得手？若是如此，我岂能帮助红袖姊姊霸踞武林？”

此念一生，顿时杀机大盛，双目射出森冷光芒，准备出手。

她自然不知自家运气实在不好，最先是碰上了博学渊知的钱万贯，刚才的对手却是王元度。这两人在目前俱是一流中的顶尖人物，她之败阵，乃是理所当然。眼下这个平天虹亦是罕有高手，她除非使出无声剑法的三大绝招，否则，难望取胜。这时双方都是蓄势待发，平天虹恨声道：“你虽是貌美如花，但心比蛇蝎，我今晚非取你性命不可。”

白瑶琴一直紧盯住对方面庞，听了他满含怨恨之言，忽然发觉这个年轻人长得十分风流俊俏，芳心中不禁一动，自家却也不晓得是不是对方夸赞她一声貌美如花，所以陡然消失了杀他之心。

她突然连退四五步，大声道：“请堡主熄灭灯火。”

平天虹冷笑道：“摸黑拼搏，岂能难倒我平天虹？”

何心寒知道白瑶琴要使出无声剑绝艺，连忙转身入厅，扇灭灯火。

平天虹忽然听到白瑶琴低声道：“灯火一灭，我们拼两招，然后你让我轻轻刺伤。”平天虹一怔，不明白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白瑶琴又低声道：“你已中了毒，即使逃出此堡，也是死路一条，记住我的话去做。”

话刚说完，大厅内透出来的灯光完全熄灭。

白瑶琴娇叱一声看剑，黑暗中铸铸连响两声，接着白瑶琴一阵得意笑声，但人已跃开一旁。

平天虹哼一声，道：“本人虽是失手受伤，但尚可一战。”

白瑶琴讥声道：“十招都接不下，你还夸什么？”

平天虹长叹一声，何心寒已点起灯火，道：“两位回到厅中谈谈吧！”

白瑶琴首先走入厅中，何心寒连忙跟进。

平天虹也颓丧地跟入厅内，仍在原地坐好。

何心寒道：“姑娘的最后判决可以宣示了。”

白瑶琴笑道：“此人武功还过得去，同时虽是心性高傲之人，却肯认输，乃是英雄本色，所以我不让他死。”

何心寒颔首道：“好！”举手一挥，平天虹突然哎了一声，原来他双手双足都被铜箍箍住，全身紧贴太师椅上，动弹不得。

何心寒向他摆摆手，道：“你先别出口辱骂，须知我此举乃是让人活命的手段。”

她掣出三粒紫色丹药，又道：“你中了化骨散奇毒，若然不得解药，七日之内，身体全无感觉，武功仍在，但七日届满，全身骨头突然发痒，半个时辰内，骨骼全化，变成一个侏儒而死。”

平天虹一听这话，也不能不信，道：“何堡主可是在茶内下的毒么？”

何心寒冷笑道：“不错，我已点燃了一种异香，男人嗅吸入鼻，便感到口中顿渴，非喝光那杯茶不可。”

她转眼向白瑶琴望去，微笑道：“前此奉赠的异香和化骨散，不知有效没有？”

白瑶琴道：“堡主赐赠的香药，宝贵无比，岂能轻易施用。但今日眼见异香灵效，足见高明。小妹佩服之至。”

何心寒笑道：“白姑娘客气了。”

她的目光转到平天虹面上，又道：“但服下解药之时，他仍然得受点活罪，我记得已向白姑娘讲过。”

白瑶琴点点头，道：“当得拜睹灵药之效。”

平天虹这才明白那白瑶琴何以晓得自己中毒，又得知自家实是在生死之间打过滚，这何心寒分明是把自己当作试验品，好让白瑶琴深信那化骨散和异香的威力。

何心寒把三粒丹药都给他服下，片刻间，平天虹但觉全身奇痒难当，但四肢被完全箍住，无法移动搔抓，心中难受之极，额上汗珠一滴滴的流下来。他虽是如此痛苦，但仍然紧紧咬住牙关，闷声不哼。

只过了一会工夫，在平天虹来说比一年还长。他实在挺不住这奇痒的痛苦，竟昏了过去。

何心寒道：“这就是刚强自负的好处了，寻常人熬受不住之时，势必呻吟叫喊，这一来就泄了药气，虽是奇痒略减，却不会昏迷过去，并且又须多捱不少时间才可无事，他只等醒转，就没有事了。”

平天虹悠悠回醒，身上已全然无事，转眼一看，自己躺在地上，数尺外一道铁栅，隔绝去路。他跳起身，略一运功，竟然恢复如常，武功并未失去，探手人怀一摸，身上之物都在，桃花扇也好好的插在腰间。

他打量四周一眼，却是个方丈石室，连窗洞也没有。铁栅外却是一条宽大甬道，对面石壁上挂着一盏风灯，火焰黯淡，他一向心高气傲，根本没有瞧瞧肩上的剑伤，便厉声大喝道：“有人么？”连喝三声，回声隐隐，可见这条甬道相当的长。

他听不到回答，只好暂时忍住怒气，细瞧铁栅，都是儿臂粗的铁枝，武功再高，也无法击毁，他审视片刻，才冷笑一声，取出桃花扇。他在扇柄处板出一截刀刃，又短又窄，但寒光闪耀，显然锋快无比，这数寸长的刀刃，用以对敌自是无甚用处，但却能斩钉削铁，对付这些铁栅，当然绰有余带。

忽闻一阵步声传来，他连忙收起桃花扇。片刻间，两个黑衣女子走到灯光之内，她们面上都蒙着黑布，使他瞧不见面目。

平天虹厉声道：“这儿可是三禁堡么？”

左边的女子道：“不错，我们奉命来瞧瞧你回醒没有，如若回醒，就送食物给你。”

平天虹闻言，顿时感到腹中饥饿，当下喝问道：“现在什么时候？”

那个女子冷冷道：“你这等凶恶口气，谁跟你说话？”

平天虹一怔下，只好沉声又问一遍。

那蒙面女子道：“这就对了，现在是午刻时分，你可感到饥饿么？”

平天虹凝目瞪视着她，过了片刻，才道：“你是不是何心寒？”

蒙面女子道：“不是，但我劝你对堡主客气些，别直呼她老人家的名讳。”

平天虹冷笑一声，目光向另一个也蒙着面的黑衣女子，道：“你怎的不开腔说话？”

那黑衣女子不言不动，但平天虹却感觉出她幕面后锐利的目光。

当下又道：“你可能是何心寒，所以不敢开口，对不对？”

左边的黑衣女子道：“她也不是堡主，平先生请相信此言。”

平天虹想道：“那么她为何不敢出声说话呢？”他忽然想起被卫步青奸杀的阿云，心中又是悲痛，又是忿恨。但转念忖想及自己目下落在何心寒手中，看她似有借故杀死自己之意，自己的生死尚有问题，为阿云报仇这一层，岂易谈到？因此除了悲伤忿恨之外，又增添一种虎落平阳，龙困浅水般的沉郁。

他面上的表情变化极巨，右面那个女子突然开口道：“你想得不错，此地专门用来禁锢高手，你虽是武功犹在，兵器未失，但若想逃走，只怕比登天还难。”她虽是没有瞧出平天虹是为了阿云而悲恨，但却也猜中了一部份。

平天虹听她口音不是何心寒，较觉心平气和，冷笑一声，对于能不能逃出此地一事，不表示半点意见，却道：“我只想问姑娘一声，那个万恶淫贼的同党，现下怎样？他亦是不夜岛之人么？”

右面的黑衣女啊一声，敢情从他这一问中，方始悟出他刚才实在是念及阿云。她缓缓道：“本堡从昨夜开始，就展开大规模的行动，严查附近各地，确知没有不夜岛之人在附近，我们也刚刚才回来。至于那个恶贼的同党，现下已陷入本堡绝地铜墙铁壁之内，此人虽是十分机警，武功强绝，但只等他到达最后一间石室内，即是束手就擒之时了。”

她转头向左面的黑衣女子道：“心妹，你去吩咐她们送茶水食物来。”那黑衣女子欠身应了一声，迅快去了。

平天虹道：“姑娘和阿云如何称呼？”

那黑衣女道：“我是她的大师姊，单名阿芳。”

平天虹道：“原来是芳大姐。”

他沉吟一下，才道：“小弟有几句心肺腑之言，只不知大师姊肯不肯相信？”

阿芳道：“你还没说出来，我怎知可信不可信？”

平天虹道：“小弟当时眼见阿云惨死！痛不欲生，发誓为地复仇。现在既知那恶贼是不夜岛高手，自是不能放过不夜岛了。”

阿芳沉吟道：“你可是说想到不夜岛去，杀尽这一派之人，为阿云报仇

么？”

平天虹道：“正是此意，小弟若是白白毁在三禁堡，还不如死在不夜岛中，好歹也得拼掉他三五个高手，方始甘心。”

阿芳道：“这话有理，你可是想我转告家师？”

平天虹摇摇头，道：“不是，小弟要大师姊作主，私下释放了我。你若把这话告诉何堡主，她一定不答应。”

阿芳奇道：“你怎知家师一定不肯？”

平天虹道：“她如此憎恨男人，一定吃足了男人的亏，所以这一生一世，休想让她再相信男人的话。”

阿芳哼了一声，心想：我也吃过两个男人的亏，现在方知师父常说臭男人之言不可相信，这话的确非假。

但她又觉得假如让平天虹到不夜岛报仇，的确是个绝妙主意，胜过白白取他一命，是以亦愿立时放他。

平天虹见她忖思，晓得她心中已经活动，当下道：“大师姐且想一想才回答，只要你答应了，小弟自有脱身妙法，决不会连累到你。”

此时阿心已迅快走来，道：“茶饭马上就送到，师父命我们去瞧瞧那个恶贼同党。”

阿芳点点头，和阿心沿着甬道走去，到了尽头处，一扇极厚重的大铁门封住去路。她们用钥匙开启机关，轧轧一阵声响起处，铁门往石壁内滑缩。两人迅即出去，把铁门关好，这才再往前走。

这是一条狭窄的隧道，极是黑暗。但她们熟悉地势，都走得很快，几个转弯，已到了一条宽大的甬道内，一边石壁中隔丈许就有一盏灯，另一边石壁却挂着一排黑色的四方布块，乍看好像有一列黑色的窗门一般。

她们迅快把甬道内的光通通弄熄，顿时一片黑暗。然后揭开对面石壁上一块黑布，壁上出现一个比面盆还要大的洞穴，但外大内小，透过一尺厚的石壁时，里面的穴口只有拳头那么大。

阿芳悄悄望入去，却是居高临下，但见整座石室约是丈许方圆，都收入眼底。石室内点有灯，倒也光亮，一个人倚壁而立，闭目不动。这人虽是作商贾打扮，上唇蓄着小胡子，看来年纪约在三四旬之间。但阿芳却瞧得出他的真面目，不是王元度是谁。

这座石室已是最末第二间石室了，这一铜墙铁壁的机关，一共有二十间这么大小的石室，任何人陷身其中，只有设法找寻启门的机括，找到之后，暗门一开，任何人都非进去不可。

这是因为只有这么一道门户，若想寻路逃走，自然得进去探一探。从第一间石室开始，一连串二十间，俱是这等情形，只要踏入第二间，门户立闭，再也不能开启，待得找到机括，却是通到第三间石室之内。

如此一步步紧迫，陷入此地之人，迟早会到达第二十间石室，经过这许多石室，都没有别的情况发生，任何人的警觉性都会减低，加上疲倦饥渴，反映迟钝许多。就在这最末一间石室之内，布置有几种生擒敌人的机关。这等手法，可说是万无一失。

现在王元度已抵达第十九间，饶地为人沉稳精细，气度大异常人，这刻也不免十分枯燥烦恼。他倚壁闭目调息了一阵，睁开双眼，望着一块突起的石角，他已可以断定那方石角必是开启暗门的机括。由于他搜查已久，早就不对屋顶上的透气洞加以注意。但他怎知这刻有两对眼睛，暗中窥视他的

一举一动。

王元度走过去，伸掌复按在石角，挥力往内一压。轧轧连响，右侧出现了一道两尺宽的窄门，他转眼望进去，看见这间石室和以前所见的都差不多，他锐利的目光在墙上查看一遍，没发现他弄下的记号，断定从未来过，于是举步跨进去。

砰地一声，身后暗门自动关紧。他已见得多了，毫不在意。但见对面壁上也突现出一块石尖，更不迟疑，迅即走过去伸手一按。

那块石角应手沉下少许，但力道甚强，因此王元度不得不增加几成真力猛按。石角倏然变得轻如无物，敢情他这一下已把石角按到某一程度，石壁上这方两尺大小的石块，突然缩进，若是旁人，这时非跟着向前栽不可。但王元度是何许人也，石块刚一缩，他业已气沉丹田，双足牢牢钉住地面，右手仍然作按出的姿势，只是石壁已陷入一块，使他只摆个空架子。

他身子虽是不曾前倾，可是脚下的石块忽然下坠。此时他全身力道重量完全聚集在双足，这么一来，可无法及时跃起，身形随着石块猛然坠下了三尺，铮铮连声，七八道铜箍把他下半身箍得紧紧的，全然动弹不得。

王元度身子仍然在往下沉，速度已变得甚是缓慢，一直沉下了丈许，又出现了七八道铜箍，向他夹到。他虽是出手抵住了其中两道，但其余的全然不受影响，有的束腰，有的束胸，有的勒颈，总而言之，这十七八道铜箍把他束缚得动弹不得，只有两臂仍然活动自如，王元度心想，此时若有敌人出现，那是最好不过了，定可把敌人抓住，逼他放开自己。

然而王元度这个想法大错特错，敢情敌人虽是来了，他却全然无法可施。

原来敌人只是发声，并不曾现于室内，况且他陷入地下丈许，根本也瞧不见室内的情况。

一个女子的口音道：“好俊的功夫，可惜已无法施展。现在好好听着，假如你不垂下双手就擒的话，姑奶奶先让你尝一尝人粪的味道。”

王元度一听此事非同小可，自己宁愿送了性命，亦不能如此受辱。

当下大喝道：“大丈夫可杀不可辱！”

喝声中双手一垂，全身便已被箍得紧紧的，无从发力了。

只听背后发出声响，一双手连戳他数处大穴，接着铜箍完全松开，缩回石中，轧轧一响，他立足的五尺方圆之地，复又上升，直到与地面起平，方始停止。

室内已有一个黑衣女子屹立一角，他身后尚有一名女子，抓住他双臂不令他跌倒。只见在方已打开了一道门户，里面或挂或摆，俱是刑具。

他被那女子推到角落，那儿不知何时已多了一双钢铁制造的太师椅，他坐落椅上，顿时双手双足分别被径寸粗的铜环紧紧箍在椅上。

王元度心中一叹，忖道：“我纵是运气打通了穴道，也没有法子挣得脱这些铜环禁制。”

屋角那个黑衣女子缓缓走过来，王元度发觉她似是来势不善，不禁长笑一声。

黑衣女子压着嗓音，沉喝道：“你笑什么？”

王元度道：“我笑你们三禁堡浪得虚名，其实你们这等势派，只好吓唬无知之人。”

黑衣女子道：“笑话，本堡难道不敢取你性命不成？”

王元度道：“我瞧定是不敢，才有这许多张致模样。”

黑衣女子怒道：“大胆狂徒，今日非取你狗命不可。”

王元度道：“那就不妨试试看。”

黑衣女子一跺脚，突然左右开弓，连打了他七八个耳光。她出手甚重，王元度不能运气相抗，顿时双领红肿，唇角流下鲜血。

王元度平生还是第一次如此受辱，而且是受辱于一个女子，不禁忿恨之极，虎目圆睁，怒光四射，恨不得挣脱重重束缚，出手揍她一顿。

黑衣女子停手后见他如此愤怒，不由得狂笑数声，似是十分欢畅。

王元度突然间怒恨全消，反而泛起满胸怜悯，忖道：“她以前不知被哪一个男人骗过，是以心中如此怨恨男人，我让她打几个耳光，就当代那男人向她赔罪，又有何不可？”

他本是大英雄大豪杰的胸襟，代人受过，在他来说，简直不算一回事。

黑衣女子道：“你很气恼吧？要不要起身跟我拼斗一场？”

王元度平静地道：“在下既不气恼，亦不想动手。”

那黑衣蒙面女子冷笑道：“这话只怕言不由衷。”

王元度道：“姑娘若然不信，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黑衣女子道：“我倒要问一下这是什么原因？”

王元度道：“说出来也没有意思，在下还是省点口舌的好。”

黑衣女子冷冷道：“对付你这种人我最有办法，你不怕死，不怕任何毒刑，但却忍受不了侮辱。我第一步整称之法便是喂大粪，假如你熬得住，我还有第二步第三步。”

王元度听了这话，可不能不怕，当下道：“好，在下说出原因便是。”

他话声略顿，暗忖此女手段毒辣，尤其是她竟然瞧得出自己已不怕死，言明用侮辱手段，迫使自己低头，可见得她聪明过人，极难对付。

他又道：“在下因想姑娘如此痛恨男人，料必曾经吃过男人的亏，记恨于心。在下身为男人，让你打上几下出出气，替那个对不起你的人赎点罪，又有何不可？是故心中不恼。”

他说完第一个原因，黑衣女子为之一怔，喝道：“还有呢？”

王元度道：“姑娘要我出手一拼，但在下料你也不敢解开我的穴道，即使你敢，但在下却想到假如令你伤亡，于我无益，于人有损，这等架不打也罢。”

黑衣女抬目投向她在侧的同伴，道：“阿心，据你看来，他的话可信不可信？”

阿心道：“小妹认为可信。”

她说得如此肯定，阿芳不禁又是一怔，道：“为什么？”

阿心道：“小妹记得早先和白姑娘双斗此人之时，明明有几次他可以伤得我们，却轻易放过，可知他的确没有伤人之心。”

王元度道：“谢谢姑娘主持公道。”

阿心声调一冷，道：“虽是如此，但若是家师下令让我杀死你，我会毫不迟疑的下手。”

王元度道：“是了，姑娘也极为憎恶男人，这倒怪不得姑娘，只怪咱们男人不好。”

阿芳道：“这厮会花言巧语，要小心千万别上他的当才好。”

阿心道：“小妹这一辈子永远不再相信男人，大师姊放心。”

阿芳定睛望住王元度，好一会工夫，眼中突然又冒出仇恨的光芒。

王元度讶然忖道：“只不知她为何如此很我？”

方转念间，阿芳已扬起纤手，左右开弓，又打了他七八下耳光。

这几下耳光打得王元度眼前金星乱冒，晕头转向。但却把他的灵感打出来，一个意念迅快闪现心头，忖道：“是了，明珠以前曾经告诉过我说，她姊姊蓝芳时姑娘乃是何心寒门下高弟。这个女子不但蒙住面，而且极力改变口音，定是蓝芳时无疑了。”

王元度既然猜出对方是谁，也就恍然明白她何以对自己如此仇视了。不过他倒是颇有收获，查出了蓝芳时不是落在姜石公手中，而是回到师门庇护之下。这样说来，她也早已认出自己是谁了。

阿心道：“大师姊，我们得回去向师父禀告已擒下此人之事啦！”

阿芳点点头，转身走入那个放满刑具的房间，阿心也跟了进去，但听另有门户开闭之声，不久，就沉寂无声。王元度半闭双目，暗暗运气，不一会已把穴道打通，恢复一身功力。但双手双足的束缚却没有法子挣得脱，试了许久，最后只好放弃此想。

大约过卜一个时辰左右，一个黑衣蒙面的女子独自走入石室，她用一根钥匙在太师椅右边扶手上，插入一个匙洞内，啪地一声，王元度右手铜环打开了。接着，把一个木盒放在他膝上，盒内有一壶茶和食物。

王元度拿起茶壶，吮吸了好几口茶，这才放心，长长透一口气，道：“姑娘可是曾经来过的两位之一？”

黑衣女子道：“不错，我打过你无数耳光，你竟忘记了？”

王元度一听果然真是蓝芳时，暗自叹一口气，拣了一大块牛肉，送入口中慢慢的吃，蓝芳时站在数尺外，静静地瞧着他，眼中不时闪射出仇恨之光。

王元度吃了不少，道：“谢谢姑娘，在下饱啦！”

她走过来，伸手拿起食盒，这时王元度若然出手，定可把她拿住，取过钥匙，恢复自由。

但他却没有这么做，微笑道：“姑娘未免太大意了。”

蓝芳时仍然用假嗓音道：“什么大意？”

王元度道：“假使在下已运气打通了穴道，姑娘定必为我所算。”

蓝芳时适：“那么你为何不出手一试？”

王元度哼一声，道：“在下并非虚言恫吓，确实有此可能。”

蓝芳时道：“既然真有可能，为何不试？”

王元度被她迫得无法回答，只好闭口不语。

蓝芳时冷笑一声，把食盒放在地上，然后用钥匙把他手脚铜环一一打开。王元度挺身站起，完全恢复自由。在这等形势之下，更有把握可以擒下蓝芳时，但他全然想不透她为何这样做，难道是有恃无恐，抑是以为他尚未打通穴道？

蓝芳时背转身子，站着不动，过了片刻，冷冷道：“原来你是个懦夫！”

王元度讶道：“懦夫？”

蓝芳时适：“不错，你是懦夫。你明明已打通了穴道，又恢复了自由，居然还不敢动手。”

王元度还未整理好紊乱的思绪，蓝芳时已回转身，道：“你既不敢动手，那就别动手，让我点住你穴道。”

王元度被她弄得头晕眼花，但见她伸出纤指，直向他胸口穴道点到。

王元度一闪身，让开她纤指，道：“姑娘且慢。”

蓝芳时却迅快运掌劈去，手法凶毒之极，口中道：“好极了，干脆动手吧！”

王元度身形连闪，把蓝芳时连环攻出的杀手完全避开，朗声道：“姑娘苦苦迫我出手，不知是何用意？”

蓝芳时见他身法神奇奥妙之极，晓得无法击中，停步凝身，冷冷道：“我打算取你性命，别无他求。”

王元度道：“不对，刚才在下全然无法还手之时，你不动手杀死在下，却要放开了在下才出手……”

蓝芳时一声冷笑，截断了他的话，道：“你枉为男人，比女人还要罗嗦，我告诉你，眼下只有两条路，一是你出手反击，一是束手任我点住你穴道。”

她举步迫近王元度，双手垂下，也不防范王元度的反击。换言之，王元度只要出手，杀死她或是点住她的穴道都行。

王元度自然不敢取她性命，亦不敢点她穴道，因为他深知蓝芳时性情古怪。如若点她穴道，此仇此恨，终身难解，他被她迫得后退，最后脊背碰到石墙，退无可退，但见蓝芳时出指一戳，点中他胸前穴道。她纵声狂笑了一阵，才道：“懦夫！”

话声中充满了鄙夷之情。接着一手抓住他的手臂，曳向对面石壁，举手一按。突现门户，却便是早先见过的那一间放满刑具的石室。

入室之后，左边墙上轧轧响处，又裂开了一道门户，门外出现了一个黑衣女子，道：“大师姊你没事吧？”

蓝芳时道：“我很好，遗憾的是这厮不敢出手。”

那黑衣女子乃是阿心，她仍然蒙住面孔，是以直到现在，王元度还不知道她的面貌长相怎样。

阿心道：“小妹真想不通此人为何不敢动手，难道真是懦夫？”

蓝芳时道：“当然是懦夫了，这厮聪明得很，明知此处机关奇妙厉害，即使杀死了我，也逃不出去。又想到假如伤了我，定必立时丧命在咱们的机关之下，所以死也不肯出手。”

阿心道：“但他一定不晓得大师姊命小妹暗中窥伺之事。”

蓝芳时道：“他当然知道有别人暗中监视着。”

阿心道：“就算他知道吧，但他怎知你下了严令，一旦落在他手中，就发动烈火，把你们一齐烧死？他决计想不到大师姊竟打算与他同归于尽吧？”

蓝芳时道：“总之他是个懦夫，不敢出手就是了，走吧，我们把他安置好，还有事要做。”

王元度在蓝芳时和阿心两人架持之下，经过很长的黑暗甬道，穿过一重铁门，眼前顿时光亮。

但见一面是石壁，另一面则是用铁栅栏拦着的囚室，在这条甬道之内，一共有四五个囚室之多。她们把他领在第一间囚室之内，并不缚起手足。王元度很快就运气打通了穴道，恢复自由，记起刚才阿心之言，不禁感到骇然，心想蓝芳时竟是打算与自己同归于尽，可以想见她心中是多么痛恨着自己了，假如她晓得明珠已正式许配给自己，恐怕手段更为激烈。

不久，他就得知在这个石牢还有别的人，但他也懒得出声询问，眼看

对面墙上窗户透入的光线渐黯，可知道这一天又逝去了。

晚餐送来时，证实另一端的囚室内真的还有一个同伴。送饭的女子身着青衣，蒙住面孔，不言不语，因此，王元度一点也猜不出她是蓝芳时或阿心。

翌日中午时分，一个黑衣女子从铁栅底下塞了两个馒头，一碗茶以及少许的菜。王元度拿了就吃，懒得去猜她是谁。

但这个黑衣女子到了另一头，囚室内之人问道："那边的人是谁？"

黑衣女子道："就是那淫贼的同党。"

这两人的声音王元度都认得，一是蓝芳时，另一就是平天虹。王元度大奇，想不通那平天虹怎会也被囚禁此地。

当下侧耳听去，那平天虹又问道："他叫什么名字？是什么家派的？"

蓝芳时道："我们没有问，管他是谁，反正宰了就完啦！"

平天虹道："你们打算几时动手？"

蓝芳时道："快则两天，多则三日，云妹妹的坟墓弄好，定要剖他之心，祭奠我那云妹妹。"

之后，王元度就听不见话声，但由于隔了好一会才听到蓝芳时离开的步声和铁门开闭声，可知他们曾经低低交谈了几句话。

过了半个时辰，王元度朗声应道："兄弟王元度，平兄何以也囚禁此地？"

平天虹惊讶得啊了一声，接着厉声大笑，响亮异常，在甬道中回响不已，笑声一歇，他又喝道："想不到当今第一高手王元度，竟与不夜岛之人是一样的淫贼。"

王元度道："平兄心中难道当真相信这话么？"

平天虹果然沉默了半晌，才道："你虽颇有侠名，但焉知非是作伪？世上尽多人面兽心之辈，这事有凭有证，岂是狡辩得来的？"

王元度道："兄弟却不知有何凭证落在平兄手中？"

平天虹厉声道："你替卫步青报仇，追杀白姑娘，事前又曾设法阻止她杀死卫步青，这还不算凭证？"

王元度道："当时兄弟还瞧不清楚死者是谁，只觉那白姑娘手段太过恶毒，是以质问了几句。她既不道出原因，复又向兄弟猛施杀手，这才激起了兄弟怒火，意欲教训她一次，免得她恃艺逞能，做下无数杀孽。其后追入三禁堡，那何堡主一口咬定兄弟是不夜岛之人，此时白姑娘也说出来卫步青的恶行，兄弟才得知。"

平天虹嘿嘿冷笑，道："简直是胡说八道，你既然知道了内情，以你的一身功夫，难道不会马上退走？何以尚要出手？"

王元度道："她们迫得兄弟非出手不可，那也是没有办法之事。"

平天虹道："就算是这样吧，但你为何不说姓名来历，分明是有意替卫步青报仇之后，一走了之，江湖上谁也不知凶手是谁？我猜得对不对？"

王元度见他不肯相信，懒得争辩，却问道："然则平兄何故被囚于此地？"

平天虹很声道："我的事用不着你管。"

王元度心想我本来也不想管，不说就拉倒。

直到晚上，天色已黑，而道上挂起两盏灯。

王元度突然全身发软，头晕眼花，心中大惊，知道敌人在饮食中下了

迷药，方自振奋精神，提聚功力抗拒，忽听铁栅门响，两个人走进来，一下子把他困个结实。然后离开。连铁栅门都没有关好。

王元度很快恢复如常，原来他一则功力深厚，二则服食过奇蜂之蜜，百毒不侵，何心寒秘制缩骨散，虽是厉害不过，对王元度却全无用处。

外面突然传来喧嘈之声，接着火光冲天，从对面的窗户映人来。

王元度侧耳一听，竟有兵刃相击的厮杀声，并且不时有马啼声迅快掠过外面。

平天虹取出折扇，厉声道：“王元度，有人来救你啦！”

王元度道：“兄弟失陷此地之事，并无别人得知，恐怕是来救你的。”

平天虹道：“放屁，我要脱身还不容易，哪须别人来救？”

他走近铁栅，把折扇柄部的小刀拔出来。

平天虹折扇内隐藏的小刀，锋利无比，可以斩铜截铁。

他并未立刻动手削断铁枝，大声道：“王元度，我今晚非杀死你不可！”

王元度觉得好笑，道：“你有本事过来的话，我是全无抗拒之能了。”

平天虹大喜，提起折扇，正要向铁枝削落，忽然停住，忖道：“这厮敢是哄我？假如我破栅而去，到那边一瞧，他只是被囚在牢内，这时我若是破牢进去杀他，定必反而被他逃脱，而这么一来，那位阿芳姑娘与我相约之计也遭破坏了。”

王元度在那边哈哈一笑，道：“假如你能过来，我料想你早就过来了，何须等到现在？”

平天虹心下踌躇，难以委决，斗然想起这王元度并不狡诈，再说上几句话，当可套出真情。

于是也放声大笑道：“不错，我若能过去，早就过去向你面上吐上几口唾沫了。”

他略一停顿，又道：“我心中有个疑团，不知你能不能解答？”

王元度道：“什么疑团？”

平天虹道：“以咱们这等武功，她们如何进来把我们杀死？”

王元度道：“容易得很，她们只要把咱们饿上十天八天，又或是在茶饭中下点迷药，不是任凭杀戮？”

平天虹道：“这么说来，你已被她们下了药，才把手足困将起来，对不对？”

王元度道：“不错。”

平天虹这时已有八成信了，说道：“但你可以运功力挣呀！”

王元度道：“她们都是行家，哪里挣得动？”

平天虹忖想一下，下了决心。举起折扇，向铁枝上削去，铮地一声，已削开了一道口子，深约寸许，这一来他但须在底下再斩出一道裂口，即可运力硬把这一截铁枝扳断，如此施为，连扳三根，即可挤出去。

他再举起折扇，忽听铁门一响，他连忙收起折扇。只见一个中年妇人奔入来，手提钢刀，她关住铁门，连连喘息。

平天虹咳了一声，问道：“大嫂，可是有敌人入侵本堡么？”

那妇人瞪他一眼，过了一会，才哈哈道：“自然是有敌人侵扰了，要不然本堡自己放火焚屋不成？”

平天虹也不计较她的抢白，又问道：“敌人是什么路数？”

那妇人已喘过气来，恨声道：“是不夜岛的人，所以堡主派我看守此

地。”

平天虹吃一惊，道：“是不夜岛的人，目下战况如何？”

妇人用钢刀指住他，道：“你不必着急，本堡虽是伤亡了不少人，但现下已反败为胜。”

平天虹忙道：“大嫂弄错了，那边的人才是不夜岛的党羽，在下还恨不得出去杀几个不夜岛之人报仇呢！”

那妇人道：“他么？已经服过本堡秘制毒药，这刻动也不动了，我是夺门来看守你的。”

平天虹失足后悔，想道：“我早该破栅而出，过去把那厮杀死。”

但目下悔之无及，反正王元度决计活不了，便道：“不夜岛之人来了几个？”

嫂人道：“只来了四五个人，其中三个蒙住面孔，又有一个会使火器，一下子就放火烧了好几处地方。”

平天虹忙道：“这厮定是南阿洪那个魔头了。”

那女人道：“不知道是不是，他们都蒙了面，行动迅快滑溜，堡中之人伤了不少，但本堡的机关埋伏也伤了他们两人。”

平天虹长叹一声，道：“在下若是能够出去迎战，纵是溅血当场，亦是瞑目。”

那妇人不理睬他，她奉命看守此地，根本不知被囚之人是谁。

外面喧嘈之声渐息，掩映的火光也瞧不见了。大约过了一个时辰之久，铁门响处，两个黑衣女子走人来。那妇人向她们行了一礼，前面的黑衣女子道：“总算把强敌击退了，华姑娘可到那边把那犯人带到刑堂去。”

她又回头道：“兰妹跟她去。”

后面的黑衣女便奔过去了。

平天虹低声问道：“大师姊，时间到了没有？”

他听得出她的声音，是以忍不住询问。蓝芳时点点头，眼望着那妇人抬了王元度过来，便道：“这厮明儿清早就在云妹妹坟前剖心祭奠。”

平天虹道：“坟地在哪儿？”

蓝芳时道：“就在本堡东北方两里左右，一片树林的后面，林前有一座山神庙，很易记认，但可借你不能到那儿去，瞧着云妹下葬。”

平天虹道：“令师已作此决定了么？”

蓝芳时不理睬他，一径跟在阿兰身后出去，砰一声关起了铁门。平天虹立刻运行，撕开三根铁枝，立时钻出。他提气一跃，单臂架在窗框边，又用折扇柄上的小刀，把窗上的铁枝斩断许多根，放眼一望，外面乃是一条宽巷，围着极高的石墙。

平天虹深知此堡机关埋伏十分厉害，是以极为小心的查看过，这才提气纵去，跃上墙头，他很快就查明这儿位于堡的西角，甚是荒僻。超过两重屋宇，翻出堡外，总算是恢复了自由。他奔入田野中，兜路向东北方绕去，打算先去瞧瞧阿云的坟墓。奔出里许，突然间草丛中刀光一闪，疾砍他双脚，那人同时喝道：“站住！”

平天虹听那是女子口音，猜想是三禁堡之人，便飘身避开这一刀，没有还击。他可不是因为怜香惜玉而不肯还手，却是看在死去的阿云和暗中助他脱身的阿芳的情份上，不欲与三禁堡之人作对。

草丛中窜出一道人影，却是个蒙面的青衣女子，秀发飘飞，冷冷道：“你

是谁？竟敢在三禁堡私有坟墓内乱闯？“平天虹拱拱手道：“鄙人不知此处乃是私有禁地，多有得罪，这就赶紧避开。”

那青衣女子冷冷哼一声，沉默片刻，才道：“若是误入，情有可原，赶紧走开，否则本堡决不客气。”

平天虹想不到如此容易脱身，忙道：“多谢姑娘了，但鄙人不识得道路方向，请问如何方能离开贵堡禁地？”

青衣女子道：“往这边走。数丈外有条数尺宽的道路，循路直走，不久便见到一座山神庙。此时可改向右行，里许左右就离开本堡禁区，但还须再行数里，方见官道。”

平天虹再道谢一声，依她所说走去，果然踏上一条数尺宽的道路。直往前行，不久，就见到坐落在一片树林前面的山神庙。

平天虹忖道：“据大师姊阿芳姑娘的透露，阿云坟墓就在树林后面。我定须前往瞧一瞧，祭扫一番，方能离开此地。”

他已立下决心，要杀尽不夜岛之人为阿云复仇，是以打算到阿云墓前祷祝一番，请她的阴灵暗佑自己。

但想起了惨死的阿云，不由得黯然长叹一声。遂即转眼四顾，眼看没有人暗中监视自己，迅即绕过山神庙，穿入林内，片刻间已穿过树林，荒坟累累，夜风掠过树林，发出凄凉的声响，倍增荒凉凄惨。

当中有两间石屋，这刻一片黑暗，平天虹举步走入墓地中，小心查看，一直迫近石屋，才见到空的墓穴，旁边放得有石碑以及掩埋墓穴的泥土。

他掣出火折，点着了照视五碑，但见碑上刻着并排两人名字，右边是平天虹，左边是李巧云，他吃一惊，再看下去，在他们两人名字底下，刻夫妻合葬于此，旁边尚有一行铭文，写着：情爱不渝，死亦同穴。

平天虹收起火折，想道：“原来何心寒想把我生葬于此。”

再一看那个空的墓穴，发觉比常见的宽大得多，定可容纳两具棺木。

石屋那边突然传出砰地一响，接着是女子尖叫之声，甚是凄厉，平天虹冷不防有此等可怕声响，不禁骇了一大跳，全身汗毛都竖了起来。

声响过后，寂静如故，深夜之中，但闻萧萧风声，掠过墓地，平天虹放眼望去，但见一间石门洞开，另一间则紧闭双扉。刚才的响声和女子尖厉叫声，竟不知是从哪一间石室内发出。

平天虹虽是胆力过人，久走江湖，但碰上这等事情，又处身于如此荒凉凄寂的墓地内，亦不由得汗毛直竖，头皮发炸。心想：“这等荒野墓地中，最多怪事，莫非是闹鬼么？”这么一想，更加骇然。但他的骄傲心却阻止他放腿奔逃，仍然肃立在原地，动也不动。

过了一会儿，突然石屋内又传出一阵女子呼唤之声，竟是叫救命，但又似是被什么物事堵住嘴巴，声音哑闷。平天虹鼓足勇气，大声喝道：“什么人在屋内？”

石屋内传来的声音倏然消失，沉寂如故。平天虹掣出折扇，一步步向石屋内走去，先走到敞开门户的那一间，探头向门内望去，但见这间石屋有三四丈方圆大，屋内有一具棺木，底下用木头架高，以防地面潮湿。此外，空无一物，对面的墙上有个窗户，窗门紧闭，窗框上放着一些香烛。

平天虹想一下，举步人屋，极小心地提防着那具棺木，假如棺盖掀起，跳出一具僵尸，他就踢破窗户逃出去，但他直达窗边，仍无事故，当下取出火折，点燃其中一根残烛，放在窗框上。

这一点烛火，照亮了石室。他定睛望住那具棺木，心想这等地方固然有闹鬼的可能，但江湖上假扮鬼神之事亦颇常见，不可不察。于是举步走到棺边，伸手一摸，满是尘埃，但也发觉这口棺木质地极佳，价值不菲。忽见棺盖上贴着一张白纸，似是写得有字，当下取出火折一照，却是用画写的符录。

他又收起火折，突然间一阵阴风吹入屋内，烛火摇摇，倏地变为碧绿色的火光，照得屋内阴惨惨的，甚是可怕，紧接着棺盖嘞嘞作响，好像棺内有人推起棺盖，发出了这等声响。

平天虹心中叫了一声“我的妈呀”，饶是他胆色过人，也不禁蹬蹬的直往后退。

阴惨光线之下，但见那棺盖缺尺许，便僵硬地向四下抓捞。

平天虹见此情形，骇得魂飞胆落，赶快向门口冲去，身形方一出门，突然间一阵劲风袭到，穴道一麻，顿时跌倒在地上。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醒来，睁眼一瞧，四下光亮异常，但仍然是在那间空荡荡的石屋内。

他眼角瞥见人影闪动，但由于穴道受制，头颅不能转动，是以没法子查看那是些什么人。平天虹心中方自焦躁，突然听到一个熟悉的女子口音道：“喂，你是谁？”

平天虹顿时记起她便是半路上突然出刀削腿，其后又指点道路的那个青衣女子。当下冷冷道：“鄙人是桃花派平天虹，姑娘贵姓？”

他只待对方回答后，便告以此来目的，谅她当可了解，自己对阿云的心情，予以解释。

但那青衣女子却没有回答。

过了一阵，屋外步声传来，接着便是一个女人的口音道：“堡主已收到讯号，并且复示马上就赶来。”

青衣女子道：“知道了，你去巡视一番。让大家小心些。不久前本堡曾经受袭，这个人大概是对头之一。”

那妇人应了一声，退出屋外。

平天虹道：“鄙人并非侵扰贵堡的对头，事实上，我识得贵堡一位姑娘。”

青衣女子插口道：“你最好不是与敌人同党，否则你就惨啦，其他的话，等堡主驾临再说吧！”

平天虹没奈何，只好闭口，忽又想起一件事，问道：“这儿既是墓地，何以设伏防守，如临大敌？莫非早已晓得本人将要来此？”

青衣女子道：“这儿是本堡戒备最森严的禁区，本堡的人死后皆埋葬于此。每个人都不免有点珍贵首饰等物，规矩是悉数殓葬棺内，许多人都晓得这条规矩，生出觊觎之心，曾经发生过挖墓开棺之事，本堡其后日夜派不少人手，四下设伏防守。凡是侵人墓地之人，一概格杀无论。”

平天虹听了这话，却也不能不信，沉默了许久，他才徐徐道：“姑娘可认得李巧云么？”

青衣女子啊了一声，道：“你叫平天虹，就是墓上刻着的那个名字么？”

平天虹道：“不错，看来我将被贵堡生葬于此了，是也不是？”

青衣女子默然半晌，才道：“是的，这也是本堡规矩，唉！云姑娘不是不知道本堡严规，既然识得了你，便应遵照传统，立刻向堡主辞别，远远离开本堡才对。”

这回平天虹没有做声，忖道：“这一点倒是我的不是了，阿云前几日就要求我带她远走高飞，我却支吾以应，却不料发生如此痛心悲惨之事。”

第二十五章　采补术柔情蚀骨派

只听青衣女子又道：“堡主立规用意甚深，她说，假如这个男人不肯立时带你远走，可见得定是存有玩弄之心，等他厌了，就会把你抛弃，因此，本堡严禁有男友的人逗留堡内。”

平天虹瞠目难言，暗自忖想自己是不是存有玩弄之心，这个答案使他十分尴尬，因为他显然是不想负起成家立室的责任。

过了一阵，平天虹问道：“姑娘可知道贵堡如何活埋人的？”

青衣女子道：“堡主对这一点倒是很宽大，你若然害怕，那就先点了你的死穴，让你死后，不知生葬之苦，但你如若胆力过人，宁可受那生葬于棺内的痛苦。也可多活片刻，那就活生生放置棺内。”

平天虹心中打个寒颤，竟不知自己将选择哪一种死法。

快到天亮之时，外面响起了纷沓步声，接着听到不少人参见堡主之声。

平天虹晓得大限已临，反而平静下来。

忽听何心寒的冰冷声音说道：“平天虹，算你有本事，虽然逃得出本堡的石牢，但想是阿云不舍得你，所以把你带到此地来，嘿！嘿……”

平天虹道：“何堡主，我目下看在阿云份上，虽然遭你处以生葬之刑，却也不愿破口辱骂，你最好速速行事，不要多说了。”

何心寒沉默了一下，才道：“这话有理，既是如此，你可说出想失去知觉入棺，抑是就这样放入棺内？”

平天虹已想了千百遍，都得不到答案，这刻恰是豪气激越之时，冲口道：“大丈夫死即死耳，何须失去知觉，这样就很好了……”

何心寒道：“好一条汉子，就依你的话。”

话声甫歇，两名妇人走过来，一个抬头，一个抬脚，把他举起，这时，屋内那具棺木已开了棺盖，她们将平天虹放在棺内，甚是谨慎小心，似是生怕把他弄伤。

何心寒的面孔出现在棺上，映入平天虹的眼帘。她面色极是冷峻，但却微微露出敬意。

她道：“阿云看上了你，眼力不差，你果然是个人物，现在棺盖马上盖严钉牢，随即就埋在地下，假如你尚有未了的心事，不妨说出来，本堡力之所及，必定替你办妥。”

平天虹定睛想了一下，叹息一声，道：“我身后已没有什么牵挂，家师那边，还是不让他知道的好，鄙人临死以前，却想请堡主不要取那厮性命。”

何心寒讶道：“这话怎么说？”

平天虹道：“因为那厮不是恶贼同党，他就是这一届金鳌大会的魁首王元度，有史以来第一个通过密室量才这一关的高手。”

何心寒冷笑一声，道：“他虽是天下第一高手，来头很大，但擅入三禁堡，仍须处死，哼！你不妨瞧瞧我敢不敢杀死他。”

平天虹道：“在下深信何堡主敢杀他，并无一丝一毫的怀疑。”

何心寒道：“若是如此，你为何出言激我？”

平天虹道：“在下既然死定，何必还出言相激呢，只缘这王元度的一身武功，乃是举世罕有，而且是个英雄豪杰，是可以相信得过的人。”

何心寒更弄不明白，道：“任你如何夸赞此人，我也不容他活命。”

她沉吟一下，又适：“你既然知道是他，为何不早告诉我呢？却在这时罗嗦起来？”

平天虹道：“在下初时有点妒恨他，所以努力要自己相信他是不夜岛之人，但现在忽然清醒过来，想起他一些舍身为人的侠义行为，深觉此人决非淫贼同党，于是动了一念……”

何心寒摇头道：“你不必替他求情了，本堡禁例万难更改。”

平天虹道：“但在下并非要何堡主白白放掉他，而是要他死在另一处地方，同样的一死，却大有贵贱高下之别。”

何心寒若有所悟地凝目寻思，平天虹又道：“堡主已猜到了，不错，咱们让他到不夜岛去死，那不夜岛乃是天下间出名的奇险所在，谅他到了不夜岛，也难活着回返中土。”

何心寒沉思良久，才道：“现在我还拿不定主意，等我决定之后，定在墓前相告，现在你想想看，还有什么遗言没有？”

她语气突然变得十分冰冷无情，一听而知她的决心不可动摇。

平天虹心中叫一声罢了，双目一闭，道：“没有了。”

但听隆地一声，棺盖已经盖起，接着便听到敲击铁钉之声，当当地响着，一记记有如钉在他心头一般，直到此时，他才忽然大为惊恐，感到死亡的恐怖，然而他已被钉牢在棺木之内，全身又不能动弹，除了在这一个黑漆漆的棺木中之中等死之外，已不能再做任何的事。

何心寒监看着手下钉牢棺盖，自言自语道：“这厮骨头倒也够硬，竟不会狂呼大叫……”

这时，几名健妇人室，两头套上绳索，抬了起来，走出石屋外。

天色已明，但太阳未出，树丛上和草尖露水凝珠，闪闪有光，那四健妇踏着含露的草，把棺木抬到坟边，两头用绳索吊住，慢慢放入洞穴之内。

这具棺木旁边另有一个，并排躺在地底，众妇一齐动手，把泥土拨入坑洞内，不消多久，已填满了坑洞，并且高耸起一堆，在这一坯黄土之前，他们树立墓碑，何心寒和另外三个年轻女子默然望住这座坟墓，久久没有做声。

何心寒一行十余人离开坟场，向三禁堡走回去，一路上，人人都为了参加生葬一个男人之事，心情奇异动荡，谁也不想开口，在何心寒背后的蓝芳时，她完全不曾想到平天虹，一颗心直想着堡中的一个人。

快到门口，何心寒突然向蓝芳时适：“阿芳这一次的奇谋妙计，果然大收神效，着实把那厮戏弄了一番，嘿！嘿！嘿！，他还以为当真逃得出咱们三禁堡呢！”

蓝芳时道：“错非是师父，谁也不敢接纳这种计谋，事实上平天虹有很多机会可以逃走。”

她深吸一口气，才又道：“师父，您打算如何处置王元度？”

何心寒望了她一眼，缓缓道：“我还未决定，他是否与你父亲很有点关系么？”

蓝芳时道：“这个我可不管。”

何心寒道：“依你之见，想把他怎样？”

蓝芳时道：“最好我们亲自动手也把他活埋了，免得他还有活的机会。”

何心寒凝视着她，道：“这话可是出自你真心？”

蓝芳时感到有点奇怪，道：“自然是出自真心了。”

何心寒颔首道：“很好，除了王元度之外，还有那个百钱庄钱万贯，也让你一手活埋，做完之后，我有一件极重要之事告诉你。”

她提到钱万贯之时，蓝芳时神色不变，原来她并非现在方始知道此事，当在三禁堡被几个蒙面敌人侵犯，焚屋杀人之时，何心寒发动全堡力量，苦苦对抗之时，钱万贯忽然出现，出手相助，很快就击退了强敌。

钱万贯乃是见到火光，才赶得来瞧瞧，出手之后，做梦也想不到何心寒竟然如此乖戾古怪。

蓝芳时没有让钱万贯发现自己，但她可真被此人的出现，弄得十分激动不安。

何心寒摒退旁人，和她一起走入一间密室之内，说道：“为师看了这次你收拾平天虹之事，甚是宽慰，因为本堡终于找到一个足以承继堡主之任的人了。”

蓝芳时讶道：“师父这话是什么意思？”

何心寒道：“你瞧了一件东西，就知道为师是什么意思了。”

她拿了钥匙，打开铁箱，从箱内取出一个锦盒，很慎重地放在床上，揭开盒盖，只见盒内有两个拳头大的玉瓶，分放在盒角，在盒子当中，却摆着一本厚厚的画册。

何心寒缓缓道：“这两个五瓶一是缩骨散，一是解药，乃是本堡重宝，天下无双，这个你早已知道了……”

蓝芳时道：“徒儿在师门多年，岂有不识本门至宝之理呢？”

何心寒道：“其实这缩骨散只是药性厉害，天下难有解得之人，以及使用之时十分方便，是以称为本门至宝，其实这缩骨散比起这一本秘籍，真算不了什么…·”蓝芳时大为惊讶，凝目向盒中的绢册望去，册面上并无字迹，是以瞧不见里面记载的是何物事。

何心寒又道：“这一本绢册，里面记载得有好多种上乘的武功绝学。我今日将之传给你，十年之后，你或可成为天下无敌的高手。”

蓝芳时茫然适：“既是如此，师父何以不修这本秘籍中的绝艺神功？”

何心寒道：“原因有三，最主要的是为师已非处子之身，所以这一辈子也休想练得成功；第二点，修习这等上乘武学，不但要有好友护法，亦须有练功的环境，咱们三禁堡这数年才扎稳了根基，在数年以前，本堡时时有敌人侵扰，为师焉有机会苦修绝世神功呢？”

她停顿了一下，才又道：“第三点，这本武学秘籍乃是武林中一个大祸根。这一次你如非发誓不返日月坞，为师亦不敢让你得知此秘。”

蓝芳时只听得目瞪口呆，心知这一本薄薄的绢册，一定关系极为重大，所以师父连徒弟也不敢轻易信任而泄秘。

何心寒道：“二十多年前，那时候你还未出世，武林中为了一本从古墓中发掘出来的武功秘籍，掀起了滔天波浪，武林各大门派以及无数奇人高手，为了想夺得这一本秘籍，不知耗去了多少身心气力，多少英雄人物也因之而丧生，最后，被一个学过一点武功的流氓得到，他照着秘籍习了几个月，居然武功大进，雄霸一方，假如他是个深沉潜藏之人，不声不响地修习下去，

或可以成为一代高手，哪知他得意忘形，日日向人吹牛，把得到秘籍之事传到武林中，初时还无人相信，及至见他确实武功大进，于是惹起武林各家派的注意，直到有一天此人居然击败了武当派，霎时间江湖震动，三日之内，此人便失去首级。”

蓝芳时撇撇嘴，道：“这厮活该送命，谁叫他得意忘形，怀重宝而不知收敛，自然得此下场。”

何心寒道：“不错，那人死在三位名家围攻之下，那崆峒一剑车元亮是其中之一，他得手之后，就开始了逃亡避仇的生涯，由于他为人机警，手段狠毒，一开始就被他杀死了许多人，这一来与各门派都结下了仇恨，大家都非得到他才甘心，俱是派出最高明的人追击车元亮，竟使得他日日夜夜都须得不停地奔逃。”

何心寒长长吐一口气，又道：“要知武林各大家派苦追不舍也是别有苦衷，原来这车元亮虽是没有时间好好修练，仅只是追兵稍援之际，他看上一阵工夫，如此所得自然极是有限，但他的武功剑法竟然不断精进，各大门派都晓得这件事已成了骑虎之势，如若不把他杀死，等他练成了绝艺，武林定然一片腥风血雨，所有家派俱得被他报复。”

她默然片刻，似是回想昔年往事，半晌才道：“最后，车元亮在十四名高手围攻之下，身上负伤极重，跌落长江之内，从此之后，这车元亮和这本天都秘籍，都不曾再出现过。”

蓝芳时脑子不停的转动，但仍然想不出那车元竟如此结局的话，这本天都秘籍又怎会落在她手中。

何心寒没有等她猜测，便已揭开谜底，道：“是我在下游百里处见到他的尸体，从他系在手腕的银牌上认出他是谁，连忙搜查他身上，找到了这本天都秘籍，为师马上埋葬了他的尸体，并且不再在江湖上走动，寻到这一处地方，开始建堡定居。”

蓝芳时透一口大气，道：“假如现在有人得知此秘，本堡不出十日，便将被天下各家派踏为平地。”

何心寒道：“为师经过无数次的研究，深知自己决练不成功，与其弄个半上不下，以致动手之时，泄露了此秘，惹来灭堡之祸，倒不如干脆不去修练，因此，三十年来，江湖上从无人得知这本天都秘籍落在咱们三禁堡手中。”

蓝芳时道：“师父把这等旷世奇缘赐给弟子，教弟子日后如何能够报答大恩？”

何心寒一笑，道：“只要你练得成功，本堡威名响震天下，人世上所有受苦受难的女孩子，有这一处乐土，可以不受男人欺凌压迫，你做到这一点，就是报答恩师了。”

她们师徒正说话间，突然四响钟声传入耳际。

何心寒眉头一皱，道：“不知是什么人来访，咱们且去瞧瞧，你看，这就是为师不能抽空来练的原因之一。”

两人出去，一个女孩子过来报告说，一元教副教主甄红袖和白瑶琴来访。

何心寒泛出难得一见的笑容，道：“这位甄红袖副教主十分帮忙我们，近数年来，本堡得以安定稳固，便因有她暗中相助，今后的十年中，咱们仍须仗恃她的力量呢！”

不久，她们在大厅中和甄红袖见了面。蓝芳时还是第一次见到她，不

过这一次她仍然是在暗中瞧看的，这是因为她行将闭关练功，何心寒不让她出面，免得牵扯上应酬的麻烦。

甄红袖寒喧过之后，便问道：“何堡主，小妹凭多年的交情，向你请问一句话。”

何心寒道：“副教主即管说，何用客气？”

甄红袖道：“百钱庄庄主钱万贯，是不是在贵堡之内？”

何心寒道：“不错，只不知副座与他有何干连？”

甄红袖微微一笑，道：“是好朋友，你可否让我们见他一面？”

何心寒毫不踌躇，传下命令，不久，钱万贯跟着一个青衣女子走入大厅，他见到甄红袖，大为惊讶，点头招呼，接着又向何心寒道：“鄙人用尽法子，都没能打通穴道，可见得何堡主的点穴手法，实在高明绝世。”

何心寒冷冷地道：“不是点穴法之故，而是本堡秘传的缩骨散奇效，但目前武功尽失，却没有痛苦，等到药力发作，那时候就不同了。”

钱万贯还没怎样，甄红袖却失色道：“什么，他已中了缩骨散奇毒？”

何心寒不置可否地含糊以应，接着道：“此人既是副座好友，又有帮忙敝堡之恩，敝堡禁例虽严，却也不得不例外放行了，副座可把他带走了，敝堡大厅向来不容男人久留。”

她的样子好像钱万贯身上脏极了一般，恨不得立时把他撵走，钱万贯生性豁达，也不着恼，微微一笑，道：“走就走吧！”

一个黑衣少女紧行两步，在厅门口道：“奉命带路，请吧！”

钱万贯一眼望去，认出她是那个名叫阿心的姑娘，由于她武功极是高强，印象很深，她的话声也是那么的寒冷淡漠，因此就不跟她打招呼了，他举步向厅门走去，只听甄红袖叫道：“等一等。”

她回头向何心寒道：“堡主给小妹一个面子，赐予解药，自当感铭不忘。”

何心寒淡淡道：“解药自然要奉赠的，难道敝堡胆敢让副座之友毒发身亡不成。”

她从怀中取出一个小瓶子，道：“这就是解药了。”

甄红袖道谢一声，接了过来，打开瓶塞一嗅，皱眉道：“何堡主没有放错了药？”

何心寒淡淡一笑，道：“没有错，眼下此药，贵友能安然活着。”

钱万贯不懂甄红袖为何尚要罗嗦，正待开口。

白瑶琴已嗅过解药，说道：“小妹记得何堡主说过，缩骨散的解药有两种，都能解毒保命，但这一种却仅能解毒活命，一身武功都得毁去，永远无法恢复。”

钱万贯任是再豁达之人，闻言也不由得心头一震，暗想好个蛇蝎心肠的女人，这等毁人武功的大事，居然加诸一个对她有恩之人身上，同时又要别人求情，假如甄红袖不来，她不知要怎生对付自己。

甄红袖不敢发作，含笑道：“原来如此，何堡主，这位钱庄主与小妹关系至深，可否再贵一个面子，赐予真正的解药？”

何心寒道：“若然如此，在下就不免有太不公平之议了。”

甄红袖道：“这话怎说？”

何心寒道：“前两日有个男子夜闯本堡，其时白姑娘亦在场，他帮助我们擒下一名淫贼，结果仍然中了缩骨散之毒……”

白瑶琴道：“小妹记得堡主其后又解去了他身上之毒。”

何心寒冷笑一声，道：“但白姑娘可知道他现下在什么地方？”

白瑶琴已猜到大概死了，却不说出，摇头道：“小妹不敢妄测。”

何心寒目射凶光，望住厅门口的钱万贯，厉声大笑，道：“他已在我亲眼监视之下，埋在墓中了。”

白瑶琴哦一声，不悦地道：“你终于杀死他了。”

她对平天虹印象颇深，是以心中甚是忿怒，不过这刻不是发作的时候，是以极力忍抑住。

何心寒道：“白姑娘错了，我们没有杀死他，是把他钉在棺木之内，活生生埋在地底，哈！哈……”

她发出疯狂的笑声，在大厅中回荡不已，更添恐怖的意味。

钱万贯气得哼了一声，白瑶琴心中恨不得杀死这个恶妇，但口中却道：“那人情形不同，他与贵堡云姑娘相好，犯了禁条，云姑娘又遭遇劫难，何堡主尚可迁怒怪罪于他，把他活埋了，也还有得话说。不过，何堡主最好不要再提起这件事，若然传扬出去，贵堡的麻烦更多了。”

这末后的话暗暗有威胁之意，假如她坚拒不给予解药的话，一元教自然与她不能干休，同时也将把消息传给桃花派，使三禁堡难有安宁之日。

甄红袖和白瑶琴两人，向何心寒施展巧妙的攻势，一个是动之以情，一个是胁之以威。

何心寒盘算一下，只好屈服，道：“既是如此，敝堡只好再破一次例……”

甄红袖方自大喜，而何心寒语声亦未歇，突然间一个蒙面黑衣女子猛从厅后奔出，叫道：“师父，不可答应她们。”

何心寒向甄、白二女道：“这个是小徒阿芳。”

回转头望住阿芳，问道：“你说什么？”

阿芳自然就是蓝芳时，她暗下窥测之时，但见甄红袖和钱万贯不时眉目传情，使她的心几乎炸开，差点儿就忍不住施放暗器，击杀钱万贯。

这刻一听师父答应给他解药，这一怒非同小可，顿时奔出。

但她理智未失，仍然记得回答时略改口音，听起来好像因忿怒而变得嘶哑，就连何心寒亦不知道她是故意改变口音，旁人更是难以察觉。

甄红袖深知这三禁堡中，所有女人都仇视男人，心里都有病态，是以有人奔出阻挠，她并不觉得惊讶，冷静地注视着阿芳。

阿芳道：“师父肯放那厮出堡，已是从来未有之事，假如还把解药给了她们，外间听闻此事，都说师父惧怕一元教的势力，不敢不低首屈服，嘿嘿嘿！一个臭男人罢了，何须理他死活？”

白瑶琴听她出言不逊，心中怒发，面色一沉，正要发话，甄红袖阻止她开口，徐徐含笑道：“芳姑娘之言虽是有理，但恕我提醒你一声，在这座大厅之内，你不可胡乱说话，要知我甄红袖与令师交往数年，感情极是融洽，任凡三禁堡有事，那就等如发生在我身上一般，以我和令师数年相交之情，她定须赏我这个面子，你知不知道？”

这番话巧妙地压低了阿芳的身份，她说话的份量自然随之而减低，而最主要的是何心寒向来护短，假如不是隐隐暗示阿芳此举乃是不敬师父，何心寒毛病发作，不管有理没理，先帮阿芳一句，局势就得闹僵了。

钱万贯冷眼旁观，对甄红袖这等机变才情，衷心佩服，心想她无怪当

得上一元教的副教主宝座，果然是天生领袖之才，折冲樽俎之间，手段高明之至。

何心寒果然道：“阿芳不得多言，与我退下。”

阿芳低头道：“是，但师父给不给解药呢？”

何心寒心意又动，道：“这个……这个……”

甄红袖先发制人，大声道：“何堡主，小妹还有个苦衷，看来不得不坦诚奉告了，那就是小妹我平生以来，只看上这么一个男人，也承蒙钱庄主看得起，相处甚欢，我们已决定近日内成亲，因此之故，小妹才逼不得已，再三烦渎堡主。”

何心寒听得这话，大感意外，啊了一声。

阿芳身子剧烈地震科一下，尖叫道：“假的，假的……师父，她们急于得到解药，才这么说。”

何心寒顿时感到不悦，温声斥道：“阿劳，你怎可如此放肆？”

阿芳却奔前两步，面向钱万贯，厉声道：“她的话可是当真？”

钱万贯隐隐感到有异，但他万万想不到这个蒙面黑衣女子，竟然就是蓝芳时，虽然他和甄红袖本无婚约之事，但甄红袖以副教主之尊，为了求得解药，不惜向别人说出这等假话，他除非是个无心肝之人，方能不感激她，同时又当众拆穿她的假话。

因此，他毫不犹疑地道：“自然是当真啦，这等婚姻大事，岂可随口乱说！”

阿芳猛一跺脚，转身奔入厅后。

何心寒反而觉得不好意思，道：“小徒胡言乱语，多方开罪，还望副教主和白姑娘不要过责。”

她转眼望住阿心，道：“去瞧瞧阿芳跑到哪儿去了，若是奔向密室，定是想毁去解药，那就糟了。”

阿心连忙奔出大厅，霎时回转来，道：“禀报师父，大师姊果然奔入密室。”

甄红袖芳心则乱，闻言不由得面色大变。

白瑶琴急急道：“她若是毁去解药，岂不糟糕？”

何心寒泛起一抹冷笑，道：“她若是那样做法，那就死无葬身之地。”

声音森冷，全无感情。

白瑶琴心想：她死了是她的事，但解药交不出，岂不是大大的麻烦？正要开口，却又被甄红袖摆手阻止了。

何心寒自个儿默想了一阵，终觉一元教这等强援，对本堡太过重要，当下说道：“假如阿芳去毁了解药，那是非死不可，在敝堡来说，不免怨怪我为了外人而害死了阿芳，但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了。”

甄、白二女至此还听不出她的真意，是以都不作声。

何心寒又道：“我身边还带着有解药，请副教主收下。”

她取出一个拇指般大小的瓷瓶，由阿心拿去，双手奉与甄红袖。

她们嗅过药味，得知确是真药，这时才一块石头落地，齐齐起身施礼谢过，随即告辞而出，带了钱万贯离开三禁堡。

她们离堡数里，突然间从大路两旁出现了许多人。

马车突然停歇，前座的白瑶琴高声说道：“红姐姐，本教四大护法率众回来，护驾返宫。”

甄红袖挑起帘子，外面四个长衫客屹立车旁。

钱万贯只识出其中之一是左昆，本来一元教四大护法中有铁面魔君关大坚的份，但他目下已脱离一元教，重新效忠日月坞，大概因此另找一人补上了护法之职。

甄红袖向那四大护法微微一笑，说道：“有劳诸位护法率众包围三禁堡，目下任务已经成功。”

左昆踏前两步，迫近窗边，说道：“军师爷亲自出马，率了本教一百二十人，严密包围三禁堡，就在副座离堡之前不久，教主竟也亲自赶到，询问情况，极为关心，现下军师爷陪教主在前面的一辆马车内，未座特的禀知此事。”

甄红袖啊了一声，道：“原来教主也赶来了。”

她迅即又露出笑容，说道：“三禁堡只不过弹丸之地，本教这次大举行事，真是过于抬举该堡了，诸位护法请上马紧随马车，我们上前拜见教主吧！”

霎时间，马车后面出现了十一匹骏马，拥着马车迅快驰去。

钱万贯已服了解药，浑身疼不可当。正咬牙苦熬，被车一颠簸，更是痛苦攻心。

甄红袖伸手连拍他身上十处大穴，接着又用推掣手法，助他行气活血。

这一来痛苦大减，大约驶了十余里路，钱万贯见她面上已微现汗光，晓得她极耗内力，甚是辛劳。

当下道：“谢谢你，鄙人已好了大半啦！”

甄红袖望一望外面，悄声道：“还有六十里就到达本教另一座行宫啦，你定须在这六十里路之内，完全恢复才行。”

钱万贯讶道：“难道此去得见荀教主，对我竟有什么危险么？”

要知此前钱万贯败在荀伯业手底之后，荀伯业言明有事赶办，定在十天半月之内赶回，有话要谈，现下荀伯业已赶回来，可能就是他的生死关头。

甄红袖轻轻道：“不但是你，连我也危险，唉！说到这里，我可忍不住要问你一句话了。”

她居然面泛红霞，露出娇羞之态。

钱万贯道：“姑娘尽管垂询，鄙人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甄红袖沉吟一下，垂下眼皮，悄声道：“你……你可是当真要娶我为妻？”

说完这句话，她的玉面业已通红，一下子躲在他胸前。

钱万贯心头大震，道：“姑娘如不嫌弃，鄙人自然喜出望外，不过……”

他忽然记起了蓝芳时，与她亦口头上谈过婚嫁之事，她虽然当时没有答应，但她已让他吻过，分明已是默许了，而现在他又答应了甄红袖。

甄红袖抬目望他，道：“不过什么？”

她双目之中，流露惊慌之情，似是极害怕他说出推托之言。

钱万贯不由得想起了她的柔情和深情，又想起了她的文才武功，美艳姿色，顿时打消了前念，不说出蓝芳时之事，只道：“没有什么，我相信你不会介意我的寒酸落拓。”

甄红袖喜不自胜，娇躯软软地温存了一会，她在最近数日以来，与他几乎是寸步不离，对他的为人及性情等等，都产生莫大好感，终于陷入情网，论及婚嫁。

只听甄红袖满足地叹息一声，道：“不瞒你说，妾身见的世面极多，几

乎已看尽天下英雄，但唯有钱郎你方才合我心意，我们最初相遇，才一见到你，就种下情根，想不到有今日如此美满的结局。”

钱万贯斗地一惊，道：“你不是说荀教主正待候我们，又说有危机，那是怎么一回事呢？”

甄红袖念及此事。柔情尽消，坐直身子，寻思了一会，才道：“在未曾谈论到荀教主之事以前，妾身尚须告诉钱郎一些事情。”

她停顿一下，使得气氛忽然紧张起来，她深深吸一口气，才又道：“妾身除了得有无声剑法的真传之外，还兼有另一家派之长，钱郎是少林弟子，妾身但须说出名称，便不用多说了。”

钱万贯心知有异，忙道：“我在听着呢！”

甄红袖长叹一声，才道：“妾身亦是柔骨派的唯一传人。”

钱万贯身躯一震，腾目道：“什么，你说的可是柔情蚀骨派？”

甄红袖道：“不错，天下间恐怕只有少数几个人，才说得出这个原来名字，世上人所共知的只是柔骨派，三十年前把天下武林搅得一团糟的那一位敝派高手，便是妾身传艺之师了。”

她说完之后，垂下螓首，有如罪犯等候判罪一般。

钱万贯心头的震撼，真不是言语所能形容，幸而他到底是一代赌王，最擅长放松神经，镇定心神。

当下问道：“你说的就是百变妖狐欧阳媚了？她是你的师父？”

甄红袖低头应道：“是。”

钱万贯道：“当闻这柔骨派精于迷惑媚人之术，武功方面别辟蹊径，非是遵循正道修炼，是也不是？”

甄红袖苦笑一声，道：“钱郎何不直接说出来呢？不错，本门精通媚惑采补之术，不但驻颜增媚，兼且能转化功力，使武功增强。此所以本派现存的人，定必以淫乱丑闻，震惊江湖，但世上尽多扑火飞蛾，自愿焚身，死而不悔，不过，尽管是人家自愿，亦为正派君子所不齿。”

她又长长叹息一声，抬头望住钱万贯，道：“钱郎听了这个秘密之后，当知如何抉择了？”

钱万贯道：“你为什么要对我说这些？”

甄红袖沉吟一下，才道：“我也不明白何以这样做。”

钱万贯道：“照理说，假如你不干那淫乱苟且之事，我定必无从发现这个秘密，对不对？据我所知，柔情蚀骨派从百变妖狐欧阳媚销声匿迹之后，就再无传人出现过。武林尽管忘不了她昔年干的万千件淫乱事，现今尚有人津津乐道，但柔骨派似乎一直没有出现过。”

甄红袖道：“实情果是如此，因为家师仗着天生艳骨，绝代媚质，把江湖弄得天翻地复之后，她竟然亲自把手下三十名待女一一杀死，这才隐遁世外，永绝人寰。”

钱万贯想了一下，才道：“这么说来，令师其后竟是改邪归正了？”

甄红袖摇摇头，说道：“那也不然，她每年仍须害死三五个男人，但她其后都不沾惹江湖人物，亦不似昔年那般车驾跋扈地出门，又不营建秘窟，所以其后的十五年间，居然无人查出她的下落。”

钱万贯自从听得她是柔情派传人之后，一直想问她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却又感到不易出口。谈到这刻，她也没有自动涉及这个问题，使得他很难作出决定，照理说，她既然是柔骨派唯一传人，那真是比洪水猛兽还可怕千百

倍，根本没有作人妻子的资格。

只听甄红袖轻叹一声，道：“我那白妹妹却是个冰清玉洁的好女子，她才是无声剑派正正式式的传人。”

钱万贯听这口气，无疑是说她自家不是冰清玉洁的女孩子，顿时心痛如绞，说不出多么难受。

但当他定一定神，恢复冷静之后，忽然微微而笑，道：“这才当真是我平生最大的赌注呢！”

甄红袖似乎明白而又不大明白的道：“跟谁赌啊？”

钱万贯道：“跟我自己赌。”

他改变话题，问道：“听说令师能化身千百，无人能测她的真面目，这话可是当真？”

甄红袖道：“不错，我已尽得百变神技，只是从未在你面前施展而已。”

钱万贯道：“你可以施展一次，让我开开眼界么？”

甄红袖摇摇头，柔声道：“不，别迫我变化，我要在你心中永远是这副样子。”

钱万贯缓缓道：“这是你本来面目么？”

甄红袖道：“对你而言，这副面目是千真万确。”

这话分明暗示“不是真面目”的意思，但她又说对钱万贯则是千真万确，岂非矛盾？钱万贯揣测不透，皱眉忖想。

甄红袖伤感地说道：“从现在起，我决不再问你肯不肯娶我的话了，唉！天下间谁敢娶一个以淫乱著名的女人做妻子呢？”

她痛苦地透一口大气，又道：“现在我们谈一谈荀教主的事好不好？”

钱万贯极是沉得住气，竟然当真撇开这宗心惊动魄的事，点头道：“好，正该谈论此事了。”

甄红袖说道：“荀伯业雄才杰出，武功既强绝一时，智谋也鲜有敌手。二十余年以来，把一元教都交在姜石公手中，自己潜修苦练，极罕得露面，直到十年前碰到我，使用了无数手段，使我变成了副教主，我也很少过问教务，也是练功的时候多，直到最近，我被姜石公说动，想在武林中创一番事业，这才起了翦除荀伯业之心。”

钱万贯忍不住插口道：“昔年荀伯业网罗你入教，因何给以重位？我不是说你的武功智慧当不上副教主之职，而是觉得似是别有原因。”

甄红袖笑一笑道：“他就是看准我有一种魅力，能使麾下高手甘心卖命，所以以副教主之位延聘。”

钱万贯道：“这样说来，他自家也看中你啦？”

甄红袖笑道：“大概没有，就算看中了也没用，因为他练的是童子功。”

这句话好像是一道闪电照亮了天空，钱万贯如有所悟，但一时又末能把握住整个轮廓。

甄红袖又道：“荀伯业当然不是好对付的人，我猜他已晓得了我的心事，是以最近时时露面，掌管教务，姜石公虽是死心塌地的听我命令，但荀伯业也有一套摄服他的手段。因此，当他出现之时，姜石公打死也不敢反叛，只有当他不在之时，方敢起此叛意。”

钱万贯道：“这些隐情，与我们此去会见荀伯业有关系么？”

甄红袖道：“当然有啦！荀伯业晓得你我的关系之后，定必作一次彻底的处理，那就是假如我们不稳的话，他就下手除掉我们。假如对他无害，情

势便改观了。”

钱万贯沉声道：“到底什么情势，才见出有利或有害呢？”

甄红袖道：“假如我仍肯效忠于他，将来本教对付武林各大门派之时，也就可以少去无穷阻力。”

钱万贯道：“原来他竟是有意让你羁绊住我，使我将来亦为他所用。”

甄红袖道：“他倒没有如此小觑于你，他只要到时能使你不管武林之事，就满足了。”

钱万贯道：“荀伯业居然如此瞧得起我，这倒使我受宠若惊。那么我们此去就是要谈及这个问题了？”

甄红袖道：“我的猜测是他已布下天罗地网，此刻我们一定跑不掉，因为他很可能已尾随着我们，到时我们若是不肯听从他的条件，他就下手把我们除掉。唉！最可怜的还是白妹妹，同时她若是不幸遭难，无声剑派从此中断，也是使人最忧虑之事。”

钱万贯道：“你何以不把自己性命放在心上？”

甄红袖甜甜一笑，道：“假如我与你同时受害，我已没有遗憾，何惧之有？”

钱万贯不禁一怔，细细咀嚼她这句话的含意。

假如她的活乃是出自真心，则她的爱情竟是千真万确的了，由此推论，设若娶她为妻。

她也不能会再淫乱妄为。

钱万贯想到此处，感到整件事情好像一团乱丝一般，越理越糟。真想不到这件事忽然之间变得如此复杂，除了个人感情之外，似乎关系到了天下武林的安危。

他们默默无言，各想心事，过了半晌，钱万贯忽然问道：“令师还健在人间么？”

甄红袖摇首道：“先师已去世十五年之久了，所以我才学会了无声剑法。”

她只简短的透露了一点学艺之事，钱万贯听她口气好像不想提及，便忍住不再询问。

甄红袖突然转面向着他，道：“钱郎，瞧着我。”

钱万贯如言凝视她，但觉她姣美娇艳之处，隐隐有一股使人心荡的媚态。

这本是他第一次见面时就有过的感觉，其后由于她行为端庄，此感渐渐淡去，目下既知她是柔骨派传人，忽又感到她这种媚态。

两人对视片刻，甄红袖道：“我不是向你施展什么邪法，而是让你好好看清楚了，永远记在心中。”

钱万贯微笑道：“我们如若结为夫妇，有的是瞧你的机会。”

甄红袖摇摇头道：“只怕我们过不了荀伯业这一关。”

钱万贯寻思一下，道：“我们两人联手，谅也不难杀出重围。”‘甄红袖道：“一元教高手如云，单是那四大护法和七大高手，我们就甩不开，何况还有荀伯业和姜石公三十六铁卫？唉！反正我们走一步算一步吧。”

钱万贯直到这时，还摸不透她内心中有什么隐情，总之，她的话越是句句不假，就越发使人不明白她的企图何在。

又过了一阵，钱万贯道：“你对白姑娘如此关心，何不就遣她走开？免

得我们万一要动手的话，还要顾及她的安危。”

甄红袖道：“唉！我忘了有你掩护我，可遣走白妹妹之事，不过她是很任性的女孩子，一切行事全凭一念好恶之情，假如她不能托庇于正人君子之下，结果很易沦落邪路，这却教我遣她上哪儿去？”

钱万贯道：“让我帮忙想想看，唔！恐怕只有让她投奔王元度老弟了。”

甄红袖道：“王元度虽是这一代的第一高手，听说为人也很正派，但到底是年轻些吧？”

钱万贯道：“他是个天生领袖之才，胸襟宽阔，天性侠义，年纪虽轻，但却极老成可靠。”

甄红袖问道：“他目下在什么地方？”

钱万贯道：“到日月坞问一问就晓得啦，只要有我的信物，他定必尽力妥善安排。”

甄红袖沉吟一下，道：“好，却只怕这孩子不愿去依靠他，所以我得想想看怎生哄她。”

马车驶行了数里，甄红袖似是下了决心，叫道：“瑶琴妹子，你进来一下。”

白瑶琴矫捷地钻入车厢内，问道：“姊姊唤我何事？”

甄红袖道：“前面若有人家，我们停歇一下，略为休息过之后，你不用再跟着我们，须得速速替我去办一件事。”

白瑶琴道：“好的，办什么事呀？”

甄红袖压低声音，道：“你拿一件物事，到日月坞访寻王元度，交给他看。我另有一封密函，你于见到王元度之时，方可拆阅，然后依密函内的命令行事，不可有违。”

白瑶琴道：“姊姊放心，小妹定办得妥妥当当。但假如王元度不在日月坞呢？”

甄红袖道：“最好是能够立刻找到他，越快越好。如若一定不能在最短期间内找到他，只好找他的未婚妻。”

白瑶琴点点头，又翻出车外，不一会，马车在一个小村落中停歇下来。

甄红袖选定一户屋宇较为高大齐整的人家，吩咐手下们都在外面等候，她径与钱万贯、白瑶琴进去。

那一户人家见到这两个千娇百媚的女郎，很乐意让她们进房休息，还泡了一壶热茶。

甄红袖在屋子里找到笔墨，暗暗拿了，假称净手，躲起来迅快写了许多字在白丝巾上，用口吹干，四角交叠打结，像盛开的花团。

这才出去，把笔墨暗中放回原处，又将这一团丝巾交给白瑶琴，道：“小心藏好，不得让任何人搜去，如若万不得已，你最好早一步毁掉。”

白瑶琴道：“怎会有人搜劫我呢？但假如有这等情形发生，我只须假装拭汗，暗暗吐几口唾沫在巾内，用劲一揉，担保变成一团墨迹，休想瞧得清巾上的字。”

甄红袖道：“总之你小心就是。”

当下一同出去，甄红袖命手下腾出一匹健马，让白瑶琴乘坐，迅快驰去。那四大护法以及其他的手下，自然不敢询问，更不敢拦阻。

甄红袖估计一下路程时间，知道自己这一行人到达行宫之时，白瑶琴当必远在百里以外，便登车继续这一段行程。

且说白瑶琴心知蹊跷，是以催马疾驰，加急赶路。

看看已快要掠过三禁堡，此时大路其直如矢，忽见远处的大路中已有两个人站着。她目力极佳，又是在近午阳光普照之下，格外瞧得远些。

目光极处，突然心中一动，立刻勒住坐骑，避至路边树后，探头出来远远查看。

原来她仿佛看见那路上之人，似是那天晚上为了淫贼卫步青而穷追她到三禁堡，曾经刺伤她的那个武林高手。

她至今尚不知他的姓名来历，但此人武功强极，又帮着淫贼那一边，使她万分的切齿痛恨于心。

白瑶琴尽管恨他，却不敢轻视大意。假如路上那人真是他，又有党羽在场，自己这一碰上去，无异是自投罗网，所以她不得不慎重其事，小心查看明白。不是那人的话，才可以驱马上路。

她悄悄地遥遥窥视，那边道路上的两人，正在说话，竟不知白瑶琴在远处窥看之事。

这两人其一正是改扮作商贾模样的王元度，另一个却是位大和尚，扛着一柄方便铲，身体壮健，气宇不凡，年纪约在四旬左右。

王元度已逃出来相当久了，其时正是甄红袖等人刚刚离开之时，全堡之人，都被那一元教副教主的来临而分散了注意。

王元度昨夜被灌了迷药以及缩骨散，这两种药物混在一起，力量强绝，如若体质稍弱之人，早就禁受不住而毙命。

何心寒等人以为王元度纵使有天大本领，也不会在三五日内回醒，所以随便丢在一间空屋之内。

哪知王元度服过云丘老人数十年积聚所得奇异蜂蜜，万毒不侵，虽然当时也昏迷不醒，不久便已恢复了神智。又碰到了这个空档，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逃了出来。甚至当他逃走之时，还窃听到堡中之人，谈论活埋那平天虹之事。

他出堡之后，着实找了许久，才找到墓地，见到刻有平天虹和阿云的名字的坟墓。

原来他考虑到以平天虹这等武功，可以施展龟息之法，不必呼吸，假如掘坟的行动够快的话，他尚有得救的机会。

他瞧过两间石屋，都空无一物。自己身上连一把剑也没有，单凭双手，恐怕得掘上一两日之久，想来想去，唯有到附近农家，借一把锹锄之类的工具，才可动手。于是离开墓地，奔向大路。

忽然见到一个大和尚打了方便铲，心中大喜，忖道：“平兄合该有得救之望，老天爷竟教这位大和尚经过此地。”

当下奔到路上，把和尚叫住。

和尚问道：“施主何事唤住贫僧？”

王元度抱拳施礼，道：“在下本来不敢烦渎大师，但为势所迫，须得争取时间，所以斗胆向大师借宝铲一用。”

那和尚点点头，道：“这是小事，不用客气。”

说时，双眼炯炯，上上下下的打量对方。

此时王元度头发蓬乱，衣衫破碎，隐隐见到伤口和血渍。

这般形状实在十分可疑，那和尚笑一笑，说道：“贫僧这把破铲，没有什么别的用途，除非是拿来挖坑，但施主你挖坑干什么呢？”

王元度道：“大师如若愿意行个方便，那就不要多问，请你把方便铲借我一用。”

他心知此事牵涉甚广，在那时候，挖坟之事，实是罪大恶极。因此假如他挖出棺木后，平天虹业已身死，无法证明他乃是被活埋。则势必被人以为他是想偷窃财物等等。若是三禁堡之人得知，更将以为他为了泄忿，所以挖开阿云的坟墓，动她的尸骸。

那大和尚眼睛一转，道：“施主莫非想挖什么宝藏？这等事贫僧自然乐意效劳。”

王元度摇摇头，道：“不是挖宝。”

大和尚迅快接口道：“那就是挖坟了？”

王元度一怔，凝神打量对方。

但见这大和尚冷冷瞅住自己，心念一转，忖道：“这和尚江湖门槛甚精，料事如神。我既然向他开了口，定须把事情办妥，不然的话，他往四下一宣传，村民云集。我虽是不怕，可就失去了挖坟救人的机会了。”

这么一想，主意已拿定了，说道：“大师猜得不错，正是要借宝铲，挖开一座坟墓。”

大和尚冷冷道：“假如有大量珠宝的话，贫僧不妨随你前去，帮手挖掘。”

王元度心中大为厌恨此僧的贪鄙，却将计就计，道：“珠宝倒是不少，定教大师满意，往这边走吧！”

说罢，转身欲走。

忽听那大和尚沉声道：“站住！”

王元度回头道：“什么事？”

大和尚道：“那是什么人的坟地？你如何晓得定有大量珠宝？假如没有，我岂不是白辛苦一场？”

王元度道：“那是一个双棺合葬的坟墓，我认识他们，决计错不了。”

大和尚哈哈笑道：“错了，错了。”

王元度讶道：“什么错了？”

大和尚道：“你找错人了，贫僧焉肯帮助你做这等伤天害理的勾当？”

王元度暗叫一声不妙，道：“大师刚才还说……”

和尚挥手截断他的话，冷冷道：“贫僧只不过是诈出你的真话而已，你竟信以为真，实在可笑。”

他踏前两步，举铲作势，厉声喝道：“你往前走，押到地保处论罪。你敢违抗，贫僧先毁了你这孽障。”

王元度心中大为懊恼，他已晓得这僧人说的乃是真话。现下奔逃的话，他虽是追不上自己，但他可以惊动四下乡民，妨碍他掘墓工作，唯一办法，就是出手制住他，暂时委屈他一下，也是没有法子之事了。

当下沉声道：“大师最好借铲一用，如若不然，在下只有得罪了。”

大和尚冷笑道：“好大胆的孽障，贫僧先前见你形容奇怪，身有伤痕，就知你不是好人，今日撞在贫僧手中，哼！哼！说不得只好开一次杀戒，为世除害了。”

那大和尚话声一住，猛可欺身迫近，左手一挥，骈指疾点王元度胸口穴道，王元度万想不到这僧人武功如此高明，差点儿吃了亏。

幸而他的修迷密步天下无双，蜂腰一扭，已斜斜闪开。

大和尚见他身洁神奇，也是一惊，更不客气，拍铲猛击。他的铲法威猛无比，一出手就连连攻了七铲之多。风声呼呼，凌厉之极，王元度饶是武功精绝，竟也无法招架，连退了七步。

他趁对方铲势稍挫之际，一掌劈出，把对方迫退半步，趁机跃出圈外，道：“大师父敢是嵩山少林寺来的高僧？”

大和尚冷冷道：“不错，贫僧法号天宝。你武功精强，已是当代高手，只不知叫什么名字？”

他口气中十分鄙视对方，根本不用请问等字眼。王元度倒也不怪他，道：“天宝大师如若借用方便铲的话，定当奉告姓名，以及这件事的内幕。”

他证实了对方竟是少林僧人，不由得暗暗叫苦不迭，今日之事，被这少林僧人一介入，顿时添上无数麻烦。

天宝冷笑道：“任你如何狡辩，贫僧亦难置信，我劝你最好乖乖的就缚，贫僧自当公平处理。”

王元度仍然在作最后的努力，道：“大师不知内情，难免鄙视憎厌。但在下实有苦衷。

须得速速掘开坟墓，再迟只怕就来不及，有一个人得闷死棺中了。”

天宝忍不住仰天大笑，道：“越说越离奇了，你掘墓居然只为了救人，真是功德无量。

可惜贫憎不是容容易易就上当受骗之人，你既不肯就缚，贫僧倒要瞧瞧你有什么真本领？”

他一抡铁铲，凶猛攻去。幻出七八柄铲影，手法神奇，威力强绝。这一轮急攻，只迫得王元度连连避退，全无还手之力。

王元度使出修迷密步，一转身跨出铲影外。天宝僧不禁一愣，心想我这一套铲法，从来未见过有人能在三十一招以内，退得出圈外。

方想之时，王元度已决意施展一点不大正当的手段，以便从速达到救人的目的。他朗朗道：“在下平生很少动用兵刃，大师若能迫得在下取用兵刃，就算你赢了。”

天宝憎听了这话，受激不过，喝道：“贫僧不用兵刃，也能把你擒下。”

啪一声丢掉方便铲，双拳一晃，猛扑抢攻。

两人掌掌相接，一眨眼已拆了六七招。在这近身肉搏的数招之中，双方都施展了数种手法。

拳掌擒拿以至于飞脚都用过了，劈啪有声，打得极为激烈凶险。

本来拳脚功夫是王元度最弱的一环，但他自从在金鳌大会上，赤手力拼卓辽，万分危急之中，竟创了不少绝招。是以这刻空手相搏，一点也不吃亏。

两人激斗了二十余招，王元度闪电般从天宝身边掠过，反手点出，天宝僧哼了一声，摔倒在地上。

王元度赶快接起了天宝僧，拾起方便铲，便向墓地奔去。

不一会儿已到达那荒凉静僻的墓地中，他把天宝放在石屋内，自己便拿铲动手挖掘。

他身负绝技，内力深厚，下铲之时，一铲可抵旁人五六铲。是以一会儿工夫，已掘了寻丈深，见到棺木。

他不知哪一口是平天虹的棺木，是以须得加阔洞穴，以便查验两相。

突然间地面上传来一声怒喝，抬头一望，竟是天宝僧，心中大为讶异，

想道：“原来他已达到自行打通穴道的地步了。”

这刻正是要紧之时，他再过片刻就可以打开两棺，查看个明白。但这少林僧人既然已恢复自由，可又不能小觑。

本来他大可以一掌击碎棺盖，便可查得明白。然而这两掌击落之处，假如双棺都是死人，他将来实在无法洗得清碎棺毁尸的冤屈。

即使是英雄如王元度，不辞舍身为人之事，但这等冤枉罪名可也担当不起，是以未敢造次。迅即决定暂时不理会天宝，加快挖开棺侧泥土，设法撬开瞧瞧。

他方自动手再行挖掘，头上一大堆泥土落下，弄得他一头一身皆是。他并且发现泥土落下之时，并非单从天宝僧那一面落下，却是两边皆有。可见得又有人赶到，帮忙出手。

王元度吃一惊，拔上地面，放眼一瞥，但见洞穴另一边站着一个美貌少女，手提长剑，寒光闪闪。

认得她正是白瑶琴，又吃了一惊。

白瑶琴冷笑一声，道：“淫贼，可还认得本姑娘么？”

天宝僧道：“什么？这厮竟是下五门的臭贼？”

白瑶琴道：“不错，这墓中有一位姑娘，就是遭他的同党先好后杀。我那天晚上，恰好碰上，杀死了那个来自不夜岛的淫贼。我这话没有一句是假的吧？”

王元度至此已决心报出来历姓名，忙道：“姑娘之言虽是不假，但是……”

底下的话尚未说出，白瑶琴已一声断喝，道：“闭口，看剑！”

唰地驭剑飞过墓穴，凌厉刺击。那天宝僧也大吼一声，使出百步神拳，呼呼呼连攻数拳，竟然都是奋不顾身的招数。

王元度在这两人夹攻之下，狼狈招架。十招不到，已陷入危殆之境，险状百出。要知他武功虽是精妙，功力又极深厚，但吃亏在两件事上，一是他使用方便铲，很不顺手。

二是他明知对方都非是歹人恶徒，不能施展毒手反击，这么一来，他已注定是有败无胜的命运。

白瑶琴使出无声剑法，阴毒无比，出手如电。王元度的方便铲须得用上八成功力对付她。

余下的两成功力，如何抵挡得住天宝和尚的神拳？

他一看势头不对，当即运气护住要穴，卖个破绽。蓬地一声，立时被天宝憎拳力劈中。

白瑶琴欢呼之声尚未出口，却见王元度身子随着拳势飞开两丈，落地之时，竟无丝毫受伤的征象，不禁大奇。

天宝和尚也觉得这一拳似是有力无处使。并非结结实实击中敌人。立时大喝道：“姑娘小心，这厮未曾负伤。”

白瑶琴压剑追去，但王元度已奔出数丈。

他身形快如流星赶月，霎时已出了墓地，隐没不见。白瑶琴明知对方剑术奇奥，内功强绝，若凭自己一个人，定非他的敌手，当下停步不追。

天宝和尚奔上来，道：“姑娘为何不追？”

白瑶琴道：“此贼武功了得，我们任何一个若是落了单，被他截击，势难安然无事。”

天宝和尚眼见她剑法奇奥，武功高强。况且他自家曾经败在王元度手底，目是不能不承认这话有理。

当下道：“罢了，这贼子竟把小僧的随手用物带走，想来已无法夺回啦！贫僧承蒙姑娘搭救，暗中解开穴道，使贫僧得以恢复自由，此恩此德，不知何以报答？”

白瑶琴道：“不用道谢了，我当时非得到你帮忙夹攻不可，否则，我也不敢轻易现身向他挑衅。”

她的神情突然变得甚是冷漠，又道：“我走啦，你最好把那墓坑填起来再离开。”

天宝和尚念在她相救之情，虽是很不满意她这等语气，也不做声，合什道：“贫僧遵命，姑娘保重。”

回转身躯，走到墓边，开始把泥土推落坑中。

白瑶琴想了一下，高声问道：“你打算到什么地方？”

天宝和尚回头一瞧，见她虽是向自己说话，却没有望住自己，一派做态，使他大起反感，但他还是忍住了，答道：“贫僧打算经云梦前赴汉口。”

白瑶琴冷冷道：“那很好。”

举步径自走去，片刻间已出了墓地。

天宝和尚耸耸肩，心中又好气又好笑，旋即撇开此事，一心一意的把泥土推落坑中。

一道人影悄无声息的飘人来，潜行到天宝和尚身后一丈之内，这才停住脚步，这人正是王元度。

但见他左手提铲，右手拿了一根四尺长的竹竿，他上半身向前倾去，伸手握竹，缓缓向天宝和尚背后戳去。

眨眼间竹尖已堪堪点中天宝和尚背后的穴道，王元度这才发话道：“大师别动，在下的剑尖离你要穴只有两寸，现在你当已感觉剑气和内力业已侵入肌肤了。”

天宝和尚果然不敢移动，沉声道：“你这孽障当真要掘开此坟，才肯甘心么？”

王元度唰地收回竹枝，天宝僧觉察出来，迅即旋转身躯，面向敌人，暗中提聚功力，准备出手一拼。

王元度道：“在下刚才如若突施暗袭，只怕大师不易躲过。”

天宝哼了一声，又道：“谁叫你不出手刺死我，其实也未必就能让你得手……”

他面现怒气，又道：“你这孽障屡次戏耍于我，这一回定要让你见识少林寺的功夫。”

王元度援手道：“大师暂息雷霆之怒，在下潜返此间，实是想请大师做个见证人。”

天宝和尚虽是极为愠怒，但听了这话，此不由得泛起好奇之心，问道：“做什么见证人？”

王元度心想只要你肯听我的理由，事情就好办了。

他郑重地道：“在下要挖掘此墓，打开棺木，抢救一个被活埋在内之人，假如当真有这么一回事，万望大师从此相信在下的话。”

天宝和尚冷冷一笑，道：“即使棺中真有活人，贫僧亦不能从此完全听信你的话啊！”

王元度道：“这是以后的事，暂时不提，现下大师可肯让我动手挖掘么？”

天宝和尚沉吟一下，暗念此人坚要掘开此墓，不惜用了许多手段，瞧来只怕有几成是真的。

若然他只是垂涎棺中珠宝，何不等到夜间，才行动手，这么一想，顿时回心转意，点点头道：“好，我在一旁瞧着。”

王元度大喜，把竹竿插在背后，挥铲挖掘，这时泥土已松，挖时容易得多，眨眼间已见到棺木。

只听数丈外传来一声娇叱，天宝和尚转头望去，竟是白瑶琴回转来，她满面怒容，喝道：‘喂，你搞什么鬼？为何坐视那淫贼掘人之墓？“天宝和尚忙道：“他说墓中活埋了一个人。”

白瑶琴掣出长剑，但见剑光如虹，变幻无方，竟将那赤手空拳的天宝和尚迫退了六七步。

王元度眼见成功在即，恨不得赶快把棺木打开。但他又听出天宝和尚情况不妙，先跃上来瞧一眼，但见天宝和尚僧衣被划破了两处，这刻被剑光笼罩住，甚是危急。

当即丢掉方便铲，取出竹枝，沉声喝道：“白姑娘，你这人讲不讲理？”

白瑶琴听到声音发自背后，大为忌惮，顾不得取那天宝和尚性命，迅快闪开数尺，扭头望去。

只见他手持竹竿，已迫到七尺之内，她深知敌人真能折枝当剑，功力精湛之极，是以全神贯注，口中冷冷道：“跟你这种淫贼，有什么话可讲？”

天宝和尚本来对她泛出极强烈的敌意，但听了她这一句话，不禁踌躇起来，暗想，如若自家受这淫贼利用了，这一辈子体想心安。

王元度道：“天宝大师何不代在下开棺一验，便知在下之言是真是假了。”

白瑶琴猛可记起了何心寒透露活埋平天虹之事，这才知道对方敢情是要救平天虹，她全然弄不明白这淫贼为何要救助平天虹。

但无论如何，她仍想杀死对方，才消得胸口恶气。

她盘算一下，故意问道：“验看什么？”

王元度道：“那一夜曾经帮助过你的平天虹，便是活埋在棺中，姑娘难道还不愿意开格一验么？”

白瑶琴发出一阵冷笑，道：“他那一再帮我要对付之人，便是你这个淫贼，我可想不通你何故要救他性命，莫非他身上有什么物事，使行急于得到？这都不必提了，我倒要问问你，平天虹几时被活埋在此的？”

第二十六章　白瑶琴刁难忠厚侠

王元度道：“据我所知，大概是今日凌晨。”

白瑶琴道：“既然如此，他纵然入棺之时仍然活着，这刻什么时分了，还有不闷死之理么？此是小孩子也想得到的结果，但你苦苦要打开棺木，我看你的心中一定有什么古怪……”

王元度见她口舌伶便，能言善辩，决计不能说服她，当下转向天宝和

尚道：“大师不妨拿个主意，在下深知平天虹兄武功高强，埋葬无久，或者尚未闷死。”

天宝和尚可拿不定主意，他突然发觉自己对白瑶琴越来越不满意，也不大相信她。可是这汉子也有些可疑，似乎还默认是淫贼同党，这种人自应格外提防，不可让他利用。

王元度突然灵机一动，想道：“我唯有这个法子迫他一次，假如不成功的话，那就没有别的办法了。”

心念一决，便道：“天宝大师，在下与平天虹兄不过是泛泛之交，毫无交情可言，假如你决意不开棺查看他的生死，则这个责任便归于你，你是否害死了一个人，只有天知地知，在下问心无愧，只好撒手不管此事了。”

白瑶琴冷笑道：“别听他鬼扯，他明明要哄你帮他打开棺木，遂他泄忿之愿。”

王元度哈哈一笑，道：“在下如若是那般恶毒之人，早先有个机会可以暗算这位大师，但在下却没有出手，大师你不妨想想看。”

天宝和尚眼中光芒闪动，下了决心，突然一转身跃下坑洞之内。

白瑶琴气得玉面变色，还未开口，王元度已道：“白姑娘若是跺脚一走，即可证明你早已得知，故意拦阻我开棺之举了。”

白瑶琴被他僵住，果然不能一走了事，于是只好改变了心意，突然间一剑劈去。

这一剑极是凌厉毒辣，王元度只好使出修迷密步闪开数尺。他并不出手还击，一味发出冷笑之声。

白瑶琴恨声道：“淫贼，你以为姑娘杀不死你么？”

王元度道：“这就奇了，谁是淫贼？”

白瑶琴道：“你。”

王元度道：“不夜岛的卫步青诚然是万恶淫贼，但认识他的人不在少数，难道凡是认得出他的人，就定是淫贼不成？”

白瑶琴冷冷道：“现在狡辩已来不及啦，我有许多证人，都可以指认你是淫贼的同党。”

王元度道：“假如平天虹兄不死的话，他却可以为我作证，证明我不会是淫贼的党羽。”

白瑶琴听了一怔，细想他话中之意。

此时坑洞中已传出天宝和尚敲击棺木之声，她道：“你们既然相识，那一夜他何以不认识你？”

王元度道：“因为在下已经化了装，所以他没认出我是谁。”

白瑶琴冷笑道：“那么你是谁，想必是武林中有姓有名的人物了？”

王元度道：“江湖上颇有知道在下姓名之人，在下就是……”

他的话忽被天宝和尚的叫声打断，天宝和尚叫道：“快来。果然有一个年轻施主，心脏尚在跳动。”

他们一起奔到墓坑边，低头望去。但见一具棺木已被打开，那天宝和尚手中抱起一个英俊男子。

他双目紧闭，全身瘫软，双手双足都有绳子缚住，可见得他当真是被人活埋，非是出于他的自愿。

天宝跃出墓坑，说道：“这一位竟然就是武林第三高手的平天虹么？”

王元度应道：“不错，他就是平天虹兄。”

天宝抱住平天虹，大步进入石屋，卸下一扇门板，把他平极板上，然后弄断了绳索，说道：“他不但四肢被缚，连全身穴道也曾被禁制过，幸而他早已打通了穴道，否则早就闷死了。”

王元度道：“贵寺的跌打救命之学，妙绝无下，只不知能不能助他速速复生？”

天宝和尚道：“贫僧尽力一试，生死之事，自有天数，不是人力所能勉强的。”

白瑶琴一直站在旁边，已把长剑人鞘，表情冷漠，全然无动于衷地望着天宝施术。

过了好一会工夫，平天虹的呼吸已经由轻而重，面色也渐渐变得红润。

天宝和尚站起身，举袖拭去额头上的汗水。道：“总算把平施主一命救回来了。”

王元度道：“大师手法精妙深奥之极，刚才点拍的许多处部位，都是闻所未闻的脉穴，今日幸好把大师牵在内，才能得大师施展妙手，救活他一命。”

天宝道：“其实以平施主的精深武功，时间略久，也能复生。贫僧只不过助他早一点恢复而已。”

王无度道：“大师不必过谦，这一件功德，实是不易。”

他转眼向白瑶琴望去，突然记起何心寒对她很是客气有礼，可知她大有来历，不知怎的，竟想到一元教上面。

当下故意向天宝和尚问道：“大师既是少林高僧，只不知你认识不认识一位叫钱万贯的人？”

天宝愕然望他一眼，心想：“钱师叔出身少林之事，外人罕有知道的，这人居然向我探问，可知必是深知内情。”

当下点头道：“你说的可是江南百钱庄庄主么？贫僧与他有过一面之缘。”

王元度已窥见白瑶琴露出十分注意的神情，假如她不是一直都很冷漠的话，别人就很难瞧出她对这些话生出反应。

天宝和尚已问道：“尊驾敢是晓得钱庄主的下落么？贫僧恰好想见见他。”

王元度伸手一指，道：“大师可向白姑娘询问，只有她知道。”

他此举毫无把握，也不过是想再诈她一诈之意而已。

哪知这一诈竟大生效力，白瑶琴皱起眉头，道：“你是谁？怎知我晓得钱万贯的下落？”

王元度缓缓道：“钱兄被一元教军师姜石公胁持离开小星坞。你是一元教的重要人物，当然知道他的下落了。”

白瑶琴瞠目道：“你到底是谁？”

天宝和尚道：“白姑娘可否赐示钱庄主的下落？”

白瑶琴冷冷道：“不可以……”

天宝勃然而怒，但仍然遏住怒气，道：“贫僧有事非见钱庄主不可，白姑娘若肯指引他下落，感激不尽。”

白瑶琴冷笑一声，道：“你怎的这般罗嗦，我说过不可以就是不可以。”

王元度朗声一笑，道：“在下也恰有要事非见到钱兄不可，假如姑娘不肯说出来，在下就不客气了。”

天宝听他口口声声叫钱万贯做钱兄，自己无形中便矮了一辈，不禁瞪

他一眼，道：“施主何事要见钱庄主？”

王元度道：“内情目下不宜宣扬，免得被白姑娘听去。”

他转眼望住白瑶琴，凛凛生威，道：“姑娘最好把钱庄主的下落说出来。”

他这刻已把白瑶琴当作敌人，是以威势陡生，使白瑶琴心中大吃一惊，但她表面上仍然淡漠如故，道：“我不说你便待如何？”

王元度仰天一笑，道：“在下一直发愁碰不到一元教有地位之人，姑娘既是一元教的主要人物，在下打算把你擒下，料那姜石公不敢不善待钱兄，或者也愿意用钱兄换回姑娘。”

白瑶琴玉手一抬，已掣出长剑。

王元度提竹作势，一步步迫去，气势紧张无比，天宝和尚这刻才见到他的真功夫，不由得大为惊讶，凝神瞧着。

王元度以少阳剑法中的足涉金庭一招，步步迫去，这一招剑法千变万化，可攻可守，全然无懈可击。

白瑶琴竟自无法发剑使敌人停步，因为她长剑一发，若是不能阻敌，势必立时伤亡于敌人反击之下。

她既不能出剑，又故不住王元度那般无坚不摧的气势，只好步步后退，不知不觉退到屋角，身子被石墙阻挡住，已经不能再退。

王元度脚步一停，沉声道：“你说是不说？”

白瑶琴一向心高气傲，性子甚烈，越是受迫不过，越是不屈服。她双眼圆睁，厉声怒叫道：“我不说，我不说……”

王元度毫不动容，沉声道：“若然如此，在下只好出手把你擒下，如若失手误伤了你，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正当此时，平天虹忽然坐起，讶道：“咦！谁把我救出来的，那一位不是白姑娘么？”

王元度头也不回，说道：“平兄居然回生，可贺！”

平天虹哼一声，道：“原来是你。”

他已瞧清楚王元度正以竹竿代剑的上乘剑术，把白瑶琴迫在一隅。

当下又道：“你为何向白姑娘出手？”

王元度道：“兄弟定须从她口中探问出一件事的内幕，是以迫不得已，非出手不可。”

他考虑到有关钱万贯之事，不直让平天虹知道，当下又道：“平兄如若没事，何不出屋溜达溜达，以便迅快恢复如常？”

平天虹道：“兄弟觉得很好，是你把我从墓中救出来的么？”

王元度道：“不错，还多亏那位少林天宝大师帮了不少忙，否则兄弟也无能为力了。”

他们对答之时，平天虹已暗暗调运真气，体力迅速地恢复着，他缓缓道：“你定要为难白姑娘么？可不可以看兄弟的薄面，放过她这一遭？”

若在平时，王元度即使恨死了对方，闻言就会马上答应，但今日之事关系甚大，牵涉到钱万贯的安危生死。

那一元教之人个个行踪隐秘，好不容易才找到这一条线索，岂能轻易放弃，于是答道：“平兄请勿介入，兄弟今日不能轻易放过了她，亦是情非得已，违命之处，还望原谅。”

平天虹徐徐起身，口中道：“既是如此，兄弟自是不便多言。”

天宝和尚听了这话，便移开目光，不再注意他。

陡然间石屋内风声劲响，人影乱闪。

天宝和尚转眼一瞧，但见平天虹手掣折扇，疾攻王元度，手法之奇诡，招式之凌厉，大有一举击毙王元度之意。

天宝和尚又骇又怒，大喝道：“平施主，你干什么？”

话声末歇，平天虹已迅攻了六七扇之多，把王元度迫得跃开。落在另一隅。平天虹沉声道：“白姑娘不走，更待何时？”

白瑶琴飕一声穿窗而出，王元度方一作势要追，平天虹提扇疾跨数步，恰好遮挡住去路。

王元度气得眼中冒火，冷冷道：“平兄此举是什么意思？”

平天虹笑道：“兄弟还是第一次见到王元度赫赫震怒之态，适才之事，兄弟亦是情非得已。”

王元度道：“平兄敢是已加入了一元教，所以情非得已，定须出手救她？”

平天虹讶道：“哦！原来她是一元教的人，兄弟只因曾受她救命之恩，眼见她无法闯得过王兄的剑圈，是以急忙出手，以报前恩，不知王兄信是不信？”

王元度心中恚恨犹存，只怒哼了一声，天宝和尚出去了又进来道：“她身法甚快，已不知去向了。”

说罢，含怒向平天虹望去。

平天虹一点也不在乎，微微而笑，道：“如若大师不是曾有掘墓救我之恩，凭如此盯看于我，我定必出手取你性命了。”

天宝和尚大怒，冷冷道：“照平施主这样说来，你已用不杀贫僧之恩，报贫僧助你之情了？目下已两不亏欠，平施主尽管划出道来。”

王元度心中又好气，又好笑，暗想这世上各式各样的人都有，不但少见平天虹如此蛮横之人，便这少林僧人的为人也少见得很。

平天虹大笑数声：“大师父说得好，但即使动手，也须等到下一次相逢会面，否则我平天虹岂不是变成了忘恩负义之徒么？”

天宝和尚怒犹未息，道：“你目下虽不出手，也脱不了忘恩负义之名，贫僧见过平施主背后偷袭的手法之后，这一辈子很难忘记。”

平天虹目射寒光，冷冷道：“你说什么？”

天宝和尚提起方便铲，厉声道：“贫僧说什么难道平施主不明白？”

平天虹举步向对方迫去，沉声道：“现在总算明白了，我倒要瞧瞧少林寺教出来什么样的人物，竟敢不把我平天虹放在眼中。”

他们互相斥驶至此，已离了题，变成了为别的事争吵出手，王元度摇摇头，本想从中劝解。

但平天虹言语中伤及少林寺一派声名，他又不好牵扯在其中，他心中仍然记挂着白瑶琴之事，当下走出石屋，纵目四望。

忽听石屋内传出喝叱拼斗之声，他曾与这两人交过手，深知两人皆是功力深厚的高手，三五招之内，难分高下，是以并不帮忙。，提气一跃，飞上屋顶，但见石屋后窗那边，荒草没胜，再过去七八丈，就是茂密树林。

那白瑶琴一定奔入林内，隐去了身形，现下才放步追去，未免太迟了。

他一念及此，忽然升起对平天虹的恨意。

只因他跋涉江湖，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碰上了这个机会，却让平天

虹破坏了……

当下侧耳倾听，石屋内传出平天虹冷笑和天宝和尚吐气用力的叱声。

但见他身法如闪电旋风，几个起落，已扑入树林之内。

他迅快的绕抄向右方，霎时已堪堪出林，当即停步隐身在一株树后，向林边的草丛细加审视。

大约过了半盏热茶之久，深茂的草丛中微响一声，露出一个人头，王元度只能见到后脑，但见秀发黑亮，竟然是个女性。

他心中冷笑一声，忖道："原来她还没走，这回休想再逃出我的掌心了。"

那草丛中的女孩子正转头四望，猛可听到空中风声呼呼，仰首望去，不觉得惊叫一声。

原来王元度从半空中飞坠下来，竟是头下脚上，手中那根竹枝直指着下面的她，一阵森寒凌厉的剑气，当头罩下，威势骇人听闻。

那女孩子手中本来拿着长刀，这刻竟然无法举起封架，那是因为敌人的剑气使她生出无能为力之感，斗志全消。

她星眸微闭，急促地呼吸，自然而然地流露出一派无可奈何地等死的神情，极是动人。

王元度心头大震，腰上一使劲，飘开数尺，落在地上，但双脚一踏地面，忽然全身发软乏力。

原来他脚下踏个空，一口真气提不起来，顿时全身脱劲，身子直沉下去。

那女孩子左手一提，一片绿网当头曳罩。当此之际，王元度武功再高，亦是没法躲避。

只觉身上一紧，已被那片绿色的网子罩裹住上半身，连同双臂在内。那网上有许多倒挂小钩子。

他不动犹自可，略一挣扎，可就钩得更紧了。

王元度落在陷阱中，齐胸以下都在坑洞之内，双眼已睁不开了。但他脑海中仍然浮现着那张可亲可爱的面庞。她那股神情，似是触动了他心中某一根琴弦，发出回肠荡气的声音。

这刻仍然余音袅袅，使人神往情动，久久不散。过了一会，那少女仍无动静，王元度可就惊奇起来，勉强睁眼望去，但见她跪坐在原处，美眸凝望天际，秀丽的面庞上流露出一股迷惘的神情。

王元度讶异之极，忘了做声，又过了一阵，那少女像惊醒一般收回飘渺的眼光，转到他身上，轻轻道："你是谁？"

王元度一想自己枉为本届金鳌大会第一高手，这几天屡屡被女子所擒，实是莫大耻辱，如何报得出姓名，当下微微垂头，默然不语。

他发觉这少女不是白瑶琴，又从未见过，料她大概是三禁堡之人，暗念这道被她弄回三禁堡，落在蓝芳时手中，势必丢了性命，心中更觉得泄气。

那少女见他垂首不语，当下又轻轻道："你刚才没忍心下手击杀我，可见得不是坏人，只要你答应我一件事，我就放了你。"

王元度心中大奇，抬头道："什么事？"

那少女这时却又沉吟不语，想了一阵，才道："没有什么啦！"

起身走过去，伸手解开网子外面的五个环结，王元度但觉全身一松，许多钩子都自动松开。

那少女动手揭开，手法姻熟，一忽儿把那片绿网揭起，放在一旁。王元度跃上地面，但见这少女年约十八九岁，一身青衣，娇俏非常。

但时时锁起的双眉，却又露出世故沧桑的意味。

王元度实在想不透她是怎样的一个人，当下抱拳道：“在下王元度，姑娘贵姓芳名？”

那少女大吃一惊，道：“你就是王元度？”

她的目光从上到下的打量对方，片刻才又适：“贱妾庄红药，久仰王大侠英名，但常闻王大侠年纪很轻……”

王元度微微一笑，道：“在下为了便于行走江湖，特地乔装改扮，庄姑娘是不是三禁堡之人？”

庄红药道：“是的。”

她这刻方始从对方衣饰认出王元度就是那天晚上，被何心寒等人用机关擒住的人。当下道：“王大侠今早逃走，敝堡大为震动，严加戒备，生怕王大侠转回报仇。”

王元度笑道：“贵堡的手段虽是使人气恼，但在下却另有缘故，不会侵犯贵堡，只不知姑娘信也不信？”

庄红药道：“王大侠似是有一种使人不能不信的力量，贱妾焉能不信？”

王元度道：“庄姑娘何故隐伏在草丛中？”

庄红药道：“贱妾是轮值到此守护墓地，刚才忽见大侠身影在屋顶出现，便特地露出形迹，诱大侠入陷，通常我们都能抵挡一阵，谁知王大侠武功深不可测，贱妾竟然全无提刀封架之力。”

她略一停顿，叹道：“王大侠何故到此地来？”

王元度道：“在下为了要救平天虹，哪知碰上一元教的白瑶琴，闹了好一阵，总算如愿把平天虹救出，但这刻他却为了敝友钱万贯之事，跟少林天宝大师打起来，而在下必须追上白姑娘，方知钱兄下落，是以刚才见到姑娘，便以为是她……”

庄红药讶道：“你找钱万贯？他昨夜才离开敝堡，本来他已被堡主擒下，后来一元教的副教主甄红袖前来，声明钱万贯是她的未婚夫婿，钱万贯亦当众承认了，堡主才把人交还给她。”

王元度大惊，问道：“这件事贵堡之人想必尽皆知道了？”

庄红药点头道：“当然啦，这等大事，早就轰传全堡，我们都是暗暗去窥看那钱万贯长得怎样，因为甄副教主长得十分美貌，武功又高，那位白姑娘就是她的师妹。”

王元度骇然忖道：“若然如此，蓝芳时定然也知道了，唉！从今而后，她更加恨男人啦！”

当下连忙问道：“庄姑娘可知道钱兄他们往哪儿走的？”

庄红药道：“他们来了许多人马，都向北行，要到哪里去我们就不知道了。”

王元度听了庄红药供给的消息，心中十分紊乱，但幸而还没有忘记石屋中尚有人在拼斗之事，当下向庄红药道：“庄姑娘且在此地等候片刻，在下去一去便来。”

他发觉她眼中透出疑惑的神色，便又道：“石屋内平天虹兄与天宝大师正在拼斗，两虎相争，必有一伤，我得赶去排解一下。”

庄红药这才放心地点点头，王元度不敢耽误时间，转身迅快奔去，扑入石屋中，但见天宝僧已呈败象，全凭秘传铲法护住全身，苦苦支撑。

王元度大步迫到平天虹身后，平天虹明知王元度武功强胜于他，迫不得已侧跃寻丈，怒目而视。

王元度朗声道：“平兄如若这刻还埋在地底，无论别人如何侮辱白姑娘，谅来也无法可管了。”

平天虹怒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元度道：“刚才兄弟幸得天宝大师支持，方能制住白姑娘干扰，这才得以掘墓开棺，把平兄抢救出来，这是第一件事。第二件事便是由于白姑娘乃系一元教中重要人物，那江南百钱庄住主钱万贯为了制止危害会场中群雄性命，结果却反被一元教中重要人物要挟，离开了小星坞，目下不知去向，兄弟好不容易碰见白姑娘，自然要查出点线索，哪知平兄生出误会，从中作梗，以致让白姑娘趁机遁走了，平兄如若信得过兄弟的话，自然应该停手罢战，岂可再误会下去？”

平天虹傲然一笑，道：“区区平生从不后悔，不管是做对了或是做错，都是一样。”

天宝和尚不由得怒哼一声，王元度微微一笑道：“平兄性格如此，旁人自是没得话说，但假如平兄没忘记云姑娘的仇恨的话，兄弟建议你把气力留起来对付不夜岛之人，昨天晚上不是有不夜岛之人入侵三禁堡么，据说那些老魔头如南阿洪、杨老毒、屠望等，都伸手帮助不夜岛，这些人物够你忙的了，你说是也不是？”

平天虹俊眼中射出凶光，厉声道：“我平天虹焉能忘记杀妻之仇，我这就去访查他们……”

说时，拔步欲行。

王元度忙道：“平兄少息雷霆之怒，须知报仇之事，非是江湖上拜坛比武，那不夜岛岛主甄南，曾在小星坞出现，加上那许多魔星之助，实力之强，不比等闲，你如若含恨而去，只怕连甄南的面还未见到，就已被那些恶徒们暗算了。”

平天虹一怔，道：“那么你要我怎么办？难道你王元度肯拔剑相助不成？”

天宝和尚直到此时，才知道这个满身污渍，中年商贾打扮之人，竟就是本届第一高手王元度，他早已得知钱万贯与王元度等人交好之事，当下才敢确信他真的要找钱万贯。

王元度道：“如若平兄允许兄弟介入的话，像不夜岛那些淫恶之辈，人人得而诛之，兄弟自应拔刀相助。只是兄弟不赞成平兄如此疏忽大意的行径。”

天宝和尚插口道：“此人太以蛮横，贫僧此生还是第一次碰见。”

他话声略一停顿，平天虹眉头一皱，方要反唇相讥，却听天宝大师接下去道：“但如若你们两位要去对付淫恶之徒，贫僧愿意不记前嫌，参加一份。”

这句话使得平天虹立时消了气，不再做声。他并非不知好歹之辈，例如刚才他已得上风之时，若然不是顾念到对方有救命之恩，他那把独门兵器桃花扇中的歹毒暗器早就发射出去了。

王元度大喜道：“兄弟正愁人手缺少，难以兼顾，有大师相助，那是最

好不过了。”

他凝眸想了一下，才道：“我们第一步须得查明不夜岛是否已被一元教所网罗，假如没有，事情便简单得多了，若然一元教已经网罗了这些恶人，则咱们须得步步为营。”

平天虹道：“不夜岛在武林中赫赫有名，乃是一大邪派，想来不会投人一元教内，受人节制。”

王元度道：“平兄不知一元教的厉害，才会这么想法。事实上一元教中藏龙卧虎，什么样的高人都有，兄弟相信平兄的令师也曾被一元教的人游说过……”

平天虹初时摇摇头，但迅即凝目寻思，半晌才道：“好像有过一个什么帮派之人，劝家师重出江湖，家师执意不肯，那人才怏怏而去。当时我没留心，王兄这么一提，竟似是一元教之人呢！”

王元度道：“这就对了，据我所知，除了武林有限的几个名门大派之外，其他门派，只要是真有绝艺，一元教从无遗漏，尽力网罗，因此，不夜岛被一元教罗致了去，兄弟一点也不奇怪，假如真是如此，咱们的目标就先得转移到一元教身上，方有成功之望。”

天宝大师道：“王大侠的话有理，不过那一元教既然如此神秘，咱们从何处下手侦查？”

王元度道：“我们先约定各种暗号，然后分批动身，兄弟听说一元教大队人马向北而去，咱们先向北查探，以两百里为限，假如还查不到线索，我们再行计议，两位高见如何？”

平天虹道“就是这么办，谁是第一批？”

王元度沉吟一下，道：“平兄暂作先锋如何？天宝大师居中，兄弟殿后。”

平天虹道：“使得，我打头阵吧！”

王元度适：“但平兄须得答允一事，方可充任先锋。”

平天虹道：“什么事？”

王元度适：“平兄定须答应见到敌人，决不动手，等我们赶到，始行出击。要知请你打头阵之意，便是要借重你的眼力智慧，侦查出敌人踪迹。若然平兄逞勇出手，万一众寡悬殊，以致失手被擒，那时，我们连影子也摸不着，岂不糟糕？总而言之，就算敌方一定打不过你，你也得忍耐不动。”

天宝和尚道：“对，咱们凑齐之后，有了一拼的实力，才跟他们大干一场。”

平天虹点头答应了，三人研究过暗号，平天虹首先动身，王元度吩咐天宝大师务须紧紧跟随平天虹，以防不测，又告以此间尚有未了之事，所以只好殿后。

天宝大师提铲而去，王元度步出石屋，眼看着天宝大师已失去了影踪，这才向庄红药匿伏之处走去。

草丛中空空如也，哪有庄红药的芳踪？王元度定一定神，想道：“她大概是返回三禁堡去了，且不去管她。现在让我想想看，钱兄乃是顶天立地好汉子，未必会被美色所迷，我怀疑他是在百般无奈之下，才答应了婚事。”

想到这里，自家反而感到难以置信，只因钱万贯不但武功绝高，同时机智过人。对方就是用威迫利诱，实难使他屈服，除非是用圈套手段，使他当真移情别恋，自己情愿娶那甄红袖为妻。

他虽是想不出一元教用什么手段，但这个想法却较为合理，不禁油然而兴赶紧拯救他跳出火坑之心。

他正要举步离开，猛然发现那一张绿网在地上，不禁讶想道：“庄姑娘若是返堡，断无不收起此网之理，如今遗落此处，莫非发生了什么变故不成？”

此念一生，立刻仔细打量地面，忽见一丛野草，有一把打了一个结。他瞧了一阵，恍然大悟，忖道：“是了，有人暗中迫近，把她制住，她无力反抗，因此把这面绿网留下，又顺手抓一结草打个结，希望引起我的注意，好去救她。”

他回瞧一眼，又想道：“此处邻近三禁堡，莫非是何心寒或蓝大姑娘来到，把她叫走？不对，假如是她们，庄姑娘岂敢留下绿网？因此一定是外人无疑了，这会是谁呢？难道是白瑶琴？”

王元度这才想起了白瑶琴，顿时打个寒噤，忖道：“此女心狠手辣，脾气倔强。万一她当时是躲在附近的草丛中，把庄姑娘和我的对话完全听了去，她自问无法奈何我，很可能把庄姑娘抓去，押送三禁堡，告以一切，那何心寒何等毒辣冷酷，闻知庄姑娘纵我脱身，一定千方百计的整治她，至死方休。”

这么一想，又自机伶伶地打个寒噤。他认定假如庄红药受到迫害惨杀的话，完全是他的责任。

是以心如火焚，肠似油煎，猛一长身，破空飞去。

他在这一带已盘桓甚久，路途纯熟，此时径向三禁堡扑去，转眼间奔入一大片树林之内，使出全身功夫，飕飕疾走。

若是旁人，如此迅速穿过树林，一定会弄出一大片响声。但王元度曾经吃过修迷密阵的苦头，练成了天下罕见的身法，转折闪窜之时，身法之灵警迅快，可说是当世无双。

因此，他迅急穿行了二十余丈，忽然听到有一点声响。在寂寂空林之中，王元度着地刹住脚步，侧耳而听。

在他左前方数丈处，传来分枝拨草之声。分明是有人向这边奔来，王元度不暇多想来人会是什么人。

一提真气，身形电急飞起，霎时已躲在树上枝叶中。

但见一人轻捷迅快地奔来，竟是那白瑶琴。她那矫俏的面庞上笼罩着一股傲气，显得更加倔强膘悍。

她毫不顾视，笔直奔去，一忽儿已出了树林，越过那一片长满了蓬蒿野草的旷地，奔到石屋后窗。

她向屋内张望，见屋内无人，大表惊讶的转头四望。之后，她把手中的长剑插回背后的鞘内。

转身向树林走去，飞越那一片旷地之时，草丛中突然冒出一个人，拦住了她的去路的人。

白瑶琴似是成竹在胸，只略略一怔，停住脚步，便恢复常态，冷冷的望住了拦了她去路的人。

但见他衣衫破烂污秽，头发蓬乱，不过他的胡须已掉落不见，现出一张年轻的面庞。虽然是蓬头破衣，却掩不住他一股英挺之气。她看了又看，颇有意外之感。

拦路之人自然是王元度了，他严肃地问道：“白姑娘种种举止，似是想找寻在下。在下特地现身，瞧瞧姑娘有何指教？”

白瑶琴淡淡道：“也没有什么要紧的事，只不过我抓到一个通敌的女孩子，胜庄名红药，现在已送给何心寒堡主，治以应得之罪。”

王元度压抑一腔怒火，冷冷道：“白姑娘可知道何堡主要如何处罚那庄姑娘？”

白瑶琴道：“据我所知，庄红药最少也得捱过三种毒刑，这三种毒刑下来就是七八天之久，最后处以死刑，大概这样吧！”

王元度怒极而笑道：“想不到白姑娘长得如此美貌，却是蛇蝎心肠之人，丝毫不把人命放在心上。”

白瑶琴讶道：“你的反应大大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呢，我渴欲见识见识你的真功夫，是以设法激怒你，才能瞧到你最精妙毒辣的剑法。”

王元度皱眉道：“敢情姑娘只是用言语激怒在下，并没有真的把庄姑娘送到三禁堡去，若然如此，在下愿意向你赔罪致歉。”

白瑶琴道：“且慢高兴，我的的确确把她送给何心寒堡主了，你如若不信，我有法子可以证明。”

王元度感到自己有点七窍生烟，心中实是火气直冒，道：“有什么法子可以证明？”

白瑶琴道：“我跟何心寒堡主约好了，假如你在半个时辰之内，没有把我的尸体送到三禁堡，她就下令施刑，至死方休，因此，你只要能在这段时间之内，把我杀死，同时赶得及把我的尸体送达三禁堡，即可换回庄红药。如若不然，她就万无生机……”

王元度听得瞠目结舌，还未说话，白瑶琴尖笑一声，又道：“我这话信不信在你，但不容你不信。”

王元度深深吸一口气，这才恢复常态，道：“这话好没有道理，照你所说，岂不是你还有支撑半个时辰之力。”

白瑶琴道：“只要我捱过半个时辰，可就有你的乐子了，你心中想到庄红药正熬受各种毒刑，但又无法挽救，还得提防被我杀死……哼！哼！我定要瞧瞧你那时候的神态到底是怎生模样！”

王元度把她的话从头到尾想了一遍，心中又糊涂又着急，实在判断不出她的话是真是假，既感难以置信，又实是不敢不信。

他虽是明知时间宝贵无比，但仍然不立即发动，问道：“在下最不解的是白姑娘布置了此法，对你毫无利益可言，却又何故要这么做？似是非迫在下出手不可？”

白瑶琴道：“我高兴，你管不着，假如我失手死在你剑下，只怕你的损失比我还大。”

王元度道：“为什么？”

白瑶琴道：“第一点，你永远也找不到钱万贯的下落；第二点，你和庄红药也休想活在世上，连一天也活不成了，更休想得偿那双宿双栖的风流艳福。”

王元度怒道：“别胡说，我几时对庄姑娘动过邪念？说到第二点，哼！凭三禁堡之人未必对付得了我。”

白瑶琴道：“你想错了，钱万贯中了本教计谋，迟早有他的下场，至于你如此自恃，本来还说得通。但三禁堡方面得到我教另一些高手相助，谅你插翅难飞，一定逃不出我们的罗网。”

王元度怒道：“你已经死了，如何能帮助三禁堡？”

白瑶琴笑道：“我现在还活着呀，等你真有本事杀死了我，再冒大气也不迟。”

王元度生平没这样大怒过，但觉此女刁蛮无理，心肠狠毒得太以可恨，一回手掣下那根树枝。

厉声道：“好！好！我王元度如若让你走满二十招，立刻横剑自刎！”

白瑶琴听他报了姓名，顿时一愣，以致王元度的树枝刺到她咽喉之时，她才发觉。

但这刻已经太迟了，莫说是她，即使换了当代宗师，也无法化解此危。因此她本能地闭上双目等死。

王元度刹住剑势，心想此女明明是想法子使自己杀死她，这实在是太不可思议之事。

难道世上之人，竟有乐死而恶生的么？

他迅即收回树枝，冷冷道：“快快撤出兵刃，决一死战。”

白瑶琴道：“不打啦！”

王元度一怔，道：“怎么？你爱打就打，不爱打就不打，天下焉有此理？”

白瑶琴道：“我现在才知道你是王元度，乃是本届金鳌大会第一高手，我打不过你，也不算丢人。”

王元度实在忍不住狠狠的挖苦她道：“原来你也不过是欺善怕恶之辈，早知如此，我从第一次碰上你时，就该报上姓名了。”

白瑶琴眼睛一瞪，冷笑道：“好！我们从此势不两立，定要死了一个，方能罢休。”

她锵一声掣出长剑，怒冲冲的望住王元度。

王元度淡淡一笑道：“你尽管出手，我怕你不成？”

话说得虽硬，心中却颇为后悔，暗忖假如没有那两句挖苦的话，她便不致于说出什么势不两立的话了。我虽是当真不怕她，但这又何苦来哉呢？

白瑶琴挺剑作势，杀气森森，向王元度迫去。

要知她也是时下罕见的高手，虽说由于功力不逮，又被王元度窥破她那无声剑法的路数弱点，胜负之数已定。

但她这刻含忿作势，王元度也不敢等闲视之，当下摆开门户，等她来攻。

两人对峙了片刻，白瑶琴突然收回剑势，恨声道：“你这恶棍早晚得死在我剑下。”

王元度讶道：“你骂我什么？”

白瑶琴道：“恶棍！你是最坏的恶棍！”

王元度面色一沉，凛然道：“住口！想我王元度自从出道以来，向来急人之急，奋不顾身。直至今日，尚未做一件亏心事，我王某也不是没有仇敌，但纵是仇敌，也没有一个敢如此污辱王某的为人，只有你……哼！哼！”

他好像气得说不出话，白瑶琴见他气成这个样子，不由得怦然心动，想道：“这家伙一定很正派，所以我骂他是恶棍，才如此生气。”

此念掠过心头，顿时微生悔意。

王元度深深吸了口气，已没有那么激动，当下又道：“我王元度自从那一夜遇见了你，便被你辱骂为淫贼，如今更变成了恶棍，斯可忍孰不可忍，你小心准备！”

白瑶琴陡然感到对方剑气潮涌卷扑，凌厉之极，顿时知道对方这回含怒出手，威不可当。

不由得暗暗寒怯，连退数步，尖声叫道：“且慢动手。”

王元度压剑不发，虎虎生威，一派大侠宗师风度。

他缓缓道：“好！你有什么话要交代，快快说出。”

在他感觉之中，时间已过了不少。假如真有半个时辰之约，庄红药性命堪虞。

白瑶琴取出一枚金钱，抛了过去，道：“你瞧瞧这是什么物事？”

王元度接过一看，道：“这是钱兄信物，我曾听他说起过。”

白瑶琴道：“不错，他要我找你。”

王元度淡淡一笑，道：“钱兄落在你们手中多日，这枚金钱如何到了你们手中，值得怀疑。”

白瑶琴叫道：“胡说，我们如若和他对敌，岂肯用他的信物来骗你？你别把我们看得如此的没有骨气。”

王元度沉声道：“这件事等会再说，目下当务之急，便是把你拿下，去换回庄姑娘的性命，你小心了。”

大步迫去，挥剑疾刺。他手中之剑虽然只是一根树枝，可是剑气森森，实在不亚于真正的长剑。

白瑶琴忙忙挥剑封拆，王元度连攻三招。

她竟被迫得连退三步，这刻她才真真正正领教到对方深厚无伦的内力，实是抵挡不住。

王元度剑法突然一缓。

白瑶琴得此机会，唰唰两剑，略略扳回劣势。

哪知王元度正要她如此，为的是能够生擒活捉于她。

白瑶琴施展出全身本事，奋力抵拒。

她的无声剑法确是上乘剑法，自具柔韧潜力。

王元度发觉之时，局势已定，斗得数十招以上无法取胜。

这一来他可急了，一口真气透过丹田，顿时发挥出十成功力，剑上压力陡增。

白瑶琴与他硬拼了一剑，但觉一股潜劲从对方剑上传出，经过己剑而侵入体内，胸口如挨重击，只差一点就吐出鲜血，这时敌剑横削而至，她可不敢再行硬接，手中长剑一招飞流苍冥，划出一道弧形剑光，高攻远袭。

她这一招使得漂亮异常，隐隐有神仙之气。王元度几乎出声喝采，心中实是万分激赏。

白瑶琴自知不能久战，突然凶霸霸的连攻三剑，随即退出圈外。

耳中听到王元度哂笑一声，也不暇理会，急急斜跃，脚尖一落地，方知对方哂笑之故。

敢情敌人身法神奇，是以剑圈威力散布甚广，与别人不大相同。她虽是跃出了内剑圈，却仍然在外剑圈范围之内。

王元度身形一晃，已迫到她左侧，剑发如风。

白瑶琴收力一缩，上衣已被树枝刺破了一个小洞。

王元度步步紧迫，白瑶琴只有猛退的份儿，转眼间已退到石屋后面，白瑶琴身子碰到石壁，已是退无可退。

她到了这时，反而激起了横蛮性子，挥剑乱劈，全然不依法度。

王元度暗暗好笑，心想：“我这刻若要取你性命，只不过是举手之劳而已。”

他趁她忿怒心乱之时，突然间挥枝抵住长剑，一推一黏。

白瑶琴惊叫一声，长剑已经脱手而出，却没有飞走，而落在对方手中，王元度抛去树枝，提剑向上削去。

白瑶琴正伸手来夺剑，眼看她玉腕快要碰上剑锋了，王元度不想伤残她肢体，健碗一扭，挥剑改向，变成剑身向上平击。

啪地一声，把白瑶琴的手震开去。他趁机一伸左手。扣住了她香肩上的脉穴。

白瑶琴全身酸软，已动弹不得，虽是能够开口说话，但她却咬紧牙关，双唇紧闭，一声不响。充分流露出她的倔强刁蛮。

王元度见了她的表情，顿时感到头痛。

要知王元度不肯杀她之故，一则她是个少女，从未听过她曾经为恶。自是不宜滥杀。

二则是要从她身上，弄明白庄红药到底怎样，钱万贯近况如何。只是她表现出是个极为倔强刁蛮的女孩子，料必很难使她开口，此所以王元度大感头痛。

他收回左手，白瑶琴脉穴受到禁制，全靠后面的墙壁支撑才没有跌倒。王元度缓缓道：“白姑娘，我本来没有开罪你的意思，即使是前天晚上，我因你之故而遭受污辱，又陷入危机，事后也没有放在心上，这话只不知你信也不信？”

白瑶琴眼睛转到别处，既不瞧他，也不答腔。

王元度又道：“长话短说，白姑娘能不能答应放走庄姑娘？能不能把钱兄的消息赐告？”

她仍不瞅不睬，这使得王元度好生为难，沉吟片刻，又道：“假如白姑娘肯这么讲出，在下立刻解开姑娘身上穴道，并且向姑娘郑重道歉。”

这一句郑重在白瑶琴来说，实在陌生得有趣，心想这人的想法与众不同，道歉就是道歉，还分什么郑重不郑重？

当下忍不住尖声道：“假如我不肯这么办，你又如何？”

这一句反问当真把王元度难住了。

他寻思一下，才道：“若然如此，我就把你送到三禁堡去。”

他忽然得到灵感，很快地接下去道：“不错，把你送到三禁堡去，让该堡上下之人，都晓得此事。”

白瑶琴讶道：“知道就知道，你有什么好得意的？”

王元发道：“姑娘有没有考虑到，那三禁堡号称为女性的避难所，而你和甄副教主都是她们心目中的大靠山，今日我若把你送去，从今以后，该堡之人作何想法，不问可知了，你不妨想想看。”

他为人正派侠义，是以才会想出了这等怪招。

若然换作别人，一定是以威吓手段，向她说假如不听话就杀死了她，或是施以酷刑。

王元度根本不作此想，而在他心目中，这等丢脸之事，实在比死还要难受。

这一招竟把白瑶琴镇住了，她寻思道：“不错，以何心寒而论，也极为景仰红袖姊姊和我，今日若被王元度生擒活捉了去，将来还有什么面目去见

她们？”

当下软化下来，道：“我一点也不在乎，不过你既然不说狠话，我不妨告诉你，庄红药其实被我绑在树上，没有送到三禁堡，我若是你的话，只要算算时间，也能知道决来不及上三禁堡走一趟。”

王元度大为放心，也不计较她的讥讽，道：“那么她的人呢？”

白瑶琴道：“说也说不清楚，我带你去放了她便是。”

王元度伸掌一拍，解开她的穴道，说道：“如此有劳姑娘了。”

白瑶琴活动一下，格格笑道：“假如我已命别人把庄红药送去三禁堡，你将如何对付我？”

王元度一怔，道：“白姑娘别开玩笑了。”

白瑶琴淡淡道：“我从来不爱跟人家开玩笑。”

王元度心情大为紧张，问道：“白姑娘的意思是庄姑娘竟不在树林之内？”

白瑶琴不知是怕他暴怒出手，抑是别有用心，道：“我也没有这么说。”

王元度心中大大不耐，道：“那么姑娘到底是什么意思？”

白瑶琴道：“你猜猜看？”

她尽是在那里敷衍扯缠，教王元度翻脸不行，不翻脸也不行。

他吁一口气，道：“在下算是服气姑娘你啦！到底庄姑娘有没有被送到三禁堡？”

白瑶琴还是不作正面答复，道：“你为什么不问我那庄红药是否在树林内？”

王元度没奈何道：“好吧，请问白姑娘，那庄姑娘可是在树林内？”

白瑶琴道：“这样问便对了。”

王元度耐住性子，等她再说下去。过了半晌，她才道：“不错，她在树林之内……”

她像是突然想起了什么事，面色变得很不好看。

王元度适：“那就有烦姑娘领在下前去，将她放了。”

白瑶琴举步走去，片刻间已踏入林中。

她忽然横跃丈许，穿入林内，王元度发觉在这树林内，欲要追上此女，简直是不可能之事。

初时气得要死，但很快就怒气平息，心想：她出身于一元教，自然可以不顾言诺，反复变化，我反正下次决不再相信她。

方转念时，三丈外传来白瑶琴的话声，她道：“你如有恒心耐力，不妨搜遍这一片树林，最后定能找到庄红药，若是光站在那儿，一辈子也休想找到她。”

王元度冷冷道：“我已不相信你的话了……”

话声未歇，人已向她发声处迅快扑去，疾若飘风。但到了那棵树后，又不见她踪迹。

忽听数丈外又传来白瑶琴的声音，道：“你当真不再相信我的话么？”

王元度适：“当然啦！”

白瑶琴道：“那么我纵是把钱万贯的消息说出，你也不会相信我了，是也不是？”

王元度皱起眉间，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才好。

白瑶琴嘻嘻笑道：“事实上我正要把有关钱万贯之事告诉你。”

王元度被迫无奈，说道：“那么姑娘就说出来吧！”

白瑶琴道：“我贸然说出来。你定必不肯相信，因此，我先让你找到庄红药，这样你当然相信我的话了。”

王元度道：“姑娘瞧着办吧！”

白瑶琴道：“你往左方走去，十五株树之内，定可见到她。”

王元度懒得多说，果然向左方走去，才走了七八步。

白瑶琴尖声冷笑道：“你不是说过再也不相信我的话么？”

王元度这时可是真的恼火了，恨不得抓住她，严加惩戒，当即停下脚步，回头查看。

目光到处，但见白瑶琴已现出身形，正举步向他走来，王元度反而一怔，忘了出手之事。

白瑶琴一直走到他面前，深深注视他一眼，随即掠过了他，向前缓缓行去。

王元度跟在后面，大约走过十棵大树，便见到庄红药倚树而坐，身上全无束缚，不过行家眼中，一望而知她已被点住穴道，动弹不得。

白瑶琴走到她身边，伸出手掌似是要拍活她的穴道，掌势欲落未落之际，突然停住，回眸一笑，道：“王兄很喜欢她么？”

王元度剑眉一皱，道：“这是什么话？”

白瑶琴道：“你若不是很喜欢她，怎会对她的生死安危这般着急？”

王元度道：“我和庄姑娘不过是一面之缘，谈不到别的问题，但庄姑娘既然是因我之故，致遭横祸，在下纵是难免一死，亦决不退缩逃避，定要搭救于她。”

他说得神态激昂，气概凛然。

白瑶琴道：“那我此刻要你死，谅你也不敢不听，是不？”

说话之时，她的手掌已移到她顶门要穴上，只须内力一发，顿时就可以要了庄红药的性命。

王元度道：“白姑娘此举即使是成功了，对你有何好处？既然于己无益，于人有害，这等事岂可妄试？”

白瑶琴沉吟不语，王元度猜测不出她在想些什么，是以也住口不言。至此，他已深感对方刁蛮得可怕可恨。

但愿了却今日之事以后，永远不要见到她。白瑶琴忖思良久，这才举起手掌，拍活了庄红药的穴道。

她睁开眼睛，见了白、王二人。不由得啊了一声，惊喜交集。

王元度柔声道：“我和白姑娘之间，发生了一点小误会，所以她才会出手点你穴道，现在已没事啦，庄姑娘即管请便。”

白瑶琴听口气而知王元度和庄红药之间，实在没有半点男女之情那等关系，竟然无端端的大感放心。

庄红药向他道谢过，王元度又道：“庄姑娘，在下可还有效劳之处没有？”

庄红药道：“不敢当得王大侠关注，贱妾倒是有几句话意欲奉告。”

她没有立刻说出来，白瑶琴倒也识趣，转身走开了。

庄红药走到王元度身边，低低造：“贱妾留下一个地址，假如王大侠有事要贱妾去办，可通知那住址之人，贱妾自能知道。”

她随即说出了地址，王元度郑重地默记在心头。其实他却深知此后很

难有机会再碰见她。

不过她既是一番盛情，不便推卸，那就得郑而重之的记牢心中才行。此是他做人的原则，决不苟且。

庄红药见他甚是肃慎真挚的记下住址，芳心大感快慰，当下拜辞而去。

她走了之后，白瑶琴才踱回来，说道：“说出来你也许不信，我竟是奉命要赶赴日月坞找你的。”

王元度心头一震，道：“姑娘奉谁之命呢？”

白瑶琴道：“我奉的虽然是甄红袖姊姊之命，但这主意多半是钱万贯姐夫出的。”

王元度道：“因此他把信物交给了你，是也不是？”

白瑶琴道：“正是如此，我红姊姊还有一封密函致你，这是在路上仓促写成。当时她举动十分神秘，使我甚为迷惑。事实上其时护驾之人，俱是本教高手，岂有外人能够窥探得出？”

她掏出那条打着四个结的白丝巾，递了过去。

王元度一面拆开，一面说道：“可能她就是要瞒过贵教一众高手的耳目，且让我看过此函再说。”

他迅即瞧了一遍，大感惊讶，把丝巾交给白瑶琴，道：“白姑娘不妨瞧一瞧”白瑶琴看了之后，失声道：“什么？红姊要我设法投靠你？”

王元度心想：“这正是使我最头痛之事。”

口中说道：“照令姊所说，她和钱兄都陷入危险之中，荀伯业教主很可能会对他们不利。她的分析极有道理，假如荀伯业认为令姊不但不能争取到钱兄，反而生出叛教之心，他自然会先下手为强，翦灭了心腹之患。”

白瑶琴道：“红姊这样说法，我可不敢不信，她又命我加急赶去日月坞，那意思是害怕荀教主派出高手追杀于我。”

王元度定一定神，才道：“白姑娘可否将荀教主的为人。武功略略赐告？”

白瑶琴道：“这有何不可，荀教主武功高绝一时，练成了大衍神功，连姊夫也败在他手底。”

王元度听说连钱万贯也不是敌手，微微变色，道：“这位荀教主果真称得上武功高绝了，想钱兄何等英雄了得，放眼天下，实是罕有敌手的，居然也落败不敌。这就无怪令姊忧心忡仲了。”

白瑶琴连连点头道：“不瞒你说，我在未遇见钱姐夫和你以前，真不把天下之士放在眼内，红姐姐也是如此，唯一服气的是荀教主一人而已。”

王元度道：“听姑娘的口气，似乎曾和钱兄动过手，在下很想听听经过情形。”

白瑶琴当下把首次见到钱万贯，如何动手的情形说出。

最后说道：“红姐姐平生眼高于预。这回可碰上倾心之士了。钱姐夫也因敬生爱，与红姐姐订下婚约。”

王元度道：“据在下所知，这婚约是在三禁堡时宣布的。如若不然，钱兄就不得脱身了，在下说得对不对？”

白瑶琴立刻忿然作色，道：“什么？难道你以为红姐设计迫钱姐夫承认婚事的么？哼！

我红姐姐艳绝人寰，哪一个男人见了她，不是目眩心荡而又不敢作刘侦平视的，我红姐姐还须使手段么？”

王元度见她如此愤慨，不能不信，歉然笑道：“在下本无此意，只不过在下晓得三禁堡中，有一位姑娘与钱兄以前相识，这才会提起在三禁堡宣布婚约之事。”

白瑶琴已感到他这人胸怀坦荡磊落，决不是皱眉生计擅打诳语之辈。因此他不可能临时想出这番辩词。

当下心回转意，怒意全消，道：“原来如此，倒显出我生气生错了。唉！我的脾气一向不好，望你不要放在心上。”

王元度微微一怔，忖道：“她也会认错道歉，这实在是想不到之事。”

顿时观感变了不少，含笑道：“姑娘一片纯真，喜怒出自衷心，实是不可多得，在下先说错了话，可怪不得姑娘不愉。”

他停顿一下，又道：“姑娘请将那行宫所在赐告，待在下加急赶去，谅那荀教主虽是武功高绝，却也未必赢得我和钱兄两人联手之势。”

白瑶琴问道：“假如教中高手倾力而出，把你阻住，钱姐夫岂不是孤掌难鸣？”

王元度讶道：“姑娘说得虽是，但除此之外，难道尚有别的妙法不成？”

白瑶琴道：“当然有啦，那就是我们一同前往。”

王元度说道：“我还有一些事情要办，不劳姑娘前往。”

白瑶琴摇摇头：“红姊姊和姊夫危在旦夕，我们马上赶去，还怕来不及，焉有时间去办旁的事情？”

王元度自然是想不让她去，其实并无要紧之事。听她这么一说，竟无法反驳，寻思一下，道：“在下不妨坦白见告，既然令姊殷殷嘱托，又命姑娘销声匿迹，保存无声剑派一脉，姑娘岂可有违令姊此意，坚要涉险随行？万一有什么差错，教在下如何向钱兄交待？”

白瑶琴笑道：“你何不早点说，假如是这个原因，我只须问你一句话，就能使你无言可答。”

王元度道：“在下敢问其详。”

白瑶琴道：“假如你兄长有难，有人劝你不可涉险，却让这个劝你之人自行前往，请问王大侠一声，你是听劝呢抑是不听劝？”

她这一声王大侠，直叫得王元度哭笑不得。假如她说听劝，如何还算是大侠？

天下哪有这等不顾手足生死，又让旁人涉险出力的，能称得上大侠的？当下只好苦笑道：“在下自然无法听从，不过……”

白瑶琴道：“我虽是个蠢丫头，可是你这一声不过，我却猜得出下文。”

她的为人既刁蛮，又顽皮，辞锋又锐利便捷，令人觉得委实难惹。

王元度道：“那么索性请姑娘猜猜吧！”

白瑶琴笑道：“你为人蛮老实可爱的，我真的喜欢你啦！”

要知她并非出入情场之人，从来没有说过这等露骨大胆的话。

毛病完全出在王元度的坦白宽宏，处处相让，于是把她的刁蛮大胆作风都惹了出来。

王元度面上方自一红，白瑶琴接着说：“王大侠别怕，你已与蓝家二小姐订下婚约，我再没出息，也不至于真的动你的脑筋。”

说罢哈哈而笑，其实心里头苦涩得像咬嚼莲心一般。

第二十七章　中淫毒再遭桃花劫

王元度道：“姑娘最好言归正传，要知时间无多……”

白瑶琴道：“好吧，你那一句话，底下可是想提及武功行不行的话么？我不妨告诉你，我红姊姊虽然刻法精绝，不弱于姊夫。但假如加上我联手出剑，威力更强，这话你相信不相信？”

王元度叹一口气，道：“我信不信难道对你发生作用么，瞧，咱们免谈啦，还是动身上路为是。”

白瑶琴道：“好极了，走！”

当先行去，王元度随后跟着。

她找到了马匹，回头瞪了王元度一眼。道：“咱们只有一匹牲口，如何是好？”

王元度心想：“这有什么好问的，难道我们可以同乘一骑不成？”

口中应道：“在下脚程还过得去，姑娘尽管上马疾驰。”

白瑶琴道：“那怎么行？”

王元度大吃一惊，道：“不行的话，那便如何？”

白瑶琴讶道：“你怕什么？我可以步行陪你呀！”

王元度道：“何必两个都跑得筋疲力尽？再说你一个大姑娘家，在路上飞奔，更惹人注目。”

白瑶琴道：“其实要紧的还是你，你决计不可筋疲力尽，这样吧，我步行，你骑马，反正几个时辰就可赶到地头。”

王元度沉吟一下，道：“白姑娘你在一元教中，地位甚高，定然详知一元教在附近各处的巢穴。”

他撇开了步行骑马之事，问起这个问题，白瑶琴讶道：“我当然知道啦！”

王元度又摇摇头道：“不行，知道也没用，想那姜石公何等狡猾，怎会往你已知道的地点跑？”

白瑶琴恍然道：“原来你是考虑到红姊已不在那行宫中，这话实在有理，我们胡乱猜测一下，碰碰运气。”

王元度道：“在下认为姜石公一定会往我们猜不到的地方走，荀伯业定会听他的主意。”

白瑶琴道：“为什么呢？”

王元度道：“因为姜石公不认为我们是十分聪明机警之人，这一来可就大有分别，假如他对付智慧很高之人，必定前往隐秘难觅之地，假如对付普通的人，他将使用空城计，故意藏在易找之处。”

白瑶琴苦笑道：“我还是听不懂。”

王元度道：“只怪我讲不清楚，假如我是姜石公的话，如若认为对手智慧过人，则对方必定考虑到这条空城计，虽然经过显眼之处，也不会大意放过。所以必须藏身于真正隐秘之地，设若他认为对手乃是普通的人，则对方一定猛向隐秘地方找寻。然而就近的地方，反而会忽略了。”

白瑶琴喜叫道：“你猜得好极了，我看你简直比姜军师还强。”

她接着抿嘴一笑，道：“原来你只是忠厚大度，并不是老实愚笨。”

王元度心中嗟想道：“这位姑娘竟然是我的知心，很少人能看得透我乃是聪慧忠厚之人。”

他微笑道：“姑娘过奖了，常言道是愚者千虑，亦必有一得。这个猜测究竟对不对，还待事实揭晓，现在姑娘请上马吧，我们反正不能走得太快，还是别让人觉得惹眼的好。”

他找出假须假眉，粘贴上去，顿时变了样子，一面说道：“现在到前面市镇。换一身衣服，打扮为行旅商贾，或者暂时可以瞒过他们的耳目。”

白瑶琴道：“我也要化装上路，请你回转头，我得更换衣裳。”

王元度不便多问，如言回过头望向别处。耳中只听得她换衣服声。又过了一阵，白瑶琴道：“行啦！”

王元度回眼望去，但见她已换上男装，头戴方巾，俨然是个白面书生，她很得意地问道：“怎么样？别人看不出来我是女扮男装的吧？”

王元度道：“的确不易看出，但你剑插背上，固是很便于发出，却也易惹武林之人注目。假如佩挂腰间，就不致如此惹眼了。”

说时，白瑶琴解剑改悬腰间，接着又道：“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却怕你不敢坦白回答。”

王元度见她神态中含有神秘的味道，实在测不透那是什么问题，便询问地瞧着她，没有开口接腔。

白瑶琴微微一笑，举步走到他面前，相距只有尺许，目光锐利地迫视着对方，道：“刚才我换衣服的时候，你心里想不想回头瞧上一眼？”

这个大胆的问题，连王元度，也不禁为之面红。他用力的摇摇头，代替答复。

白瑶琴冷笑一声，道：“当真没有这个念头么？我不相信。”

王元度耸耸肩，道：“在下向来不打诳语，没有就是没有。”

白瑶琴美眸中露出恼火，大声道：“我不相信。”

王元度又好气，又好笑，心想：天下间哪有迫人胡乱承认此事之理？当下反问道：“白姑娘何以见得在下必有这等龌龊的念头呢？在下做过什么事，使你认定我是这一类的人？”

白瑶琴恼声道：“除非你不是男人，才会没有这种念头。”

王元度苦笑一下，道：“姑娘定要这样想法，在下也无可奈何。”

白瑶琴回嗔作喜，道：“那么你已承认有过回头瞧看的念头了？”

王元度坚决地道：“没有。”

白瑶琴顿时又气恼起来，道：“你不是男人大丈夫，你不敢承认心中的念头，其实你有那种想法，我也不会怪你。这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只不过大多数人晓得不该当真那样做，抑制得住自己，而有些人却忍不住回头看了。”

王元度摇摇头，道：“这个意念对与不对，暂时不论，但当时在下心中确没有此念，何以姑娘硬要说我有呢？”

白瑶琴恼声一哼，道：“好吧，我算你没有动过此念，咱们走着瞧。”

她一甩头，跑到大路上。王元度啼笑皆非地跟着走去，却没有把她的话放在心上。

她乘马先行，王元度坠后数丈，遥遥跟随，彼此之间，规定了几种简单的暗号，以资联络而不启人疑窦。

他们以相当快的速度往前走，日暮时分，远远见到一座市镇，人烟稠密，占地甚广。

白瑶琴驰入镇内，按照原来的计划，一径找到一家饭馆进食。王元度便坐她后面的一张桌子，而两人以背相向，谁也瞧不见谁。

可是他们正施展内家传声之术，互相交谈。

白瑶琴说道：“我一路上都没有见到本教的人，你可曾发现什么可疑迹象？”

王元度道：“有是有，但我还不能确定。我发现好像有人跟踪，对你特别注意。”

白瑶琴道：“是些什么人？”

王元度道：“或者是我多疑，因为这其中有妇人、孩童、农夫、老妪等等。他们只是对你特别注意地瞧看，然后匆匆走开，不再出现。人镇之后，因为街上人多，反而看不出可疑的迹象。”

白瑶琴道：“本教教徒各式各样的全有，假如他们真是本教派出侦查我的人，不足为奇。”

王元度道：“姑娘可有应付之法？”

白瑶琴道：“咱们抓起一人加以审问，岂不是立刻就可以明白真相了？”

王元度道：“此举只怕会打草惊蛇，我猜他们必定有一套传送消息的法子。假如其中一环忽然中断，主持之人立时可以知道。这样一来咱们纵然问出真相，但对方已改变计划，仍将徒劳无功。”

白瑶琴不耐烦地道：“那么咱们如何做法才对？”

王元度道：“在下有个想法，但似乎有点危险。”

白瑶琴道：“只要找得到红姊姊，帮助他们脱身，我做什么都不怕。”

王元度道：“我们本拟搜索行官隐秘之处，那行宫既是建于山脚，则山上必有隐秘之所，但现在咱们改变计划，你直奔行宫，我绕行入探。此举或可使一元教中的重要人物露面与你接触。”

白瑶琴讶道：“就算有人与我接触，便又如何？”

王元度道：“他们见你虽是改了装束，但仍然一直回到行宫，定必不再疑惑你已晓得钱、甄二人被囚之事，因此，他们将传荀伯业之令，要你到某一处去找令师姐。你尽管前往，一路上只须留下记号就行啦。”

白瑶琴道：“此计甚妙，红姊到底是否被教主迫害，立见分晓，咱们早就该这么做了。”

王元度道：“咱们本想暗中回去察看一个明白，如若他们皆已失陷，咱们暗中动手救人，到底上算得多。但目下你已受人注意，形迹已露，才不得已改用此法。”

白瑶琴道：“这样说来，万一我进入行宫后，便被教主擒下，你在暗中查出我们的情形，但人孤势单，如何与教主对敌？”

王元度道：“姑娘尽管放心，我还有帮手。加以我是在暗中行事，占了不少便宜。”

白瑶琴没有再问，结帐出门之时，天已全黑。她自信的跨马向行宫驰去，出镇后折向西北。

大约走了七八里路，地势渐高而又荒凉，不久，她到山脚一座村庄，那一元教的行官就在这村庄内后半截。

村子虽大，但住户其少，皆是本教教徒，别无外人。

她入村之后，饶是性情悍蛮，但想起了荀伯业的厉害，也不由得暗暗

心惊。她直入行宫，一名教徒出迎。

白瑶琴问道：“怎的好像没有人在？”

那名教徒躬身道：“副教主亲自吩咐过，说是姑娘赶到的话，可转道前往襄阳。”

白瑶琴道：“原来如此，教主也去了么？”

那教徒道：“都一齐走的，小人仿佛听说武当派有什么大典，或者要赶去参加吧？”

白瑶琴点点头，又问道：“目下此地有多少人在？”

那教徒应道：“共有十二人，由小的负责管理。”

白瑶琴道：“哦！我记起来啦，你是此宫的李总管。你可传令众人，今晚都守在房内，不准出来。”

李总管不敢多问，迅即去了。

白瑶琴忖道：“他见到我时，一眼就认出了我是谁，可见得我的女扮男装根本瞒不过本教教徒的眼睛。”

当下把长剑挪到背上，迅即查看全宫。这一处行宫其实只是普通房屋，并非真的宫殿。

她前前后后看过，果然没有别的人在。又到前村查看，见无可疑之处，便一径回返自己的房间。

三更时分，王元度顺利地从村后潜入行宫。

很快的摸到白瑶琴的房间，远远已见到她房中灯火明亮，心中大是惊讶，是以行动格外小心。

一直潜行迫近，从后窗缝隙间窥望入去。但见房中灯火通明灿烂，却沓无人迹，再定神看时，才发现白瑶琴和衣躺在床上，手足弛张，似是已经睡熟。

她已换回女装，长长的秀发遮住了半边面庞。胸口衣襟微敞，露出皙白的皮肤，甚至隐隐可以见到一部份酥胸。

下面裙脚披散，雪白浑圆的大腿裸露出来，那酥胸玉腿，构成一幅极为诱惑的画面。

王元度几曾见过这等场面，不禁一怔，他怕房中另有古怪，因此耐心地细细查看。

过了好一会儿，才伸手轻轻拉开窗户，一跃而入。

来到床边，白瑶琴的胸脯和玉腿看得更清整，充满了青春弹性的肉体，散发出强烈的魅力。

王元度虽是坦荡君子，但那些诱惑的景象，使得他本能地血液奔流加速，呆了一呆，才伸手推推她的胳臂。

低声道：“白姑娘……白姑娘。”

白瑶琴身子稍一转动，胸前的衣襟敞得更开，王元度因是微微前俯，是以几乎可以窥见她那对突起的乳房。

王元度又呆一下，接着无可奈何地皱起眉头，再伸手推她。

白瑶琴应手坐起身，差点碰到他的鼻子，王元度愣然道：“原来你没有睡着？”

白瑶琴仍然没有拉紧衣领，故此王元度低头望她之时，没有法子瞧不见那雪白得耀眼的胸脯。那一道乳沟更惹人遐思。

她微微一笑，道：“我想你到底是怎样的一个人，是真正的道学先生呢，

抑是个伪君子？”

王元度移开眼睛，转到壁间一幅宋人的花卉条轴上，但这幅色彩妍艳的画，竟不能驱走他脑海中的幻像。

他道：“照你这样说，你已知我是怎样的人了？”

白瑶琴道：“当然啦，难道我的身子可以让你白看的么？”

王元度明知她会如此回答，却仍然问道：“那么姑娘以为在下是怎样的人？”

白瑶琴放肆地笑起来，笑完之后，才道：“你是……”

忽然改口道：“坐下来吧，这儿没有别的人。”

王元度迟疑一下，这才坐在床沿。

转眼望去，由他坐着的高度，可以与她正面相看，不必望见她敞开的酥胸，稍觉安心。

白瑶琴又纵声一笑，道：“你先告诉我，你瞧我是不是放荡的女子？”

王元度道：“在下从来没有想到这个问题。”

白瑶琴紧紧迫道：“现在想还来得及。”

王元度沉吟一下，道：“在下对任何人向来不肯轻率评论，对姑娘也不例外。因此姑娘的作风虽大胆惊人，在下却还不能视为放荡。”

白瑶琴道：“我最讨厌人家拍马屁，也讨厌不奉承我的人，你是后者，所以我也讨厌你。”

王元度听了这话，突然记起不知什么人说过：“女人的性情怪得很，喜欢说反话。她口中说不，心中却说是，准此而论，她口中说讨厌，岂不是变成喜欢？”

他自然不会真的相信这个理论，只不过当时记起了这些话而已，他洒脱地耸耸肩，道：“在下天生如此，也是没法子之事。”

白瑶琴浮现出讥嘲的笑容，道：“你可还记得日间我换衣改装时的对话么？”

王元度突然间站起身，似是被她撩拨得生了气。

但终于抑制住脾气，重新坐下。白瑶琴一点也不害怕，笑嘻嘻地道：“我的王大侠怎么啦？是不是我有些话叫你难以作答？”

她口气中充满了挑战的意味，王元度只好苦笑一下，觉得无从作答，也犯不上跟她呕气辩驳。

白瑶琴伸手勾住他的臂膀，又笑嘻嘻地道：“我们说一句正经话如何？”

王元度道：“在下是求之不得。”

白瑶琴道：“咱们横竖还须赶一段很长的道路，今晚索性好好地睡上一觉，因此，你敢不敢跟我同睡一床？同覆一衾？若是假道学先生，当然不敢答应。”

王元度真是啼笑皆非，道：“这算是正经话么？”

白瑶琴挑衅地道：“怎么不是？我想探究你这个人到底是真君子抑是假道学，不惜以身相试。在你来说，只有便宜而没有吃亏，你也不敢么？”

王元度道：“这等道理简直是无中生有，恕我不敢苟同。”

他站起身，走到窗边，向外眺望，又说道：“令师姐把你托付于我，乃是要我保护你的安全，并非要你来试我的为人，希望你别弄错了。”

白瑶琴嗤笑一声，道：“千古英雄，难过此关，看来你也不能例外，真

使我感到十分失望。”

王元度道：“姑娘苦苦相激，不知是何用意？”

白瑶琴道：“我没有一点别的用意，也知道你早已订了亲，并无想你娶我之意。”

她停歇一下，又道：“我最怕盗名欺世之人，所以定要拆穿你的假面目。”

王元度道：“姑娘尚是待字闺中，可曾想到这件事的后果？”

白瑶琴道：“什么后果？”

王元度道：“孤男寡女，同眠共宿，纵然彼此守礼，但别人传说起来，可就不是这么说法了。”

白瑶琴道：“只要问心无愧，别人讲什么我都不放在心上。”

王元度回身走到床边，瞧着她诚恳地道：“假如姑娘将来的夫婿，也听闻此事，问将起来，姑娘如何作答？他纵然相信绝无淫邪之行，可是他只想到姑娘竟然曾经和别个男人同衾同枕，睡过一夜，当真可以活活气死。”

他眼中虽还见到她大半裸露的乳房和大腿，但心中已不起波澜，神情恳挚，一听而知句句出自肺腑。

白瑶琴顽强地摇摇头道：“那是我自家的事，用不着你担心。”

说时，双臂伸展，做出欢迎他登榻的姿势，任何男人见了这等情景，非心跳不可，也很难拒绝。

但王元度定力绝强，心头一片宁恬平静，怜悯地微微而笑，道：“你真是最任性倔强的姑娘。”

白瑶琴道：“你到底敢不敢躺下来？”

王元度先是吹熄了灯，举步走到床边，弯腰凑近她，低声道：“你真要试验我的定力么？”

白瑶琴道：“当然是真的啦！”

王元度道：“我发现外面似乎有敌人。”

白瑶琴大吃一惊，赶快整好衣服，跳落地上，抓过长剑插向背上。顺便又拿了一柄长剑给王元度。

她悄声道：“怪不得你死也不肯上床，原来已发现了敌踪。”

王元度苦笑一下，也不再辩，道：“来人一定是一元教的高手，咱们实是不易应付。”

白瑶琴道：“你枉是当今第一高手，竟然如何胆小。”

王元度道：“你再想一想就明白了，要知目前我们还未曾确知今师姐和钱兄的情况，假如荀伯业已出手对付他们，咱们自然可以毫无忌惮的冲杀。但万一荀伯业尚未动手，或者根本没有加害他们之意，则咱们便不能替令师姐闯祸，迫使荀伯业非对付她不可，所以我认为这等局势实在不易应付，你说是也不是？”

白瑶琴哑口无言，也想不出有什么计谋可施。

王元度先想了一想，道：“倘若有事发生，我躲在角落里不露面，你则不许他们入室，并且严加训斥，或是下令抓起两三个人严办，我想大概可以试得出荀伯业是否已经向令师姊动了手，假如他们抗命不从，可知你在一元教中已失去权势地位。”

白瑶琴大喜道：“就这么办。”

王元度讶道：“你好像很愿意发生事故呢？”

白瑶琴道：“我很想和你并肩作战，出生入死的激斗一场。”

王元度暗忖她的想法真是荒谬，但懒得多说了，举步走到墙角，隐身在一只大柜后面。

等了片刻，突然间两道灯光，从前后窗同时射入，照得一室皆亮，但见白瑶琴独自和衣躺在床上。

她一只手拿住被衾下的长剑，随时可以掣出，灯光一明，她马上明白此举正是想撞破他们的好事。

假如她赤裸着身体，和王元度睡在一起，灯光之下，她势难离床起身。

她睁开双眼，厉声道：“外面什么人？”

有人应道：“属下张超，听说有夜行人潜入姑娘香闺，特地赶来查明。”

白瑶琴冷笑一声，道：“原来是张护法，只不知还带了一些什么人？”

张超外号血幡，乃是一元教四大护法之一，武功高强，他高声应道：“还有十几个人，除了胡护法之外，还有两位姑娘尚未见过的高手。”

白瑶琴道：“张护法既然特别提起，一定是位有名人物了。”

张超道：“不错，一位是没角犀屠望兄，一位是摩天寨尉迟忻兄，他们都是刚刚加人本教，教主极为重视倚重，目下尚未决定职位。”

白瑶琴哦了一声，接着提高声音，凌厉地道：“你为何尚不移开灯光？今晚之举，大是无礼放肆，虽说用心甚佳，但仍然不可轻恕。”

外面灯光不减，仍然从前后窗照射入来，张超缓缓道：“白姑娘且勿生气，敝座奉教主严谕，追究一件重大之事，是以得罪姑娘，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

白瑶琴怒道：“什么？你竟敢抗命不服么？哼！哼！就算是姜军师也不敢不遵我的命令。”

另一个人接口道：“姑娘只不过是副教主的妹妹，怎能说出这等话？张兄身为护法，岂是姑娘可以任意斥责处罪的？”白瑶琴喝道：“说话的可是胡护法胡谏？”

那人答道：“正是敝座。”

白瑶琴哼了一声，道：“我奉命去办一件事，只离开了一会，你们竟然造反了。”

胡谏道：“姑娘言重了，敝座亦是亲奉教主之命来此，假如姑娘服从教主旨意，那就赶快出室，让敝座派人搜查房间。”

白瑶琴掣出长剑，震荡到房门，一脚踢飞门板，跃了出去。

放眼一看，院中由血幡张超为首，共有八人，除了一人三旬上下没见过之外，其余的尽是本教高手。

她冷冷道：“教主怎会派你们来胡作乱为？八成是你们造反了。”

张超跨前两步，手中那支六尺长的幡旗封住身前门户。

防她出手突袭，他年约五旬左右，身量颀长，白面无须，气度沉凝，一望而知不是等闲人物。

他朗声应道：“敝座受命之时，这儿不少人都在场听见，教主吩咐说，白姑娘为人任性，如若你行事之时，她敢从中阻挠，可把她擒下带回，假如她敢出手相抗，格杀勿论。”

白瑶琴道：“空口无凭，这等大事教主一定赐以龙符，以作信物，你拿来瞧瞧。”

张超伸手入囊摸索，蓦地刻光一闪，寒气森森卷到，原来白瑶琴趁他

腾手入怀之时，突然出剑攻去。

斜刺里人影掠到，双刀幻化出大片光华，挡住了她这一击。

双方一触，各各心惊，都发现对方内功深厚，招数奇奥，白瑶琴美眸一瞟，瞧见竟是那个三旬年纪的长衫汉子，当下厉声道：“好刀法，再接我两剑。”

长剑如电光打闪，霎时向那汉子连攻两招。

白瑶琴这两创固然变幻辛辣，令人难以测度来踪去脉。

但那三旬长衫客双刀也施展出诡奇无匹的招数，堪堪抵住，白瑶琴哪肯就此收手，长剑幻出一片波澜，如排山倒海般攻去。极是凌厉凶毒，大有不胜不休之慨。

长衫客双刀如电，竭力抵挡，却竟被迫得脚下移动，连连后退，但他功深力厚，刀法精奇之至。

虽然处于劣势，但白瑶琴亦休想能在一二十招之内取胜。

换句话说，白瑶琴如若没有出奇制胜的手段，势必须得久战多时，始能制敌于悬殊。

张超横幡作势，似是准备应付任何突袭，口中大喝道：“请胡护法入屋一查。”

后院那边有人应道：“好的。”

声音未歇，一道人影打房门跃出，这人自然是王元度。

他听得后窗那边有人作答，算计那不畏刀剑的没角犀屠望必奋身入屋，而决不会是胡谏打头阵。

本来他大可以暗算屠望，只因屠望虽是一身硬功，刀剑难伤，可是以王元度的功力，仍然可以使他重创。

王元度甚至知道那护法张超故意大喝之故，目的正是诱他自行从房门出来。因此他故意这么做法，自然有他的心思打算。

他在院中转眼一瞥，见到了张超等人，也看清白瑶琴的情况，而她的对手，正是摩天寨四雄中最擅计谋、武功最高的老大尉迟忻。

此人擅长以秘传的传音奇功，指点他的师弟们应战，当下几乎立刻就决定了对策，那便是以其人之道，加诸其人之身。

他迅速地用千里传声之法，向白瑶琴道：“你对手的武功路数我最深悉，因此你一听见我啸声，可赶紧使出那一招宇内无声，定可大获全胜。”

这几句话清晰迅快地传入白瑶琴耳中，她的头轻点一下，算是回答，王元度先转眼打量张超。

忽然感到背后有人，回头望去，但见一个庞大的身影堵住房门，果然是没角犀屠望。

目光再往上移，但见房顶上站着一个六旬老者，身穿普通的衫裤，衣袖裤管都很宽大。

浓浓的眉毛下，那对眼睛神光特别明亮，一望而知他双眼上有过严格特殊的训练。

王元度虽是从未见过此人，但从这人特别的双眼，联想起那护法胡谏外号八臂神猿。乃是当今武林中擅使暗器的高手，而使用暗器定须目力特佳，由此推测出此人必是胡谏无疑。

除了胡谏之外，还有七八个散布在屋顶上，以防王、白二人有隙突围。

他看过了全场形势之后，便又迅快地向白瑶琴吩咐几句话。

她都听清楚了，但这么一来心神不免分散，因而尉迟忻气势突盛，速速反击。

王元度自忖计谋已定，这才慢吞吞地掣出长剑。

张超等人无不凝神注视他的动作，想从这拔剑出鞘的手法中，窥看他的武功造诣和路数。

但王元度如此缓慢的动作，谁也休想查看得出来，他已乔装成中年商贾，因此一元教之人亦未曾认出他的真正身份。

张超眼见尉迟忻已略占上风，可就不急于动手了，最上之策，莫过于先击败了白瑶琴，这才收拾王元度。

在占了上风而又人多势众的一方面而言，自然最好不要使局势混乱，亦可易于控制收拾。

因此王元度目下不动手突围的话，他宁可等到尉迟忻得手之后，方始发动全力对付敌人。

王元度故作惊惶之状，流露出举棋不定之态，像要动手而又不敢动手，张超等人信与不信是另一回事。

而事实上他们都希望等白瑶琴和尉迟忻这一对打完后才收拾王元度，所以都对他不加理会。

白瑶琴深知王元度武功高强，定然不会信口瞎说，因此很沉得住气地用心应付尉迟忻。

四十招过后，她又渐渐占了一点上风，尉迟忻虽是用尽了绝招，仍然感到抵挡不住，对方的奇奥剑法，心中大是震惊。

猛听王元度发出长啸之声。

白瑶琴等候已久，玉腕一振，剑光电射刺出，那锋利的剑尖果然毫无困难的刺入尉迟忻小腹。

尉迟忻顿时摔跌，双刀撒手。

与此同时，王元度驭剑向张超攻去，但见他身剑合一，宛如一道惊天长虹，雷奔电掣般卷去。

张超在仓卒之间，挥幡抵挡防御，但目光掠处，只见敌人身剑合一，气势凌厉，大有无坚不摧之威。

顿时心胆俱寒，一身武功无形之中已减弱了大半。说时迟，那时快，剑光一卷而过。

但见幡折人扑，那名震一时，身任一元教四大护法之职的血幡张超，竟自在一照面之间，遭遇伤败之辱。

王元度更不怠慢，凌身倒纵上屋，剑光潮涌，直向胡谏攻去，这一击虽然威力不下于上一回。但由于距离较长，敌方已有三人迅即聚拢，加上胡谏一共四人，合力抵拒。是以胡谏全无损伤。

而那三名手下则有一人长刀折断，一人右臂负伤，但总算把王元度挡住了。

他们合力对付王元度之时，白瑶琴也疾速上了屋角，从空隙中一直奔出重围，霎时已去得无影无踪。

王元度复又长喝一声，长剑激荡猛攻，接连伤了两名敌人，但这刻已有数人扑过来增援。

他不再恋战，使个身法，闪出圈外，越屋而去，片刻间已出了这座村庄。这一次，一元教方面伤亡惨重，却连王元度是什么人都没摸清楚。

王、白二人在村庄外数里之遥会合，白瑶琴抓住他的手臂，道：“谢谢你啦！”

王元度道：“何劳姑娘挂齿？”

白瑶琴道：“我以前总是感到你的剑法虽是高明，但不够毒辣，似是永远不会杀得死人，哪知发起狠来，可真凶得紧呢！”

王元度微微一笑，道：“假如真的杀不死人，要剑来何用？只不过在下不容易生出杀心而已，咱们现在到哪儿去？”

白瑶琴道：“我入庄之时，那总管说出红姊转赴襄阳，这话自然不可靠了。”

王元度沉吟一下，道：“即使他们真的已赴襄阳，但咱们此行迢迢千里，路上所遭遇的伏击狙杀，似乎也很难躲过呢！”

白瑶琴微现惶急之容，道：“那便如何是好？咱们不去襄阳援救他们么？”

王元度心想：“假如你今晚不是亲手刺死了尉迟忻的话，我能不能相信你的话，还成问题，现在却可以完全相信了。”

当下说道：“咱们除前赴襄阳之外，别无选择余地，不过我想不通荀伯业前赶襄阳有何用意？他也不知我和你在一起，决不会就设计准备在这条路上伏击咱们。”

白瑶琴大声道：“我知道，大概是去对付武当派。”

王元度大吃一惊，道：“什么？对付武当派？”

白瑶琴道：“不错，荀教主把武当掌门许无量真人列为对手之一，听说许无量真人是武当派近百年来相当杰出的高手，他第一个对手就是许无量。王元度道：“既然如此，我们便须改变计划，先以报警为主，救人其次。”

白瑶琴道：“武当派与我全无瓜葛，我先救红姊，再管别人闲事。”

王元度道：“假如荀伯业要加害钱兄和令姊的话，不须等到襄阳，即可下手。因此咱们急也没用，倒不如借助武当之力，杀败荀伯业，或者也可达到救人之愿。”

这个理论自然很空泛，白瑶琴不肯听从，坚持以救人为主。

两人未能获得同一结论，只好暂时不谈，先行赶路，当下连夜赶路，沿着汉水北上。

天明之时，他们已奔驰了百里以上。由于连日奔波不歇，这刻都感到疲乏，尤以白瑶琴为甚。

她扯一扯王元度衣角，道：“咱们找个地方歇一歇吧！”

王元度道：“在下正有此意。”

在曙色之下，纵目四望，只见数里外有一座村庄，炊烟缕缕。当下道：“瞧，那边有个村庄，我们到村里借个地方好好地睡上一觉，养足力气，以便长途奔驰。”

两人走到切近，但见这村庄相当的大，此时农人纷纷离村做活，一片兴旺的气象。他们入村之后，信步走去。

堪堪走到村后，忽见一座房屋特别高大，门外种了几株大树，甚是整齐气派。

这座屋子看来十分干净，真是一尘不染，他们停下脚步，都想若要借宿，自然以这儿最为理想了。

大门响处，走出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只见他衣着干净合身，面貌韶

秀，皮肤白皙，全然不似是乡下人。

王元度上前道：“请问兄台，这村庄叫什么名字？”

那白皙少年眼睛一转，瞧看过他们，目光扫掠到白瑶琴面上之时，突然一亮，随即恢复原状，道：“此村名为田家口。”

王元度道：“小可姓王，欲与舍妹前往襄阳，昨夜因错过了宿头，走了一夜，眼下极是饥渴疲迷，意欲奉扰府上，借个地方休息一会。”

那白皙少年目光又掠过白瑶琴。但见她睁眼直视，毫无怕羞之态，心中甚是奇怪。

由于她的大胆，他反而不敢再瞧她，应道：“原来如此，寒舍虽然简陋，但王兄若肯将就些。即管歇息无妨。”

王元度道谢一声，跟他进屋，一面询问姓名，这才知道这白皙少年姓田名仲宝，家中只有一母一兄。

母亲人称田大娘，兄长田伯厚。

屋内第一间是座厅堂，相当宽敞，王元度注意到屋内各处都清洁异常，找不到一点尘垢。

甚至连外面的院门台阶，亦是如此干净。

那田仲宝亲自端了两杯茶给他们，说道：“家兄有事不在家中，家母体弱多病，近年来左边身子时时麻痹，行动不便，是以不能出来招待贵客。”

王元度忙道：“敝兄妹冒昧奉扰，心中实是不安，田兄万勿惊动老夫人，我们略略休息，便须赶路。”

田仲宝睨视白瑶琴一眼，道：“令妹纤纤弱质，竟也能耐舟车之劳，小弟实是自愧不如。”

他话声一顿，见她没有什么反应，便又道：“两位喝完这杯茶，请到那边房间略作安歇，小弟自当准备好素餐薄点，请两位食用之后，这才好好的休息。”

王元度、白瑶琴两人都感到喉中干渴，更不多说，很快就喝完杯中之茶，随即又到后进的一个宽大房间，先后梳洗过。

只听田仲宝叫道：“王兄和姑娘这边来，早餐已准备好啦！”

他们闻声出去，走到厅右的小厅内，但见一张小圆桌上，已摆好碗筷以及菜肴热饭，相当丰盛。

王、白二人饱餐一顿，但觉此是平生以来最可口的一顿饭，吃饱了之后，顿时眼困瞌睡。

是以也无心与田仲宝多说，胡乱敷衍几句，便回到房中，房内就摆设好两张床榻，他们各占其一，和衣倒下。

两个人都是一样的感觉，头方自触及枕头，便昏然欲睡。

王元度突然一惊，脑子清醒了许多，忖道：“我怎的变得如此软弱渴睡？”

原来大凡修习上乘武功之人，最忌情思昏沉，困倦渴睡，即使万分疲倦，但入睡以前，也得略作调息。

同使内力真气在体内运行不息，及至回醒，自然精力旺盛，生机活泼，假如昏然着枕，酣沉大睡，久而久之，功力自退。

因此，他一旦发觉如此，顿时吃了一惊，定神回想一下，这数日来虽然奔波风尘，昨夜又走了一个通宵。

但以他这等内家高手而言，还不算是十分艰苦之事，何以这刻就困倦

渴睡一至于此呢？

他暗暗运功提聚真气，一面极力的振作精神，对付睡魔的侵袭，但不知如何突然睡着了，并且很快就沉酣得像一堆烂泥一般。

也不知隔了多久，他突然被某种声音惊醒，假如他不是觉得十分疲倦，还想睡的话，一定会起身看看。

但目下他只是迷迷糊糊地听着。

房间内似是有人在移动巨大的物件，以致发出刺耳沉重的声音，他自家也不明白何以晓得是有人在移动白瑶琴所睡的床榻发出的声音。

过了一会，他感到自己的床榻也在移动，床脚磨擦地面时，发出吱吱的声响。他很想睁眼瞧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心头又是那么的迷糊昏沉，正处于昏昏欲睡之际，一切的声音，似是而非，似真还假。

在迷离恍饱之中，他听到一个女性尖锐的声音道：“快点动手，不要像个傻子一般，你以为他们当真是兄妹么？”

一个男子的声音喃喃地说了几句话，那尖锐的声音又道：“不许再说，这是咱们千载难逢的机会，快动手。”

王元度还未来得及思忖话中的意义时，突然又睡着了。

又不知过了多久，他忽然回醒，徐徐睁眼，却是黑漆一片，一时之间，真弄不清楚在什么地方。

他天性沉稳细心，静静地躺着不动，然后突然恢复了灵智，完全清醒过来，记起了借宿之事。

他内心似是有一种古怪的感觉，一方面觉得情形不大妥当，另一方面，隐隐有一种冲动。

王元度内心中尽管起了风暴，但他仍然静静地躺着不动。他睁大双眼望着黑暗的床顶。

很快就看出盖在床顶的帐子，也见到帐预外的天花板。他双手捏着拳头，手心已沁出汗珠。

那是因为他发觉内心中的冲动几乎不可遏抑，而他一方面竟又明知自己不该有这种奇异的可怕的欲望。他紧紧抓牢理智的道理律条，不可妄杀，又可好淫，但另一方面，他又感到杀人见血时的极度快乐。

或是向无力反抗的弱女子施以强暴，这种刺激的想法，颇能满足他内心中爆发着的兽性。

但不知为什么这刻他居然没有想到白瑶琴，假如对她的印象深刻些，一定记起她在同一个房间之内。

那时候，他能不能抑制得住自己的兽欲，谁也不知道了。

总之，幸而是他一直在作内心的挣扎，竟没有想到这房间之内，另一张卧榻之上，有个美女睡在那儿。

过了好久，他感到体内真气渐渐运行得畅顺许多，同时内心中的狂暴冲动也相对的减弱。

终于他长长的舒一口气，忖道：“奇怪，为什么我极想去杀人，或是强暴妇女呢？我一辈子也没有过这个念头呀！”

于是他缓缓的转头瞧望，突然间大吃了一惊，原来在他左方三四尺之远，有一张矮半尺左右的床铺。

床上躺着一个女子，方作海棠春睡，动也不动。

由于她矮了半尺，所以他瞧得十分真切，那个女子正是白瑶琴，她本来就很美貌动人，而目下的睡姿更是柔媚之致。

王元度突然间觉得那阵狂暴的冲动又高涨旺盛起来，如怒涛狂潮般拍击他理智的堤防。

虽然她和衣而睡，并没有丝毫故意诱惑他的意思，但这已经使他几乎要离床扑过去了。

他定睛望了一会，终于没有任何行动，但他自家知道曾经费了多大的力量，才遏制住这股野兽般的冲动。

他又想到假如她像昨夜那般，裸露出大部份的身体的话，他无论如何也忍受不了，一定会向她扑去。

这真是一种奇怪的经历，王元度在一个静寂孤独的世界中，作着有生以来最痛苦的争斗。

他总算是冷静下来，当即徐徐坐起，双目半瞑，运功吐纳，调息真气，他满以为自己已经得到胜利，能够恢复常态了。

谁知这一调息运气，丹田中猛可升起一股热气，迅即遍布全身了。

换言之刚刚压抑下去的欲火一下子又高涨飞扬，而且这一次来势之猛，无以复加。

这刻由于已见到了白瑶琴，因此他内心中的冲动只是属于性欲方面，而不是杀人流血的残暴行为。

其实这两种冲动都是人的本能，假如一种受到压抑，往往从另一种寻求补偿。

换句话说，王元度内心中的冲动可以从残杀或是好淫这两者之中，选择其一以发泄之。

只要有一种达到目的，就同样的感到刺激和满足了，由于白瑶琴在他眼前，使他只偏向于后者。

但见他身躯微微发抖，显然是十分用力挣扎的征象。

静寂的黑夜，别无他人的屋子里，孤男寡女，这似乎是很顺理成章又不可抗拒的欲望。

王元度趺坐了一炷香之久，理智的堤防已渐渐抵受不住欲潮冲击，呈现崩裂溃坏之兆。

这可不是他的过错，假如人性之中，没有这种强大的本能，他一定不至于无力抗拒而濒于崩溃边缘。

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外面忽然传来一阵脚步声，王元度心神一分散，顿时停止了跳下床的动作。

这阵脚步声显出有三个人，很快就走到窗下，王元度感觉到危险迫在眉睫，本能地向后一倒，仰卧不动。

窗外声息寂然，过了一会，一个年轻的男子口音道：“他们还熟睡未醒呢！”

这句话显示出他们正在窗外窥视房内的情形，王元度蓦然怒火中烧，几乎弹跳起身，向来人袭击。

原来他突然触动灵机，明白了自己为何忽然有了野兽般冲动，这自然是受了别人暗算。

不用问也可以知道必是对方在饭食之内，暗暗下了含有催情作用的药物了。但对方是什么人？为何要这样做呢？

假如有仇恨的话，趁自己熟睡之时，一刀刺死，岂非更加干净俐落？

因此他认为必须加以查究，是以没有跳起来。一个尖锐的女性口音道：“当然啦，再过半个时辰，便是五更时分，可点起灯烛，把女孩子的衣服脱去。”

另一个男子口音道：“夫人，你当真确知他们不是兄妹么？”

这口音竟是田仲宝的，他忽然提起这一点，使王元度甚感疑惑不解。

那个女性口音道：“我已经把那男子的假眉假须取下，你还不相信么？”

这后面的一句话，有点严厉的意味。

田仲宝呐呐道：“小人怎敢不信呢！”

另一个男子道：“那么你就少说话，这是千载良机，咱们须得好好的善加利用才是。”

王元度听到这里，可也就更加疑惑不明了，不过他倒是记起了曾经醒过一次的事。

其时房中有移动物件之事，也有这个声音尖锐的女人口音，他仿佛还记得那女人也说过有关兄妹与否的问题。

这些线索当然十分重要，但王元度这时却没有法子冷静思考，因为他内心中充满了杀人的冲动，这股狂暴的欲望，使他忘记了白瑶琴。

他没有考虑到武功高低的问题，更没想到对方既是曾经在他饭食中下过药物，会不会影响到他的武功。

窗外之人没有说话，大概还在细细观察他们。

王元度忖道：“他们虽然对我和白姑娘有一种奇怪行动，可是他们是什么人？我一点也不知道，如何能出手把他们杀死？那样一来，我与一般的匪徒何异？日后焉能仗义行侠于江湖？”

此是学武之人心中的道德观念，大凡练武之人，初学之时，一定受到谆谆告诫，不得仗技横行妄杀，至于是否遵守这规律，则是每个人自己的事。

王元度身为当世大侠，当然对这些观念严格遵从，极力保持人格之完整，并非随随便便就可以被称为侠士的。

因此，他极力遏抑着出手杀人的念头，实是他一生之中十分重要的荣辱关头，是不是会堕落伦丧，就看他能不能在这一场内心的争斗中获胜了。

又过了一阵，那尖锐声音的女人道：“走吧！”

于是一阵步声起处，渐渐远去。

王元度直到步声已消失之时，突然按捺不住，呼一声从床上跃起，奔到门窗边，向外面望去。

窗外一片黑沉沉，杳无人迹。

这时他可就发现窗子都是用极粗的铁枝隔开，决计无法毁窗而出。

他遭此挫折，心神又分散了，杀机减退许多，忖道：“假如我刚才扑起，空自被他们发觉我已回醒，却无法得手，那时他们不知会改用什么手段对付我呢？”

想到此处，大为欣幸，移步走到门边，伸手一摸，果然不出所料，那扇门竟是铁制的。

他似乎已陷入樊笼之内，逃出去之望甚是渺茫，王元度把面颊挨贴在铁门上，一阵冰冷之感传到心中，如卧雪水，顿时又清醒许多。

他暗暗忖道：“他们说再过半个时辰，还要再来，把灯火点起，并且把

白姑娘的衣服脱掉，假如他们早就这样做，我定必已中了奸计诡谋，熬受不住美色的诱惑而把白姑娘玷污，可是现在……”

现在又如何呢？难道他见到白瑶琴的裸体，便忍熬得住么？他不由得打个寒噤。

既然他自知很难抵受白瑶琴肉体的诱惑，他就必须及早设法，免得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中。

假如白瑶琴忽然回醒，亦是和自己一样欲火上升，热烈地纠缠示爱，只怕他也无法抗拒这等诱惑。

他一念及此，迅即回身走到白瑶琴的床前，伸手摇撼她，一面在她耳边低叫道：“白姑娘，醒一醒。”

摇撼了好一阵，白瑶琴仍然没有动静，他拉起她一只手，直按脉息，发觉脉搏很慢，似是在昏迷或酣睡中一般。

由于他摇撼了许久，她还没有一点动静，又可知道这刻很难把她弄醒，想是服过什么药物，一时不易回醒过来。

在黑暗的房间内，独对一个美貌如白瑶琴的女子，而她又失去了知觉，不论怎样对待她，她亦不能反抗以及全不知道。

在这等情况之下，一个男人能够不动歪脑筋的，可说绝无仅有，即使是有许多大顾忌，不敢真个宽衣解带，遂那云雨之欢，也定必上下其手，肆意抚摸，一偿口舌手足之欲。

王元度亦是男人，虽然十分守礼自重，但这刻也在有意无意中占点便宜，例如摇撼她之时，故意碰触到她的胸部等。

假如在平时，他当真是暗室不欺的真君子，目下与平时大异，能够如此有限度的占点小便宜，已经是使人难以置信的事了。

白瑶琴仍然没有反应，王元度停手寻思一下，突然伸手向她胸腹之间三处大穴点去。

她娇躯应指震动一下，呼吸逐渐回快，大有回醒征象，王元度这才又推推她，低声叫道：“白姑娘……白姑娘……”

白瑶琴轻轻啊了一声，欠身欲起，但才坐起一半，突然又倒在枕上，发出呻吟之声，道：“头痛……我头痛……”

王元度轻轻道：“除了头痛之外，还有别的奇怪感觉没有？”

他话说之时，左手用力扭捏自己后股，痛得直皱眉头。但这却是暂时压抑欲火的好法子。

白瑶琴道：“没有，就只是头痛，现在是什么时候了？怎么如此黑暗？这儿有灯没有？点上灯好不好？”

王元度沉声道：“白姑娘，你没有忘了咱们借宿之事吧？”

白瑶琴道：“当然没有啦！唉，我的头痛得真要命。”

王元度股上的疼痛传到心中，他揣想那儿也许青紫了一大块，但他须得继续用肉体上的痛苦，对抗欲念的冲动，他沉声道：“白姑娘，我需要你帮助。”

白瑶琴甚感奇怪，暂时忘了头疼，道：“你要我帮助，帮助什么呢？”

王元度道：“咱们已中了暗算，对头不知是谁。据我揣测，既可能是一元教的陷讲，但亦可能不是。”

白瑶琴道：“哦？中了暗算？他们想杀死我们是不是？”

王元度道：“可能是，也可能不是。”

白瑶琴道：“别开玩笑，方才说对头可能是一元教的，又可能不是，现在又这么说，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王元度道：“我先解释关于他们的打算，由于情形特殊，我认为他们是施用了什么药物，使我大失常态，内心中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假如他们只想使我坏了你的清白，暂时就可能不杀死我们。但日后将会如何，恐还是不免于死在他们刀下。”

白瑶琴大感兴趣，一点也不头痛了，问道：“你内心有什么冲动？可是想奸污我么？”

王元度深深吸一口气，她这句话大具挑逗之力，使他难以招架，因此他又把后股上另一处扭出一块青紫，他露出痛苦之色，道：“我就是要你帮助我排除这股兽念。”

白瑶琴哪里知道他的痛苦？心想，我倒要瞧瞧你可敢当真奸污我。

自然她深心中乃是愿意献身给他，才会这样幸灾乐祸地想，假如对方是个极丑陋愚昧之人，她决计不肯让人家试验，亦无疑异。

她笑道：“假如我有能力帮助你，我也未必肯听你的话呢！”

这几句话简直是火上添油，因为她不啻暗示说，她并不拒绝他的任何要求，这岂不是等于煽动他动手？

王元度自知已到了自制力快要崩溃的边缘。他呻吟一声，道：“你愿意我在受人暗算，失去理智之时对你强暴么？这等受人摆布之时，咱们当然要同心合力对付敌人才好。”

这话大大打动了白瑶琴，心想：“他说得不错，假如在他正常情形之下，向我求欢，自是对我大有爱意，但目下他受药物之力所迷，见了大母猪也当作美人，我岂能受此侮辱。”

当下道：“我如何能帮助你呢？”

王元度道：“他们半个时辰以后就要来此，点起灯火，把你衣服脱掉。他们以为我到时才会回醒，睁眼见到了你，定然忍不住那股欲火兽念。因此咱们必须在这段时间之内逃出去，但我发觉他们手段十分厉害，这刻我已经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白瑶琴听他的口气，看他的表情，晓得事态万分严重，可真不是开玩笑的，不由得紧张起来。当下急道：“那么怎么办呢？”

王元度咬牙切齿，迸出奇异的声音：“快快点住我穴道，使我失去动手之能。”

这时他已把后股捏得出了血，全靠这阵锥心的剧痛，才使他抗拒得住那一股欲焰。

白瑶琴自然全不知道，幸而她也没有好整以暇地跟他慢慢讨论，暗暗运聚功力，突然出指点去。

这真是千钧一发，危险无比，原来当她出指之时，恰是王元度控制不住之际，刚刚放开了拧捏后股的手，待要向她压下去。而她的玉指及时点中了他腹间穴道，王元度顿时身子一软，倒在她身上。不过这刻他已没有任何动作，只像一瘫烂泥般卧伏在白瑶琴娇躯上。

白瑶琴这刻已感觉到这等微妙的危机，芳心中升起一股奇异的情绪，也不知是庆幸呢，抑是失望？

她把王元度放好在床上，自己站起身，一阵极猛烈的头疼使她摇晃一下，差点摔倒，她咬牙忍受着，暗暗以大腿抵住床沿，借力站稳，深深呼吸

几下，这才向王元度说道：“王大哥，我似乎也受了暗算，全身功力减弱了一半以上，这还不说，最要命的是头疼非常，好像孙行者戴上了金箍一般，难以忍受。”

王元度口中发出呻吟之声，也不知听见没听见她的话。

白瑶琴心中甚急，偏偏那锥心刺骨的头疼却不肯饶她，老是阵阵的侵袭，如浪潮一般，一波一波的冲卷不停。

过了一会，王元度长长吐一口气，说道：“白姑娘，你的头还痛么？”

白瑶琴有气无力地道：“疼呀！”

王元度道“你须得振作起来，须知咱们的敌人不怀好意，咱们落在他们手中，虽遭受种种不堪的凌辱，最后仍然难免一死。”

白瑶琴不能不信，因此，她一想到已陷入绝境，求生的本能自然而然激发起她的斗志，陡然间头疼已减轻了许多，极力寻思逃命之法。

王元度又舒了一口大气，缓缓道：“刚才我已无法自制，幸而体及时出手，现在我已稍为好些了，虽然此举于功力大有损耗，但总算逃得大难，我猜想他们设法使我失去理智，兽欲勃发，必定大有作用，可惜测想不出内中原故，无法从这一条路找寻破解之法。”

他略一停顿，又道：“但总而言之，我们没有让他们达到第一步的目的，已经略占上风，如在必要之时，你要毫不迟疑地杀死我。”

白瑶琴失色惊道：“什么？杀死你？”

王元度道：“不错，我们既不能手刃妖邪，为世除害，自然要牺牲自己，不让敌人达到某种目的。”

白瑶琴道：“你确信我们如果当真做了那件事之后，对敌人一定大有好处么？或者他们只是要从中破坏而已？”

王元度道：“破坏什么？”

白瑶琴道：“像破坏你的婚姻或是声名等等。”

她刚才说到“做了那件事”之时，双额已经泛满红晕，含羞答答，显得很不好意思的样子。

因而使王元度奇怪她昨天晚上，又怎么那般大胆的诱惑自己。

他自然不去说她，思路又回到目前的问题上，说道：“敌人一定大有作用，并非破坏我的什么，我虽然不晓得他们能得到什么，可是我从他们对答之时，那种语调口气，再加上这间屋子有一种异常的气氛，可知敌人不是一元教的，而是近乎妖邪的恶人。”

白瑶琴到底是见闻广博的人，不比普通女孩子，当下恍然道：“原来是妖邪之辈，那就怪不得使用这等邪恶手段了。不错，我听红姊姊说过，有一邪派专门利用男女好合这件事，修练奇功绝艺，但详情却不得而知，我一向没有十分留心这等事，实在太可惜了，如若深悉这等邪恶功夫，必有破解之法。”

王元度道：“现在后悔也没用，我确定一个原则，只不知你同意不同意？那就是咱们极力设法死中求生，反击敌人，但如实在办不到，你就先杀死我，免得被他们利用。”

他说得坚决万分，流露出一种愿为正义而死，却不愿忍辱苟活的凛凛骨气，白瑶琴大受感动，决然道：“好，咱们若不能反击而生，就一同赴义保节而死。”

第二十八章　睹情镜欲海险脱身

王元度大大放心，道：“好极了，由此可见得令师姊必是端正之士，否则焉能有如此明辨是非正邪的师妹呢？这就无怪钱兄会倾心相爱，订下婚嫁之约了。”

白瑶琴心中很是受用，笑道：“你的赞语，比旁人奉承之言还要难得，我瞧我们今晚是死定了。”

王元度道：“不一定，咱们绝不放弃任何机会，你且调气运功瞧瞧，或者可以破解敌人药物之力，恢复平时水准也未可料。”

白瑶琴如言而试，王元度也趁机暗暗运气。过了片刻，白瑶琴叹息一声，道：“不行，越是全力运功，越是感到难以支持，倒不如不运功相拒，反而好得多，我看唯有赶快逃离此地，随便在荒野中哪一处躲起来，或者得逃大难也未可知。”

王元度沉吟一下，才道：“你如是运功调气之时，感觉到有支持不住的现象，则当你带我逃走之时，如何使劲发力？只怕勉强逃出此屋，便昏倒在街巷中，又或是惊动了敌人，反而加速败亡，连一线之机也错过了。”

他停口寻思一下，才又道：“不如这样吧，你自管逃走，咱们走得一个算一个，至于我这方面你不用放在心上，我自信仍然有一点点机会。”

白瑶琴用力摇头，表示反对，但这一摇头，竟疼得她花容失色，禁不住呻吟出声，可见得实在十分严重。

她停歇片刻，才道：“不行，咱们要活就活在一块，死也死在一处，我怎能独自逃命？”

王元度还要再说，但一看她极为认真的神情，感到如若再劝她逃走，竟变成存心侮辱她的人格，当下说道：“我王元度能够交上你这么一位巾帼英雄，实是三生之幸，咱们既不能逃，亦不能战，也无法躲藏起来，瞧起来已经是走入绝路了。”

白瑶琴咬牙道：“不要紧，我好歹也得拼掉他们一两个人，总得捞点本钱，方能死得瞑目，只可惜你一世英雄，竟遭鼠辈暗算，连还手之力也没有。”

王元度闻得此言，雄心大振，慨然道：“好，就这么办，咱们一点时间都不能浪费了。”

白瑶琴问道：“不浪费时间？这是什么意思？”

王元度道：“你的话使我触动了灵机，那就是我们虽然无法活着出去，但如若全心全意只求捞回本钱，并非办不到之事。”

他透一口气，才又道：“你固然尚可一拼，我何尝不能趁这一点点时间，努力运聚功力，只求出手一击，杀死他们一两个呢？”

白瑶琴道：“对，那么我先解开你的穴道吧？”

王元度道：“不必了，我虽然经脉受了禁闭，全身无力，但我只须以坚强的意志，把一口真气完全提聚到丹田之中，蓄养一击之力，到了敌人进来之时，你先拍开我的穴道，这才趋势跃出迎敌。”

白瑶琴沉吟道：“我瞧还是先解开穴道的好，免得到时变生仓促，措手不及，反而坏了大事，你说是也不是？”

王元度道：“不行，假如我恢复行动之力，说不定哪一刻控制不住自己

而得罪你，还是这样好些。”

他既然坚持此见，白瑶琴也不多说，便在矮榻边沿坐下，身子挨着王元度的臂膀，两人都不再开口，好让王元度提聚那一口真气。

但只过一会工夫，两人同时开声，因而又齐齐闭口，让对方先说。

白瑶琴道：“还是你先说吧！”

话声中带着笑意，竟是一段小小的轻松插曲。

王元度道：“好，我想请你坐开一点，不要碰我，最好别让我见到你，免得心神不定，难以提聚真气。”

白瑶琴道：“原来如此，我早该想到的，但我可不能让你太远，移到你脚跟那边行不行？”

王元度道：“行啦！我实在很惭愧，竟然如此缺乏自制力，望你不要见笑。”

白瑶琴道：“王大哥好说了，今天你虽然控制不住自己，但天下间只有我深知你是个真真正正的君子大侠。”

她自然是指昨夜以身相试，而他不为所动之事，她接着又道：“我是忽然想到我们只能再活一会儿工夫，定然死于此地，因此我们岂能不说一句辞别之言？”

王元度道：“姑娘说得极是。”

白瑶琴道：“到了这刻，我们已是同生共死之伴，我叫你王大哥，你也该叫我一声妹子才对。”

王元度诚诚恳恳地道：“妹子说得很是，是愚兄大意疏忽，没有想到这一点，望你不要见怪。”

两人心中都升起一种亲近的感情，互视而笑。白瑶琴终是女孩儿家胸襟，哪及王元度英雄气概？是以笑容中，微含苦涩之意。

王元度适：“妹子，咱们定须使尽平生之力，杀死一两个敌人，一则捞点本钱，二则为世除害，愚兄不能保护你，反而多方连累，实是言之有愧，但事至如今，也没有什么话好说了，但愿咱们杀敌成功，来生再见。”

白瑶琴道：“我有大哥作伴，到了黄泉之下，也不愁冥旅寂寞了，人生百岁，终有了时，迟早都是一样。”

她苦笑地说着，话中之意，甚是豁达，然而她正如灿烂春花，光景无限，如何便舍得掉首离开这个人间？

王元度歉疚地望着她，道：“妹子，别难过，你说得对，人生早晚都是这等结局，唉！

我很对不起你。”

白瑶琴道：“大哥万不可自怨自艾……哎！我们讲得太多啦！还是快点开始准备，免得白白送了性命。”

她挪到王元度脚后，这样王元度如不是故意望去，便瞧不见她，双方也碰触不到。

时间在静寂中悄悄溜走，半个时辰很快就过去了。

王元度极力驱逐脑海中一个突然泛起的杂念，原来他运用坚毅强大的意力，提聚丹田中那口真气，至此竟已渐渐有一点复原的希望，假如时间再多一点几，他一定可以办到，然而时不我待，半个时辰已经逝去。

要知王元度本来就是天性强毅，不屈不挠之士。经过义父云丘老人修迷密阵的一番磨练，意志更加坚强，举世罕有其匹，在上乘武功中，意志更

是最上乘法门，一切动作以至功力真气均需以意运转，方入大乘境界。

因此，他凭仗人寰罕有的坚强，竟把真气纳入丹田，倘若有多一点时间，这一口真气即能发挥作用，冲破禁制，恢复原有功力。

换言之，他不但武功完全恢复，连敌人药物之力也能全部破去，这时他自然不须畏惧敌人了。

因此，他的杂念是后悔早先不该为了说话而浪费了许多时间，假如不曾浪费，说不定这刻已经发挥真气妙用，恢复如常了。

他之所以极力驱逐这个杂念，便是深知此是大功告成以前必有的魔相幻境。大凡修持过坐功之人，当知入定之前，必有阴魔侵扰，化生出种种杂念妄想，阻挠功行。王元度自然深知此理，是以极力抵拒。

但时光无情，外面已传来脚步之声。

白瑶琴头痛欲裂，一直勉强支持，好不容易才挨到这一刻，当即伸手推他脚尖一下，好教他准备，殊不知这一推，又使王元度受到惊扰，分散了心神。

在时间上，王元度和白瑶琴恰好相反。

一个深憾时不我待，以致有功败垂成之悲；一个是头痛之极，每一刹那都像一年那么长久，只盼敌人早早发动，只要死去，便一了百了，不须再忍痛捱苦。

房外两丈之远，三条人影缓缓走来，由于这三人都穿着黑衣，是以在黑暗中，全然无法看得清楚。

当中的一个头发长长彼垂至肩，可以分辨得出是个女性，左边的人脚步突然微微一滞，接着便赶上去，一面说道：“小的以为忘了带火石点灯呢！”

口音显示出甚是年轻。

右面的人默然不语，当中的女人冷冷哼了一声，道：“我瞧你不赞成使用这对炉鼎，全然不怀疑他们是否兄妹之故，对也不对？”

田仲宝忙道：“小的岂敢有别的想法，夫人万万不要见疑才好。”

夫人又冷哼一声，道：“你大概已对那女孩子动了情，所以不忍把她当作炉鼎之用，其实你真是太笨了。”

田仲宝不敢作声，仰头向廊外望去，但见天际已出现一抹迷蒙晓色，突然大有感触，暗自在心中深深地叹一口气。

但听那夫人又道：“要知这一回我们成功了，便再也不必匿藏在这等荒僻小村之中了，那时节你要多美的女孩子都有。”

田仲宝响响道：“小的并无此意，还望夫人谅解。”

这时他们已距那房间只有四五步，左面年轻的男子道：“夫人，他们万一竟是兄妹的话，你那天下只有两朵的催情花岂不是白费了？”

夫人道：“也不算完全白费，最低限度我们可以一饱眼福，再者也有多少收获。但当然总是太可惜了……”

那男子讶道：“难道他们是兄妹的话，也会无法控制自己么？”

夫人邪恶地笑一声，道：“当然啦，这催情花乃是宇内异宝，神仙难当，力量之强，无与伦比。假如他们居然能控制得住而不及于乱，我必将当场骇死！”

田仲宝忧心如焚，但口中却接着说道：“这样说来，那个男子一定无法控制他的欲念了？”

夫人道：“我还想不出天下间有什么人能抵抗这异宝的力量，就算他是

个圣人，也绝无幸免。”

田仲宝随手推开房门，夫人道：“伯厚，点起灯火，仲宝，你去把那女孩子的衣服脱掉。”

田伯厚啪地一声，点燃了火石，很快点燃了油灯。

火光一现，白瑶琴早已准备好了，迅即伸手向王元度身上拍去，但手掌一拍在王元度身上，已发觉大大不妥。

原来这一掌打得软绵无力，全无半点劲道，比之寻常娇弱的女孩子还要无力，如何能解开他的穴道。

她不禁叫一声苦也，方知自己受到药物所侵，到了这刻，便遍体无力，此时任何强暴加在已身，亦无法抵拒，这本是十分明显的情况，只怕自己和王元度都没有想到，以致于白白坐失良机。

灯火之下，但见那个女人长得姿色平庸，大约是四五十岁，抹了满面厚厚的脂粉，益发使人感到她的老丑，正是欲盖弥彰，倒不如打扮得素净些，凭她一副丰满肉感的身材，反倒有一点吸引力。

田仲宝是个十八九岁的少年，前此已经见过，不必再说，另外那个田伯厚倒是二十一二岁的少年，油头粉面，双眼射出淫邪之光，一望而知不是好人。

他们都目瞪口呆地望住白瑶琴，终于田伯厚道：“真是怪事，她怎会起身的？那厮又怎会到了她床上？啊，一定是他提早回醒，爬到她床上，反而被她制住。”

夫人面寒如水，冷冷瞥视王元度一眼，才道：“有点道理，你们看看那厮，可不是被点了穴道么？”

田仲宝道：“他们都带得有兵器，我们早就知道他们是武林中人了，点穴之事，何足为奇呢！”

田伯厚道：“你太笨啦，这个妞儿明明被夫人点了三处大穴，又服过药物。就算她能自行解穴，也因头痛身软，无法出手掣住他的穴道，但她却居然办到了，这岂不是天下间第一大奇怪之事么？”

田仲宝心中有点幸灾乐祸般的快意和庆幸，但他又明知夫人武功高强，又曾在他们身上用过药物。因此他们绝无反抗之能，只看那白瑶琴动作迟缓软弱，便可知她当真已经无抗拒之能了。

他为了免得触怒了夫人，招致杀身之祸，当下说道：“原来如此，待我上前抓下此女，去掉衣物。”

夫人道：“好，你先弄掉她的衣物。”

田仲宝向白瑶琴奔去，面上忍不住流露出无限怜悯的苦笑。

白瑶琴已把他们早先在房外的对答完全听去。因此了解他所以苦笑之故，便因为他对自己一见钟情，这一点在女子方面甚是敏感，多半错不了。

她忽然想到现在唯一的机会，便是利用他去解开王元度的穴道，又必须请老天爷帮忙，让王元度尚有出手一击之能，这才能袭击敌人，而又快快杀死两人。

这个希望不管渺茫与否，她都不能不等待下去，眼见田仲宝已奔到切近，只好一瞪双眼，咬牙忍受。

田仲宝伸手解开她的上衣，还未到肉帛相见之时，突然停手，道：“王姑娘，你不会有什么痛苦的，反而可以使你的头痛立止，我是说假如你与他成就好事的话，便能治愈你头痛。”

夫人冷冷斥道：“你罗嗦什么？”

田仲宝回头道：“小的瞧不出她点穴手法的破解之法，因此劝她说出来，免得她自家白白受苦。”

田伯厚抓住机会，冷笑道：“好体贴啊！”

田仲宝询问似地望住夫人，等到她点头示意，这才放心。因为他深知危机迫切，田伯厚这句话很可能激怒了她，以致死无葬身之地。

他回转头去，向白瑶琴道：“姑娘可否赐告？”

白瑶琴恨不得立刻告诉他，但她也十分狡猾多计，故意道：“哼！你不要想我说出来。”

田仲宝道：“姑娘可别忘了，这儿并非只有他一个男人，你还是讲出来的好。”

白瑶琴面色一变，但还是延宕了一阵，才道：“你拍他的神明、中极两穴，禁制自解。”

这一刹那时光，白瑶琴感到像是无比的漫长，而她宁可时间忽然停顿，那样许多使人惊悸的谜便不必揭晓了。

要知她所惊悸的，首先是那个夫人会不会阻止田仲宝出手解开王元度的穴道禁制；其次，王元度可有力量出击敌人；第三，他会不会把仅有的气力用在袭击田仲宝之上；第四，即使他勉力击毙了一个敌人，可还来得及杀死己方的两个人。

这种种未可知的因素，无一不是关系重大，拿最末一项来说，假如王元度无力自杀，以及杀死她，她定逃不过淫辱之祸。

田仲宝向王元度移过去，那夫人道：“慢着。”

白瑶琴的心猛可提到半空，看样子分明第一项顾虑已经不幸实现了。

田仲宝停身收手，向夫人望去，道：“是，夫人有何吩咐？”

夫人默然顷刻，白瑶琴等候着，心中焦急难过得要死。又过了一会，那夫人才缓缓说道：“我感到事情有点蹊跷，不能不多加小心，仲宝，你过来。”

田仲宝如言走过去，夫人左手向屋角一指，他便移到屋角，默默伫立，不敢开口询问。

夫人又适：“这个女孩子不但服过药物，兼且点了穴道，这等双管齐下的手法，莫说是个小女孩，就算是当代一等的武林宗匠，亦无法禁受。”

她双目中发出锐利凌厉的光芒，转到田仲宝面上，略一停顿，才接着说道：“因此除非有人出手相助，不然的话，她焉能恢复如常？”

田伯厚听出夫人有怀疑田仲宝之意，立即接口道：“是啊，这真是大大的奇事。”

夫人道：“如若有人暗中出手，解开了她的穴道，则也不算得是十分奇怪之事。”

田仲宝默默聆听，他事实上无愧于心，所以全不惊恐，但他这等泰然自若的神态，却反而令人有伪装之感。

夫人凝视着他，问道：“仲宝你以为如何？”

田仲宝道：“夫人既是在问，小的敢不掬诚奉答？不错，这等情形十分奇怪，不过即使有人潜入此间，解开了她的穴道，则此人大可以把他们背走，何以还留下他们在此？”

田伯厚好笑道：“因是之故，外人潜入之举，势无可能。”

田仲宝听了这话，面色微变，向田伯厚瞪了一眼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田伯厚耸耸肩，道：“没有什么意思呀，我不过是说出你的结论而已。”

田仲宝含愠冷笑道：“只怕不是吧？”

田伯厚道：“如若不是，那又是什么，难道我在说梦话不成？”

田仲宝怒道：“你分明想趁机陷害我……”

田伯厚连连冷笑，向夫人道：“您评评这个理，小人凭什么陷害他？莫非他真有这等嫌疑，才如此的惊慌？”

这几句话锋利之极，只听得那夫人双眉一皱，面肉堆叠起来，现出几道横纹，竟是一派凶相。

她摆摆手，田伯厚、田仲宝都不敢作声，房间内静寂无声，等待这个来历神秘、手段诡奇的妇人发话。

过了一会，她才冷冷道：“仲宝果然有些嫌疑，在事情真相未白以前，你可服下大忘丹，定可分辨出个水落石出。”

田仲宝大惊失色，霎时间满面大汗，呐呐道：“夫人……夫人……小人的确是清白忠心，如若不幸真有嫌疑，亦是无辜受累。”

夫人冷冷道：“我的命令你听不见么？”

田仲宝面上的汗珠滚滚而下，显然惊怖异常。但他既不敢违抗，亦不敢逃走。甚至连再分辩也不敢，从囊中取出一颗白蜡壳的药丸，比龙眼孩还小一点，两指捏住，但却无力捏碎。

白瑶琴看得明白，听得清楚，偏偏就是没有力量去帮助他，她深知这田仲宝一定是因为对自己有好感，被那夫人和田伯厚瞧了出来，因此之故，他们竟都怀疑他曾暗助自己，解了穴道。

她实是不忍得见这个男子因爱她之故，反而遭了不测，当下插口道：“你们到底闹什么鬼？”

夫人转眼向她望来，狞笑一声，道：“小姑娘好大的魅力，竟使我这个贴身家童也生出叛变之心……”

白瑶琴哦了一声，道：“原来如此，这家童既然如此不忠，合该处死。”

夫人听了这话，反而一怔。

白瑶琴又道：“他手中拿着的是什么呀？”

夫人道：“那是本门秘制至宝，服用之后，以前的一切事情完全忘记。”

白瑶琴讶道：“对这种不忠不义的叛逆之徒，如此发落，不嫌太便宜他么？”

那夫人嘿嘿冷笑一声，道：“便宜了他？不，你想错了，他服下大忘丹之后，顿时变成了人下之人，这教他如何不畏怖欲死？”

白瑶琴道：“我倒愿意服下这等药物，胜却神智清醒地受到你们种种污辱。”

夫人道：“假如你知道服过此丹之后，变成何等模样，我猜你就不会作如此想了。”

白瑶琴道：“一个人到了什么事情都浑然皆忘之时，难道还能有什么痛苦不成，你用不着胡扯吹牛了。”

夫人冷哂道：“这只怪你见识浅薄，要知我这大忘丹服下之后，顿时变得丑陋污秽。人见人嫌，他本人虽然忘了从前之事，却很清楚眼下处境，时时刻刻怕人烦厌而杀死他。以是之故，恐惧难当，这等可怕的日子，自然是

十分难捱。他深知此苦，是以万分畏怖，但偏又希望我万一回心转意，赐以解药。是以又不肯当场自杀，你现在懂了没有？”

白瑶琴道：“我懂啦，若是素有决断，胆力粗豪之士，明知现以决不可能望你垂怜，赐予解药，当必速速自尽，免得饱受活罪。”

田仲宝听了这话，虽然目光闪动，显然认为很有道理。但他却不能当机立断，迅即自尽。

白瑶琴心中叹一口气，忖道：“他既是如此贪生怕死，我也无能为力。这刻已是他最后的机会，假如他放过了，只好做那人下之人！”

夫人目光转回田仲宝面上，但见他脸色苍白，大汗淋漓。当下微微一笑，好像觉得很开心的，说道：“你很后悔不该反叛我，对不对？但现下已来不及啦！”

田仲宝深知她心肠恶毒，假如再不服药，立刻会有更残酷的手段加在自己身上，决计不能侥幸。

当下一咬牙，捏碎了蜡壳，一粒粉红色的丹药落在他手掌中，满室顿时弥漫一股奇异的香味。

这股香味甚是古怪，熏得人头昏脑胀，说不出有多么的不舒服，由此可知必是有害无益的药物。

田仲宝目光一转，只见夫人凶眼惮惮，死命的盯住自己，淫威之下，实是不敢稍有抗拒。

当下一仰头，服下了那颗药丸。

但见他陡然间昏跃地上，全身不住地抽搐痉挛。

夫人发出刺耳惊心的格格笑声，白瑶琴恨不得一剑刺死她，但是她空自有一身武功，这刻在对方药物控制之下，全然动弹不得，只好恨在心头。

过了片刻，田仲宝已静卧不动。

白瑶琴道：“他没有什么变化啊！”

夫人道：“你忙什么，等药力透到全身，就有得瞧了，大概总得在半个时辰之后，不过，那时候你已在无边幻境之中了。”

白瑶琴道：“你的意思可是说我已经死了么？”

夫人摇摇头，道：“像你们如此资质极佳的炉鼎，我平生还是第一次碰见，最妙的是：你们皆是修过上乘武功之人，更加难逢，我怎舍得让你们轻易死掉。”

白瑶琴皱皱眉道：“那么你打算也让我们服下那大忘丹了？”

夫人笑道：“当然不是，我不是说过你们要在无边幻境里，讲得明白一点，那就是你和他……”

她指一指王元度，接着道：“你们一直抵死交欢，恣意纵欲，直到精枯力竭而死，方能停止。”

白瑶琴道：“然则你能得到什么好处？”

夫人道：“我所得的可多啦，首先是还我青春，恢复昔年容颜，至于练成奇功秘艺，还是其次之事。”

白瑶琴心想目下唯一的机会，就是把她激怒，一刀杀死了自己，当下死命的盯视她一眼，道：“以我看来，你纵然成功，恢复青春，但左右还是个丑八怪，何须费这么大的劲儿？”

夫人顿时怒不可遏，一晃身落在床前，啪啪啪啪一连四个耳光，只打得白瑶琴心中直后悔。

只因她此举固然激怒了她，但并不能使她出手杀死自己，十足自取其辱，是以大为后悔。

田怕厚忙道：“夫人何须理会这个丫头的疯言，咱们快点动手，才是正理。”

白瑶琴恨恨地瞪他一眼，心想如若一剑在手，又有气力的话，定必把你这厮斩为肉酱。

她那凶狠的目光把田伯厚瞪得打个寒噤，夫人嘿嘿冷笑数声，道：“伯厚你说得对，我若是打伤了她，待会儿那股嗲劲儿就不免大为逊色了，好，咱们动手。”

她把头偏着点一下，田伯厚立刻大步走到床边，提起手掌，认准王元度身上的穴道，迅即拍下。

手掌落下，砰的一声，一人倒下，那王元度躺在床上，不会跌倒，是以倒下的自然是田伯厚。

夫人自是失色顾视，床上人影一闪，接着劲风卷到，那王元度已欺到她身前，伸手疾点。

他武功何等高强，加以变生仓促，得到暗袭之利，是以指到敌倒，全然不费吹灰之力。

白瑶琴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但王元度又分明走到她眼前，蹲低身子，与她对面相觑。

他那俊美的面庞上，恢复了奕奕神采。

白瑶琴情不自禁地向前一倾，跌落他怀中，让他抱住，一面享受他的搂抱，一面叫道：“真个谢天谢地……”

王元度柔声道：“你没有事吧？”

白瑶琴道：“不太妥当，我不但头昏脑胀，而且武功尽失，连行动也无法自主，但这都不要紧了。”

王元度忧心忡忡地道：“什么不要紧，假如你的一身武功从此失去，如何是好？”

白瑶琴道：“那我就只好去求蓝明珠姐姐，让我在日月坞当个丫头了。”

王元度道：“胡说，你也当得丫头的么？”

白瑶琴吃吃笑道：“那要看给谁当了，假如是跟随着蓝姊姊，当你的使唤丫头，那又有何不可，你是当今第一高手啦！”

王元度大吃一惊，方知道这白瑶琴竟已对自己当真生出情愫，是以借这等机会，道出个中真情。

他赶快岔开话题，道：“闲话休提，咱们快点商量收拾残局之策。第一件是查明这些妖人们可还有余党没有。”

白瑶琴用极肯定的口气道：“不会有啦，但你不妨去查一查看，免得不放心……”

王元度道：“你未能走动，我岂能离开你？”

说时，把她放好在床上，用枕头垫在她腰背间，好让她椅坐着，看见房中一切。

白瑶琴道：“你尽管放心大胆去查个明白，决计不会有事，我还能跟自己过不去不成，当然是有几分把握。”

王元度想了一想，由于这等妖人擅长用药施毒之术，如不查过有没有余党，难保没有后患。

当下点头道：“好，我去查看一下，马上就回转来。”

他一跃出门，突然转身道：“你能够大声叫喊吧？”

白瑶琴道：“能够呀，你放心去吧！”

王元度这才迅快出去，四下查看。

这一座乡村宅第，还不算大，他仔细查看过每个房间，以及所有的角度。

之后，他径直奔回去，突然感到十分紧张，心想：假如有妖人余党趁机入房，用白瑶琴的性命来威胁自己，可就不知如何是好了。

心念转时，人已纵落房外，睁眼望去，但见房中一切如常，白瑶琴仍然卧在床上，不由得松一口大气。

白瑶琴见他回来，也自闭上双目，长长吁一口气。可见得她心中本也万分紧张，生怕在这个空档竟被敌人所乘，现在一切都平安无事了，她心中叫一声谢天谢地，回想起早先的惊险可怕，更觉得运气不错。

王元度望了房中的三人一眼，道：“白姑娘，你瞧咱们如何善后？”

白瑶琴满足地透一口大气，睁眼望住王元度，道：“奇怪，你怎的没事了？”

王元度道：“我服过灵药，不畏百毒，再加上我一直都不灰心气馁，奋起全身意志气力，终于让我冲开了脉穴，恢复原有功力。但讲起来可也真险，因为那田伯厚待要出手解我穴道之时，我还差那么一点点未恢复全功……”

白瑶琴欢容满面，道：“这真是老天保佑，但假如你的意志、毅力薄弱了一点的话，我们早就陷入万劫不复之境了……”

她停顿一下，又道：“你看这个自称田夫人的妖妇，会不会是奉一元教教主之命，在路上设伏暗算咱们的呢？”

王元度寻思片刻，道：“希望不是，否则一元教定有高手在一旁窥伺才对。”

白瑶琴摇摇头，道：“你大概还不知道荀教主和姜军师的厉害，他们做事向来不留半点痕迹。”

王元度道：“我还有一些难解的疑问，须得跟你研究，但目下无暇谈论，先得解决这些妖人问题再说。”

他目光落在田仲宝身上，又道：“这田仲宝颇有悔改之心，咱们不能不设法救他一命。”

白瑶琴冲口道：“他也做不了好人，还是一刀杀死，免得罗嗦。”

王元度泛起不悦之色，道：“这怎么行？”

白瑶琴自己也知道说错了，因为王元度这等侠义之士，焉肯随便伤人性命？

她叹一口气，道：“对不起，这是一元教解决问题的方法，你决不会这样做。”

王元度的愠容这才消失，道：“我这就解开妖妇的穴道，迫取解药，包括解救你的在内，她若是听话献上解药，我就不取她性命，自然死罪虽免，活罪难逃，我将废去她一身武功。”

白瑶琴双眉一皱，忖道：“如若换了我，定必用种种法子哄她，待她献上解药之后，一剑杀死，以除后患，像那妖妇这等邪恶之人，又擅长用毒，纵是废去了她的武功，仍然能照样作恶害人。”

但她懒得开口，因为王元度性格之固执，心地之仁厚，白瑶琴已深深

认识，实是无须多费唇舌。

王元度见她不响，以为她心中赞成了，便过去抓起田夫人，先点住她另外的穴道。然后才出掌疾拍，震活她足阳明胃经，手少阴心经两处经脉。

田夫人呛咳一声，已可以开口说话。

王元度道：“我为人话出如风，说一不二。你如若献上解药，让田仲宝和我的同伴恢复如常，我饶你一命。”

田夫人哼了一声，道：“好吧，但我如何取药呢？”

王元度微微一笑，道：“我替你取，你放在哪里？”

田夫人道：“在我房间里，大床上面的架子，有一口漆皮箱，所有解药都在箱内。”

王元度点点头，道：“好，但你如若施展诡计，休怪我手段毒辣。”

田夫人狡笑道：“我已受制于你，如何还能施展诡计呢？”

白瑶琴插口道：“王大哥，你最好小心点，她一定有诡计阴谋，我瞧她实是不怀好意。”

王元度道：“你放心，她如若不是真心实意，那叫做自取灭亡。”

他迅即出房而去，白瑶琴叹息一声，道：“我这王大哥太忠厚了，哪里可以相信你这恶毒妖妇呢？大凡要迫出实情，定须一上来就施下马威，先教你熬受一顿苦刑，才能谈到解药之事。”

田夫人诡笑一声，道：“姑娘的话讲得很内行，不过我这次倒是不曾讲慌话。”

白瑶琴道：“放屁，杀死我也不信你讲的是真话。”

田夫人道：“既然如此，你为何不出言劝你的王大哥？”

白瑶琴道：“这就是他与众不同之处，他生性仁厚，英雄侠骨，从来不屑使用阴谋手段，也不怕人家向他施展毒计，我若是劝他，定然反被他责怪我心肠恶毒。”

田夫人道：“原来如此，我倒是大大的失敬了。”

白瑶琴道：“假如你真心相信我王大哥是这等英雄人物，你就该早讲出实话，大家都好……”

田夫人仍然泛现出狡诡笑容，道：“我讲的是实话呀！”

白瑶琴懒得理她，双眼紧张地注视着房门，只希望王元度快点无恙出现，早早离开这个鬼地方。

过了一会，王元度还未回转。

白瑶琴冷冷道：“妖妇听着，我王大哥若然过一会还不回来，我就先杀了你。”

田夫人突然发出夜枭似的怪笑声，道：“笑话，你试试看能不能动弹？”

白瑶琴果然没有一点反应，田夫人又道：“你七日之内，不但春情缭绕，芳心摇荡，见到男人都很想与人欢合。同时身软如泥，一步路都不会走。”

白瑶琴道：“我一定可以熬过七日的。”

田夫人发出刺耳惊心地怪笑，道：“熬过七日？嘿！嘿！再过一会儿你就晓得滋味了。”

白瑶琴道：“什么滋味？”

现在她可不能不相信对方的话了，是以口气中微露骇意。

田夫人道：“我讲出来就不够味道啦，还是等事实说明的好。”

白瑶琴被她吊得怪难受的，但知道再问也不过徒然让她嘲弄，便闭口

不语。

田夫人自己反而忍不住了，道：“小妞儿，你睁大眼睛看着，那田仲宝一旦动弹，就是你劫运临头之时了。”

白瑶琴骇得面色发白，对她的话不知相信好还是不相信好。蓦然想起了王元度，略感安慰，道：“王大哥马上回来啦，我怕什么？”

田夫人发出恫吓的笑声，道：“他永远回不来啦！这儿与我房间相距只不过十余丈，霎时即可来回，他至今未返，可见得他中了剧毒，死在当场！嘿，嘿，小妞儿，你等他的阴魂来救你吧！”

白瑶琴的精神意志已经崩溃了，不知不觉低声哭泣起来，房间中盘旋着她低泣之声，显然甚是凄凉恐怖。

过了一会，王元度还不见影子。

田夫人又发出得意的狞笑，道：“小妞儿，我百毒仙娘岂是容易斗的？你的王大哥目下只剩一滩黄水，连尸骨也找不到啦！”

白瑶琴偷偷向地上的田仲宝望去，仿佛见到他动弹一下，顿时骇得花容失色，魂飞魄散。

但也许是她眼花，因为田仲宝尚无任何动静。

田夫人嘻嘻冷笑道：“小妞儿，你那王大哥千不该万不该不该临去之时，不点我的死穴，所以我最多熬上十二个时辰，穴道自解，但最可惜的是你们这一对绝世罕见的炉鼎，竟然白白毁去，使我十分痛心。”

白瑶琴忽然记起王元度曾经以绝大毅力，克制自己的欲念，终于恢复了武功，自己难道就不能试一试？

此念一生，立刻振作精神，努力与那一股不可知的力量抗争，但片刻之间，她已颓然放弃了。

要知这等以精神战胜肉体之事，说起来容易，做时却艰难万分。如是人人都可以做到，那等坚毅绝卓之士，也不会使人如此敬佩了。

白瑶琴放弃挣扎之后，忍不住问道：“你在房间中设下什么陷阱？”

田夫人得意洋洋地道：“百毒仙娘所居之处，连神仙也不敢走近，何况是血肉之躯，我的房间内有毒香毒雾，终年如此，任何人踏入房中，纵令是闭住呼吸，也很难抗拒毒物侵袭，非死不可。”

田夫人道：“他回醒之后，认为自己已变成十分丑陋污秽之人，并且患上恐惧症，生怕别人嫌烦而杀死他，因此他变成一种奇怪的人，只听我的命令，我告诉他凌辱了你，就能复元，他一定马上这样做。”

白瑶琴打个寒噤，忽然听到田仲宝呻吟之声，转眼望去，但见他四脚一阵抽搐，睁开双眼。

田夫人喝道：“仲宝，你如想复元如常，速速上前与这小妞交欢。”

田仲宝像一匹野兽般侧卧地上，双眼血丝密布，过了一会儿，突然跳了起来，向白瑶琴走去。

白瑶琴骇得尖叫一声，全身冷汗直冒。

忽见田仲宝也骇得退到角落里去。

田夫人厉声道：“仲宝，快快上前迫她交欢，她会全无抗拒之力，不须害怕。”

白瑶琴在这刹那间，蓦地发觉田夫人话中的漏洞，假如她说自己在七日之内，无法动弹，而她则可在十二个时辰之后恢复如常，然则她为何不等到十二个时辰之后，才向自己动手？何须惋惜失去上佳炉鼎？

再则田仲宝虽然有点听她的话，但他并非勇往直前的向自己侵袭，甚至她还以威胁劝诱的话驱使他行凶。

这些漏洞至少可以证明她的话不尽不实，当下也尖声叫道：“田仲宝，你听我说，她才是害你之人，现在她不能动弹，快快趁此机会，拿一柄剑杀死她！”

田仲宝果然迟疑怯顾，房中充满了两个女人尖锐的声音，田仲宝大概是头昏脑胀，竟缩到屋角落去了。

田夫人恨恨的骂了一声，突然间咬破舌头，噗一声，喷出一口血雾，这一口血雾喷不到仲宝身上，可是那一股血腥味，却充弥满室，田仲宝突然厉叫一声，唰地跃起，直向白瑶琴扑去，双目赤红，状若疯狂。

白瑶琴骇得面无人色，不由得闭起双眼。但田仲宝疯狂的面容仍然泛现在脑际，宛如挣扎不醒的噩梦一般。

她在这极为危急之时，不知不觉用尽全力猛可向床口翻滚，却居然能够动弹，竟翻了开去。

田仲宝扑个空，落在床上，发出砰地一声。他接着跳了起身，十指箕张，再向白瑶琴扑下。

在这千钧一发之时，暮然间人影一闪。房间内劲风飒然卷动。只见一个人已跃到床边，伸手抓住了田仲宝，硬是把他提了起来，举在半空。

田仲宝被那人一把抓住，全身僵直如木头，让他托在空中，动也不动，倒也干脆省事。

白瑶琴睁眼一看，禁不住凄凄凉凉地叫了一声“王大哥”，两行珠泪，接着硬咽着道：“真骇死我了！”

王元度微微一笑，道：“在下愚而自用，以致中了妖妇之计，险险不能及时赶回，姑娘王体无恙吧？”

白瑶琴道：“我没事，你碰到什么埋伏了？”

王元度把田仲宝放下，顺手已点了他的穴道，才道：“那妖妇的房间中又是毒香又是毒雾的，直弄得我头昏脑胀，运功良久，才恢复如常。”

白瑶琴叹一口气，道：“幸而王大哥百毒不侵，换了别人，只怕早就送了性命，这妖妇太以可恶，心肠狠毒无比，竟设法使田仲宝失去理性，向我侵袭，大哥快快一剑杀死了她，以免后患。”

王元度点点头，回眼向田夫人望去，但见她面如死灰，双眼尽是畏怖之色，当下说道：“你恶贯满盈，才会把自己的一线生机，白白送掉。”

田夫人听他口气十分坚决，更是惊怖，忙道：“我愿把解药奉上，这一回一定不敢闹鬼。”

王元度走过去，掣出长剑，抵住她咽喉，冷冷道：“田仲宝的解药在何处？”

田夫人一点也不敢迟疑，立刻道：“在我身上有几个小玉瓶，其中一个绿色的，内藏解药。”

王元度道：“好！你若敢骗我，定要让你饱尝各种毒刑滋味，才让你死掉。”

田夫人忙道：“王大侠不必拿那解药啦！”

王元度道：“哦，原来又有诡计。”

田夫人道：“这不是诡计，而是那解药已过了时限，服下之后，他只能活上一阵，唯一的好处是早点解除他的痛苦，但望王大侠相信我这话。”

白瑶琴冷笑一声，道：“这妖妇心肠歹毒，性情奸狡，王大哥别相信她的鬼话。”

田夫人连忙分辩道：“我哪里还敢扯谎呢，王大侠不妨瞧瞧田仲宝，定可看出他现下毒性发作，种种剧疼不住侵袭他全身。”

王元度向他望去，果然发现田仲宝双瞳已紧紧收缩，面上肌肉微微抽搐，显示出正受着无尽痛苦侵袭。他沉吟一下，伸手连点田仲宝三处大穴。

按理说田仲宝应该神志昏迷，全身失去感觉才对，可是田仲宝依然没有闭上眼睛，面上流露痛苦神情，一如旧债。

王元度暗惊，忖道：“这等毒药之性烈得惊人，居然能使点穴手法也失去作用。”

至此，他已相信田夫人之言并无虚假，当即再伸手一拍，田仲宝吁一口大气，闭上双目，就此解脱痛苦，魂归地府。

王元度转眼向田夫人望去，沉声道：“白姑娘所中的毒性也没得解救么？”

田夫人道：“容易之至，只须合体交欢，立时复原如常了。”

王元度怒斥道：“这是什么话？”

田夫人吃一惊，这才省悟起对方并非邪恶之人，岂能把这等行为，视作无足轻重之事？

她连忙道：“不那样做也可以，只须过了七日，便自可无事。”

王元度对她的话不知信好还是不信好，便向白瑶琴征询意见。

白瑶琴也拿不定主意，说道：“王大哥瞧着办吧！”

王元度觉得很伤脑筋，想了一会，突然想出一个法子。当下伸手点去，田夫人顿时双目一闭，失去知觉。

他移步走近田伯厚面前，出手一拍，田伯厚顿时恢复神智，也能开口说话，但是不能动弹。

王元度问道：“你如若想少受点活罪，记住老老实实地回答，如有一句与那妖妇所说的不符，我就让你尝尝分筋错骨的滋味。”

田伯厚露出怕死阿谀的神倩，道：“王大侠即管问，小的决不敢有半句虚假。”

王元度厌恶地瞪他一眼，才道：“白姑娘所中之毒，应以何药解救？”

田伯厚道：“小的听那该死的妖妇说过，她身上几只药瓶中，有一个红色的瓶子之药可以解得这位女侠所中之毒。”

他已转口叫田夫人为妖妇，完全是讨好对方。

王元度更感到此人之卑鄙可憎，当下又问道：“那么解救田仲宝的药呢？”

他故意利用田仲宝的情况，印证他这话的可靠性。

田伯厚道：“救田仲宝的解药是一个绿色药瓶。”

王元度道：“服下之后是不是能够恢复如常？”

田伯厚道：“那妖妇是这么说过的。”

王元度点点头，道：“你虽是说出实话，但无奈被那妖妇所愚，以为真是如此而已，我同样要为世除害，取你性命！”

田伯厚骇得大叫饶命，口中祖宗爷爷的乱喊一通。

王元度决定之事，不会轻易更改，根本不理会他说什么，伸掌一拍，田伯厚顿时没了声息。

王元度回头向白瑶琴道：“看来那妖妇所说的竟是真话，依只好等七日之后，才能复元如常了。”

白瑶琴考虑一下，很想把内情告诉他，那就是田夫人说过她在七天之内，既不能行动，复又春情荡漾，渴望与男人交欢。但这等话却又殊难开口，只好吞回胜中。

王元度向田夫人走去，决意杀死她。为世人除去大患。

白瑶琴忽然叫道：“王大哥且慢动手。”

他讶然回顾，问道：“什么事？”

白瑶琴道：“你最好问一问她的家派来历，这等擅长下毒的家派，据我所知，都十分诡秘古怪，说不定我们一杀死她，她的同党就会知道，你虽是不畏百毒，但若是全然不知敌人底细，总是暗箭难防，你说是也不是？”

这话果然很有道理，王元度道：“好，不过她若不肯说出，我决不为了此事而让步，换言之，我宁可问不出一句话，也一定要杀死她。”

白瑶琴道：“我可没要你饶她啊！”

王元度也为之一笑，道：“或者是我太紧张了，这个妖妇真是令人感到十分憎厌，恨不得早点杀死她，免得心里不舒服。”

他走到田夫人身前，出手一拍，田夫人又恢复了知觉。

王元度问道：“你出身何家？何派？外号和姓名叫什么？”

田夫人道：“我姓田倒是不假，乃是毒教双妹之一，自从我师父死了，我就是毒教的掌门人了。”

白瑶琴接口道：“那也未必，你只是双姝之一，还有一姝呢？”

田夫人道：“她是我的小师妹，姓葛名翠翠，自号毒姝，几时轮得到她做掌门人，假如这一次我得手成功，三个月之内，我就能杀死那个姓宣的老儿，然后就轮到翠翠这个小贱人了。”

这田夫人提及她仇人名字时，忍不住流露出咬牙切齿之色，可见得她乃是仇心极重之人。

王元度心头大震，却故意谈谈道：“宣老儿又是什么人？”

其实他一下子已联想到化名为乡老伯的宣翔，天下间也只有他这等一代宗匠，方能无惧于田夫人的毒药，这才会令她切齿记仇，若是换了别人，早就给她毒死了，还有什么好说的。

田夫人道：“那厮姓宣名翔，是一个外号无情刀，名叫管中流的师父，王大侠听过这人的名字没有？”

王元度摇头道：“从未听过。”

田夫人道：“前几年我被管中流所辱，暗暗跟踪，知他住在嘉定，过去几个月，我潜往嘉定直追报仇，密查之下，找到了他师父宣翔家中，谁知道这个老儿有神鬼莫测的手段，我使尽一身绝学，都不能使他中毒，反而被他暗算受伤，所以在这儿躲了数年之久，一来是避他，二来要修练秘功报仇，唉！假如我这面情镜练得成功，定教宣老儿死在我身上……”

白瑶琴讶道：“一面镜子就能杀人么？”

田夫人觉察她大有不信之急，立刻道：“那可不是一面普通镜子，那是情镜，任何人一望此镜，顿时神智颠昏，欲火焚身，定必求我欢好，这时我就可以使宣老儿乐极生悲，死在床第之上了。”

她话声略略一顿，又道：“这面情镜是柔情蚀骨派的至宝，我师父昔年用本教异宝辟毒珠，换了柔骨派的情镜，这一来柔骨派固然无法向我们毒教

施展任何媚功，我毒教之人亦无法暗算带得有辟毒珠的人。”

王元度道：“真真是一派胡言，世间哪有什么柔情蚀骨派？”

田夫人道：“怎么没有，柔骨派的掌门人欧阳媚，外号百变妖狐，据说三十多年前还在江湖上行走，天下无人不知。”

王元度啊了一声，道：“原来是她。”

田夫人道：“王大侠如是饶了我一命，愿以情镜奉献，这是无价之宝，你有此宝之后，要任何女孩子，都可以随心所欲。”

王元度冷笑一声，道：“照你所说，你有了这面情镜，也可以得到天下任何男人了？但又为何不用此镜，去对付宣翔老人？”

田夫人道：“不行，管中流练的是无情刀，心性坚忍，他的师父自然更加高明，所以我定须依照柔骨派所传的秘法，把情镜的魔力加强到无可抗拒的地步，才可以使用，你们若知那宣老儿何等精明，便会明白在没有把握以前，决计不敢让他知道我有这件宝贝。”

王元度毫不迟疑，摇头道：“我王元度平生磊落光明，要这等邪恶之物何用？”

田夫人听出他口气中的坚决意味，打个冷颤，急急道：“王大侠不知那镜的好处，也还罢了，敝教还有一件至宝，天下之人无不想拥为己有，贱妾一并献上，只要换回这条性命。”

王元度方自摇头，白瑶琴已接口道：“那是什么宝贝呀？”

王元度不由得回头狠狠地瞪她一眼，白瑶琴那么刁蛮的人，这刻似是也怕了王元度，赶快道：“小妹可不是贪心垂涎，只不过想长点见识而已。”

王元度哼了一声，田夫人已说道：“那是敝教的秘典毒经，任何人得到这本秘籍，立时可以天下无敌。”

王元度忍不住驳斥她道：“照你的说法，早该天下无敌了，但你既有宣老人这个大敌在前，我王元度在后，看来这本毒经也算不得什么宝贝之物。”

田夫人征了一怔，才道：“王大侠天生不畏百毒，贱妾也没有法子可想，但事实上得到此经的话，的确可以横行天下，难有敌手。”

她沉吟一下，又道：“实不相瞒，这本毒经分为上下两册，贱妾只有上卷，所以还不能达到精通变化的境界，如若得到上下两册，一齐参悟修练，相信王大侠这等天生异禀，也禁受不住。”

王元度心中一动，淡淡道：“我一点兴趣也没有，倒是想知道你师妹葛翠翠是怎样的一个人？”

这回轮到白瑶琴向他瞪眼睛和冷哼一声，但王元度却根本不理她，田夫人咬咬牙，说道：“这贱人无恶不作，心比蛇毒，这才迫得我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是杀死她，把毒经下卷也取到手中，一是远远的避开她，但这两条路都行不通，真是气死人。”

王元度。白瑶琴一齐问道：“怎会两条路都行不通？”

田夫人道：“我们都练过毒蛊，缘有蛊神，因此她毫不费力就可以找到我的下落，哪怕千万里之隔，也无用处。”

白瑶琴道：“那么她为何不来找你晦气呢？”

田夫人道：“我从来没得罪过她。”

王元度摆手道：“得啦！这等事咱们问她作什么？”

这句话言外之意，分明要杀死这妖女，以便上路。

白瑶琴忙道：“你的情镜和毒经放在哪里？”

田夫人支吾道：“假使王大侠肯饶命的话，贱妾立即献上！”

白瑶琴冷笑一声，道：“他纵是饶了你的性命，但我不肯饶，你也是白费心机，倒不如这样，我们一步一步的来，首先你用情镜求得我答应饶命，再去求他。”

田夫人哪敢讨价还价，道：“这情镜本来埋在地底，刚刚才挖出来，现下在我身上。”

王元度怒道：“谁稀罕这等物事。”

出手一点，田夫人身子向后便倒，业已气绝毙命。

白瑶琴尖叫一声，道：“哎呀！你急什么，我正想作出她的毒经，咱们瞧瞧着可有解救我中毒之法没有，但你却杀死了她。”

王元度道：“她都没有法子，可知毒经也无法帮忙。”

白瑶琴突然哭起来，一边咕咕哝哝地埋怨不停。

王元度头痛起来，道：“好姑娘，我错了，实在很对不起你，别哭了行不行？”

白瑶琴忿忿道：“那么你把那面情镜给我。”

王元度真怕她继续哭闹，便在田夫人身上搜索，果然找到一面用丝巾包裹着的硬物。他也懒得打开，径自交给白瑶琴。

白瑶琴道：“你不打开看看，怎知是不是情镜？”

王元度道：“一定不会错了，我不要瞧这种东西。”

白瑶琴冷笑一声，道：“你怕被它的魔力所迷，无法控制自己是不是？”

王元度懊悔地想道：“这世上大概再也找不到一个比她还要大胆任性的少女了，什么话都敢说，从不会面红，我真是倒霉，才和她走在一块儿。”

白瑶琴见他不言语，便又道：“你枉称大侠，却连一块镜子也不敢看，将来再碰上这等异教之宝，看你怎么办？”

王元度面色一沉，异常严肃地望住她。这等眼光，只看得白瑶琴浑身都不自在起来，不知不觉垂头回避。

只听王元度缓缓道：“好，我如不打开丝巾，看上几眼，谅你永远不会心服。”

他动手解开了丝巾，但见一块椭圆形的金属，银光灿烂，但上面却有两个小小人像，叠卧其上，却是金黄色的。

这两个叠卧在一起的人像，雕刻得十分细致精美，与真人无二，竟是一男一女，正在合体交欢。

王元度从来没见过这等淫亵的景象，不觉呆了一呆。旋即晓得这是情镜的背面，当下把镜子翻转，可就见了镜面了。

但见这镜面光莹晶亮，毛发可鉴，一如平常的镜子，没有什么可怪之处。

然而他多注视一眼，立时感到不对，这镜面上的反射光线好像特别强烈，有某种奇异的感觉从双眼渗透入心。

而他也顿时生出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脑海中闪掠过镜背的男女交欢人像，他很想反转过去再仔细看那对人像的姿势。他记得那个女像不但曲线玲拢，惹人之极，同时面貌娇美媚艳，也须再加细看。

他尚未翻转镜子之时，心中又泛起白瑶琴的影象，那却是她当晚裸肩露臂的背影，并非她平时的模样。

王元度大吃一惊，忖道：“我以为已忘记了她那天晚上的模样，谁知还

是藏在心中……”

霎时之间，浑身直冒热气，那高耸雪白的胸脯，以及浑圆有弹性的玉腿，在眼前浮现出来，极是鲜明。使他血液迅急奔流，百脉贲涨，灵台方寸，渐渐有点迷糊。

白瑶琴见他神情有点呆滞，立时晓得那面情镜魔力发生作用。

说也奇怪，她发觉了这一点，第一个反应竟是忖思如何能使他向自己动手，竟没有丝毫要帮助他使他清醒的念头。

她只觉自己看情荡漾，恨不得立时投身在他怀中，承受雨露之欢。到了这等时光，她自然不会考虑到她这等奇怪的反应，到底是由于田夫人的毒药催发了春情，抑是她深心中实在愿意献身给他。

反正就是如此，她自家早已欲火上焚，春情摇荡，颤声叫道：“王大哥，我在这儿。”

王元度身躯动了一下，但没有转头看她，仍然注视着那面情镜。

白瑶琴又叫道：“大哥……大哥，我在这儿，你过来吧……”

王元度声音沉浊地道：“过来干什么？”

白瑶琴道：“你要怎么样都行，快来呀！”

她的声音之中，流露出她的饥渴之情，充满了媚情荡意。

若然换了别人，莫说是被情镜魔力所迷，即使没有情镜，也很难抵抗这等魅惑媚荡的呼叫，而且任何男人都明白她的意思。

王元度身子又震动了一下，终于缓缓转头向她望去。

但见白瑶琴双颊潮红，媚眼如丝，一股春情艳态，魅惑无比。

然而王元度虎目中却射出坚毅不屈的光芒，此刻他正在与欲念对抗，其艰苦一点不下于他当日在修迷密阵，被毒蜂螫体之时，那时候他多少次都精疲力尽，要跌倒在地上。

但假如真个跌倒，必死无疑，他全凭盖世的意志毅力，奋力支撑到出了大阵才倒下。

现在虽然煎熬难当，迫他的不是肉体上的痛苦，亦不是极度疲倦，但他却晓得一旦被欲念占胜，此身从此沉沦，永远不能在欲海中自拔了，亦将失去他在武林中的一切，因此，他又一次使用意志的力量。

白瑶琴以饥渴的声音叫道：“啊，大哥，你为何还不来呀？”

王元度收起情镜，大声道：“我先把房间收拾一下，搬走这些尸体。”

说罢，起身动手，先把田夫人和田伯厚两人的尸体换起，走出房间。

他把尸体丢在另一个房间内，回来经过天井时，仰头深深呼吸几口，顿时感到欲火平息了不少，只不过在意识中，还有少许对白瑶琴肉体残余的憧憬。

回到房间，又挟起田仲宝的遗体，迅速出去，放在别的地方，然后走到厨房，舀了一盆冷水，把面庞浸在冷水中，一阵凉意，直透心中。

这一下很有奇效，竟使他脑筋清醒，欲念全消，他抹干脸上水渍，望住早晨的天空出神。

他暗暗忖道：“白瑶琴并未受情镜魔力所迷，但她似乎比我还要冲动，那种风情激荡之态，看来大有蹊跷。”

此一想法，使他十分恐惧烦恼，只因他们还须呆在一起未知多久，又由于形势所迫，他们的行动必须守秘。

这一来，他们两人比之正常之时，形迹必更亲密，也有许多机会缠在

一起，免不了互相碰触到。

例如现在他们动身赶路的话，她既然无法举步，他自然必须抱起她离开此地，这等厮磨碰触的举动，实是极大的危险。

要知王元度也是血肉之躯，眼下是全凭后天的理智，抑制着天性中的欲念，不让自己沉沦在欲海中。

可是他既是血气方刚的年轻人，又深知白瑶琴有狐媚诱惑之意，如若向她求欢，一定不会遭到反抗。

这种种奇特的情况，形成了更强大的压力，迫使他向欲念屈服，去占有那具青春的肉体。

他仰天长叹一声，心下十分犹豫踌躇，自知现在虽是能够冷静理智地分析形势，但见到她时……

见到了白瑶琴之时，他的意志会不会崩溃呢？

王元度自家又深深的叹一声，暗自忖道："我刚才虽是已逃过了一次色欲大关，可是她表现得如此奇怪，又如此勾魂蚀骨，我却是个男人，焉能抵抗得住？"

这正是他不敢立刻回去见她之故，如果她不是一定要自己抱着走路……他想来想去，脑子里乱得很，也就更加不敢回去见她了。

但老是躲在厨房亦非办法，他只能逃避一时，终究还要面对现实。因此，他极力筹思解决之法。

想了很久，还是没有妥善解决之法。他便动手生火做饭，把白瑶琴丢在那儿，暂时不去理会。

饭熟场开之后，他没有动手盛饭，也没有送去给白瑶琴进食之意，却反而取出那面情镜，沉吟把玩。

自然他大有深意，乃是想找寻出此镜的魔力有没有破解之法，好在白瑶琴不在眼前，尽可不用顾忌。

说也作怪，此镜在这刻却一如普通凡俗之物，毫无奇奥之处。他又收了起来，长叹一声，走出厨房。

第二十九章　葛翠翠香吻传剧毒

才走到天井中，突然一阵冷冷的声音贯入耳中，却是一个女子口音，虽如此冰冷，却仍然很悦耳。

那女子道："你意欲何往？"

王元度吃惊地回头望去，但见后门已打开，一个女子站在门口，身上一袭粗布衣裳，乍看宛如寻常村女。

但她的举动以及娇美白皙的面貌，却显示出她并非寻常之人，也看不出她的年纪大小。

这是因为她看起来好像是个少女，但细细看时，又好像已经有二十七八岁。在那时候的女子，鲜有二十七八尚属云英未嫁之身。

王元度拱拱手道："姑娘贵姓芳名？"

那女子道："好笑得紧，这话应该我问你才对。"

王元度道：“在下王元度，甚望姑娘赐告姓名，以便称呼。”

那女子道：“称呼是假，你想从我的姓名之中，看看能不能想出我是什么出身来历，是也不是？”

王元度道：“不敢相瞒姑娘，果有这意思。”

那女子道：“我的姓氏你决计没有听过。”

她双眼上上下下地打量对方，话声停歇一下，才道：“你到我家干什么？”

王元度大为惕凛，道：“原来姑娘是本宅主人，那么原住此处的田夫人，便不是真的屋主了？”

那女子道：“谁说她不是？”

王元度点点头，道：“那么你们两位都是本宅主人了？”

说话之时，已暗暗运功聚力，准备出手。

那女子态度暧昧地冷笑。下，道：“不对，我老实告诉你，我只是田大嫂的邻居。”

王元度仍然小心戒备，但表面上却装出释然的神情，说道：“那太好了，在下本来怀疑你们是一家人呢。”

那女子道：“我也没有说和她不是一家人，但这话暂时不提了，我请问你一声，你烧熟了饭，为何竟不取食？”

王元度道：“在下心事重重，所以食不下任何东西。”

那女子道：“这话倒是不假，刚才你看的是什么物事？”

王元度道：“是面古镜。”

那女子道：“给我瞧瞧。”

王元度道：“不行。”

那女子道：“此镜可是你的么？”

王元度道：“不是我的。”

那女子道：“那么是田大嫂的了，你抢劫她的东西，又把她害死，自己可曾想到这等行为有点欺人太甚么？”

王元度道：“姑娘到底是谁？”

那女子道：“我姓葛，名叫翠翠，只是乡村中一个无知女子，你自然不会知道。”

王元度面色一沉，道：“令师姊曾经提起过葛姑娘，说你就是与她齐名的毒教双姝之一，看来葛姑娘的武功比令师姊强胜许多。”

葛翠翠道：“什么毒教双姝？我就是毒姝葛葛翠，谁要跟她排在一起？但闲话少说，你交不交出情镜？”

王元度笑道：“这倒干脆，我也爽快奉覆一声，不行。”

葛翠翠冷笑一声，道：“这面情镜在你手中，从此可以在天下女人丛中，予取予携，所向披靡。但这也不要紧，你若然定要拥取此宝，须得答应我一个条件。”

王元度心想此女不知何时潜入宅中，可曾先向白瑶琴使了手脚？因此他不敢太过得罪她，随口道：“什么条件？”

葛翠翠道：“你把毒经献出，我就把情镜送给你，各行各路。”

王元度道：“假如我献出毒经上卷，你就不向我们寻仇生事了，是不是这个意思？”

葛翠翠沉吟一下，才道：“本教向来是睚眦之恨，亦必报复，像这等大

事，岂能轻轻放过了你？”

王元度微微一哂，道：“照姑娘这样说来，你竟是毒教中最宽宏大量之人了？”

葛翠翠似是冷不妨他这一笑，竟是如此的丰神俊逸，只瞧得怔了一怔，才道：“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王元度道：“姑娘自家说过，贵教之人，向是睚眦必报，但你却可以宽恕在下杀死令师姊之仇，也甘愿放弃那柔骨派之宝，只要我献出毒经，就各行各路，互不相犯。这等条件听起来还不宽宏大量么？”

葛翠翠道：“你晓得就行啦，毒经呢？拿来给我。”

王元度谈谈道：“我还想知道一些事，例如你何时潜入此宅的？还是一直埋伏在宅内某一处？”

葛翠翠怎知他的用心乃是设法探出白瑶琴有没有遭她伤害，在目前的情势之下，王元度实是不能抽身去查看，亦不能透露出这种担忧，免得被对方瞧出了弱点。

她道：“我刚刚赶到的。”

王元度道：“当姑娘见到会师姐尸体之时，有何感想？”

葛翠翠讶道：“你问这些干吗？”

王元度道：“姑娘如若从实赐答，在下便可以晓得姑娘的为人了。”

葛翠翠道：“原来如此，不过我自家也不知道见了她的尸体之时，会有什么感想？”

王元度皱眉道：“姑娘这话怎说？”

葛翠翠道：“因为我至今还没有见过她呀！”

王元度道：“姑娘如若不曾见到令师姊的尸体，为何晓得她已经身亡？”

葛翠翠道：“我们毒教中人，便有这种本领，她刚才一死，我立时有了感应，迅即赶来，一进此屋，就见到你在审视那情镜，此镜乃是师姊从不离身之宝，由此可知你就是加害她的人。”

王元度暗中松一口气，想道：“如若她这话属实，则她尚不知白姑娘的情形，假如那毒经上卷是在我手中，我真怀疑会不会交给她，以求相安无事之局？”

只听葛翠翠又道：“照理说，你见我出现，应该有某种反应才是，但你却没有这种反应，莫非这面情镜已经失去了魔力？”

王元度听不懂她话中之意，道：“在下应有什么反应呢？”

葛翠翠道：“我看你拿镜的手法，便知你未得秘诀，不晓得运用此镜之法。照理，你应该像野兽般向我扑来才对。”

王元度点头道：“这话有点道理，我只是天生自制力特强而已，并不是此镜失去魔力。

姑娘是否相信在下之言？”他忽然觉得葛翠翠样子既长得美丽悦目，为人也相当老实。在她身上，似乎找不到邪恶的气质。

葛翠翠当下道：“信便如何？不信又如何？”

王元度道：“假如姑娘相信在下之言，在下便从实奉告，那卷毒经不在我手中，在下此生从未见过。”

葛翠翠面色一变，道：“听起来你似乎不肯把毒经还给我。”

王元度道：“在下从未见过毒经，教我如何给你呢？”

葛翠翠道：“恐怕实情并非如此吧！”

王元度双眉一耸，道：“在下生平不打诳语，姑娘爱信不信，那是你的事，在下说过毫不稀罕此镜，这意思是可以把情镜给你，咱们就各行各路，互不侵犯。”

葛翠翠怜悯地摇摇头道：“你的气概诚然可佩，但其实却是不识时务之人。”

王元度的气反而平了不少，道：“你说在下是不识时务之人，那就是说你相信定能赢得在下了？是也不是？”

葛翠翠道：“不错，我老实告诉你，敝教最擅长跟踪报复，手段诡秘难防。任何人只要惹上了敝教之人，便有如附骨之疽，终身不得安宁，至死方休，你纵然是天大英雄，也难逃我的毒手。”

王元度道：“姑娘别忘了令师姊乃是死在我手底，你只不过是她的师妹而已。”

葛翠翠道：“原来你因此之故，便以为无须怕我，其实你真是大错特错。我和她固是同出一师所传，但成就完全不同。在用毒方面，我们各有千秋，难分轩轾。但论起武功，她可就远比不上我，你不信的话，不妨出手试一试，但在动手以前，我仍愿提醒你一句，敝教中人例是睚眦必报，一旦为敌，终身不解。”

王元度心中迅快地盘算道：“我虽然不怕她，但也犯不着与她终身为敌，假如她是个邪恶妖女，情势又不大相同。因为我可以毫不留情地杀死她。但她既然不似是邪恶之人，问题就棘手得多了……”

葛翠翠耐心地等待他作最后的决定，美眸凝注在对方面上，在她目光中，找不到一点杀机。

王元度缓缓道：“武功方面不必试了，在下相信姑娘一定比令师姊高强，在下甚望姑娘能信得过在下的话，那卷毒经的确不在我手中。”

葛翠翠沉吟一下，才道：“我不相信。”

王元度无奈地耸耸肩，道：“姑娘坚不相信，在下也没有法子。”

葛翠翠道：“你先把情镜给我。”

王元度道：“使得。”取出情镜，递了过去，口中说道：“在下只是表示诚意而已，不勉强姑娘。但假如你因此而相信了在下，从此不再相缠，自然最好不过。”

葛翠翠接镜在手，打开包裹的布，道：“你当真看过此镜么？”

王元度不知不觉转眼望去，目光触及镜面，突然心情大起波动，一方面感到恍惚迷惘，一方面欲火腾升。

只听葛翠翠发出吃吃笑声，以便提醒他有女子在他面前。他深深吸一口气，屹立如山，一转瞬间，丹田中透出的一缕真气，已走遍了全身经脉穴道。

他冷冷道：“姑娘施展此镜魔力，不知是何用心？”

葛翠翠现出惊讶之色，道：“你有如此定力，无怪师姊栽在你手中了。”

她迅即收起情镜，又道：“我劝你还是把毒经交出来的好。”

王元度忽然想通了一个道理，那就是面前这个美女，由于某种特别的训练，变成了死心眼之人，她只要认定了一件事，任何人也很难使她改变，这正是毒教中人为何一旦寻仇，一辈子都苦苦纠缠不休的道理了。

但想通了这个道理根本无济于事，他烦恼地摇摇头，道：“在下平生说

话，从未无人不信，即使是在下的敌人，想不到姑娘竟是坚不相信。”

葛翠翠道：“你晓得我不会相信就行啦，把毒经抛出来吧！你交还毒经的话，我一定信守诺言，永不再找你麻烦。”

王元度道：“我没有拿到毒经，叫我如何交出？”

葛翠翠道：“好吧，我们走着瞧……”转身欲行。

王元度道：“姑娘且慢。”

葛翠翠转回身子，道：“什么事？”

王元度道：“姑娘打算到什么地方去？”

葛翠翠道：“我去哪里与你何干？”

王元度道：“好吧，在下不问姑娘意欲何往，却要请问一声，你当真不相信在下没有拿走毒教的毒经么？”

葛翠翠道：“我如若回答说不相信，你便如何？”

王元度面色沉一沉，道：“若然如此，在下迫不得已，只好先发制人了。”

葛翠翠冷笑一声，道：“你先发制人？真是笑话，我瞧在你送上情镜的面上，才暂时不动你，哪知你不识进退，反而想自讨苦吃。”

王元度冷冷道：“是不是自讨苦吃，动过手方知。”

葛翠翠好像极力忍住气恼地道：“你真是不到黄河心不死么？”

王元度道：“不错，在下也是顽固之人。”

葛翠翠道：“那么我只好让你吃点苦头了！我数十下，数到第十之时，你便即刻栽跌呻吟惨哼，听见了没有？”

王元度道：“听见了，假如在下不倒，便又如何？”

葛翠翠道：“没有不倒之理。”

王元度道：“在下说过也是顽固之人，所以还是要再问一声，假如我不应声栽跌，姑娘便怎样说？”

葛翠翠道：“若然如此，我就当场自杀。”

王元度骇一跳，道：“不必如此严重，只要你从此不向我纠缠，也就够了。”

葛翠翠道：“不行，我说过我自杀就是自杀。”

王元度道：“这又何苦呢？难道你的性命在你眼中竟是如此的不值钱么？”

葛翠翠道：“你一定会应声跌倒，我何必担心性命？”

王元度道：“话不是这样说，万一在下撑得住，你岂不是白白丢了性命？”

葛翠翠执拗地道：“决计没有这种事。”

王元度气不过她，真想由得她去，但转念一想，此女如此顽固执拗，根本不必试探她到时会不会当真自杀！像她这种人，说不定真的不把性命放在心上。

他忍住了性子，道：“算了，咱们不必试啦！”

葛翠翠冷笑道：“你后悔已太迟啦，这场苦头你是吃定的了。”

王元度不禁大为生气，心想：我只是不忍心见你自杀，才要你取消，岂是当真害怕了你？

事实上他既然无法取消此事，只好不再做声。

葛翠翠道：“你准备好了没有？”

王元度懒得回答，也不睬她。

葛翠翠冷笑一声，便开始念出数目。

王元度耳中听见葛翠翠不徐不疾的念出数目，才数到第三，便发觉她声音之中，含有极坚决自信的意味。

换句话说，任何人从她那坚决的声音中，也听得出她极具信心，认定数到第十之时，王元度必定栽跌。

这自然是她曾经向王元度施毒的结果，而这种毒物的力量，其发作的时间，又能听她控制。

眨眼间她已数到第七下，王元度不由得迅快掠过一念，那就是假如他安然屹立的话，她到底会不会自杀？

如若她一定自杀，则他是否要负起害她之责呢？虽说这是她自己找的麻烦，可说是咎由自取。然而在良心上来说，这个美貌女子如此轻易就断送了一命，未免过于残酷，于心何安？

他的念头一掠即过，葛翠翠已念完第八，樱口微张，就快要念出九字。在她声音中，依然极具信念。

她的信心几乎使王元度放弃了一切假定。因为她能够使他倒下的话，她就不须自杀了。

这真是简单不过之事，王元度心中一笑，暗念假如她能够使自己一交跌倒，自己何必再伤任何脑筋呢？

说得迟，那时快，葛翠翠樱唇一张，以坚决有力的声音，念出十字。这一下响声，宛如铁锤一般，震得王元度脑袋生疼，全身发软。

这是什么道理？王元度可没有时间去想，但他却不想而知一件事，那就是他还支撑得住，一定不会倒下。

他想是这么想，到底仍然一跤跌倒，身子碰在石头砌成的天井地面，发出砰的一声。

这一跤摔得很结实，如若是常人，非摔个半死不可。

葛翠翠仰天一笑，声音中尽是得意之情，道：“你虽然有超凡绝俗之功，害我连使了五种毒物，仍然无法伤你。但我毒姝岂是一般的使毒庸手？这五种毒药在你体中结合起来，另生变化，饶你是铁打的英雄，也得倒下。”

王元度头疼欲裂，不禁发出呻吟之声，道：“葛姑娘打算杀死我么？”

葛翠翠道：“你是世间少见的英雄人物，我杀了你有何用处？只要你献出毒经，咱们是一了百了，无怨无仇，你看这样可好？”

王元度道：“难道在下的活罪就如此白受了不成？”

葛翠翠道：“我老实告诉你吧，假如你不服输，还有得苦头吃呢！在我毒教中人来说。

我已经太不够心黑手辣了。”

王元度呻吟两声，才道：“照姑娘这么说，在下幸而不死，竟还得感激姑娘开恩才对？这是哪一国的道理？”

葛翠翠冷笑一声，道：“随便你，假如你还要逞英雄充好汉的话，我就略施手段，让你晓得本教这五毒聚顶大法的厉害。”

王元度道：“在下想不通姑娘何以坚不相信在下的话呢？”

葛翠翠冷冷道：“什么？你还是坚持不知毒经下落么？你如若还执迷不悟，可别怪我出手狠毒了。”

王元度道：“在下千真万确地不知毒经下落，照理说，在下只不过是一个过路之人，从来不识贵教之人，纵然得了毒经，又有何用。况且天下谁不

怕死？在下设若送了性命，那本毒经要之何用？”

他这一番话合情合理，任是再刁蛮偏激之人，亦不能不承认他讲得很对，谁知葛翠翠反而仰天冷哂数声，道：“算了，算了，你以为这一番做作便可以瞒得过我双眼么？”

王元度一怔，道：“我如何做作了？”

葛翠翠道：“你长得如此英俊，一定是被我那淫邪的师姊看上了，选为面首，于是你就渐渐识得本教许多功夫了，不然的话，任何人走入这间屋子，决计活不上两个时辰，对也不对？”

王元度想道：“我怎知对不对？反正我本身不畏百毒就是了。”

当下说道：“姑娘实是夹缠不清而又不肯相信旁人的人，在下深感头痛，咱们长话短说，你想怎样对付我，即管请便，反正在下纵是切腹剖心，亦难邀姑娘的相信。”

葛翠翠泛起似笑非笑的表情，美眸中充满了杀机，道：“你自己以为长得很漂亮，所以认定我不会杀你么？”

王元度道：“天知道在下有没有这种荒谬的想法，在下此生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频频赞我英俊漂亮之言。”

他苦笑一下，又道：“可惜的是在下听到姑娘夸赞之时，却是在这等情况之下。”

葛翠翠举步迫近他，冰冷的目光俯视着他，缓缓道：“我再给你一次机会，到你熬不住之时，速速献出毒经，还可以活命，本教之人向来说一不二，决无反悔。”

王元度叹口气，道：“好吧，在下不妨试一试。”这时他暗暗催动血气，功行全身经脉，不但四肢百骸已恢复了气力，甚至连头也不疼了。

他当即坐了起身，葛翠翠目光闪动，蹲下身子，与他面面相对，王元度已嗅到她头发或是她面上的香气。

葛翠翠皓白的面庞越迫越近，王元度似是被什么力量吸住，竟不会闪避。只听葛翠翠说道：“你的功夫实在已练得很不错，可惜不知进退，自取灭亡！”

她的呼吸和口脂香气都扑到王元度面门，令人颇生遐想，如若换了旁人，定必心醉神迷，发生反应。

王元度自然毫无动静，葛翠翠眼中闪过了惊讶之色，玉脸更移近了一点，柔声说道：“我告诉你一件秘密可好？”

王元度尚未表示意见，她已接着说道：“我很喜欢你呢！”说罢，娇红的樱唇向前送去，一下子就贴在王元度的嘴上。这等艳福，王元度做梦也没有想到。

但使他更惊奇的是她的香舌居然送了过来。塞入他嘴内。王元度很难说得出这一种什么滋味，总而言之，他晓得葛翠翠这一招决计不单纯为了表示情爱。相反的这一定是她最厉害的下毒手段。

他立时把全身经脉封闭，运聚功力，以便对抗任何剧毒的发作。谁知葛翠翠干脆全身瘫伏在他怀中，双手绕过他后脑，紧紧抱住他的头，使四片嘴唇如胶似漆地粘贴在一起，久久不曾分开。这等情景，简直不是香艳缠绵四字所能形容得出。照她这种热烈投怀送抱的表现，实在可以判断她已动了真情，因而不由自主地献上香吻。

王元度的理智好不容易战胜了情欲，凛惕地想道：“我既是光明磊落的

大丈夫，岂能如此占她便宜？”他猛可一扬头，四片嘴唇分开。但葛翠翠仍然是双手抱住他的颈子，娇躯卷伏在他怀中。

王元度长长吁一口气，道：“姑娘险险使我王元度变成浪荡无行之徒了，咱们萍水相逢，毫无名份，岂能如此亲昵？请姑娘快快放手，在下决计不能败坏姑娘的名节。”

葛翠翠本已媚眼如丝，两颊如染胭脂，娇艳无比。听得这话，顿时红晕尽褪，双目睁大，显然已恢复理智。

她喃喃道：“太迟了，太迟了。”

王元度不懂这句“太迟了”是什么意思，瞠目道：“姑娘说什么？”

葛翠翠道：“我毒教中有一条规矩，凡是使出这香吻使毒的功夫，不是结成连理，就得同归于尽。”

王元度吃一惊，道：“同归于尽？假如我是不堪匹配之人，你岂不是永远不许使出这等功夫？”

葛翠翠道：“我们毒教又有规定，假如我自残一肢，即可代死，因此之故，你是必死无疑，我也得陪上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呢！”

王元度道：“那么姑娘打算陪上一只手呢，抑或是一只脚？”

葛翠翠面色一沉，不悦地道：“事至如今，你还有心情开玩笑？”

王元度但觉脑际掠过一阵昏沉沉的感觉，心知这是她香吻中传过来的剧毒，已经开始发作。

他剑眉一皱，道：“姑娘这等传毒功夫，实在骇人听闻，你自家纵然不致中毒，但万一此法竟不能使敌人毙命，岂不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葛翠翠道：“绝对不会有这等事，你即管放心。”

王元度啼笑皆非地想道：“如若绝对能致敌死命，我才不放心呢！”

只听葛翠翠又道：“我自从练成这一门功夫，从来都未使用过，你还是第一个尝到滋味的人，假如你不是长得如此英俊漂亮，我才不肯使用这等手法呢！”

王元度苦笑道：“照姑娘说来，在下应该受宠若惊才对，啊！我的头好晕。”

葛翠翠突然展开玉臂，热烈地搂抱他，急切地道：“快告诉我毒经何在？我得到这一卷毒经，才有法子抢救你一命，但愿你肯相信我。”

王元度闭起双眼，道：“在下平生从不打诳，的的确确不知那毒经何在。”

葛翠翠的声调变得很悲哀，道：“天啊，这话可是当真？那么你已是非死不可了？”

王元度道：“在下将以全身力量，与剧毒对抗，如若抵抗不住，那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葛翠翠道：“你不必运聚功力了，我施放的剧毒毒性很奇怪，你越是运力抵抗，就发作得越快，假如你完全放松的话……”

她一边说，一边从囊中拿出一粒碧绿的丹药，塞入王元度口中，一股清香之气，布满了齿颊。

她接着道：“加上我这一粒解药，你还可以多活一会儿。”

王元度忍不住道：“姑娘坚决认为在下已取得毒经上卷，又深信在下到了生死关头，定必供出真话，所以才使出这种毒辣手段，谁知在下的确没有得到毒经，无从奉上，这么一来，在下固然难免一死，但姑娘也得自残一胶

了。”

葛翠翠以半蹲半跪的姿势，用整个身躯和心灵拥抱住他，自然地流露出一种奇异的热情。

她喃喃道：“你说什么啊？”

王元度道：“姑娘可是害怕么？”

葛翠翠艳丽的面上，初时泛起怒容，但却一闪即逝，深深叹息一声，道：“事到如今，我也无须嘴硬，我的确很害怕，我不但害怕我将要自残一肢的命运，也不敢想像你死在我怀中的情形。”

她眼圈一红，涌出满眶情泪，又道：“我许久以来都未曾回忆过小时候的事情了，但现在却忽然都涌上心头，唉！我本来是个心地良善懦弱的女孩子，连田地里的虫蚁都不忍心弄死，然而我现在却变成了最恶毒的人。”

王元度想不到她忽然会说出悲鸣似的内心秘密，怔了一怔，道：“其实你还不算是很恶毒的人。”

葛翠翠道：“就算不是最恶毒的，也可以排在第二名第三名了，近几年来，我毒杀了不少人，都是本教的仇敌，我竟是完全无动于衷。”

王元度道：“那些行为固然是莫大的罪孽，不过事情既然已过去，而你要是知悔的话，从今改过自新，还是来得及的，你最好把过去的事都忘掉，重新做人。葛翠翠摇摇头，随即把面庞贴在他颊上。她的动作完全是逃避现实的姿态，并没有半点色情的意味。王元度听到她低低的抽咽之声，她的娇躯轻轻地震动，使人觉得她是如此的孤单可怜，不禁大是悯然。

但他的理智又告诉他，这个美艳女郎其实比蛇蝎还要毒得多。虽然是在纵体投怀，香舌暗度这等香艳缠绵的情景中，仍然能杀人于无形无声。他很想推开她，但无奈这时他头晕眼花，四肢乏力，使他很怀疑自己这一回能不能抵抗得住她施放的剧毒。只听她用梦呓似的声音说道：“王元度，你可曾知道？我有生以来，从未看得上任何一个男孩子，但你却是我第一眼瞧见之时，便已震撼了我的心弦。”

王元度只好叹一口气，想道：“你如不看得起我，我或者不会这么倒霉呢。”

葛翠翠又道：“我平生服高于顶，从来不把男女之情放在心上，但从今以后，却是逢人只怕说因缘，命运才是最可怜了……”

她幽幽的长叹数声，王元度但觉颊上一片凉润，分明已被她的粉泪打湿了，不禁亦感到凄然。

“她这一句命运才是最可怜，果然可教千古不遇的才人同声一哭！听她的吐属，似是精通文事，无怪她既十分自负，又十分自怜。”

他沉重地想着，思路忽转，忖道：“假如我仍然能够无恙，则我能不能出手杀死她呢？”

葛翠翠用如梦如幻的声音说道：“许多年前，姚阿姨曾对我说过一段故事，她说从前有一个少女，一天在湖边闲步，忽然见到一个人在柳荫下垂钓，她便走了过去，瞧瞧他钓到些什么鱼……”

王元度讶想道：“她怎的忽然讲起故事来了？”

葛翠翠已接着在他耳边柔声道：“那少女刚刚走近，但见那人的钓竿一挑，已钓起一条肥大湖鲤。那少女忍不住惊叫一声：‘好大的鲤鱼啊！’那人回头一望，却是个二十左右的少年，两人目光相遇，陡然间都起了一种异样的感觉，那少年不知不觉松了手，噗通一声，那属湖鲤掉回水中，而他却还

不晓得。那少女不觉展眉一笑，道：‘呆子，你的鱼呢？’少年低头一看，这才知鱼已掉了，但他毫不在意，说道：‘我天天来这儿钓鱼，你还会来么？’“”那少女点点头，又向他笑一笑，这才飘然而去。次日，少女在同样时间，禁不住向湖边溜去，但到了那地方，却没有见到少年，她认得清清楚楚，决计不会走错地方。放眼四看，但见湖水澄碧，杨柳垂岸，夕阳染出满天霞彩，一切与昨天都一模一样。“”那少女凝伫良久，这才归去，第三日第四日，她总是到湖边来走上一转。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她已经养成习惯，每当夕阳西下，总要到湖边走一趟。“”晃眼走过了十多年，她还是照旧踏着夕阳，走向湖边，这一日，她慢慢走到湖边，忽见垂柳之下，有一个人持竿垂钓。她走近去，望着那人的背影，心中紧张得透不过气来。过了好一会，她才喂了一声，那人听到声音，回转头来。“葛翠翠说到这儿，自个儿喘一口气，好像她也觉得很紧张似的。王元度忍不住问道：“那人是不是以前的少年呢？还认得出来么？”

葛翠翠道：“那少女定神一瞧，那人一点都不像那个少年，不由得大为失望，深深叹一口气，转身要走。却听那男人说道：‘姑娘在十多年前，可曾在这儿碰见过一个人么？’少女吃一惊，但并没再回转头，应道：‘是的，你怎会知道？’那男人道：‘我是他最要好的朋友，他那天晚上，把遇见姑娘之事告诉了我。’“”那少女道：‘他现下在哪里？’那男人道：‘第二日早晨，他就被征调去当兵，连我也没来得及给他送行。’少女默然良久，才道：‘那么你为何现在才告诉我？’声音已有点酸涩。“”那男人缓缓道：‘我也是昨天才回到老家，便去拜候他的双亲。他的母亲拿出一封家书，那是他十多年来唯一的一封家书，书中附有给我的几句话，托我到湖边来告诉你，向你道歉。他说情非得已，望你不要怪他。’少女过了一会，才淡淡道：‘我怎地怪他呢！’口气虽然平淡，但显然已经鼻塞，声音略略不同。“”她悄然走了，但此后仍然在夕阳西下之时，在湖边漫步，那个男人再没有出现，她也不去追查。因此之故，她一直都不知道那少年的姓名，也不知道他的生死。“葛翠翠用凄婉的声音，说完这个故事之时，王元度不觉听得傻了。心想世间难道具有这等事情？葛翠翠说这故事之时，已经过了中午，可是她在叙述初遇之时，面上还泛起鲜艳的红晕，仿佛是恢复了青春一般。她望望王元度：“其实那少女就是姚阿姨自己了，我不告诉你，你也会猜得到，对不对？”

王元度道：“在下决计猜不到。”

葛翠翠用他肩头擦去眼泪，道：“也许我将来会夜夜梦见你，像现在这般紧紧的抱着你。”

王元度不知如何开口才是，索性不答。

葛翠翠又道：“我以前常想，姚阿姨只和那少年对望了一眼，难道就当真如此情深一往，一辈子魂牵梦萦，永远不忘么？但现在我才知道，有时候只须看上一眼，就没有法子忘记了！”

王元度在这种悲感的气氛中，真恨不得马上死掉，好让她一辈子魂牵梦萦，免得她突然发觉自己竟是使君有妇，因而使她不但无所追忆，甚且会变得极度的仇恨。

但他偏偏不死，反而连刚才那一阵阵侵袭脑袋的昏迷之感，也消失无踪。

他暗中一运气，晓得全身气力完全恢复，当下在心中长叹一声，突然间功行指尖，轻轻一点。

葛翠翠顿时全身瘫软，双目紧闭，昏死了过去。

王元度迅即伸手抱住他，以免她摔跌地上，一面站了起身，忖道：假如不是有白瑶琴在的话，我看今日只好闭气装死了。唉！当她回醒之后，发觉这一切之时，她一定会以为坠入我的骗局之中，但无知道我当时的确中毒无力，才会任得她依偎拥抱，让她说出了内心的秘密。

他怀着无限歉疚之情，把这个一见面便钟情于自己的美艳女郎抱起，安置在一个房间内，三个时辰后，穴道自解，他房一瞧，但见白瑶琴还好好地坐着，这才稍为放心，匆匆道：“咱们快走。”

白瑶琴道：“好的，刚才你去了这么久，使我悬念忧虑之极，猜想你一定是发生了问题，只恨我已失去行动之力，是以没有法子赶去相助。”

王元度一听她说出失去行动之力这话，顿时头大如斗，晓得这个麻烦实是非同小可。

只因他们目下的处境本已大为不利，那一元教正展开罗网，搜寻他们的踪迹。王元度武功卓绝，自然没有什么畏惧，可是问题出在他须得尽快营救钱万贯，这救人之事，自然以暗中行事为宜。

因是之故，他和白瑶琴定须行踪诡秘和迅速才行。目下白瑶琴既然丧失了行动之力，焉能躲得掉一元教的搜索？谈到救人，更是一大累赘而已。

这等形势上的突然变化，使王元度陷入十分不利的处境。再加上白瑶琴性子刁蛮，人又长得如此美丽，若是抱着她到处走，她不管事态如何严重，一味胡闹，不住地勾引自己，说不定什么时候失去了控制力，便坠入她的温柔陷阱之中了。

这些问题想一想就烦死了，何况现下又多了一个毒姝葛翠翠，她势必不肯干休，苦苦追踪，无形中又多了一个扎手强敌，他本人倒不怕葛翠翠，却替白瑶琴担心，万一被葛翠翠追到，暗中施毒，白瑶琴决计难逃杀身大祸。

虽然情势是这么不利，使王元度如此烦心，但他表面上一点都不表露出来，微微一笑，道：“我在后面果然发现了一个敌人，不过已把她制服了，我们赶紧离开田家村，大概就不会有什么后患了。”

白瑶琴道：“你没有杀死她？”

王元度道：“人命关天，我怎能轻开杀戒？”

白瑶琴道：“不行，大凡是这等邪门外教之人，记仇之心特盛，气量最小。她只要恢复自由，立即就会找咱们报复，哪怕追到天涯海角，也绝不罢休，所以我们不得不先下手为强，来个暂草除根，以绝后患。”

这话道理十足，但王元度摇摇头。道：“她如是执迷不悟，下次撞在我手中，才取她性命可也。”

白瑶琴怔了一下，回味他坚决的口气，忽然笑道：“哦，我明白了，那个敌人一定是个年轻姑娘，对不对？”

王元度道：“是的，但我并不是……”

他分辩的话尚未讲出，白瑶琴已插口道：“她一定长得好美，是也不是？”

王元度道：“不错，但你听我说，她的为人不比这田夫人……”

白瑶琴淡淡一笑，道：“不用说啦，我知道她的为人一定很不错，甚至她见你如此英俊萧洒，或者动了春心也未可知。”

王元度眉头一皱，道：“你千万别乱讲。”

白瑶琴轻轻地笑道：“我没有说错吧？她一定很喜欢你，有没有这回

事？”

王元度道：“我不跟你多说了，咱们走吧！”大步走到榻边，本拟背她上路，但白瑶琴已极缓慢地伸出双手，他只好改为横抱之法，迅即走出这座屋子。

村中的人，都惊讶地望住他，王元度也不理会，放步疾奔出村，沿着大道，飕飕向前奔去。

一路上，自是不免受行人讶视，如此一直走到中午，恰巧走到一段荒凉山路上。王元度前后一望，杳无人迹，立即舍开大路，奔人山间，找到一个避风隐秘的处所，把白瑶琴放下，道：“咱们这样走法，太以惊世骇俗，一元教之人闻风而来，很快就可以找到咱们了。”

白瑶琴道：“那么你打算怎么办？”

王元度道：“我还没有什么好主意，但目前我独自先去附近找点吃食，拿回来与你充饥，再详细研究可行之法。”

白瑶琴睁大双眼，道：“什么，你把我一个人放在这儿？”

王元度道：“我很快就回来，不必挂虑。”

白瑶琴心知非如此不可，但仍然叹一口气，可怜兮兮地望住他，道：“好吧，但你回转来之时，别忘了带一份礼物！”

王元度奇道：“什么礼物？”

白瑶琴道：“或者是奠礼，或者是贺礼，现在还说不定是哪一样。”

王元度微微一笑，道：“你这话恕我鲁钝，竟听不懂。”

白瑶琴道：“你回来之后，如是见我已死，自然要送点奠礼，再弄点香纸之类吊祭一番，如若我没有死，却已嫁了别人，你岂不是要送贺礼么？”

王元度道：“那就奇了，你打算嫁人么？”

白瑶琴道：“不是我打算如此，但假如有人路过见到，欺我不能行动，定要娶我作妻妾，我又有什么法子？”

王元度笑道：“这个想法倒也有趣，世上哪有这等事情？但无论如何，我答应尽快地赶回来就是了。如若有人定要娶你，你喜欢嫁他，那是另当别论，如若不愿，不妨设词敷衍，拖延时间，等我赶回来，好好地教训那厮，你看怎么样？”

白瑶琴道：“纵然我认为不要，你也是仍旧要走一趟，因此只好认命啦，但我先告诉你一声，我认为我很可能被毒教那女孩子害死！”

王元度道：“我倒不信她有这么大的本事，咱们一路行来，才走了两个时辰还不到的时间，而她却须三个时辰才能恢复自由呢！”

白瑶琴无可奈何，道：“算你有道理，我在这儿等你就是了，你可得快去快来啊！”

王元度点头应了，放步急奔，霎时已回到大道上。他再往前奔，大约走了六七里路，便到村中求宿。

原来他深感如此抱着白瑶琴走路，实在不是办法。尤其是她往往把头面贴向自己的面颊，太过亲昵。却不知她是乏力使然，抑是有意厮磨诱惑？

因此他想找个隐僻之处，躲到晚上，始行上路，假如到村落借宿，碰上了可靠的人家，他可考虑把白瑶琴暂时留下，自己独自赶去营救钱万贯，免得误了大事。

他奔入村中，但见此村竟有百来户人家，当下在村口的小杂货铺讨点茶喝，顺便与那老头子闲聊一下，听知最近两天来，大道上一直有飞骑往来，

与平日的冷落，大不相同。

这老头子打开了话匣，东谈西扯，倒教王元度毫不困难地就知道这村干名叫葛村，哪几家是有钱的，在这几家当中，哪一家最大方慷慨等等。

他根据老头子的话，到东首的一家，果然见到了那乐善好施的葛根伯。那是个秃顶微胖的老者，相貌和蔼。

王元度托词说有两个朋友走不动了，要他购买食物回去。葛根伯立刻命人替他张罗，并且还借了一个水壶给他，王元度跟他闲扯了一会，心中已经有数，食物一弄好，便道谢辞出。

他到了大道上，反正路上无人，是以施展开陆地飞腾之术，简直快逾奔马。

不一会，已回到那一段山路上，尽快地往回赶，依循旧路，抵达那隐秘处所。他虽是坚信不会发生意外，但走到切近，竟也不免提心吊胆，拨开树丛，钻入那浅浅的山洞内，只见洞内哪有人影？

王元度这一惊非同小可，背脊出了不少冷汗，一面把眼四瞧，寻找任何线索痕迹，一面寻思道：“这就奇了，难道一元教之人一直紧缀在后，趁我离开之时，乘虚而入，竟把白姑娘劫走了？”转念又想道：“落在一元教手中，还有得救，若是落在葛翠翠手中，那就非糟不可了。”

突然一阵呻吟之声，从洞口传人来，王元度虎躯一震，返身跃去，则一声，冲开浓密的树丛。但见那堆积满干枝枯叶的地上，躺着白瑶琴。

她的姿势古怪得很，双脚是跪屈地面，上半身却向后仰卧，以致王元度不敢立刻碰触她，打量了一下，问道：“白姑娘，你怎么啦？”

白瑶琴见他出现之时，已露出宽慰之容，停止了呻吟，道：“我……我浑身无力……”

王元度道：“这一点我也知道，但你怎会挪到这儿呢？”

白瑶琴欲言又止，嗫嚅了一会，才道：“我好不容易爬到这儿来，全身气力都用尽了。”

王元度弯腰扶她起身，白瑶琴竟连手臂也抬不起来，她悲戚地长嗟一声，闭上眼睛，道：“王大哥，我急得要命。”

王元度讶道：“急得要命？你怕有敌人侵犯？我早告诉过你，我马上就会回来，何必如此胆小害怕？”

白瑶琴道：“不是这个，是内急……唉，你还不明白么？”

王元度恍然大悟，敢情她急于解手，所以拼命爬出来。她的古怪姿势亦因而得到了解释了，不问可知她起初是蹲的姿势，由于气力全失，便屈膝坐在地上，接着又向后卧倒，变成了这种古怪姿势。

他万分忧虑地问道：“那么你已经解手了没有？”

白瑶琴仍然不敢睁眼，道：“还没有。”这正是王元度最担忧害怕的回答了，要知这等内急之事，非同小可，实在不能不设法解决，再大的英雄，也熬忍不住。

他突然间记起几个月以前，在一艘船上他被柳儿暗算擒住，柳儿就是用此一手法，迫得他俯首屈服。

这一段回忆勾起他的情愁，一阵淡淡的怅惆袭上心头，还好的是他并没有忘记了眼前之事，他毅然道：“既然尚未解决，咱们无论如何也得想个法子才行。”

他想了一下，又道：“这样吧，我背转身子，双手反抄扶着你，使你不

致跌倒。此法虽然不大好，但除此之外，别无他法。”

白瑶琴没有做声，王元度等了一下，问道：“你可曾听见我的话？”

白瑶琴道：“听见啦！”

王元度道：“那么为何不说话呢？”

白瑶琴道：“我双手都不能移动，没有法子解开衣裳。”王元度不觉愣住，做声不得。

他脑筋一转，问道：“那么你还忍得住么？”

白瑶琴道：“实在已很难再忍得住了。”

王元度道：“假如我马上背起你，奔到六七里远的一个村庄，你可熬得住这一段时间？”

白瑶琴道：“我猜我已办不到啦！”

王元度重重唉一声，道：“那么我只好代你解衣了，是也不是？”

白瑶琴低低道：“是。”她虽然曾经裸露全身以引诱王元度，但那是她激于一时的意气，要瞧瞧他到底是不是蔑视女色的真君子。她终究不是淫荡之女，因此，一待恢复正常的情况之下，她也像普通女孩子那么怕羞胆小，她岂能任得一个年轻男子替她剥脱衣裳？

两人都一般的尴尬不安，但情况紧迫，王元度非马上动手不可，不然的话，后果更不堪设想了。

于是他一手抱住她上身，提将起来，使她变成站立的姿势，另一只手摇入她腰间衣服底下，摸到裤带。

他笨拙地替她解开裤带的结，然后让她蹲低，接着又得替她给上裤带，这些动作，都如做梦一般，迷迷糊糊地弄好了。

自然在这过程中，他不可避免地碰触到她的肌肤，也见到雪白的臀部，严格地说起来，并没有什么特别猥亵的意味，甚至远比不上她当夜袒裸地投怀送抱那般淫猥香艳，然而世上有些事情，很难解释。在目前的情况中，王、白两人的不安和尴尬，实是难以形容。

他们回到石洞中，王元度让白瑶琴椅壁而立，并且立刻告诉她到墓村的经过情形，借以冲淡这尴尬气氛。

他最后说道：“我打算晚上到那葛根伯家中投宿，假如没有什么可疑迹象，便把你暂寄葛家，我独自赶去营救钱允伉俪。”

白瑶琴大惊道：“你要把我留下？”

王元度道：“你还有别的好法子么？”

白瑶琴颓然叹一口气，道：“没有，我也不该拖累着你，使你不能尽快地去营救钱兄和甄姊姊。”

这等怨艾自怜的话，出自一个刁蛮泼悍的女子口中，显得十分使人恻然心动。王元度道：“你别着急，咱们或者有别的办法。”

他想了一会，才道：“以我猜想，那平天虹兄和天宝大师，如若不曾被一元教之人看破了用心而遭擒的话，他们一定也往这条路上来。咱们只要遇上他们任何一人，你的安全，就可无虑了。”

白瑶琴道：“以小妹看来，他们都不行。”

王元度讶道：“为什么？”

白瑶琴道：“天宝和尚是出家人，如若和我们在一起，你处处要抱扶我，人家见了会有什么想法，不问可知。”

她停顿一下，又道：“说到平天虹，此人目光流动，相貌俊美，一望而

知非是正派之人，假如刚才换了他，我将有什么下场，也是不问可知之事。”

王元度无话可说，虽然他并不认定平天虹一定会如她所说那么糟糕，但此人并非君子，却是无可置疑的。因此他不能与她辩论，况且能不能找到这两人，尚未可知。

他们进食以后，各自休息。如此一直等到夜色四合，王元度睁开双眼，向白瑶琴道：“咱们这就到葛村投宿，瞧瞧情况，才作决定。”

白瑶琴道：“大哥怎么说便怎么做吧！”

王元度过去把她抱起，走出石洞，穿过这一片繁密树丛，然后沿羊肠小径，向山下走去。

转过一处岩壁，突然间火光闪处，出现了四支火炬，分布在那一片方圆十多丈宽的草地上。

火炬照耀之下，但见七八个人拦住去路，手中都拿着兵刃，领头的三人其一王元度认得真切，乃是当代魔头之一的没角犀屠望，手持一根盈尺长的白色牛角，身躯庞大异常，另两个老者气度不凡，其一是一元教四大护法之一，姓胡名谏，外号八臂神猿，手提金斧，王元度也曾见过一面。另一个，白瑶琴低声告诉他亦是一元教四大护法之一，姓曹名开庭，手提铁锥。

在他们后面的四人，一是野狮万西峰，一是金钱豹潘密，一是大象逢当，还有两名劲装大汉，看来地位较低。王元度已知大像逢当是一元教七兽高手之一，听了白瑶琴说出其余两人的绰号，便晓得定必亦是七兽高手。

如在平时，王元度倒是不甚把这批人放在心上，可是目下白瑶琴不但不能应战，更还需自己抱持，形势便大不相同了。因此他心中大为凛惕，暗自盘算应敌之计。

只见胡谏迈前一步，道：“敝教好不容易才查出，尊驾竟是本届金鳌大会的第一高手王元度，无怪那一夜王兄出手，一招之间，就把张超兄伤于剑下了。”

王元度道：“胡护法是算这一笔帐来的么？”

胡谏挑髯道：“敝座刚接到教主令谕，详加指示。其中一项是关涉到王兄的。敝教主谕示我们面见王兄，恳切陈词，希望王兄明白当前局势，慨然加入敝教，则化敌为友，自不待言。敝教主不愿出现流血惨剧。”

王元度心中忖道：“他似乎很不愿与我动手，竟不知为了什么缘故？”

当下应道：“胡护法请说，反正没有什么事情，也不急于赶路。”

胡谏道：“王兄一定很自恃武功，不把我们这数人放在眼中，以王兄的声名，加上那一夜所现的身手，可见得实在有自负的资本。不过……”

他微微一笑，又道：“不过今夜我方有备而来，加以白姑娘失去行动之力，更是稳操了胜算，这话不知王兄信也不信？”

王元度老实地道：“有五分可信。”

胡谏道：“这就行啦！王兄非十足相信不可，怎样才能使你深信不疑呢？兄弟认为只有一个法子，那就是出手拼上几个回合。”

王元度道：“讲来讲去，还不是要出手一拼？”

胡谏道：“但咱们讲妥了才出手，情形便大不相同，王兄不妨把白姑娘放下，空身出斗，敝教在未赢得王兄之前，绝不去动白姑娘一下。”

王元度沉吟了一下，才道：“贵教居然对兄弟如此宽大，也须讲出个理由才行。”

胡谏道：“原因有二：一是敝教不想树下像王兄这等强仇大敌；二则敝

教主谕令中再三强调，要敝座尽力保存白姑娘的安全，唯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可以向她下手。”

王元度想了一想，他深知白瑶琴武功高强而又貌美如花，鲜有男人不对她另眼相看，因此荀伯业极力保存她的性命，不难得到解释，亦不足为奇。

当下道：“好，兄弟如若试过诸位武功，实非王某人之所能匹敌，那时为了白姑娘着想，恐怕非接受你们的条件不可了。”

白瑶琴急得直叹气，心知王元度又上了太正直的当了。一元教之人虽然皆是名重一时的高手，但当他们并非以个人身份出现之时，即是奉命行事之时，则任何诡谋手段都使得出来。

但她又晓得王元度这人脾气倔强，假如他认定可以相信对方，任你怎样劝说，也是没用。

白瑶琴本来也不会轻易放弃而不去劝他，但突然想到假如他没有自己羁绊，则实在不难冲破埋伏。

当下竟闭口不言，任得他去决定。王元度问道：“贵教既然划下此道，想来不致于趁在下出手搏斗之时，使人劫走了白姑娘吧？”

白瑶琴听了这话，忍不住长叹一口气，心想：“向胡谏这般人谈到这件事，无异于与虚谋皮，结果如何，不问可知。唉，我的王大哥呀，你怎能相信他们呢？”

王元度自然没有听见她心中的说法，不过他倒是被她的叹气声所扰，低头瞧她一眼间道：“你不舒服？”

白瑶琴道：“是的。”

王元度大惊道：“什么地方不舒服？”

白瑶琴道：“心里头很不舒服，但却说不出来。”

王元度道：“暂时还熬得住吧？”

白瑶琴道：“暂时和永久都没有什么分别。”

这种哑谜式的回答，王元度一点也不明白。在他想来，白瑶琴如若认为对方的话靠不住，自会直接告知。

殊不知白瑶琴除了晓得他不易劝服之外，还有一个想法。那就是不想拖累他，让他空身对敌，自然不难逃出对方的天罗地网。以是之故，她便变成有口难言，此所以她回答时以心里不舒服，又暂时和永久都没有分别等话来暗示。

王元度只须确定白瑶琴并非毒性发作，以致痛苦难当，便已够了。他转眼向胡谏望去，等他回答。

胡谏道：“我们绝不趁机出手侵犯白姑娘，王兄大可放心信任我们。因为敝教深信还不难把你擒下。”

王元度颔首道：“好，以一元教的声名，谅也不致于做出这等毁诺背信的卑鄙之事，自然胡兄的承诺，乃是包括所有责教之人，皆不许侵犯白姑娘。”

胡谏道：“这个自然，不必细表。”

王元度打量四下一眼，但见这块地头的那边，没有敌人。当下抱住白瑶琴走去，胡谏等人竟不出声拦阻，任他从两角火炬之间走出去。

他到了尖端之处一看，再过去就是陡峭石壁，猿鸟难越，左方则是很陡的山崖，深浅未知。

大体上看来，这儿倒也安全，因为他动手之时，虽然远离此地，但任何人走向白瑶琴，都难逃过他的耳目，除非敌人已躲在陡崖之下，突然爬上

来动手。但这可能性不大，因为敌方仗恃人多，假若真要趁机加害白瑶琴，只须分出一人即可。何须预先着人躲在崖下？再说对方怎知自己一定会把白瑶琴放在此地？

于是他回到火炬圈中，准备全力出手，试一试一元教到底有什么惊人之处。但自是不敢小觑对方，因为以对方这六七名高手，实力强大，比他当真只强不弱。

假如王元度一心一意只想逃走，则这胡谏、曹开庭、屠望以及三兽这六名高手，也未必能截得住他。但目下已不是一走可以了局面，此所以王元度提聚起全身功力，一面以坚毅的意志，激起强大绝伦的斗志。

他挺剑作势，但见对方则则散开，但每个人相距另有两尺左右，形成一个扇形的阵式，所有的兵刃都指向他。

胡谏位居当中，他右手提斧，左手已戴上皮手套，握住一把喂毒的铁砂，这等毒砂，体积甚小，通体皆是锋利凌角，但须划破一点皮肉，便足以使敌人昏死。由于毒砂体积很小，数量又多，是以必须贴近发射，方有奇效二他摊开左掌给王元度瞧瞧，才道：“兄弟除一毒砂之外，尚有两种喂毒暗器，此外，身上所带的各式暗器，多达十二种，特地先行奉告。”

王元度朗笑一声，道：“胡护法用心光明，实是可佩。不过兄弟还不把暗器之道放在眼中，胡护法即管施为，毋庸客气。”

胡谏面色一沉，其寒如冰，道：“王兄武功虽高，但假如你手中还抱住白姑娘，只不知你敢不敢说定可连白姑娘也保护周全，不会被兄弟的暗器所伤？”

王元度道：“那样当然又不相同了，假如对手只有胡护法的话，在下尽展所能，亦不致很忌惮你的暗器。”

胡谏道：“王兄自信之强，倒是少有，假如兄弟不是奉有军师严令，定必要单独出斗，瞧瞧王兄手中带了一个人之时，还有什么绝艺身法，竟能抵住兄弟一十五种暗器的夹攻？”

第三十章　醋火升毒姝验处子

他停顿一下，又道：“但目下既然形干势格，无法一试，这话不必再说了。”

王元度道：“很好，在下已候诸位赐教啦！”

胡谏道：“别忙，敝教姜军师的指令，命我奉问王兄一声，那就是：你早已出了敝教势力范围，如若趁机逃走，毫不困难。因为那边的陡崖只有十多尺深，下面便是可以奔走的陡坡，假如王兄疾跃而下，我们这一班人也只好瞪眼了，但你为何不那样做呢？”

王元度毫不迟疑，慨然道：“我既然已答应放下白姑娘之后，便向诸位讨教，岂能食言而肥？”

胡谏道：“姜军师料中王兄必是如此回答，因此他命敝座告诉你说，既然王兄是这等英雄豪杰，咱们今晚便无须动手啦！”

王元度讶道：“这话是什么意思？”

胡谏呵呵一笑，道：“这是说你已陷于必败之地了，根本无须动手。”

王元度瞠目不解，道：“你这话到底是什么意思？”

胡谏举斧一指，道：“王兄但看便知。”

王元度随着斧势望去，目光到处，但见两个骠悍大汉，站在白瑶琴身边，各以刀剑抵住她的要害。

他心头大为震惊，只因对方兵刃一沉，顿时可以杀死白瑶琴。因此他武功再高，也无法蹈险营救。

他一则震惊，二则大怒，厉声道：“你不是说过绝不侵犯她么？”

胡谏冷冷道：“兄弟奉军师之命，身不由己，只好让王兄上当了。”

王元度仰天长啸一声，剑气拂拂涌出，对面的六名高手，尽皆被这阵森厉剑气，迫得挥动兵刃抵拒。

他并没有出剑攻去，又厉声喝道：“你们以为王某不能击败你们，把白姑娘夺回来么？”

胡谏道：“姜军师说，如若王兄乃是那等英雄豪杰之士，便可利用白姑娘的性命，对你加以胁持，谅你决计不敢鲁莽出手。”

王元度怒道：“那厮算什么军师？不过是一个反复背信，见利忘义的阴险小人罢了。”

胡谏道：“王兄最好别出口侮辱军师。他的指令中说过，假如王兄肆意辱骂的话，就命孩儿们修理白姑娘，以作报复。”

在他口中，似乎那姜军师真有前知之能，事事都在他的算中。王元度不是不知姜石公的厉害，心中大为焦灼，一时筹思不出对策。

曹开庭突然插口道：“王兄可也别打一走了之的主意，姜军师说，假如王兄要走，我们只好想法子糟蹋白姑娘，至于此举是否于事有补，亦是在所不计。”

王元度顿时被他们弄得进退不得，宛如跌在浆糊中的苍蝇一般。正当此时，忽听白瑶琴高声道：“大哥尽管走吧，谅他们也不敢把我怎样。”

胡谏冷笑一声，道：“她的师姊甄红袖嫁与钱万贯，竟妄想背叛教主，现下已遭了报应，哼！哼！兄弟想不出白姑娘还有什么靠山，能使她逃过受辱之厄。”

白瑶琴惊叫道：“我红姊姊怎样了？”

胡谏道：“背叛本教的惩戒规条，你竟忘记了么？”

王元度大惊道：“他们的话不必相信。”

胡谏接口道：“信不信都与今日之局全无影响，现在王兄或打算听一听我们的条件？”

王元度实是被迫无奈，剑眉紧皱，长叹一声，道：“你说来听听。”

这正是龙困浅水，虎落平阳。

王元度的声音表情，都充分表露出英雄末路，无可奈何的心情。

连胡谏等人也觉得很内疚，歉然地望住他。

胡谏道：“第一个条件，王兄参加本教，充任副教主的尊崇高位。”

王元度淡然一笑道：“甄红袖姑娘何尝不是当过副教主呢？”

胡谏道：“既然王兄不肯屈就，那就只好谈谈第二个条件了。”

他忽然住口，十分疑惑地向曹开庭等人望去，而其他的人亦都疑惑对觑，原来这刻，忽然随风飘来一阵奇异的香气，甚是浓烈刺鼻。

他们都是极老练的江湖道，一嗅到香气，立即闭住呼吸，并不继续嗅吸，同时努力分辨这是什么香气。

正因如此，他们六个人都一齐疑惑对觑。而且由于他们只吸入少许香气，这会已感到有点晕眩，是以更加凛然警惕。

说时迟，那时快，白瑶琴身边的两名大汉最先跌落了兵器，各自摇晃了两三下，扑扑响处，先后跌倒。

紧接着两名手持火炬的教徒也摔跌在地上，其余两人大概由于风向地形的关系，还没有事。

胡谏大喝道："快走！"当先转身飞奔，顺便把后面那两个手下抓起拖走。其余曹开庭、屠望以及三兽，分头疾窜。

霎时间，这块草地中，已找不到人影，那两个举炬昏倒的教徒，也被另两人带走，只剩下两名教徒，还在白瑶琴身边。

王元度跃到白瑶琴身边，连飞两脚，把两名教徒踢落崖下，是否跌死，他也懒得查看。

他抱起白瑶琴，但见她双眸紧闭，显然也昏死过去。由此可知，那一阵异香，竟是含有一种令人昏迷的毒素。

想到了"毒素"两字，王元度突然如有所悟，转眼四望，并无人影。他想了一想，才沉声叫道："敢是葛翠翠姑娘驾到么？"

他连叫两声，草地右上方的山坡后面，传来一阵冷笑之声，接着葛翠翠的口音，果然传入他耳中，道："是又如何？你可准备迎驾么？"

王元度道："在下极想能与姑娘讲几句话。"

葛翠翠沉默了一下，才道："我不爱跟你这种骗子讲话。"

王元度苦笑一下，道："在下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听到有人说我是骗子呢？"

葛翠翠的声音又从黑暗中传出来，说着："你要说的就是这几句么？"

王元度重重地咳了一声，才道："自然不是啦！在下想请问姑娘一事，那便是今宵的局势，在下分明已一败涂地，不难被对方步步进迫，取了性命，如此结局，岂不正合了姑娘心意？又何以出手相助，解此重围？"

葛翠翠道："问得好。"

只答了这么一句，便寂然无声。等了好一会，仍然没有开腔再说。

王元度狐疑不定，忍不住问道："葛姑娘，你为何不说了？"

葛翠翠道："我正在自问为何要出手救你，本来当我得知你另有一个女伴之时，心中实是妒恨已极，巴不得见到你受尽折磨痛苦而死……因此，我也在问自己，为何施放毒香，赶走了你那些敌人？"

王元度耸耸肩，心想：这个问题你如果无能回答，而我就更弄不懂了，任谁也无法越俎代庖，为你想出答案。

两人沉默了一会，葛翠翠突然尖声说："也许是我想要亲手杀死你们之故。"

王元度心中一寒，想道："这答案未始无理，假如她心中竟是那么地恨我，则她坚决要亲自下手，也大有可能。"

只听葛翠翠又开口道："王元度，你的女友怎么啦？为何失去了行动之力？"

王元度道："她中了令师姊的暗算，据说还有好几天不能复原。"

他忽然掠过一个奇异的念头，竟没加多想，冲口道："姑娘你索性替她解去此毒，岂不更妙？"

葛翠翠大概是怔住了，歇一会儿，才道："你可是说要替她解毒么？"

王元度话一出口，才晓得大没道理，但话出如风，驷马难追。

因此，他只好硬住头皮道：“是！”

葛翠翠冷笑一声，道：“你猜我怎生回答？”

王元度道：“老实说，在下打心里头不相信姑娘会答应这个无理要求。”

葛翠翠道：“既是如此，你何以开口求助？”

王元度道：“在下一时糊涂，这话就冲口而出。”

葛翠翠道：“为什么你不糊涂得要我杀死她呢？可见你是真的糊涂，抑是假糊涂，还待事实证明。”

王元度无言可答，自个儿苦笑一下，忖道：“我这真叫做自取其辱了，实是怪不得她生气。”

他记起葛翠翠以香吻暗杀他之时，曾经流露出如痴似醉的神情，竟是决心陪他同赴黄泉，由此可知，她之妒恨白瑶琴，实是理所当然之事。

因此，他还要葛翠翠出手解救她心中的情敌，自是天大笑话。

王元度正在忖想，忽听葛翠翠道：“你知不知道她中了什么毒？”

王元度沉吟一下，才道：“在下隐约记得令师姊说过，当时我在内，两个人都是中了一种叫做催情花的毒。听她的口气，这种毒物似是很厉害。”

葛翠翠失声嗳地一叫，随即举手掩口，不让自己当真叫出声来。可见得催情花之名，实在使她甚是震动。

王元度问道：“葛姑娘你怎么啦？”

葛翠翠道：“我很好，虽然你想我早点死，免得冤魂不散地缠你们，但我却自信能比你活得长久。”

王元度道：“在下绝无望你早死之心，这一点务请姑娘相信才好。”

葛翠翠道：“这话慢慢再说，据我所知，催情花乃是宇内异宝，百世罕有，任何人服下此物，绝难幸免。”

王元度道：“是啊，在下也觉得很厉害。”

葛翠翠忽然改变话题，道：“你和白瑶琴到底是什么关系？”

王元度道：“我们相识虽然不久，但颇有渊源，目下共同患难之余，已是情逾手足了。”

葛翠翠嗤地冷笑一声，道：“情逾手足？自然是不止兄妹之情啦！我认为应该改说情逾夫妇才对。”

王元度忙道：“葛姑娘错了，在下自问光明磊落，非礼之行，绝不轻犯！”

葛翠翠提高了声音，含有忿意地道：“说得倒是好听，那么你对我也很守礼了？是也不是？”

她指的自然是销魂香吻之事，若以当时的道德标准而言，此举已等如发生肉体关系一般，自属非礼。

王元度想道：“奇了，这事竟能怪我？”

但口中却道：“姑娘可是不愿解救白姑娘，那也是不能勉强之事，何必把话题岔到那么远呢……”

葛翠翠没有回答，但转眼间草地上已出现一道人影，很快就穿过草地，走近王元度所站之处。

王元度运足眼力望去，虽然黑暗之中，仍能把她瞧个清楚，但见她一身墨绿色紧身衫裤，背上斜插长剑，英风飒飒，比之日间所见村女装束，又大是不同，别饶风姿。

她停下脚步，冷冷道：“我先瞧瞧她的情形。”

王元度道：“算啦，在下不敢拜领你的恩德了。”
葛翠翠不禁讶道：“你不是求我救她的么？”
王元度道：“不错，但现在改变主意啦！”
葛翠翠大怒道：“你敢找我开心？哼，哼……”
可是她的忿怒竟维持不了多久，马上就恢复常态，淡淡一笑，道：“也好，随便你吧！”
说罢，转身欲行。
王元度道：“葛姑娘。”
葛翠翠转回身子。望着他道：“什么事？”
王元度道：“我觉得很抱歉。”
葛翠翠摆手道：“用不着抱歉，我相信你很快就会变成伤心。”
王元度大吃一惊，道：“怎么？是白姑娘么？”
葛翠翠道：“自然是她啦，难道是我不成？我即使遭遇惨死，你也不会伤心，由此可知，绝不会是我。”
王元度道：“据在下所知，白姑娘只是几天不能行动而已，不致于有性命之忧。葛姑娘何以忽然作此警告？”
葛翠翠迫近两步，道：“假如我回答你说是她因为中了我的毒香，以致生出变化，非死不可，这一来你拿我怎么办？可要杀死我？”
王元度剑眉一皱，道：“在下从来没有起过加害姑娘之心，假如真的如你所言，在下确实想不出有什么法子对付你。”
葛翠翠又迫近几步，双方已是伸手可及，因此大家都能把对方的表情，看得一清二楚。
她道：“这番答话，还差强人意，那么你现在要不要我瞧瞧她呢？”
王元度被她迫得透不过气来，无可奈何地道：“姑娘肯劳神的话，自然十分感激。”
葛翠翠再跨前两步，王元度只好侧身避开。葛翠翠蹲低身子，查看地上的白瑶琴，又诊接她的脉息。
过了一会，她起身道：“任你王元度如何英雄了得，但你的女友的性命，却捏在我的手中。”
王元度不敢得罪她，小心翼翼地道：“姑娘说得是。”
葛翠翠又适：“我肯不肯救她一命，就看你是不是说谎而定了。”
王元度道：“姑娘这话，实教在下大惑不解。”
葛翠翠道：“你当然不懂啦，现在我去捡拾那两支火炬，以便照明。你先把她抱入那石洞内，找点干草枯叶做垫褥，再脱下你的外衣铺上去，让她躺得舒服一点。”
王元度只好抱起白瑶琴，迅快奔去。依她所嘱，一一弄好。这时葛翠翠已把火炬点燃，插在洞口上面一道石缝中，把整个石洞都照得十分明亮。
她步入洞内，挥手道：“你出去吧！”
王元度心中掠过一丝疑虑，道：“在下能不能留在这儿？”
葛翠翠神秘地笑一下，道：“当然可以啦！”
王元度心中更生忧虑，决定留下来监视她的动静。但见葛翠翠慢条斯理地向白瑶琴左看右望。
接着她慢慢伸手在白瑶琴身上各处摸捏，过了一会，她抬目望住王元度，冷冷一笑，道：“假如你忽然发觉她经脉皆断，血气阻塞而死，那时如

何是好？”

王元度道：“她没有受伤，怎会如此死去？”

葛翠翠道：“唉，你真傻，我的话稍为绕个圈子，你竟然就不懂了，好吧，如若我捏死了她，你便怎么样？杀死我替她报仇么？”

王元度一愣，道：“姑娘的话，教在下好生难以奉覆……”

葛翠翠道：“别文绉绉地胡乱搪塞，你爽爽脆脆答一声，拿我怎么办？”

王元度苦笑一声，道：“在下无法回答。”

葛翠翠道：“好，你竟是以为我不敢杀她了？但殊不知我为了得到答案，当真非杀死她不可……”

她的双手还按在白瑶琴身上，以她的武功，实是不难以劲发力，在瞬息之间杀死了白瑶琴。

王元度面色一变，喝道：“住手！”

葛翠翠扬眉一笑，道：“住手就住手，但你给我站得远些，我得防你突然点住我穴道，那时我虽有杀她之心，亦已无法可想了。”

王元度可不敢不退，他早已领教过她的性子。那是她在无法可想之时，竟然当真不惜使出同归于尽的毒技，投怀送吻，传送剧毒，这种性情之人，的确不可对她过于强硬。

他果然有突袭点住她穴道之心，无奈对方已窥破他的计谋，又不能不投鼠忌器。这等情形，简直迫得王元度全然无法可施，任他武功绝世，天下无双，却也只剩下苦笑叹气的份儿。

葛翠翠冷冷道：“你到底回答不回答？”

王元度勉强堆笑，拱拱手，道：“姑娘别急，这等大事，在下岂能不想一想？”

葛翠翠道：“好，你即管想……”

她沉吟一下，又道：“既然你这么说，不管是真是假，但表面上听起来，总是你不忍立刻出手杀我泄恨，故此我趁你寻思之时，开始检查她到底活得成活不成。”

王元度苦笑一声道：“假如在下想不出答案，姑娘一怒之下，取了白姑娘之命，岂你纵是能救活她，又有何用？所以在下劝你省点气力吧，留待在下答复过，而你也决定不杀她之时，才检查不迟。”

葛翠翠道：“这话很有道理。”

但随即摇头，道：“假如她非死不可，我就无须迫你回答了，所以我还是趁现在动手的好。”

王元度只好缄口不言，任她为所欲为。

但他马上就差一点跳起来，沉声喝道：“姑娘干什么？”

葛翠翠道：“你没有瞧见么？”

王元度当然瞧见，否则焉会喝问？敢情葛翠翠已一手扯了白瑶琴的下裳，使她的下半身完全赤裸。

王元度虽然很想移开目光，不瞧白瑶琴那雪白娇嫩赤裸呈现的下半截身体。但他却考虑到一点，那就是葛翠翠会不会是使用这种下流手段，迫他闭上双眼，以便施展什么奇怪的毒手？

为了不让她的计谋得逞，他只好定睛细看。

他并非没有见过她的身体，甚至当时白瑶琴还主动地作出许多诱惑他的姿势。照理说应该比目下更是诱惑魅力才对，何况以白瑶琴的美艳姿色，

眉挑目送，风情冶荡，只怕很少男人能不坠入色阱欲海之中。

孰知她这刻虽是失去知觉，全然不动，但那赤裸的下半身，却几乎比她全裸之时，更是诱人。

王元度怦怦心跳，血脉贲张，冠玉也似的脸上，泛起了两片红晕。

但见葛翠翠的纤手，肆无忌惮地一移，竟覆盖在她的私处。

王元度忍无可忍，猛可移开目光，厉声道："葛翠翠，你干脆杀死她吧！"

葛翠翠并不回答，似是拿准了王元度不敢怎样她，寂然片刻，王元度果然没有什么动作。

她嗤的一笑，道："你为何劝我杀死她呢？依我看来，她是个很好的姑娘，冰清玉洁，我见犹怜……"

王元度道："你如此侮辱她，哼，哼，这倒解决了在下的困难了，你爱杀死她，就速速下手。"

葛翠翠道："我偏要迟迟不下手。"

王元度眼角余光，已察觉葛翠翠替白瑶琴拉起下裳，恢复原状，这才转回眼睛，凌厉地望住了她。

葛翠翠道："你提到了解决了困难，那就是说已想出了答案了，对也不对？"

王元度轩眉而怒，威凌四射，道："不错，你如若杀死她，我就杀死你。"

这话说得斩钉截铁，怒气迫人，葛翠翠尚是初次见他发威，不觉呆住了，愣了老大一会儿夫，才道："算啦，你不要生气，我不杀死她就是了。"

王元度也是第一次见她服软，况且她很干脆地答说并不杀她，当下怒气大消，面色缓和下来。

葛翠翠见他神色转好，立刻道："你不要得意，以为我是怕了你，其实她自有免死之道，我才肯饶她。不然的话，哼，哼，你拿剑架在我脖子上，我也绝不放过她。"

王元度宽宏大度，并不计较这一点点口舌上的得失。他实在想不出白瑶琴如何自有免死之道，便问道："你这话怎说？"

葛翠翠道："我褪脱她下部，要检查的是她还是不是处子之身，假如不是，哼，哼，你骇得倒我么？"

王元度大为奇怪，心想：白瑶琴是不是处子，与你何干？他又觉得这个姑娘使人头痛得很，懒得和她夹缠，便不追问。

葛翠翠站起身，便要离去。

王元度直到她一只脚已踏出洞口，这才提高声音，道："葛姑娘……"

她停下脚步，回眸瞅住他，面上一片似笑非笑的表情，道："我耳朵没聋，你用不着这么大的声音。"

王元度叹一口气，他实在被这个美艳而又捉摸不定的女孩子，弄得头晕脑胀，真想向她呈递降表。

葛翠翠声音放得很柔软，道："你叫住我有何贵干？"

王元度道："姑娘好说了，在下想请问姑娘，这白姑娘所中之毒，可有法子解救没有？"

葛翠翠道："当然有啦，我既能毒她，就能救她。"

王元度忙道："在下不是指姑娘所施之毒，而是令姊所施之毒，除了让白姑娘捱过七日之外，别无他法。但在下忽然觉得姑娘或许有克制之法。"

葛翠翠沉吟一下，才道："有一个最容易的解救之法，但是否可行，却

得问你了。”

王元度适：“姑娘请说。”

葛翠翠道：“她身上的催情花毒，深入骨髓，我给她一种解药，可把毒力驱出，但问题是她此时如无男子与她交合，后患无穷……”

王元度道：“白姑娘乃是清白女儿之身，如何做得这事？况且她最多也不过是七日之后，即可恢复。”

葛翠翠冷笑一声，道：“若然是七日之后，别无后患，我又何必提出这个解救之法？”

王元度一时倒不知信好，抑是不信的好？因为这很可能是她故意说七日之后尚有后患。

但她的话却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

葛翠翠格格笑道：“我可以发个恶誓，证明我的话并无一字虚假。你如若有心救她，何不舍身为她？反正你也可尝销魂之乐，又能救人，何乐而不为？”

王元度凛然道：“在下怎能做出这等非礼之事？”

葛翠翠道：“你如若迂腐固执，等如见死不救，请问于心何忍？”

王元度道：“在了宁死也不肯做这等苟且之事，况且她并不至于死。”

葛翠翠道：“假如你不救她，她将比死还难过。”

王元度顿时又头昏脑胀，恨不得自己能够向她叫饶乞降。

葛翠翠继续进迫，又适：“其实你也不致于有违礼教，因为假如你肯娶她为妻的话，便皆大欢喜啦！我瞧她是个怪好的女孩子，又长得漂亮，你娶她的话，也不致于辱投你。”

王元度可就觉得怪了，这葛翠翠为何忽然这么好心？拼命地替白瑶琴做起大媒人来？而她早先却定要检查她，假如她不是处子，还要取她性命。

但他怎样也猜不出葛翠翠的用心，只好说道：“在下已订了亲事，尚未行礼，岂能又在外头订亲？”

葛翠翠道：“她可以当平妻，不分大小，又或是作夫子妾，谅她亦不会反对。”

王元度失笑道：“姑娘好像深知她的心事一般。”

葛翠翠道：“那么等她醒来，问她一问，如若她情愿作妾，你便不得推诿了，对不对？”

王元度剑眉一皱，道：“这怎么行？”

葛翠翠道：“你非这样做不可，因为她身体最隐秘之地，你已看过。再说我这个大媒人还不够资格么？要知如果不是我出手的话，你们这刻大概已变成阶下之囚了，是也不是？”

王元度道：“姑娘的恩德在下绝不敢忘，但这件事却决计不能从命。”

葛翠翠道：“你真是最固执之人。”

她沉吟了一下又道：“那么你怎么办呢？她在这七日之内，身首不能动弹，欲火时时焚心，定必拼命地缠住你，使你难以应付。”

王元度道：“实不相瞒，假如不是还须赶去救人，哪怕是多么困难，在下亦不畏惧，定必好好地守护她七日，但现在怎生是好呢？”

葛翠翠叹口气，道：“那么我只好把她带走了，如若不然，七日之后，你就后悔莫及啦！”

王元度顿时又碰上了难题，想道：“她要我把白瑶琴托付与她，听来原

是好意，以她适才出手相救之事而论，她也不会有歹意才对。但白姑娘既然失去行动的能力，万一葛翠翠生出恶念，她连自卫也有所不能，此举实在太过危险了。然而我若不这样做，一则被白瑶琴绊住手脚，不能及时赶赴武当山；二来葛翠翠说不定一怒而翻脸，这也不可不防。”

念头电转，利害得失在心头潮涌而过，终于下了决心，很快就颔首道：“葛姑娘肯这般费心，在下真不知如何报答你才好。”

葛翠翠白他一眼，道：“我们已非外人，何必客气呢！既是决定这么办，我们马上就动身吧！”

王元度讶道：“动身到那儿去？”

葛翠翠笑一笑，道：“到葛村呀，你不是在哪儿弄了不少食物么？那便是我的梓里了。

正因如此，这附近的地形，我都很熟，能够躲在暗中窥瞧你们，而又不被你们觉察。”

她弄了一点药物在指尖，又道：“我先把白姑娘救醒，问过她是否同意才行。”

她把药物涂抹在白瑶琴鼻子下面，白瑶琴顿时打个喷嚏，睁开双眼。目光一转，凝注在葛翠翠面上道：“王大哥，这位姊姊好漂亮，她是谁呀？是我大嫂么？”

葛翠翠微笑道：“你试叫一声，瞧我答不答应。”

王元度忙道：“妹子，这是葛翠翠姑娘，有个外号叫毒姝，乃是毒教掌门人。刚才全靠她出手相助，我们才得脱险境。”

白瑶琴啊了一声，道：“小妹怎的没听大哥提起过这位葛姊姊呢？你们刚认识么？”

王元度道：“不，咱们杀死田夫人之后，愚兄到后面搜索，便碰见了葛姑娘。”

白瑶琴疑惑地道：“照理说王大哥应该告诉我啊！”

葛翠翠笑道：“我跟他要一件物事，他不肯给，还点住我的穴道，扬长而去。啊，我还说漏了一宗事，那就是他还抱紧我，亲我的嘴呢！”

白瑶琴垂下眼皮，葛翠翠向王元度问道：“你可曾做过这些事？”

王元度连忙道：“有是有，但你本末倒置……”

白瑶琴又道：“有就行啦，反正大嫂不在这儿，谁也无权干涉你的风流行动，对不对？但葛姊姊啊，我们这些不幸生为女儿身的，可就遭殃了。”

王元度一怔，道：“妹子，你这是什么话？”

葛翠翠笑道：“白妹妹这话有理，他凭仗一张俊俏脸蛋，无往而不利，根本不把我们女孩子放在心上。可是呢，正如你所形容的，我们都遭殃了。”

王元度这才知道，这两个美貌姑娘，竟是联成一气来整他的，然而奇怪的是，白瑶琴怎会一下子就跟葛翠翠拍档上呢？

他晓得再辩下去，永远占不到上风，只好道：“两位姑娘嘴下留点情行不行？我们可以走了吧？”

葛翠翠道：“你抱着白妹妹跟我走，定要使对方查不出我们的去向才行。”

不一会，他们已处身在荒凉的山野中，葛翠翠领路前行，忽左忽右，尽捡难行之路前走。

好不容易才转落平地，葛、王二人并肩而行。

白瑶琴突然问道：“葛姊姊，只不知你们毒教的规矩，可是随便准许和男人亲嘴的么？”

王元度一听她们又撩起这等话题，头就大了。

葛翠翠道：“恰好相反，毒教教规，对男女之防，十分严厉，此所以我师姊田大娘不能继掌门之位。”

白瑶琴道：“例如像你这般触犯了常规，须得如何方能免罚？”

葛翠翠道：“除了嫁给他，与他同活，就须杀死他，并且自刎殉情，也就是同生共死之意。”

白瑶琴叹道：“这一条教规真是伟大感人，此是何等严厉而又真情的办法啊！小妹也恨不能投入贵教呢！”

葛翠翠笑道：“不行，假如你投入敝教，以你遭遇的情形，就算是嫁给王元度作妾，也没有法子拒绝，但你肯委身为夫子妾么？”

白瑶琴道：“我肯又有什么用？人家王大哥眼高于顶，像小妹这种黄毛丫头，连倒洗脚水也不够资格呢！”

葛翠翠轻叹一声，道：“这一点我们竟是大有同感了，奇怪得很，他凭什么这般自视不凡呢？我们竟连作妾的资格也没有，真能把人活活气死。”

王元度紧紧皱起双眉，忖道：“她们一吹一唱，互为策应，听起来好像当葛翠翠为白瑶琴作大媒人，猛下说辞之时，白瑶琴其实已经醒转，统统听见了。所以目下才极力帮葛翠翠说话。”

他转念又忖道：“以她们两人的才貌，我岂敢屈她们为小妾侧室？这算是天晓得了。”

两女都不再出声，似是留点时间给他思索。

走了一程，白瑶琴打破静默道：“王大哥，你不把我放在眼中，我不怪你。但葛姊姊若然愿作小妾，长侍君侧，你总不能对她像对我一样吧？”

葛翠翠没有做声，可见她一点也不反对做他的侍妾。这等话三番五次说出来，使王元度全无转回的余地，可以就可以，不行就不行。

这真教王元度感到十分为难，固然以葛翠翠的才貌，那是没得话说。可是她的性情如何？为人和想法如何？都全无所知，而她擅长的乃是施毒之术，一个弄不好，她举手之间，可以杀死千百人之多。

王元度自问没有这个胆量，贸贸然就收容这等祸胎在家中，因此之故，他决计不能答应。

但不答应，又如何推托？怎样才能使她们不再提起这话？而又不致于令她们太过伤情？

他最初想把一切都推到蓝明珠身上，然而马上就发现不妥，万一她们生出仇恨，潜入日月坞中，出手暗算蓝明珠，如何是好？想来想去，只好说道：“妹子，你这话就大大的不是了，葛姑娘乃是巾帼中的奇女子，与你难分轩轾，愚兄焉敢如此亵渎？这话望贤妹千万不可再提。”

白瑶琴道：“大哥说得是，假如大哥不是已订下亲事，则葛姊姊做我的大嫂也配得起你，是也不是？”

王元度诚诚恳恳地道：“正是如此。”

白瑶琴道：“那么假如葛姊姊甘愿作妾，自然更不会辱没大哥你了。”说到这儿，窥见王元度神色不善，便连忙又道：“咱然这只是闲话罢了，葛姊姊未必就肯答应，我们谈别的吧！”

王元度乃是磊落恢宏之士，听她改口，气便消了，道：“对，咱们说说

别的。”

殊不料白、葛二女正是利用他这种英雄性格，君子胸怀，每每使他急不得恼不得，若是换了旁人，心中有所不愿的话，一旦迫急了，拒绝之言冲口而出，哪里还会管别人伤不伤感情？

又行了一程，抵达葛村。在深夜中翻墙跃入一家后园，转入一座院落。王元度依稀辩认得出，这就是他讨取食物的那一家。

王元度把白瑶琴放在软绵绵的床上，这才转眼流览房中，但见布置得略嫌华贵，不类是乡村中的闺房。

葛翠翠自去给他打水，服侍他洗面更衣，又弄了一些点心，让王元度二人进食，她虽是忙个不停，但满面欢愉之容，王元度不是木头，焉能不察觉出她那体贴绵绵之情？

但他实在不敢有所表示，只好一时诈作不知，他把各事叮嘱再三，约好日后如何见面，便毅然告辞，要星夜赶路，葛翠翠送他出去，不知说了多少句小心，方肯放他上路。

王元度上得路来，不禁松了一口大气，因为救人如救火，非得迅速行事不可，而白瑶琴竟然变成了一大负累，叫他如何能不心焦着急？现在总算摆脱了这个包袱，不由得泛起轻松之感。

他一路行去，留意着各处，瞧瞧有没有平天虹他们留下的暗号。不久就发现平天是和天宝和尚留的暗号，都是向西。

翌日他已赶到枣阳，首先依照天宝僧所留的暗号赶去。在城外两三里处，有一座光明寺。

人得寺中，但见天宝僧跃坐在大殿中，显然是等候他前来，两人相见，都甚是欢喜。天宝僧打个问讯，道：“王大侠迟迟不见赶来，贫僧不免胡思乱想，真个罪过。”

王元度道：“多蒙大师关注系念，在下这一次果真发生了不少事情。”

他简扼地把经过说出，但有两点没说：一是白瑶琴以美色引诱他之事；一是葛翠翠对他大有情意之事。

天宝僧道：“我佛慈悲，幸而王大侠逢凶化吉，也没有把毒教之人带来。那毒教中人。

据小僧所知，记恨之心，奇强奇重，只要在言语间无意之中得罪了他，就能出手杀人，实在不可过于接近。”

他说完之后，大概生怕王元度尚未警惕，又道：“那毒教之人，不管他如何地讲情理，但由于本身所学，尽是如何使人在不知不觉之中中毒而死，又或是以什么药物手段，才能令敌人死得更惨，以此之故，养成了一种报复心理，但凡有人得罪了他，他第一个意念，总是想到用什么手段弄死对方，换了旁人，断无为了点事故，即起杀心之理，因此王大侠万万小心，切勿与毒教之人多往来，免得一时不慎，连累到家人朋友。”

王元度心头一震，想道：“是啊！假如葛翠翠跟定了我，时日一久，难免有开罪她之处，其时她不向我报复，却迁怒到别人头上，尤其是明珠，最是可虑。”

当下慎而重之地点点头，道：“多谢大师指教，在下定必牢记心中，小心应付……”

他话声略略顿了一下，又道：“这回我急急赶来找你，便因查悉一元教教主荀伯业野心勃勃，意欲征服天下武林，现下他第一个目标是武当派，下

一个目标就是贵寺了。”

天宝僧大吃一惊，道：“这个消息，果然非同小可！”

王元度道：“在下这就得赶赴武当，至于贵寺，有烦大师即速归去，禀报方丈大师，预为准备，不过……”

他压低了声音，才道：“以我所知，一元教神通广大，只怕在贵寺之中，亦布下了眼线。”

天宝僧面色一变，也低声道：“若是以前有人对小僧这么说，定必拒绝相信。但这次踏入江湖之后，方知人世之中，无奇不有，那等鬼魅伎俩，实是无孔不入，令人防不胜防，小僧就去立刻密禀方丈。”

王元度道：“事不宜迟，你先走一步，我打寺后出去，直奔襄阳，因为平天虹已赶去襄阳了。”

两人别过，各走各路，王元度早已辨明方向，一径奔过荒野，抄近路直奔襄阳，走到天黑，仍然不停，到了子夜时分，方始在一株老树之下，打坐休息。

天明起来，继续赶路，不久，便抵达濒临汉水的樊城了，彼岸即是襄阳城。

本来他若是前赴武当，但须沿着汉水北岸的大道，再向西行，抵达仙人渡时，方始渡江前往鄀城，然后往武当山，那就对了，但他为了另一企图，非渡江先入襄阳不可。

他虽是单身孤剑，但意态轩昂，风度深洒，公然踏上渡船，一点不把渡口一些可疑之人放在心上。

渡船开出之后，他已严防一切变故，且喜一路平安，直抵彼岸，码头上甚是嚣闹，桅槁林立。

他刚走出码头，突然两个人迎面上来，向他拱手行礼。

王元度定睛望去，但见两人俱在中年，衣着斯文，但举止之间，矫健有力，一望而知，乃是武林人物。

王元度为人谦厚，平时最是彬彬有礼，但这刻却傲态迫人，冷冷道：“两位有何见教？”

左边的一个忙道：“在下侯远，这一个是黎新，谨奉敝上荀伯业之命，特来拜谒王大侠，有话奉告。”

王元度道：“有话就请说吧！”

侯远道：“王大侠匆匆赶来，想必已知悉敝教设在襄阳的分堂，敝教主诚恐王大侠一直找了去，面面相对，反而不好讲话。”

王元度心中冷笑一声，想道：“荀伯业如若还在襄阳的行宫之中，那才是怪事呢！”

口中应道：“然则荀教主有何见教？”

侯远道：“敝教主深知王大侠武功高强，勇夺天下第一高手宝座，决计非是盗名欺世之士，因此十分敬重，嘱在下等前来迎驾，并且嘱我们探询王大侠来意，假如正是敝教主所料中，在下立刻可以奉复。”

王元度冷冷道：“荀教主好大的架子，但目下不必谈论这等过节了。我此来之意，亦不必瞒你们，听说敝友钱万贯已与贵教副教主结为秦晋之好，我定要见到他，说几句话。”

侯远躬身道：“若是此事，敝教主已交代过，在下立刻可以奉复了。”

王元度绝对不会容容易易就见到钱万贯，是以全无一点兴奋之色，淡

淡道：“荀教主料事如神，已猜准了兄弟赶到襄阳的用意，只不知他打算如何处理？”

侯远道：“敝教教主说，王大侠义重如山，使人十分敬佩，因此敝教自无拒绝之理，亦不敢拒绝。”

黎新直到这时才接口道：“但敝教费了不少气力，才请来了钱庄主，王大侠如要见他，也须费点力气才行。”

此人语声冷涩，面上一片漠然之色，与侯远的谦恭，全然不同。王元度心中怒哼一声，却不发作，只点点头。

黎新又道：“敝教主既知王大侠武功高强不过，如若在武功上留难王大侠，不免贻班门弄斧之讥了。”

他竟然停了下来，大有卖个关子之意，王元度心中甚怒，但表面上仍然不动声色，静候机会。

要知，此人态度大殊于侯远，口气冰冷，但词锋流畅，实是能言善辩之士，可知不过是故作姿态而已。亦由此可知，此人在一元教中地位不低，早先由候远先说话，目的旨在使王元度误以为他地位更低而已。

黎新停顿了一下，才又适：“敝上既有此意，军师爷便出了一个主意，这便是敝教布置一个温柔陷阱，假如王大侠过得这一关，钱庄主夫妇任凭你带走，绝不食言。”

王元度笑一笑，道：“这倒有趣得很。”

黎新道：“自古道是英雄难过美人关，假如王大侠过不了这一关，那就加入敝教，谅也没有别的话好说。”

王元度点头道：“说得好，英雄难过美人关，果然不错。”

他忽然一伸手，抓住了黎新手臂，内力从五指涌出，顿时把对方制住，全然不能动弹。

侯远大惊道：“王大侠出手拿住在下的部属，不知是何用意？”

王元度冷冷道：“此人如是你的部属，我就把他毁去，免得他将来爬到你的头上，连你也给害了。”

侯远讶道：“王大侠这话怎说？”

王元度道：“此人态度自大，口气不逊，日后必是犯上作乱之人，我先毁了他，对你来说，实是有益无害之举。”

侯远忙道：“使不得，他实在不是在下的部属，而是小可的上司。”

王元度冷哼一声，道：“我早就知道了，但此人的地位，还够不上与我讨价还价，贵教主如此小觑我王某人，我先杀死一两个，让他有所警惕。”

黎新面色丝毫未变，侯远却失色道：“两国相争，不斩来使，王大侠难道不知这个规矩？”

王元度冷冷道：“留你一个活口足矣，要两个人干什么？”

说话之间，指尖内力突然加重，黎新顿时面色剧变，有如死灰，一望而知，他是又痛苦，又害怕。

王元度向侯远一瞪眼，怒声道：“你还不快滚回去，找个有头有面之人与我谈判，莫非也想陪他归阴么？”

候远骇得连退五六步，但却没有转身跑掉，连连拱手作揖，一副惶恐的样子，道：“王大侠高抬贵手，有话好说。”

王元度向来不是凶恶冷酷之人，甚至最讲情理，目下却变成这副样子，当然有他的计谋打算。

他不再理会候远，拉了黎新，一径行去，转入一处屋角，僻静无人，侯远站在两丈外的远处瞧着，大是手足无措。

王元度向侯远道：“此处正是合适地点，待我施展一点手段给你瞧瞧，作为你的榜样。”

说罢，抓起黎新另一只手，劈啪一声，硬生拗断了他一只手指。紧接着又发出骨节折断之声，敢情是第二只手指又被拗断了。

黎新疼得满面皆是黄豆般的汗珠，偏又脉穴被制，既不能动弹，亦不能出声，神态狼狈之极。

王元度向黎新冷冷一笑，道：“一元教不该派你们出面，致招杀身之祸，莫说你们，即使是四大护法，亦定必难以活着回去，你还不赶快把荀伯业或是姜石公找来？莫非真的想死？”

侯远也是满头大汗，似是被迫无奈，道：“王大侠有所不知，敝教主和军师爷都不在襄阳。”

王元度哦了一声，道：“那么凭什么要我去闯那温柔陷阱？”

他提起“温柔陷阱”这四个字，脑海中不由得闪掠过白瑶琴和葛翠翠两女的面庞，迅快忖道：“最近以来，别的没有什么收获，但讲到什么温柔陷阱，却是经验丰富，大有曾经沧海难为水之感，想来世上难再有比这两位姑娘更美艳动人的了。”

只听候远恭声答道：“此事由教主亲下严令，讲明先让王大侠见过钱庄主，满意之后，才让你去闯那温柔陷阱，如若王大侠还信不过，便把钱庄主交给你也可以。”

王元度忖道：“我已用了极毒辣的手段迫他，他才说出荀伯业、姜石公不在襄阳之言，可见得绝不虚伪，但由此亦可知姜石公此计，亦是想使我阻滞在襄阳。”

此时，王元度心中有两个意念正起冲突，一是他既知荀伯业、姜石公都不在襄阳，甚至连护法地位之人也不见一个，可见得一元教已是全力进犯武当。

武当派在猝不及防的情形之下，只要掌教真人许无量一败在荀伯业手底，该派将在一元教如云高手包围之下，不是臣服，就是冰消瓦解。

因此，他必须立刻制住这侯远，随即赶赴武当驰援。

第二个意念是钱万贯既然已在眼前，机会大佳，自应即速把他们救出险地，方不致于有顾此失彼之苦。

王元度虽然是谦和之人，但碰上大事，却极有决断，立时下了决心，先行拯救钱万贯。

他乃是想到，以武当派的根基和实力，虽说祸起非常，大有溃败之虞，但绝不是短短三五个时辰之事。

因此，他大有希望救出钱氏夫妇之后，赶往武当增援，决心一下，便向侯远高声说道：“好，你先带我去瞧瞧钱兄。”

侯远望了黎新一眼，只见他双目淡然，似是神智已失，全然不知自下发生的一切，自是无法向他请示。

当下硬着头皮，道：“那么小可领路，请王大侠跟着。”

他转身行去，王元度拉住黎新，紧紧跟随。外人看起来，还以为是老朋友把臂同游。

片刻间，已抵达一间屋宇，侯远推门而入，屋内有两名佩刀大汉，向

侯远躬身行礼。

侯远问道：“钱庄主怎么样了？”

一个大汉应道：“跟以往一样，一点也不添麻烦。”

他们的目光向王元度闪射，显然已猜出来人是谁，都流露出敬畏之容，竟没注意黎新的情形。

侯远道：“好极了，你们在这儿等着。”

说罢，向屋后行去，那后面是一重院落，侯远入院之后，便高声说道：“钱庄主，您瞧是谁来了？”

当中的一间房内，一个人缓缓走出，正是意态潇洒的钱万贯。

他一见王元度，也自大感惊奇，道：“元度兄如何找到这地方来的？”

王元度不答反问：“钱兄没事么？”

钱万贯道：“据荀教主说，他已点了我的三阴绝脉，除了他独门手法之外，无人可救。

现下外表上看来没有什么，其实四肢乏力，全无提聚真气之能耐。”

他是经验老极的老江湖，一听王元度的问话，便知他必有某种计划，须得极为了解他的详细情况，是以用简扼的词句，迅快说个清楚明白。

王元度沉吟了一下，全然想不懂那“三阴绝脉”手法的来历内容，自知无能解救，便道：“然则钱兄你自己能不能解救？”

王元度这一句问话，乍听似乎很幼稚，因为假如钱万贯能够自行解救的话，早就脱出樊笼，何须待他搭救。

当下应道：“这三阴绝脉手法，实是奇奥异常，兄弟难有解救之法，而且每天子午两次，全身发热，昏眩脱力，须得服用一种药物，方能支撑过去。”

王元度忖道：“从现在到午时，只有个把时辰，假如把他带走，这午时的一关，就不易捱过。不过从整个大局着眼，这个把时辰又是必须力争的时间，重要无比。”

他随即转眼向侯远望去，道：“我若是带走钱兄，那解救可有安排？”

侯远道：“军师爷交待过，只给一服，此后敝教随时与王大侠联络，假如王大侠加入敝教，自然一切都没有问题了。”

王元度哼了一声，道：“把那一服药拿来。”

侯远向一个手下点头示意，顿时送上一包药丸，共有三颗。

王元度让钱万贯看过无讹，便请他收起来，一面暗用传声之法，向钱万贯道：“钱兄，你可是与副教主甄红袖已订了鸳盟，如若确实不误，请颔首示意。”

钱万贯点点头，王元度又迅急地道：“既然如此，小弟自然不能舍下钱大嫂了，只不知钱兄如若离开此处，可有法子自行潜匿踪迹，以免小弟有后顾之忧？”

钱万贯微微一笑，大声说道：“元度兄你是独自抵达此地的么？可曾见着荀教主了？”

他那一下微笑，已暗示他虽然武功已失，智谋与交情犹在，有法子可以暂行潜匿踪迹。

王元度道：“小弟乃是独自赶来，在路上曾经碰见过桃花派的平天虹，江湖上恐怕只有他晓得我往襄阳走。”

他的目光转投到侯远面上，道：“你们先让钱兄离开这儿，免得我不放心。”

侯远道：“使得。”

关于跟踪之事，王元度并不耽心，因为以钱万贯的才智阅历，除非是姜石公亲自指挥策划，别人休想跟得住他。

王元度以传声之法，迅速地与钱万贯定下联络的时间和地点，钱万贯似是很有把握，当即欣然去了。

院中只剩下王元度和黎新、侯远三人，王元度已放开黎新，但他呆如木鸡，敢情穴道仍然受制。

侯远带着怯意，问道：“王大侠可是准备力闯那温柔陷阱么？”

王元度点头道：“不错，我正有此打算，但问题却在于我一旦闯过了，如何能保证贯教主定必解开钱庄主的禁制？还有钱大嫂的安全，亦须有保证才行。”

侯远道：“假如王大侠当真依约行事，小可立刻去把敝主及军师爷那签名画押的一纸保证书交给王大侠，以敝教主及军师爷的声誉人格作保，谅可邀王大侠的信任。”

王元度道：“你拿来我瞧瞧，假如内容写得详尽明白，果有诚意，自然可以相信，将来亦可化敌为友。”

侯远道：“这一通保证书，就在黎堂主身上。”

他走过去在黎新身上一摸，果然取出一封精美的书函，恭恭敬敬地双手递给王元度。

王元度沉吟一下，也不拆看，道：“好，那温柔陷阱在什么地方？”

侯远尴尬地笑一下，道：“王大侠，黎堂主他……”

王元度面色一沉，道：“我平生宅心仁厚，绝不滥杀，假如贵教安排都有诚意，自然不会伤他性命，但如若有不尽不实之处，总得有一个人陪陪我。”

侯远点头道：“既然如此，小可就不必多说了，请王大侠移驾到另一处地方。”

王元度任得黎新呆立院中，跟着侯远，再向后面走去，经过了六七重院落，好几道长廊，这才到了一处花木幽雅的院子。

侯远指住阶上一道深垂珠帘的门户，轻轻道：“那是一间套房，王大侠但须进去，便见分晓。”

王元度问道：“如何才算是闯过这一关？”

侯远道：“这套房一共是三间，您从这道门进去，从那边的一道门出来，每往一间房，须得带出一件信物，但却不许使用武功，只靠定力，这就是温柔陷阱了。”

王元度心中一笑，想道：“别人也许难有这等定力，但我王元度曾经沧海，这区区的一个陷阱，岂能奈得我何？”

于是点头道：“好，那三件信物是什么？”

侯远道：“那是三块玉，你进去找吧！”

王元度淡然道：“那么你到那边等着。”

他毫不迟疑，举步登阶，走到门口，伸手掀起珠帘，探头望入去，但见房间之内，虽不明亮，亦不黑暗。

房中杳无人迹，他便走入去，但觉到处异常氤氲，家具摆饰都十分华贵，尤其是色彩方面，有一种神秘香艳的气氛，立时令人意会到这是可以放荡姿意的地方。他有不畏百毒之能，是以并不把房内的异香放在心上。

房内几张桌上，都不见有玉块，但见仍有一道门户，用幔帷隔断，目

光不能透视出去。

当下走过去，揭帷一瞧，帷后是一条丈许长的甫道，点着灯火，地上也和房间一样，都铺着厚厚的地毯。

甬道内自然沓无人迹，尽头处又有道帷帘，那边隐隐传来琵琶曼歌之声，柔靡悦耳，蕴含荡意。

他回转身，开始搜索，耳中还隐隐听到那阵歌声乐韵，他找了一会，拉开一道橱门，但见橱内竟是一幅色彩鲜明的图画。

画中的人物，只有一男一女，但那情景，却足以使人面红心跳，原来竟是一幅工笔春宫画，描绘得工细之极，栩栩如生。

他的目光在画面及其他部份一掠而过，却在那女人的面部停留了一下。

原来那个女人不但骨肉停匀，柔纤合度，动作淫亵惹火之极，而她的面貌更是艳丽无比，一双水汪汪的桃花眼，仿佛能勾人魂魄。

这个女子已足以令他感到惊奇，因为她的面貌必是有所本而描画的，并非通常所见的画家笔下那种美人面孔。

然则这个女子当真是有其人，甚至会是温柔陷阱的主将了？他暗暗吃惊，心想：以这等绝艳之貌，何患男人不坠下温柔陷阱之中呢？

说到那个男子，王元度心中更为惊奇，因为那简直是他身在画中，极是维妙维肖。

正因这幅画中是他做主角，他才会惊讶注视，心中想到很多的事，又由于男主角既然是他，则女主角也必有其人，供这画工描绘无疑了。

他沉吟自问道：“假如这温柔陷阱之中，果真有一个绝色美女，正如此画中人，我能不能抵抗得住她的魅力？唉，这倒是一个莫大的考验，此女的神情，媚荡入骨，实是天生尤物，我……”

要知王元度和一般的男人，全无分别，见了这等绝代尤物，亦会生出冲动，这等反应，极是合理。

他之所以能出类拔俗，能与众不同，不过是毅力绝强，能克制自己的本能冲动，持之以礼而已。

因此之故，他一旦发现了对方可能有如此出色艳绝的尤物时，便不能不辜先在心理上准备一下。

假如他自问一定可以做到目中有妓，心中无妓的地步，则反躬身问之举，自是多余。

正是由于他晓得此女实是人间尤物，百年罕见，但须看她的画容，已大有销魂蚀骨之感，何况一旦面对那活色生香，焉能全不动心？

图画上的尤物似是向他大胆勾引挑逗，王元度小心翼翼地避开她身体上其余的部分，只盯住她的面庞，沉凝思索应付之计。

这等情景，落在外人眼中，自然会误以为他乃是被这幅香艳淫媚的画所迷，以致如此人神。

墙上另一幅画轴上，突然出现一双眼睛，察看王元度的情状，见他呆视橱中之画，这双眼睛很快就隐没不见了。

紧接着那一阵琵琶声，以及曼妙柔靡的歌声，渐渐响亮，这一间空房之中，竟然因这阵柔靡之音，忽然变成春意盈盈，撩人心怀。

第三十一章　温柔乡勇闯美人关

王元度身子动也不动，但心头大震，暗想：“这一关单是见画闻声，便已动人春思，难以自抑，如此厉害，实是大大出人意表之外。”

他又想道：“接下去的两间房，定必更加春色撩人，目下当真有如在冰凌上走、剑刃上行，稍一放浪，粉身碎骨矣！”

这个比喻真是再恰当也没有了，他深深吸一口气，定下心神，随即伸手捏住那幅图画的框边，轻轻一拉，这幅画滑到另一侧，现出了画后的部分。

但见一块玉佩，放在橱中，他取起收好，关起了橱门，便向另一道门户行去，步伐间甚是沉稳有力。

揭开帷帘，穿过灯火明亮的甬道，但听歌声越发地真切动人，大有苦求缠绵的情意，令人魂销。

他拨帘而入，只见明灯无数，照耀得全室十分光亮，房间内四壁皆是锦缎装贴，见不到砖石粉壁，也没有一件家具，地上是厚逾半尺的垫褥，踏将上去，柔软得有如踩在云朵上一般。

房中一共有三个女子，都披着一袭轻纱，一眼望去，可以透过轻纱而见到她们的肉体，雪白而丰满。

其中一个站着，手抱琵琶，仰头望住天花板，自弹自唱，声音曼妙，指法巧熟，奏出了动人情思的曲调。

她那副样子，生似是已经神游幻境，沉迷其中，对身外之事，全无所知，唯其如此，才令人更易感到沉迷。

另外两个女子本来都坐着，一见他进来，霎时盈盈起舞，随着歌声节拍，露展她们动人的胴体。

她们的舞姿甚是淫亵，极尽勾惹挑逗之能事，在这种气氛之下，任何人都可以意会得到，这两个美女都愿意献出娇躯，任君大嚼。

王元度目光掠过她们的面庞，但觉她们虽是相当美艳，体态复又丰满健美，可是都不是画中之人，这使他有点失望，微微皱起了眉头。

这两个美艳女郎，越舞越快，伸臂展腿之际，妙相毕呈，真是一场令人难以保持冷静的销魂艳舞。

王元度瞧了一会，便毫不困难地移开眼光，游视全房，但见房内全无可以收藏物体的地方。

他的脑筋也动得真快，举步向那曼声高唱的白纱女郎走去，到了切近，但见她那丰满的胆体，完全暴露，那一袭白纱，简直跟没有一样。

他突然一伸手，夺过那面琵琶，顿时乐声、歌声一齐中断，那个白纱美女瞠目瞧住他，露出询问之意。

王元度摇一摇琵琶，没有声响，便丢在地上，好在地上垫褥很厚，不虞摔坏乐器。他凌厉地望住对方，冷冷道：“玉佩呢，拿来！”

白纱女郎柔婉地笑一下，道：“你长得如此俊俏，想不到竟是不解风流之人。”

王元度固执地道：“玉佩拿来。”

白纱女郎叹口气道：“好吧，我瞧如果不给你的话，你很可能会杀死我们，是也不是？”

她口中的话说得如此可怜服从，其实却没有取出玉佩，王元度连那玉佩在何处也没有丝毫线索。

他暗暗感到不安，想道：“假如她们不知进退，一味死赖，我能把她们怎样？难道打她们一顿么？唉，我王元度堂堂七尺，岂能做这等辣手摧花之事？”

白纱女郎腻声道：“你是我平生所见最俊俏的人，假如能在你怀中偎依片刻，我这一辈子就心满意足了。”

这些话，句句都能打入男人心坎中，魔力强大，王元度严厉的神色，也不由得松驰许多，烦恼地摇摇头。

另外两个黄纱女郎，款摆着光滑的胴体，走到王元度身边，分别做出想纵体入怀而又不敢的神气，这一着可使任何人都有踌躇满志的快感。

王元度初时也不免如此，但他意志坚强无比，死命记住玉佩之事，因此表面上好像一点也不在意。

他仍然盯住那白纱女郎，但见她挺立不动，两腿夹拢，姿式既好看又古怪，使他一看再看。

突然，他明白了一事，沉声道：“姑娘如若还不交出玉佩，那是自讨苦吃，可怪不得在下心狠手辣。”

白纱女郎吃一惊，道：“你当真要那玉佩，竟把我们都视若无睹？其实人生着梦，为欢几何，何不及时行乐？你如若回心转意，我们姊妹三人，都任凭你享受。”

王元度道：“拿玉佩来。”

短短一语，已是极有力的答复。

白纱女郎叹口气，道：“在我身上，你自己拿吧！”

王元度自然已意念得到那块玉块藏在她身上的什么地方，无疑一定是夹在她双腿之间的部分。

如若是夹在腿肌之中，倒还罢了，但王元度可也不是未见过世面之人，心中很了解，像这种受过训练的女孩子，说不定有吐纳功夫，可以收藏在私处。

因此他又头痛起来，想道：“如若她是用双腿夹住，那就毫无困难地可以取到手中，但倘使她竟然藏在私处，我如何能够下手？”

那个白纱女郎见他不动弹，顿时大感惊讶，腻声道：“怎么啦？你怕掉在温柔陷阱之中么？”

王元度定一定神，诚恳地道：“不是害怕，而是觉得不能用强暴手段！”

他的诚恳的声音，使众女都为之一怔，那白纱女郎轻轻道：“奇怪，看你外表风流潇洒，竟会是那么迂腐古板的人么？”

王元度平心静气地说道：“迂腐古板，并非罪恶，姑娘们可曾想过这道理没有呢？”

他仍然以十分诚恳真挚的语调和态度向她们说，以致这三位千娇百媚的女郎，也变得正经了许多。

一个黄纱女郎道：“我不知道你这话是真心，抑是假意？以我所知，所有的男人见了我们，都生出淫心欲念，只求得偿兽念，别的什么都不管了。”

另一个黄纱女郎格格笑道：“尤其是那些道貌岸然的人，没有一个不是急色儿，一见了女人，就都露出狐狸尾巴来了。”

白纱女郎说道：“不错，在我们眼中，男人都不外想在我们身上发泄兽欲，那些拥有道德名声之人，只要知道了没有后患，都露出了本相，真真可哂。”

王元度微微笑道：“姑娘们的话，诚然是事实，但在下却认为，你们对男人太过苛责了，因为男女相悦，本是天经地义之事，尤其是以你们如此美丽可爱，男人见了，孰能毫不动心呢？”

白纱女郎娇媚地笑一下，伸展双臂，道：“好啊，那么你抱抱我好么？”

王元度道：“动心是一件事，克制功夫又是另一回事，假如一个人光明磊落，公正不阿，他自己必有是非之辨，取舍之间，自有尺度。”

一个黄纱女郎迫近他身躯，那峰峦起伏之处，已碰到了王元度，她荡笑一声，道：“那么你的取舍如何？”

王元度转眼望住她，沉重地道：“有些人认为逢场作戏，并不要紧，这个想法也有道理，假如不会伤害对方的话。”

那三个娇媚美女一齐叫嚷起来，吱吱喳喳地，一片莺声燕语，内容都是表示她们绝不感到伤害。

王元度道：“姑娘们，请再听在下一言，那就是有些人想是这么想而已，在下非是这种风流之人，世上有些人想法又不同，他们深信做每一件事，都须负起责任，尤其男女之间，如若未有感情，遂行苟合之事，请问与禽兽有何分别？因此之故，这种人守身如玉，绝不滥交，不徒是珍惜自己，兼且也是怀着尊重别人之心。”

他说得很明白显浅，众女都能了解，因此房中气氛忽然改变，那白纱女郎面色严肃地沉思着。

王元度轻轻叹口气，道：“世间诸色人等，各有不同想法，有些女人生性轻贱，喜欢滥交。但以在下想来，这等天生的淫娃、荡妇总是少数，大部分朝秦暮楚，不管生张熟魏，都可交欢的女人，其行虽荡，但这等生涯却未必是她们所愿，只是各人遭遇不同，时常身不由己，无法跳出火坑就是了他停顿一下，又道：“在下绝不轻视这种遭遇可怜的女人，而我既无力拯救她们，自应洁身自好，使自己良心无愧。”

一个黄纱女郎凄然一叹，道：“可惜像你这种人，实在太少了。”

王元度歉然一笑道：“在下坚信女人也和男人一样，不该受到许多限制束缚。但事实上，女人比男人大是吃亏，这许多不合情理的事实，都是男人一念之私所形成。因此，在下很愿意代表男人向你们赔罪致歉。”

另一个黄纱女郎突然纵声狂笑起来，一听而知，她是受到莫大刺激。

王元度叹一口气，目光转到白纱女郎的面上，问道：“姑娘，那玉佩呢？可不可以给我？”

白纱女郎低头瞧瞧自己双腿，迟疑了一下，才道：“不瞒你说，这块玉佩可以给你，可是我们明知你绝过不了这一座温柔陷阱，所以又不想白白放走了你。”

王元度讶道：“在下纵然过不了这一关，又与诸位姑娘有何关系？”

白纱女郎向同伴望了一眼，才道：“我们姊妹三人，自从练成了媚功，也颇见过不少男人，可是像你这般人才，却还是第一次遇上，我们实是愿意和你拥抱缠绵，以慰相思，假使你可以过得这个陷阱，我们当然没话好说。但你一定过不了那最后的一个房间，所以我在想，与其把你让给别人，不如我们自己……”

王元度插口打断她的话，问道：“你们可是柔情蚀骨派的？”

那三个美女都吃了一惊，齐向他注视。

白纱女郎道：“你居然识得柔骨派之名，实在奇怪得很。”

王元度听这口气，已知道她们当真是柔情蚀骨派的人，无怪魅力之强，更在美貌胜于她们的白瑶琴之上了。

他不禁又想到第三个房间内，无疑是这柔骨派的一流高手，怪不得她们深信他一定过不了这一关。

这么一想，顿时大起警惕之心。忽又想到那面情镜，据说是柔骨派的无上至宝，有了此宝在身，柔骨派的高手，全然无所施其技。因此，他微生后悔之心，因为此镜他已交给了葛翠翠，假如在身上的话，胜券在握，那就不必提心吊胆了。

那三女一齐围拢过来，挨贴他身体，她们曾经先动之以情，完全是哀恳他施舍寸露，此举实在很足以打动任何铁石心肠。

王元度已情迷意乱，热血沸腾，心想："既然她们求我，并非我存心玩弄。再者，此举也不会影响及她们未来的幸福，我何必坚执不理呢？"

这么一想，更是百脉贲张，欲焰高涨。要知，假如钱万贯不是已经救回的话，他为了朋友义气，这等色相陷阱，休想困得住他。

但既然钱万贯已见到，脱离一元教掌握，他的心情大不相同。这正是对方设想周密之处，务使他的顾虑减到最少，才会有失陷之危。

正当他伸手出去之时，忽然听到一点极轻微的声响，转眼一望，那厚厚的地毡上，有一块玉佩。

这块玉佩自然是从白纱女郎双腿之间掉落地上的，按理说地毡很厚，不会发出声响。

但这只指平常之人而言，像王元度这种绝顶高手，声响虽极轻微，也不会漏过。

他一见到玉佩，顿时心头大震，记起了这块玉佩正是表示他过得温柔陷阱的信物。如若过不了这一关，就须投入一元教中……

满胸欲念，迅即消退了大半，一手推开那白纱女郎，俯身捡起玉佩，揣在袋中。向她们点点头，歉然道："对不起，在下得走了，辜负了姑娘们的柔情，将来有机会始行报答。"

他举步走到帘边，不禁停下来，深深吸一口气，这才觉得心神略定，也鼓起了勇气，便掀帘而入。

帘后又是一条温暖的甬道，他走到尽头处，微感紧张，忖道："王元度呀，你目下已面临有生以来最难闯的险关，可得好自为之，别污损了大侠之誉才好。"

他在心中鼓励自己几句，于是干咳两声，道："有人没有？"

厚帷那边传来一阵像黄莺般的声音，道："当然有啦，别害怕，这儿没吃人的老虎。"

这阵话声，使王元度无论如何也听不出一丝一毫的淫荡意味，反而令他联想到天真活泼的小姑娘。

他顿时胆大得多，伸手拨开幕帷，但见这个房间相当宽大，尽皆是地毡，四壁尽是绿色的绒幔，配衬着五光十色的地毡图案，十分华贵悦目。

房间的正中摆放着一张宽大低矮的软榻，榻上一个女孩子，侧身而卧，恰是背向着他。

一头乌黑秀发，布在雪白的枕头上，分外鲜明夺目。

他不但见不到她的面貌，也见不到她的身体。因为她覆盖着薄薄的被单，只可见到起伏的曲线而已。

王元度查看不到门口在哪一面，其势不便过去拉开所有的绒幔，示人以弱。

于是步近榻边，道：“刚才是姑娘回答的么？”

那女子动也不动，脆声道：“这儿只有我一个人，除了我之外，会是谁回答你呢？”

王元度道：“在下想找一块玉佩，以便出去交差，姑娘乃是此处主人，当然知道这块玉佩藏收何处？”

那女子道：“你既能连过两室，可知必定是志行高洁之士，妾身十分佩服。”

王元度道：“姑娘过奖了，只不知姑娘可肯赐告玉佩的下落？”

那女子道：“可以，我先唱一阕小调，你听完之后，自可见到玉佩，即管拿走。”

王元度忖道：“我不信你只唱一阕小调，就能把我迷住。”于是大声应道：“很好，在下洗耳恭聆。”

他直到现在，还未得见对方容貌，又因为对方不肯回顾，所以他也不便绕过去瞧看人家。

那女子道：“首先要请你做一件事，那就是把所有的帷幔拉开，我好告诉你此房的出路。”

王元度道：“好极了。”

那女子道：“每个角落中有一根锦带，你可以把整幅墙的帷幔拉开了。”

王元度举步走去，依法拉动一根垂下来的锦带，只听一阵籁籁的响声，这边墙上的帷幔，随手向另一头滑缩，露出墙壁。但却不是砖石所砌成的墙壁，而是一排巨大的镜子。王元度皱皱眉头，想道：“难道这间房四壁皆是镜子不成？我可不相信。”

他转念之时，目光向镜中望去，但见软榻上的女郎，仍然覆衾静卧，一头长发，散按在雪白的枕头上，分外夺目，别无惹眼之处。

只听她又用那出谷黄莺般的声音说道：“另一个角落也有锦带，烦你过去，也把帷幔拉开。”

王元度迅快走去，扯动锦带，果然又是一排巨镜，嵌满了墙壁。

这时由于是在另一面，是以恰恰正对那女郎。

王元度从镜中望去，只见云发遮面，无法看到她的真面目。

方在瞧时，只见她一个翻身，秀发飘扬，甚是美观。

当这翻转一刹那，以王元度的眼力，也仅仅见到她的面白唇红，到底还是没分辨出她的面貌是美是丑。

但由于她这一翻身，被衾也飘动了一下，以致让王元度见到那被衾下面，竟是覆盖着一具裸露的胴体。

这具裸体是否完全裸露，尚不得而知，但纵然尚有衣物，亦是极少无疑。

王元度不知如何会骇了一跳，旋即失笑，想道：“此地既然称为温柔陷阱，则这女孩子不挂一丝，亦不是稀奇之事，我何必大惊小怪？”

殊不知这正是对方高明之处，能以种种奇妙不着痕迹之法，使他心神受到震惊，这便是已入阱的预兆了。

要知这女郎的声音甜美娇脆，宛如出谷之莺，使王元度无形之中在心理上已不愿拿她作荡妇淫娃看待。

因此，她忽然让他瞥见了裸体，顿时打击了他的情绪，使他受到震撼，这刻王元度虽然告诉自己说，她乃是温柔陷阱中人，但深心中仍然并不愿意见到她真是淫荡的女子。

这种微妙的心理，不易解释得明白，总而言之，对方已制造出一种形势，使他心理上出现了可乘之隙。

那女郎又道：“还有两边墙的帷幔，只有烦你都拉开吧！”

王元度依言去做，到他把第四幅墙壁的帷幔拉开之时，天花板上也出现了一面巨大的圆镜。

现在他除非闭上双眼，不然的话，四方八面都可见到自己和那张软榻，自然还有软榻上的女郎。

但见她身上的被衾不知何时露出一了些缝隙恰好窥见一部分的玉腿，以及一部分的高耸胸部。

王元度把目光移开，眉头微皱，但却从镜中见到她部分裸体，由于角度变换，看起来又不相同。

他又移开眼睛，然而无论往哪儿投去，都能见到荡漾的春光。他越是变换角度地瞧见，就越觉得妙趣横生，别有意境美感，与一般的完全暴露，迥然不同。

换言之，这个女郎的部分肉体，裸露得很有艺术意味，绝非纯粹仅是美色肉欲，而是含蕴得有无限美感。

这种奇异高超的挑逗手法，比之蝉翼轻纱，若隐若现的手法，又高出不知多少，当真能使人意乱情迷，销魂蚀骨。

王元度虽是皱起剑眉，但心中却无论如何激不起恶意。甚至他一点也不觉得自己向她注视之时，含有任何猥亵意味，只觉得这种景象很美很动人，不妨加以欣赏。

房间内沉静了好一会，那气氛相当和谐融洽，而且旖旎香艳。竟如春风沉醉，光景明媚动人……

又过了片刻，那女郎翻个身，依然是不多不少地露出了她一部分最美的肉体。只听她轻柔地唱起来。

那是一只江南小调，柔媚悦耳。尤其她的声音，竟然随着这房间内的气氛而生出变化，不复是娇脆如黄莺，却是一种微觉低沉浓郁的声音，充满了强烈的磁性。

王元度听了几句，觉得也没有什么，也不致于迷惑心神。因此他不再注意这浓浓的歌声，却留神地瞧看她的面貌。

这也不是他新发生的意念，而是自从一入此房之后，就一定想看到的。但她的面庞老是被云发或枕角所遮，只是在偶然间见到雪白的面颊和红红的嘴唇而已。

他自是知道玉面朱唇四字，并非就一定是美貌，许多丑陋的女人，也可以有雪白的面颊和红红的嘴唇。

那么王元度竟是想瞧瞧这女郎长得美不美了？事实上却非如此。他可是想看她年纪有多大？也不是。

他只是内心之中，有这一种欲望，想看一看她的面貌而已！到底是为了什么？他自己也没寻思过。

那阵柔媚动人的歌声，萦回不已，王元度不知如何已坐在榻边，低头瞧着这个女郎。

然后，歌声缓缓收歇，那女郎从被衾中，伸出两只欺霜赛雪的玉臂，向他展开，作出欢迎他的姿势。

王元度挪前一点，上半身微微前倾，望住她那偏侧而又覆盖着黑发的脸庞，心中希望她转首来，并且拨开头发。

但她没有这样做，缩回双手，把被衾提起一点，以便遮住那娇嫩雪白而又高耸如山的胸部。

她轻轻道：“在你正对面的墙上，当中那块镜子是活动的，随手可以拉开，就出现了门户，那方玉佩，就在门口的地面上……”

她接着叹息一声，甚是凄婉幽怨。

王元度没有动身，柔声道：“姑娘，我可以一瞻芳容么？”

那女郎既不回答，也不动弹。

王元度等了一下，又柔声道：“既然姑娘不反对，我便放肆了。”

他缓缓伸手出去，只要对方有一点表示，他就可以立刻缩手，如若不然，他就将拨开她侧面上的头发，或者更进一步把她的面庞扳过来。

他的手指碰触到她的面颊时，她又轻叹一声。

王元度顿时停住任何动作，又柔声道：“姑娘心中不快么？可是我此举得罪了你？”

女郎这时才开口，道：“非是你得罪了我，而是我觉得很对不起你。”

王元度讶道：“姑娘这话怎说？”

女郎道：“这道理将来你自会明白，此时说了也是没用。”

王元度忖想她话中之意，心思这一分散，对于要看看她的面貌之心，就淡了许多，但他自己却还不觉出。

那女郎忽然抬起一腿，被衾从那光滑白嫩的肌肤上滑落，宛如从水中突出一节雪藕一般，分外的动人。

这只玉腿不论是肌肤也好，线条也好，无不是最美的，横看竖看，都看不出一点瑕疵。

王元度目光一转，但见房中有千百条玉腿高举，这已足够令人心跳的了。但更要命的是这只大腿根处，被衾恰恰覆盖住，无从进一步得窥其秘，这才是最勾魂夺魄的手法，使人几乎忍不住伸手去揭掉那张被子。

在这惊涛骇浪巡视中，王元度忽然站了起身，迅快闭起双眼，沉声道：“我出道时间虽短，但见识却真不算少，而且自问性情强毅，定力过人，哪知姑娘妙术一施，我便当真感到不支了。”

那女郎唔了一声，道：“你能支持到现在，可说是前无古人了。我虽然不想毁了你，可是情非得已，竟然无法罢手，望你不要见怪。”

王元度道：“姑娘的勾魂妙术，情欲兼顾，实在极为上乘，只不知你自从出道以来，有多少铁汉被你的洪炉销熔毁灭？”

女郎缓缓道：“我说了你也不会相信，我自艺成以来，还未害过任何一个人，这话你自然不肯相信。”

王元度道：“这话果是使在下难以置信。”

他这时才睁开双眼，神光奕奕，转身低首望住她。

那女郎的面庞虽然被头发遮住，但她却能够从缝隙之中瞧见王元度，这时轻轻一笑，道：“我明白了，你竟是打算出手取我性命，是也不是？”

王元度肃然道：“在下正有杀你之意。”

那女郎道：“你认为杀死了我，可以为世除害，自家亦可以渡过难关，

可是这样想的么？”

王元度道：“姑娘不但艺业惊人，单是这份才情智慧，天下亦已罕有匹铸，因此之故，在下更替你感到可惜。”

女郎道：“不要可惜了，以我看来，你不但下不了手杀我，即使下得毒手，我也不是容容易易就会被杀的人。”

王元度道：“在下的想法与你恰好相反，那就是在下既狠得这心肠下手，亦有杀你的能力，姑娘不可不信。”

女郎哈哈一笑，道：“若然如此，你何故迟迟还不出手？”

王元度道：“在下要向姑娘说明一个事，那就是在下虽然杀死了你，但对你仍然万分佩服，对自己则万分厌恶。只因假如在下不是为了朋友，不是为了武林大势，早就在姑娘的魅力之下屈服了。但现在为了种种原因，不得不杀死你，日后在下将是时时刻刻记得今日之事，以致厌恨自己的狠毒和软弱。”

他叹一口气，又适：“奇就奇在你尚未露出庐山真面目，竟已足以使在下难以自持，这道理真是奇异难测了！”

女郎道：“说穿了并不稀奇，你在第一间房中看过一张画没有？画中的男人，一个是你。而你却在不知不觉中，认为那个女的是我，所以你一直渴望见到我的面貌，瞧瞧是不是画中之人！”

她停顿一下，又道：“每一个人在幻想中，总比事实上要夸张了一些。因此，那画中的女人，目下在你脑海中，比之那幅画上的样貌要艳得多。你自己已一点不知道，只觉得这么美丽的人，岂可不亲眼一瞧？这正好推波助澜，益发使你的想像离事实更远，我就是利用这种微妙心理，设下这最后的一关。”

王元度听得佩服之极，问道：“那么画中之人，到底是不是姑娘你呢？”

女郎道：“那画中之人的相貌就是我了。”

王元度肃然道：“姑娘如此美貌，却可惜竟是柔骨派传人，以致不得不布施色相，自轻自贱。”

女郎道：“这不一定是自轻自贱，要知我有化身神通，这刻你即使上榻与我燕好，但宛转承欢的却是另有他人，并非是我的真身……”

她忽然住口，轻轻一扬首，所有的头发都飞起，飘向后面，露出了真面目。但见她杏眼桃腮，玉面朱唇，娇艳欲滴，当真是一代尤物，世间罕见。

她嫣然一笑，露出一排细贝似的皓齿，说道：“奇怪？我为何把秘密都告诉你呢？”

王元度定睛凝神望住她，心头感慨丛生。忖道：“假如她的话句句属实，则她不但有西施王嫱之美，允推一代尤物，并且还是孤芳自赏，洁身自好的女孩子，这一来，如若死在自己手下，未免太可惜可怜了！”

转念又想道：“她的话岂能尽信不疑？化身之言，焉能当真？因此只要想想曾有多少英雄毁在她美色之下，又想想她以后还要毁去多少好汉，就该取她性命了！”

他心中正在交战，只听那女郎道：“我这张床榻上装有极精巧机关，加上你欲念遮眼之时，心神浮乱，很容易就被我掉了包，换上别人供你泄欲而毫不觉察。”

她似是看透了他心中念头，才及时解释她“化身神通”是怎么回事。她幽幽叹息一声，又道：“我衾中藏有锋利长剑，随时可以暴起取你性命，

可笑你还以为我全无防范，这真是错到爪哇国去了。”

王元度道：“姑娘之言如若可靠，那就更使在下为难了。倘若你本是淫娃荡妇，则不论你如何防范，在下自问全力一击的话，你亦逃不了血溅绣帷之祸。”

女郎道：“得啦，你少吹牛吧，你贵姓大名？”

王元度道：“敝姓王，姑娘贵姓？”

女郎道：“贱妾姓甄……”

她忽然住口，惊讶地睁大双眼，接着道：“你是王元度么？”

王元度也大惊道：“你敢情是甄红袖？”

直到这时，他们方知对方当真非是等闲人物，无怪谁也降不了谁，不过在这一局而言，王元度却是输了。

甄红袖玉手一挥，拉好被衾，把裸露的大腿遮住。但她因手动之故，竟把酥胸暴露出来。

她手忙脚乱地遮盖身体，王元度也面红耳热，连忙移开眼睛。因为甄红袖已经是钱万贯的妻子，也就是他的钱大嫂，如何还能瞧看？偏生四壁皆镜，他不论望向何处，都见到几十个甄红袖，使他大感不安。

甄红袖轻轻道：“那姜石公坏死了，敢情他故意让我偷听到他们的秘密，使我以为你已赶去武当，因此怎样也没想到目下对付的是你。”

她轻叹一声，道：“荀伯业以钱郎安危作要胁，迫我布下这温柔陷阱。假如我败了，他就立时杀死钱郎。你看，我焉能不拼命对付你呢？”

王元度面上一红，怔道：“好教大嫂得知，小弟已救出了钱兄，但却是以闯过这温柔陷阱为条件，如若闯不过，就得投效一元教。”

王元度又道：“他使我们自相残杀，其计甚毒，却是在两件事上。头一件是钱兄全身武功已失，据说是被荀伯业一种奇门手法点的穴，须得按时服药，始能保持现状，如若不然，过了时候，他的武功甚至生命俱不能保存。”

甄红袖满面皆是焦急之色，道：“我从未听过荀伯业练有这等奇门点穴手法。”

王元度接着说道：“第二件，一元教进犯武当，此事非同小可，咱们如若解决得了钱兄的问题，便须速赴武当，对付一元教。”

甄红袖点点头，道：“果然都很重要，唉，钱郎之事，使我五内如焚，六神无主，脑子乱得很。”

王元度陷入沉思之中，一转眼忽见甄红袖打算穿衣，连忙道：“大嫂且慢，小弟有个计划，是否可行，还望大嫂裁夺。”

甄红袖大感惊讶，心想：“他何以阻我穿回衣服？”但旋即恍然大悟，低低道：“莫非你想利用这温柔陷阱？”

王元度道：“我要知道敌方的虚实底细，以及那侯远交给我的药物，是否真能使钱兄维持现状。”

甄红袖沉吟一下，才道：“据我所知，一元教并无侯远其人，如果没有弄错，则此人定是身份极低之辈，恐怕不会得知任何机密。”

王元度道：“小弟也想到这一点，但后来忽然想起姜石公为人诡诈异常，虚虚实实，难以测透。因此咱们则依常理推想，说不定反而收到意想不到之妙。”

甄红袖想了一想，觉得真不妨试上一试。当下道：“好，就这么办。你去告诉那厮，就说我好像自杀了。”

王元度心知她既然这么说，必定有效，所以也不多问，迅即过去，掀开当中一块大镜，果然后面有一道门户。

他并且发现门槛上有一块玉佩，弯腰捡拾之时，忽然想到自己如果在未和甄红袖分手以前，即使一早就打开镜子，见到了玉佩和出路，但能不能拾佩扬长而去？抑或实在忍不住，又转去瞧瞧她的姿容？

他对自己的定力功夫，实在感到惭愧，当下走过这条甬道，推门而出。外面是座院落，午间的阳光眩人眼目，墙边一些花草，似是受不住骄阳淫威，都显得萎弱无力。

侯远从对面的门内走入来，满面讶色，道：“王大侠真是神仙了，居然轻轻易易就过得这温柔陷阱。”

王元度道：“第三间房的女子好像是自杀了。”

侯远大惊道：“什么？恐怕是被王大侠加害的吧？”

王元度冷笑道：“笑话，我加害她作什么？”

侯远道：“假如王大侠当时自问忍受不住她的魅力，恨从心起，出手击杀了她，这也是颇合情理的事。”

王元度说道：“行家眼中，一瞧便知，你罗嗦什么？我还得等荀教主出手破解钱庄主的穴道禁制。还有那钱大嫂，也得见见她才行。”

侯远道：“假如王大侠没有犯规，小可自然依约行事，小可这就进去查看一下。”

王元度道：“去吧，我在廊下打坐片刻。”

侯远匆匆进去，不一会工夫，两道门打开来，走出一个娉婷美艳的丽人，正是甄红袖。

她含笑向王元度招招手，道：“可以走啦！”

王元度连忙跟着她，穿过许多院子，终于从一道围墙跃出，落在一条小巷子之内，且喜没被人碰见。

甄红袖道：“你如何约定钱郎的？”

王元度道：“襄阳我从未来过，但想来必有赌场，所以我跟钱兄约好在赌场见面。”

甄红袖道：“这一点我倒有了一点经验，可以找到赌场，不过现在还差一点到午时，太早了一点，赌徒们多半还在家中高卧……”

她带了王元度，穿街过巷的行去。以她天生丽质，自是很惹人注目。不过现在她可不怕了，只要荀伯业不在襄阳，谁也不敢惹她，何况她身边还有一个王元度。

她边行边道：“那个自称是侯远的人，其实是一元教中十分精明能干的四个总管之一，姓郝名晓，武功虽然有限，但办事能力极强，教中地位颇高，亦是姜石公心腹之一，他已供出真情，原来钱郎是中了一种奇毒，并非什么三阴绝脉被制。因此每到子午两时，必定全身发热，四肢乏力，头目昏眩，腹部奇痛难当，我已取到了解药，只要快点找到钱郎，一试便知此药灵不灵了”王元度道：“假如郝晓是在你魅力之下，吐露真情，自可深信不疑。”

甄红袖道：“他虽是讲了实话，献出解药，但焉知姜石公会不会留下了假的解药？换言之，也就是连郝晓也不知姜石公留下的解药是假的。”

王元度大惊道：“既是有此可能，我们速速在午时毒发以前，找到钱兄，让他服下此药，如若不再发作，便可知有效。假如仍然发作，则钱兄尚能服可以遏止毒发的解药，还可以熬到子时。假如等到子时才行试验，则一旦无

效，咱们便全然束手无策了。”

两人顿时急出一头冷汗，只盼顺顺利利找到赌场，不要发生事故，以致耽误了时间。

他们刚转入大街，一间店铺内突然奔出一个人，伸展双手，拦住他们的去路。甄红袖怒从心起，恶向胆生，纤指疾点出去，带出一缕锋锐的风力。

那人啊一声，旋身疾退，其快如风，居然躲过她的一指，但若论动手拼斗，则此人已完全成了败势，甄红袖只须上前再行出手，定可收拾了他。

在这一刹那间，甄红袖已瞧出对方是个白白净净的少年，相貌不俗，唯是如此，她才更加忿怒，因为此子分明是懂得武功，是一个胆大妄为的轻薄之徒。

王元度口中道：“大嫂别动手，是自己人。”说话之时，已伸手抓住她的右肘。

甄红袖哦了一声，道：“时间无多，快走……”

当先掠过那少年，向前行去。

王元度向那少年一笑，道：“她是钱万贯兄的夫人，我们正急于找钱兄，可没想到在这儿碰见了你。”

那少年道：“原来是钱大嫂，唉，小弟世居襄阳，如若钱兄落在此地，小弟竟全无所知，那真是惭愧死了。”

王元度心中一动，叫道：“钱大嫂等一等。”

甄红袖回头道：“什么事？”声音中大是不耐烦。

王元度道：“这一位是武当名家吕一超前辈的公子，单名一个杰，他是襄阳人氏，咱们何不找他带路？”

甄红袖道：“只怕他也不晓得。”

王元度问道：“吕兄可知道这儿的赌场怎生走法？”

吕杰微微一笑，道：“请跟小弟来。”

他向右边店铺走去，打前门入，从后门出，已到了街道上，接着又走了七八间屋宇，向一道朱漆大门指去，道：“这儿就是了。”

他心知事情一定很急，所以不等王元度开口，迅即跃上了台阶。那道大门开了一半，里外都有人。这些汉子一见吕杰，都向他行礼，口称吕公子。

王元度道：“咱们不必进去了，问问看可有人知道钱兄没有？”

吕杰如此一问，那些大汉们都抢着点头，并且说钱庄主正在里面，由此地场主袁世光陪着。

吕杰道：“快带我们进去找他。”

回头向王元度道：“他们在后面的厅中，并非在场子里。”

于是一齐进去，绕过好几重屋宇，到了一处院落，但见厅中坐着四五个人。

王元度一见其中果有钱万贯在内，大声叫道：“钱兄切勿服药。”

钱万贯右掌托住三位药丸，正要向嘴巴里送，闻声立即停手，愕然顾视，一眼就见到甄红袖，不禁啊了一声，欢容满面。

甄红袖相隔尚有三丈，已急得一纵身，飞入厅内。

这等身手，只骇得厅中之人，无不目瞪口呆。

吕杰上前向那袁场主说了几句话，袁世光立刻识趣地带走其他之人，厅中只剩下了他们四个人。

甄红袖道：“钱郎，你先试试这解药。”

钱万贯已经感到很痛苦，所以立刻接过她手中之药，迅即服下。

众人都定睛看他的反应，过了一会，钱万贯长长透一口气，一面又皱起眉头。

甄红袖晓得是最可怕的情形果然发生了，敢情那姜石公诡谲过人，连心腹手下也加以愚弄，给以假药。

要知有人可以在威逼利诱之下嘴硬，但要是当真陷入温柔陷阱之中，决计没有不说真话的。

他们根本无须怀疑是那总管郝晓使诈，问题定是在连郝晓也被姜石公骗了。

王元度也皱起双眉，道：“这解药竟是假的，钱兄如若感到不适，不妨试服早先的三粒丹药，或可暂时阻止毒性。”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但愿这一服药不是假的才好。”

他体内虽是感到剧痛难当，但仍然能保持潇洒风度，实非常人所能及。他当下仰首吞下药丸，闭目不语。

过了一会，他双眉渐舒，似是已告灵效，痛苦渐减。

但甄红袖仍然掩不住优色，道：“唉！这一服药虽然有效，却只能维持六个时辰，到了子时，毒力又发作了，如何是好？”

王元度扼腕道：“有一位姑娘是毒教高手，可惜相距太远，六个时辰之内，没有法子把她找来。如若不然，这区区之毒，何足道哉？”

这话说了等如没说，甄红袖急得眼泪都是涌了出来。她本已美艳绝伦，此时眼含珠泪，楚楚可怜，更使人见了顿生不忍之心，恨不得能即时替她解决问题，免得如此一个千娇百媚的美女，遭受到痛苦。

吕杰瞧得呆了，心想：“这位钱夫人美得大是奇怪，能使人为之心荡神摇。看来好像不大正派，但又说不出哪里不正派。”

他自然不知这是因为甄红袖乃是柔情蚀骨派传人，因而她自然而然有一种使人魂销心荡的魅力。

王元度突然目射奇光，向甄红袖望去，问道：“钱大嫂，有一面情镜，据说是贵派秘宝，是也不是？”

甄红袖道：“是呀，但此镜久已不在本派手中了。”

王元度道：“小弟也知道不在你手中，照这样说来，毒教双姝的话，大概可信了。她说毒教有一宗重宝名曰‘辟毒珠’与贵派交换去情镜，因此，这辟毒珠应该在你手中才对。”

甄红袖面色大变，道：“我竟不知道有这一回事，先师的遗物，我收藏在一个革囊内，封在墓中，只怕那辟毒珠也在其中，亦未可知，唉，这怎么办呢？”

王元度适：“假如时间赶得及，你可否带钱兄去启墓取宝？”

他说完这话，自家也摇摇头，道：“不行，既然令师没有传以此宝，则纵然找到了，也不懂使用之法。”

大家都感到一筹莫展，王元度主张延医瞧瞧，运气好的话，说不定竟能解得此毒。吕杰立即出去，命人延请本城几位最著名的大夫，有些专治难疑杂症的江湖郎中，也统统请来。

王元度很不得能分作两个人，一个留在这儿照顾钱万贯，一个赶去武当山驰援，免得两头皆误。

钱万贯最擅观察人心，当下问道：“王兄有什么心事？”

王元度支吾道：“没有心事。”

甄红袖却对钱万贯说了，吕杰他一听，心如火焚，向王元度道：“家父前天有事返山，预定这数日才回来，现下一元教大举侵袭，山上之人恐怕不知道，全无准备。”

王元度忙道：“你别急，一元教前赴武当，相信只对付贵派掌门人而已，绝不会大施屠戮，如若是厮杀混战，贵派人数何虑千百，人多势众，谅他们亦不敢冒此大险。”

吕杰面上焦忧之色，丝毫未减。

钱万贯笑道：“咱们何不速速前赴武当，与敌人周旋？总胜过坐在此地发愁。”

甄红袖惊道：“你真气不能提聚，如何去得？”

钱万贯伸手指指脑袋，道：“若是不能力敌，还可智取。就算是全无用处吧，也比留在这儿好些。”

王元度决然道：“好，咱们马上动身，总得想法子找荀伯业迫取解药。如若取不到解药，好歹也杀他几个，略泄胸中恶气。”

吕杰是武当门人，熟悉路程。当下由他带路，不从正路上山，却是抄捷径疾行。

钱万贯有王元度和甄红袖两人护持，根本不必用力，竟也行走如飞。

那武当山上观庙甚多，吕杰引他们到了一座小小道观中，道：“小弟先去查深可好？”

王元度沉吟一下，道：“若是离贵派宝宫不远，我最好与你一同走一趟。”

钱万贯道：“此处地形我相当熟悉，娘子同去不妨，我自有趋吉避凶之道。”

王元度道：“钱兄目下已失动手之能，留你一人在此，岂不过于冒险？还是让大嫂陪着你较妥。”

钱万贯一笑，意态从容慷慨道：“我们到此地来，为的是要打击敌人，假如因我之故，不能全力出击，则我倒不如不来了，要知红袖她熟稔敌方虚实强弱，有她同行，胜却许多高手，因此，咱们岂能自行减薄了兵力？你们即管前去，不必以我为念。”

甄红袖颔首道：“好，我去。”

她向王元度和吕杰瞧了一眼，又道：“假如咱们打散了，便以这儿做联络之地，由钱郎负责联络事宜。”

她转身伸手拉住钱万贯的手掌，柔声道：“妾身此去，生死难卜，特此辞别，望你好生保重。”

钱万贯双眼中也透出深情，点头道：“我懂得你毅然前往的深意，但世事难如人意，假如你得不到解药，千万别勉强才好。”

王、吕二人这时才明白甄红袖决然赶敌之意，敢情是要设法索取解药，如若得不到解药，大概抱着宰他几个敌人的决心，以消心中仇恨之意。

他们自然再没得话说，相继奔出这座小庙，穿林越岭，不久，已望见了一座巍峨壮丽的道观。

他们迅即走到观前的宽大草坪上，但见松柏夹道，鹤鹿栖游，一派宁恬幽静，如入洞天福地之中。

吕杰一皱眉头，道：“怎的见不到人？即使发生了大变，这儿仍然会有

些师兄们看管才对。”

王元度道：“看来敌人已侵入观中，因而全观道侣都退入后面防守了吧？”

吕杰摇头道：“没道理，怎会通通都到后面防守？后面有什么可守的？”

说时，三人先后踏入大门内，但见地上有几具尸体，都是道人装束，血迹斑斑。

三人都大吃一惊，心想：莫非敌人如此凶毒厉害，见了武当弟子便杀，已把全观数百道侣，通通杀死了？

但再往内走，却没见到尸体，这一来，刚才的想法又不对了。因为如若全观数百人被杀，定必处处皆尸，血流成河才对。不过假使不是全观被杀，则不应如此沉寂无声，而且也应该有人把尸体收拾起来才对。

吕杰心焦如焚，面色都变了。

王元度沉声道：“吕兄，越是碰上这等惊心动魄的大事，越须沉得住气，不可自乱方寸，徒然贻敌人以可乘之机。”

吕杰立刻深深叹一口气，努力抑制波荡的情绪，道：“王兄说得是。”

他心知王元度言外之意，是暗示他千万不可鲁莽冲动。纵然因全观道侣尽皆被害而悲愤，徒然更易被敌人杀死，于大局全然无益。

吕杰这一冷静下来，脑筋就灵活得多了，道：“观内只有一处地方，可容大批人马。”

甄红袖道：“照我的推测，一元教这次侵犯武当，最少也得动员上百人手，加上本观原有的数百人，一定是在某一处宽敞地方。”

吕杰道：“本观右后方有一块广场，是历代本观之人修习武艺之地，可容数千人之多，咱们去瞧瞧好么？”

王元度道：“好了，目下我们行踪既然未被敌人发觉，我倒主张小心些，最好不让敌人知道，则到时可收奇兵突出之妙。”

吕杰道：“那么小弟先走，如若碰见敌人，你们在后面便可隐起身形。”

他这话得到王、甄二人同意，立时迅快奔去，穿过几座高大庄严的大殿和院落，从一道侧门出去，便是一条宽大的巷子。

吕杰奔入巷中，突然风声飒然，前后各有一人从墙顶纵落，把他夹在当中。这两名劲装大汉，手中都有兵刃，面含狞笑，甚是凶悍。

在他对面的一个说道：“小子报上名来。”

吕杰杀机填胸，一心一意要杀死这两人，以泄心中之恨。当下装出很惊奇的样子，道：“怪事，这儿是什么地方，你们可知道么？”

那大汉凶狠地瞪他一眼，道：“你打哪儿来的？”

吕杰道：“这话应我问你们才对，我打侧门进来，一路都没见到人，到底是怎么回事？看你们这副样子，决计不是武当派的人。”

那大汉嘿嘿一笑，道：“那么你呢？你也不是武当派的人，对不对？”

吕杰摇摇头，突然间长剑出鞘，化作一道长虹，电射而出，他出手之时，正是接到王元度的传声，嘱他杀敌。

原来他故意多说几句话，用意是让王、甄二人赶到，并且查看过附近已无敌人潜伏，方始出手歼敌，免得泄了机密。

但见剑光到处，一个大汉已倒在地上，但吕杰却没有法子一招杀二教，不但不能杀敌，甚至无法阻止敌人发声报警。

那个大汉面向着王元度这一边，是以见到同伴被杀，他一面挥刀招架，一面掣出一枚铜哨，向嘴巴塞去。

突然间，一条人影打旁边的墙上飘落，说道：“杜四，休得张狂。”

声音异常娇媚悦耳，使他不由得转眼望去。

目光到处，可就瞧见了一张媚艳绝世的面庞，那对水汪汪的美眸中，大有勾魂夺魄的勉力。

这个名叫杜四的大汉，虽是认出了来人是以前的副教主甄红袖，但他却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如此销魂蚀骨的表情，际此生死关头，竟也不由得心头一荡。

吕杰趁机抢入，长剑一招“仙凡永隔”，透心刺入，顿时狙杀了此人。

甄红袖轻轻道：“好剑法，这杜四虽然不是四大护法及七兽高手，但却是荀教主的亲信高手，武功极佳，想不到无声无息之中，除去其二。”

吕杰道：“若不是大嫂及时出现，这刻只怕已惊动敌人了。”

甄红袖道：“这条巷子那边就是练武场了，是不？”

吕杰道：“还有一个小院子，院墙甚高。”

王元度已当先走去，步出巷子，只见那座院落，弯而且长，院墙甚高，墙边有些古树，浓荫覆天。

他跃上树去，借那树叶掩蔽身形，向外面望去，但见那外面一片广场，绿草莽莽，在那右前方二十余丈处，有一座高约六七丈的石崖。

广场内有数百人之多，剑光在太阳下闪耀着，如万道银蛇，人数虽多，却没有什么声息，也没有人移动。

王元度嗅到了一阵香风，接着，甄红袖的手臂已碰到他，并且低声说道：“噫，那几百个道人，都被一元教之人迫到崖上，再无退路了。”

王元度道：“以小弟瞧来，却像是武当派摆下阵法，严防敌人进犯。”

吕杰在另一边说道：“王兄说得是，那是敝派的千剑大阵，那石崖下面有一座洞府，据说是掌教真人坐关之所，看样子，他们是在防卫那洞府。”

他这么一解释，果然很有道理，那数百道士，人人执剑，纵横成列，密密地挡在洞府门前。

一元教也有将近一百人之众，各持兵器，紧迫阵前。双方都没有任何动作，乍看似是一元教之人，被这千剑大阵所阻，一时无法逞凶。

吕杰远远见到他父亲和几个老道人站在洞府之前，这才大为放心，道：“恐怕是掌教真人恰恰闭关练功，是以一旦有警，全观之人都集中在洞府前面，结阵守护。”

王元度道：“这话有理，怪不得全观不见有人，现下我才安心了不少。”

甄红袖缓缓道：“王大侠，那荀伯业武功深不可测，并且多年来处心积虑，打算先击溃武当、少林。因此，他大概很有把握可以击败武当掌教许无量真人。”

吕来不服气地哼了一声，王元度想起钱万贯也曾落败于荀伯业手底，则甄红袖这话，多半不会错。

于是点点头，道：“荀伯业武功极强，那是不争之实，虽然末必就赢得许无量真人，可是为了万一起见，咱们定须设法不让他们拼斗起来。”

他望了吕杰一眼，又道：“试想：以武当在武林中的地位，若然许真人万一失手，则所损失的，较之荀伯业失败时，简直不能比拟，因是之故，咱们定须筹出釜底抽薪之法，及早化解此一大劫难才好。”

吕杰一想这话很对，若然让荀伯业和许真人拼斗，实是划不来之事，但如何能使他们打不起来？这却是大大的难题。

他求助地望住王、甄两人，王元度微微一笑道：“小弟和钱大嫂绕到崖后，由吕兄先从正面入阵，告知令尊及贵派主持之人，我们才打崖后翻下来，以免发生误会，这是第一点；第二，吕兄设法说服贵派主持之人，让小弟和钱大嫂出头干涉，务使一元教先对付我们，换言之，荀伯业须得先击败了我们两人，方能对付贵派，这一点非常重要，如不先取得协议，只怕贵派之人，会以为兄弟自高自大，强行出头。”

吕杰歇一下才道：“王兄把这宗如此重大艰危之事，揽在身上，如此侠肠义胆，敝派将来怎样报答呢？”

他深知此事非同小可，以王元度目下的声名，只一出头，荀伯业势须全力对付他，结局自然凶险无比。这等以生命、名誉作赌注之举，岂比等闲？是以他深心感激，溢于言表。

这当中还有一个关健，那就是王元度本可以置身事外，并无卷入漩涡的必要，更别说出头架梁，把事情完全包揽在身上的义举了。唯其如此，方显得他实是大侠胸怀，以天下之事为己任。

他把如何走到崖后的路径说出，自己便走出广场，从旁边绕入已阵中。

一元教方面一看吕杰出现，竟毫无警异，立时派人查看，方知社四两人惨死之事。

且说王、甄二人绕过许多屋宇，最后从一堵高墙跃出，那外面是一片斜坡，山坡的那一边，就是那座石崖。

他们齐齐奔上山坡，还未到达被顶，忽见一株古树后面，转出一位全真，这位全真只穿一袭灰袍，头束高譬，衣袂飘飘，眉长入鬓，目如朗星，额下三给黑髯，看上去，只有三旬上下的年纪。可是道义盎然，大有神仙风致。

这道人打个稽首，道：“两位从何而来，欲往何处？”

王元度躬身拱手为礼，道：“在下王元度，这一位是钱大嫂，姓甄名红袖，因得知一元教侵扰贵派，是以会同吕杰兄一同赶来。现下我们打算从崖上翻落贵派阵中，又请吕杰兄先入阵中，请贵派主持之人，让在下出面干涉。”

他简简单单数语，已把始末道出。甄红袖甚是佩服，心想：看他为人忠厚诚恳，其实却是极有急智而又能言善辩之士。

那道人微微一笑，道：“王大侠名满天下，贫道久仰了，但此地乃是敝派禁区，不容外人涉足。”

王元度天生是个正派君子，闻言立现惶恐之色，道：“真对不起，但望道长有恕无知误闯之罪。”

甄红袖讶道：“怎么啦？我们难道打原路退回去不成？”

她略略停顿一下，转眼向那道人望去，目光变得十分凌厉，又适：“道长须知我们皆是为了贵派安危而来，而贵派目下亦正好陷入窘困之境，事出非常，只好从权了，您说是也不是？”

她的目光虽然凌厉，可是口气仍然温柔和婉，这是因为她瞧来瞧去，总觉得这个道人气度不凡，而且又似是很谦冲自牧的有道之士，是以不知不觉之间，生出了敬畏之心。

那道人微微一笑，道：“钱夫人说得很对，不过敝派规矩极严，即使在这等情况之下，贫道仍然不能不加以追究。”

他歉然地摇摇头，道：“自然贫道此举也许难以见谅于王大侠和钱夫人，但贫道也是迫不得已，非执行山规不可。”

甄红袖愠道：“那么你打算怎样？”

道人说道：“依照山规，两位如若仗持武功，冲出禁地，贫道只好待日后再了断此事了。”

甄红袖何等聪明珍现，一听这话，分明是要他们动手闯过去，似乎不含丝毫恶意。顿时恢复常态，嫣然一笑，道：“这个也好。”

那道人一抬手，撤下背后的松纹古剑，道：“贫道得罪之处，尚乞海涵。”

第三十二章　千剑阵力拒一元教

王元度跨前两步，提聚功力，准备出手。他盘算好定须一剑就迫开对方，迅即闯过去，免得误了大事。

那道人向甄红袖手中之剑盯了一眼，说道：“两位俱是剑术大家，真是好极了，王大侠当必深知那一元教主荀伯业的武功家数了？”

他忽然扯到荀伯业身上，又说了一句“好极了”，使得王、甄二人，都猜测不出他的真意何在。

王元度道：“闻说荀伯业使用两面铜钹，武功深不可测，究竟如何，还须得动手后方能知晓。”

那道人沉声道：“贫道却以为出手交锋，乃是性命交关之事，定须知己知彼，方是上策。”

王元度道：“道长之言甚是，据在下所知，荀伯业乃是雷八公前辈的嫡传高足。”

那道人点点头，道：“不错，他在敝派也学过艺业，但一直郁郁不得志，这是因为敝派在他投入本门之后，忽然查出他曾是少林门人，因是之故，敝派更对他严加防范，不传以本门心法。”

甄红袖道：“道长所揭露的秘密，诚足惊人，但钱万贯本乃少林大雄长老嫡传弟子，是以早就晓得了。”

那道人眼中闪过惊讶之色，道：“啊，原来如此，贫道可就放心不少了，只不知钱庄主现下在什么地方？”

甄红袖道：“他也来啦，但他已中了荀伯业的暗算，在未曾解去身上之毒以前，失去武功，是以无法露面上阵。”

那道人点点头，随即以精明眼光，投注在甄红袖面上，道：“贫道斗胆猜测一句，那就是钱庄主曾经与荀伯业动手，并且败于荀伯业手下，是也不是？”

甄红袖大吃一惊，忖道：“我只说钱郎中暗算，但他却推测出曾经动手问题，当真是才智过人，只不知他在武当派中是何种身份？”

那道人已从她神情中得到了答案，便又道：“既然钱庄主也赢不过荀伯业，敝派之中，恐怕也找不出可与荀伯业匹敌之人了，唉！”

他长长叹息一声，面上阴晴不定，显然在考虑一个重大之事。

甄红袖忍耐不住，提高声音道：“时间无多，我们得过去啦！”

那道人立即恢复常态，笑道：“好极了，请王大侠先行赐教。不过钱夫

人可别置身事外，最好留神观察贫道的剑路，试试看能不能看出贫道的剑法来历。”

甄红袖一怔，道：“你不是武当派的么？”

那道人道：“贫道怎会不是武当派的人？但贫道自问有几招剑法，足以淆惑视听，所以特别提醒两位，试作观察。假如两位叫得出来历，贫道立即收剑认输。”

王元度心中一笑，忖道：“原来他有意考一考我们的眼力和阅历，这倒有趣。”

他为了把握时间，当下低喝一声：“得罪了”，挺剑疾进。霎时间，两道剑光，矫夭飞舞，幻射出千重霞彩。

连甄红袖这等高手，竟也被他们的剑气，迫得退开数步。要知，这刻双方迸射鼓荡的剑气，锐利如刀剑，甄红袖如不出手抵挡，就只好退远些，以免受伤。

她心中的震骇，非同小可，只因这位武当道人，剑术之精奥，功力之深厚，实是世罕匹传。

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看，他都足以列入天下武林的第一流高手之中。

她也是第一次见到王元度的秘传“少阳剑法”其神奇精妙，亦是难以形容。而他功力之深厚，气势之坚凝强大，也是平生仅见。

不过这倒不算稀奇，因为王元度乃是本届金鳌大会的鳌头，被尊称为当代第一高手，顺利地通过了密室量才的一关，打破了历届纪录。

是以虽然王元度剑法极是高明，却是在意料之中。若非如此，钱万贯怎会很服气他的成就？

她这时已不必触想起那道人的叮嘱，便已全神贯注，查看这道人的剑法路数。初时的十余招，他使的皆是武当正宗内家剑法。

但突然之间，招数一变，剑剑抢攻，奇正相生，每每从意料不到的方位猛攻，又每每在想不到的时机中，稳稳守御。

他的这一路剑法，并没超过早先的武当内家剑法，也不比王元度的少阳剑法神奇奥妙。

可是却是剑术中别蹊径的路数，防守之时，坚如铁桶，进攻之时，使的都是这一路奇异剑法，来来去去只有四招，两攻两守。

自然，这四招可以生出不少变化，不过在甄红袖这等剑术行家看来，只要懂得基本的四招，即可自求变化，慢慢领悟了。

她看到此时，已经记熟了这四招。猛可大吃一惊，凝眸寻思道：“这道人事先叮嘱我们留意，这刻又反复地施展不已，莫非是有意传我们这四招剑法么？”

这么一想，发现大有道理。当下一跃而出，手中长剑幻化作一道精芒，直向道人卷去。

口中叫道：“王大侠让一让。”

王元度只好收剑退开，凝目观战。

甄红袖岂肯让王元度或是那道人小觑了，是以全力施展出无声剑法，一轮急攻。

说也奇怪，那道人见她如此高明，反而掩饰不住面上的喜色，精神奋发，挥剑应战。

王元度还是第一次眼见甄红袖出手，但见她剑走轻灵，功力深厚，一

招一式，无不恰到好处，威力十足。

他不禁心头一宽，忖道：“有她这等一流高手助阵，一可当十，今日纵然赢不了一元教，也定当予他们重创，至于这道人已达超凡人圣之境，他如果是武当派的人，为何不出头迎战大敌？”

这疑团充塞胸臆，无从解得。当下细看这道人的剑路，只见他还是使的两守两攻那四招剑法。

甄红袖剑发无声，招数辛辣奇幻，尤其是她早已看熟了对方的四招剑法，每能避强趋弱，猛烈反击。

因此之故，二十招以后，那道人已渐渐施展不开。

王元度乃是剑术大行家，看到此处，加上他自己亲身动手的印象，已尽清这四招剑法的变化奥妙。

那道人突然低喝一声：“钱夫人小心了。”

剑式未变，剑上却闪现极沉雄凌厉的潜力暗劲，立时遏阻了甄红袖增长不已的气焰。

他剑上绝强的内力，本是无形无声之物，但王元度却看得明明白白。

只因他剑上内力一旦增强，剑招的威力也顿时改观，已不是甄红袖早先观察时的样子了，因此甄红袖连出差错，每每以为是弱点而凌厉攻去，哪知对方内力增强之后，便化疏弱为坚强。

王元度大感兴趣，忖道：“这四招剑法，分明非是武当绝学，但看这剑法极为倚重本身功力，以定强弱，便可知其中破绽甚多。但在这位道长手中施展出来，却不亚于天下任何一种上乘剑法，这完全是由于这道长功力深厚无比使然。他一直施展这四招剑法，反复变化，使我们已尽窥其妙，不知是何用心？”

甄红袖虽然不能取胜，但离落败还远。况且她在这番拼斗中，并没有使出压箱底的绝艺——“无声三绝剑”。

那道人突然微笑道：“尝闻钱夫人曾是一元教的副教主，果然功力深厚，容颜绝世，贫道甚感佩服。”

甄红袖是什么人物，一听而知，对方故意提到她“容颜绝世”，分明是指她以美色取胜，武功有限之意。

她长眉一皱，道：“道长不去迎击外敌，却躲在此处，莫非这一处禁地，这般重要么？”

她反嘲对方两句之后，旋又说道：“道长既然苦苦拦阻我们去路，恕我不客气要全力拼上一拼了。”

话声甫歇，但见她一剑当胸刺出，无声无息，似慢实快，简直让人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剑势已截住敌人了。

那道人喝声：“好剑法”，回剑封架，呛的一声，竟震得退了一步。

王元度眼见对方剑招奇绝，几乎脱口喝彩。

甄红袖第一招“万籁俱寂”，虽然大见威力，但对方仍然是使那两招防守剑法之一，并未迫得他改使本门剑法，因此她竟不放松，第二招“宇宙无声”又攻了出去。

要知她的无声剑法，最厉害之处，是剑上不带风响，使对方无法在风声上判断剑势的速度以及力道的强弱。

像他们这等高手相争，胜败只是一线之微。无声剑派的剑法，既然能使敌手生出错觉，自然占尽便宜。

她第二剑刺出，那道人飘飘飞退数尺，稽首道：“钱夫人果然高绝一时，无声剑派行将大振声威，可以预卜。”

甄红袖见他变得这么快，知道是自己那一招“万籁俱寂”收到了效果，虽然尚不明对方迫自己施展过绝艺之后，立时罢手是什么意思。

王元度上前两步，道：“道长可愿让我们过去？”

那道人点点头，神情间一片肃然，但眼中却露出抱歉感激等意思，王元度向他抱拳为礼，随即大步走过。

那道人低声道：“两位快一点，时限转眼便到。”

王元度也没有询问是什么时限，脚底加快。

甄红袖紧紧跟着，霎时已奔上山坡，甄红袖问道：“王大侠，你猜这道长是谁？”

王元度道：“小弟不敢妄猜，只知他在武当派中，一定是很有地位之人。”

甄红袖道：“他说的时限是何意思？”

王元度沉吟一下，道：“荀伯业有何秘密手段，不得而知，小弟只知姜石公等人如若忽然都反过来对付你，必与钱兄有关。”

甄红袖苦笑一下，忖道：“他也认为我以姿色收服人心，唉，若然当真如此，荀伯业的心计，未免太高明了，他设法用钱万贯使我孤立，又算准钱万贯绝不肯答应坐视少林、武当被袭的条件，也就等如迫得我非反不可。”

忽见荀伯业一挥手，一元教阵中，立刻发出一阵呜呜号角之声。

那百余人突然齐齐移动，霎时间，排列成一个巨大的三角形阵势，尖的一端，对准武当的千剑大阵，像是一块三角铁锥，要刺破敌人的千剑大阵。

王元度大惊道：“不好，咱们快走。”

甄红袖道：“不忙，他们的锥形阵势，还未完全布好。”

王元度讶道：“这话怎说？”

甄红袖道：“照我的看法，此阵的锥尖，乃是最大关键，假如武功略差，势难破得武当剑阵。武功高如荀伯业，固然可当锥尖之份。但他一旦投身在战阵之中，一举一动都关系到全军，便失去了随意进退的自由，所以他一定不肯担当此任，但除了他之外，还有谁呢？”

王元度不假思索，道：“那没角犀屠望，足可担当此任，他全身刀枪不入，除了一流高手，休想伤得了他。”

甄红袖赞道：“好灵活的脑筋，既是如此，你必也有了应付之法，我们可以动身啦。”

两人从窄径、险道往下纵落，到离地只有两丈之时，才显露身形。

一元教方面之人，一见甄红袖出现，都大为震骇，地位稍高之人，无不晓得必是王元度击破了姜石公的陷阱，及时赶到。

洞府门口的几个老道人和一位老者，都向王、甄二人客气行礼。

吕杰从中介绍，得知那老者就是武当名家吕一超，即是吕杰的父亲。

另外的五名老道人，皆是武当派中辈份甚高的人物。五人当中，倒有人比当今掌教许无量真人还高一辈，这两个陈虚本真人和李虚性真人，都是须发皤白如银。

另外三位老道人，年纪也皆是六旬以上，一是辜无玄，一是洪无嗔，一是梁无累。

此外，还有六七名中年道人，一望而知，皆是武当重要人物。由于时

间迫促之故，所以不暇一一介绍了。

吕一超抱拳躬身道：“承蒙王大侠奔被千里，拔剑相助，敝派十分感激，那荀伯业武功之高，实是已达出神入化之境，因此之故，敝派诸位长老都不能不同意他有邀斗敝派掌教真人的资格。”

吕一超的目光转投在甄红袖面上，另行施礼，道：“钱夫人不但毅然脱离一元教，还敢公然露面，帮助敝派对抗荀伯业，这一份胆识，当世罕有匹俦，老朽甚是感佩。”

甄红袖敛衽一礼，道：“吕大快过当之誉，愧不敢当。只因强敌犯境，已成弩张剑拔之势，只不知何以贵派掌教许真人还未露面？”

吕一超道：“敝教掌门真人恰好在敌人抵达前不久，闭府坐关。老朽虽已通报了讯息，但这坐关之举，颇有玄妙，实是无法立即开府现身。荀伯业也深请此理，是以才答应等候一段时间，现下时限已至，又恰好赶上王大侠和钱夫人一齐现身，他们便中止了进攻。”

王元度道：“原来如此。”

他记起在禁地相遇的道人，也有“时限快到”之语，现在才明白了这话由来。

吕一超等人自然不知道他这句话，指的竟是别一宗事，当下又道：“不瞒王大侠和钱夫人说，敝教的千剑大阵，极为复杂奇奥，如若当真演练到应有的水准，则不论一元教以何等阵法进攻，亦将全军覆没，当场惨败，可是此阵实在太以艰难，加以敝教实是想不到居然会有强敌入侵本山，是以向来疏忽，多年未加演练，现在虽具规模，但是中看不中吃，未必拦阻得住敌方的进攻。”

王、甄二人一愣，都想这的确是意想不到的一大危机。

只听吕一超又道：“因此之故，老朽胆敢奉请两位一道上前，为我等押住阵脚。老朽打算和几位师兄，施展敝派联手为阵的剑术，抵住荀伯业，拖延时间，等到敝派掌教真人出关现身，这才让他们独斗一场。”

王元度立刻摇头道：“晚辈此来，特地要找荀伯业算帐，假如诸位前辈不见怪晚辈狂妄的话，今日之事，晚辈有意包揽在身上，等如代许真人出战。只不知诸位前辈尊意如何？”

武当派五位道人和吕一超互相对觑，暗中以眼神交换意见。吕一超一看之下，竟是五比一的决议，赞成让王元度包揽大局。

当下点头道：“王大侠竟肯出头，自然是最好不过，以王大侠的威望，谅荀伯业也不致有异议。既是如此，老朽陪王大侠、钱夫人出阵，这儿两位师叔和三位师兄，立刻率领得力之人，隐入阵中，指挥阵法变化，起码也得骇住对方，死了冲锋混战之心。”

一经决定，那五位老道人立时率众隐入阵中，吕一超父子，陪了王元度和甄红袖，穿过剑阵。他们四人出得阵外，对方那一座三角锥形的阵势，立即往后退出三丈以外。

霎时间，一众人从对阵中走出来，为首之人，正是一元教教主荀伯业。其余人依次是军师姜石公，四大护法和七兽高手。

那四大护法中，血幡张超前此已被王元度一剑杀死，现在已补上了冀南名家童贯。此人在金鳌大会中，曾被乡老伯挑为对手，施展双钹。当时乡老伯见了他的兵器，道出这一脉武功源流乃是得自雷八公，可是察看他的招数，却又看出非是雷八公亲传，是以觉得奇怪。

现下此人在一元教阵营中出现，而那荀伯业又是雷八公嫡传高弟，便可知童贯的钹法，乃是得自荀伯业了。

王元度的目光越过这一小群人，投向那三角锥形阵法中，只见其中有四五个人，都用布蒙面，形迹神秘。

由于相距达数丈之遥，其间又有一些别的人阻隔，无法瞧得真切。但他却不肯轻易放过，低声向甄红袖道：“大嫂，对方阵中有些蒙面之人，你可认得出？”

甄红袖道：“一元教在武林各门派中，几乎都有耳目，并且这些人皆是有名高手。目下到了武当重地之中，这些人怕被武当派之人认出，于理甚合，待我小心注意，总能认出一两个。”

此时，荀伯业等人已在两阵当中处停步，王元度等人也移步上前。因是只有四人，声势显得大是不及对方。

双方接近到一丈以内，只见那荀伯业和姜石公，都把目光投注向王元度的后面，而不是盯着他们。

这等情形，自然不合常情。

王元度提聚功力，施展传声之法，向吕杰道：“请你回头瞧瞧咱们后面有什么动静？”

他不肯轻易回首，便是生怕对方有诈，吕杰迅快回头一望，说道：“原来本派的大阵正在移动。”

王元度高声道：“听说武当派的剑阵，独步宇内。荀教主和姜军师如此注意，想必盛名无虚了，只不知两位已查看出端倪没有？”

荀、姜二人闻言，只好收回了目光，盯注王元度。

这正是王元度所希望的，因为他已得知底细，情知那千剑大阵失练已久，目下全凭那几位道长亲自入阵，发动变化，乍看自然神奇万分，但若是让他们瞧久了，也许会漏出马脚。

荀伯业面上毫无表情，道：“此阵奥妙得紧，但怕只怕资质鲁钝之人太多，无法发挥精微奇奥的威力。姜石公接口道：“此阵没有什么了不起，倒是甄副教主忽然出现于此地，并且又站在对方那一边，令人大惑不解。”

甄红袖冷笑道：“废话，我已脱离了一元教，难道还站在你们那一边不成？”

王元度也觉得姜石公这一句话说得不近情理，使他无端端生出一种他乃是没话找话说的感觉。

若是平常之人，也许不会再往深处想，但王元度心思最是缜密，又深知姜石公夙负智名，以他的为人，不该在这等时机之中，说些废话。换言之，姜石公必定在施展什么诡谋奇计。

王元度脑筋一动，寻思目前形势，自然最引人注意的就是武当派千剑大阵了，然则，莫非姜石公正在拖延时间，以便让荀伯业研究破阵之法？

可是荀伯业双目注视着甄红袖，并没有观察那千剑大阵，这又是什么道理？难道是等候一个精通阵法之学的手下，观察之后提出报告？

他的脑筋实在动得很快，一下子已找到问题的症结，同时之间，心中又记起了甄红袖刚刚说过，一元教在各派中都潜伏得有奸细，又皆是高手。然则武当派也未能例外了，荀伯业正是在等候这个奸细的报告。

但假如这奸细潜伏在千剑大阵之中，他只须发出暗号，荀伯业即可行知这座大阵，乃是虚有其表，而且他王元度也全无认出奸细的希望了。

他一念及此，几乎放弃了马上追查奸细之事。

此时，姜石公向甄红袖讲及钱万贯之事，荀伯业面无表情，目光死盯住甄红袖，并不转动。

王元度忽然大悟，忖道：“是了，荀伯业这般神情，分明是运集功力，收听密告，姜石公则设法稳住局面，否则焉有由姜石公一直开口之理？这样说来，那奸细竟是在他们的阵中，对了，假如这名奸细在武当派大阵内的话，则那许无量真人忽然闭府坐关之事，势必通传与荀伯业得知。荀伯业一心一意要毁去武当派这位最重要的人物，所以早先才肯按兵等候，假如他得知许真人闭关之事，当然会延缓此行了。”

至此，他已可以确定，这个武当派的奸细，必在那三角锥大阵之中，正在观察阵法变化，以便告知荀伯业是否可以破得。当然他们是以千里传声之法互通消息，所以荀伯业才会运集功力，收听那人传声。

王元度微微一笑，想道：“那武当奸细必是蒙面人之一，现在我们无法揭破他的真面目。但我至少可以破坏你们的阴谋。而这一着，又是你们作梦也想不到的。”

他立即施展出乡老伯所传授的“无声之声”大法，使荀伯业收听不到任何传声。

这种“无声之声”的神奇功夫，根本毋须有任何动作，因此，其他人但见王元度茫然地望着姜石公，似是十分注意他和甄红袖的对答。

姜石公还在与甄红袖乱扯，荀伯业默默地站了好一会，突然感到不耐和气忿，敢情他当真在等候一个手下的传声和报告，却老是等不到。

他一挥手，姜石公立时闭口不言。

场中气氛又十分紧张起来，王元度转眼向他望去，心想：“你如不作决定，我绝不停止施展这无声之声的功夫。”

荀伯业此时已深信手下至今不报告之故，乃是由于对方千剑阵变化得太迅速奥妙，须得慢慢加以查看，方知有无可乘之机。

既是如此，还是不去惹那座剑阵为佳，当下向姜石公点点头，示意他开口。

姜石公便道：“副教主，敝座劝你还是赶紧离开此地的好，此举对副座你以及钱庄主都有莫大好处。”

甄红袖道：“不必啦，反正有我不多，无我不少。我在这儿也碍不着你们的事。”

姜石公面色一沉，道：“要知钱庄主被教主点了穴道，天下无人能解。你如若还坚持留下，可别后悔才好。”

王元度冷笑一声，接口道：“姜军师此言差矣，钱万贯分明是中了奇毒，以致失去一身武功。像贵教教主这等手段，甚是可鄙！”

荀伯业一听对方已察破自己的手段，怕他再说下去，大损威望，连忙接口应道：“世上之事，是是非非，原是难说得很，现在旁的话不用说了，我瞧干脆还是由我向王大侠领教，早点解决了今日之事。”

王元度道：“好，假如在下侥幸得很，则贵教自兹以后，在未击败在下以前，不得再骚扰侵犯任何家派！”

姜石公一点也不吃亏，插口道：“假如你输了呢？”

王元度道：“你们说吧！”

荀伯业道：“那就请你撤离武当山，不得过问山上之事，如此可公平？”

王元度道：“公平得很。”

说时，迈步走出，那对面的荀伯业也步出场中。

王元度首先撤下长剑，淡然一笑，道：“教主也亮出兵器吧？”

荀伯业取出他独门兵刃双铜钹，大声道：“王大侠请。”

王元度点点头，正要出手，突然有人飞奔而入，却是一个一元教徒，他尚未奔近，已摇手作势。

姜石公大声道：“帮主，咱们已查出钱万贯的下落啦！”

荀伯业退开两步，道：“他现下在什么地方？”

那教徒道：“他在距此不远的一座小庙之内，全无抗拒之力，已被属下数人抓了起来，马上就可以送到。”

荀伯业点头道：“很好，军师对此有何高见？”

姜石公道：“咱们正好运用这种情势，迫使副教主不能不屈服，帮主尊意如何？”

荀伯业道：“也好，你试试看。”

姜石公道：“咱们须得把钱万贯带到此地，才好开价……”

他们对答的声音并不高，却恰好容得甄红袖等人听见。

甄红袖大惊失色，厉声道：“你们把他怎样了？”

姜石公冷笑一声，道：“现下还没有怎样，假如副教主应付得当，大概可使钱庄主安然无恙。”

王元度感到很是不解，忖道：“看他们的举动，竟想千方百计地把钱大嫂迫离此地，不知是何缘故？”

甄红袖又道：“教主打算如何利用我？”

荀伯业终究是当代之雄，一教之主，气概与常人不同，闻言竟直接回答道：“你们如想彼此安然，那就有请你向钱庄主询问几句，请他解释我心中的一些疑问。”

甄红袖沉吟一下，转眼向王元度望去，道：“这便如何是好？”

王元度已迅快地想道：“假如真是为了要他解答一些疑问，何不在以前当钱兄夫妇俱在他们掌握之中时询问？又何必在这大庭广众间，作此答复？这里面必有文章无疑。”

他向甄红袖苦笑一下，道：“咱们须得先弄清楚，瞧瞧钱兄可曾被他们擒住？”

甄红袖道：“对啊，当须如此。”

她本是才智过人的女中豪杰。然而钱万贯乃是她的心上人，这正是关心者乱，竟使她完全失去了主意。

她向荀伯业道：“得先知道钱郎可曾落在你们手中，又须得先知道他的安危才行。”

王元度继续迅速地想道：“假如荀伯业没有讲假话，则他想钱兄解答之事，定是在他上了武当山之后，才发生的。这也就是说，他心听中疑问，与武当派有关了。”

寻思至此，已现出一丝曙光。

忽见有几个人走进来，其中之一，正是钱万贯，他脚步虚浮，踉跄而行，一望而知，已全然失去抗拒之能。

甄红袖一见钱万贯果然被擒，顿时骇得花容失色，身子微微发抖，她深知荀伯业性狠如狼，心坚似铁。再加上一个姜石公，亦是凶狠恶毒之人，

这一次定必把钱万贯处死无疑。至于他们说什么如何如何就可以安然无事的话，全不可信。

王元度发觉她如此震骇，亦明其故。但现在他无法可施，只能低声安慰甄红袖道：“大嫂别慌，你一慌的话，敌人就更易得手了。”

钱万贯被押送到场中，那两个押送他的一元教之人，其一是个大麻子，相貌精干。他道：“启禀教主，这钱庄主独自躲藏在小庙中，身上武功尚未恢复。”

姜石公接口道：“这个自然，教主亲自下手点的穴道，天下有谁能解？”

他一伸手，抓住钱万贯的腕门，又道：“你们可以退下了。”

那两个教徒迅即退回两丈余远的三角锥形阵中。

姜石公冷冷道：“钱夫人，教主刚才的话，你听从不听从？咱们一言立决。”

甄红袖惊道：“什么话？”

姜石公道：“教主打算向钱兄问几句话，但又怕他不肯作答，是以要你劝劝他，你最好到这边来吧！”

钱万贯怒声道：“一元教中，最是兴风作浪的，只有你姜军师。本人若然有出手之能，定必首先取你性命。”

姜石公冷笑道：“算了，你先替自己的性命担忧吧！”

王元度道：“钱大嫂，小弟陪你过去。”

荀伯业道：“使得，反正本座并无偷袭副教主之心，只不过有些话不想被别人听见，所以请她走近一点。”

王、甄二人举步行去，吕家父子听见了此言，自是不便跟去。荀伯业竟也挥退了手下，场中只剩下他们五个人，姜石公紧紧抓住钱万贯，双目凌厉地监视着甄、王二人的动静。

甄红袖道：“你们问吧，如若钱郎不肯说，我才劝他不迟。”

荀伯业向姜石公点点头，姜石公嘴角泛起一丝冷笑，道：“教主想知道的是有关武功之事，但本军师却僭越问副教主一声，你的温柔陷阱，为何竟困不住王元度？”

甄红袖道：“王大侠定力之强，天下无双，我难不倒他，有何怪哉？”

姜石公道：“你是蚀骨柔情派的掌门人，除非是当时未曾尽力，否则焉有困不住王元度之理？这一点请你必须说个明白。如若不能令我满意，咱们就能得依约行事。”

这姜石公分明是故意迫她当着钱万贯的面，提起如何魅惑王元度之事。这等话让钱万贯听了，不但不是味道，甚至会引起十分严重的后果。

钱万贯一听而知，插口道：“红袖别理他。”

甄红袖微微一笑，道：“假如我能让你明白已经尽了全力，你又如何？可是依约释放钱郎么，你说？”

姜石公一时之间，竟答不上话。原来甄红袖已施展出她的绝技，这轻轻一笑，具有销魂蚀骨的力量。

因此姜石公这等老狐狸，在她的魅力之下，也生不忍欺骗她之心，口中便说不出假话来。

荀伯业到底功深力厚，受的影响不大，当下接口道：“这件事要证明的话，颇费工夫，还是暂时不提的好。”

他的话声强劲震耳，每个字都有如铁锤般，一下下地敲击震撼姜石公

的心灵，顿时破解了甄红袖的狐媚魅力。

姜石公暗暗叫声惭愧，忙道：“教主说得是，现在请问钱庄主一声，他们武当派的千剑大阵，可是源出于武当的武功心法，从某一种或数种武功变化衍生而出？”

王元度忖道：“果不出我所料，他们要问钱兄的事，乃是有关武当派的，但难道他问明这一点之后，就得到破阵之法么？”

方在想时，钱万贯又道：“这话恕我不能奉答。”

姜石公狞笑一声，道：“本军师指上劲力一发，钱庄主便将死在当场。在这等情形之下，我劝你还是爽快点回答的好。”

钱万贯道：“人生自古谁无死，本人向来不把生死之事放在心上。”

姜石公道：“只要你肯问一句答一句，本军师就让你和尊夫人安然离开。”

王元度突然插嘴道：“钱大嫂，小弟有一事甚是不解，那就是姜军师两次三番，都想让你离开此地，难道此中另有原因不成？”

甄红袖沉吟未答，钱万贯道：“以我所知，荀教主武功诚然卓绝当代，但如若红袖与你联手出击，他也难以支持不败。”

王元度道：“原来如此，不过他们高手不少，如要防止大嫂后手相助，也不是办不到之事。”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这恐怕是因为你大嫂薄有姿色，有人不愿她受到伤亡之灾，但此人是谁，却大堪深究，因为荀教主练的是纯阳功夫，可知绝不会是他了。”

甄红袖也讶道：“如果你猜得不错，这就怪了。”

这是因为甄红袖深知在一元教中，除了荀伯业本人之外，还没有一个人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力，使得荀伯业也甘心忍受种种不便，企图使她退出战场。

她又晓得除了荀伯业乃是童身练功，因此对色绝缘之外，其他的人，如若自己肯投怀送抱，当真可使他们立即拼死反叛，因此，她怀疑荀伯业会不会是因此而生出顾忌，生怕自己被迫之下，使出柔媚魔功绝技，使一元教发生叛乱？

钱万贯又道：“其实并不奇怪，你可知道荀教主为何不敢杀死我么？这是因为他考虑到你一旦变成无主名花之时，便足以成为祸乱的根源。而你为了报仇，亦将不择手段，务求弄垮了一元教。”

姜石公深深皱起眉头，冷冷道：“教主难道不会斩草除根，把你们一齐处死么？”

钱万贯道：“这正是早先我提到的问题了，由于有人具有足够的影响力，使荀教主不得不极力设法保存她的性命，这真是很有趣的矛盾情势呢！”

姜石公眼中射出森森杀机，道：“闲话休提，你到底回答不回答刚才的问题？”

甄红袖忙道：“姜军师，别下毒手！”

钱万贯向她潇洒地笑着耸耸肩，道：“不要紧，我早就说过，我武功虽然失去，但头脑智慧未失，他决计不能加害我，姜军师，你不服气的话，咱们赌一赌如何？”

他又流露出赌徒本色，使甄红袖啼笑皆非，只急得心儿没跳，恨不得过去堵住他的嘴巴，不让他开口。

荀伯业冷冷道：“钱庄主，生命不比身外之物，你还是少开玩笑的好。”

钱万贯点头道：“好，我不开玩笑，在我答复之前，我先讲几句话，那是关于今日双方胜负的实力。以我看来，荀教主如若得不到某一个人的帮助的话，再加上我跟姜军师这一赌竟然赢了，只怕你落得个狼狈而逃，同时一元教必将冰消瓦解，这话你信也不信？”

姜石公冷嗤一声，道：“咱们分析形势，岂能有假定的因素存在？你索性假定你们大获全胜，岂不更妙？”

钱万贯道：“你不信就拉倒，现在说到刚才你所询的问题，据我所知，荀教主曾在少林、武当两派学过武功，照理说，应该比鄙人更为了解武当千剑大阵才对，何以还垂询我这么一个派外之人？”

荀伯业道：“本座在少林或武当之时，从未得窥心法奥旨，是以方有离开之举，你是大雄长老传人，所知甚博，当然晓得武当千剑大阵的根源来历。”

钱万贯道：“教主之言，虽然过于推许，但说到武当派千剑大阵，兄弟倒是听先师谈起过，略知一二。”

他沉吟一下，又道：“但教主定必也晓得兄弟将如何奉复，是以何必多费唇舌呢？”

姜石公冷冷道：“钱庄主这话恐怕有欠考虑吧？”

钱万贯也冷冷道：“实不相瞒，这话已经过千思万虑之后，方始出口。”

他虽是在姜石公掌握之中，以姜石公的功力造诣，但须内力一发，顿时可能杀死了他，因此，甄红袖不禁骇得玉面忽青忽白，身子也微微发抖。

王元度在这最紧张之时，突然朗笑一声，道：“荀教主，在下有几句衷言，只不知教主肯不肯聆听？”

荀伯业道：“王大侠请说。”

王元度道：“在下窃以为教主应立时施展绝艺，把我击败，才办别的事不迟，假如教主连在下这一关也过不了，则武当剑阵的奥秘，您知道了也是枉然。”

荀伯业沉吟一下，才道：“放眼当今天下武林，能在本座面前说这种话之人，只怕除了王兄之外，已不易找到别的人了。王大侠这话有理，待本座先与王大侠比划过，再谈武当剑阵之事。”

姜石公道：“教主千万小心了。”

说罢，当先退下，钱万贯被他拉得脚步踉跄，差点跌倒。甄红袖见了这等情形，心中大恨，几乎要扑过去出剑刺杀这个恶毒的人。

那荀、王二人屹立对峙，双方所有的人，无不顿时屏息静气，凝神瞧着。全场之人皆被紧张的气氛所笼罩。

王元度亮出剑时，荀伯业也取出那对铜钹。双方的兵刃，在阳光之下，闪耀出惊心动魄的寒芒。

他们默然对峙了足足一盏热茶之久，荀伯业道：“王大侠果然不愧是这一代武林的第一高手，单论气势之坚凝，门户之严密，意志之强毅，已是荀某平生所仅见的敌手了。”

王元度道：“教主过奖之言，在下愧不敢当。”

荀伯业点点头，又道：“说到你的气度胸襟，也是举世罕有匹俦，堪足以充作荀某的对手了。”

他们又对峙了一阵，突然间一齐发动。三件兵器闪耀飞洒出一大片精芒寒光，交缠舞掣，却不出一点声响。

以他们出手之快，招数之凶险迅猛，居然双方的兵刃都没碰上一下，实在令人感到难以置信。

全场人当中，要以甄红袖最是焦灼忧惶。只因她一方面既与众人一般，替王元度担心着急，怕伤亡落败。另一方面，她更须担承着钱万贯被敌人所擒的恐惧，因为那姜石公随时随地可以要了他的性命。

不论甄红袖如何关切钱万贯的安危，但这刻她的目光，仍然无暇向夫婿投以一瞥。这自是由于王、荀二人各施绝艺，斗得实在太紧张精彩所致，尤其是她明知王元度落败当场的话，己方便变得毫无讲价钱谈条件的资格。因是之故，她必须先盼望王元度得胜，才轮到如何处理钱万贯的问题。

王元度深知对方武功之强，已达到了宇内难有对手的境界。因此一上手，就放尽全力使出少阳二十四剑，再加上那修迷密步的脚法。

在他来说，这已是压箱底的功夫，完全给掏了出来。每一刻无不内力充弥，蕴蓄得有莫大的潜力暗劲，俟机爆发。

他的少阳剑法，原本有三十六招，本来就是极上乘的剑术招式。其后又经乡老伯删减了十二招之多，另加组织排列，几乎面目全非，威力又迥然不同。

即使是以剑为主的武当派，见了他的剑法，也无不大为惊骇佩服，暗有自叹弗如之感！

不过荀伯业的双钹，也能使全场之人，不时倒抽冷气，感觉到他双钹威力之强，世人无法抵挡。

这两位武林高手，演出了一场惊险绝伦，精彩万分的生死拼斗。每一招一式，无一不是恰到好处。观战之人，全都感觉得出，这两人任何一个只要招式稍稍用老了一点，又或是攻守之际，所选的招式微有未能尽善尽美之处，那是立时就得败下阵来。

荀伯业面孔有如冰雕石刻的一般，一望而知，他心中全无喜怒哀乐之情，已用了全副心灵贯注在此一战之中，仅仅晓得如何要求自己的招式尽善尽美，不许有一丝一毫的理疵。

王元度亦是如此，他自打那云丘老人传以修迷密步之时开始，可说是已步入了最上乘的武功境域中。但须动手拼斗，所有的精神气力，都会自然而然地完全贯注在武功上。

直到金鳌大会上，饱经磨练，更能专心一志，心神毫不外惊。

以他这一套少阳二十四剑，加上修迷密步，可以说是固若金汤，绝无破绽可言。换句话说，任何敌手也不能从剑招身法之中，找到可以击败他的机会。

因此，他们自然而向比斗内力之途发展。双方都不断地从兵刃上增加内家真力，向对方迫去。

到了这等地步，已没有取巧的法子了。

王元度不须多久，已知晓对方功力深厚绝伦，实是强过自己，因此他本能地生出避免再斗内力的意念。

这刻王元度并没用心去想，只是自然地生出感应，本能上感到非设法回避拼斗内力不可，因是之故，到法也自然地一变。

甄红袖是唯一认得出他所改使的剑法之人，敢情王元度施展出那个把守禁地的道人的四招剑法。这四招剑法，虽可变化为许多式，但就内容而言，乃是两攻两守。

王元度一招守式，剑路突变之下，荀伯业却是无法改以更妙的招数进攻，仍是原式硬拼。

锵的一声，把全场之人骇了一大跳。这是他们交手以来，第二次发出声响。双方迅即分开，瞧不出这一招硬拼，有何结果。

王元度随即发剑迅攻，这一刻又是那个道人使过的四招剑法之一。但见剑势凶悍凌厉之极，因此虽有破绽空隙，敌人变招也须先行防御过，方能反击。只是其时为时已晚，时机已过，再也找不到破绽了。

荀伯业双钹忙忙封闭，锵的一响，王元度剑势受阻，疾忙后退，此时他已趁势使出守式，果然恰又抵住了荀伯业反击之招，又发出锵的一声。

这样子连续响了八下，却是每人各攻了四招，十分公平，谁也不会吃亏。荀伯业直到此时，方能改变钹法，不再与对方一来一往地硬斗。

他心中大为惊讶，因为对方这几招剑法，恰能克住自己，本来在千百般武功招术当中，碰上相克的情形，并不稀奇。

但以荀伯业的造诣，以及钹法之出神人化，可说已达到无可克制的境界，敢情王元度这四招剑法，只是能借这等简单的打法，抵消了由于双方拆招变式之时，所显示出的功力强弱的危险。

这就是说，王元度若然以这四招剑法拼斗下去，荀伯业所占得的一点点功力较强的优势，已消失了。

他眉头一皱，口中清啸一声，双拔使出强攻硬拼的招数，一时之间，但听锵锵之声，不绝于耳。

他这一轮急攻，竟持续了百招以上。

许多功力浅弱之士，已被这一阵震耳繁响，闹得头昏欲呕，心中十分难受。

甄红袖等高手们，无不知道这等拼法，最耗内力。

双方谁也不吃亏，一齐耗损，因此荀伯业纵然再拼百招，最多也不过是双方一齐累得跌倒，并不能趁机击杀对方。

谁也不明白荀伯业何以要采用如此吃力而又无利可图的战略，难道他自以为功力深厚，能先把王元度累垮么？

方在想时，双方已微微发出喘息之声。猛见敌阵中奔出一个蒙面人，直扑战圈。甄红袖急急赶去时，此人已替下荀伯业，力攻王元度。

荀伯业双钹一摆，拦下甄红袖，冷冷道：“我们换人对拼，谁也不吃亏。”

话声中，双拨族飞疾削，迫得甄红袖不得不发剑拼搏，无法过去替下王元度。

她偷空觑了一眼，但见王元度剑光如虹，威势犹在，心中稍安，立时收摄心神，全力向荀伯业猛攻。

她仗着是生力军之身，迎击荀伯业疲乏之师，一上手就略占了上风。但荀伯业一则内功深厚，气脉悠长。二则深谙她的无声剑法，攻守之际，较为省力，是以若是当真要拼到他乏力落败，还须三五百招才行。

替下荀伯业的蒙面人，身材高颀，使的是一把长刀，身手矫健，刀法精奇，与王元度斗得有声有色。

但武当派之人并不十分耽心，因为看起来，王元度似乎不会败于此人刀下。因此他们见到敌方之人都要涌出来迎战之时，那吕一超反而不让己方之人上前，以免发生群殴混战的局面。

吕杰按剑欲出，道：“爹爹，孩儿过去替下王兄吧？”

吕一超道：“你不妨准备出手，但得须到了迫不得已之时，方可上前，只因对方换将之举，分明想使咱们上前出手，这一来，咱们的剑阵，不攻自破。”

吕杰恍然大悟，道：“孩儿思虑末周，险险中了敌人之计。”

要知若论以一敌一的高手，一元教除了像没角犀屠望这等魔头之外，尚有四大护法、七大兽等高手。

相比之下，武当派人虽数强多，却没有这许多能独当一面的人才。因此之故，一元教如果不是忌惮他们的千剑大阵，早就麾众冲上来了。

甄红袖的无声剑法，别辟蹊径，诡奇毒辣，兼而有之。

武当派的高手大都能看出她胜算较多，所以都不替她耽心。

就在这片刻工夫之后，王元度这一边形势大变，只见那蒙面人刀格突然更为凌厉诡毒，功力也远胜于开始出手之时。假如他一上来就是如此，武当派之人不一涌而上，那才怪呢！

现下纵然涌将上去，对方亦可及时派人堵截拼斗，只怕是徒然惹起混战，自乱阵脚，对王元度却没有什么帮助。

吕杰父子顿时急出一头大汗，只听钱万贯厉声道：“不夜岛甄岛主几时投入一元教的？”

武当派之人一听那蒙面的人竟是不夜岛主甄南，这才明白何以武功如此之高，正感觉到今日的形势，恐怕已是有输无赢的局面了，忽见敌阵一阵大乱，其中夹杂着钱万贯叱喝之声。

这真是一幕使人讶骇震惊的景象，原来钱万贯喝叱声中掌拍脚踢，竟击倒两名铁卫。同时一手抓住姜石公，迅快奔离敌阵。

转眼之间，他已奔到了武当派这一边。

原本有十多名铁卫以及其他高手在后追赶，但由于姜石公反被对方擒在手中，兼且深知钱万贯武功高绝一时，莫说有人质在手，可以威胁他们，即使是抓着一个普通人，他们也未必能对付得过他的单拳独掌。

因此之故，这一干人追到半场，便已煞住脚步。

钱万贯厉声大喝道：“吕杰兄，这姜石公是活生生的，现在交给你看管。我一声喊杀，你就立下杀手，取他性命！”

这几句话说得内劲充沛，声音震耳。双方之人，全都听得清清楚楚。

吕杰急行数步，追了上去，也厉声道：“钱兄放心，小弟奉命即行，绝无舛误。”

他一手抓住姜石公，便疾往后退，手中长到架在他脖子上，露出一副凶神恶煞般的样子。

钱万贯接着朗声一笑，响亮地说道：“吕兄弟听着，假如敌阵方面，有任何人敢过来拦截我，你就手起剑落，下姜石公的头颅。”

吕杰迅即应道：“小弟遵命。”

钱万贯冷冷一笑，趾高气扬的大步走出去。

他声音不但中显示出决心，连步伐举止之间，也充满了绝不改变心意的味道。敌阵之人，单是一看他的神态，已知如若有一人出去拦阻，姜石公有死无生。

所有的人，完全被他镇住，没有一个敢移动半步。钱万贯霎时间已走出场中，直迫荀伯业、甄红袖这一对。

荀伯业早先与王元度硬拼了百余招，功力损耗甚多。是以反而被技差

一筹的甄红袖杀得没有还手之力。

照理说，钱万贯应向不夜岛主甄南杀去，早早解救王元度的危机。因为王元度在甄南越打越强的攻势之下，业已现出不支之象，随时随地有失手被杀的可能。

他这一奔向荀伯业，甄南杀机填胸，当下在长刀上运足了十成功夫，更为凌厉地进攻。

他自然是存心要在十招八招之内，一举击杀了王元度，则今日之局，还是胜面居多。时机急迫，稍纵即逝，是以这甄南简直连吃奶之力也使了出来。

王元度明明苦苦支持，经他如此疯狂般的一轮猛攻，极力以奇妙身法应付，不敢硬接，但人人都感到他很难支撑下去。

换言之，现在每一招都有尸横就地的可能。

武当派众人无不紧张得连气也透不过来，却又不能不设法用一只眼睛去瞧瞧钱、甄那边的情形。

钱万贯迅若飘风般扑入战圈，手中的百钱鞭已撤下来，疾取荀伯业，口中冷冷喝道："荀伯业，我深信你定必比王元度死得早，你敢赌么？"

他这一插入战圈，一招之间，荀伯业顿时被迫得退了数步。

但双方之人，也都看出了荀伯业那对铜钹，陡然功力增强一倍，尚能勉强支撑残局。

照局外人的看法，王元度比荀伯业危险得多。假使王元度先死，则一元教纵然牺牲了一个姜石公，但仍可以大获全胜，合力重创武当派。一个不好，还可能诛除钱、甄二人。是以这刻王元度的生死，简直是关系到全局。

人人都紧张得不知看哪一边的好，忽见钱万贯奇招连环使出，竟把荀伯业杀得遍体大汗，堪堪落败。

要知钱万贯不但功力深厚之极，兼且深悉荀伯业的钹法路数，大得知己知彼之利。

是以奇招妙着一出，形势顿时改观，变成王元度和荀伯业都一般的危急。

其实，钱万贯如此容易就大占上风之故，除了上面说过的理由之外，还有一点众人皆未觉察。

敢情他那"赌王"的头衔，使荀伯业那么沉潜老奸之人，也大受影响，心理上先起了此人逢赌必赢，这一赌也难有例外之想，以致气势大为减弱，吃了大亏。

此时双方皆是苦苦支撑的危局，任何的一刹那，皆有流血惨剧出现。

就在这间不容发之时，不夜岛主甄南蓦然大喝道："王元度，放过你这趟。"

人随声起，疾扑向钱、甄这边，他们相距只有两丈不到，一掠便至。但见他长刀一挥，接住了甄红袖的剑招。

不夜岛主甄南，先已喝出放过王元度，才抢救荀伯业，使人心理上觉得，他实是迫不得已之举，决计不能怪他向钱、甄二人出手。

因此，吕杰空自瞪大了双眼，手中之剑竟没有落下，然而姜石公出了一身冷汗，但也十分佩服这甄南的高妙手段和决断。

荀伯业却只比他慢了一线，也自迅即退出战圈，钱甄二人则赶往王元度身边，加以护卫。

双方共有五六百人之众，这刻不闻声响，只听到王元度和荀伯业喘个不停。

这等局势，令人有如梦如幻之感，现在可得看这两个最重要的人物，谁恢复得快，就多些胜算。

钱万贯发出不羁的笑声，道：“荀教主虽是老谋深算，早先与王元度兄拼过之后，明明功力耗损有限，却故意佯装损耗得很厉害，又佯装敌不过红袖的攻势，使众人心理上感到王元度兄的不利情形，恰好与他扯平，因而甄南立刻涌上去抢救。”

他停歇一下，又道：“这一来，他有双重好处：一是王兄实是陷入了十分危险之境；二是红袖也随时有被他全力反击送命之虞。”

他锐利的目光，以及充满信心的口气，使人感到他的话，定必不是向壁虚构的，因此全场寂然，听他分析。

钱万贯嘿嘿一笑，接着道：“假如当时鄙人过去帮助王元度兄，则局势之变化，定必大不相同，我敢说，这刻红袖当必已伤亡于双钹之下了。”

甄红袖笑道：“他纵是功力十足之时，也难在十招八招之内取胜，你别把他夸奖得这么厉害。”

钱万贯道：“不错，若是平时，情形果是如此，但早先由于你已略占上风，又深信他功力大有损耗，因而他突然间全力反击，你反而会着了道儿。”

说到这处，别人如若相信他的话，则他解救危机的唯一法子，就只有舍下王元度，先去援助甄红袖这一条路可行了。

阵中的甄南发出刺耳的冷笑声，道：“钱万贯，你分明是心悬妻子之危，是以置好友于不顾，先已后人，这等作为，实足以令识者齿冷。”

钱万贯洒脱地大笑一声，道：“甄岛主说得好，但问题是以你的武功造诣，王元度兄纵然在如此不利的情况之下，百招之内，你仍难取胜，这真是大为丢脸之事呢！再说鄙人胆敢夸一句口，那就是我这一上去对付荀伯业，他心中有数，晓得我能克制他的双钹，是以胆气已怯。”

他一面说话，一面计算敌我之势，但觉己方无论如何还是弱得多。假如荀伯业恢复得快，可说是胜券在握。如若他横心不顾姜石公死活，发令全面攻击，则己方必遭遇惨败。

自然，假使王元度功力恢复得比他快，形势便大不相同。可以立刻利用姜石公进迫，使荀伯业不能不开口讲话，无法全力调息，恢复功力。如此，可望敌人不战自退。

他虽是洞悉全盘局势，他分析得十分深入精微，无奈王元度恢复功力之事，关乎他的根基和修养，如不能迅即复原，别人亦对他爱莫能助，因此，他深心中空自十分忧虑紧张，却无计可施，只好束手等事实揭晓，即可宣判今日胜败存亡的结果了。

钱万贯身为少林大雄长老的传人，所学之博，眼力之强，无不高人一等。他在说这一番话的短短时间中，竟已瞧出了一点迹象，那就是荀伯业到底功深力厚，功力复元得较快。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念一转，厉声道：“荀教主，鄙人对姜石公恨之入骨，今日有意取他性命，你怎么说？”

荀伯业目瞑如故，理都不理，看他的样子，竟是宁可牺牲了姜石公，今日也得放手一拼，分个强存弱亡的结果，若从天下武林大势而论，他此举自是极为明智和有远见，但用心当然也太恶毒了。

钱万贯见他如此强硬，一时无法可施。

双方都脾测得出，他们这些绝代高手，正在斗智斗力，争取胜利。因此无不用心猜测其中的隐秘奥妙。

此时，山风从对面吹来，甄红袖突然嗅到一阵异香，心中大惊，叫道：“大家小心，甄南已施展不夜岛的迷魂绝技。”

钱万贯接口笑道：“此处地势旷阔，山风强劲，谅他的迷魂绝技无法得逞，大家不必紧张。”

他首先深深吸气，鼻孔中咝咝有声，人人皆闻皆见。但见他果然屹立如山，毫无昏倒之象。

不夜岛岛主甄南这时已取下面上黑巾，得观钱万贯之状，眼中不禁流露出迷惑奇怪之色。

他双袖一扬，飞散出两大片白色粉雾，随风飞扬，霎时间，在下风方向的武当派清人，无不嗅到一阵异香。

钱万贯呵呵笑道：“甄岛主尽管施展，但我不妨提醒你一句，那就是我们的人，俱有辟毒之能，但你那一方只怕没这本事，荀教主正在摄神调息，这等迷药，对他定有相当大的影响呢！”

他用尽法子，要使荀伯业分散心神，这一回果然如愿。荀伯业面色微微变了一下，显然在心中把这话想了一想。

武当剑阵中，突然走出六名道人，当先的一个，看上去只在三四旬之间的年纪，相貌清秀，道气盎然。

其余的五人，都比他老得多，乃是武当派辈份甚尊的陈虚本、李虚性两位长老。那三个则是矮了一辈，但却仍与掌门真人同辈的辜无玄、洪无嗔和梁无累等真人。

钱万贯回头一瞥，不禁喜出望外，朗声道：“掌教真人及时出关，赶上这场盛会，鄙人得以卸责，实是欣慰不置。”

掌教真人许无量道：“多烦钱道兄一力担当，贫道感铭五内，永志不忘。”

甄红袖回头一看这许真人，不由得呀地失声，道：“啊！是你！”

原来这个许无量真人，正是她和王元度在山崖那边碰见的那一个道人，当时他定要与他们对手过招，全然不肯通融，但后来忽然又轻易退下。同时，他仗着功力深厚，一味施展那四招剑法。

这些使他们心中感到疑惑的事情，现在一见他以武当派掌门人的身份出现，都完全得到了解释。

自然，以一派掌门人身份，若然是要传授什么武功的话，不论是传与本门弟子抑是外人，决计不可传授旁的门派的武功。

这一点就算不予置理，但他在数百人眼前，那是宁死也不能使用别的家派的武功，这一点却是无可置疑之事。

但那四招剑招，却又是抵挡像荀伯业这等绝代高手的最佳手法。

正因王元度其后迫得使出这四招剑法，才使得荀伯业改变打法，以硬拼的战略，硬是耗损了王元度大半真力，然后由生力军上阵。他拥有不夜岛岛主甄南这等一流高手，换将上阵，那本是必赢之局。

甄红袖真不敢想像假如钱万贯没有这一下惊人之举，这情势将会变成怎样。

当然，由于现在已经定下心神，所以她立时晓得了荀伯业早先何以极

力设想把她弄离开这儿之故，只因不夜岛这一派之人，素喜女色，定必是甄南以得到她为条件，方肯投入一元教中效力。

现在，只有一点她弄不明白的，那就是钱万贯如何能突然恢复了功力？他在那座小庙中，有什么遭遇？

不夜岛主甄南见秘技无功，实在想不出其中道理。因为即使对方有大量解药，能防御本门秘制的迷魂香，但这些人分明都没有任何动作，况且自己投入一元教之事，机密异常，对方绝无得悉而事先配好解药之理！

最使他不服气的是，不夜岛秘传迷魂香，除了他独门解药之外，外人焉能解救？不过他念头一转，却又否定了此说。

事关钱万贯所中之毒，亦是他不夜岛独门秘制药物，外人实是无法解救。

但钱万贯居然已破解了毒力，可见得必有比他不夜岛高明几倍的异人，暗中帮助他们。

这真是使他万分震骇之事，这个异人，简直可以摇动他不夜岛的根本。因此他必须尽快设法查明此事，定下应付之策才行。

荀伯业锐利的目光一转，已见到了许无量。

第三十三章　许真人口头较绝技

他突然大吃一惊，这牛鼻子年纪比我大，但外表上却显得如此年轻，气度凝重，仙风道骨，一望而知，功行极有精进，真是气煞我了。

荀伯业对许无量的气恼，完全是根源于妒恨和仇视之心，因为他曾投入武当门中，却学不到无上心法，因此他积恨于心，其后碰到雷八公，便欣然随他而去，矢志要向少林、武当两派报复，并且代师履行诺言，与那宣翔的传人拼个高下。

殊不知正因他这等枭獍之性，才使少林、武当两派的长老，不敢传以本门无上心法。诚恐他心术险恶，但天赋又奇高，万一修习无上心法而得到大成就，其时位高权重，做出违背师门戒律之事。

荀伯业虽是才智过人之士，但他正与世上所有心术险恶之人一样，永远不会反省一下自己，一昧责怪旁人对他不公平，激起了满怀怨愤。久而久之，便专门做出倒行逆施，自取灭亡之事了。

他也见到许真人身后的高手们，发觉他们在许无量领导之下，人人变得十分坚强勇毅。

不管他的内心中如何地憎恨这些人，多么渴望想毁灭他们。但对于情势的强弱利害，他却看得很清楚。

当下停止了运功调息，冷冷一笑，道：“许无量，你总算是运气不错，恰在这时闭关，如若不然，结果如何，你心中当必明白，也用不着本座说出口了。”

许无量微微一笑，道：“讲起来时机也真凑巧，以致贫道失去了拜睹教主绝艺的机会。

不过这也并非必要之事，假如教主有雄霸天下之志，咱们仍然可以坐

下来讨论，并非定须在比武场中见面不可。”

荀伯业顿时来了兴致，道：“这倒是一个很新鲜的主意。以咱们这等身份造诣，想来在嘴上拼斗武功，也是一样。”

他停歇一下，又道：“只不知现下时机是否恰当？抑是要本座改日再来？”

许无量道：“岂敢多烦教主奔波，现在就最好不过了。”

他转眼向钱万贯、甄红袖望去，稽首道：“贫道擅专之罪，还望庄主贤伉俪包涵。”

钱万贯忙道：“许真人好说了，理该如此，何谈专擅之有呢？”

许无量道：“王大侠只等片刻工夫，即可恢复如常，贫道听了敝派之人报告，得知他费了不少气力，此恩此德，难以言宣，他能这么快就复元，这等造诣，至足惊世骇俗，贫道不胜佩服之至！”

许无量真人潇洒地微微一笑，道：“荀教主冲着贫道而来，倒教贫道不便推诿了。”

他接着向钱万贯道：“只不知钱庄主对姜军师有何打算？”

钱万贯道：“既然许真人有意与荀教主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鄙人岂能作梗破坏，自然要释放了他，不过这位姜军师手段毒辣异常，我们不可不防。”

他说到“我们”之时，目光竟望向荀伯业，似是把他包括在内，至于姜石公远在三丈以外，自然听不见这边的对话，荀伯业移步走近一点，道：“姜军师向来十分忠心，钱庄主可以放心。”

这两句话表面上似是解释，其实骨子里却是探询钱万贯的真意何在，钱万贯心中冷笑一声，忖道：“我今日如果不能把姜石公除去，算我钱万贯无能。”

当下说道：“荀教主此言差矣，俗语有道是人无害虎心，虎有伤人意。姜石公性比豺狼，动辄便施展同归于尽的手段，假如他怀恨教主早先对他不甚顾惜之意，一怒之下，又来个同归于尽，教主纵然是武功通玄，也难以血肉之躯，抵抗那火器的威力。”

这话只说得老谋深算的荀伯业，面色为之一变，凛然寻思。

钱万贯又道：“因此，鄙人主张今日不必坐下来讨论任何问题，除非是姜石公先遣离此地。”

荀伯业素知姜石公果然是偏激恶毒之人，早先自己实是对他不起，这等情形，对有的部属来说，不必介意，但这姜石公果然不可大意放过，须得想个什么妙计，消弭祸患于无形才行。

若然不准他跟在身边，则无疑是迫他作反。但假如今日不趁机与许无量比一比武功，则日后之计，又不易筹划。

只因今日如果在口头比过武，当可探悉许无量的进境如何，从而决定将来的步骤。

退一步说，假如目下当真先行撤退，一则被对方看轻了自己，认为自己无法处理姜石公之事。二则这个祸胎一弄不好，真的会要了自己的性命，那可不是儿戏之事。

他方在迅快寻思之时，钱万贯忽然又道：“实不相瞒，鄙人已在姜石公突然发动加害于我之时，反而以毒针刺了他一下，以作惩戒，假使不得解药，他将在这数日之内，完全瘫痪。”

荀伯业点点头，道：“既然如此，本座马上送他下山，求医疗毒。只不

知钱庄主的解药，可是珍贵万分之物？但纵然十分贵重，本座也愿意出价购得。”

他乃是在不着痕迹之间，让对方提出条件，好把姜石公交还给他，至于以后如何处理，荀伯业当然有他的一套办法。

钱万贯眼见他已经入彀，当下高声道：“鄙人对姜石公恨之人骨，但碍于许真人面子，不便当场击杀。因此罚他几天不能行动，亦不过份。”

荀伯业想不到对方如此合作，心中暗喜，立刻也高声道：“既然不致伤及军师，则数日不能行动，乃是小事。”

他回头叫来几个教徒，吩咐他们小心把姜军师抬走，立即送离武当山，不得有误。

转眼间，那姜石公在三十余铁卫簇拥之下，离开武当，荀伯业同时传令所有的教徒，都到前面大殿候命。

他率领着甄南、四大护法以及没角犀屠望等七八个人，跟随许无量真人走到一处所在，但见花木扶疏，园庭幽雅，院门外有一幅横匾，题着“闲云小筑”四字。

众人进入厅内，依序落坐，宾主各据一方。

王元度、钱万贯、甄红袖虽是贵宾，但在一元教之前，却又变成了主人身份，与许无量真人他们坐在一边。

道童送上香茗，闲谈了几句，便转人正题。

荀伯业首先道：“许真人提起口头比武之举，这本是高手印证心得的妙法。想那下场动手拼斗之时，双方不争胜则已，但凡欲胜，定须施毒手、使辣招，略有错失，结局定必命送当场，因此之故，许真人的提议，那是最佳的办法了。”

王元度、钱万贯等人，都在心中暗骂这厮狡诈可恶之极，早先这一方实力较弱，形势不利之时，他岂肯作口头比武？现在情势急转直下，他又猛赞此法甚是佳妙了。

座中以甄红袖最感到不舒服，因为那不夜岛主甄南，老是睁大那对色眼，忘形地注视着她。

从他那副色迷迷的神情中，已可以看得出他心中转动着些什么肮脏念头了。

她真恨不得给他几个耳光，要知甄红袖修习“媚功”，深知男人的一切反应。

甄南那对眼睛，锋利异常，可知他正以他丰富的经验，打量她的身材。在他有丰富阅历经验的眼中，她的衣服，根本没有包裹作用，有如裸着躯体一般。

此所以她觉得很不舒服，秀眉轻皱，突然起身把椅子拉到钱万贯身后，用他的身子遮断了对方的目光。

许真人接着荀伯业的话题，道：“荀教主之言，使贫道大感欣慰，目下的江湖上，戾气太重，时生争杀之事。倘使荀教主肯拨冗略为注意这等事，加以安排的话，天下苍生，俱蒙贵教福泽不浅了。”

他话中甚是推崇对方在武林中的地位和力量，使得荀伯业这头老狐狸，也不禁感到自己目下身份，不比等闲，实在是武林中最主要的角色。

要知，大凡一个人胡作妄为，不恤人言，总是由于全然没有身份地位可言，方会豁了出去。

荀伯业一旦感到自己有头有脸，是举足轻重的人物时，顿时连神情都变得两样，泛起了一股庄严的味道。

这并非他骨头轻，禁不起人家捧场。而是因为说话之人，乃是当今武林极少的领袖人物之一。

这许无量一句捧贬之词，份量实是非同小可。

其次，在他心中也有一个大大的弱点，那就是他虽然一向自负不凡，但以前在少林、武当两派中，毫无地位可言。

甚至因他性情严冷狠毒，大家都对他有点偏见。

令他在山中之时，感到自己实在是个外人一般。

这一口怨气，他不知积郁多久。而现在他不但使武当派都大为震动，并且与许无量分庭抗礼，受尽尊重。

此是人性中的弱点，有些人艰苦卓绝地求名求利，取得地位，促使他这么做的，往往是由于他要让一些平凡的亲友、邻居瞧瞧颜色。

他可能曾经受尽冷落歧视。但当他获得了成功，受到这些人的尊敬阿谀之时，他一方面感到最大的快乐，一方面也忘了以前的不欢。

荀伯业虽有罕见之才，但仍然具有这些人性中的弱点。以是之故，自从许无量真人一现身，对他十分礼敬，他也就马上对许真人客气起来。

王元度一面听他们说话，一面也注意到甄南注视甄红袖时的失态，心中甚为气恼。

当下突然插口道：“这口头比武之举，在下见闻有限，尚未试过。以在下看来，荀教主和许真人的印证，那是一大盛举，势在必行。在下无意再使荀教主劳神，只想请教不夜岛的绝学。”

但见荀伯业微微颔首，于是又道：“不过假如甄岛主擅长的迷魂药物功夫，在下就不必试了。因为在下体质之中，已有不畏百毒的能力，不夜岛这等绝艺，只能向旁人施展而已。”

这话说得很重，甄南身为不夜岛岛主，名望极隆。如何能够哑忍？当下冷笑一声，说道：“照王大侠说来，敝岛的药物，对你完全不起作用，那么如是以药物向你施展，老夫非输不可的了？”

王元度冷冷道：“当然啦！不信就试试看！”

甄南道：“老夫仍可准备在药物失效之后，在武功上扳回一局。不过依老夫愚见，王大侠只怕不易过得这一关呢！”

王元度有恃无恐，仍然冷冷地道：“我说过不信就试试看。”

甄南道：“王大侠信心虽强，但老夫亦不信邪，非得试上一试不可。”

他说话之时，已在暗中运功施展秘传的迷魂毒技。他在指顾之间，已用了三种不同的药物，但王元度仍然若无其事。

甄南见绝艺无功，心中急怒交集。当即把心一横，施展出他压箱底的药艺，称为“声闻大秘法”。

要知，他以前对付全场之人的毒香，乃属下乘功夫，是以不难被行家破去。

而目下使的是上乘心法，均是无色无香之物。并且能随心所欲地专攻一人，奇奥之极。

但正因如此，药力便不能分布得广，无法同时攻击多人。

至于这最末的“声闻大秘法”，则是一种与武功也有关的功夫，须得以内功运出阵阵声响，一方面作输送毒药之用，另一方面利用这声波侵入心神，

收双管齐下之效。

此时，但听他喉中格格作响，生似是吃得太饱在打闷呃一般。旁人听了，顿时都感到耳朵不舒服，生出晕眩之感。

王元度身子摇了两摇，看样子差点就摔了一跤。但他终于努力站稳身子，苦苦地支撑着不倒。

甄南一见大为收效，便加紧施为，竟不惜损耗大量的真元功行。只一眨眼间，王元度又摇晃起来。

敢情那专司人体平衡的奇妙器官，就是在耳朵之内，每个人都一样。

甄南以修炼了数十载的内力，用特别的方法迫出声音，能侵扰这处器官，使之失去平衡。

因此首当其冲的是王元度，身体会呈摇晃现象。旁人虽然不致如此，也觉得头晕和不舒服。

王元度已知道作怪的是他的声音，灵机一触，立刻施展出“无声之声”的功夫，也发出一种频率高得人耳听不见的声音。

这阵音波，专门隔断任何声响，果然才一施展，立刻恢复原状，他再灵机一触，村道：“甄南施展这等邪门功夫，一定很耗损元气，待我将计就计，使他不停地施为。等到他死心收手之时，一定已吃了大亏。”

此念一生，便不时装出摇摇欲跌之状，只看得钱、甄以及武当诸人，无不心惊胆寒，就怕他一跌跌倒。

甄南见了众人惊骇的表情，更加不肯放松半步，全力施为。

过了好一会儿工夫，王元度窥见他额上微现汗珠，是计策生效，当下身子一挺，屹立如山，面上露出了冷笑。

甄南发觉不对，连忙停止运功。

王元度这才开口道：“甄岛主已大耗真元，今日只怕不能与我动手较量武功了。”

这两句话，只说得不夜岛甄南面色灰白，作声不得，荀伯业一看甄南第一阵已败了下来，当即冷笑一声，道：“王大侠药物之道如此高明，真是失敬得很。这样说来，钱庄主固然是你解救的，早先在外面草场上，也是你暗施手段，使甄岛主的迷药失效的了？”

王元度本来也奇怪此事，但直到这刻，他才想起了一个人，此人自然就是使毒的第一高手葛翠翠了。

以那毒姝葛翠翠的造诣，暗中破去甄南的迷药，自然算不了什么难事，不过以荀伯业这一身修为，亦恐怕非葛翠翠的毒功所能抵拒，因此他如果说出是她，则无形中替她树下荀伯业这种强仇大敌。

他一念及此，便含糊地哼哈以应，支吾过去。

荀伯业感到十分难以置信地望住他，沉吟一下，才道：“既然王大侠竟练有如此惊人的绝艺，甄岛主未能取胜，也不算是稀奇之事，假如王大侠不反对的话，本人甚愿立刻向许真人口头较艺。”

王元度点点头，道：“在下从不做那乘人于危之事，目下甄岛主既然无法出手应战，那就暂时不谈此事。”

荀伯业翘起大拇指，道：“假如本人口头较技，竟赢不了许真人，立时就率众退出武当，本人一日不击败王大侠，就一日不侵犯武当派。”

王元度道：“荀教主快人快语，在下甚感钦佩。”

但他仍然不禁疑虑地望了许真人一眼，心想：“许真人如果有抗御荀伯

业的力量，早先便不必隐藏不出，却借我之手，用那四招剑法抵挡敌人了，既然武功比不过荀伯业，则这口头较功，情况亦难以改变，这等情势，大是可虑！”

但许无量面上却泛起潇逸的笑容，这又使王元度略感安慰，忖道：“莫非他真有严密的防守之能么？”

要知口头较技，看似是实际功力较强之人吃亏，其实不然。这是因为每个人所能想出的应变招数，都与他本身功力有关。例如只有一百斤气力之人，决计不会想出须用两百斤气力才使得出的招数应敌。

而功力高强之人，却可以时时有奇招妙着，使对方艰于应付，一招失机，以后就再也无法扳回败局了。

故此王元度才会十分耽心，又因那四招很可以克制对方拨法的剑法，许无量已不能施展，自然更是吃亏。

这时，双方已同意一项限时办法，每一招攻守都须在限定的时间内说出。越到后来，时限越宽。假如过了千招，那时已是各创新招之时，便不必再加限制了。

一些道童们迅快布置，在两端多放了一张太师椅，相距只有六尺，双方在椅上均可凭窗外望。

窗外便是花木扶疏的院落，既清雅又幽静。两椅之间，一张长木几，当中放着一只古鼎，鼎内已燃起名香，青烟一缕，袅绕空际。

长几两端各放着一缸香茗，伸手可及，以备说得口渴，可以随手取饮，自然这已是二三百招后之事，其时双方限时加长，足有取茶饮用的空隙。

许无量作出让客的手势，荀伯业走过去，在西首客位坐好。许无量从容入座，神态甚是悠闲镇定。

这许无量所表现的风度姿态，不但使一元教之人十分担心，连荀伯业自以为操必胜之算的人，也大感威胁，甚是忌惮。

两人坐好之后，许无量微一颔首，静室外立刻传来清磬之声，一下一下地敲着，每两下恰是常人呼吸一次的时间。

荀伯业轻咳两声，清一清喉咙，才道：“万花竞艳。”

许无量立时回了一句：“百鸟来朝。”

荀伯业道：“探囊取物。”

许无量道：“白猿献果。”

荀伯业冷冷一哂，道：“风驰雷奔。”

许无量道：“浮生若梦。”

荀伯业道：“借花敬佛。”

许无量道：“巧设机锋。”

他们在一息之间，已迅斗了四招之多。而这四招之间，局势已颇有变化。荀伯业连攻两招，到第三、四招，许无量已展开反击，迫得他不能不缓和下来。

按理说，武学之道，瀚浩如海，任何天资过人之士，一旦于武功上有了心得，即可自创绝招，别起招数名称，外人如何识得？

由此推论下去，双方都有不识对方招数名称的机会，因而口头论武，根本不能进行。

但这仅是一般的武林好手，受此限制。像荀伯业和许无量这等身份，自是博识天下各家派的武功，大致上不该发生问题。况且双方出招，都限于

本门心法，这范围又狭窄了许多。

假如有那么一招与别的家派的绝招会发生混淆的事情，则出招之人，定会起身演练出来。

因此他们口头论武，不该发生麻烦才对。事实上，这一场口头比武当中，也含得有互考胸中所学之意在内。

假如算不准敌招是什么样子，则回答之时，当然会露出破绽而落败。

有这许多麻烦，因此除非是顶尖高手而又所学甚博，方敢答应这口头比武的打法。假如年资太浅，见闻不广，则功力虽高，亦不敢应战。例如王元度，他就不约荀、许两人中任何一个口头较技。

但听他们继续迅快攻守，旁观之人，竟比战事中之人更为专注用心地倾听，无不现出紧张的神情。

直到荀伯业喝出一声“海云蔽日”之时，节拍突然缓慢下来。许无量没有立刻回应，伸手取茶，喝了一口，原来他们已一口气斗了二百余招了。

许无量真人为何口渴而取茶饮用呢？抑或是至此略感不支，是以借取茶的动作而加以思考？

观战之人，谁也休想从他表情上看出端倪。

许真人茶瓯尚未放下，已应声道：“流星赶月。”

这一招想是收得奇效，荀伯业不禁点点头，道：“好一招流星赶月，大有承先启后，开辟新乾坤之力。”

他随口评了一句，便接着发招。

在场之人，无不听得清楚，可是真能懂得许真人这一招“流星赶月”的奥妙之人，找不出几个。

双方从这时开始，节奏渐见缓慢。

到了五百招以上，更显得缓慢。

旁人从这节奏上，已感觉出他们已踏入浴血肉搏之境，因此情绪都紧张起来。

王元度武功虽强，但前此已说过，这等口头较技之举，定须所学极博之人，方能完全了解。

因此王元度到此时已感跟不上，无法通晓之处甚多。

他乃是光明磊落之人，一旦不太明白，就不再专心倾听，不似别的人还拼命地设法去了解，装出一副专注的神气。

他游目四顾，察看众人的动静，立时发现在场这许多人之中，只有钱万贯和不夜岛主甄南还跟得上，其余之人，虽是十分专注的听着，但眼中不时流露出茫然之色。

王元度看了这等情形，不由得微微一笑，心想：世上心胸豁达之士，真的找不出几个人来。

突然间醒悟了这一事，讶然忖道：“许真人施展的既是武当派无上心法，然则何以武当派几位长老高手，竟也不甚了解？难道他使的不是武当心法？”

但这个想法未免离谱了一点，许真人乃是武当派掌教真人，一言一行，都代表着武当一派，何等重要，岂能取用外人绝招以抗御强敌？

况且据王元度所了解，许真人乃是武当派近百年来最出色的人物，武当派在他领导之下，大为振兴。

以他的造诣成就，千招以内，大概也用不着施展别派的绝招。

这个疑问，激起了王元度好奇之心，当下用心查看，想找出这道理何在。

而此时的用时限制，已达五十息之久，所以双方都等如每出一招，就停下来喘过气才出手再斗一般，使人既感到紧张，而又十分替他们不耐烦。

这刻连钱万贯也似乎不大了解许真人的招数，那甄南则比他更早就弄不懂了。王元度当即以传声之法，向钱万贯道：“钱兄！许真人每一招都是武当心法么？”

钱万贯也以传声之法答道：“不错，但这其间的变化固然很大，招数名称亦有不少改动过的，有些更是前此未闻的招名，虽然可从前后招数之间，以及招数名称的字面上推究出这一招的架式，但十分令人伤脑筋。”

他突然停口，寻思了一下，才又道：“敢莫是许真人自己研创了一些奇招妙着，尚未流传于世，所以外人都未曾听过？若是如此，则许真人大有取胜之望。可补功力稍逊于荀伯业的弱点。”

王元度道：“荀伯业今日如若败阵，咱们还得提防他老羞成怒，麾军大举进攻。到了这等时节，局面就很难控制了。”

钱万贯道：“我倒不担心这一点，反而很怕他一怒之下，出手硬是迫得许真人与他拼斗内力。”

王元度道：“若然如此，只怕咱们也很难解围，因此依小弟的看法，他们最好斗个平手，别分出了胜负。”

钱万贯道：“这也是十分难以办到之事，试想许真人如若当胜而不胜，故意放过良机，一个不好，只怕还得落败呢，所以他有机会的话，一定得用尽全力一击，其间难有丝毫缓冲转圜的余地。”王元度道：“既然局势如此紧张凶险，咱们恐怕很难措手了，但假如小弟与你打个赌，我认为双方必须分出胜败，而你却赌他们斗个平手，你如何才能赌得赢我？”

钱万贯听到一个“赌”字，精神大振，脑筋比平时灵活了几倍。要知，他本是当世无敌的“赌王”，平生尚未赌输过，而他早先全心全意地沉迷在武功范畴之内，设想局势，所以无法可施。现在一旦恢复赌王身份，想法又自不同。

他嘴角泛起一丝微笑，传声道：“你若是跟我打赌，非输不可。”

王元度道：“那么咱们各施神通手段吧，瞧瞧我能不能击败赌王，哪怕只此一遭，也是值得骄傲之事。”

钱万贯忖道：“欲要暗助许无量真人一臂之力，使之能斗成平手，唯一之计，就是使荀伯业心神分散，使他不敢再继续缠战，但如何才能使他心神分散？他的修为功行，已是世间上上之选，谁能使他分心旁骛呢？”

这真是一大难题，要知荀伯业目下纵然未有时间修复损耗的功力，但他数十载摄心苦修之功，实是已达到泰山崩于前色不变，麋鹿与于左而目不瞬的地步。因是之故，要制造一件足以使他分心之事，几乎是万万办不到的事了。

钱万贯双眉渐渐皱起来，分明无法解决此一难题。

王元度口中虽说是想赢他这赌王一场，事实上，当然不是真的要赢，目的只是激他找出妙计而已。

现在见他神色如此，不禁担忧起来，也拼命地动脑筋想计策。

忽见钱万贯悄然起身，走出静室。不久就回来了，神色之间，一如平时，倒教王元度猜不出到底想出了办法没有。

只片刻间，荀伯业喝出一招之后，随即面色微微一变，眼珠转动，似是有什么心事一般。

王元度大感意外，心想：“假如这是钱兄的杰作，则他的本事，委实太以惊人了。”

忖想之间，荀伯业忽然稍为用力地仰鼻向空中嗅了几下，随即说道：“许真人不必费心研创这一招了，本人提议，今日之战，以和局论，未知尊意如何？”

许无量自知已堪堪到了山穷水尽之境，难以为继，自然赞同。当下双方离座，回到原来的位置。

许真人虽然意外地得到如此圆满的结果，可是他心中却感到十分狐疑，因为那荀伯业在研招制敌之际，显然尚有余力。如若久战下去，赢机极大，但他却轻易舍弃了今日的良机，世上焉有此理？

他当年如若不是得到号称宇内第一高手的大雄长老的指点，则今日之战，早就败阵下来了。

如今惊魂甫定，悔意旋生，忖道：“假如我这些年来，不是自感满意，而不求百尺竿头更进一步的话，就不致于陷入如此危险之境，又几乎辜负了少林大雄长老的一番苦心了！想他老人家德尊望重，却为了雷八公之事，恐怕我武当派可能会栽斛斗，特地微服潜行，亲到武当，选中了我，授以进修御敌之路，全靠他老人家这一指点，我才能在本门武功的基础上，精研出数百奇式绝招，虽是不切实用，可是于口头较技这等场合之中，却发挥莫大的妙用，方能支撑到现在，尚未落败……”

这正是许无量真人何以在较技之时，武当派一众高手长老，听了招式名称，都感到似懂非懂的道理了。

由于许真人是以本门武功为基础，创出新招，所以他们都懂得一点，却又有些不懂得。

荀伯业也因此认定此是武当嫡传心法，才会尽心尽力比斗下去，假如许真人口述不是武当心法，早就被荀伯业加以耻笑，并且判他失败了。许真人与大雄长老这一段因缘，从无第三人得知。

荀伯业回到自己的座位上，竟没有立刻退出武当之意。但见他不时向手下之人低声说话，又呷啜香茗等，拖延了好一阵，他才把闪电般的目光，射向王元度，久久都不移开。

王元度奇怪地向他回望，心中不解殊甚，忖道：“纵然他是为了交战时受到困扰，所以想找出个中隐情，也不该冲着我来啊？唉，钱兄真是才智过人之士，只出去转了一转，回来就大奏奇功了。”

方转念间，荀伯业面色一沉，冷声道：“王元度，你使的是什么毒物？”

王元度愕然道：“我使毒么？”

荀伯业冷冷道：“你早先既能破去甄岛主的绝艺，可知精擅此技，刚才本教主受到侵扰，便因有人施毒之故！”

钱万贯哈哈一笑，道：“假如荀教主想找个借口，与许真人再以口头论武的话，何必强加人罪，坦坦白白说出来，不就行了？”

荀伯业冷冷道：“胡说，本教主岂是耍赖之人？本教主欲声明我一元教与武当派的过节，至此为止，在未击败王元度之前，本教绝不再侵扰武当，除非武当派要找回面子，加以留难，此是例外。”

他宣布之后，许无量暗暗松了一口大气。只听荀伯业又道：“但本教主

却务必要找出被扰的真相，适才分明有人施毒，暗袭本教之人，以致本教主非分心不可。”

钱万贯道：“奇了，贵教之人，全部安坐如山，岂能说是中毒了？”

荀伯业道：“甄岛主精通此道，一面施法抵拒，一面传声告我。等到我一宣布罢战，那毒气顿时消失，可见得这必是王元度的手段了！”

王元度站起身子，凛然道：“王某决计没有做出这等暗算之事，教主如若还不相信，王某可以当众发誓！”他随即发了一个毒誓，那是连邪派之人也不肯违犯的誓言，十分恶毒。

众人一听，王元度没有干过此事，那是绝无疑问的了。荀伯业仍然毫不动容，冷冷道：“这个毒誓算得什么？”

此言一出，连他们一元教之人，也觉得教主的话，太无道理，因为王元度侠名极著，绝不是胡乱赌咒之人。

王元度面色一沉，厉声道：“荀教主如此侮辱在下，说不得现下就得向教主再度请教了，咱们这一回定须拼出生死，方许罢手！”

他明明功力稍弱于对方，因此错非是爱惜名声义道，谁肯以生命来洗刷自己的冤屈耻辱？

一元教人人都变色戒备，提防武当方面召集人手，把他们重重包围。假如荀伯业下令出手，他们都会立即全力拼搏，在敌方尚未完成包围以前，冲出去。

荀伯业毫不动容，仰天笑道：“王元度，你听我说，假如我命别人做了此事，则我也可以当众罚发赌咒，这等手法，何足为奇？你敢不敢再发一誓，讲明你并没有教唆别人出手施毒？”

假如他说“教唆别人设法扰乱他心神”，则王元度当然不敢发誓。目下事实上他根本从未想出使毒之计，何教唆之有？

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又发了誓，荀伯业至此大为失色，因为他深信，这一下，一定已抓住了对方辫子，孰知完全出乎他意料之外。这么一来，连他这个足智多谋的一元教教主，也愣住了，脑海中一片混乱，完全理不出一点头绪。但他到底不失为一教之主的风度，立时当众道歉。

王元度这才消气，但见荀伯业愣了一会，又回头与甄南讲了几句话，当下说道：“本教这就告退了，但王元度请记着，这个施毒之人，我荀伯业三日之内，一定查出，他将是本教第一目标，我定要瞧瞧既能解去钱庄主所中之毒，又能破甄岛主秘艺之人，生得是怎样一副样子？”

王元度瞠目无语，因为对方毕竟高明，现在已猜出另有使毒高手，暗中相助，而不是他王元度的本事。

这件事的确不难查出，而以一元教的力量，当毒姝葛翠翠为第一号仇人，则她处境之危，可以想见了。

甄南离座之时，大声向身边的人说道：“尝闻钱夫人的温柔陷阱，自身不惜牺牲色相，王元度眼福可真不浅，已窥全貌。我们姑且相信他真的闯过了陷阱，碰也没碰夫人一下，但她的肉身色相，只怕对他为害甚大！”

另一人接口道：“这却是什么缘故？”

甄南高声道：“这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去巫山不是云，若是教我看过天下第一绝色的赤裸肉身，将来在闺房之中，焉能忘了这个印象呢？人同此心，心同此理，你说是也不是？”

王元度脸红耳赤，对此全无防御之力。只因在他的想法中，对方说得

一点不错。如果自己的妻子，曾经袒裼裸裎地去魅惑另一个男子，则无论如何，也是不能忍受之事。

再进一步说，假如双方全不相识，事前事后，都始终未曾谋面，如此，还有容忍得住的一线机会。

但是像自己这种情形，问题可就太严重了，就是最宽宏大量的丈夫，也是难以忍受。总而言之，爱情、婚姻，本是世上最自私之事，虽是最要好的朋友，亦不能介入分享。在当时，达官贵人和文人雅士，固然常有赠妾之举，但那仅是姬妾而已，而姬妾在家庭中，并无地位可言。说到结发妻子，问题就大不相同了。

那不夜岛主甄南自家虽是完全漠视这一切礼法，对于女性的什么清白贞节，完全不放在心上，可是他却懂得利用这些观念打击别人，最要命的一点是，他强调以甄红袖的绝世姿容，实有令人一见难忘的魅力，何况她是以盖世云无双的媚功，裸裎了娇躯去魅惑王元度，这等印象，当然更加深刻，牢牢地烙在心中。

他又留了一条尾巴，让钱万贯甚至任何与闻此事之人去推想，那就是甄红袖的媚功如此之高，姿色如此之美，王元度并非草木铁石，难道当真全然无动于衷？然则他们到底有没有发生了暧昧关系？

退一步说，即使是不曾当真合体交欢，但他们总免不了搂搂抱抱。也就是说亲嘴以至爱抚等动作，那是定然免不了的。

任何身为丈夫之人，只要想到这等情形，焉能不血脉贲张，勃然大怒的？除非是在某些特别理由之下，做丈夫的人，才甘愿妻子与别的男人发生这种关系。

因此，即使是出家多年的武当派高手们，也无不感到事态严重，但觉甄南忽然来这一手，实在是致命的一击。

不夜岛主甄南眼中射出淫邪满足的光芒，凝视着美艳迫人的甄红袖。她立刻略略显出踌躇不安的神态。在一个绝色美女而言，不论她作何神态，也必有格外动人之处。

在这淫邪的甄南眼中，尤其如此，他自家因为得不到甄红袖，欲念难熄，这刻不但可以用这些话来伤害对方，私底下更可满足他某种猥亵的欲念。

在场之人，全都是极老于世故的江湖道，也因而无法开口插嘴，只有吕杰年轻气盛，没有太多顾忌，厉声喝道：“甄南，你以言语构害，算哪一门子的英雄好汉？”

甄南冷冷一哂，道：“古语有云：物必先腐而后虫生。假如王元度与钱万贯夫人没有不可告人之事，也不曾发生过裸体投怀，绸缪献媚之事，本岛主纵然说上千言万语，也做不成构害之局，是也不是？”

他词锋锐利异常，所举之理又十分雄辩，等闲之人，实难在言语上与他较量，王元度想道：“若让吕兄说下去，难保对方没有更不堪入耳之言。”

此念一生，正要开口阻他再说，但吕杰已厉声道：“笑话，这真是莫大的狡辩。”

他只厉斥了一声，便没有再说下去。众人都大感不妥，因为唇枪舌剑，讲究的是一个“理”字，假如没有坚强的理由反驳，纵然权势熏天，骂得对方不敢开口，别人也会认为是你输了。

目下的情势，更是需要讲理，如若不能反驳，无疑已证实对方所指出之事实。日后传扬开去，谣诼纷坛，到后来可以完全变了质。此所以其他的

老江湖都不敢开口，便因不无此顾忌之故。

甄南故意也不作声，嘿嘿冷笑，让众人各自去想。这一着也真厉害不过，眼看王元度等人都陷在十分尴尬境地中，极是狼狈。

谁也猜想不到吕杰忽然停止不语，竟是因为武当掌门真人许无量正以传声之法，向他有所指示。

这位许真人不但道行高深，武功过人，同时学识渊博，曾遍览天下典册，但他限于身份，不便与人在口舌上争锋，所以借吕杰之口，反驳对方。

在那难堪的沉寂中，只有甄南在嘿嘿冷笑，声音甚是刺耳。

吕杰突然道："你作什么态？岂不闻古贤鬼谷先生有云：'古人有言曰：口可以食不可以言，言者有讳忌也，众口钻金，言有曲故也！'可知自古以来，尚且因三闻其子杀人之言，终于变色而起，由此可知物腐虫生之理，于此未能适用。"他侃侃而言，引证素以计谋著名的鬼谷子的话，反驳对方立论，极是精彩而锐利。最厉害的是，他并不提及王元度、甄红袖两人之事，一径盯住对方立论的根基，予以驳斥。这样，若是能驳倒对方之论理由，无形中等如推翻了他所举之事实。甄南不知此是许无量真人暗中传声指点，心想："此子口才如此了得，再讲下去，只怕更为不利。要知自古以来，能言善辩的纵横家之流，往往能以言词设下圈套，使对方入伏，终至脱身不得，百口莫辩。那时节纵然有六分道理，也被听者抹煞，认为全无道理。甄南生怕对方受过这等训练，反而在言词上入彀，到后来竟替对方完全洗清了冤嫌。因是之故，他决定不再争辩下去，好在那构伤之威尚未全消，自然会产生出很大的困扰作用。当下向教主荀伯业使个眼色。荀伯业何等厉害，立刻插口道："甄岛主毋庸多说了，咱们且离此地，反正与王元度见面的日子多的是，将来再细细讨论不迟。"

他也不向王元度交待日后如何见面，便向许真人等告辞。这一纷扰送客，这件事就此搁置。

到得送客完毕，王元度本来也想随后就走，钱万贯却要他等一等，看那钱万贯的样子，似乎对于甄红袖魅惑王元度之事，全然不放在心上，一派恬然之态，使王元度安心得多。

众人在另一座殿堂内落座叙谈。许无量再三致谢，力称王元度的英雄胸襟，钱万贯出去带了一个美女进来，原来是毒姝葛翠翠。

葛翠翠往王元度身边一坐，态度流露出一种亲密而尊敬之意。甄红袖见了，忽然安心，但何以如此，她自己也想不出一个道理来。

许无量向葛翠翠致谢道："葛姑娘绝艺通玄，竟能使鼎鼎大名的不夜岛主甄南也望风披靡，而敝派也因姑娘出手赐助，幸免大劫，此情此德，殊难言报。"

葛翠翠大有受宠若惊之感，因为向她谦恳道谢的，乃是武林中赫赫有名的武当派掌门人。这件事传将出去，如若武当派有人否认，武林定必无人置信，她欢喜地嫣然一笑道："区区小事，许真人何须挂齿？"

钱万贯接口道："葛姑娘对毒物之道，的确已达超凡人圣之境，当时鄙人在那小庙中，正自彷徨无计，恰恰葛翠翠经过，向我问路，鄙人早听王兄提起过，因是之故，不但认出是她，并且喜出望外，迅即指明路径，但却故意不提我中毒之事。"

他停歇一下，但见众人都大感兴趣地倾听，便又接下去道："葛姑娘机警异常，先询问鄙人姓名，得知与王兄乃是好友，这才说出我所中的奇毒，

相当高明，但她却不难解救……”他讲到此处，含有深意地望了王元度一眼，这才又道：“葛姑娘果然神技绝世，使鄙人迅即复原，得以参与这一役。”

座中自然无人得知那葛翠翠竟会以解救之恩，换取了钱万贯一力助她嫁与王元度为妾之事。

王元度这时插口道：“荀伯业已参破机关，晓得我们这边有使毒高手助阵，把葛姑娘列为深仇大敌之一。此事实在令人感到不安，只因此人既工心计，又复武功高绝当代，手段毒辣异常……”

葛翠翠接声道：“红袖姊姊，单论你的武功，已足以傲视天下，何以又是柔情蚀骨派的传人呢？”

她一触及柔情蚀骨之事，就等如触及早先甄南讥笑挑拨之事一般，许多人都暗中担心得直皱眉头。

甄红袖道：“那是因为师门渊源，不得不如此。”

葛翠翠道：“但瑶琴却没有学到半点柔骨派的绝艺啊！”

甄红袖道：“只因柔骨派的功夫，定须自制之力极强之人，方能守身如玉，不流毒于江湖，我怕妨碍了琴妹修习剑术的功夫，是以全然不传授与她。”这几句话在无形中，竟收到了莫大效果，显示出她并非淫荡之女，方会有如此正派的想法。

葛翠翠乃是率性之人，除了在追杀暗算仇人之时，从不使任何心机，也很少有任何顾忌。

她恍然地点点头，又向甄红袖注视了一会，大声道：“你长得真美，现在我可明白那甄南胡说八道的真意了，哼，他因为得不到你，所以想法子侮辱你一下，也是好的。”

众人尽皆瞿然相顾，但此理本甚显明易见。殿内突然升起了钱万贯爽朗不羁的笑声，接着只听他高声道：“鄙人早就有此看法，但身为局中之人，反而不便启齿而已。”

满天阴霾，顿时驱散了大半，众人都感到轻松得多。尤其是王、甄二人，更有如释重负之感。

王元度回想起当日温柔陷阱中的经过，深感庆幸的是，他当时虽是被甄红袖盖世无双的媚功所迷惑，心神摇荡，几乎无法自制，然而他自始到终，并没碰触过她肉体的任何部位。

甚至他最多也不过见到她的玉腿，以及凝脂般的酥胸而已。那最重要的部分，并没有窥见。

当然严格说起来，他不但已见过甄红袖颇多部分的裸体，同时也生出欲火绮念。而她也尽情挑逗过他，这自是不对之事。但这到底尚未有任何付诸行动事情发生过，甚至袒裼裸裎，亦不过是大部分而已，并非全部。

总之，王元度心中仍然有着惭愧，这是基于道义上觉得不应该而已，事实说不上有什么罪恶。

葛翠翠趁众人讨论别的事之时，打怀中取出那面情镜，交给甄红袖，笑着说道：“此是贵派至宝，合该还给姊姊。”

甄红袖惊奇地接过这面情镜，低头一瞧，立刻现出十分兴奋浮动的神色，反复审视。

她乃是柔骨派唯一传人，自然一望而知，这面情镜的威力和奥妙，不过她先平淡后惊奇的神情，却使葛翠翠甚感不安。

当下问道：“姊姊以前从未见过此宝，那是无庸置疑之事，可是其妙用

我真不知道。”

甄红袖道：“是的，家师虽然曾经讲过敝派有这么一宗宝物。可是难道这件至宝的妙用，也从不知道么？”

葛翠翠颔首道：“如是以前，打死我也不相信你的话，但自从识得了王元度，又与瑶琴说过一阵子，对姊姊之言，倒是深信不疑了。”

甄红袖遗憾地道：“假如我早点得见此宝，定要让甄南当众大大的出丑丢人！”

葛翠翠道：“这话怎说？”

甄红袖道：“我若使用此宝，甄南虽然是色中魔王，道行甚深，我也能让他变成了色中饿鬼，当众说出一些话和做一些动作，大大地贬损了他的声望。自然此举同时亦可使甄南的心神，日后永远被我控制，快则三年，迟则五年，必将形销骨立，憔悴而死。”

葛翠翠大惊道：“此宝竟有如此妙用威力么？”

甄红袖笑一笑，道：“但这等大法，我可真不想施展呢，但凡是精通此法之人，都不想施展。”

葛翠翠道：“莫非是须得当众裸露胴体么？”

甄红袖缓缓道：“恰恰相反，有了此宝，我便不必作出可笑之态了，其实，早先我仍能对付这甄南，正因必须脱衣作态，在众目睽睽之下，自然不可如此，况且我已定了名分，昔年故技，自应束之高阁，绝不能重作冯妇了。以我的观察，一元教众高手当中，完全不能以媚功对付的，只有荀伯业一个，而最易对付的则是甄南。我这一点眼光，你大可以深信不疑，问题出在我不能当众献丑而已，有了这件宝物，情势又大不相同了。”

她歇了一下，才又道：“说到我不顾施展这‘销形大法’的原因，便因此法极耗真元，每施展一次，要缩短三年的青春。请你注意我说的是青春，并非寿命。假使我在三十五岁之时才显得苍老，施展过一次‘销形大法’之后，三十二岁之时就显出老态了，你身为女儿之身，自然体会得出这代价何等重大。”

葛翠翠抓住她道：“若是如此，姊姊还是不要施展的好。”

甄红袖沉吟一下，问道：“瑶琴现在何处？”

葛翠翠道：“在我家里。”随即把安置瑶琴的地点和详情说出来，言词之中，全不忧虑。

甄红袖道：“据我所知，那葛村村口的杂货店，乃是一元教的人，此刻相信已把情报送达荀伯业了！”

葛翠翠道：“我已在寒家四周布下五毒大阵，谁敢擅入，非死不可。就算荀伯业不畏诸毒，但他动手之时，也得想一想，假如他与我结了仇，一元教之人，早晚得全都死光死绝！”

她口气之中充满了自信，一听而知，她并非夸口，而是有此信心。况且以毒教中人的信条而言，虽睚眦之仇，亦终身不忘，必须十倍报复。

因此，以她的出身而言，她这番话并非十分恶毒残酷，事实上，当然很残忍和不对，甄红袖笑一笑，道：“你得先想想看，王元度岂肯容你如此滥杀么？”

葛翠翠一怔，道：“哎呀，我倒没有想到他。”

甄红袖微笑道：“我虽没听王元度提起你对他如何，但你当也得知，我柔情蚀骨派对男女之道，最有心得，一看便知，所以提醒你一声，必须考虑

到他。”

她停歇一下，又道：“荀伯业乃是个偏激狠毒之人，他纵然明知全教之人皆得死光，他也不会畏惧退避的，所以我认为必须立刻赶先一步，弄走瑶琴。”

葛翠翠道：“寒家人丁不少，一时之间，如何迁得走？况且人数一多，亦不易销声匿迹，必被荀伯业查出无疑。”

她面上已露出虑色，甄红袖道：“所以我只说迁走瑶琴，此是釜底抽薪之法，如若荀伯业侵犯贵府，但找不到瑶琴，他便不会一意孤行了。”

她晓得这话不易说服对方，当下又道：“此事须得请武当道长们帮个大忙……”

她立刻促请众人注意，这才说出葛翠翠的严重问题。她一一分析之后，最后道：“此事正须许真人鼎力帮忙，方可免去葛村一场劫难！”

许无量佛尘一挥，以坚定的声音，道：“敝派自当略效绵薄之力！”

甄红袖向钱万贯点点头，钱万贯立刻会意，因为他已看出了葛翠翠并不相信弄走白瑶琴之后，即可化险为夷之言，甄红袖的示意，自是要他说服王元度，由王元度再转而说服葛翠翠。

当下趁甄红袖和许无量研究如何进行步骤之时，向王元度说道：“王兄可尽力安慰葛姑娘，她的家人绝不要紧，只要咱们及时暗中弄走了白瑶琴姑娘，荀伯业不会冒着全教覆亡之险，伤害葛姑娘的家人。”

王元度最是信服钱万贯，当下点点头道：“钱兄的话，决计错不了，但以小弟想来，荀伯业难道不会利用葛姑娘的父母为人质，以胁迫她么？”

钱万贯笑道：“这一点你就有所不知了。”他压低了声音，又道：“她乃是毒教高手，性情行事与常人大不相同，虽然父母至亲之人被人掳去，也绝不屈服，毒教中人的信条是报复，十倍百倍地报复，绝不忌惮任何损害。”

王元度想了一想，记起了她那一个“死亡香吻”，觉得大是有理。方在想时，钱万贯又道：“但她目下已不是这样之人了，此是因为她爱上了你之故。不过荀伯业并不知道，所以荀伯业一定不敢伤她的家人，咱们一招釜底抽薪，只要成功，荀伯业失了蹈险乱干的刺激，保证葛家定可安然无事。”

王元度最是信服钱万贯，当下已无疑虑，走过去向葛翠翠道：“目下情况很紧急，我们还是听他们的话去做较妥。”

葛翠翠听他用上“我们”的字眼，芳心大慰，忖道：“他竟是把我当作他的人看待了。”于是点点头，道：“我只听你的话，你要我怎样做都行。”

王元度微微一怔，心想：“这真叫做言者无心，听者有意，我只不过因为她是冲着我而引起一元教这个强大对头，所以决意与她站在一边，全力助她，但她却误以为是男女间的感情，这真是……咳……”

他在心中叹息一声，却已不便多说，只好含糊地道：“那么我们就这样决定了。”

转过头向甄红袖、许无量等人道：“以在下想来，一元教高手如云，势力广布，葛姑娘的家人搬走的话，势难逃过对方耳目。因此之故，在下已征得葛姑娘同意，单单把白瑶琴带走。”

他停顿一下，又道：“但一元教业已动身上路，我们须得想个妙计，非赶在他们前面行事不可，只不知大嫂和许真人商量出什么结果没有？”

甄红袖道：“带走瑶琴之事，只好有烦武当派诸位真人法师的大驾。另一方面，我将设法阻缓荀伯业行程，只要缠得住他，其余之人，谅也闯不过

葛姑娘的五毒大阵。”

王元度寻思一下，剑眉一皱，道：“请问大嫂以什么手段阻延荀伯业的行程？此人武功强绝一时，深不可测，如若硬拼，只怕反有失手之虞。”

甄红袖笑一笑，道：“这件事由我负责，你放心好了，倒是预劳武当道长们之举，须得设法让抵达葛府之人，平安通行那五毒大阵才行。”

葛翠翠道：“小妹此阵，乃是以五种毒性奇异之物，暗中设下阵法，由于毒性有生克之妙，变化无穷，只要得知出入之路，不须解药，亦可通行无阻。”

众人都侧耳倾听，大感兴趣，只听葛翠翠又道：“设若是不懂阵法之人，横行直闯，纵是武功再强之人，也闯不过第五关，但荀伯业既已达到了金刚不坏之境，自然又当别论了。”

甄红袖道：“许真人打算以飞鸽传书，通知距葛府上最近的人，先赶往带走瑶琴。此处还得动员许多人力，协助掩蔽瑶琴行踪，葛姑娘可把大阵出人之路径，写在小小的纸笺上，以飞鸽传送。”

许无量道：“如此安排，定卜万无一失了，咱们赶快付诸行动，争取时间为要。”

于是葛翠翠开始画出通行大阵之法，许无量则修书传令，着武当派各处有关连之人，以某种步骤，把白瑶琴秘密运送到一个秘密处所。

王元度拉了钱万贯一下，走到一套，低低道：“钱兄，此计虽是绝妙不过，但还有一个大大的破绽，不可不防。”

钱万贯讶道：“什么破绽？”

王元度道：“据小弟所见所闻，一元教主神通广大，在各大门派之中，都有潜伏之人，假如此计被敌人得知，则白姑娘的安危，极是可虑。”

钱万贯瞿然道：“对，这一点真不可不防，记得在敌阵之中，有好几个蒙面之人，说不定其中有的是武当派之人，因此，即使武当山上已无奸细，但在敌人队伍中之人，仍然可以查出机密。”

他迅即向许无量说了，由于怕泄露机密，是以他乃是以千里传声之法，暗中告知许无量。

许无量凝眸想了一会，才以传声之法，向钱万贯道：“老实说，若非荀伯业这等人才，定难在贵我两派中，布置人手奸细，因为咱们两派皆是出家人，不易为利禄所动，尊夫人既然任副教主之职，或者知道奸细是谁也未可断。”

钱万贯传声道：“在下已询问过她，据她说，武林的数大帮派，的确有荀伯业的人。不过这些人是谁，只有荀伯业自己晓得。”

许真人道：“原来如此，这可就棘手了，不过，既然我们判定荀伯业的奸细不多，这就较为容易猜想。贫道甚至敢认定这奸细，必是与敌人在一起。”

钱万贯道：“真人何以这般肯定呢？”

许无量道：“因为那奸细若在山上，则贫道闭关人定之时，他大可通知荀伯业，让他等贫道开关后才来。”

钱万贯点点头道：“既然如此，真人当有应付之法了。”

他们一直以传声之法交谈，别人虽然晓得他们正在密商，但全都听不见语声，无从测知内容。

许无量在命令上嘱咐受命的门下弟子们，不得向任何人提及此事，即使是本派身份很高之人，若向他们查询，亦不得走泄消息。

他的命令，只用几只信鸽递送了出去。这边众人也动身下山，追赶一元教之人。快到襄阳之时，已追上了一元教浩浩荡荡的队伍。荀伯业也接到报告，率了高手，停步等候。

双方在大路右方一片旷地上会面，其间有一排树木，隔住了大路行人的视线，无法瞧见旷地上的情形。

荀伯业在十余高手簇拥下，站立场中，王元度、钱万贯、许无量、吕一超、吕杰以及四五名高手，则拥了甄红袖上前。后面还有三十余名佩剑道人，结阵不动。

荀伯业眼见如此情势，甚感诧异，忖道："甄红袖论起智谋武功，都比不上许无量、钱万贯和王元度三人，但目下看来竟是主帅身份，不知闹什么玄虚？"

他的目光在随行的武当高手群中略一扫视，立时又发觉跟在许无量身边，有一名唇红齿白的少年道人，虽然装束佩剑与其他道人全无分别，但总是觉得有点不对。

他不由得多打量了两眼，那少年道人双眸一瞪，射出凌厉锐利的光芒，向他挑衅似地反击。

荀伯业若不是大敌当前，一定会对这个少年道人特别观察一下。无奈对方的几名高手，尽是当世之间难遇的强敌，他可不得不赶紧收回目光，凝注于甄红袖面上。不过他眼前仍然晃动着那俊美道士的面影。就在甄红袖刚要开口的一刹那间，荀伯业突然恍悟，想道："是了，这个小道士不但年轻美貌，肌肤腻白，而且显得特别的干净，气韵殊异于别的道人，因此之故，我一眼望去，感到他与旁人略有不同。"

第三十四章　三昧火神目毁春宫

甄红袖朱唇轻启，道："荀教主见我等赶来，一定感觉到很奇怪。"

她语调之中，甚是平和，全无敌意。

荀伯业说道："不错，钱夫人敢是有话要赐教，才特地赶来的么？"

甄红袖道："教主猜得真对，妾身果然有话要说，因此央请大伙儿陪我赶来。"

荀伯业至此，总算又把心中的疑团解开了一个，那是何以甄红袖变成了主帅一事，这个疑团解开了。他徐徐道："钱夫人但请示知，本人洗耳恭聆。"

甄红袖嫣然一笑，百媚俱生。只瞧得一元教一众高手，无不情迷意乱，情欲大起波动。

她道："教主好说了，贱妾人微言轻，幸蒙教主垂聆。"原来在那十几二十之人中，除了荀伯业乃是童身练功，永远不近女色之人，是以一点也不因她的魅力而动容之外，竟也还有一人，淡漠如常。

这人竟然是以好色著称的不夜岛主甄南，这真是使她最感到意外之事。

要知甄红袖一上来那平和的神色，温柔谦卑的言语，婉转的声音，都是为了配合这百媚俱生的一笑而做作出来的。

这正是她柔骨派的无上心法，在每一记媚功杀手使出来之前，总是先

设法培养情调和气氛，使之能够配合。假如她一来就表现出悍泼仇视之态，则尽管她的一笑，何等美丽媚荡，但由于气氛不对，起码得减弱了一半以上的魅力。

这一记媚功杀手，称为倾国倾城，在柔骨派中，乃是最上乘的绝艺之一。是以，对方那许多人都现出神魂颠倒之态，并不足为奇。

然而那不夜岛岛主甄南，居然全然无动于衷，这一点真使甄红袖大吃一惊，心想这个色中饿鬼，怎会具有如许定力？若是一向是君子之人，有此定力，目是不足为奇。

方转念间，荀伯业已道："钱夫人如若是存心赶来拖延时间，暗中另有图谋的话，可别怪我荀伯业心毒手辣，全然没有惜玉怜香的心肠。"

武当派诸人无不听得眉头大皱，只因这荀伯业身为天下第一大帮之主，居然当众说出这等不伦不类的话，实是可笑之至，假如甄红袖还是他的副教主，这也罢了，但目下她既然已名花有主，并且夫婿就在身边，这"怜香惜玉"之词，岂是他所应出口的？

这些道人们尽管心中讶异不满，但由于身为出家之人，不好涉及这等男女之情亵之言，所以都不开腔。

奇怪的是钱万贯也不做声，吕杰可就忍不住了，厉声道："荀教主，你说话当心一点，钱夫人是什么身份？谁要你怜惜了？"

荀伯业冷冷一哂，高声道："吕少侠说得是，钱夫人目下身份不同，名花有主，岂容旁人对她痴心妄想？本教主容或用字不当，说出了怜香惜玉之言，但这不过是用字不当而已，如若有人被她所迷，更应立时明白自己的愚妄，猛然醒悟才对。"

他这一番话，显然是向麾下高手们所说，立论锋利、坚强有力，同时又提供了现成的例子，这就是他连讲错了一句话也受对方之人驳斥，何况越轨之事，更是谈也别谈。

一众高手，无不霍然醒悟。

吕杰不知就里，犹自有悻悻之色，殊不知他一开口，已帮助对方击破了甄红袖的媚功绝艺了，钱万贯的不言不语，当然是有他的道理，并非不好意思出言斥责。

幸好甄红袖并非有意向一元教的高手们施为，如若不然，竟让吕杰助敌破法，那才冤呢！

她妙目一转，眼光落在甄南面上。

众人都觉她神色已大有变化，刚才是媚态横生，使人顿兴非非之想。

而现在却是眉梢笼愁，容色幽怨，生似是荀伯业这几句话，讲得她既不开心，甚是很不高兴那般。

自古以来，天下最不公平之事，莫过于一个人的美丑所能引起的影响了。一个美貌之人，不论是哭泣、颦蹙、含愁，抑或是欢笑、撒娇，无不处处皆美，甚是动人。

但一个人若是长得丑了，莫说是悲欢之态不堪入目，即使是老老实实的，不敢作态出声，也会被人觉得非常不对劲，总可以找出攻讦的字眼加以批评指责。

古今之人对美人有咏百态诗。但对丑女，则只有嘲弄的打油诗。因此生而为女身，如若美貌，自然是前生积德，今生享用不尽，长得不美，倒也罢了，唯独是长得十分丑陋的话，那真是莫大的悲惨。

这甄红袖以绝世的姿容，加以媚功心法，作出含颦幽怨之态，顿时使得一众高手，无不大为心痛，恨不得上前去细细呵护安慰她一番。

她这一招，亦是柔骨派的媚功杀手之一，称为“西子捧心。”

相传西施有心疼之疾，疼痛之时，便自然而然地用手捧住心口，露出颦蹙忍受之态。

由于她乃是天下第一美人，这捧心之态，竟自然有一种销魂蚀骨之美。

那不夜岛主甄南碰到了甄红袖的眼光，但觉她双眸之中，深邃朦胧，惹起人缥缈情思。

他不觉为这迷糊了一下，旋即恢复如常，冷冷一笑，忖道：“你这等手段，固然是高明之极，但碰上我甄南，一生讲求采补之道，深得妙法真传，虽是在欲仙欲死之际，仍然能全不动心，哼，哼，你的功夫是白施展了。”

他想得虽然很是自信，其实他可不敢想像假如甄红袖袒裼裸裎地向他挑逗之时，他还能不能不动心。

甄红袖当然不会忽略了他有一刹那迷糊之事，当下大为放心地透一口气，但表面上仍然是那么的楚楚可怜，说道：“我实是有十万火急之事，才迫不得已赶来，耽误岛主一点时间。”

她接着向甄南说道：“甄岛主，你临走之时，放了一把火，说我如何勾引王元度，这把火可把我害惨了。”

一元教之人，打荀伯业为首，没有一个听了此话不感到兴趣的。

甄南更是兴奋，哈哈一笑道：“当真把你害惨了么？”

甄红袖幽怨地道：“当然啦，假如你是很重视女人贞节之士，忽然听说妻子曾经裸光了身体，投入别人怀中，极力地去挑逗这男人，不管事实上有没有越轨情事发生，你的心中，也一定十分痛苦不安，如芒在背，我说得对不对？”

一元教众人都以低笑或哼卿之声，表示出心中的满足快意。

相反的，武当派的道人们，却感到十分害怕。

要知这等言语，表面上不带脏字，但骨子里却是猥亵无比，具有极强的挑逗力量，这对一元教之人，当然是心理上的一种快意满足，但对众道人而言，却是极可怕的刺激。尤其是这话竟是从甄红袖这等千娇百媚的女人口中说出，简直使他们这些出家人受不了。

甄南嘻嘻一笑，那对色眼之中，射出满足快意的光芒。

他警戒之心，已转变了方向，暗里间提聚功力，以防甄红袖突然出手向他突袭报仇，这实是极有可能之事。

他道：“假如是本岛主的妻子，犯有这等淫行，我一定亲手剥她的皮，碎尸万段，再不然的话，本岛主尚有更恶毒之法收拾她。”

甄红袖在幽怨之中，更透出了惊怖之色，使人加倍地生出怜悯之心。

她急急吸一口气，才道：“是什么样的恶毒法子？”

甄南道：“在我那不夜岛之东，大约是百里之遥，有一座面积甚大，山岭起伏的海岛，名为‘女狱’，你但须听一听这个岛名，就明白我的意思了。”

甄红袖怯怯道：“我还是不明白，莫非你把你的妻子囚禁在那个‘女狱岛’上？”

甄南道：“我只须送她到岛上就行了，那个海岛上，蛇兽甚多，险恶异常，但这都是其次，最要命的是有一种介乎人类和巨猿之间的野人，行动如飞，力大无穷，全身刀枪不入，端的十分厉害。这种野人浑身长满了黄毛，

撩牙外露，一嘴腥臭之气，中人欲呕，赋性奇特，极为淫邪，最喜奸淫人类的妇女，如若得到手中，视之如宝，真是寸步不离，日夜交欢。”

他仰天淫恶地大笑数声，道：“若是有不贞之妻，自然最好是送给这等黄毛野人受用，三五载之内，决不会死，但每日所过的日子，简直惨痛难当，既无华屋美食，又得镇日被这腥臭丑恶的野人纠缠蹂躏，直到形神销毁，方脱苦海，你说这法子好不好？”

双方之人，都被他这番言语刺激得心慌意乱，说不出是怎样的滋味情绪。

假如这个淫恶之法的对象，是个普通女子，也还罢了。

目下却是足以使天下英雄无不销骨魂蚀的甄红袖，人人想像着竟是这千娇百媚，一代尤物的甄红袖，衣裳粉碎，露出雪肤玉肌，日夜任得那狞恶腥臭的野人蹂躏，不由得都泛起怜惜之情，但又十分刺激，并且感到一种奇异的满足。

甄红袖颦眉道：“你这个法子未免太恶毒了，难道你竟没有一点人性？”

甄南眯起双眼，浮光外露，色迷迷地盯住了甄红袖，说道：“假如本岛主没有怜香惜玉之心，老实说，你早就遭了报应啦！”

甄红袖本要立施绝艺，但听了此言，触动了好奇之心，便暂时忍住不发，幽幽道：“贱妾自家也不知道怎会遭了报应？甄岛主虚声恫吓之法，却适足以得见你已黔驴技穷而已。”

甄南道：“这一点钱夫人可是没想到了，此事于我无益，于你有害，所以本岛主不愿施展而已，假如你再三相迫的话，本岛主可就不客气了。”

甄红袖道：“贱妾实在想不出甄岛主还有什么绝招可使？”

甄南嘻嘻一笑，突然间打袖中取出一卷图画，道：“钱夫人可认得此物么？”

甄红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这一幅图画，怎会落在他手中？我记得明明亲手燃毁的。

原来这一卷图画，虽然未曾展开让她瞧看，但甄红袖已认出正是那一幅精描细绘的春宫图。

图中的一男一女，正是她和王元度，当初因为她不认识王元度，是以让巧手画匠描画的一幅春宫，陈设在温柔陷阱入口。

王元度正是瞧过这一幅活色生香的春宫，眼见那个女的长得如此美丽。因而其后老是想看看甄红袖是否就是画中之人。

这一招厉害异常，使王元度也无法闯得过温柔陷阱。

如若不是时机凑巧，双方突然弄明白了，王元度现在变成什么样子，真是只有天晓得了。

由此可知那一幅春宫描绘得何等精致神似，假如这一幅画给钱万贯见到，他当然很不好受，并且会联想到假如他们没有这一幕情景，谁能画得如此维纱维肖？

她大惊之下，已不知如何是好！

王元度也顿时明白了，却朗朗一笑，高声问道：“甄岛主，那是什么物事？”

甄南得意地扬一扬手中那卷图画，说道：“据我所知，王兄早就欣赏过了，但当时那画工已摹印了另一份，是以这刻竟在本岛主手中出现。”

甄红袖虽是慧黠多计，但这刻心慌意乱之下，完全不晓得如何应付才好。

她对男人的心理，素有深湛研究，情知此画如果展现在钱万贯眼中，无论他气度何等洒脱，胸襟何等宽大，但这个太以深刻的印象，将使他终身难忘。

即使是普通人，也能对此加以想像，当自己的娇妻出现在一幅淫亵的图画中，该有什么感觉？

假如那画工的笔法平凡，倒还罢了，最可恨的是，这幅画栩栩如生，图中的裸体男女，无一处失真，甚至连面上那种含春沉醉、欲仙欲死的表情，亦逼真之极，宛如把真形摄在纸上一般。

不夜岛主甄南越是见到甄红袖张惶失措，便越是觉得痛快满足，当下又哈哈大笑道：“这幅画除了钱万贯庄主之外，天下之人，俱应一看。”

他的目光转到许无量面上，挑战地道：“许真人，听说你自幼抗心向道，志行高洁，无疑是定力深厚之人，但你可敢过来一观此画？”

许无量发觉自己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之中，假如他拒绝去瞧，无疑承认此画必有十分惊人之处，并且又等如表示他道行未深，怕有入魔之险。

但如惹他过去瞧着，则于王元度、甄红袖甚至于钱万贯，皆是莫大损害。他们将永不忘记这画中丑态，已被武当派掌教真人看过之事。

这个当儿，连他这等深沉多智，多年来身负重任之人，也泛起了怨责之心。

假如甄红袖不是坚意由她执行延缓一元教行程之责，哪得有这等可怕之事发生？现在他怎么办呢？他身为武当派掌门人，负天下之重望，一言一动，都受天下武林十分注意。

莫说他不能轻率决定，即使他迟疑沉吟，亦将是一件惹得天下武林谈论纷纷之事，这正是他最感到可怕和痛苦的。

荀伯业何等厉害老练，当下冷嗤一声，道：“许真人道法高深，身负武林之重望，岂有不敢瞧着区区一张图画之理？以本教主臆想，这幅图画之内，纵然有任何惊人之处，都不致于摇动道心，对也不对？”

许无量迫到这等地步，只好微笑道：“贫道虽然愧未能当得道法高深之言，但世间一切皮相，只不过是镜花水月，贫道焉有恐惧之理。”

不夜岛主甄南喜道：“如此甚好，许真人不妨取去一瞧，而你却不可趁机毁去此画。”

要知道这一幅春宫图给别的人瞧着的话，对王、甄、钱三人的损害程度，自然远比不上许无量的分量。

目下甄南实是已初步坠入甄红袖的术中，对她生出了爱怜悯惜之意。

这等心情，自然是由于她那等幽怨凄楚之态所引起。

假如他手中没有这幅画，情况自然不会变得如此。

然而由于他握有这幅淫戏图，足以使甄红袖大受伤害，因此他自然而然地会利用此画去伤害她，一则在淫邪心理上得到刺激，二则她受害之时，越发让他感到可怜惜。

这是一种变态心理的自然趋势，甄红袖事先不知道他有这种秘密武器，所以施法之时，全无防备。

目下情势已经形成，她晓得甄南并不仅仅是推波助澜的意思，而是把这幅图看作主要的事。

她即使立刻向他施展最后一记杀手，能令他言听计从，不敢违抗。

但独独在这件事上，他会加以拒绝。

换言之，她可以当众命令他做多种事，但若然要他毁去此画，他却不会遵从。

因此她芳心无主，这最后一招杀手，施展与否，对大家全无帮助。

许无量真人力持镇静，缓缓道：“此画贫道看不看都是次要之事，但如若确系对贫道的友人有害，贫道岂能坐视而不予以毁灭？甄岛主也未免太过强人之所难了，是也不是？”

甄南道：“许真人此言差矣，要知描绘此画之人，尚在世上，他既已摹过两幅，不难再摹写出第三幅，因是之故，你虽然下手毁去，亦是无用。”

许无量徐徐道：“即使是对事实无补，但贫道仍然不能答允岛主的条件，此是贫道做人的原则，不可更改。如若甄岛主觉着不便，大可深藏固锁，密不示人。”

不夜岛主甄南发出放肆狂妄的笑声，向荀伯业道：“许真人分明意图回避，不敢瞧着此画。只不知教主对此有何高见？”

荀伯业眼见对方全部高手，都陷入窘困恐惧的泥沼之中，大为欢欣，但表面上仍然冷淡如故，道：“依本座看来，许真人纵有毁画之心，却无毁画之力，甄岛主不妨把画交与他，且看他是否有毁画的胆量？”

这番话听起来玄奥难解，但许无量心知肚明，知道自己果然当真没有毁画的胆量。

原来荀伯业老谋深算之极，早已看出了对方的弱点，那就是许无量的身份不比寻常，这幅画但须他过了目，对那钱、甄、王三人的伤害，便已形成，这是毁画与否都无分别的理由之一。

其次许无量如若下手毁画，便不啻是以他的身份名望，向天下武林证实了这幅画的严重性。

这时随便甄南说什么，外间之人都无不相信。

第三点，这画的画工尚在，确实可以再描绘十张八张，为人传阅于世。

由于此画经过许无量下手一毁，业已成名，世上之人，无不争睹，反而形成了莫可估量的伤害。

有这三大理由，荀伯业判断许无量不敢毁画，但他怎么办呢？扣下来既不行，不给甄南也不行。

许无量将如何处理？连荀伯业也很想知道，是以他支持甄南把画给他，并且言明他没有毁画的胆量。

钱万贯一直没做声，他是多么聪明之人，早就猜出画中是何景象，但他同时更知道自己对此全然无能为力，假如一句话讲错了，问题将更加严重。

因此他一直缄默着，不敢作声。

然而目下眼见武当派的领袖被牵扯入这宗事之内，可就不能再畏缩不前了。

他爽朗地大笑道：“且慢，鄙人听了半天，仍然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只知道一点，那就是此图画的乃是猥亵不堪入目的情景。”

甄南嘲声道：“钱庄主好聪明啊！”

钱万贯精神一振，道：“荀教主和甄岛主言下之间，似是有必胜的信心，众所周知，鄙人天性爱赌，但凡碰上这等看上去一面倒之事，总是忍不住想赌上一赌。”

甄南道：“钱庄主又把赌王本色拿了出来，可是在这件事上，如何能下注呢？”

钱万贯道：“世上任何事情，只要有得失胜败的意思在内，皆有可赌之道，假如在这一件上……”他停歇了一下，脑子转动的速度，前所未有。

之后，才接下去道：“你们深信许真人看过此画，不敢毁掉。但鄙人殊不以为然，换言之，鄙人认定许真人必敢当众毁去此画。如此岂不是就可以赌上一睹了？”

甄南大感兴趣，道：“很好，这赌注是什么？”

钱万贯道：“金银财货，咱们都不放在心上。若是要赌项上人头，你也一定不敢，因此，这个赌注只有荀教主才拿得出来。”

荀伯业忖道：“就算你是当世赌王，这一场亦是虽胜犹败的局势，只要赌注不太吃亏，当然不妨一赌。”

荀伯业心中盘算已定，便微微一笑，道：“本教主如若接受钱庄主之言，竟是平生以来第一次的打赌了，但钱庄主不比旁人，有当世赌王之称，本教主岂能失去这个机会？”

钱万贯道：“这样说来，荀教主是答应了？”

荀伯业道：“咱们先把话说好，这一幅图画，虽然有某种力量，使许真人不敢下手毁去，但终究不过是一张纸而已，假如赌注有失公平，许真人权衡利害之下，出手毁去，岂不是等如本教主鼓励他这样做？”

钱万贯道：“教主说得是，因此问题出在赌注上，现在鄙人先讲出赌注，教主听过之后，如若认为行得通，再赌不迟。”

荀伯业点头道：“好极了，钱庄主请说。”

甄南高声道：“慢着，钱庄主可知道此图的内容么？”

钱万贯道：“鄙人从未看过，如何晓得？”

甄南道：“好，这就行啦！”

钱万贯干笑一声，清清喉咙，这才郑重地道：“鄙人提出的赌注，乃是许真人看过此图之后，胜的让贵教在场所有高手，以及我们这一边的人，全都一一看过，方始交由许真人撕毁，倘若他当真敢下手撕毁，则荀教主须以声誉地位担保，保证贵教所有之人，包括甄岛主在内，以后述及此事之时，必须据实说出画中内容，不许有半点不实，如若有犯此诺，教主须得亲手取他性命。”

此言一出，双方有几个人的表情，完全不同，在一元教方面，荀伯业是微微而笑，甄南泛起得意好笑的表情。

但甄红袖和王元度都大惊之色，许无量则紧皱双眉，苦苦思索。

他们虽知钱万贯才智过人，可是万一他是忿激于心，故意这么设下圈套，以伤害画中有关系之人，亦是大有可能之事。

这也是心理变态或失常的现象之一，人生经验丰富的人，定必屡见不鲜。

因此，连城府最是深沉的荀伯业，也微微而笑，以为他受到太大的刺激，反而想出这等奇怪主意，大大地胡作乱为一番。

他想来想去，认为实是全无不妥之处，当下道：“听起来似乎行得通，只不知钱庄主可是决意这样做？还有其他条件没有？”

钱万贯道：“还有两个条件，一是你答应永不许任何画工再作此画，就是现在这幅画，并非撕毁后之画，你可答应么？”

荀伯业道：“本教主答应此一条件。”

不夜岛主甄南忖道：“假如在场之人，全都见过此画内容，伤害之力已经形成，何须再画？”是以也连连点头，表示这个条件连他都肯接受。

钱万贯又道：“第二个条件，这幅画由我负责，先展出给李虚性老真人过目，鄙人保证决不撕毁或涂抹此画，也不让李老真人碰触此画，待他老人家过目之后，方始让在场所有之人过目，然后才交到许真人手中，任他处置。假如他不敢撕毁此画，则鄙人愿亲手割下人头，或者投入贯教之中，充任小卒。”

荀伯业淡淡一笑，道：“假如钱兄肯加入敝教，本教主情愿不作此赌。”

钱万贯道：“鄙人多蒙教主看得起，甚感荣幸，但今日的机会，也是不易碰上，这一场打赌，虽然在教主眼中，无足轻重，但在鄙人这好赌成性之人看来，殊为重要。”

荀伯业一听而知，人家婉拒了入教之事，心想他既不为我所用，我就毁了他。

此画一旦公开，从此传遍天下，钱、甄二人必难成为眷属，而王元度从今也难当大侠之称。

还有撕毁此画的许无量，也须受到大大的伤害。

当下断然道：“好，钱庄主向来一言九鼎，足可信任不疑，岛主请把此画交给钱庄主。”

钱万贯接过那卷图画，转眼向李虚性道人望去，道：“老真人，请到这边来观看此画。”

李虚性须发如霜，年逾八旬，在武当派中，比许无量还高一辈，但精神矍烁，眼中神光极足，面色也十分红润。

一望而知乃是武功精深，内功强绝之人。

他举步走去，两人走到一旁。

双方之人，都睁大双眼，瞧看他们的一举一动。

只有王元度、甄红袖心忧如焚，恨不得拔脚开溜才好。

钱万贯向李虚性低低道：“李真人前辈定必修习过贵派无上心法三阳功无疑，以晚辈测想，真人的功行已达到了‘火聚天灵’的境界了，不知对也不对？”

李虚性一拂白髯，道：“钱兄承继大雄长老法乳衣钵，这等眼力，果然至足惊人。不错，贫道已达到这一地步，可惜年事已老，难期再有寸进了。”

钱万贯松了一口气，道：“老前辈何必太谦，古往今来，实是罕有火候练得如此高深之人了，所幸鄙人未曾走眼，今日之局，全得仰仗真人大力，扭转乾坤，反而大败敌人才行。

鄙人料定此图必甚猥亵，难以入眼。但以老前辈修养之功，谅可如过眼烟云，丝毫无碍。因是之故，鄙人大胆要借老真人的法眼，毁去此一构陷多人的污秽之物。”

李虚性大惑不解，问道：“贫道虽愿效力，但却不知有何法子，可以毁去此画？”

钱万贯道：“晚辈平生有一样过人之处，就是记忆力特强，有过目成诵，终身不忘之能，今日诸般缘法巧合，让晚辈在此时此地遇到了老真人，真是天意。”

李虚性越听越不明白，但也只好耐着性子，等他解释下去。

钱万贯果然继续说道：“晚辈还记得多年以前，偶然听先师背诵过一段经文，字数不多，在场之人纵然听了，也将难明奥妙。”

李虚性道：“这样说来，钱道兄竟是要念一段经文给贫道参详了？”

钱万贯道：“正是此意，请老真人小心听着。”

他迅即背诵了一段文字，词句之中，竟有不少龙虎丹砂之类的字眼。

李虚性听完之后，闭目陷入沉思之中。

过了一会，他徐徐睁开双眼，方睁之际，竟闪射出强烈的光芒。

但当他眼睛大睁之时，便又一如平时。

他拂髯道：“这一段经文，恐怕是赤焰神君的独门心法吧？”

钱万贯微微一笑，道：“老真人猜得不错，由此可知这套戏法可以变得成了，虽然此举将惹来莫大的麻烦，但一切自有晚辈担当。”

他回转身，向荀伯业道：“鄙人已准备妥当了，有烦教主赐下该画。”

荀伯业亲自取了那卷画，送到钱万贯手中，道：“钱庄主务必记住咱们所订之约才好。”

钱万贯笑一笑，道：“教主放心好了。”

接过画卷，又走到李虚性真人面前，高声道：“老前辈，此画在别人观阅以前，拜请法眼先行过目，为了免使荀教主他们放心不下，请老前辈反背双手，万勿碰触画卷。”

李虚性依言而作，但双眼却也反而闭起。

此时他面向众人，是以所有的人，全部瞧得清清楚楚。

钱万贯迂缓展开画卷，垂吊在李虚性面前，此时大家只能见到此画的背面。

静寂中只听他沉声说道：“请老前辈过目。”

李虚性倏然睁眼，两道目光如闪电一般，在画面上巡逡一匝，随即又闭上双目，微微颔首。

钱万贯迅即走向许无量真人，那画卷用在他举起的右手上，任何在他前面之人，皆能见到画面。

一元教方面之人，至此尚未能见到画面，但见对方所有的人，无不讶然睁大双眼，流露出十分惊诧之容。

甄南哈哈大笑，笑声透露出无限的得意之情。

甄南笑声未歇，钱万贯突然倒退丈许，到了一元教众人面前，紧接着迅疾族过身子，把画面向着他们。

此时人人都见到了那画，却是一片空白，哪有人物景致？众人这一惊非同小可，这才明白对方诸人讶疑之故。

钱万贯把图画的两面都给他们看过，俱是空白，毫无内容。

待他们看清楚之后，这才转身回去，将画卷交给许真人。

许无量道人道：“无量寿佛，敢情只是一张白纸，贫道岂有不敢撕毁之理。”

他双手一分，已把画卷撕成两截，交还给钱万贯。

王元度和甄红袖内心中的欢欣和轻松，完全不是文字所能形容，早先很不得钻入地底，现在却有如翱翔天空中的飞鸟一般，自由自在，全无滞碍。

他们也是全然不明白这一幅春宫画，怎会变成一幅白纸？但他们的惊讶，远比不上珍藏此画的不夜岛主甄南。

甄南厉声喝道：“钱万贯，你用什么诡计，把我的画变成白纸了？”

钱万贯朗朗一笑，道：“本人的一举一动，全是在众目睽睽之下。甄岛主的指责，恐是未经三思。也许有人还要质问岛主何故以一纸白纸，诸多作态呢！”

甄南被他顶撞得张口结舌，做声不得。

要知以他们的身份眼力，如若看不透对方如何闹鬼，那也只好哑子吃黄莲，憋在肚中，岂能胡叫乱嚷？

荀伯业说道：“钱庄主不愧是当世赌王，这一场竟又得手，本任主这就当众下令，依约行事。”

他果然回头吩咐麾下高手，饬一体凛遵，不得有违。

此举虽是应为之事，但他当着敌人为之，足见胸中才略，与众不同。

一波方平，另一波又生。

但见甄红袖袅袅而出，她已恢复如常，是以流波媚目生艳，烟视媚行，无人能不倾倒。

她含笑向荀伯业道：“教主虽是当众下了严谕，但贱妾却窃以为将有人胆敢冒犯虎威，违令行事。”

荀伯业知她来意不善，当下面色一沉，冷冷道：“若有这等情事，本教主自有分教。”

甄红袖道：“教主此言差矣，假如此事与旁人无干，自然不敢烦渎清听。可是既与别人有关，则等事发之后，教主方始处置，被害之人，也只有徒呼奈何而已，因此之故，贱妾愿效微劳，指出行将违令之人。”

荀伯业道：“钱夫人如果全无凭据，含血喷人，可别怪荀某人心狠手辣。”

荀伯业身为一教之主，言不轻发，这足以见出他这几句话实在说得很重，假如甄红袖无法拿出确实证据，荀伯业话又说过，自必全力出手无疑。

虽然甄红袖方面高手不少，但假如荀伯业含怒施威，定要诛杀甄红袖，却是十拿九稳之事，因此王元度、钱万贯以及武当派诸人，无不闻言色变，大为惊凛，人人都暗自提聚功力，准备随时出手。

要知这等违令犯规之事，乃是预测之言，焉能拿得出证据来？换言之，这便是说甄红袖的话纵然字字皆真,但在事实尚未形成之前,从何而有证据？

一元教之人，咸信此是荀伯业借口出手，因此也尽皆暗作攻袭敌人的打算。

双方顿时呈现出剑拔弩张的紧张形势，看来这一场大战，已是一触即发了。

甄红袖从容笑道：“荀教主之言，未免有点强人所难。如果换了别人，定然无法提出真凭实据。”

双方之人，包括荀伯业在内，无不一愣，心想：她这样说法，难道她竟有法子拿出证据来么？

方在想时，甄红袖已道：“但事实上确有凭据，并非贱妾造谣挑拨。”

荀伯业冷冷道：“假如钱夫人拿得出证据，本教主确信不诬的话，当必在你眼前，取了此人性命。”

一元教之人，没有一个表现出惊慌或紧张的神情，只因这些人之中，纵或真有存心违令之徒，但事情尚未做出，何来证据？所以众人都缄默不语，却盯视着那明艳醉人的甄红袖，看她如何找出凭据来。

甄红袖向一元教之人逐一望去，那两道秋波所至之处，人人都焚燃起

了极猛烈的淫情欲火。

她媚笑盈盈，目光最后停留在甄南面上，招手道：“甄岛主，请过来助我一臂之力。”

甄南但觉心旌摇荡甚剧，他本是大行家，猛可惊觉，连忙收摄心神，举步走了过去，说道：“你要我帮你找证据么？”

心中却暗暗想道：“真厉害，假如是旁人，这刻一定被她妖媚魅力，弄得神魂颠倒了。”

甄红袖点点头，等他走到切近，发觉他并未被自己的媚功大法所迷，当即使出最后一着，但见衣袖微扬，露出了欺霜赛雪般的玉臂。

只有在近处的甄南，才能够望入她的衣袖深处。

这原是人情之常，天下古今男人的眼光，总是不会轻易放弃窥秘的机会。

她既是露出了手臂，站在近处的甄南，目光便自然而然沿着手臂望人去，在通常的情形之下，总可以窥见她一部分酥胸。

现在，甄南也见到了上臂尽头处那丰满和特别雪白的肌肉。

但同时使他觉得惊异的是，在那雪白隆起的肌肉旁边，有一团耀眼的光芒。

他只瞧了那处一眼，浑身的血液就已完全沸腾，欲火中燃，神智昏乱。

他的目光移到甄红袖面上，但觉她乃是世上最性感最美丽的女人，为了她的缘故，他甚至有杀死自己的决心。

全场之人，无不发现这个鼎鼎大名的不夜岛岛主甄南，表情十分特别。

他眼中以及面部所流露的，尽是狂热贪婪的色欲。

甄红袖含着媚笑，说道：“甄岛主，你内心中可曾打算过违背诺言么？”

她突然如此询问，假如甄南神色有异，看来比白痴好不了多少。

甄南道：“我确实这样想过。”

没有人不大为震惊的，荀伯业冷冷道：“甄岛主，你大概是糊涂了？”

甄红袖接口道：“甄南，你可记得这诺言是什么？”

甄南道：“我记得，是荀教主和钱万贯所订的，不得找画工重描那一幅图画，同时必得将所见据实说出，不许有一句不实。例如我们已见到那幅画只是一张白纸，就得说是一张白纸，这是指许无量胆敢撕毁此画，因而钱万贯获胜而言的。”

他说得如此有层有次，谁也不能说他精神错乱。但他竟又当众承认他准备毁诺违令，又岂能说他不是精神错乱？

甄红袖道：“那么你当必也记得违令的话，荀教主将要如何严办之言了？”

甄南道：“记得，记得，他说违令之人，定要处死。”

甄红袖紧接着问道：“然则你可是认为他不敢杀死你么？抑是他没有这等能耐取你性命？”

甄南自负地一笑，道：“他么？他虽有这等能耐，但假如他当真执行命令的话，谁敢说他不会先死在我的手中？”

一元教之人，无不勃然变色，荀伯业虽然是千年老狐，城府深沉，但这刻也禁不住变了颜色。

甄红袖又道：“那么假如我要你去暗杀荀教主，你肯不肯干呀？”

甄南迟疑了一下，才道：“这实在是太危险之事，不过我为了得到你，

莫说是荀教主，就算是我的亲生父亲，也一样敢干掉他。”

许多人纷纷厉声叱喝，但甄南双眼始终注定在甄红袖面上，对别人的声音，充耳不闻。

甄红袖转过眼睛，向荀伯业微微一笑，道：“这就是真凭实据了，这个人已当众承认他将违教主之令，现在可要瞧瞧教主对此人如何处置了？”

荀伯业已恢复了冷静，徐徐道：“他已被你的媚功所迷惑，心智已失，满口胡言乱语，岂能当真？”

甄红袖道：“若然荀教主也认为甄南是被我媚功所制，则关于温柔陷阱之事，即可澄清了，这是人人目睹之事，我根本毋须袒裼裸裎，就可以施展此术。”

王元度心中明知当时她实在曾经裸露过身体，这是因为她柔情蚀骨派的至宝“情镜”尚未到手之故，如若不是毒姝葛翠翠把情镜给了她，则目下对付甄南，绝对无法得手。

王元度当然不敢出声否认，因为她用尽心思气力，做成这一幕，为的是可以使江湖上没有种种不堪的流言。

再就是对钱万贯的心理上，也大有帮助，免得钱万贯心中横了一根刺，早晚会发生问题。

荀伯业尚未开口，甄红袖又道：“荀教主若是认为甄南之言，只是胡言乱语，作不得准，则我有一个方法可以测验出他的真心。”

她察觉荀伯业眼中闪过不安的神色和杀机，当下立刻又道：“荀教主已明白了就最好不过，因为我也不想让甄南当众与你们拼斗，你爱如何处置他都行，这个人交还给你了。”

她突然伸手拍在甄南胸口，甄南连退两步，一跤跌倒。当他坐起来时，眼皮连连眨动，满面迷惑之色。

原来他已经恢复清醒，可是对他刚才的说话，心中仍然记得，因此之故，他正在把那似真似幻的记忆和目前的情景联接起来。

他终究是一代魔头，凶狡机警之极，霎时间已明白了一切，知道自己已陷入一个杀身圈套中。

他故意呻吟一声，伸手掩住胸膛，好像已被甄红袖那掌击伤了似的，同时艰困地挣扎起立。

荀伯业冷峻的目光，罩定了此人，胸中尽是森森杀机，他竟没有立刻发作之故，却是考虑到以甄南这等人物，居然也容易被甄红袖所制，竟至于不惜暗杀自己的地步。这样说甄红袖随时随地皆可施展此术，驱使自己那些心腹手下反叛。

因此，他最好斩草除根，先杀死了甄红袖，这个任务，大可以利用甄南执行。

自然那甄南杀死了甄红袖之后，他本身的命运，也可想而知。荀伯业焉有让他活下去之理？

就在此时，蹒跚着挣扎起身的不夜岛主甄南，突然间以迅速无比的动作，往东南角急窜而去。

他乃是当代高手，一元教方面，除了荀伯业本人以外，还没有可以与甄南争胜之将。因此这甄南突然逃窜，莫说谁都没有防备，即使晓得他想逃窜，亦无法拦阻。

但见他的身形如流星划空般掠过草地，一晃眼处，业已隐没在树木阴

影之后，一元教之人，无不惊愕顾视。

荀伯业却神色不动，似乎对甄南的逃走，早在算中。

钱万贯嘿嘿冷笑数声，高声说道：“荀教主，这甄南极为狡诈多智，武功又强，如若教主不速速了断，只怕将是贵教的心腹大患。”

荀伯业冷冷一哂，竟不回答。

许无量和王元度等人商议之下，决定今日之事，到此为止。

当下由许无量提出，就此与一元教分手。

荀伯业眼见对方似是不想再使他难堪，所以不再提甄南之事。便摆摆手打断许无量之言，插口道：“诸位请稍候一时，那不夜岛主甄南既已答允加入敝教，虽未举行仪式礼节，但亦须受本人节制，今日当众供出叛逆之言，本人如果不能执法，既不能向诸位交待，亦难以保持威信。因是之故，本人打算很快了断此事。”

王元度道：“荀教主打算如何个了断法？”

荀伯业牙缝中迸出冰冷的声音，道：“当然只有处死之一途。”

他歇了一下，又道：“本人已在他逃路上，部署得有人手，谅可擒下此人。”

人人都流露出惊疑之色，连一元教之人也莫不如是，一则荀伯业焉能得知，竟在东南方理下伏兵？

二则以那甄南的身手，谁能轻易擒下？莫非又另有高手？而这高手竟然比甄南还要高明？

这个闷葫芦当然不容易勘破，但这么一来，王元度等人当然不想走了，都希望瞧瞧伏兵是哪一路的高人？

过了一盏热茶工夫，东南角上传来步声，一听而知来人数目不少，转眼之间，四名劲装大汉奔入场来。

钱万贯一眼望去，认得是姜石公训练的三十六铁卫，顿时恍然大悟，向许无量、王元度等人点头示意。

表示这一批人马，实在有拦阻或擒下甄南的实力。

但令人不解的是，荀伯业如何能事先在那儿布置人手，甚至连跟着他的甄南也不知道，竟至自投罗网呢？

那四名铁骑齐齐在十步外就向荀伯业行礼。接着其中之一，大步走近了荀伯业，有所禀报。

只听那大汉说道：“启禀教主，适才不夜岛主甄南闯入阵内，小人等极力拦阻，激斗多时，但由于属下们心存活擒之心，卒被他突围出阵，往西北方遁走，属下等有亏职守，特来请罪。”

说罢，惶恐地屈膝待命。

荀伯业环视在场众人一眼，自己的面上却流露出愤激之色。

歇了一下，才道：“甄南武功高强，但如何就能突出阵外？”

那名铁卫说道：“属下等也感到甚是不解，但其中显然有少许蹊跷。属下急于赶来禀告，还未及细查。”

他只停顿一下，又道：“属下等虽是存下活捉之心，但甄岛主武功过人，因此之故，属下等借阵法之力，伤了他三处。眼见他拼斗之力减弱，谁知阵法反而突生阻滞，露出空隙，致让甄岛主遁走了。”

荀伯业哦一声，微一思索，道：“这一定是阵外有人出手牵制阵法之故，甄南精通阵法之道，只要外面有人发出一记劈空掌，或是把任何一人绊了一

下，阵法即现破绽。”

他的猜测虽然很有道理，但在场之人，不论敌我双方，心中的闷葫芦更多了。

这是因为荀伯业在该处布下三十六铁卫，已殊为难以理解，何况忽然又有别人暗中出手，助那甄南逃生，自是更加奇怪！

众人疑惑的是，这个暗中援救甄南之人是谁？是一元教的对头？既然是一元教的对头，他又何必救助甄南？

再者就是此人如何会及时到了那一处地方？他知不知道这边发生的种种事情？

荀伯业高声说道：“这叫做百密一疏，本人既然眼下无法在诸位面前处置甄南以应得之罪，这一宗事情，自是当务之急，定须先行了结，才谈得到其他了。”

许无量笑一笑，道：“既然如此，贫道等就此告辞。”

他率了众人，离开了这一块风云险恶之地。往回路上走了一程，大家在一座凉亭内停了下来。

钱万贯向李虚性老道长道谢过，许无量道：“钱道兄的才智以及胸中之学，万不是常人所及。早先钱道兄找上李师叔帮忙之时，贫道一时测不透其中缘故，心中甚为悬虑。但到李师叔运功之时，贫道得见师叔提聚起三昧真火，方始恍然大悟。”

王元度道：“在下仍然甚为不解。”

许无量道：“钱道兄将赤焰神君不传心法，告知敝师叔。敝师叔由于修习三阳功已有相当成就，是以即可利用此一功诀，把本身真火，蕴含于目光之中，使画面归于一片空白，不让……”这位武当派掌教真人，沉吟了一下，才道：“不过此事传出江湖之后，被朱轮殿侍者得闻，顿时晓得是怎么回事，到了那时，只怕不闹些风波呢！”

钱万贯道：“许真人说得是。”

他内心中也充满了佩服之情，只因这许无量不独有气魄，有谋略，兼且才智过人，渊知博闻，居然一望之下，就晓得了其中玄奥，甚且也预见了将来的后患。

他向甄红袖含有深意地望了一眼，又道：“但日后之事，鄙人早有成算了，不劳真人多虑，倒是那荀伯业在暗中埋下伏兵一事，鄙人甚是耿耿于怀。”

王元度说道：“荀伯业除非有未卜先知之能，否则焉能事先设下伏兵？假如是凑巧的话，当时匆促，事出非常，荀伯业甚至没有机会发出号令。因此那三十六铁卫，焉会出手对付甄南呢？”

他望了众人一眼，又道：“自然假如是我们这一方之人，闯入他们的阵中，则他们自行作主，才讲得过去。”

许无量徐徐道：“以王兄这样推测，定然是怀疑那只是一场假戏了，其实甄南早已逃遁了，对也不对？”

王元度点点头，许无量道：“假戏这一推测，亦殊少有可能，莫说那四人入场报告之时，曾露出舍命拼斗的痕迹，甚至在当时，贫道用尽全力查听之下，果然听出在二十余丈远处，当具有人在动手拼斗。”

钱万贯接口道：“许真人既擅天视地听之术，这话当可确信无误，鄙人亦察觉那四人都曾大量耗去真力，虽然他们极力掩饰，亦瞒不过行家。”

他转眼看了众人一遍，才又说道：“鄙人却大胆作一个推测，请大家想

想看有没有这等可能，鄙人很怀疑是姜石公就在那一处地方。”

众人都耸然动容，许无量道：“善哉，钱道兄的神机妙算，实是令人折服。不错，一定是姜石公恰巧就在那儿歇息。而荀伯业事前又曾下令三十六铁卫，严密把守通道，任何人皆不许通过，违者立即全力擒下，甄南其时向那方面遁走，荀伯业心中有数，不但不赫然震怒，反倒暗暗窃喜了。”

甄红袖忍不住高声道：“对，对，荀伯业为人多疑诡谲，他一定怕姜石公接见任何教中之人，是以下了这道严令。假如姜石公没有改变这一项命令，则甄南必定受阻。但如若姜五公改了命令，荀伯业即可知道姜石公真有反叛之心，才想接见他的心腹死党。”

她已解释得很明白了，王元度便提出另一疑问，道：“然则是谁暗助甄南的呢？”

众人全都默然无语，甄红袖微微一笑，道：“这个疑问只怕无人能够回答了，你可是想查个明白么？”

钱万贯笑道：“何须咱们伤脑筋，一元教之人，现下已倾全力做这件事，咱们大可以坐享其成。”

许无量看看已没有什么事，当下向王、钱、甄等人再致过谢意，这才告辞道：“贫道返山之后，可当真要闭关一段时期了，待开关之后，当必设法再与诸位一叙，现下就此别过，后会有期。”

王、钱、甄等人恭送武当派诸人返山，只有吕杰留下，因为他并非上山，而是打算返回襄阳城去。

王元度向钱万贯等人道：“小弟这就南下，替我义父办一件事，假如这件事没有什么波折，小弟就可望在短期间赶回金陵，举行婚礼。”

钱万贯早已体会出这个老弟的烦恼。是以颔首道：“这样很好，关于一元教方面，我们尚有点事要做，例如查出业已投入一元教的各大门派之人，甚至刚才是谁救走甄南这件事，也得弄个水落石出。”

甄红袖不明就里，提出异议，道：“对付一元教之事，没有元度兄参加，如何能行？”

钱万贯笑道：“有些事情你不明白，我看还是这样分头办事好。”

甄红袖突然误以为钱万贯不想她跟王元度在一起，便闭口不敢再说。甚至吕杰也生出这个误会，亦不作声。

钱万贯是什么人物，顿时已发觉甄、吕二人的错误想法。转眼一望，但见王元度皱眉沉思，似是心中有难以解决之事，他并不急于澄清甄、吕二人的误会，问道：“元度兄，你想起了什么心事了？”

王元度道：“当初追查一元教之时，颇得天宝大师和桃花派平天虹兄之助，天宝大师已返少林，但平兄的下落却不明。小弟正在想，他会不会被一元教怎样了？”

甄红袖瞿然道：“平天虹既是一心想找甄南报仇，会不会是他暗中扰乱了三十六铁卫之阵，暗助甄南逃走？”

吕杰道：“钱夫人这一猜似是有违常理，假如平天虹想杀死甄南，何不假手一元教？他自忖有本事可以杀死甄南么？”

甄红袖道：“这叫做初生之犊不畏虎，平天虹既非老成持重之人，当时眼见三十六铁卫并无下毒手之心，又不知荀伯业要取甄南性命，因而暗中出手，甚有可能。”

钱万贯接口道：“除了平天虹之外，我又想出了一些有嫌疑的人物。”

王、甄、吕三人都惊讶地望着他，钱万贯不慌不忙地道：“那就是各大门派投入一元教中之人，这些人是谁，乃是一大秘密，连红袖昔日身为副教主，对此亦全无所知，可见得这些人一定都是在各门派中，地位极高之士，如若查了出来，武林中一定轰动一时。”

甄红袖又道：“假如甄南被擒，自然是当着我们面前，取他性命，因此，特别是武当和少林的叛徒，最是担心惊恐，因此甄南临死之前，一定心存毒念，想把我们这几派弄得鸡犬不宁。这时他只要说出这些人的姓名，天下就有一阵好乱的了。”

王元度微微摇头，吕杰阅历尚浅，竟觉得有道理。甄红袖是唯一可以反驳出口之人，她道：“这理由太牵强了，难道荀伯业竟会让他轻易抖露这等大秘密么？”

钱万贯道：“假如甄南在以前就曾向这些叛徒加以威胁，要他们在有事之时，务必帮他一下，这些人可就更不敢不设法暗助甄南了。”

甄红袖听了这个道理，反而露出相信之色，点头道：“这倒是可信之事，想那甄南何等狡诈老练，一旦发现了这些叛徒们的真面目，岂有白白放过这等上佳机会而不加以利用之理？因此，他事先向叛徒们放下一句话，当可相信。”

钱万贯沉吟道：“咱们目前暂时已有了两个线索，假如是平天虹的话，我敢打赌不出两个时辰之内，一元教就可以拿住他，如若是那些叛徒所为，则荀伯业可能一时之间，想不到这些人头上去，当可无事，但不管事情有如何发展，第二步必是一元教倾全力搜捕甄南，力必在两个月之内，抓到此人，便可以在元度兄举行婚礼之日，权充礼物送去了。”

甄红袖失色道：“不错，以荀伯业的为人，定会连日把甄南的人头送到金陵，想想看是多么煞风景之事？咱们非得想个法子阻止不可。”

钱万贯道：“假如荀伯业抓到甄南，把首级送了去，则他本人亦将出现，在天下英雄之前，向元度兄挑战。”

吕杰惊道：“那更不得了啦，一场喜事，被他七搞八搞下来，那种糟糕法，可想而知了！”

甄红袖道：“照你这样说来，我们唯有出力帮助甄南，不让荀伯业抓到他，方是上上之计了？对也不对？”

钱万贯道：“不错，而我们真想一元教抓不到甄南的话，唯一的方法，就是我们早一步把他抓起来，永远不让荀伯业晓得。”

王元度苦笑一下，道：“钱兄此计虽是最好不过，但甄南是什么人物？我们想找到他已经十分不易，何况还要擒下他？还是另想办法为妙。”

甄红袖道：“假如真的无计可施，元度兄也只好延缓佳期了。”

吕杰插口道：“这法子只怕也办不到，因为喜帖已经开始送出，武林中人人皆知王大哥的婚礼，定于两个多月后的八月初一举行，一旦改期，只怕男家女家都受不住江湖上蜚短流长的闲话。”

甄红袖点头道：“这也是道理，况且荀伯业送人头作贺礼，又登门挑战之事，只不过是我们的臆测而已，岂能为了臆测之词，而改变了婚期？”

王元度道：“这样说来，小弟已无法分身南下了？好在我义父所托之事，并不忙在一时。”

钱万贯笑一笑，道：“你不但不能南下，还得与我们同心协力，及早消饵这场大祸患，我敢打赌，成婚之日，必有大事发生，这是说假如事前全无

防范而言。”

他口中一提到“打赌”两字，就可以使王元度等人无条件相信。

因为他乃是当世的赌王，既敢打赌，非赢不可，王元度点点头，道：“那么小弟这就访查甄南下落。”

钱万贯寻思片刻，道：“不行，关于甄南之事，由我们负责，能不能成功，得看运气。

而你在这两个多月中，须得找一个清静而秘密的地方，用心修习武功，以防万一。”

吕杰大为赞成，道：“这才是最稳当的办法，反正你早晚都得与荀伯业拼个高下，如今先准备好，万无一失。”

王元度觉得过意不去，因为搜寻甄南之事，既艰难又凶险，不但碰上甄南之时十分凶险，还须处处提防一元教高手的暗算，此事岂能完全烦钱万贯夫妇。

不过他并不说出这个理由，口中道：“小弟却以为集中力量，先解决甄南之事较妥，假如平天虹遭擒，也得救他脱险才行。”

钱万贯肃然道：“元度兄，你莫以为你专心练功，乃是轻松容易之举，要知你不能没有为你护法之人，稍差一点固然不行，同时也须得十分关心你之人才担当得这个责任，试问你心目中，可有这等人选？”

王元度想了一下，摇头道：“一时不易想到，或者我回日月坞去。”

钱万贯道：“日月坞地方虽然险要隐密，但只要你一失踪，人人都会先上日月坞去找你，到了风云紧急之时，你非得现身出手不可了，对不对？”

王元度点点头道：“小弟当然不能坐视。”

钱万贯道：“这就对了，要知荀伯业为人机谋老练，他也晓得你方在盛年。虽然三两个月的工夫，亦可以大有进境，因此他但须设法使你不能真真正正的静下来苦修，目的就可达到，此是上乘武功境界之大忌，你我固然深知，荀伯业更加清楚。”

他炯炯的目光，锐利地望住王元度，又道：“因此，你必须找一处秘密地方，用一些无法找到线索跟踪之人，充任你的护法，并且照顾你的饮食起居等琐事。”

王元度剑眉一皱，道：“这简直是不可能办到之事。”

钱万贯这时才轻松地笑一笑，道：“并非没有可能，只是你心中害怕，不敢去想而已。”

吕杰大奇道：“什么？王大哥也有害怕之事？”

王元度苦笑一下，道：“钱兄说的是女孩子，就是钱大嫂的师妹白瑶琴姑娘。”

他迟疑一下，索性全部供认，又道：“还有那位葛翠翠姑娘。”

吕杰咋舌道：“好惊人的艳福啊，小弟为何连一个也没碰到呢？”

王元度精神一振，说道：“首先小弟要声明的，那就是白、葛两位姑娘，皆是罕有伦比的人才，小弟既然已有了婚约，自然很难匹配她们，加上她们大概没有机会结交英雄俊杰之士，所以才会垂青小弟。”

甄红袖道：“你到底想说什么？”

王元度道：“小弟之意，是说白、葛两位姑娘应该有更多的选择机会，方不致抱恨终身。小弟已有婚约，失去被选择的资格。因此之故，她们的垂青，反而使小弟受宠若惊，心下不安……”直到此时，甄、钱二人方知王元

度之意，知道王元度与白葛二女有深深的爱意。

当下分手，王元度与目杰前往武当派的一处秘密地方，因为毒姝葛翠翠和白瑶琴将先后到那儿暂时隐居。

钱、甄二人目送二人走远，甄红袖十分忧虑地长叹一声，道：“钱郎，王元度此去，只怕会闹出人命案子。”

钱万贯道：“你意思是说，白瑶琴和葛姑娘会为情而死么？恐怕不致于吧？”

甄红袖道：“瑶琴妹妹性子刚烈，葛姑娘则是毒教中人，凡事一经决定，永不更改，这两个女孩子都不是能够移情之人，所以假如王元度坚不肯娶了她们，定必发生莫大的风波无疑。”

钱万贯寻思一下，道：“元度曾告诉过我，说那葛、白二女，都愿意嫁他为妾，若然此话是真，倒是不难解决。”

甄红袖一撇红唇，道：“你把这等事看得太简单了，以我看来，王元度的固执和不二色的胸怀人格，已是无法克服的难关，何况还有蓝明珠，她乃是名门闺秀，家中富甲天下，身份非同小可，岂肯像一般女子般大大方方地把丈夫分了一大半与人？”

钱万贯笑道：‘既然你持这种看法，我们两口子就赌一赌如何？王元度和葛、白二女之间，虽然会有一些风波，但结局定能圆满，决无可怕的意外，你敢不敢打赌？”

甄红袖道：“这一回你可能要栽一大跤啦，我当然敢赌，而且是很认真的与你赌，咱们以何物为注？”

钱万贯道：“赌注方面，却颇成问题。这样吧，假如我赢了，你就得把柔骨派的秘功心法，全部传授与我。”

甄红袖忍住笑，心想：你一个大男人，学去了这等媚功秘艺，有何用处？当即应承了，并且也提出一种少林秘技为赌注。

钱万贯道：“王元度之事，暂时不必提了，目下当务之急，却是如何查探那暗助甄南之人，活捉甄南以及查明少林、武当两派的叛徒，这些难题，只有咱们两口子担承啦！”

他豪放地笑一声，又道：“咱们尽展神通，总得办出一点名堂才行，只怕到时还得请娘子施展那柔情蚀骨的绝技呢！”

甄红袖嫣然一笑，风情万种，道：“只要你不呷醋，贱妾又何惧于施展秘艺。”

他们首是入世已深，人生经验甚为丰富之人，不比少年初恋的狂热，却有深度得多。

当下相视一笑，默契于心，联袂而去。

第三十五章　携二美潜修崇福观

日暮之时，王元度和吕杰已抵达一处村庄。他们一路行来，或是凭仗武功，或是施计，极力隐蔽行踪。

因此他们深信一元教纵是有人跟踪，定也早就脱了梢，他们绕过这座

村庄，但见黄瓦红墙，隐现在一片竹林中。

吕杰道：“这就是崇福观了，由一位施东阳师兄主持，外间之人，无有得知施师兄竟是我武当派中的重要人物。”

说话之时，已由一条宽坦石径入林。不多时，已到了一间道观之前，但见此观虽然并不宏伟辉煌，却甚是齐整洁净。

他们捡级升阶，直入观内。

一名中年道人迎了过来，吕杰不等他开口，便抢先道：“在下请谒施东阳道长。”

那道人上上下下打量他们几眼，才道：“施主们高姓大名？可是与敝观主前曾相识？”

吕杰道：“这一位是王元度，在下吕杰，在山上之时，见过施师兄许多次了。”

那道人顿时改容相待，领他们直趋后进。

王元度一路行走，方知此观甚是宽广，后面屋宇连绵，深透异常。

到了一座院落之内，道人向一名道僮低语几句，道僮转身入报。

片刻之间，一位黑髯道人飘然出迎，手中拿着一柄玉佛尘，挥洒之间，大饶清逸之致。

他与吕杰招呼过，便十分高兴而又礼敬地邀王元度静室坐谈。

他首先告诉王、吕二人，说是半夜时分，将有两位女客抵达，已收拾观后的一座院宇，以备两女居停，随即又谈起一元教进犯武当山之事，言下大为感谢王元度的拔刀相助。

王元度谈起山上之事，忽然愁道：“记得钱兄说过，各大门派皆有投入一元教之人，若然如此，这一处地方早晚会被一元教之人查出。”

施东阳真人笑道：“王大侠即管放心，假如不是最妥当的地方，掌教真人岂肯安置贵友？这一座崇福观，乃是敝教掌门亲自主管的十二道场之一。除了掌门真人之外，纵是长老身份，亦全不知悉。”

吕杰也道：“王大哥放心，小弟如不是得掌教真人暗中赐告，根本就全无所知。”

施东阳又道：“但经过这件事之后，此处便变为敝派普通的据点了，贫道定将他调掌管新职。因此之故，何日才能再晤，殊未可知。”

王元度不觉歉然，三人一同进了素斋，便到那院宇去，王、吕各占一房，暂作休息。半夜时分，果然一阵步履之声，把王、吕二人惊起。出来一看，但见施东阳观主陪着白瑶琴和葛翠翠二女走人厅中。

白、葛二女一见王元度在此，都流露出喜出望外的神情，若然不是还有别人在侧，她们一定会表现出亲热的动作。

这一夜，由于旅途困顿，加以碍于吕杰在旁，所以二女不久就入房安寝。翌日早晨，王元度先到吕杰房中，存心让他跟在身边，免得两女纠缠。

吕杰也已做过早课，见了王元度，立刻挑起拇指，口中啧啧有声，大是艳羡地说道：“她们可真漂亮。”

王元度心中苦笑一下，面上却装出很平淡之色，道：“奇怪，兄弟却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

吕杰道：“那当然是咱们大嫂太美之故，还有柳姑娘，亦是人间绝色，所以大哥你已经有曾经沧海之感。”

王元度故意表示同意此说，缓缓道：“兄弟希望你与她们混得熟一点，

以便当我用功之时，长日无事，可以陪陪她们，等其余的弟兄们到了之后，就更不虞寂寞了。”

吕杰道：“陪美人消遣，本是好差事，但小弟却知道这一回定然有苦头可吃，不过为了王大哥练功之故，说不得只好硬着头皮担当起这个任务了，但愿柳昭、束大名、胡元他们快点赶到。”

王元度笑道：“你有什么好怕的呢？”

吕杰道：“小弟虽然自小对女色风月之事，不感兴趣，但由于寒家算得是世家望族，在襄阳结交很多少年朋友，个个都风流自赏，是以耳儒目染既多，也颇有一点眼力，王大哥幸勿以初出茅庐之辈视我。”

王元度忍不住笑道：“你吹了半天，却还没有说出一个道理来呢！”

吕杰道：“小弟第一眼见到那两位姑娘，就知道她们都全心爱上了王大哥，大凡是心有所属而又不能得知结果的人，不论男女，都会有失常的举动，因此小弟如是每日陪着这两位姑娘，只怕不会只是受点闲气，动辄还有更甚的苦头好吃哩！”

王元度虽然觉得他极是有理，但仍然装出不在乎的态度，笑道：“莫不成她们还会动手揍你么？”

吕杰道：“这是迟早之事，你等着瞧吧！”

这一点，王元度可不同意，但毋庸多说，便与吕杰一同出厅，见了两女，大家用过早点，王元度告诉她们说，他为了要应付荀伯业，必须趁这一点时间下苦功修习武功，请她们协助吕杰，一同为他护法。

两女当然同意了，但当王元度返房用功之后，她们不久就对吕杰生出了敌意，原来她们乃是恨吕杰陪王元度同来，以致她们简直找不到和王元度说体已话的机会，现下王元度已开始练功，往后就更没有机会了。

白、葛两女皆是率情任性之人，心中一有了敌意，都表露在面上，吕杰不由得慌了手脚。

他们所坐的这个小厅，门窗通敞，可以毫不困难地监视着前后院落。

同时在屋角还装设了一枚警铃，只要有可疑人物入观，立刻有武当派之人扯动警铃，让他们早作准备。

再加上了毒姝葛翠翠布下的陷阱，甚是严密，最低限度他们都深信不会在不知不觉中，被敌人潜入袭击。

白、葛二女在窗边对弈，竟不理睬吕杰。

吕杰找了几本书，以便打发时间。可是书看久了，自然头昏脑胀，因此他抛卷而起，过去观看二女对弈。

然而他每一次走近去，总是被二女那冷淡不友善的眼色迫退。吕杰乃是十分识趣之人，是以那两女白眼一翻，立刻就避开了，偶然听到二女说话之时，常有“讨厌”的字眼，这使他十分不安。

他自问本无他意，完全是为了王元度的安全着想。由于他自己觉着与王元度的交情很够，责无旁贷，兼之他算得是此地主人身份，因此他其势又不能离开。

冗长沉闷的一天，终于过去了，夜里因王元度不必入定苦练，便无须警戒。王元度却老是把吕杰拖在一道，谈论友侪以及江湖之事，使吕杰没有避开的机会。

第二日，两女似乎对他更不满意了，她们当然是想吕杰远远走开，完全由她们服侍王元度。

而到了晚间空闲之时，她们也可以与王元度说些体己话儿。

所以她们渐有把吕杰视为眼中钉的趋势，总是十分冷漠无礼地对待吕杰。

例如她们弈棋之时，一粒棋子掉在地上，滚到吕杰那边。吕杰如果捡起来，她们不但不多谢，甚至把这枚棋子当时就丢到院子里。

可是假如吕杰不捡起来，她们就冷嘲热讽，说一些什么“人家如不欢迎，我们早点走也好”之类的话。

这真是使年少倜傥的吕杰陷入左右为难的苦境中，事实上他可也真怕二女当真跑掉，只因为那样一来，不但掌教真人会怪罪下来，甚至连王元度方面也不好交待。何况万一有事，二女各有擅长，乃是上佳的帮手。

这一日还勉强捱过，但第三日第四日就越发的使他难堪了。

这使吕杰泛起了落在陷阱中似的痛苦，而他还不能让王元度看出破绽，一来免得他练功之时分心，二来也怕迫使王元度与二女决裂。

总而言之，吕杰这个原本全无关系之人，如今却陷入夹缝中，受到了比刀创剑伤还可怕的折磨。

而最令他泄气的是他对这等情势，竟全然无法抗拒或改善。

短短的几天，直把这么一个生龙活虎的少年英侠，磨折得像个暮气沉沉之人，又像是个神经过敏者，每每无缘无故大吃一惊。

这对吕杰来说，真是人生经验中新的一面，他在受尽两女种种折磨之余，会不会对她们生出僧厌之心呢？

说也奇怪，吕杰不但不惜厌她们，反而因为在意念中，时时刻刻都不曾忘了她们，因而对她们所有的美好之处，看得更为清楚深刻。

他虽是抑制自己不去生爱慕之心，但却不时感到忿忿不平，或者是自怜之情，暗念她们这般姣美可爱的女孩子，何以对他这般厌恶？难道我吕杰竟然一无是处么？

他对两女的吩咐，从不敢违。

最初本是怕惹起冲突，致使二女一怒而去。

但几天下来，习惯成自然，两女支使他之时，竟然变成了天经地义之事一般。

有时叫他去弄什么东西来吃，有时叫他到院子里浇花，有时叫他去拿些什么物事回来等等。

成了习惯之后，吕杰竟变成了白瑶琴和葛翠翠的近身僮仆一般，无事不做。

如是单单替美人效劳，也还罢了，但葛翠翠每每施展她的毒教绝艺，使吕杰吃了许多苦头。

例如出去取物之时，一只脚才跨过门槛，顿时痛不可当。

又或是去浇花之时，才一触及壶柄，顿时全身又酸又痒，难受之极。

这天晚饭之后，王、吕、白、葛等两男两女在厅中闲谈，一日之中，只有这一段短暂的时间，吕杰才可以完全放松，不必顾虑二女的阴谋诡计。并且可以肆无忌惮地欣赏她们的温柔笑语，以及娇艳笑靥。

谈起了这几天修习功夫的情形，王元度眉宇间透出一抹忧色，道：“荀伯业数十载精修苦练，功行深不可测。我在武当山上与他拼斗之后，深知他的潜力强劲，胜我不止一筹。加上他的钹法奇奥无比，我纵然在苦练之下大有精进，只怕一拼之下，仍然是有败无胜的局面。”

吕杰胸膛一挺，朗声道：“王大哥此言差矣，假如你深信必败的话，单是心理上就输给对方了，如何能把握到取胜之机呢？”

王元度微笑道：“吕兄之意，要我激起不屈的斗志，此心殊为可感，但是有补最坚强的斗志，也须在此条件之下，方能发挥妙用，例如双方实力相若，自是斗志坚强者可胜。但荀伯业不比别的敌手，他们的斗志决计不会比任何人为弱，因此之故，想在精神上胜过他，更是不易。”

两女都连连点头，表示同意。

王元度又道：“兵法有云‘知己知彼，百战不殆’我探讨对方功力强弱，亦不过是知己知彼之意而已，决不是泄了气，生出恐惧之心。”

王元度仍然在沉思之中，白瑶琴道：“对啊，上阵交锋，当然要知己知彼，吕杰之见，不过是匹夫之勇而已，使人觉得甚是可哂。”

吕杰当然不跟她们斗口，但心中却有着啼笑皆非之感，忖道：“当初我出言鼓励王元度大哥之时，你们还不是直点头的表示赞同？”

王元度想了一会，又道：“事实上苦于时间太短，唉，如若假我三载时光，我敢夸口说那荀伯业定然再无胜我的机会。”

吕杰忍不住问道：“假如王大哥只求与对方有一决生死的机会，须得苦修多久才行？”

王元度沉吟一下，道：“那最少也得一年左右。”

吕杰道：“一年时光，其实很快就过。王大哥何不设法延到一年之后，方与荀伯业放手一拼？”

葛翠翠嗤之以鼻，道：“荀伯业又不是傻瓜，他难道不晓得元度具有莫大潜力么？因此人家不找麻烦则已，一找麻烦，定是在最近的三五个月之内无疑。”

吕杰道：“王大哥可以躲起来，像目前一样，隐匿此间练功，一年之后，方始现身露面，这又有何不可？”

白瑶琴突然像被吕杰打了一拳似的，玉面涨红，大声道：“他的婚礼定于八月初一举行，难道在那一天连新郎官也能不当么？”

她们想起了婚礼，心如刀割，柔肠欲断。

此所以吕杰把她们迫得要想及和提及此事，实在令她们痛苦和忿激。

吕杰知道此举确实惹恼了二女，而她们把怒气迁到自己头上，也是顺理成章之事，当下不敢再胡乱开口，免得惹出麻烦，弄得不可开久。

这一晚的谈话没有什么结果。

但第二天白、葛两女都对吕杰特别怀恨，用尽心思收拾他。

整得吕杰心中叫苦连天，又无处可以躲藏。

要知白、葛两女发现吕杰乃是发泄怨气的对象之后，除非他肯长久地走开，不然的话，她们反而一直不让他离去。

这天晚上，吕杰左思右想之下，有了一计。

翌日早晨，他出去打个转，回到厅中，但见白、葛两女刚刚摆棋欲弈。

他过去摆摆手，道：“姑娘们别下棋啦！”

此是多日以来，第一次表现出的大胆作风。

白、葛两女都大为讶异，抬头望住这个长身玉立的少年。

吕杰道：“在下刚刚接获消息，是从外面传到观里来的，说是一元教已展开大规模搜索，已迫近这一地区了。”

两女突然之间，发觉这个少年剑客，长得既英俊，风度亦好，口才也

佳。因此对他的印象忽然完全改变了。

两女都定睛望着这少年剑客，暗想：“真不知是何缘故？这些日子以来，一直觉得这人十分可憎可厌，时时恨不得一脚把他踢走。但其实他长得蛮帅的，也怪潇洒伶俐的，怎会是可憎可厌之人？”

吕杰到了这时，虽然感到两女目光咄咄迫人，老盯着自己，但却也不能垂头低眼以避。

为了表示事情的紧急，还故意皱一下眉头，才道：“两位姑娘可曾听见了在下的话么？要不要我再讲一遍？”

葛翠翠柔和地笑一笑，道：“听见啦，我们又不是聋子，奇怪啊，瑶琴，我告诉你一件事。”

她附在白瑶琴耳边，低声说出忽然不憎恶吕杰之事。

白瑶琴也十分惊奇地叫道：“这真是奇怪极了，我亦有此同感呢！我正在细思其中之故。”

葛翠翠道：“以后慢慢地想吧，目下还是商议一下如何应付敌人之事为是。”

吕杰故意不讲话，然而他实在已是疑云满腹，全然测不透这俩女人大惊小怪乃是为了什么事体？

葛翠翠又道：“假如敌人搜到此地，八成是你们武当派的叛徒指出了这一处秘密根据地，到了那时，我们只好尽力抵挡一时，只要王元度当日的功夫做完，他亦可出手应敌，这倒也没有什么可害怕的。”

白瑶琴道：“但假如敌人入侵之时，适值王元度最是要紧的关头，如果抵挡不住，岂不是十分可怕？”

葛翠翠道：“这个责任在吕杰而不在我们身上了。”

吕杰觉得大奇，道：“请问为何责任竟在我身上呢？”

葛翠翠道：“这儿是贵派的重要秘密地之一，自应关防严密，有所部署才对，因此假如我们在敌人入侵以前，早一点晓得，则敌人纵然力量强大不过，我也有法子阻他半日以上。

但如果敌人突然间已侵入此处，我已来不及布置，自然全无把握了。因此，关键就在你能不能早一点发现敌踪，让我们有下手布置的时间，你说这责任是不是在你一个人身上？”

吕杰无话可说，只好承认道：“好，在下负责查看敌踪，一有异动，立时发出警讯。但是……”他踌躇一下，才又道：“但是这么一来，在下就得走出走进，全力去做侦察之事，可就没法子老是陪着两位姑娘了。”

白瑶琴心肠较直，忙道：“那是最要紧之事，我们哪能叫你老陪着我们。”

吕杰点点头，扬长出去。

葛翠翠想了一下，冷笑道：“瑶琴，这家伙八成是在使坏，他一定是被我们收拾得走投无路，所以想出此计，好离开我们。”

白瑶琴泛起笑容，道：“不会吧？这家伙老实得很，恐怕也没有这个胆子敢伪造这种假情报骗我们。”

葛翠翠道：“这叫狗急跳墙，实属情理之中。我得想法子查一查，如若这家伙骗我，我定要教他缠绵床第三个月以上，以示惩戒。我如若不能使他睡足三个月，我从今以后，就不叫做毒姝。”

白瑶琴心中忽动怜惜之念，暗忖那吕杰纵使是伪造情报，但其情可悯，

实在不必使他大病上三个月之久。

当下故意装出十分赞成的样子，但口中却说道：“虽说那厮可能使诈，但事关重大，王元度的生死安危，系于我们手中。因此小妹劝你暂时别管吕杰这一宗，先准备准备，以防万一。”

葛翠翠一听有理，便立刻动手准备各种毒物，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可以施展毒教秘传绝艺，阻止制人闯关。

白瑶琴等了片刻，趁她忙肆之时，才道：“翠姊你小心准备，小妹悄悄出去巡视一下，瞧瞧那吕杰的话是真是假。”

说罢，迅即出去，悄悄往四下查看。

忽然在一座院落中，见到吕杰四平八稳地坐在角落的太师椅上，双目半瞑，手中捧着一杯香茗，悠然自得地品味着。

白瑶琴冷笑一声，飘身落地，蹑足走过去。

到了他面前，突然哼一声，道：“你好舒服啊！”

吕杰骇得直跳起来，茶水洒了一身，样子十分狼狈，呐呐道：“在下……在下……”忽见白瑶琴噗嗤一声失笑起来，这才惊魂稍定，苦笑一下，道：“葛姑娘呢？”

白瑶琴笑容全收，冷冷道：“你在这儿等她么？”

吕杰又大吃一惊，道：“这是什么话？在下绝对没有等她。”

白瑶琴道：“哦，那么你是等敌人来告诉你说，我们来啦，然后你去转告我们，对也不对？”

吕杰被她挖苦得张口结舌，做声不得，一张俊面，忽红忽白。

白瑶琴面色一沉，声调转冷，道：“跟我去见翠姊吧，她料定你是胡说八道的诓骗我们，已发过誓定要惩戒你一次，你猜她打算怎样收拾你？”

吕杰倒抽一口冷气，道：“葛姑娘脑子里想些什么，在下打死也猜不出来。白姑娘你行行好，请告诉我吧！”

白瑶琴道：“告诉你又怎样？反正她是毒教高手，从无说过不算数之事，任你逃到天崖海角，也终被地抓祝她说一定要让你大病三个月，辗转啼号于床第之间。”这话自然加了一点滥醋，果然把吕杰骇得直发愣，人都傻了，闷声不响。

白瑶琴心中甚是不忍，当下放软声音，道：“你怎么啦？可有什么诡计没有？”

吕杰怔怔地摇头，苦笑一下，道：“我有什么办法？”

白瑶琴道：“假如你真害怕，那就得装出煞有介事之状，别让她瞧出了破绽，如若吃她瞧破了，我也帮你不得。”

吕杰差一点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白瑶琴温柔地笑一笑，道：“别跟呆子一般，还不快点布置一下？要不然等到她出来查看时，你就来不及了。”

吕杰向她感激无限地注视着，然后转身而去，竟没有说一句多谢的话。

但白瑶琴却觉得他眼中有种又感激又爱慕的意思，不禁怔了一会，这才慢慢地走回去。

她穿过两个院落，突然见到一条人影，恰好折入墙角，她一瞥之下，已断定此人决非观中之人。

当下双足一点地，飞纵向隔邻的房宇，奔入厅中，扯动角落的一条锦带。

在每座院子和厅房中，都有这个告警设备，但须扯动锦带，葛翠翠那边的警铃立响。

葛翠翠听到警铃之声，心中叫一声：“好厉害的敌人，但愿不是荀伯业就好了。”

心念转时，已奔出去布下最厉害的阵势。

在她布下的许多毒物之中，有一大部分是有时间性的，如若老早布置，药物见风太久，毒性渐渐消失，自然毫无用处。

这正是她何以要吕杰早一点通知之故。

不一会，院门外出现一个样貌十分丑陋的老头子，他探头探脑地向院中张望。

葛翠翠在隐处窥视着，她一见这老头子的丑相，就断定他定然不是好人。

那老头子看了一下，双眉皱了起来，说道：“奇怪？这儿竟有毒教之人，喂，是哪一个布下诸毒的？快出来，老夫要踢你屁股。”

葛翠翠乃是处子之身，哪里受得对方这等侮辱，恨得银牙连咬，玉掌迅快连搓几下，顿时发出一阵异香。

这阵异香一下子就弥漫甚广，丑老头用力嗅了几下，道：“啊，好香，还有什么玩艺儿，都拿出来瞧瞧？”

葛翠翠见这一阵毒香没弄倒对方，心中大为惕凛，忖道：“看来这个老魔功力深湛之极，幸好还不是荀伯业，如是姓荀的来到，也许就强行闯入了。”

正转念间，那丑老头想是见到无人出应，便提起一只脚，作出欲跨之势。

他如一跨而过，顿时陷身于诸般奇毒之中，即使是荀伯业这等一代高手，也未必就能完全若无其事。

如是比他差的人，当场就得倒下。

丑老头偏生作怪，那只脚欲跨不跨，使葛翠翠空自紧张得牙根痒痒地，却又不能不沉住气等待。

那丑老头捣了一阵鬼，这才当真跨步而入，若无其事地直走入院内，甚至在院内设置着毒物埋伏之处，多走几次。

接着转眼向葛翠翠隐身的柱后望去，面色沉寒，冷冷道：“我老人家平生别无嗜好，只有好色这一家毛病老改不掉，柱后之人，如是男子，定必一掌处死，即使是女子之人，但若是年老之辈，也一例扑杀。只有少艾貌美的女子，尚可保住一命，你给我滚出来吧！”

葛翠翠不知如何，竟觉得他的话字字真实，全无虚假。一时之间，真不知自己该如何是好。

她发怔之际，那丑老头又冷冷道：“我老人家乃是魔教长老身份，向来说一不二，如若你长得年轻漂亮，只须乖乖地顺从于我，使我欢悦，则不但可保汝一命，亦可救了王元度一条蚁命。”

葛翠翠听到未句，突然勇气一振，袅袅走出去，道：“我出来啦，你瞧着办吧！”

丑老头眯起双眼，使得那对本已肿胀的双目，更加臃肿难看。

他细细看完葛翠翠，才摇头道：“你不行，太嫩了，我老人家素不喜欢这等稚嫩的女孩子。”

葛翠翠平静地道：“奴家已是花信年华的人，如何能称为稚嫩？”

丑老人道：“花信年华么？那就是二十四岁了？不对，不对，你最多不超过二十一岁，但即使是二十四岁，也太嫩了，在我老人家看来，四十岁左右，方算是年轻之人，二十来岁的，只是小孩子而已，况且最重要的一点，是你乃是处子之身，这又是老夫最不敢领教的。”

葛翠翠感到不服气，反唇相讥道：“笑话，女人到四十岁之时，已是残花败柳之身，更况凡是充作炉鼎的，总是童男童女才合用，你简直是一派胡言。”

丑老人咧嘴一笑，道：“奇怪？难道你很愿意服侍我老人家么？若是你看中了我，那也就勉强将就一次。”

葛翠翠怒道：“岂有此理，凭我毒姝葛翠翠这等人才，还算得勉强将就么？”

丑老人眼皮一睁，面寒如水，双目射出凶光杀气，冷冷道：“老夫本来就没看中你，嘿，嘿，待我老人家先弄死王元度，才慢慢地收拾你这放肆丫头。”

他一晃身，已到了台阶上，当真是双膝不变，脚不扬尘，速度逾于闪电。

这一手极上乘的移形换位功夫，葛翠翠瞧了，不禁倒抽一口冷气，心想本来尚有万分之一的机会，那就是希望他只是身怀异宝，能抗千毒。

然而他露了这一手绝顶功夫，足见实在已练成了金刚不坏之身，当真无法抗拒。

丑老人突然侧耳听了一下，道：“你的援兵赶来啦，但等到你收起诸毒埋伏，让他们进来之时，他们只好赶上替王元度收尸了。”

话声甫歇，人影一闪，已到了房门口，但见他伸手一按，那道本已闩上的房门，应手而开，竟然全无声息。

这又是像神话一般的绝世奇功，敢情此老的掌力，已达到了锋快赛似刀剑的地步。是以焉能阻挡此老？

不过她还是随着老人的身形冲入房内，放眼一看，但见那丑老人已站在榻前，注视着方在定中的王元度。

葛翠翠一横心，柔声道：“老人家且慢出手，待我变个戏法给你瞧瞧可好？”

丑老人回头道：“这敢情好，变什么戏法？”

葛翠翠道：“你老既是魔教长老，那我就献一宗法术，我只要念动真言之后，我往地上躺，你也身不由自主地跟我躺下。”

丑老人大感兴趣，道：“这倒是从来没听说过的法术，但假如我不倒呢？”

葛翠翠道：“如若您老不跟着躺下，这结果很简单，我只好永远不再来了。”

这意思无疑是表示假如法术不灵，则她须得付出生命的代价。

丑老人道：“我明白了，假如我不躺下，你非死不可，但假如我随你躺下，则你一日不起来，我也一日不能起身，对也不对？”

葛翠翠道：“正是如此。”

丑老人自言自语道：“这么一来，你只要一直赖死不肯起身，王元度就不会有性命之虞了，嘿，嘿，嘿，这小妮子倒是精灵得很，想出这等绝招。”

他虽然在自言自语，可是双目光芒四射，锐利如刀，一直盯着对方，

毫无片刻松驰。

在他目光之下，葛翠翠完全不能施展任何瞒骗他的手法。

不过葛翠翠却没有任何动作，丑老人泛起难色，道：“假如你当真有此本事，为何不趁这刻施展？”

葛翠翠正要答话，只听院门外吕杰叫道：“葛姑娘，你在哪里？”

紧接着是白瑶琴的声音，说道：“翠姊姊，你在房间里么？我们能不能入院？”

葛翠翠但见那丑老人目露杀机，竖食指按唇，示意她不许作声，当下真怕他回手一掌就劈死了王元度，假如她违命出声的话。

可是假如她不回答，吕、白二人势必冲了人来，目下埋伏未撤，毒力正盛之时，他们如若硬冲进来，非中毒身亡不可，就算他们武功精妙，抗力特强，最多也不过暂时不死，还须从速抢救，不然的话，仍然是非死不可。

这等左右为难的情况，使葛翠翠全然无从指手，但觉那颗心宛如被两块巨大的铜板压扁了。

她一时之间，脑中空空洞洞，忽然听到白瑶琴惊叫一声，宛如被毒虫螫咬着一般，跟着吕杰也痛哼一声，一听而知，必是白瑶琴先陷入埋伏，吕杰赶快抢救，亦遭波及而不免于难。

其后就是人体坠地之声，传入耳中。

葛翠翠恨得银牙差点儿咬碎，双目喷火，怒声道：“好，好，他们都完蛋啦，你何必害死这许多的人？”

丑老人邪恶地笑一笑，道：“老夫平生除了善事之外，什么事都做，害死两个小孩子，何足道哉？现在你还变不变戏法给我看呢？”

葛翠翠努力抑制住心情的波荡，很快就冷静下来。

她心中拼命对自己说道：“我得保持冷静清醒，方能运足全力，对付这个恶魔，假如我与敌人同归于尽的绝技还不能得手，那么王元度的生死祸福，我也无能为力了。”

这念头在心中转了几转，顿时激起了有生以来最强的斗志。

不过表面上丝毫不动声色，道：“罢了，罢了，反正我本来也不是什么好人，两条人命，又算得什么呢？不过这床上的王元度，与我关系不同，所以我仍然要尽力救他一命。”

丑老人道：“只要你的法术灵验，老夫躺在地上，既不能起身，也就只好干瞪眼了，自是无法杀他。”

葛翠翠道：“那么我念咒施术之后，你只要站着不动，让我在你面上吹一口真气，法术是否灵验，立时可知。”

丑老人道：“假如你这口其气，乃是含有至剧之毒，老夫岂不上当？”

葛翠翠心中大急，面上却堆起了笑容，道：“别开玩笑了，除了法术之外，天下间还有什么物事，能使你这等金刚不坏之身的人物倒下？”

丑老人道：“这也言之成理。”。

但他仍然在考虑着，忽然笑道：“老夫三思之下，已想出了我老人家也有可以被暗算之道。”他眼见对方面色大变，不等说完，迅速出指遥遥一点，嗤地一声响必，葛翠翠已僵立如木人，不能动弹。

葛翠翠此时全然动弹不得，连说话也不行。

那丑老人呵呵而笑，道：“你的诡计阴谋哪里瞒得过老夫？尝闻毒教高手，大都练过一种与敌人同归于尽的功夫，好像是叫做碧血箭。老夫猜想一

定是把舌头嚼碎，提聚起全身功夫，一口喷出，这等功夫既是和以本身生命催发，单是这一口血箭，就难能当得，何况还含蕴得有奇毒？”

他停歇一下，眼见对方流露出默认的眼色，当下又道：“老夫虽然一身武功已达到了金刚不坏的地步，然而这等绝世毒功，却又自当别论。宇宙之内，恐怕再也找不出一种可以胜过这等毒功的功夫了。”

葛翠翠满心含恨，但她目下已是刀俎上的鱼肉，一如尚在人定中的王元度，只有挨宰的份儿。

她想来想去，发现就算她想及的任何人，都能立时在此处出现，却也没有可以抵挡这丑老人的人眩此一发现使她大为震凛，忖道：“一元教只要有此人助阵，就可以横行天下，十个王元度也不中用，唉，这真是教人难以置信之事。”

但见那丑老人转身走到床边，与王元度相距只有两三尺，伸手可及。不过他尚未动手，大概是先行加以观察，等看准了才下毒手。

过了一阵，那丑老人蓦然伸手，拍在王元度胸口。

王元度哎了一声，整个人向后翻倒，发出隆的一声，便再也不闻声息了。

葛翠翠顿时芳心尽碎，柔肠寸断，恨不得冲过去杀死这个丑老人。

忽然门外不远处，传来负病呻吟之声，不止是一个人，却是一男一女的声音。

葛翠翠一听而知是吕杰和白瑶琴，但这两人应该早就死掉了，如何还能发出呻吟之声？因此葛翠翠虽然在心碎肠断之时，仍然惊讶万分，为之目瞪口呆。

那丑老人转身走到门边，葛翠翠用尽全身气力，想发出声音，教吕、白二人速速逃走，免得死在这个恶魔手底。

她当然叫不出声音，而更使她诧愕的却是外面院落中的吕杰，竟发出了欢呼之声，他急忙说道：“乡老伯，你老人家几时驾临的？哎，我的头好痛。”

葛翠翠当然听过有关乡老伯的事迹，方转念间，只听那丑怪老人说道：“你们只不过是头痛的话，已应该感谢祖上有德了，按理说，你们早就该变成两具溃烂多处的尸体才是。”

吕杰呻吟一声，又道：“白姑娘似乎比晚辈严重得多了，只不知葛姑娘何在？”

“她在房间里面，你进来劝劝她，我才可以放她自由。”

吕杰大感不解，当下奋起气力，才扶着全身软绵的白瑶琴，上了台阶，好不容易才进入房内。

他一望之下，面色不禁微变，道：“乡老伯，王大哥怎么啦？”

乡老伯道：“我见他白费气力，获益有限得很，所以出手让他暂停练功，好好地睡上一会再说。”

吕杰大喜道：“假如乡老伯赶得来帮忙王大哥，则他定有成功之望，哎，我的头痛死啦！”偎在他怀中的白瑶琴，一直都发出呻吟声，显然受苦的程度比吕杰更甚。

乡老伯道：“假如不是我老人家施展过除毒功夫，用三昧真火打脚底透出，消除了大部分的毒力的话，你们两个小孩子早就魂归地府啦！”

他眼转向葛翠翠望去，面含笑容，又道：“小姑娘，你如果不施展碧血

箭的功夫，我就放了你吧！”

葛翠翠无从表示意见，乡老伯笑着伸手拍活了她穴道，又道：“小姑娘莫要记很，须知我老人家虽是开了你一个玩笑，但对你一定有点好处。比方说王元度这孩子不敢不听我的话，我要他怎么办他都得遵命。”

葛翠翠自是明白他话中之意，心想这话总有八成可信。因而她拍马屁还来不及，哪里还敢记恨？

她过去施展解毒之法，转眼间，吕、白二人都恢复如常。

白瑶琴对吕杰的殷勤问候全不答理，但眼神之中，却表示出她深深的感激之情。

不久，王元度睁眼起身，讶道：“我怎的睡着了？”一眼望见了乡老伯，赶紧下榻行礼。

乡老伯道：“这个女孩子竟不惜为你舍弃性命，实在难得，你得好好对待她才行。”

王元度恭谨应了，乡老伯随即叫其余的人退出，只剩下他和王元度两人，这才说道：“我特地赶来助你练功，你可想知道其中缘故么？”

王元度猜测不透他葫芦中卖的什么药，便摇摇头。

乡老伯道：“你过了荀伯业这一关之后，还有一件更大的任务，比对付荀伯业还要艰巨得多。”

王元度道：“晚辈如若担承得起，岂敢推辞。”

乡老伯道：“举世之内只有你晓得我的真正身份，我相信你一定很想念管中流的去向下落，对也不对？”

王元度道：“如若老伯肯俯告管大哥的下落，晚辈自是欢欣感激。”

乡老伯肃然道：“他现下居住在一处极为幽僻之地，苦练武功，但却不是以前修习的无情刀，这正是因为世上还有一个人，所修的刀法，比他更为高强冷酷。”

王元度几乎不敢置信，但乡老伯的话又不能不信。

当下问道：“不知这位刀法名家是谁？”

乡老伯道：“讲出来你也不会知道，总之此人年纪不大，但已尽得魔教修罗门的心法，造诣较之荀伯业更高，本来以管中流的天资禀赋，勤修苦练之下，亦可无敌于天下，但他为人外冷内热，甚是重情尚义，因此之故，他的无情刀在先天上已受到限制，竟比不上那个修罗门高手刀法的冷酷毒辣。”

王元度道：“那么管大哥现在已改练别的功夫了么？”

乡老伯道：“不错，但我认为届时他恐怕难保性命，所以要你好好准备一下，万一管中流死在对方刀下，你便可以挺身而出，为他报仇。”

王元度大惊道：“假如管大哥定难取胜，何必让他出手？”

乡老伯道：“我和修罗门的掌门东郭老人数十年前已订下此约，管中流既是我的弟子，非应战不可，你虽然不是我的徒弟，但既有传艺的渊源，而你与管中流又是结盟兄弟，则替他报仇，也是顺理成章之事。等你杀死那厮之后，东郭老魔方面由我处理。”

王元度心忧如焚，默然寻思道：“假如事实一如乡老伯所说，则管大哥虽然明知是必死之战，也不能不应约出手。”

乡老伯也想了一会，才道：“将来的情形将是由你冒充管中流，出战那厮。这就是说，当管中流负伤败退之时，在暗中设法使他能迅速后退，定能退出十余文外，方始倒毙。但对方却不晓得，尚须依约等候。此时你已得到

我的暗号赶来，经过管中流的尸体时，可取他背上的刀，以免对方看破。”

王元度升起了无数疑问，第一点是自己与管中流面貌完全不同，如何能冒充他？第二点是自己后来舍刀而用剑，敌人焉有不知之理？第三点是如何能使时间配合得如此恰当？管中流说不定苦斗一昼夜才败，也说不定半个时辰就败，则他何时现身才对？

此外，还有一些小问题，例如说话的口音，或是管中流当场被杀等等，都可以使这计划完全失败。

乡老伯道：“我晓得你心中有不少疑问，待我细说了，你便明白啦！”

当他详细叙述之后，王元度果然恍然大悟。

首先最要紧的是那魔教第一高手东郭老人，乃是由于乡老伯（即宣翔）武功超过他少许，因而从未出世，是以武林之中，对他全无所知。

但他已立过誓言，只要他的传人胜过乡老伯的徒弟，他们师徒二人，立即出世，横行肆虐，把这几十年积郁而成的恶气，一口吐荆这一来的重要性在于乡老伯已强调了东郭老人师徒的邪恶残暴，使王元度深信他们一旦出世，必将是天下大乱，尸横遍地的情势。

其次，由于对方选择的地点，不是黝暗的石洞，就是不见天日的古森林之内。

加上双方皆同意蒙面决斗，因此，只要管中流不是死在当场，而一如乡老伯所布置，使管中流远离了现场，则王元度冒充他再行出斗，对方决难察觉。

第三点是管中流亦已改习剑法，并且也是以少阳二十四剑为主，与王元度简直全无分别。

第四点，此是拯救天下苍生，同时又为挚友报仇之举。

因此王元度内心中，十分坦然。

有这种种理由，王元度完全被乡老伯说服了。

并且答应决不向任何人提及此事，以免走漏风声。

尤其是此举胜败未卜，更须多加小心。

当下开始谈到增长功力及剑术造诣之道，王元度把许无量真人所传的四式剑法，演练给乡老伯看了。

乡老伯眼中流露出惊讶的表情，道：“这四招剑法，在简朴中暗寓无穷威力。最奇妙之处是当你功力越强，则剑招的威力相应增长。假如是普通武师施展这四式剑法的话，由于功力尚未达到以简驭繁。以朴胜巧的境界，可说是全无用处。”

王元度连连颔首，表示懂得此理。

乡老伯又道：“依我看来，这四式剑法，定必出自佛门高僧，如若我猜得不错，必是大雄长老无疑。”

王元度佩服之极，道：“正是大雄长老所创。”

乡老伯微微一笑，道：“现在这么一来，我可以省去不少气力啦，只须把这四招剑法，融会在你那少阳二十四招之中，重新加以安排变化，威力就可增加不少。”

王元度连忙行礼谢过，乡老伯摇摇头，道：“但纵是这样，还是不够，莫说是碰上东郭老人的传人，即使是荀伯业这一关，也未必能闯得过。”

王元度讶道：“荀伯业的武功造诣，晚辈曾经亲尝，果然高强精妙不过，因此，晚辈未能过得他这一关，也还罢了，但说到那东郭老人的弟子，难道

比荀伯业更厉害么？”

乡老伯道：“那东郭老人的弟子不一定强得过荀伯业，然而他这一派刀法，走的是绝情灭性的路子，冷酷无比，讲究的是宝刀出鞘，决无活口，因此之故，他那一股森寒残杀之气，实是难当得很。”

王元度恍然道：“晚辈明白了，这个对手的气势，强大无伦，是以比荀伯业更是难斗。”

乡老伯摇摇头，道：“不仅是气势强大，而是冷酷无情之极，冷酷得连自己的性命也丝毫不予顾惜，因此之故，他的刀下方会没有活口。”

他停歇一下，又道：“比方说他有了出刀之机，立时发刀猛攻，假如你功力比不上他，自然是尸横就地的结局，不必多说。假如是功力相若，结果将是他略为受伤，而对手则死在刀下。又假如对手功力只比他强些许，结果将是双方一齐送命。”

王元度微露忧色，凝眸寻思。

只听乡老伯又道：“自然当时的情况或有许多出入变化，但大体上用这个譬喻，甚是恰当。现在你可明白所谓冷酷无情的真正的意义了吧？”

王元度点点头，仍然默默寻思。

乡老伯沉吟片刻，又道：“我并非使你感到气馁，而是要你即时极力激发起坚强斗志，更不可有丝毫恻隐之心，必须全力出手，抢先杀死他，不然的话，你终将为他所杀。”

王元度道：“此人的刀法路数既是如此的冷酷无情，只怕除了武功强过他之外，别无克制之法了？”

乡老伯道：“那也不然，只要你能使他心中生情，他刀上的功力立刻会减去大半。你杀死他固然可以，如不想杀他，亦能退出圈外。”

王元度道：“换句话说，假如不能使他心中动情，则一旦进入拼斗状况之中，我连败退也办不到了？”

乡老伯道：“你总算弄清楚啦，不错，一旦动上了手，除非是有一方倒地身亡，否则决计无法中途停止。”

王元度听到要使对方动情之言时，心中隐隐若有所悟，但集中精神去想时，又茫无头绪。

只听乡老伯又道：“照我的估计，你在这两三个月当中，得我之助，勤修苦练，应当功力突飞猛进。到你成婚之日，荀伯业现身寻仇，也不足虑。”

王元度大喜道：“老前辈如此栽培，晚辈真不知何以为报？”

乡老伯道：“只要你日后能击败魔教修罗门的后起高手，我就心满意足了，现在你且静下心神，摒除一切杂念，运起坐功，待我决定下手尺度。”

王元度连忙如言跌坐榻上，双目一闭，澄心静虑，如平日般运功行气。过了片刻，他丹田中发出的一股真气，已开始穿行于全身经脉之间。

乡老伯也跃坐在他对面，定睛望着王元度，竟看得十分起劲。

敢情乡老伯已运慧眼，查看王元度行气的情形，以便决定在什么部位以及用什么手法，助他迅快精进，然而过了一顿饭之久，乡老伯尚没有一点动静。

王元度运功已告一段落，便睁开双眼，目光到处，但见乡老伯满面俱是失望之色，不觉大惑不解。

乡老伯不等他询问，已道：“奇怪，以你的资质禀赋，怎会发生巅峰现象？换句话说，你的成就已经是你体能的极限，再无余地可以发挥了。”

王元度心头一沉，但面上不露声色，微笑道：“那一定是晚辈资质愚驽低劣之故，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

乡老伯道：“如若是你资质平庸，至此已达到顶点，固然没话可说，但事实上你的天份和禀赋都卓绝一代，除了管中流还可以与你比一比之外，我还没有见过比你的禀赋根骨更佳之人。”

他停歇一下，又道：“但这是怎么回事？照眼下这等情形看来，管中流一年以后的造诣，你须得费上二十年才追得上。”

王元度道：“既然如此，老伯您就全力帮助管大哥吧！”

他决不是畏惧危险而推卸责任，因为他的口气之中，已禁不住流露出十分失望的意思。

乡老伯道：“假如他独力能担负此责，我何必拖你下水？奇怪……奇怪，你怎么会比不上管中流呢？”

王元度灵机一触，道：“也许由于晚辈当日如此这般，得蒙义父云丘老人助长功力。”

他说出了云丘老人利用毒峰和修迷密阵，百般煎熬之下，功力突然大增之事。

乡老伯叹气道：“原来如此，怪不得你必须下二十年苦功，才能越得过这一道界限了。”

他再三摇头嗟叹，感到十分失望。

但仍然解释给王元度听，道：“你义父借用毒蜂、奇阵和灵药三种力量，催发你体中潜能，使这潜在的能力能得以发挥，但他的用法甚为霸道，乃是下乘功夫，使你到了一个界限，短期之内，无法进步。”

王元度道：“晚辈懂啦！”

乡老伯道：“你懂个屁？我打个比方，你或者会懂。一个人的武功进境，有如海中的波浪，你已到达这个波浪的顶端，欲要再进，必须等到第二个更大的波浪才行。你义父的下乘手法，只掀起三尺高的浪头，但如若当日是我的话，就能掀起五尺的波浪，则你现下虽然只有三尺的高度，上面还有两尺余地可以再往上爬。你现在懂得上乘下乘的分别了吧？”

王元度只好恭谨地应了，心中甚为难过。

乡老伯又道：“这已经是铁一般的事实，连我亦没有回天之力了，你只好用心苦修二十年，方有突破这一道界限的希望。”

王元度心中的难过，只是为了义父当日费了无限心血气力，才造就了自己今日的地位。

想不到这一番努力，反而被乡老伯连连斥责。

他本人一点也不气馁灰心，当下道：“假如晚辈集中全力，苦练少阳二十八式，只不知能不能抵挡得过荀伯业？”

乡老伯道：“单是对付荀伯业的话，或者还有希望保持不败，如想取胜，那是万万不能。”

他沉吟想了一会，才又道：“我相信荀伯业这一回再找你动手的话，他必定会施展密宗的催功大法，使他的功力增强不少，若然如此，你就很难支持得过五十招之数了。”

王元度灵机一动，道：“既然有这等催功大法，晚辈设若学会，岂不是可以抵消了他的优势？”

乡老伯瞪眼道：“讲得倒是容易，但你的内功心法不是密宗路数，这催

功大法焉能生效？何况这催功大法施展之后，只是把你的体能浓缩运用而已。例如：你本来有举一百次千斛之石之力量，施展此功之后，可以得举得动一千五百斛之重，但却只能举五十次，并不是运用这门奇功，就能把你体内未能使用的潜力发挥出来。”

王元度无话可说，乡老伯跳落地上，在房中走来走去竟没有说出最后的结论。

照理说，既然王元度已经全无法子可以增进功力，则乡老伯应当作最后宣判，然后或是留下，或是一径离开才对。

但这个老人却在房中踱个不停，霜眉不时皱起，显示出他正在伤脑筋。

王元度甚感奇怪，忖道：“他既说我只有苦修二十年之一途，但又似乎尚未放弃，不知是何缘故？”

过了一阵，乡老伯似乎已下了决心，往椅子上一坐，道：“王元度，你小心听着。”

王元度怔道：“晚辈在此恭聆。”

乡老伯的目光投向窗外的漠漠长空，沉重地说道：“我想来想去，只有一个法子。但行得通行不通，尚难预测，然而为了天下武林的安危，我只好让你去试一试了。”

王元度听了这些话，怎样也猜不出是什样的法子，但显而易见的是这个法子将使乡老伯遭遇损失。

乡老伯又道：“你可以去见我弟弟宣隐，告诉他说，假如他能助你突破界限，武功得以迅速精进，我就不再找他麻烦。”

王元度心中暗暗高兴，因为宣隐被软禁了数十年之事，他早已晓得。

此老对侠义道中人恩深似海，因为当日如若不是他测透姜石公的诡计，又设计毁去那些炸药，则那金鳌大会上，不知要死亡多少人。

此乃一举两得之事，只要宣隐老先生有法子使自己的武功增长，双方都大有得益。

问题只是这等武功修为之事，或者不是智慧所能帮助的。

他不敢流露出欢喜之色，只恭谨地应了。

乡老伯又道：“他也晓得魔教修罗门的底细，或者可以助你想出那克敌制胜之法，事不宜迟，你尽快动身去吧！”

他们谈到此处，已经完全讲妥了。

第三十六章　增功力苦战平天下

两人开门出去，但见院落中竟有不少人。

原来是束大名、鲁又猛、田不恭、卓辽、胡元等五人赶到了，只缺一个柳昭没到。

众人七嘴八舌地和乡老伯与王元度说话，不久，已弄清楚王元度功力不易精进之事，又知他还须赶去别处办一件事，大伙儿都忧虑起来。

但是，这件事只好听天由命了，反正自己说不定过不了荀伯业这一关。

设若阵上捐躯，一切问题，便自然解决了。

他别过众人，自个儿迅即上道，赶赴嘉鱼。

吕杰等人为了避免泄露他的行踪，决议留在此地，作出护卫王元度练功之状，每日分派人手，轮流放哨把风。

且说王元度不一日赶到嘉鱼，见到了智者——宣隐老先生，礼罢道：“晚辈前此蒙义父促进功力，以至如今反而被限制了，无法突破此一界限，自然也就无法精进了。”

宣隐道：“你可是担忧举行婚礼之日，荀伯业会找麻烦么？想那荀伯业武功虽强，但你却不致于不能应付。”

王元度道：“除了荀伯业之外，还有一个修罗门高手，已约定半年之后，碰头决斗。宣大先生主要还是要我应付修罗门的高手，他说假如二先生能助我在短时间内有所精进，便还你自由。”

宣隐泛起欢笑之容，道：“这太好了，我纵然绞干了脑汁，也要做到，现在你且把你个人的经历详细说出来，从学艺有成，踏入江湖之时开始，讲得越详细越好。”

他们都落坐在大师椅上，王元度便从头说起，由认识柳儿，结交了柳昭等人开始。

一直说到如何挣得当代天下第一高手，又如何营救钱万贯，结识了白、葛二女，以至于乡老伯最后赶到助他练功为止。

这真是一段曲折惊险的遭遇，宣隐听完之后，立刻说道：“从你这一番叙述中，我已知道了不少事。第一个最重要的印象，便是你和蓝明珠皆是福泽极厚之人，一生逢凶化吉，必能相亲相爱，白头偕老。因此之故，你一定可以达成任务无疑。其次，我认为竟然连家兄也觉得无法使你迅即增进功力，则我根本不必在武功上着想了，定须从别的方向着手，从你的叙述中，这一点也可说有了点眉目。第三点，在你叙述中，竟没有漏掉当钱万贯赌赢了荀伯业之时，那不夜岛主甄南逃走一节。可见得你对这件事耿耿于心，正复与卓辽和葛翠翠之事相同，因此我不妨告诉你，甄南逃得过那三十六铁卫的拦截，果然是被武当、少林两派的叛徒所救。由于甄南他已受了葛翠翠暗算，当然活不成，不必管他，至于这两派的叛徒，相信日内即可被钱万贯查出，你也不必放在心上。”

王元度既觉得惊讶，又万分佩服和相信，于是又放下一件心事。

宣隐显得兴致勃勃，又道：“再一点，关于修罗门之事，我曾听家兄讲过，这一派无论是内功或是外功，皆以无情为主，他传授给管中流的无情刀法，事实上就是修罗门的秘艺。

他大概不好意思说出口，这也是他何以命管中流改学剑法之故了。”

他说到此处，突然停口，默然凝眸寻思，足足想了一顿饭之久，这才恍然哦了一声，举头向架上的白鹦鹉说道：“我明白了，你也听出破绽了没有？”

那白鹦鹉学他的声音道：“我明白了，我明白了！”

宣隐含有深意地笑一笑，道：“王元度，家兄早就决意让你或管中流，两人之中必死其一。”

王元度大惊道：“二先生这话怎说？”

宣隐故意透露出口风，但又不肯当真点破宣翔的阴谋毒计，当下微笑道：“这天机不可轻易泄漏，还是不告诉你的好。”王元度低觉此事非同小可，不由心下大惊。

宣隐想了一想，便道：“这道理简单得很，那修罗门的高手极为厉害，家兄知道你们难以取胜，最多也不过能斗个平手，因此之故，他只好利用你们之间友情,试想当你见到管中流的尸体时,你会不会怒恨填膺地出击仇敌？这一来，你的气势胜过敌人甚多，如果双方功力相差有限，你凭仅这股气势，必可取胜。当然事实上不一定如此悲惨，因为管中流如果赢了，你就毋须出手了。”

王元度忧形于色道：“二先生务必想个计较才好。”

宣隐道：“我瞧管中流的相貌，决非夭折之人，因此你毋庸担心。不过这并不是说你就可以不必力求精进，你可懂得我的意思？”

王元度茫然点点头，宣隐又道：“我原本怀疑魔教修罗门是否尚存于世上，如今方知竟然有这一门派。”

他这话其实是出于玄机，假如王元度不是心烦意乱的话，一定会听出话外之音，从而想到这一切都只是宣翔一手导演，制造出武林最凶险激烈的拼斗，并且也是当代的惨剧，因为当王元度力拼之下，杀死对方，却忽然发现对方竟然是管中流，并非什么修罗高手，他岂能不抱恨终身？

宣隐知道他决不会了悟话中深意，当下道：“现在要说到第五点了。”

他抬头看看天色，又适：“已经是午膳时刻，我们用过中饭，再细谈不迟。”

他命王元度写好召柳儿到此的信，又用过午膳，这才回到那座幽雅的厅中，继续他们的谈话。

宣隐等他坐稳了，才道：“你听我的指示，就立刻动身，前赴岭南冥鼓官，谒见长春女，以功力迫她答应两件事。”

王元度嗫嚅一下，但宣隐不让他插口，继续道：“第一件事，你强行索取她的驻颜药，不论是丹丸或是汁露都行，只要是她仗以长驻青春的就是了。份量以她每年所服的总数便足够，我猜一年之量，最多只是三粒药丸而已，这一味灵药名称及份量，你可先向阿闪打听清楚。第二件事，当然是要她会见你的义父了。”

王元度叹一口气，道：“论起辈份，她是我的义母，如何能持强行事？”

宣隐道：“这叫为了大局着想，小的地方不必拘泥，因为我深知除了此法之外，决计无法取得灵药，同时亦无法使她答应与你义父会见。等到一切愿望皆达到之后，却很容易就使她宥恕你的不敬之罪。”

王元度不答应也不行，只听宣隐又道：“事后求她宽恕不知之罪的方法，便是找一样宝物送给她，以赎前愆。”

他举手制止王元度插嘴的念头，接着说道：“她号称长春女，深居于冥鼓宫中，多少年来勤修苦练，兼借灵药之力，使青春永驻。由于可知，在她心目中，最最重要的是‘青春永驻，红颜不谢’。那么假如你仗一身惊世骇俗的功力，替她求取到一种她梦寐以求的驻颜灵药，试想她还会记恨于心么？”

王元度不用再想，已连连点头，道：“若然如此，她当然恕我不敬冒犯之罪了，只是这等天材地宝之物，何等珍贵，晚辈如何有把握找得到？”

宣隐道：“老夫知道有一处天险之地。出产五色灵芝，功能返老还童，珍贵无比。但这地方当然不易到得，况且又有异物守护，若然以你目下的武功，前往求取此宝，机会甚微。

定须你服过长春女秘炼的长春丹之后，由此此丹中有一味药物，能与

昔日你所服过的蜂露相结合，发生奇怪作用，使人功力顿时增进，这还不说，最重要的是你于其时已是寒暑不侵之躯，才能冒奇寒直达那万仞峰顶，摘取五色灵芝。”

王元度坚决地道：“只要此举能够赎罪，任何艰险苦难，晚辈亦甘心一试。”

宣隐道：“你有此决心就行了，须知这五色灵芝虽说是天材地宝，贵重无比，但除了对拿来配合其他的药物炼制驻颜之丹之外，别无他用。因是之这五色灵芝除了长春女十分宝贵之外，别人要来也没有用。”

他停歇一下，又道：“你仔细听着，我要你入冥鼓宫去，立时仗武功击败了长春女，你必须装出凶悍之态，使她摸不着你的路数来历。当你胁迫她答应送药及晤见云丘老人这两个条件之时，记得必须心黑手辣地杀死一个人，以表示你的决心。”

王元度叹口气，道：“若然如此，晚辈便不必走这一趟了。”

宣隐道：“你听我说，你要下手之人，必须是阿闪才行，因为你叙述从前的详情中，曾涉及管中流和阿闪已经成为真的夫妇之事，假如阿闪已有了身孕，但他们修练的武功路数，甚是古怪，最多再过一两个月，阿闪亦终被长春女发现此事，你猜阿闪会有什么结果？哼，还不是只有一死么？”

王元度心中虽然很替阿闪焦忧，但这是另一回事，当下道：“纵然阿闪姑娘不免一死，晚辈也不能伤她。”

宣隐道：“好吧，咱们暂时不谈这一点，先说那长春女，她眼见你心狠手辣，果然动手杀人，一定乖乖地听你的话。你得到那一服长春丹，可速速离开岭南，最好回到日月坞才服用。”

王元度道：“晚辈决计下能伤及阿闪姑娘，看来这一趟竟是白费了二先生的精神啦！”

宣隐笑道：“老夫如若没有解决之法，岂能当得智者之名？刚才我已想到了变通之法，那就是由老夫动手，刺你一剑，剑尖务必入肉四寸以上，并且是胸口要害。只要你肯挨这一剑，一切都从此解决。”

王元度道：“假如二先生是暗示以一死求解脱，则又恕晚辈拒绝此议。”

宣隐道：“以一死求解脱，只是消极行为，事实上的困难仍然存在，只不过你个人已管不了而已，这法子当然不好，但老夫刺了你这一剑之后，所有的难题都迎刃而解。只是蓝明珠会不会变成寡妇，却得瞧她的造化了。换言之，除了你和蓝明珠受损之外，别的人通通因此而得益，天下武林，亦可因而得到几年的太平。”

王元度不由得瞠目结舌，感到难以置信。

宣隐道：“老夫以人格担保必能如此，所以不必费许多话解释了，只要你信得过我，就挺胸挨这一到。”

局势突然变成如此，真是比作梦还离奇荒唐。

王元度道：“以晚辈的性格，假如事情当真如此，倒是很乐意挨这一剑的，何况其中尚有不死的机会。”

宣隐道：“这得瞧你自家的功夫了，只要你当时挺得住，并不倒下，那么你就不会送命。不过在床上将养个三五年，却是一定免不了的。”

王元度心中一直苦恼地寻思，那就是他能不能轻易信任宣隐的话？他有这等力量么？何以他挨了一剑就可以使天下之人能得到平安呢？

两人沉默了好一会，王元度忽然触动灵机，得到种种答案，于是说道：

“好吧，晚辈决意挨这一剑便是了。”

宣隐反而有点奇怪地望着他，道：“你怎会忽然下此决心，你如何完全信任我呢？”

王元度道：“这道理最简单不过，那便是二先生你乃是正人君子，胸襟宽博厚道。因此之故，晚辈愿意付出性命，把责任移交给二先生您。”

宣隐笑一笑，道：“这话倒很动听，但天下岂有这般便宜之事？”

王元度道：“这本来是二先生开出的条件，但到晚辈答应了，您又变卦，叫晚辈如何做才对？”

宣隐笑道：“别着急，孩子，这件事还是要你亲自去办才行，至于我为何要你挨上一剑之故，时间将会说明一切，你且在此待候片刻，我得去拿一口上佳利剑来，方能向你下手。”

他拂髯缓步而去，神态甚是悠闲。

王元度起身送过，也不坐下，免得他回来之时，又得起身迎接。

但他也不移动，亦不四下张望。

无意中表现出心中的强烈苦闷。

可是在人生的历程之中，以他王元度来说，苦闷算得了什么？说到出生人死的艰危惊险，他已不知经历过多少次了。

过了好一会，宣隐飘洒地走入厅中，手中提着一口绿鞘镶金的宝剑。

只是剑尚未出鞘，不知是属于哪一品级的剑，但若以剑鞘而论，已经贵重之极，可值万金以上。

他杨一扬剑，道：“王元度，你一定要挨这一剑，方能成事。假如你信得过老夫，那就闭起双目，挺起胸膛，等候宝剑刺入你的身体。”

王元度道：“晚辈向来是重言诺，轻生死之人，老前辈要刺便刺，晚辈不须闭起双眼，决不害怕躲避。”

宣隐道：“这等英雄气概，实是令人佩服，好吧，老夫动手了。”

他猛可拔剑出鞘，光华森闪，寒气迫人。

王元度这等大行家，根本不必看，就知道此剑可入上品之流。

不过他到底还是瞧了一眼，突见剑锋之刃却不锋利，剑尖也很钝，不过在高手来说，连树枝也可以拆下当剑使用，何况是一柄真剑？

因此他全然不存侥幸之心，当下挺胸道：“前辈请动手吧！”

宣隐深深吸了一口气道：“像你这个英雄豪杰，实是少见，老夫有点不舍得下手呢！”

王元度慨然一笑，道：“这一剑可解决所有的问题，惠及天下武林，晚辈岂惜微躯。”

宣隐道：“不错，这叫做死有重于泰山，只不知你可有什么遗言没有？假如老夫办得到的话，一定替你办妥，以慰你天上的英灵。”

王元度生怕一想之下，乱了心意，当下决然道：“晚辈甘心一死，并无一点牵扯。”

宣隐道：“好，那么老夫动手了。”

说罢，手起剑落，竟深深刺入王元度的胸膛，顿时鲜血喷溅，把胸口衣服都染红了一大片。

宣隐这一剑所取的部位，乃是左胸要害。

这一剑刺得这么深，竟达四寸左右，王元度自是必死无疑。

然而王元度身子挺直如故，屹立不倒。

宣隐怒喝道：“你为何还不倒下？”

王元度剑眉一皱，眼中露出讶疑之色，道：“晚辈非是胆敢在二先生面前充英雄好汉，事实上晚辈全无痛苦之感，根本不会倒下。”

宣隐迅即拔出长剑，道：“奇怪，奇怪，难道此剑有什么毛病不成？你看你已血流满胸，自应倒地身亡才是。”

他低头一看长剑，只见仍是三尺青锋，寒光鉴人，尖刃上不沾一丝血迹，分明是上佳利器。

王元度突然笑道：“二先生，你敢是故意拿晚辈开心？晚辈根本没有受伤呀！”

宣隐也哈哈大笑，道：“不错，这是老夫特制的道具，适才刺你之时，剑身缩入剑柄之内，把内中的一枚胆囊挤破。胆囊内的红色液体，喷在你的胸口，看起来像是真地刺入胸中一般。”

他把剑交给王元度，一面说道：“将来你下手之时，记得掀动这一枚枢纽，就可以骇死别人，同时剑尖务须略为向下，以便使胆囊内的红汁液尽量喷在对方身上。”

王元度试验了几下，果然灵活异常。

但如若不掀那枢纽，则又可以当作真剑用，制作得十分精美。

现在他知道刺杀阿闪之举，原是一个瞒天过海之计。

宣隐道：“到时你可要向阿闪讲明，假如不是这么办，她不但不能免去自己杀身之祸，连管中流亦难逃大劫，更别说日后成为眷属之事了，这样剖析给她听，她一定会答应的，对了，你记住唬她一下，告诉她说此剑十次当中，将有一次失灵，谁也不能预知何时失灵，因而万一到时剑锋不缩入去，也就只好立毙于剑下了，这是天意如此，无法提防，全看她的命运如何。你这样唬她，到时她从心中露出惊惧之色，长春女看在眼中，那就再也不会疑惑了。”

王元度道：“二先生想得可真周到，唉，晚辈看来已没有别的法子，只好遵命去做了。”

宣隐道：“经过一番试验，可知你真是英雄人物，因为自古是慷慨成仁易，从容就义难。任何人在剑尖之前，等了大半天，无不气馁的，可知你真视生死如无物，唯有这等胸襟之人，方能在武功上得到大成就，你去换件衣服后，就可以上路了。到八月初一你成婚的那一天，老夫定必赶到金陵，扰你一杯喜酒。”

王元度依照宣隐的计划，改扮作中年商贾之状，潜赴岭南。

等到安抵那澄海县境之时，才换回华衣美服，一变而成为气焰迫人的公子少爷之态。

那金陵城呈现了从来未有的热闹，原来王元度和蓝明珠的婚礼，震动了天下武林。

赶来观礼的人，全国各地皆有，多达万人以上。

原来这三个月的时间内，武林已传遍了一元教教主荀伯业要在这中秋佳节的良辰吉日，当众向王元度挑战之事。

那王元度乃是本届金鳌大会的第一高手，声名之盛，自不在话下。说起荀伯业，反倒应该是默默无闻。

自然这是因为荀伯业一向十分隐秘，在此之前，天下武林虽然晓得有一个势力遍布天下的一元教，但都不知教主是谁。

不过目下情形又不一样，谁也不知荀伯业的底牌是如何被掀开的。

此刻凡是武林中人，无不知道荀伯业的身份，以及他本是雷八公嫡传门人之事。

这么一来，这两人的声威名气，竟是铢两悉称，势均力敌。再加上江湖上又盛传荀伯业已宣布过这一次乃是生死之斗。

这句话刺激无比，所以只要凑得出盘缠的武林人物，无不赶赴金陵，等看这一场两大高手的龙争虎斗。

八月十五这一天，竟是阳光普照，单是这天气，大清早就显示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兴奋和刺激的意味。

在那水西门外处，莫愁湖边，一座宽敞深宏的宅第，到处张灯结彩，高挑着灯宠，上面写着王府等字样。

门前那条个宽阔的街道，这刻已挤得水泄不通，远远望去，简直是人山人海，后到之人，全然无法通行。

不过王、蓝两家的亲朋好友，早就预料得出这盛况，是以有了安排。

有许多身份高隆的贺客，都另行送信，请他们先齐集在水西门附近的一个特设地点。

只要一到了那儿，立时有专人引领，打旁边或后门进入王府。所以重要的客人，皆能顺利入府祝贺。

王元度虽是新郎官，却一直没有露面，因为江湖上这个盛传的谣言，使他或是与他关系深切之人．都感到十分奇怪和困扰。

但一直查到如今，还没有查出来源，所以已认定这些话必是荀伯业向江湖透露出来的。

他独自静坐于密室中，偶然会有人进去看看他的情形，这都是关系最密切的人，如钱万贯他们。

至于蓝峦以及王元度的师父罗春山他们，却只能忙于接待贺客了。

但最使王元度安心的事，却是宣隐的光临，这位当代无双的智者，被隆重地引领到王元度的静室中，受到王元度衷诚热烈的欢迎。

等别人都知趣退出此室，宣隐才说道：“老夫今日特来道贺，同时也想知道你的功力精进到什么地步？”

王元度道：“晚辈承蒙二先生指点，到冥鼓宫求得长春丹，依嘱返回日月坞中，方敢服用。服下之后，果然感到似乎有脱胎换骨的巨大变化。可是其间的过程，也正如二先生所料，相当的危险，假如没有明珠、瑶琴、翠翠等三人的亲自照料，必定生出许多麻烦变故。

而最可怕的是其时新旧交替，反而极为脆弱无力，如果落在敌人手中，简直全无抗拒之能，只好住得敌人摆布了。”

宣隐道：“自应如此，方见得药力生出妙效。而听你的口气，可见得你功力已增进了许多，对于应付荀伯业之业，大具信心了。”

宣隐又道：“但我必须提醒你一件事，那就是荀伯业也可能有出奇制胜的手段，使你大感意外。”

王元度对他的话，每一个字都不敢大意放过，何况这番话说得明明白白，表示那荀伯业仍然有出奇制胜之道。

他恭容请教道：“只不知晚辈还有什么疏漏亟待补救之处没有？”

宣隐道：“我暂时不作答复，却先告诉你一件事，那就是这一次江湖传闻你和荀伯业决斗之事，乃是老夫所传播，所以我猜想你们一定查不到来

源。”

王元度讶道：“不错，只不知二先生何以特地传播出这个风声？”

宣隐道：“这是因为老夫深恐你敌不过荀伯业，所以先为你预留一条后路。”

王元度可真想不通这道理，只好眨眼睛，宣隐道：“要知你们在千万武林人注目之下，出手相拼，过程的激烈紧张，那是不必说的了。这时候胜的一方，不管是赢来如何艰困，但必定极力保持风度，因此之故，你们将无杀身之祸，这是可以断言的。”

王元度心想：“在天下英雄注视之下，失手落败，这等耻辱，比之当场身死，还要难受。”

宣隐的心智，王元度佩服之至。

这时，吉辰已到，一阵震天鼓乐大作，王府内外挤塞的人潮，忽地更为骚动，引得众人向大门口涌去。

此时，街两侧大小酒楼，梨园茶馆，几乎都停了生意，人头攒动，望向街口。

但见，一行三辆彩车，徐徐来到，为首的上面坐得正是王元度的第一夫人蓝明珠，烟眉袅袅，双目含情，闲静的如娇花照水，真真是贵族气派的大小姐，罕得一见的绝代仙姝。

在蓝夫人后面，彩车上便是白瑶琴、葛翠翠，这二夫人、三夫人更是柔媚香艳，娇美可餐。

人们何时见过这等光彩万丈的佳人，俱是惊叹不止，大叹艳福如海，神仙眷属。

千万双眼睛都盯着三个红粉亮星，却是忘记了去看紧跟在三夫人后面的新郎官。

新郎官王元度，今日满面春风，潇洒倜傥，骑着一头有闪亮的红色被锦的大马，紧跟在三夫人后面，不住抱拳向人群施礼。

转眼间，王元度一抖马僵，那匹骏马紧走几步，竟是一一越过三位夫人，走到三辆彩车的前面。

在王元度前引下，三夫人紧跟其后，骚动的人群也如潮地涌动，直向湖畔而去。

走出里许，有一大片空地，大约能站立万人之多。在这片空地当中，高搭起一座坚固的木台。

木台高有丈二，四周用粗绳拦隔出一片地方，摆有许多椅凳，另外又用绳索拦出一条道路，以便通行。

不久工夫，木台四周就挤满了人。各路豪侠，拥拥挤挤，甚是噪杂。

以蓝明珠为首的三位新娘，自是坐在台前中间的雅座。

场内噪杂骚动，这些江湖豪杰拼命地往上挤，想多看几眼这几个人间艳色。

王元度已经登上了木台，和七八个青年高手拱手谈笑，看样子在等候着一元教教主荀伯业的到来，在此决生死大战。

这时，宣隐含笑向台上点了点头，然后辞别，飘然而去。

时间已到，荀伯业也该出场了，为何迟迟不动？莫不是今日没有前来？蓝明珠、白瑶琴、葛翠翠三位娘子显是有些担心，不时向台下张望着。

钱万贯坐在她们后面的一排，游目一瞥，但见罗春山、蓝峦这么老练

之人，也显得沉不住气了。

他很怕他们起身过去与王元度说话，以致使王元度也感染到他们的忧虑和紧张，因而减弱了信心。

当下说道：“红袖，我昔日在金鳌大会上，也曾利用这等机会，豪赌了一场，着实赚了一笔财宝。”

果然这几句话把众人注意力都吸引住了，因此大家都不禁猜想他会不会再赌一次。若是赌的话，他赌谁赢呢？

甄红袖终是领袖之才，自制力特强，闻言之后会得钱万贯之意，乃是使大家轻松一些，当下接口道：“那么你可是打算再做一票么？”

钱万贯取笑地道：“算啦，你别这么贪财好不好？”

甄红袖道：“我猜你必是晓得捞不到银子，才讲得这么大方。”

钱万贯道：“这就奇了，我还没有动手，你如何就知道我捞不到银子？这打赌之事，我敢说是最有把握之事了，有什么理由不能捞钱呢？”

甄红袖道：“我只要说动蓝伯伯一个人，就一定可以使你赔钱。”

蓝峦不禁一笑，道：“我可是个顽固的人，说什么也不敢和钱兄赌钱了，钱夫人恐怕不易把我说服。”

甄红袖道：“若是如此，那是钱郎的运气。不然的话，您老人家只须买定王元度得胜，管他盘口怎生开法，也可以赢光了他。”

钱万贯道：“红袖你可说错了，须知这世上尽多唱反调之人，因此我可以用两种方法，弥补我的损失，甚且仍可以捞一笔。首先自然是王、荀二人的盘口问题，假如下注荀伯业得胜的盘口是一千五或是一千两，你猜怎样？”

他停歇一下，又道：“许多人一算之下，只须出一两银子，就有赢进五百或一千两的机会，一定都十分动心，而我却限定不下注则已，但凡下注的，以十两为最低限度。这样，只要有三五百人因贪得而下注，我就可以赢进三五万两了。”

他微微一笑，又道：“但我开出王元度得胜的盘口，竟是一百，一百两才赔一两，你自己算算吧，想赢光我那三五万两，非得有三五百万两的注码不可，而且全场过万之人拿得出百两来赌的，究竟有几个？这笔帐不必细算，已知结果了。”

新娘葛翠翠大感兴趣，问道：“还有第二个办法呢？”

钱万贯道：“当然我决不让许多人袖手不赌，所以我将另行开出盘口，例如猜中王元度在第几招得胜的，一两可赢得十两等方法，诱使大家掏腰包下注，下注之人既多，做庄家之人，必定除赔有赚。”

三夫人葛翠翠惊道：“真了不起！”

蓝峦笑道：“他外号称为赌王，没有两手的话，早就垮了，这等手法，在他来说，根本不足为奇……”方说之间，有人大叫道：“荀教主来啦……”霎时间，全场尽皆肃静无声，顿时令人感到这气氛紧张之极。

在那人群中的通道上，有一群人高视阔步地走进来。

当先的一人，身量中等，面貌平凡，衣着和举止都找不到一点异于常人之处。如若一定要找出特点，那就只有他那副冷峻的神态，勉强可称是特点。

在他后面尚有十余人之多，高矮肥瘦俊丑皆有，这些人皆是一元教的高手，如四大护法、七兽，以及其后延揽的著名魔头们。熟识他们的人，并不算少，因此，这一阵容立刻就传遍了全常这些人当中竟赫然有在金鳌大会

亮过相的衡山五生拳阮东阳、冀南名家童贯、黄山蒲家蒲容等三人。

阮东明等人身份也非同小可，目下公开表露他们皆是一元教中人，意义殊为重大。于一元教方面，大增威势。

不过但凡见到一元教主荀伯业之人，无不暗感失望。都觉得他望之不似人君，并非想像中那么英武威严。

王元度迎了上去，拱手道：“荀教主惠然而来，又辱蒙不弃，现王某为敌手，昭告天下，使王某声价顿增，荣幸殊甚。”

荀伯业还了一礼，口中应道：“王兄好说了，今日乃是王兄大吉之期，本不应骚扰，然而若论人多热闹，则又以今日最佳。”

说话之时，心中暗自忖道：“听他口气，竟是认为今日之约，乃是我传出江湖的，这就奇了，我一直疑是他作此挑战，莫非竟是有别人促成今日的局面么？”

例如那刚刚病死的姜石公，便是可以得利之人，假如王元度赢了，把他杀死，则姜石公自可接任教主之位。

此外，像不夜岛主甄南等人，也都希望看见他们火拼，甚至那些参加金鳌大会落选之人，对王元度含恨于心，也可能设此阴谋。

他在这两三个月期间，也曾查过消息来源，却并无所获，而则于王元度今日举行婚礼，必定在场之故，则假如荀伯业他不现身应约的话，天下武林一定以为是荀伯业畏惧，是以不来。

故而他等如骑上了虎背，非来不可，好在他原本也预定在这一日来找王元度算帐的。

荀伯业到了这刻，自然没法查证这个传言到底是不是王元度一手制造的，当下淡淡一笑，道：“王兄想是无法送达约晤之函，所以传语于江湖，使本人不得不难时赴约么？”

王元度早就得过宣隐之教，装出讶色，道：“荀教主此言甚奇，在下听得江湖传言之后，也觉得很不解，曾经派人调查这传说的来源，其后因为没有头绪，又认为荀教主赐教之探，颇为合理，所以也就不再查究了。”

他停歇一下，又道：“假如在下有意挑衅，则送信与教主之举，并不十分困难，何况既无必要与教主拼命，也无必胜的信心，如何有以死相拼之言呢？”

这话的确十分合理，有根有据，荀伯业非信不可。

当下点点头，道：“不过事到如今，正如箭在弦上，不得不发，咱们也不能当众取消此战，王兄你说是也不是？”

王元度道：“事实果然如此，这一场印证武功之举，自是无法取消，但在下窃以为江湖上传说咱们约定‘至死方休’一语，大是有失风度，且也殊不合理。即使荀教主十分厌恶在下，亦不至于当着天下英雄，杀死了在下，因此之故，在下打算更改斯言，以正视听，只不知教主意下如何？”

荀伯业心想，如是由你开口，我便没有示怯之嫌，况且当着天下许多名家高手，也不能下毒手取他性命。

因此他毫不迟疑地应承了。两人上得台上，王元度等到众声平息，这才向众人说出更正的话。

他的话说过了，全场议论纷纷。

钱万贯道：“这真是十分杰出的计谋，假如不是向江湖传出今日决战的消息，荀伯业一定在这三个月中，极力对付我和红袖。”

甄红袖道：“假如荀伯业不肯同意更正至死方休之言，岂不太危险了？”

钱万贯笑道：“这怎么会发生呢？荀伯业身为一教之主，处处要顾全身份风度，纵然明知乃是用计，但在这等场面之下，也非答应不可。”

蓝峦接口道：“据老朽所知，我们这一方并没有传出这消息，也曾派人查过，并无线索，因此钱庄主认为是上佳的妙计，其实却与我们全然无关。”

钱万贯讶道：“有这等事？”

他凝眸寻思一下，旋即恍然大悟，道：“当世之间，能想得出这种外表凶险而实在平安的妙计，除了宣隐老先生之外，别无他人。刚才他既然来过，可知必是出自他手，也就无怪追查不出来源了。”

他果然是一代雄才，竟能看出此计的精髓妙处，复又猜中设计之人，宣隐如若知道，必定大喜而许为知己。

此时王元度和荀伯业各自交待过场面话，都亮出了兵器，王元度使的是剑，天下皆知，荀伯业的铜钹，是武林一大秘密。

要知荀伯业从来行事秘密，上一次虽然大袭武当，但外间也只听说这两大门派发生了冲突而已，详情尚无人知得，更别说荀伯业的兵器了。

这两大高手都已运聚功力，摆开门户，霎时间全场都肃寂无声，顷刻之间，无人不是紧张万分地注视着台上。

场内之人虽然多得难以计算，又皆是武林人物，人人都有过动手拼搏的经验。可是像这等公开比武，而且又是当今两大高手上场，机会难逢。因此之故，没有人不是既兴奋而又紧张的。

荀伯业突然陡地大喝一声，双钹幻出一片光华，涌卷而去，猛袭对方。他虽然貌不惊人，但这一声断喝，却宛如晴天霹雳，响亮之极，使附近的人群，无不耳鼓生疼。

王元度闪身避开，手中长剑发出强烈的光芒，顺势反击，叮一声，劈中铜钹，阻止对方陆续猛攻之势。

剑钹相触之时，声音虽然不响亮，但双方其实在这一招之中，已斗了一次内力。

荀伯业感到对方之剑，沉重如山，差一点就没有法子站得稳脚步。假如他被对方第一剑劈退了，那几乎就等如落败了。

他这一惊，非同小可，心想：“这厮怎的功力大进，比之在武当山上之时，竟又大不相同了？”

他乃是当代一流高手，擅长谋略，当下使出三招奇巧手法，迅快绕敌袭攻。全场之人，但觉他占取了主动攻势，果然厉害，无怪许多名家正派的高手，也甘愿投入这龙蛇混杂的一元教中了。

其实他这几招手法，只不过是外表唬人，看上去热闹而已。而荀伯业的目的，也仅只是拖延时间，以使思索。

他迅快想道：“是了，武当派的掌门人许无量也在此地观战，他乃是曾经见过我与王元度动手之人，假如王元度功力没有精进，仍然是在武当山时的样子，则今日之战，非败不可，他恐怕就不会离山到此观战了。”

这么一想，更加可以断定王元度必是功力增强，决非突然间有神来之笔，使出超水准的一剑。

因此，他马上变得十分小心，丝毫不敢大意。

全场之人，但见台上两大高手兔起鹘落地互作攻守，招式奇奥，斗得

十分激烈，于是有些人情不自禁地喝起彩来，一时之间，喊叫之声雷动。

任是何等沉静恬淡之士，目观这一场激战，耳听群众喊声，也不能不热血沸腾和情绪紧张起来。

荀伯业虽是十分小心地应战，每一招出手，都预先考虑到七八招以捕捉情势，然而他双钹原本就是走的威猛路数，因此之故，他仍然显得气象万千，雄风勃勃。

王元度的剑法竟十分恬淡沉静，一点火气都没有。因此，相形之下，他就似乎一直落在下风。

四万八面之人，都尽力呐喊喝彩。王元度的剑招越打越见平淡朴实，可是潜力却一直增强。

荀伯业但觉今日之战，竟是他平生以来最棘手的一次，简直是危机四伏，动辄有覆败之虞。他虽然不致于因此而惊惧气馁，但斗志终究减弱了不少。因而连带也就影响了他的气势。

不过，以他们这等绝代高手而论，这还不是足以致败的根由。荀伯业当此之时，还能分心寻思道："这王元度三月不见，便须刮目相见了，他目下是英华内敛，韧性潜力冠绝当世，假如我没有出奇制胜的手段，今日之战，最多只是一个和局。弄得不巧，只怕还得输于他剑下……"王元度却没有法子像荀伯业一般，一边动手，一边动脑筋，他的全副心神，已完全贯注在剑上。

他自从出道以来，先后有好几次事件，磨炼他的毅力韧性，因此之故，他越是在这等苦战的情形中，就越发显示出雄厚绝伦的潜力。

在这些事件中，最主要的有两次：一是他义父云丘老人所摆的修迷密阵；第二次就是在金鳌大会结束之时，五行拳阮东阳当众要试乡老伯出手，其时他也经历了一次极艰辛的磨练。

这些经验重要无比，其后许多遭遇，在他来说，根本就不当作一回事了。这叫做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当他碰上困难艰苦之时，只要和以前的经验比一比，就觉得那简直是微不足道。

故此古今中外，大凡是能出人头地，成就功业之人，必定是能忍人之所不能忍。换句话说，他已富于应付艰险苦难的经验，所以经得起一切考验。

王元度但须全心全意贯注在剑道之中，哪怕荀伯业增加多少压力，使他何等艰辛难熬，他也不在乎，只要对方没有"泰山压卵"的力量，把他一下子压碎，他自信苦战之下，必可获胜。

他们激斗了六七十招以上，荀伯业双钹招数陡变，比起以前显得缓慢了许多。然而所有的人都能够看出他每一钹都蕴藏得有极强的内力。

王元度立时感到十分吃力，每一剑都得消耗不少真气内力。

这等打法，明眼人一望而知，荀伯业是采取耗战，看看谁的力量先竭，谁就当场落败。

由于情势变得紧张而又不火辣精采，全场之人反而静寂下来。几乎都是屏息静气地等候此一结果。

大夫人蓝明珠自然应当是最紧张焦急之人，但她温柔敦厚的天性，使她比旁人具有更大的忍受力。

她不但没有什么特别的举动，反而伸手轻抚二夫人白瑶琴，道："别害怕，元度虽然很苦，但他熬得住的。"

白瑶琴道：“你看他会不会先告力竭落败？”

她早已急得全身发抖，所以蓝明珠才会加以抚慰。

蓝明珠道：“我不知道，但若以常理而言，元度他修为日子短得多了，岂能与对方数十载精修之功力相比呢？”

白瑶琴大惊道：“那么他岂不是非输不可？”

蓝明珠道：“那有什么法子呢？如若是技不如人，败了也不算丢人之事。”

白瑶琴突然生起气来，身子也不发抖了，回头瞪她一眼，道：“哈，哈，你好像在说旁人之事一般，但他是我们的丈夫呀，你一点都不急么？”

蓝明珠沉重地叹口气，道：“我很了解你的意思，我决不是不着急，只是又知道急亦无济于事，因此，我已打定了主意，与元度同进退，共存亡，他如是胜了，自然不用说了，假如他不幸落败，若是受伤，我一辈子服侍他。若是亡故，我立刻相从于地下。”

她说完之后，又深深叹息一声。

白瑶琴突然发觉她心胸的广阔，用情之深厚，真不是一般女子所能比拟。

她歉然道：“对不起，我错怪人了。”

蓝明珠道：“在你来说，这样责怪我也是应该的，唉，其实我们做了元度这种人的妻子，实在很不好受，他身负天下高手之名，只要有事，也必是最危险的，我这一辈子，还不知要担多少心呢？”

她们说话之时，台上又激斗了六七十招。他们都不徐不疾地攻守封拆，招招皆尽用上全力。

这等打法，换了别人，早就累得不能动了，但这两大高手，仍然未曾见汗，好像还有用之不尽的精力。

事实上当然不是如此，他们都小心使用每一分精力。同时又极力在过程中，尽量利用机会调元运气，以便生出新的精力。

全场观战之人，少说也达万人之多，把偌大的一片旷场，挤得满满的，只有人山人海四字，方可形容。

在这么多的人当中，不论有多少人是台上两人的亲友，也不论大家如何地盼望与自己有关之人得胜，但对台上这两大高手，却不发生一点点影响。

他们的命运，系于自己手中，任何一方，只要失去了耐力，冒险轻进，那就是胜败之分的关键，谁也没有法子帮助他们。

这真是很奇怪的事，所有的名人，一生之中所作之事，大半是为了别人，并且要让那些平庸之人观看。

成功或是失败，最尖锐和直接的影响，却是在动手的人身上。

世上之事，就是这么奇怪。

每一个人，一生之中无非尽力去办好一些大大小小的事，等到有一天，双目一固，不管还有多少事未办，或者是觉得已经把所有的事办妥，其结果都是一样，只是一场空幻而已。

当然王元度或荀伯业不曾想及这些问题。

现在，他们是为了自己的生命、名誉而决斗。

他们已激战了许久，已渐渐近黄昏了。但在他们而言，仍然是漫长的一天，定须分出胜负之后，这一天才算是度过。

就在此时，荀伯业忽然感到自己忍熬不住要冒汗了，这是可怕的情形，

大凡内家高手，只要一冒汗，就是力竭之象。

他小心查看之下，王元度一如平时，怎样也看不出他何时方会冒汗，荀伯业感到不能拖延了，须得立刻结束此一互耗内力的策略。

假如他知道王元度其实也达到了行将冒汗的边缘的话，他决计会支撑下去，定必不肯改变打法。

但由于王元度饱经磨练，因而在这等情形之下，依然忍受得住，面上不露一点神色。

荀伯业突然大叱一声，双钹改使强攻硬拼的招数。

这等策略有如孤注一掷，如果在三二十招之内，不能击败对方，则于进攻时耗去大量真力，势必立告罄竭。

王元度宛如眼下一帖兴奋剂，精神陡然大振，心知这是自己取胜的预兆，不过还得捱守对方这一轮猛攻，在这最后关头之下，才可获得最后胜利。

他见招拆招，十分小心，不管对方露出什么破绽，都不肯出手反攻，以免坠入圈套。

荀伯业这一轮急攻，已经出尽全力，自是势不可挡。他一口气猛攻了三十招，蓦然间双钹一合，锵一声大响，竟把王元度的长剑斩断了。

全场之人，方自大惊失色，却见荀伯业十指一松，那对铜钹也掉落地上，发出一片响声。

纵是武功平常之人，也看得出荀伯业功力深厚，技艺超群，竟能硬生生地夹断了王元度手中之剑。

不过话说回来，王元度一点也不含糊，仍然在这等关头，运足内力，震落了对方手中双钹。

因此，目下这等局势，正是平分春色，棋逢敌手，这两位绝代高手，直至现在，仍然未分高下。

但见他两人对面峙立，满头满面，热汗淋漓，竟似是突然间不再比斗武功，而在比斗谁的汗流得多似的。

王元度深深吸一口气，大喝一声，提起左掌，向对方胸口拍去。他右手拿着一截断剑，假如他不是光明磊落之人，这刻用断剑刺去，对方自是难以招架了。

旁人即使是高明如钱万贯之流，也由于不能确知这两人的内力已消耗到什么地步，所以对王元度发出左掌之举，亦难测其中隐情。

只有荀伯业自己知道，假如王元度乃是用剑刺出，自己非死即伤，决计难有幸免之望。

因此，唯独是他，才深知王元度此举，乃是何等大仁大义。这使得他这个狡毒如千年老狐的人物，也不由得大为感动，蓦地连退三步。他的动作仍然迅疾如风，又复稳如泰山，谁也瞧不出他内力已竭。

王元度见他竟不出掌硬拼，心中甚是纳闷，又见他动作如电，转悔早先不该出击，应该使剑才对。

不过他外表上仍然沉着如故挥袖拭汗，荀伯业也略略措试遮限的开水，这才说道：“今日之战，真是荀某平生以来最险恶的一次了，荀某虽是未曾赢得阁下，却深感佩服。”

王元度心中大喜，脱口道：“然而荀教主可肯以和局收场？”

荀伯业点点头，道：“荀某正有此意。”

近处的人，尽皆听见，立时把此讯传扬开去，霎时间，全场之人都知

道了，顿时升起一阵噪杂的议论声。

荀伯业又道：“荀某向来目空四海，任何人都未放在眼内，孰知当世人才辈出，实难雄霸天下，从今而后，荀某将解散一元教，退出江湖。”

王元度反而劝道：“荀教主何必灰心，贵教已有席卷天下，囊括中原之势，实是近数十年来第一大门派，如若教主高蹈隐退，定使江湖大为骚动。”

荀伯业摇了摇头，道：“形势迫人，有时候也没有法子逆势行事。王大侠一番好意，荀某心领了。”

他拱拱手，又道：“荀某这就离开，还望王大侠不要记恨我骚扰之罪。至于王大侠今日新婚之喜日，贺礼容当补送。”

他不等对方回答，一径跃下擂台。

在一元教一众高手簇拥之下，穿过人群，扬长去了。

王元度过了此关，真是说不出这是怎样的一番滋味。

此时全场过万之人，爆发出欢呼喝彩之声，简直声震四野，那莫愁湖的平静绿波，也被这雷鸣似的欢呼声，震得粼粼荡漾。

王元度下得擂台，由于人人皆向他挤去，所以蓝峦、罗春山、钱万贯以及一群年少英雄，立刻结成一道坚固的圈子，不但替王元度抵住四下人潮，同时亦把那些美貌姑娘们纳入圈中。

这道人圈缓缓移动，好不容易才回到屋里，这时王元度根本没有时间运功调息，因为各方友好，包括身份十分高隆的各派掌门人或武林香宿名家，都忍不住急急向王元度道贺。

王元度和三位夫人这一番应酬，直到晚间筵开百席之时，仍然在进行着。

尤其是那些年轻的一辈，对王元度的仰慕崇拜，简直已到了疯狂的地步。

这些年轻的武林子弟，假如不让他们亲晤王元度，不但他们不肯罢休，同时会结下仇恨。

所以王元度顾不得休息，极力支持着会见所有前来求见祝贺之人，这真是比一场恶斗下来，还要累人。

有话则长，无话则短，王元度消磨了十多天绮艳温馨的生活。便计划如何应付那魔教修罗门高手之事。

这个消息，他真不忍心在新婚燕尔期间，向蓝明珠夫人等透露，捱到现在，可就不能再拖了。

这是因为他必须及早准备，下苦功修习上乘绝艺。

若是沉溺于温柔乡中，功夫有退无进，结局就十分可怕了。

他早晨起来，和蓝明珠等人到湖畔散步。秋风把许多草木都吹黄了，脚下踏的尽是落叶，一派萧索的景象。

若是骚人墨客，眼看着这湖畔萧索的秋色，一定生出无穷感慨。

但蓝明珠却只觉心情舒畅欢愉，反而感到秋高气爽，正是散步或荡舟的好时光。

王元度心中知道，去应付修罗高手的消息对蓝明珠等人的打击一定很大，所以极力设法以委婉的方法，让她知道。

首先他定须让夫人们晓得，他也十分留恋这美妙的时光，以及对于不久的将来要别离一节，甚感痛苦。

因此他用隐喻的方法，说道：“明珠，你们可还记得咱们的婚礼那一天，

天下各地的英雄豪杰，都闻风云集。据说这是武林中史无前例的盛大场面。任是交游最广阔的人，也请不到这么多的高朋贵友？”

蓝明珠嫣然一笑，道：“我怎会忘记呢，但我却宁愿没有这种大场面。因为付出的代价也太大了，假如你的剑术和内功比不上荀伯业，后果如何，岂堪设想？”

王元度道：“天下之事，常常是形势迫人，以致不得以尔，我又何尝愿意冒这等险呢？但事至如今，我已是天下武林瞩目之人，因此有很多常人不会碰到之事，都发生在我身上了。”

白瑶琴点点头，道：“这也是没有法子之事，我早就想得很透彻了。”

王元度道：“我平生以来，没有一天不是刻苦自励，力求上进，今日侥幸有此收获，但恐怕还未能从此息影家园，道游林下。”

蓝明珠露出瞿然之态，可见得她芳心中已有了警觉。

王元度又道：“这大半个月以来，真是我作梦也想不到的美妙生活。无怪古人有‘温柔不住住何乡’的话了。”

葛翠翠转头望他，流波顾盼，柔声道：“我也感到这是平生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王元度道：“假如命运许可的话，我愿长侍妆台，永远不离开你们。”

蓝明珠深情地注视着他，心想：“他这话说得如此缠绵多情，敢是有什么不好的消息在后面么？”

王元度又道：“但人生中必有波浪起伏，我虽是有永不分离之心，但还有一件事未了，到时必须走一趟。”

蓝明珠心中长叹一声，口中却道：“从来有道男儿志在四方，你方在盛年，岂可从此株守家园呢？只不知你还有什么事情未了的？”

只听王元度说道：“大约半年之后，我便得去赶一个神秘的约会。对方是魔教修罗门的一个后起高手。照乡老伯的说法，这个高手，比荀伯业只强不弱。”

蓝明珠听到这儿，已大惊失色，已插口道：“这话可是当真？竟比荀伯业还高明么？”

她的声音已经微微颤抖，可见得她心中何等惊惶恐惧。

王元度生怕骇坏了她，连忙说道：“你别紧张，那厮武功虽强，但不见得比我行，何况我这一边还有管大哥先打头阵。”

蓝明珠虽然恐惧之极，但她又怕影响了王元度的斗志，当下勉强抑压情绪，却听白瑶琴道：“哦，原来管大哥也有份，这等形势当然又大不相同了，以你们两人的武功，全力施为，天下难有敌手啦！”

王元度乃是正直君子，平生不打诳语，说道：“我们不是合力对付人家，而是轮流上阵，不过据我所知，管大哥这个头阵打不下来，大概只能消耗对方功力，他本身生命，大是可虞，这是我最担忧之事。”

蓝明珠道：“那么你为何不早点出手，与管大哥一同上阵应战呢？”

在她想来，如若两人联手，威势自是大不相同，可操胜券。所以她明知其中另有困难，也尽力相劝。

王元度说道：“这一点你有所不知了，管大哥是代表他的师父宣大先生，实践多年之约。所以非得先行出手不可，假如他赢了对方，我就不必上阵了。”

蓝明珠道：“管大哥的无情刀，冠绝一时，谅可赢得对方。”

王元度道：“恰恰相反，管大哥的无情刀渊源出自修罗门。当年宣大先生并不重视此事，随便传了管大哥几招刀法，那是宣大先生与那魔教长老较量之后，所记下的刀法。现在对方既是修罗门高手，管大哥的无情刀全然无用，须得改习剑法。”

葛翠翠惊道：“若是如此，那就怪不得你要替管大哥耽忧了……”她停歇一下，又道：“然则你可不可以争先一着？”

王元度道：“不行，宣大先生的意思，是要我到时冒充管大哥上阵。换言之，他设法使管大哥落败受伤之后，无论如何尚能支持到离开现常这时，我拿了他的剑和刀，好在是蒙了面，又在阴暗的森林内，对方势难认出。此所以我不能早于指定时间到达。因为对方乃是魔教长老高弟，他的师父也一定会到场，我如是早到了，定必被他们察觉。”

蓝明珠满面优色，道：“这样说来，你离家这一段时间，我还得设法掩饰，瞒过别人耳目，还当你在家中，这才不会被魔道中人生疑了？”

王元度道：“正是如此，我对此事想了很多，发觉宣大先生要管大哥先上阵之故，有两个用意：一是希望管大哥得胜的话，他可以堂而皇之地昭示对方；第二个用意，乃是准备管大哥万一落败身亡，让我见到他的尸首，即可激起我前所未有的斗志，这样方有希望击败对方。这等用心，自是良苦，虽说以管大哥性命作赌注，却也是不得已之举，须得原谅。”

白瑶琴叹口气，道：“以管大哥的为人，既是师尊之命，纵然是必死之事，也不敢推辞。因此我们即使想得出妙计可以代替他，也是不行。”

王元度道：“假如管大哥听见你这番话，一定许为知己，不错，他尊师若父，纵是必死之地，也不会反顾的。”

他们研究之下，既然是对管中流之事无能为力，那就只好尽一己之力，完成管中流未竟之志，务必杀败强敌了。

蓝明珠道：“那么元度你须得早作准备才好，这是十分艰险之事，须得全力以赴才行。”

王元度道：“你说这样的话，我就放心了，我想从明天开始，另辟静室，日夜都勤修苦练，自然日间得剩些时间，应酬一些亲戚朋友，以免人家生疑，传扬出江湖，谣言满天乱飞。”

白瑶琴道：“这点你放心，除了必须要见的人之外，我会尽力掩饰，连我爹也不让知道。你只专心一志地勤修苦练，那就行啦！”

王元度歉然道：“咱们新婚未及匝月，就教你们空房独守，这教我如何能够安心？”

葛翠翠道：“这等事你也是不必想的，在你说来，也是痛苦之事，我们不过暂时不和你亲近而已，算得什么呢？”

话虽如此，其实她可是心比黄莲还苦，她们的责任也够沉重的了。既要担承王元度一身安危的忧惧，又得助他保持秘密，瞒住外人耳目。这等强颜欢笑的日子，委实不好过。

从此之后，一切正如他们计划所安排，日子过得很平静。王元度全心全意力求精进，杂务一概不管。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不知不觉已到了春暖花开，莺飞草长的时节了。王元度自觉功力大有精进，心中甚喜。

他算算日子，还有一个月就得动身了。于是从床下拉出一个铁箱，打开了铜锁，取出一封柬帖。

这是宣二先生留下的密函，嘱他这时候方可拆开。

他启函看时，里面赫然另有一个密封的信，另外有一张信笺，写着寥寥数语。笺上写着的是：“可如期出发，不必忧惧，但切记定要携带情镜在身，另函可于森林内暗处拆阅。”

王元度呆了半晌，但觉这最后一句，甚不可解。

假如那森林内十分黑暗，本已看不清墨笔的字迹，何况还限在暗处拆阅，岂不是一定看不见了？既然看不见，此一密函，要之何用？

这个闷葫芦他只好存放在心中，不过宣隐既然嘱他放心如期前往。他已当真不再忧虑，用心苦练。

那面情镜在甄红袖处，一索即得，并且还把如何施展此镜妙用之法，详细注明由信中交人带回。

一个月后，王元度在晓凤残月中，与蓝明珠等三夫人话别。

蓝明珠已有了身孕，肚腹微隆，勉强堆笑相送，但王元度转身欲行之时，她再也禁不住双泪直流。

王元度也依依话别，难舍难分。

十余天之后，王元度风尘仆仆，抵达山东境内的蒙山地区。

他仅依乡老伯所嘱，小心地不敢泄露行藏。

在山区行了一日，晚上也不敢借宿山家，清晨起身，疾扑向那亘古以来少有人迹的大森林。

森林内十分黑暗，走了不远，就生似已回到黑夜里。

王元度虽是武功高强，但要他无声无息地行走于林中，几乎是办不到的事。

他心中又怕过了时间，误却大事，这又使他不能慢慢地走。

头上浓荫遮天，也不知有多少重枝叶，简直不透天光，四下传来霉湿的气味，以及异鸟、怪兽的啼叫声。

他忽然停下脚步，因为在前面的树身上，有一点火星，鼻中同时嗅到一阵檀香的香气。

这便是乡老伯的讯号了，从这支香所指的方向，再行二十步，就可知那管中流是生是死了。

他停下脚步，掏出密函，心想此处如此黑暗，如何能看得见呢？转念之时，已拆开信封，取出信笺。

他一打开信笺，这才恍然大悟，原来笺上的字迹，发出了萤光，在黑暗中，虽然不能说得光亮，但辨认是些什么字，却毫不困难。

他阅过之后，立刻收起信笺，走到香火旁边，但见这支线香，指着西面，已堆堪烧完了。

王元度吸一口气，举步向西面走去，二十步之时，停了下来。

这儿比较光亮了一点，隐隐约约可以辨认出周围的景物。

他向地上望去，只见一个黑巾蒙面之人，仆卧地上，动也不动。

王元度蹲低身子，但见此人背上插着一口长刀，取过一瞧，正是管中流故物，不由得心头大震，伸手去摸抚尸体之时，不禁微微颤抖。

他深深叹息了一声，咬牙切齿，低声说道：“管大哥，小弟今日定必替你报仇雪恨，你英灵有知，须得暗佑小弟，杀败强敌，唉，你平生尊师爱友，义气如山。谁知你一生却抑郁不得志，最后还丧生于妖人刀下，可恨，可恨！”

他迅即取出一条黑巾，套在头上，把刀插向背后，擎剑于手，又跪下

低声道：“管大哥你即管瞑目，小弟如是不敌，天下无可赢这妖人之士，咱们哥俩只好认命了，但望你英灵暗佑，击杀仇人！”

王元度悄声祷祝至此，停歇了一下，才又道：“好教大哥得知，大嫂已产下麟儿。小弟已替她安排好一切，生活无忧。等到适当时机，小弟定必叩禀宣大先生。他老人家念你为人忠义，为师殉身，一定会传小侄儿以绝世武功，使成大器，这件事不论小弟能不能生还，也早已有了准备，不必多虑，你弟妇也有了身孕，小弟即使死于妖人刀下，亦不致无后，这是咱们都堪告慰之事。”

他再说过道别之言，然后站起身，大步走去。

黑暗的树林中，他的步伐发出哧哧的声响，十分坚定有力，快慢如一，节奏既鲜明又雄浑。

眼前陡然一亮，原来已走到一片旷地，大约有六七丈方圆，并无树木杂生。

头顶上的层层树叶，透下些许天光。

因此王元度已仿佛置身于光明世界，以他的眼力，四下景物，已可看得纤毫毕现了。

只见一个黑巾蒙面，一身劲装疾服的人，提刀在手，屹立在场中。

王元度含怒哼了一声，挺剑迫去。

那黑衣劲装之人，焕然举腕提刀，作势欲劈。

此时，寒气刀光，潮涌而至，竟抵住他那坚强莫匹的气势。

王元度虽是恨火熊熊，却没有忘记宣隐的指示。

突然左手亮出精镜，暗中凝注功力，施展此镜的奇奥魔力。

他接着厉声喝道：“你还不动手，更待何时？”

那黑衣人突然间连退三四步之多，王元度方自惊愕，只见对面的树后，转出一人，纵声大笑道：“好，好，你们两个人的功力造诣，已快要赶得上我老人家啦！”

王元度大吃一惊，却没有忘记收回情镜，口中说道：“乡老伯，是您老么？”

那黑衣人掷刀于地，涩声叫了一声“师父”。

王元度认出是管中流的口音，蓦然恍悟，忖道：“是了，宣二先生早就着破了内情，然而假如事先对我说破，则我的武功固然无法精进，同时表情口气都无法如此逼真。早先装死之人，乃是乡老伯，他听了我的祷祝，被情镜一照，顿时生出不忍之情，所以现身出来解围。”

乡老伯大声道：“我用此法迫使你们武功精进，刚才虽是一招未发，但那森厉的杀气，已足以把普通的高手杀死了。”

大家取下蒙面黑巾，管、王二人一同向宣翔拜见。

宣翔道：“咱们一道回去吧，老夫瞧瞧小孙儿的根骨，是不是吾道中人？”

王、管二人相视一眼，会心微笑，可不敢露出丝毫着破了宣翔原先用心的神色。

当下陪着这位老人，举步走出这座巨大黑暗的森林。

这两个结盟兄弟的心中，都充满了难以言宣的欢愉，憧憬着会着矫妻时的欢乐光景。

【全书完】